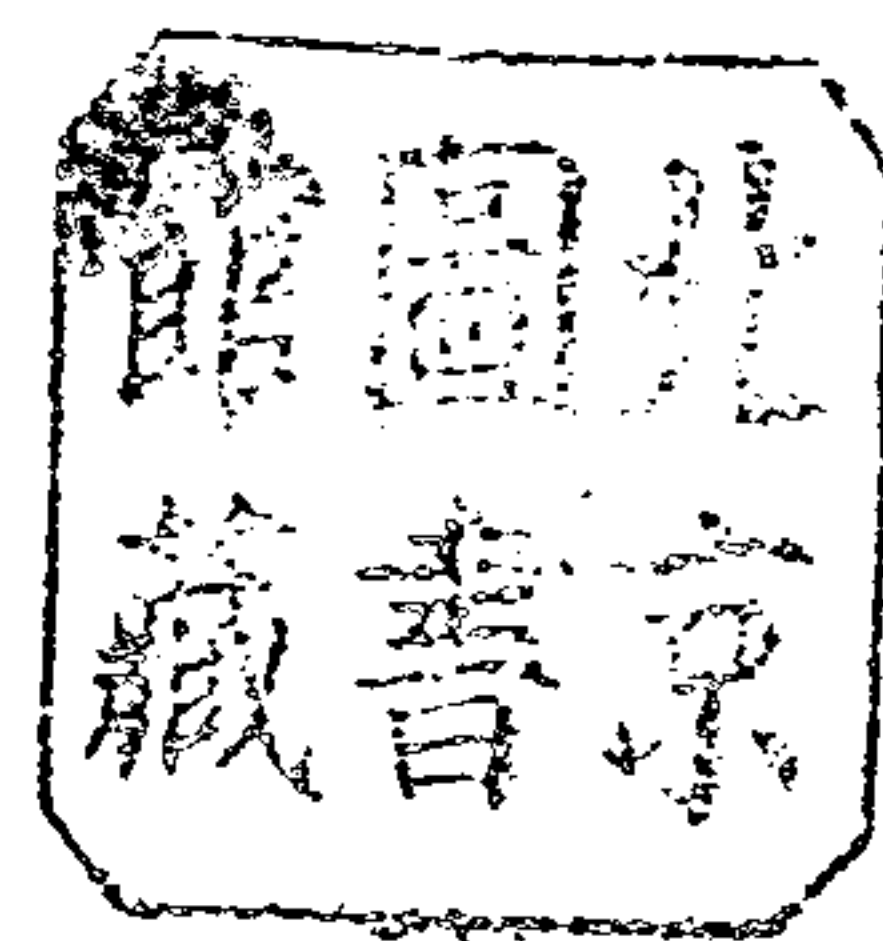


食貨志彙編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調查部



## 序

一、本書は支那歴代食貨志を彙輯せるものである。收むるに史記、漢書、晉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及び清史稿以上十五種の食貨志を採り、之に永樂大典の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及び罪惟録の一部を加へた。

二、今回の企ては各志を纏めて合編し以て浩瀚な二十五史其の他を繙くの勞を省かんごするにあつて、各項の詳註又は邦文譯等のことは目的外である。校合其の他に於いて遺誤脱漏尠からざるべきを恐れるが之が補正は他日に期したい。

三、本書の編者は松崎鶴雄氏である。攷證校定の事に従はるること數年、昭和十四年暮稿成るに及び、氏の好意により調査部に於いて上梓することとなつた。水谷前資料課長の時印刷に着手し、また校合に二年を費して茲に成書をみる。一言を卷首に題して刊行の辭とする次第である。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

滿鐵調査部資料課長

菊

地

清



## 緒言

中國歴代の經濟政策を窺ふには、先づ二十四史中の食貨志に指を染むるが順序と思ひ、自ら揣らず二十四史及び清史の食貨志を彙輯して繙閲に便にせんと企てた。謏陋菲薄を以て蚊蟲山を負ふの笑は覺悟しながら數年を費した。粗漏杜撰を免れない所は、切に先進の匡謬を願ふ。

原本は手近かな五洲同文書局の二十四史を用ひ、全體を通じて、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竹簡齋本二十四史、汲古閣本二十四史、殿版二十四史を對照し、更に史記は嘉業堂覆刻宋蜀大字本を、漢書は嘉業堂覆刻宋白鷺洲書院本、王先謙の漢書補注を對照し、晉書は劉承幹、吳士鑑合著の晉書辭注を、五代史は嘉業堂刻舊五代史を參照し、東華錄、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會要及び上海大光書局新印の食貨志を參照した。校訂にあたつて雙方に理由があり又は數字の差が確證し得ないものは、欄外に附記した。諸處に略註を附して蛇足を添へた。二十四史に續くべき清の正史が未出のため、清史稿を採り、其の誤字誤植は食貨原稿抄本を借り、或は小竹文學士の校正にも従つた。

本書の印刷に際しては、滿鐵調査部諸君の多大なる俠助によつて成書に至つたことを特筆して深謝を表する。

史記平準書については、崔適の史記探源に喝破した如く、史記が出来た後には何人か漢書の食貨志を攙入したといふ疑はあるが、順序として編首に加へた。又永樂大典の數條及び四部叢刊中の罪惟錄の一部も加へた。此の外、會要通考、地方志等々抽出すべきものが少くないが、老衰餘日なく後賢に俟つ所以である。

昭和十六年九月

松崎鶴雄

目次

序  
緒言

史記平準書

漢書食貨志

上

下

晉書食貨志

魏書食貨志

隋書食貨志

舊唐書食貨志

上

下

新唐書食貨志

一

一  
三三  
三三  
二八  
四五  
六一  
七七  
九五  
九五  
一一五  
一一五  
三九



一 三六

二 三四五

三 一五三

四 一六四

五 一七五

舊五代史食貨志 一八二

宋史食貨志 一八三

上一 農用 一八三

上二 方田 賦稅 二二三

上三 布帛 和糴 漕運 二三五

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二五九

上五 役法上 二八一

上六 役法下 振恤 二九九

下一 會計 三二八

下二 錢幣 三三八

下三 會子 鹽上 三五七

下四 鹽中 三七八

下五 鹽下 茶下 三九八

下六 茶下 四一七

下七 酒 阮治 鑿 香附 四三五

下八 商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舶法…………… 四五四

遼史食貨志…………… 四七三

上…………… 四七三

下…………… 四七七

金史食貨志…………… 四八一

一 戶口 通檢推排…………… 四八一

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四九三

三 錢幣…………… 五一〇

四 鹽 酒 醋 茶 諸征商 金銀稅…………… 五二七

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霽度牒…………… 五四〇

元史食貨志…………… 五五一

一 經理 農桑 稅糧 科差 海運 鈔法…………… 五五一

二 歲課 鹽法 茶法 酒醋課 商稅 市舶 額外課…………… 五七二

三 歲賜…………… 五九九

四 俸秩 常平義倉 惠民藥局 市糴 賑恤…………… 六二七

五 海運 鈔法 鹽法 茶法…………… 六五二

附錄一 大元倉庫記…………… 六七二

附錄二 大元氈罽工物記…………… 六八〇

新元史食貨志…………… 六九二



一 戶口 科差 稅法.....六九一

二 田制 農政.....七〇〇

三 洞治課 附珠、玉、硝、礬、竹木.....七〇九

四 鹽課.....七一六

五 酒醋課 茶課 市舶課.....七二九

七 常課 額外課 和糴和買 幹脫官錢.....七三八

七 秒法.....七四五

八 海運.....七五五

九 官俸.....七七二

十 賜賚上.....七八五

十一 賜賚下.....七九八

十二 賑恤上.....八〇七

十三 賑恤下 入粟補官 內外諸倉 惠民藥局.....八一九

明史食貨志.....八四三

一 戶口 田制 屯田 莊田.....八四三

附錄 罪惟錄 屯田志、土田志.....八五三

二 賦役.....八六二

三 漕運 倉庫.....八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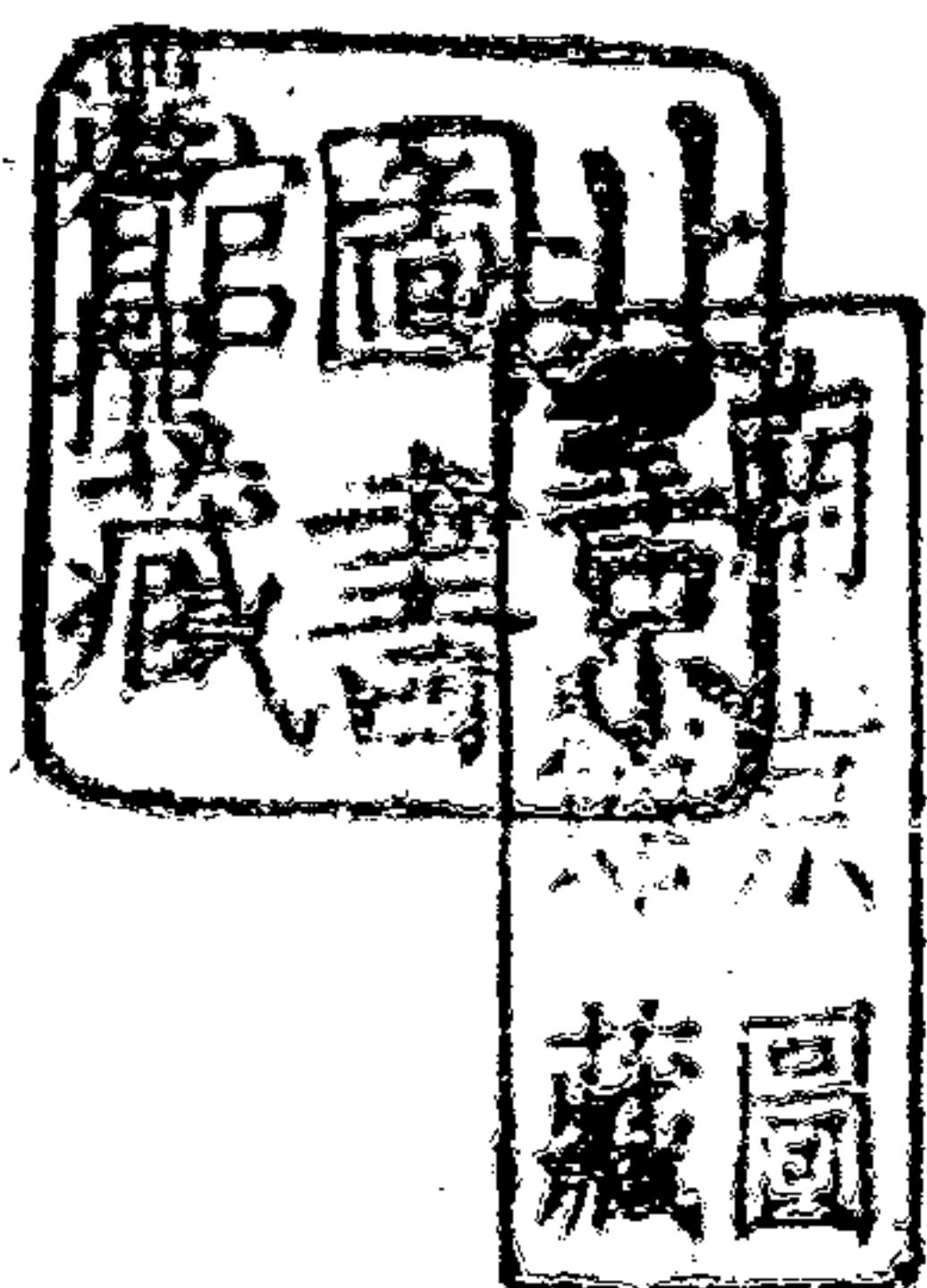
四 鹽法 茶法.....八八七



附錄 罪惟錄 鹽法志、茶法志	九〇六
五 錢鈔 坑冶 附鑛冶 銅場 商稅 市舶 馬市	九二二
附錄 罪惟錄 典牧志	九三〇
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九三五
清史稿食貨志	九五三
一 戶口 田制	九五三
二 賦役 倉庫	九九一
三 漕運	一〇二一
四 鹽法	一〇五三
五 錢法 茶法 鑛政	一〇八四
六 征權 會計	一一〇九

# 史記平準書

漢太史司馬



校一 嘉業堂  
晉宋蜀大字  
本に一の字  
なし。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蒺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是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賡。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sup>(十一)</sup>邛夔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sup>(十二)</sup>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藏錢。<sup>(十三)</sup>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

段二 嘉樂堂  
本に滄海は  
前浪に作  
る。



校三 百柄本  
は二萬に作  
る。嘉業堂  
本は一萬に  
作る。

巨萬。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  
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躡無所食。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  
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  
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  
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  
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  
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萬。

- (一) 索隱に、天子の駕は駟馬、其色は齊しく同じかるべし。今國家貧しくして、天子は鈞色の駟馬を具へることができぬ。
- (二) 蘇林曰く、蓋して藏める物がない。
- (三) 古今注に、秦の錢は半兩、徑一寸二分、重さ十二銖。
- (四) 如淳曰く、楡の實の莢の如し。
- (五) 索隱に、銅の出る山で錢を鑄る。
- (六) 索隱に、苑圃を増設し、厩を造つて馬を養ひ、馬の用途を廣める。
- (七) 韋昭曰く、巨萬は今の萬萬(億)。
- (八) 校は數へること。
- (九) 正義に、東甌は今の台州永寧である。南越は今の廣州南海、閩越は今の建州建安。
- (十) 漢書晉義に、鍾は六石四斗。



(十一) 應劭曰く、臨邛は樊に屬し、樊は魏爲に屬する。

(十二) 其後四年は元朔五年にあたる。

(十三) 韋昭曰く、陳は久しきなり。

(十四) 古今字詁に、躡は今の躡の字。

(十五) 索隱に、位が稍高いのは試補としてから本任用とするため。

(十六) 樂卿は爵(官位)の名。

(十七) 如淳曰く、廢格は天子の法で行はせぬこと。誹は上の行を非とすることで、頗異反唇(不服を唱へる)のたぐひを謂ふ。

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sup>(一)</sup>。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漕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後)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聞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

校一 嘉慶堂

本に多の字

なし。



校二 漢は一  
に幣に作  
る。

校三 嘉業堂  
本に非は幸  
に作る。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校二)。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校三)。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三)。作昆明池(四)。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五)。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六)。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貨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土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



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校四)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十二)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十三)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校四 百納本  
に寄附の二  
字を重ね。



校五 嘉業堂  
本に關は附  
に作る。

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校五)。置左右輔。

- (一) 徐廣曰く、觀は縣名、東郡に屬す。光武帝が其名を衛と改めた。公傅の國である。
- (二) 東郭は姓、咸陽は名。
- (三) 韋昭曰く、馬の無いものには棘を伐らしめる。
- (四) 武帝は昆明池を穿らせた。其の周圍四十里あり、そこで水師を練習した。
- (五) 如淳曰く、牢は廩食である。古は廩を牢と呼んだ。
- (六) 韋昭曰く、鈇(あしかせ)は鐵で作り、左の趾につけて、刑に代へた。
- (七) 如淳曰く、吏に非ずして吏と比するを得る者。官は三老北邊騎士を謂ふ。
- (八) 索隱に、悉は盡なり。其なり。其家財を通して、それに満たない者は罰として一年間邊塞の戍卒に充てられる。
- (九) 漢書音義に、外絲は戍邊を謂ふ。
- (十) 杭世駿曰く、文義を推し尋ねると屬は草履であらう。
- (十一) 如淳曰く、赤銅で其輪郭とする。索隱に鑄官は赤側錢を鑄ることを掌る。
- (十二) 俗に謂ふ紫紺錢である。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校一 後は一  
本に使に作  
る。

校二 嘉業堂  
本に留字を  
無口。

校三 漢書食  
貨志に三千  
に作る。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校一) 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  
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  
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  
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校二)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  
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  
西守以行往卒。(三)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  
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  
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  
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校三) 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  
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  
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爲以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  
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  
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三) 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



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結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校四)黃金以鑑名。(四)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校四 漢書食貨志に三は二に作る。

(一) 布は泉布を謂ふ。

(二) 卒は倉卒。

(三) 如淳曰く、省とは、諸侯の金に輕重あるを視ること。或曰く、管酌の祭禮に宗廟で酌を飲む時、少府の官が其金の多少を視る。

(四) 孟康曰く、二十兩を錠となす。





# 漢書食貨志(上)

班固撰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sup>(三)</sup>。煠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sup>(三)</sup>。以教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sup>(四)</sup>。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sup>(五)</sup>。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棗<sup>(六)</sup>。楙遷有無。萬邦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sup>(七)</sup>。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一) 顏師古曰く、金は五色の金、黄者を金と謂ひ、白者を銀と謂ひ、赤者を銅と謂ひ、青者を鉛と謂ひ、黒者を鐵と謂ふ。刀は錢幣、龜は卜占、貝は表飾、皆貨貨とする。

(二) 顏師古注、耒は手耕曲木、耨は耒端に金をつけたもの、田を轉耘するに用ふ。  
王先謙補注、宋祁曰く、煠木は揉木である。煠は玉篇に而九切、火を以て木を屈して曲げること。



錢大昕曰く、説文に焠は木を屈申するなり。

(三) 顔師古注、四子は義仲、義叔、和仲、和叔。

(四) 孟康曰く、祖は始なり。補注、宋祁曰く、祖饑は古文には阻に作る。王先謙曰く、五帝紀に始飢に作る。

(五) 顔師古注、九州は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六) 應劭曰く、業は竹器、方なるを筐と謂ふ。

顔師古曰く、業は讀んで匪と同じ。王先謙曰く、唐寫本には貢篋に作る。

(七) 城民は顔師古注に邦域となす。

役一 官本、  
則は相に作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



位二 官本、  
瘼は瘼に作  
る。通じて  
用ふ。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壻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sup>(十一)</sup>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壻。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sup>(十三)</sup>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sup>(按二)</sup>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一) 周壽昌曰く、地著は劉宋の時、土著と謂ふ。孝武帝大明の初、公卿博議して云ふ、土著の人習舊日に欠しと。文獻通考田賦二に、東晉江左に寓居し、百姓南に奔る者を僑人といふ、往々散居して土著の者なし。

(二) 顏師古注、廬は田中の屋、春夏之に居り、秋冬は去る。

(三) 王先謙曰く、大司徒に、不易の地は一家に百畝、一易の地は一家に二百畝、再易の地は一家に三百畝。

鄭玄注に、不易の地は歲種の美地、一易の地は一歲休んで復種る、再易の地は二歲休んで復種る。

(四) 戸人は、王念孫曰く、農民一戸に一人。

如此、顏師古注に比は例なり。

(五) 沈欽韓曰く、左襄二十五年傳正義に賈逵曰く、山林の地は、九夫を度となし、九度は一井に當る。藪澤の地は、九夫を鳩となし、八鳩が一井に當る。京陵の地は、九夫を辨となし、七辨が一井に當る。淳鹵の地は、九夫を表となし、六表が一井に當る。鹽涼の地は、九夫を藪となし、五藪が一井に當る。偃豬の地は、九夫を規となし、四規が一井に當る。原防の地は、九夫を町となし、三町が一井に當る。隰皋の地は、九夫を牧となし、二牧が一井に當る。

(六) 賦税、顏師古注、賦は口を計つて財を發するを謂ふ。税は田の入を收むるを謂ふ。

(七) 衡虞、顏師古注、工は技巧の作あり、商は行販の利あり、衡虞は山澤の材産を取る。

(八) 上所鹽、顏師古注、勉強して之を勸めて事に習はしめる。

(九) 如寇盜之至、顏師古注、促遽の甚しく、風雨に損せらるるを恐る。

(十) 輶易、王先謙曰く、易は場に作るべし、易は古字。



(十一) 鄒長、王先謙曰く、地官序官に、里宰は每里に下士一人、鄒長は五家に一人、族師は每族上士一人、黨正は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は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は每郷に卿二人、郷老は二郷に公一人。

(十二) 詩は詩經七月の篇。

(十三) 里胥、孟康曰く、今の里吏の如し。塾、顏師古注、門側の堂を塾といふ。門側に坐するは、督促して勤め、其早晏を知り、怠惰を防ぐため。

(十四) 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く、一月の中又夜半を十五日となす、凡て四十五日になる。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郷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淪淪淪。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命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

校一 百精本  
凡五條に作



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sup>(七)</sup>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sup>(八)</sup>任伯。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sup>(九)</sup>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sup>(十)</sup>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



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一) 餘子、庶子をいふ。

(二) 顧炎武曰く、六甲は四時六十甲子の類。五方は九州嶽瀆列國の名。書計は九數。

(三) 顔師古注、行人は遺人、號令を主さざる官。鐸は大鈴、木を以て舌と爲すを木鐸といふ。徇は巡なり。

(四) 顔師古注、大師は音律を掌とる官。六詩を教へ、六律を以て音となす。比は次(次序)なり。

(五) 詩經小雅大田の詩。顔師古注、游は陰雲、凄凄は雲の起る貌、禴禘は徐なり。

(六) 王先謙曰く、官本は以德を玉徳に作る、案ずるに至徳なり。

(七) 沈欽韓曰く、管子國蓄篇に、中歳の穀糶は石十錢、大男は四石を食す、月に四十の籍あり。大女は三石を食す、月に三十の籍あり。吾子は二石を食す、月に二十の籍あり。注に、古の石は今の三斗三升三合に准ず。

(八) 王先謙曰く、周禮に二十五家を社となす。說文に閭は里門。周禮に、五家を比となし、五比を閭とす、閭は比なり、二十五家比群偪するなり、土神を里門に立て共に祀る。嘗新は、春を薦め秋を祈り、收穫を報ずる、皆祠あり。

(九) 張晏曰く、平歳は百畝に百五十石を收む、大孰(豊稔)は四倍六百石を收め、民食を計り終歳四百石を長す、官糶三百石、此を糶三合一となす。

(十) 顔師古注、任伯は田の道なり、南北を任といひ、東西を伯といふ。董仲舒曰く、商鞅は井田を除き、民は田を買賣することとができて、富者の田は任陌を連ね、貧者は立錐の地なし。

(十一) 顔師古注、收泰半は三分の二をとるなり。

(十二) 王先謙曰く、平準書に鈞駟に作る。素隱に鈞色の駟馬とあり、醇と純と同じ。顔師古注に醇は雜さらぬなり。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

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

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

至蠶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

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sup>(三)</sup>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sup>(四)</sup>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sup>(六)</sup>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主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



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按一）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校一百納本  
に其は具に  
作る。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九）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七）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

(一) 王先謙曰く、泛は舟の流に随つて覆らんとする意。

(二) 顏師古注、靡は散なり。王先謙曰く、唐寫本には靡に作る。

(三) 應劭曰く、歷は傾塌なり。

(四) 王先謙曰く、爵を賣り子を鬻るなり。

(五) 顏注、陪危は墜ちんとすること。宋祁曰く、危の字を刪すべし。賈子に陪危の下に者字なきはよろし。

(六) 宋祁曰く、土地人民の衆き湯禹に譲らず。

(七) 王先謙曰く、輕資は輕齋なり。說文に齋は持ち遺くるなり、古くは資齋字通用す。

(八) 顏注、本直が千錢のものは五百を得る。賈は價なり。



(九) 顏注、堅は好き車、綯は皓素、綯の精白なるもの。

(十) 顏注、漑は散なり。

(十一) 顏注、卒になつた者は三人を免し、卒と爲らぬ者は其錢を復する。

(十二) 顏注、池は城邊の池、湯を沸かして池にして近之かれぬやうにする。

(十三) 顏注、五大夫は第九等の爵。

(十四) 顏注、上造は第三等爵、大庶長は第十八等爵なり。

(十五) 顏注、苑馬は苑に馬を牧するを謂ふ。

錢大昭曰く、邊郡に六牧あり、苑は馬三十萬匹を養ふ。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宅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



校一百納本  
に根苗は苗  
根て作る。

一歲屯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  
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  
林。轉爲盜賊。赫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  
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  
畝三剛。(一)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爲耦。(二)廣尺深尺曰剛。長終剛。一  
畝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隕其上。以附苗根。(三)故  
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  
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緹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四)三輔。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五)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  
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六)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七)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  
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八)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九)是後邊城河東。  
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  
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政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



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sup>(十八)</sup>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營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隲小漢家制度。以爲疏濶。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鈎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sup>(十九)</sup>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sup>(二十)</sup>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sup>(二十一)</sup>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宅政諱亂。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繼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糞木爲酪。<sup>(二十二)</sup>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飢死者什七



八。莽恥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一) 王先謙曰く、素隱に、鄉曲豪富が官位なくして、威勢を以て曲直を斷ずる、故に武斷といふ。

(二) 顔注、稽麥は其苗冬を経たるをいふ。

(三) 顔注、易共の共は供と讀む。

(四) 民説從上の説は悦なり。

(五) 顔注、更卒は郡縣に給して、一月にして交代す。

(六) 赭衣は囚人の服色。

(七) 吳仁傑曰く、顔註、剛は壘なり。吳仁傑曰く、鄭注考工記に、古は剛遂の間に水を通す。又曰く、剛上の高土を代と謂ひ、

壘中を剛といふ。

(八) 顔注、兩耜を併せて耕すを耦といふ。

(九) 王念孫曰く、苗に葉が生じて、稍穰草を耨す。苗に葉が三枚出ると苗が丈夫になるので、穰の草をとる。

(十) 王念孫曰く、穰が耨く平かになつて根が深く入る。耨草毎に穰土を苗の根にかける。盛夏の頃は穰と剛と平かになり、根が

深く固くなる。

顔注、能風與旱の能は耐の意。

(十一) 顔注、穡田は隣をなさぬもの。王先謙曰く、隣は官本に剛に作るをよしとす。

(十二) 蘇林曰く、太常は諸陵を主さどり、陵に民が居るので穡田を課する。

(十三) 周壽昌曰く、力田は農官の屬、漢に孝弟力田科あり。

(十四) 顔注、趨は趣とよむ、及なり。澤は雨の潤澤なること。

(十五) 顔注、輓は引なり。何焯曰く、人が牛を輓くのは此時に始つたやうだと。

(十六) 顔注、墾は餘なり、官墾地は外垣の内、内垣の外。

(十七) 韋昭曰く、居延は張掖縣、其時甲卒が居つた。

(十八) 顔注、須は待つなり。



(十九) 顔注、鰥は疲なり。晉灼曰く、老病の者でも出る。

(二十) 顔注、分田は貧者が富人の田を耕種して、其收穫を田主に分供する。劫假は貧人が富人の田を借るのを假といふ。劫は富人が其税を劫奪侵欺すること。

(二十一) 顔注、錯は置なり。

(二十二) 服虔曰く、木の實を煮る、今餌朮の屬の如し。周壽昌曰く、木は皆實があるのでない、朮も多くない、杏酪は饑歳の常食にはならぬ。王莽傳には民に草木を煮て酪を作ることを見へたとある。草の字を加へたがよい。

(二十三) 王先謙曰く、莽傳に濟は贈に作る。

顔注、粟は給なり、粟を盗むは、給與した物を盗むこと。

(二十四) 顔注、これは曆法で災ある歳をいふ。張文虎曰く、律曆志に平帝の元始三年(癸亥)を中統第六章の十二年に入れ、此から王莽の建國三年(辛未)迄が陽九になつてゐる。莽傳建國五年に湯九の既既に度し、百六の會已に過ぐとある。(陽九、百六は厄年のこと)。



# 漢書食貨志（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按一）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三）臧緡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三）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

按一百精本  
に守準平の  
三字を附  
す。



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四)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五)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宅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sub>(六)</sub>。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七)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



校二 漢書卷九十一  
書宋白雲洲  
書院本、百  
精本に富實  
に作る。

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饈。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夔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



爵。及贖禁錮免<sup>(十四)</sup>。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sup>(十五)</sup>。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

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三等。爵得至樂卿<sup>(十六)</sup>。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

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sup>(十七)</sup>。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一) 顏注、九府は、周官の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財幣を掌る官、故に九府と云ふ。圓は均して通ずるを謂ふ。

(二) 孟康曰く、六斛四斗を鍾と爲す。鍾は錢を貫くもの。王鳴盛曰く、通典に緡は絲なり、錢を貫く。一貫は千錢、二十で算す。

(三) 詩經に、維絲維緡とあり、宋人も千錢を一貫となす。同一錢貫で名が異なる。大小の別あり、一緡は千錢、一緡は百錢。

(四) 應劭曰く、母は重く其大きさが倍であるので母とする、子は輕少にして母の半にあたるので子とする。

(五) 如淳曰く、榆莢の如し。古今注に、英錢重さ三銖。錢譜に漢興の字がついてゐる。

(六) 顏注、呵は責怒なり。

(七) 顏注、詳は平なり、忽は忘なり。

(八) 顏注、調は平均なり、奇は殘餘、羨は饒溢。

(九) 顏注、蕭然は懸然で、勞動の貌。

(十) 王念孫曰く、治要に此を引き、謀字の上に設の字がある、その方がよい。

(十一) 顏注、蕭は衣食の具を携帶すること。

(十二) 顏注、抗は訛(五官反)、推挫を謂ふ。王先謙曰く、抗は耗(消耗)。顏注、澹は足るなり。

(十三) 顏注、疑は比なり。樂衛は城を築いて守衛する。

(十四) 王先謙曰く、賊罪の賊字は減の誤なるべし。

(十五) 周壽昌曰く、上の萬字は衍文なり。

(十六) 顏注、樂卿は武功爵の第八等。

(十七) 錢大昭曰く、南雍本も圓木も相の下に公の字あり。王先謙曰く、官本平準書も公の字あり。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sup>(一)</sup>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鋸。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緝。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圖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楷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買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半益。<sup>(六)</sup>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貴貸。<sup>(九)</sup>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宅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廼盜爲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sup>(十七)</sup>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sup>(十八)</sup>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sup>(十九)</sup>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廼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糶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sup>(二十)</sup>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sup>(二十一)</sup>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sub>水</sub>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二十三）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二十三）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嘗



賜。川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人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

(一) 王先謙曰く、平準書に下の上に天の字あり、務字は驚に作る、説文に驚は亂馳なり。

(二) 徐廣曰く、觀は縣名、東郡に屬す、此文の漕は觀に改むべし、……史記に河觀を決すとあり。

(三) 顔注、鉅萬十は十萬萬を謂ふ。

(四) 許慎曰く、鎔は銅屑なり、錢を摩して其屑を取つて錢を鑄る。

(五) 顔注、心計は籌を用ひずして算す(暗算)。

(六) 王先謙曰く、官から鹽を煮る器を與へて作らせ、其價直を定む、故に半盆と云ふ。蘇林曰く、半は價直なり。

(七) 顔注、鈇は足錯(足がせ)。

(八) 顔注、異時は往時、輜は小車。沈欽韓曰く、異は元光六年、初めて商車を算するなり。

(九) 顔注、貫は除なり。

(十) 張照曰く、蓋し異は容語を開き急に微笑して唇を反すを覺へず。

(十一) 顔注、當は其罪を處斷するをいふ。腹非は腹誹、腹で否定して口には出さぬ。

(十二) 顔注、比は例なり。

(十三) 如淳曰く、赤仄は赤銅で錢の輪郭をとる。

周壽昌曰く、史記に仄は側に作る、素隱に、鍾官赤仄の錢を鑄るとあり。

(十四) 顔注、賦に充て官用に給する。

(十五) 王先謙曰く、湯は上に附し下を罔し、當時の民は怨嫉す。

(十六) 齊召南曰く、三官錢、即ち水衡錢なり、百官志表に水衡都尉は上林を掌り、其屬に均輸、鑄官、辦銅の三令丞あり(水衡は官名、漢に財用の司三箇所あり、即ち、司農、少府、水衡)。

(十七) 如淳曰く、匿緡の罪を治し、獄に反るものなし。顔注、反は幡で罪が軽くなつたものはない。

(十八) 顔注、曹は輩なり、分整して出て使すること。



(十九) 王先謙曰く、官布は官錢。

(二十) 應劭曰く、株は根本、送は致。顔注、牽引された者が根株となつて獄に投ぜられる、それが財を入れて罪を免れ、或は官吏になる。

(二十一) 周壽昌曰く、辯は辦の本字、亦辦なり(不意に天子が行幸されて準備ができず自殺した)。

(二十二) 錢大昭曰く、牡は牝に作るべし、昭帝始元五年、天下の亭を罷む、亭は母馬なり。

(二十三) 李奇曰く、省は視るなり、至つて宗廟に酎を飲む時、少府金の多少を視る。漢儀に、正月に酒を作り八月に成るを酎酒と名づく、諸侯を合して助祭し金を貢せしむ、民の人口千につき金四兩を納めしむ。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三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



校一 百兩本  
に二寸四分  
に作る。

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玄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玄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人大卜受直。百姓慣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非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



周禮有除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幹焉。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二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宅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宅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除之。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除貸。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



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買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木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醱馱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命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舉至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川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僉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壹切稅吏民



營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sup>(十三)</sup>。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sup>(十四)</sup>。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滂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 (一) 蘇林曰く、兩貝を朋となす。朋は二百十六元龜にあたる。
- (二) 許慎曰く、鑄は銅の屬と。然らば錫と銅を雜せて錢となす。沈欽韓曰く、連と鉛と聲同じ。
- (三) 顔注、故は依なり。
- (四) 顔注、雙は倍とよむ。不售は官がそれを取り希望者があれば與へる。
- (五) 顔注、易の繫辭にあり。財を理し辭を正すは人の非をなすを禁するなり。
- (六) 五均は官名(天子は諸侯の士を取りて五均を立て、市に二價なく、四民常に均とあり)。
- (七) 如淳曰く、登は進なり、龜には鑿氣あり、故に登といふ。
- (八) 如淳曰く、調令は今の密令。
- (九) 顔注、與は積なり、民が物を蓄積して價格を貴くするを防ぐ。
- (十) 顔注、但は空なり、徒なり。空除は與へて利息を取らぬをいふ。
- (十一) 顔注、將は大なり。一説に食肴の將帥とあり、鹽が食用に必要なるを云ふ。



- (十二) 服虔曰く、猪の性人に觸突す。顔注、東方では豕を穉と云ふ。
- (十三) 漢書百官志に、凡吏秩二百石以上に銅印黃綬を授く(補佐官)。
- (十四) 顔注、繅は術なり。
- (十五) 顔注、謙卦の象辭、衷は取なり。







# 晉書食貨志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助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助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廢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屬以耕稼。召夏屬以耘鋤。秋屬所以收斂。冬屬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迴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



校一 百納本  
に續は傾に  
作る。

校二 嘉業堂  
別本竹書辭  
注に二は三  
に作る。

校三 周家錄  
校勘記に乏  
は之の誤。

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郵實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  
 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  
 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  
 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  
 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竝頒橋  
 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  
 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  
 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  
 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  
 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晷。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  
 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帝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  
 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  
 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  
 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  
 恆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  
 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  
 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校三)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



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旣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糒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竝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宮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尙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棗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



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疹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嬪。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尙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煙。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啖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校四 百精本  
に江は淮に  
作る。



(一) 象魏は宮闕の門。

(二) 周家祿校勘記に、明の意義は民となすべしとあり。

(三) 屬は扈なり。左傳昭公二十七年に「九屬は九農正となす」とあるが此處は四時の農正をいふ。

(四) 讀書記疑に、蕙右は葱嶺の右なり、地理上では西を右となす。

(五) 九貢は、祀貢、楨貢、器貢、幣貢、材貢、服貢、旂貢、貨貢、物貢。

(六) 瞻は脊に同じ、脊顧なり。

(七) 九服は地方千里が王畿で其外方五百里が侯服、又五百里が甸服、又五百里が男服、又五百里が采服、又五百里が衛服、又五百里が蠻服、又五百里が夷服、又五百里が鎮服、又五百里が藩服。

(八) 獻帝作五銖錢。晉書校文二に、獻帝初平元年、董卓が五銖錢を壞し更に小錢を鑄つたのに、帝が復四出角錢を鑄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つたであらう。獻帝は靈帝の誤りであらう。

(九) 魏志董卓傳注に、獻帝紀を引いて云ふ、北渡に及び天子河岸に向ふ、岸高くして下るを得ず、宮僕伏徳が中宮を扶け、手に絹十匹を持ち、其絹を連續して策となして帝下るを得たりとあり。董卓が孫徴に絹を奪はせたことは無い、これは後漢書の帝紀に本づき、其實錄に非るを知らず此處に載せたのである。

(十) 魏志文帝紀に、黃初二年三月、五銖錢を復し、十月穀價貴きを以て五銖錢を罷む。

(十一) 三丘は張衡の賦注に蓬萊、方丈、瀛洲をいふ。八藪は漢書顏注に、魯の大野、晉の大陸、秦の楊汧、宋の孟諸、楚の雲夢、吳越間の具區、齊の海隅、鄭の圃田。

(十二) 周禮春官注疏に、五緯は五星、二十八宿の天に隨つて左轉するを經となし、五星の右旋するを緯といふ。

(十三) 蕩陰は今の河南湯陰縣。

寒桃は南康の玉山に石桃がある、故老云ふ、古寒桃嶺嶺に生ず、隱淪の士其實を取つて石に變ぜり。

隻雞は魏志に、故大尉橋公を祀る文に「承從容約誓之言、路有經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後世人を吊慰するに用ふる詞。

(十四) 咬は蠻夷が物を以て罪を贖ふを云ふ。潯注本に咬は賤に作る。

(十五) 晉書校文二、元帝紀に二千匹に作る。勅首を季龍首となすは、實錄に非ず。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

役一 通典二  
に列は例に  
作る。



後二百務本  
に三は二に  
依る。

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凱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黎生。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溼水滂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三縣。興陂竭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人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灌溉。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





爲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

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

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

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

人。淮南三萬人分休。(校三)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校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

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校五)五里置一營。營六十

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

餘里。潁田二萬頃。(校六)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

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

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尙少。

不宜以貴易賤。秦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

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

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

而土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

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

校三 通典二  
四分休常有  
且守とあ  
校四 通典二  
に淮上に作  
校五 通典二  
に此水は泚  
水とある  
校六 通典二  
に三萬頃と  
ある



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木。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sup>(四)</sup>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sup>(五)</sup>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旣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竊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汗。高地皆多磽瘠。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



蠶<sup>(六)</sup>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游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尙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之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連水次成穀七百萬斛<sup>(七)</sup>。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竝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塌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塌。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尙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



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校七 潘典二 豫州界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滂八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常。寧瀉之不瀉。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塌。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竝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刑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

校七 潘典二  
豫州界二  
中とある。

校七

八

九



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



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十一)桓爨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連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竝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涓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尙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龍。公私利



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一) 塲は土を以て水を障ぐ、イゼキ。

(二)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に賈侯渠は汝寧府の東に在り。

(三) 耬は種蒔器、耬は下が漏斗になり、其中に種子を入れて犁に載せ牛に曳かせる、それが揺れて種子が地に落ちる、耬車といふ。

(四) 晉書校文二、武帝紀に、常平倉を立てたるは咸寧二年である、泰始四年は誤り。

(五) 殿最は試験の成績、最は上、殿は下。

(六) 蚌は蚌に同じ。

(七) 晉書附注、一頭に三百斛は二百斛となすべし、一頭で二百斛を得るとすれば、三萬五千頭で七百萬斛となる。

(八) 周家祿の校勘記に、瓮は瓮とすべし。

(九) 後漢南蠻傳に、歲に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を寶布といふ、今の桑布なり。

(十) 佃客は佃戸、奴隸の如きもの。

(十一) 晉書校文二、驥奔は共に武帝の時の人でない。元帝の誤り。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尙書通議。尙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費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木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

按一 通典八  
に貨國利と  
ある。貨は  
貨の誤。



校二 通典八  
に平準は計  
界に作る。  
文意を推し  
計界とすべ  
し。

校三 全背文  
注、於此下  
は衍誤ある  
が如し。通  
典に此三字  
なし。

校四 通典八  
に著於日附  
に作る。  
校五 通典八  
に充資は充  
貨に作る。  
校六 通典八  
に并備は斗  
儲に作る。

人間巧偽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三)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四)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竝以輸藏。(校二)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校三)聞官私買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校四)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校五)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校六)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



校七 通典八  
に必惑は銀  
惑に作る。

校八 通典八  
に已誠は已  
誠に作る。

校九 通典八  
に後取は取  
作る。

校十 百精本  
に同は固に  
作る。

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  
 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校七)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乎  
 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  
 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校八)世或謂魏氏  
 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身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  
 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  
 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味。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  
 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  
 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校七)大革視  
 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  
 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  
 琳之故。玄議不行。

- (一) 四府は後漢冲帝紀注に、大將軍府、大尉府、司徒府、司空府。
- (二) 鑿薄は錢をすりへらすを云ふ、此處では刻薄の意。
- (三)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吳書に嘉禾五年春、大錢一當五百を鑄るとあり、此處の嘉平は嘉禾の誤。通典八に、大錢一當五百は  
 錢文「大泉五百」とし、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 (四) 通典八、一當千の大錢を鑄る、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 魏書食貨志

齊魏收撰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一)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旣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竝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畧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璽關河北。自五原至于桐陽。塞外爲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旣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二)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四)。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目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圍。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蠶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 (一) 九職は、一、三農、二、園圍、三、虞衡、四、蠶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問民(周禮太宰)。
- (二) 九賦は、邦中の賦、四郊の賦、邦甸の賦、家削の賦、邦縣の賦、邦都の賦、關市の賦、山澤の賦、弊餘の賦(周禮太宰)。
- (三) 種人は異族夷狄の人を云ふ(後漢書光武帝紀)。
- (四) 善無は山西省の縣、陰館も同上、參合も同上。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畧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

按、百納本に瀚は滑に作る。



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尙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虜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尙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



費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四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贛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上。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出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日。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三匹爲調外費。三四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非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四)所同。隨世沓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盡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餽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坳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



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三。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一) 蠕蠕は古の國名にして柔然、芮芮ともいふ。魏の世祖は其無知なる蟲に類すとて、蠕蠕と改號した。今の内外蒙古の地域。

(二) 瀚海は沙漠。

(三) 露田は廬舍樹木なき田。

(四) 三典、周禮秋官大司寇に、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とあり。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産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牛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卽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羣寇遂爲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



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竝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在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旣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賫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四。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四。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四。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近者四十四。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



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竝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川。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闕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闢。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尙書崔休以爲。剗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驪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鋹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口驗。斯損



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整勞。久安永逸。錄尙書高陽王雍。尙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



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自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sup>(三)</sup>。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未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卽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



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尙書執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一二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遺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一) 白民は平民。

(二) 維那は梵語にして僧侶の職名、上座に次ぎ衆僧を管理す、又綱維とも云ふ(翻譯名義集)。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權。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皇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



逮於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  
勸制。後與五銖竝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  
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  
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  
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  
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  
眼鑿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緇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  
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竝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  
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  
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  
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  
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  
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尙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  
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  
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  
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  
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



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紐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竝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川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川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竝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屢并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市也。二年冬。尙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竝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輿。用銅處廣。既有冶利。竝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川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



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竝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 隋書食貨志

唐 長孫無忌等撰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大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額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早歲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亂。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勝。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貲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



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賫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躡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川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



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竝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靈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他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鋌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竝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



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卽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竝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尙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輪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旣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竝官給之。王及主婚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校一百補本  
凡類是任に  
作る。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代。(校一)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竝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竝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



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糶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建擘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



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三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人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半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對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有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



州郡多遇沈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竝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校二 百稍本  
に三畝に作  
る。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校二)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二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三)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三)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四)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



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一) 凶札は饑饉疾疫の歲。

(二) 鹽は鹽池。

(三) 形鹽は祭祀に用ゐる。虎の形等を造るもの、民用に非ず。

(四) 飴鹽は甘味ある鹽。白鹽。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竝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以布。絹絕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



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先是尙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尙承齊俗。機巧姦僞。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穎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囊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麝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二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尙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埋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旣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鏡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



按三、若以百  
納本に但に  
作る。

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尙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贖贖。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



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賈。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竝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鄴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竝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竝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曾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竝給公廩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校四)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尙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廩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廩在市。

校四 百稱本  
に取は生に  
作る。



迴易及諸處興生。竝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尙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船篋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竝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筆旄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緡。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



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竝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日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



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駄。而許爲六駄。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物。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蕞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旣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



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竝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竝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澁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者青薄鉛錫之別。齊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尙用魏錢。及武



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竝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竝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竝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尙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鑄。錫鑄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鑄之處。竝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鑷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鏹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



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鑠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 舊唐書食貨志 (上)

後晉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 晌 撰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斂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爲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內崩離。漢武稅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府庫充實。庶事節儉。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卽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漠。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旣殫。國遂亡矣。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旣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未及踰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尙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使。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使。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使。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異。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爲世法者也。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僞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密。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爲能。



數年間拔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爲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又有韋堅。規宇文融楊慎矜之跡。乃請於江淮。轉運租米。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遲留損壞皆徵船戶。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爲能。又至貴盛。又王鉷進計。奮身自爲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奢之。數年間亦爲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覽必數倍弘益。又見寵貴。太平旣久。天下至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爲剝喪而人無敢言之者。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劔南。請於江陵稅鹽麻以資國。官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爲御史。於江淮間豪族富商率貸。及賣官爵以裨國用。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剝以爲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



校一 新唐書  
校二 新唐書  
校三 新唐書  
校四 新唐書  
校五 新唐書

剝下媚上。此皆足爲世戒者也。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臯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買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按牘百買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爲判官。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一習以爲常。流宕忘返。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敘其否臧。以爲食貨志云。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絕各二丈<sup>(校一)</sup>。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sup>(校二)</sup>。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sup>(校三)</sup>。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竝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



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尙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爲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爲丁。五十八爲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尙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鉅黍中者。八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鉅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籥。二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權衡以鉅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又山東諸州。以一尺二寸爲大尺。人間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天寶九載二月勅。車軸長七尺二寸。麵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濶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



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竝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旣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竝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



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爲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竝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鑪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旣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竝一切從九等輸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畧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



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數爲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尙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劔南西川觀察使韋臯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議。伏請天下兩稅權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竝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羣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竝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爲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廻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卽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廻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卽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爲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詔從之。太和四年五月。劔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



百三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蕞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爲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勒停。高祖卽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爲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爲公私之寶用。年月旣深。僞濫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爲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爲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旣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此爲州縣不存檢校。私鑄



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棧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勅。而姦濫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竝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澁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賫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銖錢不堪行用者。竝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真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沈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



甫。河南少尹蕭昊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尙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



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川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廻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縷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下勅曰。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犯者。一事已上竝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竝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七月詔曰。泉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



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採鑄提擗處置。卽條件聞奏。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按三)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

代三 新唐書  
くは十二斤  
とあり。

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觀鐘及銅像。多壞爲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撈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鑄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姦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按四)諸州待進止。七月勅。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竝宜準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竝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

校四 百納本  
に止は旨に  
作る。

行用之限。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



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文。除鑄錢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中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竝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聞奏。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



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竝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勅。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卽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疏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竝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鐸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鑪。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勅。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緡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強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勅。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寮。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竝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校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



鋪等所貯錢。竝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自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竝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贖貯錢不限多少。竝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鐸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備饒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買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令若兩稅盡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衆力。并收衆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尙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并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長慶元年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



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塾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勅。應有鉛錫錢。竝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勅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脊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衆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可之。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卽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竝準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竝準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內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遠。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姦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濫錢。竝請委本道觀察使條疏禁絕。勅旨宜依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竝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誠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

校五  
月紀  
來正  
武  
帝  
本

校五



竝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竝納官。事竟不行。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興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州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是末鹽請禁斷。從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涇原諸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



校六  
百納本  
作  
倍  
倍  
倍

來因循。兼越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園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尙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府諸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糴貨。從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鏞奏。加峽內四鹽。劔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倍。(校六)以利供軍。從之。十二年。鹽鐵使程昇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十四年三月。鄆青兗三州。各置權鹽院。長慶元年三月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權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鏞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權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糴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糴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并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貶黜罰俸。從之。二年五月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樵筦。闔閭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來糴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



蠶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權。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竝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安邑解縣兩池。舊置權鹽使。仍各別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復以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權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同諸院。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爲一。使以杜佑兼領。佑以度支旣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是裴均主池務。職轉繁劇。復有是請。太和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權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正月勅。但取西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權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竝禁斷不權。烏池在鹽州。舊置權稅使。長慶元年三月勅。烏池每年糶鹽。收博權米。以一十五萬石爲定額。溫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勅令度支收管溫池鹽。仍差靈州分巡院官勾當。至六年三月勅。令割屬威州置權稅使。緣新制置。未立權課定額。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初立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強循除幽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卽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尙書蕭嵩。除關內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一) 鵝眼は小錢である。通典に、永光元年池慶之が私鑄を啓通したので、これより錢貨が亂れた。一千錢でも長さ三寸にみたく、大ききもその割合であつて、これを鵝眼錢と稱した。これよりも劣るものに縦環錢といふのがあつて、水に入れても沈まず手で碎くことができた。

(二) 沈疇震曰く、上文を按ずるに意義が完くない、次に闕文があるのであらう。



舊唐書食貨志（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一新河得通舟艤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艤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之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



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路乾淺。船艘隘闊。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卽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輝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旣水險。卽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泝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栢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濤險。



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備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昊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昊。以澧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爲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爲鹽鐵使。於是大變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洎浮人。欲以鹽爲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戶。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



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平益三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爲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爲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劍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旣罷黜。天下錢穀歸尙書省。旣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按穗以供禁軍。洎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權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歿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



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織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權鹽鐵使。三年以包佶爲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崔縱爲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尙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歿宰相竇叅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旣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劔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尙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爲留後。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酷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旣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充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



校一 百納本  
に米は隨に  
作る。

數。鹽鐵使奏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昇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昇卒。自權筭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異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載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異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五年李鄴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校一)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太半。請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卽此錢爲一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爲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留後爲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八年。以崔倭爲揚子留後。淮嶺已來。兩稅使崔祝爲江陵留後。爲荆南(校二)已東兩稅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按置租庸。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昇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昇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尙

校二 百納本  
已東は已來  
に作る。



書。以衛尉卿程昇代之。十四年昇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宗卽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尙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戶部尙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瑛自刑部尙書。拜杜棕以淮南節度領之。旣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馮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沈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備。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旣康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擁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尙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畜。禮



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尙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卽令減價出糴。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糴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竝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



必恐傷農。加錢收糶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木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爲收糶。事須兩利。不得限數配。糶訖其所用錢物及所糶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勅。量事除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糶新不同。別用其除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廻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木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糶。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騰貴。此乃卽日明驗。(校三)實要推而廣之。當興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匹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糶。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

校三 百種本  
に日は日に  
作る。



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爲常平本。貞元八年十月勅。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腳錢。充竝支綾絹絕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別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糴。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糴。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糴。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糴。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糴。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竝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糴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糴。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糴。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



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太和四年八月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兼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旣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



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贖。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權率等復却置者。仰勅。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裁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廻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採造欲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權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擡必校稍貴。卽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

校四 百納本  
に攪を擬に  
作る。



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竝稅。今商量其雜稅。竝請停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旣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竝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醕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醕。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竝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 (一) 沈炳震曰く、本紀によれば耀卿は二十一年に入つて相となるとあるから、これは二十二年より以前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 (二) 史記平準書に、囚官器作煮鹽、官與半盆とある。
- (三) 沈炳震曰く、德宗本紀には三年の條に在り、應に紀に従ふべし。



# 新唐書食貨志（二）

宋翰林學士 歐陽修 撰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



校一 舊唐書  
には綾絹結  
各二丈とあ  
り。

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三)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校一)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陋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



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四)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尙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後三)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竝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

校二百納本  
に父を艾に  
佐る。



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闕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復給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紉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羅。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泄定蠶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



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旬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鉞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營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絲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尙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



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而疆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緜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頗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尙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 (一) 口分田は人口を計つて田を授く、唐の制度。
- (二) 租庸調は唐の税法、租は地租、庸は力役、調は戸税で布縷を以て納む。
- (三) 常戸は該戸と云ふが如し。
- (四) 給復は免税なり。
- (五) 覆實は事實を詳察すること。
- (六) 告身は唐制、補官の證書、後の功牌。



## 新唐書食貨志(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惻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旣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



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買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儼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



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畜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緝。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敲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



校一 百納本  
に貨は貨に  
作る。

校二 百納本  
に及は給に  
作る。

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緡織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校二)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四。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校二)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人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日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絲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僞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



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糶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頃。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



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別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贇。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贇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沾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爲姦。眞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



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嘗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翊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潁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疆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遂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尙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



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  
非送終之噓。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  
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  
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  
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塵之滯。廣山鑄之數。  
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  
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木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  
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請俸。書下  
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  
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曠產業。不  
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  
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  
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  
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陝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  
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  
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



校三、百納本  
に軍を尉に  
作る。

宗時雲南蠻數内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醬。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sup>(校三)</sup>。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一) 白望は、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三年の注に、人を市中に出して左右を望ましめ、物を取り、其價を支拂はず、たゞ取りするを云ふ。

(二) 穆護祜は外來の宗教で、唐の時代波斯國から入り込んだ奉火教なり。



# 新唐書食貨志 (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則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宿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



校一 舊唐書  
卷四十四  
頁とあり。

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鄆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按一)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管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醱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灊澹竝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饗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白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



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顛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三十。晏爲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白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



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絲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洎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



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魏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剗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掬沙而進米多耗。抵死者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校二 百納本  
に郡を羣に  
作る。

校三 百納本  
に其を具に  
作る。

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者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尙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輪。土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按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瞻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州嚴鄠唐園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

唐嚴鄠唐園  
圖



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關北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價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



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議。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 新唐書食貨志 (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雋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貢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嘆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



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寔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沔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餽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加劔南



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滅死流天德五城。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儉。皆論坐盜。刮鹽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罷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罷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鹽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管吏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史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餉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



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又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

一作一百  
本  
に又を右に  
作る。



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僮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倍。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盧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

校二百  
柁木  
に一を二に  
作る。



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鎚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麥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麥。禁鞅頓沙澀澆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昺。秘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買。



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穿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絲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絲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贖。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錢。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緝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絲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柳皆五。洋州三。定



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歲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按三) 比是二十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礮鬻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三十一萬六



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礪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齋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度索諸坊十人爲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宅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拒馬河水。



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尙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鏞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買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諫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洩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洩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鑰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三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



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一) 亭戶は鹽を煮る家、鹽業に従事する民。

(二) 酤は醸造、酤戶は醸造者。

(三) 醱薄は造酒者の名簿。

(四) 缺頓は缺損錢。沙澀は沙型で鑄つた粗錢。遊染、白鹽、黑鹽の三は雜物を混入した惡錢。

(五) 藥陌は百に足らぬ錢を云ふ。



# 新唐書食貨志 (五)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



校一百精本  
に二品の字  
を缺く。

九品二頃。(後一)二品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閑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壓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邠坊州隙地坡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廩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脚。直



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顯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閣庶僕。一品防閣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中下爲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三之二。主簿縣尉減丞三之二。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田爲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爲輕重。鞞縻州官給以土物。關監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府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



校二 百納本  
に二を三に  
作る。

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sup>(校二)</sup>二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爲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閑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微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閑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爲之。防閑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士<sup>(校三)</sup>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關令丞戍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收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

校三 百納本  
に士を事に  
作る。



當及廳子以兵。及勳官爲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閑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廩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衆。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廩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賦。逃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爲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廩本錢。收贏十之六。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租價無過六斗。地不毛者。畝給二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爲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爲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間月督課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廩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



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爲便。自開元後置使甚衆。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蓋多。而閑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上元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贓論。其後籍以爲軍糧矣。永泰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分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曆元年。斂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鑄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饌。增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先是州縣職田公廩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尙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卽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



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曆制祿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筦榷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闕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糴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尙郡主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尙縣主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爲不可廢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爲常法。于時祠祭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廐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議者以兩省尙書自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元和九年。戶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餐。置驅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廩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爲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官本。其後

校四 百納本  
に自を省に  
作る。



校五 百納本  
に民を間に  
作る。

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鹽以撓法。(按五)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爲差。其後宰相李珣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廚。捉錢官置庫。量入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太傅百四十萬。尙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勅判宮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鵬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監監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太



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鵠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鵠赤縣主簿尉二萬五千。歸德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諮議參軍友畿縣上縣主簿尉二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萬七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助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尙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尙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



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  
五官挈壺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  
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  
尙輦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曆監候  
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按摩呪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丞京都園苑  
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  
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

職官名は新唐書百官志に詳載されてゐるのでこゝには注解を省略する。







# 舊五代史食貨志

宋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居正等撰

案薛史食貨志序永樂大典原闕。卷中唯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畧。疑明初薛史已有殘闕也。今無可采補。姑存其舊。

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內辟汗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尙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釋其文義。當係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菘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尙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唯配有兩稅。至于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竝准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卽須具事由聞奏。天成元年



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剝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卽具狀徵收。有辭者卽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造請。勝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竝須使八十陌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卽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



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鑊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寔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于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竝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元舊係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器。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准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輿販去。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輿販。所在一色。卽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死。其地分所出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隣保人決。臀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鹹饜居先。矧彼兩池寔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旣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



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仍委使制一一條貫。

案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

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俟賣鹽。鹽食鹽大體甜大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樂鹽與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賣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俟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槩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鹽。州府省司各置權鹽折博場院。應是鄉村效通。

私商與販。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戶賣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鹽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杖二年。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春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隨奪等。

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殺賊脚戶經過店主。并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崩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縣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即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

五十斤。支賞錢二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千。應食未鹽地界州府縣鎮。如有權鹽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類條流。應罰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效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押。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春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

煎煉鹽數。准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入效處極法。其有權鹽場院員察節級人力。煎鹽池查鹽戶。殺鹽船押綱軍將衙官指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檢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刑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效合支賞錢。即准洛京諸鎮條流事例指押。顯未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顯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押不得將帶入未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鹽

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未鹽入界。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押。此後但見顯未青白諸色鹽。仗界參雜。捉獲並准洛京條流施行。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晉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

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

五等配之。然徒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

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

重制鹽場稅。蓋欲絕其興販。歸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

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既而糶

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案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敕節度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鹹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

計斤兩多少。竝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



循守。比來青鹽二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

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更改已來。不便商販。蕃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

存濟。今後每青鹽二石。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為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

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訪聞邊上鎮鋪于蕃漢戶。市易糶糴。衷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

絕。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法如後。一、諸色犯鹽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一斤已下至三兩杖九十。配役。一斤已下至五兩杖一百。配役。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一斤已下至三兩杖九十。配役。一斤已下至五兩杖一百。配役。

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者。捉到鹹水。祇煎成鹽。秤鑿定罪逐處。凡有鹹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即行勸

斷。一、所犯私鹽。捉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保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不及死刑者三十千。一、額未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疆界。同諸色犯

鹽例科斷。一、鄉村人戶所請買鹽。祇得將歸家供食。不得別將博易買賣投託與人。如違例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有所請買鹽道路津濟。須經過州府縣鎮。委

三司明行指揮。一、凡買鹽。須于官場務內買。若衷私投託販販。其買賣人同諸色犯鹽例。一、諸官場官務。如有羨餘出剩鹽。許盡底報官。如衷

私貨賣者。買賣人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鹽舖酒店戶及諸色人。與場院衷私買賣者。同罪科斷。一、所犯私鹽。有同情共犯者。若是有骨肉弟姪同犯。祇

罪家長。主首不知情。祇罪造意者。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同罪科斷。若與他人同犯。據送人腳下。所犯斤兩依輕重斷遣。一、州城縣鎮郭下人戶。係屋稅合

請鹽者。若是州府效于城內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拔勅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

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鹽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三年十二月。勸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依。其

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買鹽所

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十二月。世宗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于額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為

刮鹹煎造。豈唯違我權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煉。般運費用倍于額鹽。今宜分割十餘

州。令食額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且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盡食額鹽。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宜

校一 嘉業堂  
校刊 抱經樓  
書鈔本 嘉業堂  
作是 零卷 嘉業堂



役二年。提事官人。賞錢十千。一、諸州府人戶所請鹽。不得于鄉村私賣。及信團頭脚戶。縣司請鹽。所由等。赴折鹽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何科斷。一、如有入于河東界將鹽過來。及自家界內有人往彼。展販鹽貨。所犯者。其犯鹽人隨行隨畜查財。並與提事人充賞。慶州青白柳棧院。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隨畜物色。一半支與提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就納人官。欲就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杖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棧院。河中節度使余判之時。申到查一事。條件條流等。准勅條流。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據將一斤一兩。准元勅條流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提事充賞者。切以兩池禁禁。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擊。鹽地分居住。就任轉團。更不別有差遺。祇令巡護鹽池。如此後有人偷賣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就准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就納人官。其提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轉兩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同行反背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提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賣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半。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兩項所定。案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犯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三年十月。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提到犯鹽之人。于死刑者。即勅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准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勅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

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案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廣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顯得海陵鹽。暨南屬以鹽東。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罷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已來。不與支破。食廩

所納。新物尙除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後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是秋田苗上。

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府

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

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徵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

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權

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意以為愛其人。便

于國。故行之。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



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二年詔曰酒醴所重麴蘖。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量定稅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糟。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竝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撲斷貨買。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永樂大典卷四十六

百八十一

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麴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竝仰停罷。據見在麴數準備貨買。兼據年計合使麴數依時踏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據數給麴。不得除賣。抑配與人。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九百八十







# 宋史食貨志 (上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卽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棗。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眞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掎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稅政復作。徽宗旣立蔡



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旣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瘳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營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鑒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固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日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阮冶。八曰鑿。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卷云。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卽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中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闕一步長十步。乏非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秋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墾。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下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旣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卽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玘言之。乃詔賜緋魚絹百匹。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玘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鄰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甚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



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窒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贖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秈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麥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秈稻。竝免其租。淳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露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祕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爲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復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遞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



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竝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竝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糶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坳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坳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竝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費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



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器。民始務農。取什器。遂權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請少卿監爲刺史。置勸農使。以上知州者。竝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竝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畚田。竝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以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期。過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訴。卽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



檢視。不爲常制。傷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卽定蠲數。時久罷畋遊。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卽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旣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旣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卽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市田。言爲先帝植福。後毋以爲例。繇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劬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爲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尙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



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爲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尙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麥。自是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尙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閭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脩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尙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尙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脩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尙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



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三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敍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桑蠶穀麥。衆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著爲令。神宗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絃復脩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貶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爲舊戶糾挾。與之同役。因此卽又逃竄。田土荒蕪。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四縣荒田召人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五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從所請。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堰堤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逃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爲輸。



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闢開脩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爲賞。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卽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閱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興脩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哲宗卽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蛾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彊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



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爲民經畫。疏導溝畎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中。廣東南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棗者。率優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三年無墮損堙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一萬二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尙慮令佐不肯究心。詔比開墾鹼地格推賞。平江府興脩圍田二千餘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勘年。八年權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任諒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按籍根括。詔無丞處委他官。餘竝從之。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爲十畝。限外之數。竝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內外宮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畧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使爲農以耕田之美。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

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

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

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

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紹

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東人戶。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綯。知永興縣陳升率先奉

詔。誘民墾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

請射。及充職田者。竝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

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刑罰嚴密百姓賦賦。而苛罰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虐。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廢而親屬歸者。一舉籍沒人情莫堪。故有是命。十月募佃江東

西閑田。三等定租。上田畝輸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貸廬州民錢萬緡。以

買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墾田殿最格。慶州縣墾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縣令差減之。虧各及十分者。取旨賞。其後以兩淮荆湖等路。民

稍復樂。而曠土尚多。戶部復立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半之。守宰各進一秩。州虧五百。縣虧五之一。皆展廢勸年。詔額之諸路。增墾荒田開墾者。虧請熟田不因災傷而致荒者。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

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兵澧荆南歸業之

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



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乞委通判一員。均平賦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違十年之限。及流徙避遠。卒未能歸者。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爲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中原士民流寓東南。往往有墳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給還。從之。十一年復買牛貸淮南農戶。十二年老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不增稅額。十三年以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直。顯謨閣。徐林。議沮經界。停官遠徙。以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自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爲之輕刑。省費甚衆。十四年以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尋以母憂去。以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戶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卽以官田之可耕者給還。十六年王鈇以疾罷。十七年復以李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先是眞州兵燼之餘瘡痍未復。洪興祖爲守。請復租二年。明



年又復請之。自是流民寢歸。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勅令所刪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責州縣。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叩蜀民田。至什稅其伍。通判嘉州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迄成爲列郡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罷之。上謂秦檜曰。若下田受重稅。將無以輸。檜曰。臣已諭戶部侍郎宋貺。有未均處。亟與改正。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寢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貺罷。二十六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爲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願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會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畢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尙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竝邊免租十年。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其業。願往者給據津發。上曰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爲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四月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割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卽如所請。京西路如之。詔以時升爲司農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頃爲世業。所在郡以一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十



年。丁役二十年。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詣經界不均。縣裁正今已迄事。此後吏民尙敢扇搖。以疑百姓者。乞重寘于法。從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歸業之民。以熟田爲荒不輸租。今令結甲輸稅。自明年始。不實許人告。以爲田賞之。戶部議期踰百日。依匿稅法。詔可。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縣民。實田輸稅。畝輸米二升四合。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三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命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竝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又詔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六年二月。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爲朕任之。十有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畧謂浙西低田。恃堤爲固。若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闊。則堤成而水不爲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澗。涇濱斷流。車畎脩築尤爲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脩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七年二月。



知揚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伋請勸民種麥。爲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北淮東西路帥漕官。爲借種。卽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推賞。仍上已種頃畝。議賞罰。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未悉開耕。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徧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剗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間曠磽确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卽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今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如之。八年五月。詔曰。廼者得天之時。蠶麥旣登。及命近甸取而視之。則穞短蘗薄。非種植風厲之功。有所未至歟。朕將稽勸惰而詔賞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浸。詔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借種糧。與下戶播種。毋致失時。十有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墾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雖已耕。亦無麥種。



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先是知揚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多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滿適旱。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初朱熹爲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五年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



朕德非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亙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畧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竝用皇祐舊法。從之。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爲己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竝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知婺州趙懋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懋夫報罷。士民相率請于朝。乃命趙師昂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昂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剏庫匱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淳祐二年九月。赦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



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業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一年九月。赦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願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寘典憲。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景定元年九月。赦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



洎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卽給還。自今如尙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闔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畝分莫不具在。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嘗議脩明矣。而脩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



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浸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租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彙其始末而悉載于篇。有足鑒者焉。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脩圩。二年以脩圩錢米及貸民種糧。竝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叛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尙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歲



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脩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脩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脩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竝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三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游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滿。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旣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滿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



于丁涇。乃命併濬之。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脩。勢家圍田。壅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竝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愔。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常請開鑑湖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今尙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也。百姓交佃。畝值纔兩三緡。水無泛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從之。乾道二年四月。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圍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旋築墪畦圍裏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開諸圍田。凡租戶貸主家種糧債負。竝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惠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扉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脩治之。於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誥與守臣視之。誥尋與秀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扉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脩江陰軍常州蔡涇扉及申港。明年春興脩。利港俟休役一年興脩。平江府姑緩之。三年三月。誥使還奏。開濬畢功。通洩積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臣已諭民。趣時耕種。恐下戶闕本良田復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貸給種糧。又奏措置提督監脩等官。知江陰軍徐臧等減磨勘。年有差。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脩復三縣一十餘堰。灌溉之利及於隣邦。詔介直祕閣利路轉運判官。七年王



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勅書。刻石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脩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脩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八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常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竝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畧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鬪鬻。從昔善壞。卿聿脩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穞就稿。意水利不脩。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澗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絲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徧走平江府常州江陰軍諭民。併力開濬利港。諸處竝已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



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詔常熟知縣劉顥。特增一秩。餘論賞有差。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在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蕪燕鷺。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竝湖七鄉之田。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爲澤豈淺哉。剡奏徹聞不忘嘉歎。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滌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菱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乞責縣令毋給據。尉警捕監司覺察。有圍裹者以違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旣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圍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脩處以聞。任滿日以興脩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尙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澗瀆。悉爲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屏。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圍裹者盡開之。又令知縣竝以點檢圍田事入銜。每歲三四月。同尉點檢有無姦民圍裹。狀上于州。州聞于朝。三年遣官審視。及委臺諫察之。二年二月。佑賢澄使還奏。追毀臨安平江嘉興湖常開掘戶。元給佃據。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屬貴戚。不體九重愛民之心。止爲一家營私之計。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飭。自今有陳狀者。指名奏劾。必罰無赦。開禧二年。以淮農流移。無田可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圍田。許元主復圍。專召淮農租種。嘉定三年臣僚言。竊聞豪民



巨室。竝緣爲姦。加倍圍裹。又影射包占水蕩。有妨農民灌溉。於是復詔浙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七年復臨安府西湖舊界。盡蠲歲增租錢。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狹。宜戒宥司。每歲省視。厚其瀦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防灌溉。皆次第行之。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浙西圍田租錢。蓋稅額尙存。州縣迫民白納故也。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圍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爲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已來。創圍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爲功。凡旱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租減四分。紹興二十七年。趙子瀟奉詔措置鎮江府沙田。欲輕立租課。令見佃者就耕。如勢家占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詔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瀟鄧根孫盡。視諸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旣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爲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已受其害。因小利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二月詔沙田蘆場。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六月以孫盡措置沙田滅裂罷之。詔浙西江東沙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竝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以莫濛經量沙田蘆場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稅。遂詔盡罷所增租。



三十二年九月。趙子滿言。浙西江東淮東沙田。往年經量。有不盡不實處。爲人戶包占。期以今冬。自陳給爲已業。與免租稅之半。過期許人告。以全戶所租田賞之。其蘆場量力輕租。詔以馮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東江東路。沙田蘆場。頃畝浩瀚。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與張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蘆場之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彥所括沙田蘆場八百二十餘萬畝。其間或已充已業。起稅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竝估賣立租。詔蔡光梁俊彥。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併歸戶部。十月。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五年。詔諸官田。比隣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二十年。凡沒官田城空田。戶絕房廊及田。竝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爲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勅額庵院田。詔可。初。闕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爲福州。始貿易取贖。



追張守帥閩。紹興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使之。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旣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貫以下免三年。一千貫以上五年。五千貫以上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竝拘賣。二十九年。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充行在馬料及糴錢。四月詔令出賣。七月詔諸路提舉常平官。督察欺弊。申嚴賞罰。分水令張升佐。宜興令陳迥。以賣田稽違。各貶秩罷任。九月浙東提舉常平都絮。以賣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詔。承買荒田者。免三年租。乾道二年。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七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四年四月。江東路營田亦令見佃者減價承買。期以三月賣絕。八月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七年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管莊。梁克家亦奏。戶部賣營田。率爲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九年以司農寺丞葉翥等。出賣浙東西路諸官田。以登



聞檢院張孝貴等。出賣江東西路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賣官田錢四百餘萬緡。淳熙元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不爲不至。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數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六年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紹熙四年。以臣僚言住賣。慶元元年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住賣。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錢充常平糴本。十有一月。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四年詔諸路召賣不行田。復實減價。其砂礫不可耕處除之。開熙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籍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糜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掾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



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價二百貫。九斗者價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價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價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價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遺劉良貴陳嘗趙與嘗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押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慧見于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祕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驛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運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未幾蕭規等眞決黥隸。枋得山京相繼被劾。斯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年。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遠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爲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宋祚訖矣。



# 宋史食貨志 (十一)

## 方田 賦稅

方田。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存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爲等。以其均當勿拘以五。七年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以三年爲任。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卽一



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點檢官每路二員。未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又不專差點檢官。從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選差。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稅賦。依未方舊則輸納。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毋失其舊。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尙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止。以柴蒿之直爲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卽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



段一 文獻通考、前望は  
以開に作る

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槩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繿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者是也。(按一)詔望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閑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訟。悉如舊額輸納。民逃移歸業。已前逋欠稅租。竝與除放。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



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繇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卽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選官分洩京畿倉庾。及詣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詔禁止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餉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民輸夏稅。所在遺縣尉部弓手於要路巡護。後聞擾民罷之。止令鄉耆壯丁防援。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竝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田蠶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繼而以河北河東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限前畢減選升。



校二 文獻通考、格法冊八作。

資。民逋租踰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尙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以刑部員外直史館陳靖。爲京畿均田使。聽自擇京朝官分縣據元額定稅。不得增收剩數。逃戶別立籍。令本府招誘歸業。桑功更不均。檢民戶廣令種植。尋聞居民。弗諭朝旨。剪伐桑柘。卽詔罷之。六年罷廣南西路轉運使馮漣。上言。廉橫賓白。州民雖墾田。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帝曰。遠方之民。宜省徭賦。亟命停罷。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眞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大中祥符初。連歲豐稔。邊儲有備。河北諸路稅賦。並聽於本州軍輸納。二年頒募職州縣官。招徠戶口。旌賞條制。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卽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四年詔禁之。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蕎菽。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校二殆無虛歲。



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明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遠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部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特詔量減支移。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予民耕。歲使輸賦。至是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尙書屯田員外郎幸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民不可。旣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悉蠲之。後又詔公田。重復取賦者皆罷。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藉。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三色。百姓便之。州縣賦入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錢爲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瀆言。天下賦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則耗登之數無從鈎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閏一造。至慶曆中復故。時患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議蠲減。又詔曰稅籍有僞書。逃徙或因推割。用倖走移。若請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見其弊。以增賦入。量數議賞。旣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脩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



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毫壽蔡汝四州。擇庀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錢。民不能堪。五年詔陝西特蠲之。且令後勿復取。既而詔河東亦然。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爲錢二百。如聞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復故。州郡歲常先奏雨足歲豐後。雖災害不敢上聞。故民賦罕得蠲者。乃下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命著于法。支移折變。貧弱者尤以爲患。景祐初嘗詔。戶在第九等免之。後孤獨戶亦皆免。至是因下赦書。責轉運司裁損。歲終條上。其後赦書。數以爲言。又令折科爲平估。毋得害農。久之復詔曰。如聞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雖屢戒救。莫能奉宣詔令。自今有此。州長吏卽時上聞。然有司規聚斂。罕能承帝意焉。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錢。後隴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



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廼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以爲便。詔輸如舊。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遺官。分行諸路。而祕書丞高本在遺中。獨以爲不可均。纔均數郡田而止。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元豐三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其所行月日土之中書。初熙寧八年詔。支移三稅。於起納錢半歲諭民。使民俗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中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錢。而糶贖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能自明。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朱崖軍道遠。民以爲苦。至是用體量安撫。朱初平等議。根括四州軍稅賦舊額。存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糶以便民。權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爲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四兩有奇。琮蓋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



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趙尙寬。爲唐守勸民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關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寬民。帝每遇水旱。輒輕弛賦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嘗絕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爲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務。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負多所寬減。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太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爲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折變皆循舊法。紹聖中嘗詔郡縣。貨物用足錢。省陌不等。折變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時估。實值多寡不齊。難槩立法。命仍舊焉。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糶糶之法。今常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糶以實價折之。則無損於民。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廼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貸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



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旁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舊凡以赦令蠲賦。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逋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十六。比元豐既當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司乃用是以取辦理之譽。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雖嘗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隲括脫漏。定賞罰之格。然蔡攸等計德霸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訛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司參攷保奏。而終莫能拯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賦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



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詔申戒焉。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逋租數廣。令轉運司察守貳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菱蕩湖濼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西蜀折料之弊。其畧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匹。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木色。匹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墾新田。差爲五等輸稅。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使張徽言之請。復元豐舊制。俄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使王濤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緡。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焉。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詔。二稅並依舊法。凡百姓欠租閣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庚子詔被虜之家。蠲夏秋租稅及科配。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爲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許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知。毋得過數科率。八月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論。浙西科斂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手足。利歸貪吏。而怨歸陛下。願重科斂之罪。嚴貪墨之刑。詔漕



司究實以聞。二年正月。知紹興府陳汝錫違詔科率。謫漳州。四月建盜范汝爲平。詔蠲本路今年二稅及夏科役錢。旣而手詔。訪聞州縣。以爲著令。不過三分。甚非所以稱朕惠恤之意。可以赦並免。十有一月。焚州縣已蠲稅簿。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詔諸路轉運司。以增收租數上戶部課賞罰。六年八月。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諫王摺言。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斂。則所科歸之下戶。詔戶部申嚴禁之。十有二月詔。淮西殘破州縣。更免租稅二年。是月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資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民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是歲兩浙轉運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七年二月。詔駐蹕。及所過州縣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七月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已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有不供納。劉豫奪取之。至是乃從舊法。九年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久矣。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果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敷。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



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戶鈔付民執照。曰縣鈔。關縣司銷簿曰監鈔。納官家之曰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毀失縣鈔者。以監住鈔銷鑿。若輒取戶鈔。或追驗於人戶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絕錢。醋息錢。麴引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大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爲戶部侍郎。責價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二十六年。先是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木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施欠略無虛日。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興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



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爲盜之意哉。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螟。其租稅盡蠲之。自是水旱經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爲苦。太上皇帝已嘗降詔禁約。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寢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鈔不卽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民齋戶鈔不爲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爲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更多收加耗。肆爲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賊之徒。重爲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此舉宗初語也。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姜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爲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溫台處徽州。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乾道元年。蠲興化軍猶剩米之半。以知軍張允明言。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爲歲餘軍餉外。贖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三州。謂之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並其半蠲之。三年六月。減臨安府新城縣進際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際爲名。虛額太重故也。



十有一月。獨臨安府屬縣欠乾道元年三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勅令所脩輸苗乞取法

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勢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獨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爲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

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

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

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汴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以田畝

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

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闕。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以實邊。則所省漕運

亦博。望其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卽許退田。別佃期

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四年臣僚言。屢赦獨積欠。以蘇疲民。

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

於縣。縣銷民欠籍。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自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

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尙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

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于法。臨安

府刻石。徧賜諸路。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斂侵漁日甚。咎雖在縣令。而督

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於小而畧

於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



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覈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寢紓。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手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祕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利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旣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斂。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時金圭傳新立。萬里遂使客于淮。開其闕民間房地基錢。罷鄉村。二年詔曰。朕官酒坊。減價除田租。使虛費達於吾民。故因對而有是言也。

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卽位以來。蠲除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

校三 宋史考  
證によれば  
唐は文獻通  
考に茶に作  
る。



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椎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培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未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紬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紹興十六年詔旨、相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做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尙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撻黎庶。



鬻妻買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建炎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紹興二年詔。偽造券旁者。並依軍法。五年三月。詔諸州勘合錢。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卽所謂鈔旁定帖錢也。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令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調度不足。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具田宅之數。而輸其直。旣而以苛擾稽緩。乃立價。凡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三月足輸送行在。旱傷及四分以上者聽旨。三十一年。先是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契稅錢。所收窠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至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請從本所措置拘收。以供軍用。詔從之。凡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皆令投契納稅。一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盧夔等未輸者。十九郡不與焉。乾道五年。戶部尙書曾懷言。四川立限。拘錢數百萬緡。婺州亦得錢三十餘萬緡。他路恬不加意。詔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陳再期百日輸稅。通判拘入總制帳。輸送及十一萬緡者。知通推賞。違期不首及輸錢違期者。許人告。論如律。淳熙六年勅令。所進重脩淳熙法。有收舟驢馬契書之稅。帝命刪之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建炎三年。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馬。趙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錢。川陝市租之稅。西河東京西者。四年秋遂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場錢。元豐以來。坊場錢。次科激賞緡。



是年初科三十三萬匹。俟邊事寧即罷。紹興十六年。次奇零絹估錢。即上三路絹也。歲三十萬匹。四川四理十一引。東川次布估錢。成都府

減利糶三萬匹。惟東四川三十萬匹。至今不減。次常平司積年本息。此熙寧以來。所謂青苗錢者。其後元年遣知縣員外郎喻汝礪括得

漢功州永康六都。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後不復予錢。至是宜撫司。又令民四輸估錢三引。歲七十餘萬匹。爲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果減。至一百三十餘萬引。次對籩米。謂如戶營輸稅百石。則又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

八百餘萬緡。至是取以贖軍矣。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矣。紹興五年。浚召拜尙書右僕射。以席益

爲四川安撫制置大使。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開懇于朝。又數增錢引。而

軍計猶不給。六年以龍圖閣直學士李迨代開爲都轉運使。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地狹民

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二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

百有餘年。民甚安之。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及覆紐折取數務多。致民棄業逃移。一望並

罷之。一遵舊制。詔如所請。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迨以贍軍錢糧。令四路漕臣

分認。而權茶錢不用。蜀人不以爲是。九月浚罷。趙鼎爲尙書左僕射。十有一月。以直祿

閣張深主管四川茶馬。迨請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並兼四川轉運副使。

席益以憂去。樞密直學士胡世將代之。十月鼎罷。秦檜獨相。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樓

炤。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皆取諸蜀者。會吳玠卒。以世將爲宣

撫副使。以吏部尙書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上諭輔臣曰。燾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

日橫斂。宜令減以紓民。成都帥行民事。自燾始。世將奏。以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四川轉運

副使。十一年正月。趙開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

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爲蜀之常賦。雖屢經蜀



減。而害不去。議者不能無咎開之作俑焉。十月以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十二年世將卒改宣撫使。十三年剛中獻黃金萬兩。十五年正月。剛中奏。減成都路對糴米三分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剛中尋以事忤秦檜。於是置四川總領所錢糧官。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爲之。又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十六年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緡三萬匹。免艱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十七年以戶部員外郎符行中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召剛中赴行在。不棄權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詔李璆符行中參酌減放。於是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對糴分數均減。十八年罷四川宣撫司。以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所貯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蜀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糴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七百餘石。綾絹一萬四千餘匹。先是自講和後。歲減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二十四年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制總兩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減兩州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脚錢十二萬緡。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合一百六十餘萬緡。蜀州縣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



羅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是時朝廷雖蠲民舊逋。而符行中督責猶峻。蜀人怨之。於是以前  
蕭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  
困供億。詔制置蕭振。總領湯允恭。主管茶馬李澗。成都轉運判官許尹。潼川轉運判官王之  
望。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蕭振等言。減三川對羅米十六  
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匹一千。  
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  
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  
取諸民乎。請留其半。是歲振卒。李文會代之。二十八年文會卒。中書舍人王剛中代之。二  
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羅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  
三年蠲川秦茶馬兩司。紹興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  
四年又詔四川諸州欠。紹興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贍軍諸策名錢物。暨退剝虧分之數。及漏  
底折欠等錢竝蠲之。蠲成都人戶理運對羅米脚錢三十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  
廣總領所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  
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興三年。蠲潼川府去年被水州縣租稅。資  
普榮叙州富順監。凡夏輸亦如之。尋又詔本路旱傷州縣租稅。官爲代輸。及民已輸者。悉理  
今年之數。四年蠲紹興三年。成都潼川兩路。奇零絹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  
川府激賞絹一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匹。又詔四川州縣鹽酒課額。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



年。再蠲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綱運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蠲十之五。以經兵也。



# 宋史食貨志 (上三)

布帛 和羅 漕運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纖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亳州市縞紗。大名府織縞縠。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絕。東京權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匹。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數供足。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竝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匹。重十二兩。踈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段匹。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



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中詔。減兩蜀歲輸錦綺鹿胎透背欵正之半。罷作綾花紗。明道中又減兩蜀歲輸錦綺綾羅透背花紗三之二。命改織紬絹。以助軍。景祐初遂詔。罷輸錦背繡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閭巷。皆禁用。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曆四年復減半。既而又減梓路歲輸絹三分之一。紅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準詔課植桑棗。額外唯產苧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匹爲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價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自西邊用兵。軍須紬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器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之數。治平中。歲織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匹。神宗卽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匹爲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押配。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押配。顥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內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羲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紬絹綿布於州鎮軍砦等。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押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



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利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顯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陝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輓之費。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爲名。增預買紬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等。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爲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紬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爲事。不許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紬絹。許假封樁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卽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和買并稅紬絹。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紬絹。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蠶絲多兼市紗羅紬絹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場輸布不如樣。監司通判貶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損其直。後似此者勿受。尙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置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叔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匹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蠶麥多。選官置場。崇寧中諸路預買。令



所產州縣鄉民及城郭戶。竝準貲力高下差等均給。川峽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爲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匹。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有逮今。五年循以爲常。民重傷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樁錢。及鄰路所掌封樁鹽。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蠶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請。而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一匹給鹽二十觔。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償。尙書省言。大觀庫物帛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羅綾紗一千至三萬匹。各有差。二年又令京東淮南兩浙。市絹帛五萬及三萬匹。並輸大觀庫。又四川各三萬輸元豐庫。江東西如四川之數輸崇寧庫。而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紬絹六匹。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詔遞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加至四五百匹。興仁府萬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匹。乃令減半均之。兩浙和買并稅紬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紬絹布帛。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弊如江西比。而纔給二百。轉運司又以重十三兩爲則。不及則準絲價補納以錢。兩準二百有餘。宣和三年。詔提刑司釐正以聞。先是成都河北預買。官戶許減半。四年令舊嘗全科者如舊。既又以兩浙多官戶。令預買通敷。七年冬郊祀。河北京東和買科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以供奉物給降。其所蠲貸幾數百萬。初預買紬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



或物重而價輕。民力寔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十二月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給者並論以違制。然有司鮮能承順焉。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以他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逃移戶舊數科著業人。仍先除其數。俟流民歸業。均敷餘路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紬絹。歲爲匹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匹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登時給其直。又詔江浙和預買絹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違者寔之法。紹興元年。初賦鼎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蔡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匹。半令輸錢。匹二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純七萬匹。西川廣西布七十七萬匹。成都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三年三月。以兩浙和買物帛。下戶艱於得錢。聽以七分輸正色。三分折見緡。初洪州和買八分輸正色。二分析省錢。帛三千。四年帥臣胡世將請。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踴貴。請匹增爲五千匹。戶部定爲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匹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兩浙時直。匹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貫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則絹有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匹折輸錢六十。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當



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戍之費。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復河南減折帛錢。匹一千。未幾又增之。十七年減折帛錢。江南匹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兩爲三百。兩浙四百。二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浚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文折輸。二十九年。中書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儲之。詔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者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爲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乾道四年減兩浙。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之半。六年知徽州郝升卿代還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九年詔徽州額外剝科。雜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及元認江東兩浙運司諸處。絹一萬六千六百餘匹。並蠲之。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匹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數。一匹衰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末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挾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立爲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年吏部尙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詔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六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望將三等以上戶減半。



四等以下戶權罷。尋以杭之租買絹偏重。均十二萬匹於兩浙。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重。緣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玘。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於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七州。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無科額。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賃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忍科配。酒坊鹽三戶。以其嘗趨官課。難令再敷。至於埭江落海之田壞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卽爲第五等。爲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爲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眞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竝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僞五等不可逃。眞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府櫺宮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蠲和買。竝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敷和買物力及埭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竝覈實取旨。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鄒內丘密議畝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



勝其困。乞將糶科和買二萬五十七匹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十餘匹。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匹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糶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糶。自是率以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綿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糶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糶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糶。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闕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糶之。謂之對糶。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糶。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糶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糶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脩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竝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糶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竄嵐火山軍。閑田竝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糶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糶。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除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是三路封椿



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和糴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京鈔。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竝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竝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臣。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旣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竝邊州郡和市封樁。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竝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川八分爲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使司。明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竝輸糴



便司爲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關預。委周輔專其任。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封樁糧草竝歸之。六年詔提點河北西路王子淵兼同措置。未幾手詔周輔。今河朔豐成。宜廣收糴。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周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充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詔賜同措置王子淵三品服。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



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脩闕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無傷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糶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卽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法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能。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棻。請竝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



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酈延經畧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做陝西均糴。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糴法。三年以歲稔。諸路推行均糴。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寢及於新邊鄴廓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陟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高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蠹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穰爲酈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畧使章粲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

校一百納本  
屬作

（校一）



西府庫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幾千萬數。卽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悖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匹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川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澧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卽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羶。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峽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廊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剋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脩築埽岸。其不卽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



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竝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卽還者。官吏竝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糴。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九萬斛。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欠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綱米及糴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糴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結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淳熙三年。詔廣西運司糴錢。以歲豐歉。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



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竝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廣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尙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竝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竝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



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尙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纒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淬冶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沈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沛。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遺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爲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正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



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至併事日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賦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救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朞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下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恆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後二)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

治平三年  
は恐らくは  
二年の例  
(宋史考證)



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緣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秬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沈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旣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頡亟辦來歲漕計。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荆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



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眞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爲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派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沈溺之患。詔各遷兩官。餘官減年循資有差。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詮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主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政和七年。立東南六路州軍。知州通判。裝發上供糧斛。任滿賞格。自一萬石至四十萬石。升名次減年有差。張根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宣和二年詔。六路米麥綱運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并進納人管押。淮南以五運。兩浙及江東二千里內以四運。江東二千里外及江西三運。湖南北二運。各欠不及五釐。依格推賞外。仍許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竝罷。七年詔結絕應奉司。江淮諸局所及罷花石綱。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裝發綱運備邊。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訖。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沓至兩京糧乃足。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權貨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



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積險。運致甚艱。熙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畧司。支封椿錢。於河東買橐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驅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趣。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絳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餽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寧至磨礪口。皆大川通車無礙。自磨礪至礪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卽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其本路程塗。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六年詔熙河蘭會經畧制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軍。剗刮官私橐駝二千。與經制司。自熙河摺運。事力不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邊用。非機速者。竝作小綱數。排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滎澤下卸至州。尙四五十里。擺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



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石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畧如此。其他州縣運送。或軍興調發。以給一時之用。此皆不著。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旣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旣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尙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鎮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牖。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方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



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令發運司督脩倉廩。荆湖北路提舉常平王壽措置諸路運糧舟船。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拆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諤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毫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滌盧宗原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以無額上供錢物。并六路舊欠發斛斗錢。貯爲糴本。別降三百萬貫付盧宗原。將湖南所起年額。並隨正額。預起拋欠斛斗。於轉般倉下卸却。將已卸均糴斗斛。轉運上京。所有直達。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



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紹興十六年。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純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按三)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並諸路轉運司椿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屣屨。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

按三 百積木  
に據り歲の  
字に改む。



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蠲運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蠲運欠及二分者。亦許其補足。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寡。並無除放。其有因蠲欠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輸已足許叙復。自是蠲運欠失。雖責償於官吏。然以其山川逾遠。非一人所能究。亦時寓於蠲放焉。



# 宋書食貨志 (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饌。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朔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澁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



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內園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



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副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壅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雞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赭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兵。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襄唐二州營田旣廢。景德中轉運使許遜復之。初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選改其法。募水戶分耕。至遜又參以兵夫。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尙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緡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



罷。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韶指極邊。見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韶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師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見韶所指何地。雖實有之。恐召人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聞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竇舜卿奏。實止有間田一頃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實韶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韶更相論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間田。自著作佐郎責保平軍節度推官。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韶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安撫使郭逵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閒田。高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高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三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



以集事。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太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糜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糶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則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糜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爲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



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羅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糶。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疆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郿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上。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



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鋤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田畝賦。秔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寢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規奏推廣。謂一夫援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蔬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一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爲永業。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爲蔬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嶽李案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



獎諭焉。三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河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尙書張闔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



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焯。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糶。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至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爲屯田。民不以爲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



以守紫。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三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卽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廩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糶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爲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數十八萬而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



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糶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糶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糶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井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兼井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井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況取之以爲民耶。下



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爲可行。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黜復。上奏曰。臣嘗判尙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拯。既以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起爲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脩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



大小均給之。其大畧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畧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而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旣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當（按一）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旣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關斂散者。帝然其說。遂擬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

按一 又蘇通  
考に對句に  
作る。管當  
なる職官  
無し。



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竣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爲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彊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尙悉以聞。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如此諸路必願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



井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井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竢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妨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井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



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槩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堯舜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麩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



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瑛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不知還債之害。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尙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人。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紛。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戢。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脩。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



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雍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卽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貲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爲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僣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爲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爲帝言。聞民間甚苦青田助役錢。盍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旣而詔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按二）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爲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

按二 百納本  
力是戶作



六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斂散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於川陝西路。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接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觀。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押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押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



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觀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趨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竝復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尙書蔡京首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寧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爲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董遵等。皆言青苗最爲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竝送詳定重脩勅令所。三年舊欠常平錢穀人戶。仍許請給。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卽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斂之。庶革僞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截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浙荆湖路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截撥之數。六年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高



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詠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糴米。以續常平。上卽爲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卽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振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則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械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卽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不實者鐫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利。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諸路已糴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閣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糴。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杭帶義法也。今杭糯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



豈有絹紬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杭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糶之。



# 宋史食貨志 (上五)

## 役法 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代以廐卒。因下詔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捐役人。自是數下詔書。督



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捐役人。卽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爲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旣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入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



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尙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贖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一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爲害者。條奏之。能件悉便利。太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



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輒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廩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價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賸。所裁取者。乃仕宦兼井。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卽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



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爲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爲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覲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訴。諭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剋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酸棗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



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願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斂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摭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鞠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卽疏辨之曰。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爲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



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措撫賈蕃爲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爲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撫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



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爲令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譴諫。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爲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爲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繪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



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爲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爲副使。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卽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眞免役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餐錢。仍立爲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熙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爲水旱閑放之備。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贍。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



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利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計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



六百八十八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貫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霈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裁定所敷錢數。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吏輩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丞吳雍言。議定淮浙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萬。會定歲用寬剩錢。



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分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勅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彘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尙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



爲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彊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斂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旣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爲便。戶部言。詔凡耆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輸差壯丁。今悉雇募用錢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



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慮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知矣。然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爲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保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遁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爲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餼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爲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卽以支給。



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尙書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觀奏。光議初上。惇嘗同奏。待旣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人不當實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觀又言。近制改募爲差。用舊法人數爲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旣復。知開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內。盡用開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戶。故爲煩擾。以搖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



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辨。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尙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卽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卽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旣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卽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



行之。耆莊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濟。或以稅錢貫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別爲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爲條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卽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類爲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作者。並倣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爲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願募衙前。改爲招募。旣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



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



# 宋史食貨志 (上六)

## 役法 下、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合一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寢違本意。遂條舉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否。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槩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迓送殮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嘗爲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爲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



自行雇募。盜寇充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彊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即用新敕。釐爲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畧與摯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爲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爲代。此法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爲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爲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殿中侍御史呂陶謁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以十二年。戶少以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輪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戶稅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頗矣。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爲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此法爲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衆議。命令雜下。致久不決。於是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言。開封府多官戶。祥符縣至



闡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其濫。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爲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彊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州役。尙不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投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遇差爲胥吏。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爲悲苦。尋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請復雇募。懷姦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知更不輸錢。嘗驩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爲害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



率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爲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爲非。乞固守差役初議。故以常爲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卽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爲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卽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尙許一戶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科。若亟行減下。



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敷錢多處。役戶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使者甚衆。五年再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爲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槩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餐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餐錢。用支酬額錢給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爲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卽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旣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卽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



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爲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頻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其一日。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卽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日。狹鄉之縣。役人除衙前州胥。許雇壯丁直差不雇外。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月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應差應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關。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應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爲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卽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爲之。其三日。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胥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日。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日。壯丁皆按戶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日。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類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紐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椿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寬剩總額。卽止不椿。又不足。戶部以別路逐色寬剩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日。助錢歲歲椿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卽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數。其八日。軍人應差逐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沿逐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日。重役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日。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蔭應贖及曾犯徒刑。雖願募不雇。若工藝人。須有貲產人二戶任之。



雇直雖多。皆不得加於舊法已募之數。其十一日。陝西鎮戍德順軍。熙州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其法應田募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還轉運司。合輸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枚別而上之州。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連書上戶部。仍別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田。嘗令田已籍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田募之法。八年詔耆長壯丁役期已足。不許連續爲之。蓋知其利於賦請。不願更罷故也。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絨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卽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路置提舉官一員。視提刑置司之州爲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改增損舊法者。畫一條疏。與轉運提刑使連奏。又詔用舊法。取量添酒錢贏數給。惟法司吏餐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



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錢如故。凡錢額所敷。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立爲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通額十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募職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逐送而差定其數。凡元祐溢額所添廂軍皆罷減。其有抑鄉差之人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疆戶。力轉高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案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畧憑卽用之。若漫滅等第。卽雖未及應造之年。亦令改造。戶部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二年申詔諸路役人額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止用提舉官專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鄉役未盡善。遂入議曰。都副保正比耆長。事責已輕。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卽大保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畧耆長。保長之直則畧戶長。若應此



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處。聽如其舊。承帖雇錢。許以舊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爲者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者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

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一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校一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

校一 百柄本  
により雇に  
作る。

仲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諤正言。黜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元符二年。以蕭世京張行爲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免役法爲是。帝出其疏擢之。旣而詔河北東西淮南運司府界提點司。



如人戶已嘗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井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搯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輪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襄州俞棗。以襄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棗輒毀紹聖成法。請重黜。棗坐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尙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罷給役人雇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紹聖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以爲利也。而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爲戶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仲甫。落職知海州。後又詔常平司。候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蠲之。大觀元年。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既盡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猾匿身。州縣無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人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爲害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



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豐中鞏州歲敷役錢。止四百千。今案敷至緡錢近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意。非取寬剩。遂改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敷歲額。及椿留準備過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勸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雇。今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誦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昨因儆察私鑄。令五家爲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固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槩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爲總制策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典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贖產之進退。爲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爲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



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場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計。其後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爲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卽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爲女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爲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籍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卽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土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



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尙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振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爲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歷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劫困窘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棧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



若厭溺死者。官爲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問遺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慳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尙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糶。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旣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郟州劉夔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於先王拯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糶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



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政日以墮。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餼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卽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闕其生。天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暴露於道。嘉祐末復詔給焉。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弱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餼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著爲令。熙寧三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



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餼。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客棺柩。貧不能葬。令幾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爲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襦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參考元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旣爲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隕於戈甲。斃於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若丐者有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瘞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爲常。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通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



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祕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楫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振糶。臨安府撥椿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安府城內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並於內藏給之。凡遇寒暄暑雨遇火遇放。及祈禱即位生辰上尊號。生皇太子。晏駕。大祥之類。臨安之民暨三衙諸軍。時有振恤。及放商稅公私房貨。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通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轉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轉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元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今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糶。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踊。凡



商販之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

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其人爲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共有進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則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首加請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續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時。秋成還穀。不過八月三十日。足額還不實者罰。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

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糶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糶。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糶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糶。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饑。懷來未從賊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糶一萬石。振貧乏細民。景定元年。臨安府平糶倉。



舊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循環。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有旨令臨安府收糶米四十萬石。用平糶倉錢三百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九貫。封樁庫十七界。會子一千九十五萬二千一百餘貫。共贖十七界。一千四百萬貫。充糶本錢。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誘人入京販糶。賞格比乾道七年加優。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卽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困廩。所以糶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糶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義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糶。薄收郡縣。聽民不拘關會見錢收糶。



# 宋史食貨志(下)

##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權酷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爲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欺而多取。主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非。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虧課當罰。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



分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羣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緡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寢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密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眞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斂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遞年相參。景德初權務連歲增羨。三司卽取收者爲額。帝慮或致掙克。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判皆書曆爲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酒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爲一以額較之。有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絕紬。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荆



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寔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諡號。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礪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摺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勅有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



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排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二千。千損三百。二百損百。百損二十。皆著爲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



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二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歲無麥。朝廷爲放稅免役。乃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



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爲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欄檻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採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氈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金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樵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限日數斤重以輸。民多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別



其牢棧。以三千爲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呂嘉問劉永淵之言。治竈藏冰。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賦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尙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尙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尙



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尙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頗爲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爲計帳上戶部。至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爲諫官。謂徒益紛紛。請如舊爲便。不行。三年戶部尙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推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矣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鈎考隱漏。官錢督及一分者。賞三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怠。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爲額。而吏三省者。凡兼領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增吏祿。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



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棗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思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使。以歲入財用置都籍。定諸州租額。且計一路凡數。卽有贏縮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險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季聞奏。二年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嚴。更一季爲一月。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



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鑄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遙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漫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躡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乏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爲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媮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違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救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爲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宮省。奈何剝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矣。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書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權鐵貨方田增稅。權酷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



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絕姦弊。帝初卽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複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管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日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掌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乏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



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爲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剏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扇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措剝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瞻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尙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



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禁。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尙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竝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尙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日以聞。後苑書藝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窠名錢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截節更不充。應奉支用。十二月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充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竝罷。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竝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尙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



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衰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爲多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尙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法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四路天申節大禮絹及上供綾紗羅絹共九萬五千八百匹。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焯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爲率。儲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



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二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爲始。盡免。十六年蜀兩淮州軍合發上供諸窠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爲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紬絹絲綿綾羅。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尙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暴斂。與其斂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



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貫收頭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策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策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漕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總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卽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一十七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總制錢。歲減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



傷檢放苗米。毋收經總制頭子。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納錢。並與除放。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今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

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

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爭利錢。贖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封於。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算名也。

於是郡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

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七千

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敷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

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

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州縣之吏。

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

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

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

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漳泉

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裔等。於左藏庫擇上

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中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廼令揀納

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

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

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



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旣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資軍士。出錢百萬緡。紬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貸。實罕能償。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帛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令守內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庫者。



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椿。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椿錢法。初藝祖嘗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違遺業。願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局鑰塗牕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戶部尙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酷場。舊以酌衛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衛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



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塘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爲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爲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爲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爲司空呂公著廨。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椿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錢。及鬻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尙書聶山輒取元豐庫北珠。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 宋史食貨志（下二）

## 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一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  
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祖初鑄錢。  
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  
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  
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  
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  
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  
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卽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  
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  
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候銅錢多。  
卽漸令輸之。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  
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  
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爲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纔得銅錢



一枚一百精本  
以探昇鄂に  
改訂す。

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內使臣吳承勳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勳運命二年。遂令川峽輪租權利。勿復徵銅錢。詠祥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亦聽權用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氏鑄錢。工爲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卽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尙六七十七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麥。於昇鄂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以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爲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資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爲器。乃詔吏民。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卽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釗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



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隣兩浙者亦不用。雍熙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尙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爲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冶鑄。所在並爲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旣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爲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鎗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



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鑄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齋。鐵少則鎔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一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卽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闡出銅錢。視舊法第加其罪。錢千爲首者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轉運使高陽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內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卽廣安軍魚子



鐵山采礦炭。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爲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救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洲。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價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掇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詔



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卽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旣廢復置。皇祐中饒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祐興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祐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寧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郢轉致郢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爲額。仍中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陸衡舒鄂惠州。旣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鑛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卽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爲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鄜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監爲九。以給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鑄一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冶。聽久置。鄜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僞錢。及



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既而民不使用。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內並罷。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陝府。于時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爲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救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辦。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爐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闌出之禁。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卽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



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卽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資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旣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卽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猝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鄧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買納。在官帑者。以輸上供。卽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更鑄小銅錢。河東安撫提刑司言。頃絳州垣曲縣。置監鼓鑄銅錢。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嘗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寔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帥臣陸師閔言。旣揀毀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當減。願下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賈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追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幣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



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爲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齊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候銅鐵錢輕重稍均。卽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尙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陸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鑄於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帑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



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爲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鑰石器物。並官造鑿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令鼓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兌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爲門下侍郎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寔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建廣南。毋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爲人附帶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廢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爲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爲折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爲界。淮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江池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錢。俄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其煎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繼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椿。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熙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幣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



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價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價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貿易爲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價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爲幣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准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藏匿。舟車兜擔卽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木匱封鍵於閘閘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漉。時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爲名。喬年鑄烏背漉銅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爲折十錢。人不以爲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



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緹盜鑄數千萬緡。遂興大獄。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畸。蕭服。末以命知蘇州孫傑發運副使吳澤仁。緹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寃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中命開封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淮東重法。地囊橐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驗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物。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是歲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卽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五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猥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爲走馬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奎遂卽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北並邊州縣鎮砦四權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爲相奏言。當十錢爲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大半入中未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旣爲輕齎之物。則告牒爲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椿。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



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西鐵錢入蜀仍舊。盡釋其禁。且命以今物價量宜裁之。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爲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爲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猾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爲定制。尙慮豪猾憚於折閱。胥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餘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贛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乏。靖康元年。罷政和救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旣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衡州熙寧。鄂州寶泉。舒州同安監。暨廣南皆鑄焉。二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以兩浙鑄使歸。



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毋得分別。見存鐵錢毋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卽經畧鄜延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爲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卽安有建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童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闕鄉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并知州王宋。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條奏廣惠康賀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令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焉。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紬。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便。令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輦楛關中。尋



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翬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二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人。不及於舊。而官吏稍糜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斂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爲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爲年計。十三年。韓球爲使。復鑄新錢。興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冶戶姓名。以騰水盛時浸銅之數爲額。浸銅之法。以生鐵煎成薄片。排置甕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爲甕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甕。三煉成銅。大半用鐵二斤。得銅一斤。他州與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煎銅也。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爲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二十四年。罷鐵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爲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爲額。復饒贛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薤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鏡鈸。既籍定投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



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權以五十萬緡爲額。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六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鍤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差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名置提點官。以新鑄錢殺雜。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貳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贛司歸饒州。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鬻于官。每兩三十。湖州舊鬻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錢爲銅器者。以通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以三百萬輸三司。是內帑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成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閩于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末臣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泉



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千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岷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蘄州新蔡監。黃州齊安監。且鑄折二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江之廣寧監與國之大冶監。臨之豐餘監。皆之裕國監。子中所領三監。歲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爲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興國軍鐵冶額虧。守貳及大冶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爲額。蘄州增鑄五萬貫。以十五萬貫爲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洽言。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蘄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爲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與蘄州並以十五萬貫爲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爲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蘄春同安兩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蘄鼓鑄。開禧三年復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渡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墩。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及興國富民監。後并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爲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夔皆卽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



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二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三十餘萬斤。乞從鼓鑄。嘉定元年。卽利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儲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銍銷。猶可以上過。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圓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鑰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鑰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



聽肆新。則鈔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鈔銷之禁。及偽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鈔銷漏禁。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 宋史食貨志 (下三)

## 會子 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眞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神宗熙寧初。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旣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迪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徼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



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尙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廊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二年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斂取。乃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手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錢使用。擢持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坐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椿錢五十萬緡。爲成都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爲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爲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爲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鬻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爲本。移用者



如擅支封椿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卽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商英錄奏當時所行。以爲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羅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寔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僞造會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願受者。捕進義校尉。若往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木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會子以隆興。尙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爲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



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爲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爲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尙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靡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卽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僞會之賞。淳熙元年。詔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齎到鈔錢。令權貨務月終輪封樁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爲限。今展至再則爲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爲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收換。尙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尙有一萬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餘貫。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貫。詔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爲錢四度牒七千道。每道爲錢一千貫。官告陵紙乳香。乳香每套一千貫。其六百文。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印搭入輪。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界會子。各四。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昇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弊者。只緣變更。救楮弊者。無如收



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僞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僞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僞。尙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爲僞者難。今之爲僞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卽加者乎。臣愚以爲抄捺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餉。以供糴木。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



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爲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輸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民族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



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權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調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族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輸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爲界。慶元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三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



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粗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換。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經久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爲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椿貯新舊會。取數倣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卽行換易。除累易外。尙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換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而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參政行府。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也。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



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權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爲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洎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卽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永詳議。以爲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尙有遺利。望行條約。眞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鬪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鬻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鬪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鬻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



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鬻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爲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爲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計爲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權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禁鹽地。則爲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入錢京師權貨務。乾興元年歲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爲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於轉輸。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旣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



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權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兗鄆宿毫。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佔錢千。給鹽一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費。慶曆二年。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循前主之。又禁商鹽私人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權。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爲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



九州軍入中芻粟。令人實錢。價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人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買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郟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重損其直。卽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鬻鹽。而三司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買餘禁止。皆聽之。田況爲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擢祥爲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



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初祥以法旣通商。恐失州縣征算。乃計所歷所至。合輸算錢。併率以爲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嘉祐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哇戶。歲役解河中陝號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爲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後又減哇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群黨爲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遷配從者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逼糴



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卽爲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常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除請法。募人除鈔變易。卽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爲易舊符。立期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算請者聽。官爲印識如法。應通商地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爲印識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



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魏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爲三司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按二)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池所支鹽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爲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並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分爲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二十萬緡爲

校  
百  
本  
五十  
千  
作  
。



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是又爲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賣解鹽息羨。進官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布官私。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以待轉運司糴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鬻見錢。而輸之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旨聽執奏。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路緡錢。卽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旣而又以商人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熙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澶懷滑州陽武鹽價。定爲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聞。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爲轉運使。更爲權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措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櫟陽涇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



校二 文獻通考  
考によれば  
五は考に  
歴は所にて  
る。

司於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後二)五南北圓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後三)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內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額敷溢爲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算東北末鹽。令權貨務入納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爲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羅買。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邊羅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羅價。客持鈔算請。坐牟大利。乃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



三 宋史考  
證によれば  
斛斗の二半  
は行でない  
かといふ。

用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爲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鬻所得東北鹽。解鹽到卽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請。通入京西北路陳穎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算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鹽院全袋拘買鬻之。許坐賈請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陝西鈔。依鈔面實價。輒增減者。以違制論。未幾復以陝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爲鈔面。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穀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唯行鈔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按三)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楮。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差。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務椿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鬻。限竟鬻未盡者。運往解鹽地。踰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卽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扇



搖者論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算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卽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請錢如舊法。繼定每席鈔爲八貫者。盡收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蜜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百姓鬻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竈戶所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爲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居厚爲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詔運賣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



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濱棣祈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既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額爲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鹵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爲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數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之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



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勿算。餘算其半。予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卽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爲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權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 宋史食貨志（下四）

##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卽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鏐商度。巖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慶曆六年。旣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卽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罷河北權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爲限。卽非官監鎮店。聽以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爲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爲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



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鹽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族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各監一。溫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及傭客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爲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爲掎克率斂。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



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木。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逋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饒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拌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竈戶鬻鹽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秉先請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爲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爲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最多。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鹹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鬻。自三竈至十竈爲一甲。而鬻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雖杖者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防捕。



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爲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雖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卽罪者衆。徙其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覲代之。且體量其事。覲言秉在事越州。監催鹽價。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弗登。撥隸越州。宣和元州樓昇爲明州。請仍舊。且於接近台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鳴鶴一場隸越。客始輻湊。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法。動搖衆情。令狀析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



南北四路。舊并給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秦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通秦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杭秀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利雇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秦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秦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



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靡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卽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價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買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榷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爲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榷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卽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荊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



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卽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爲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尙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州。論者不一。先嘗還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議。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糶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價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秦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旣團新綱漕



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鑠楸至州廼發。輸官有餘。以昇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議。所率糶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纔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李復主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團爲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爲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虔州。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鄭賣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卽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



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卽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爲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岫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岫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爲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爲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道州隣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亶初議。郴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佃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戶部著爲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瘠。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畀以憑由。卽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蠲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嚴立輒踰疆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槩量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司場務堰廂津度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廩家貢士胥吏。爲賈區請鹽。五。議貸亭戶。



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權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聽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強。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毋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毋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毋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算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算請東南末鹽。願折以金銀物帛者聽其便。而高戶貨錢舊輸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詔算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毋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算請東南末鹽貼輸。及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算。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敘。在崇寧四年十月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廼載。爲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爲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爲官吏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爲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孰不望風畏威。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



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爲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爲常額。實爲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地鹽爲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爲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價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爲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



無以見行爲有妨。無以既往爲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椿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賚。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救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價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椿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革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椿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廊算請。餘五分以待算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樵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當十鈔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算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爲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算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卽不令貼納算還。又鈔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分。以告救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算請給



價。帝詔東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算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務入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豫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井。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采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爲務。致多壅闕。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爲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爲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



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樁。商旅赴權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廊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糴買文鈔。算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算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算。復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卽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帶斤重者。官爲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囊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脚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節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司析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盤囊封。納於倉者。管察視引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遞牒給商人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卽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倣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聽鬻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究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爲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阨不卽界。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敘。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



沒官。而剩鹽卽沒納。五年僞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椿舊鹽數。踰億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卽今鹽鈔對算。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一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酌以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糞增爲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復用焉。初鹽鈔之法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旣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



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味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鈔者。秦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廢。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煮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隴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中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保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匿。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



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丘。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尙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焉。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竈四百十二。紹興初竈煎鹽多止十一籌。



籌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則。有二十萬斤。爲二千籌。籌爲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脚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爲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算舊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爲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值。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卽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来。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籍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



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創立鹽竈。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尙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爲可行孰爲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樞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趣到茶鹽等錢。一十二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爲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燿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眞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閩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燿復言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涓。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



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川。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尙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若莫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郤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闡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 宋史食貨志（下五）

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爲盜聚黨掠州郡。恩旣平。御史中丞鄧閔市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爲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爲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建路塞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劍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管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舖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隣州。已編管復犯者。杖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二年。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凡二十人。哲宗卽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抑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鹽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



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部郎中張汝賢。併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產鹽法。失於詳究。遂槩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久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掎克謫。監湖廣鹽酒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掎克誕謾。削職。知和州。邾亶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賞焉。汝賢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罪。已而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斂之吏。以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榷鹽。皆章惇所倡。願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輸請鹽處爲鹽本錢。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舊法閩之上四州。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鹽稅也官賣之法既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舊。



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三十萬緡。輸行在所權貨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爲二十二萬緡。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劔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淳熙五年詔。秦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賸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籍鹽綱爲增鹽錢。州縣則籍鹽綱以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爲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千斤至百斤。分爲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爲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傅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爲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旣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濶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



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廖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爲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川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頻海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劍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鹽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旣爲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爲課。其間有招趨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尙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權鹽綱。實不自賣。近年規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撓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趨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



校一百精本  
改訂。

江西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

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

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

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前。前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元豐

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爲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

戶通鹽稅。其縣令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額外依六路法。以

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

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

廣西地廣莫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

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

屢有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

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

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

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爲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

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溥貴州上供。赴經畧司買馬。餘爲州用。

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

費。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



道元年。因曾連請併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瑑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爲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既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折米招糶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畧張栻請也。拭去而漕臣趙公澣。增鹽直斤百錢。爲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爲言。上黜公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籠爲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籠爲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爲興販。罷其統



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鬻鹽爲鹽。向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鹽土者爲鑄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爲八錢。或六錢。出爲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爲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俟鹽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價以鹽。從之。旣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爲鹽商所抑。纔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入芻粟。第令人實錢。轉運司議以爲非便而止。大抵鹽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鑄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鑄戶輸歲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爲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鹽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分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



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戶所賣地。卽鹽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赦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鹽地鑛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泐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卽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爲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井爲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



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劔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濬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爲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掎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清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井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紬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卽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井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輦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權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



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賁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并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析銀紬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紬絹一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押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鹽事。右司監蘇轍劾



槩。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爲錢百二十。近歲鹹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槩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槩。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劔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侂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井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卽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卽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權法也。令



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芻糴相尋。公私病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尙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爲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爲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爲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楊地錢之類。皆是椒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乘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



出鬻者。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處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增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二）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未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置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蕪。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



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旣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爲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令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頰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卽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卽以允恭爲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



爲急。趨者甚衆。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諸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爲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旣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爲新法。其於京師入金帛芻粟。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五月以溥爲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濬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



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齋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卽理爲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卽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卽知。或無貼納。則賤鬻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有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尙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爲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卽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



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掇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爲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爲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爲八萬六千。真州無爲蘄口漢陽。增爲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



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直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二）宋史考證。臘茶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散茶有一百九等。（文獻通考）



# 宋史食貨志 (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蠹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旣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撫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管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奭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



行見錢法。時諳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諳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諳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價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樵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夷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諳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旣而諳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爲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諳等復言。自夷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旣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



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卽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



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寔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爲甚。詔卽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卽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權茶。民私蓄盜販者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



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願經費尙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筭。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削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弊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



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卽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價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預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穿。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



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願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爲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卽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



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卽蜀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旣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旣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卽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旣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旣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卽作十三千買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能。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爲民害。罷爲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



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老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駄以及萬駄。第賞有差。而所買纒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卽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源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爲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權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爲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舉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買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



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爲五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廼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爲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卽罷之。

宋史考  
殿により宗  
関に改む。

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爲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閔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爲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



易司。歲賈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權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寔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權。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寔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卽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權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卽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直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蕪州卽其州。及蕪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卽其州。及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卽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陸州卽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卽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卽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卽其



校二百納本  
に用は斤に  
作る。

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卽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卽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篋。官爲抽盤。循第敍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真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按三）令后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倍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卽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篋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卽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卽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



之法。主於蔡京。務巧掙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卽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卽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緝流轉。長引聽卽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廼重扇搖之令。於時掙克之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餘斤。(按三)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權。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爲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

三 百納本  
六百餘  
斤とある。



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卽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鏞。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蠲濫。當剝納爲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卽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卽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尙書省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爲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骨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劾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



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卽京索天源等河爲之。以孫迥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卽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鄆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卽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濮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梁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卽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卽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尙書省。於是尙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創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致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



倍。遂剋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雲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務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按四）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僭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僭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元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算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爲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

校四 百納本  
に讀は幾に  
作る。



復減大龍鳳及京錠之半。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場本。凡勝截片錠。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錠茶料。凡製作之費。篋筭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卽園戶市茶。百斤爲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爲使。遂定爲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旣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爲額。至



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敍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爲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礪門靈西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爲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 宋史食貨志 (下七)

酒 阮冶 礬 香附

酒。宋權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醜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尙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權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尙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



惟夔建開施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酤成卽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秬糯粟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爲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爲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酤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



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寔蕃。爲酒膠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尤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纒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爲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



百用省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爲十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鬻麴錢。較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爲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分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分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權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



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鹽酒直<sup>(三)</sup>。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糟錢。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權酒之地。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郡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爲賞罰。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糟酵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木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廂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爨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尙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夔路權醋。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城砦。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押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



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尙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卽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芬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贍軍酒庫爲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

四萬三萬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或一年廢勒。二倍減二年廢勒。三倍減三年廢勒。四倍減四年廢勒。二萬一萬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或三年廢勒。二倍減一年廢勒。



三倍減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三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 二十五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

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置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

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趨虧

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見九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

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爲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

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

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闕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統司

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庫一。共爲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爲額。其行宮新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爲率。一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

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

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



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驅賞酒庫詹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一) 宋史考證、百を省くといふは百に足らぬのである。上の八十五とあるのがそれで、今出入に便にすと云ふが、百に足るのである。此説は日知録に出てゐる。

(二) 宋史考證、下文の陳造の上奏に、江淮等の路の古監酒直上者によると、此監の字は監の字の誤であると。

院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濃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



不許。東西川鹽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救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院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饒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劍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兗鳳翔陝儀邢饒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劍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饒虔道賀潮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道天禧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



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院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院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院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開監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開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尙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院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尙書蔡京奏。峯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院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院冶。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院冶合爲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爲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路院冶。自爲一司。許檢東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院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贍銅古院二。一爲贍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贍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院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



山澤之利。峇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冶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興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冶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冶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爲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冶司。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黃院場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院。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峇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尙書省言。陝西路院冶。已遣官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院冶興發。慮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院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上之尙書省。自是戶工部尙書省。皆有籍鈎考。然所憑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西院冶蔣彝奏。本路院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



視院治之利。爲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院治官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院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尙書省奏。五路院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院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今部內山澤院治。若獲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璠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涇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及徐禋所領九路興修院治。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誥并諸路廉訪。悉究陳利病真僞。八月中書奏。院治寢已卽緒。詔京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院治並罷。十一月尙書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鬻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權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權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涇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



冶。既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鑄瀉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已備。而鐵貨尙未講畫。請卽冶戶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權爲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權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爲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阮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賂。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阮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積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椒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阮冶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僭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



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院治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院治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緡。五月詔院治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院治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院治。苗礦旣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欽宗卽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治。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治。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治。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治。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治。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治。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治。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



宋初諸治。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右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阮冶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阮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阮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鑿。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鑿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徧務置官吏。宋因之。白鑿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鑿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鑿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鑿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千。隰州鑿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鑿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鑿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鑿。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鑿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鑿。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鑿一兩以上。私鬻鑿三斤。及盜官鑿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廼詔私販化外鑿一兩



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禁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禁價賤。不宜與晉禁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禁。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禁。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禁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禁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禁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禁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禁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禁募民鬻之。季鬻禁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爲軍亦置務鬻禁。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禁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權禁之禁。時河東禁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禁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禁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權禁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禁以百四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禁。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爲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爲軍禁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禁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爲軍禁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隰州禁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



遺利李師中言。官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卽以礬之。年罷潞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算請礬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礬爲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礬。礬之出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礬法。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礬。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礬舊聽其便。廼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卽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



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

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衣行在。品茗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船舶。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椰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



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算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 宋史食貨志 (下八)

商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舶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掎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敕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澗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興其事。量



輸官課。而厚算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寔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旣而下詔救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蒲魚果鱸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爲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旣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棧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



而輸錢多寡十倍。買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旣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司以爲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梁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旣而尙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梁場。并請復麵市牛羊圈。詔下尙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爲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



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價。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買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俟二年足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爲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踴。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麪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者。悉



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自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欄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劑。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而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買區。公取牙儉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詔。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爲本。詔秦鳳路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詔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躡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群羌鬪觀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尙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砦。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爲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闢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爲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爲先。其市易之說。已



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價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櫛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價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



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爲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爲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于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爲兼井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卽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儉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旣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旣多。



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買販。毋得至他郡。名爲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卽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祈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入出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輸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眞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眞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貨內帑錢歲價。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用金帛等爲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



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斂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爲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賈與牙儉。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儉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質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質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斂而復散。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爲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鎮。瓷窯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爲權貨務。令諸州旬估物價。



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爲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買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除貸及寬剩錢爲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爲平準。案尙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搔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價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爲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鴉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



之。諸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爲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安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僮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路州縣交易僮保錢亦以十分爲率。與減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



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顛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顛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



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翕張斂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樞署。通其交易。內外群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樞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樞署於揚州。江南平。樞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闐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鑽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樞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鑽鐵鼈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樞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



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爲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船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勑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船司。權賦分買。泉福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旣而市易務呂邈入船司。闌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費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廼。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副使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司。



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廼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鏐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顯於富家大姓。宜卽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權。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舶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舶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廣南舶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船舶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舶司卽其地鬻之。毋發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



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朔州靜戎軍代州瀛門砦。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河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卽新城貿易。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朔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權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緡帛漆器秬糯。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權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權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黃焰硝。及以慮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權場。以緡帛羅綺易驢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羚羊角硃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



京者縱其爲市。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卽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爲徒保安軍榷場于順寧砦。旣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元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畧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旣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於寧星和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以市馬。而織縞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兵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順久。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卽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卽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脩。遂致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



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卽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蟹丁。蓋珠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按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蟹往採之。多爲交人所取。又爲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盱眙軍榷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鬘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黷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皆宣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凡船舶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船。曰料河。遞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竟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旣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船舶懼抽買數多。止販瓮色雜貨。若象齒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檣壞者。卽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



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網龍腦珠之類。每一網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爲籠色。每網一萬斤。凡起一網。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網。分爲三十二網。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籠色香藥物貨。每網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籠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全網。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結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 遼史食貨志 (上)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疆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牧。逐類採摭。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畧。初皇祖勻德實爲大迭烈府夷菴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爲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糺轄疎遠。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尅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三年詔以諧里河臚胸河近地。賜南院歐菴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彊。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應歷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



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經費有餘。其能若是。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稅。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饑貧。帝常過薊城。見乙室奧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逋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闕於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穫。戶出粟<sub>(三)</sub>。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收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廢者。則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興宗卽位遣使閱諸道禾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sub>(後一)</sub>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胸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爲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

段一百納本  
に爲は後に  
作6。



百納本  
牧は牧に作  
る。

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祚播遷。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灤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馳。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尙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絕遼。斯言亦足以牧人心矣。(校)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戶丁之數。無所於考。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戶訾具實饒。善避繇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值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糶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饌。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竝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鄒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麪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



- (一) 漣は乳汁。
- (二) 漣は儲。
- (三) 遼代の南京は遼陽城をいふ。



# 遼史食貨志(下)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樵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待。(一)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宅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馬鞣鞞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馳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繼屬。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爲度者。(按二)不粥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權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鹽筴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卽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卽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刺灤。命取鹽給軍。自後灤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樵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冶則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

按一 百納木  
に爲は尺に  
作る。



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卍。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卍。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黃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卍。興冶採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先代撒刺的爲夷菑董。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致富彊。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利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遵勗爲戶部司逋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劉仲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擢南院樞密使。其以災沴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爲迭烈府夷菑董也。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



牧蓄息。上下給足。及卽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鵝軍萬餘疋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爲馬羣太保。上書稱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爲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疋。女直萬疋。直不古等國萬疋。阻卜及吾獨婉惕隱各二萬疋。西夏室韋各三百疋。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黨項馬鬻于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牧。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三)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收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舊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況名數已見本紀。茲不復載。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爲。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稷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恆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南。十纔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行。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使歟。此無他。舊儲新鑄。竝聽



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爲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一) 特は儲。

(二) 番漢は番汗に同じ、今の朝鮮國城の西北に在り。(地名大辭典)



# 金史食貨志 (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戶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

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畧。君臣講

段一百納本  
に類は知に  
作。

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校二)蠲

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汴池數罟。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

來所謂食貨之法。筌筌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

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糴多寡。徵錢曰物力。物

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

也。猛安謀克(三)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諳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

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



按二百貫本  
以較是役に  
作る。

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卽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卽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祲。(按二)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興審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旣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幣。又滋掄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



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汔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糶一切。掎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權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玉爵固結其心。重爵不斂。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敦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間。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掎其弊。祇益甚焉耳。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糶。



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槩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恆。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爲丁。六十爲老。無夫爲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爲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令民以五家爲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爲保。恐人易爲計搆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

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願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適人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護照者。二年一更代。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

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比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爲奴隸及有犯法。徵價莫辦。折身爲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以爲奴者竝聽。



校三 百納本  
に圖は扇に  
作る。

以兩人贖一爲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秦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於秦州。婆盧火舊居阿注濟水。又作接山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挈家屬耕具徙于秦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孛堇阿實賚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尙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置寧江州。戶口貧而賣身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爲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爲奴。其舊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畧爲驅者。(三)聽其父母妻子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汝蔡等州歲饑。百姓流落。典顧爲驅者。官以絹贖爲良。丁男三匹。婦人幼小二匹。世宗大



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爲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爲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直人。遼時嘗爲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側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爲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令婚聘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聘於良人。是年七月奏。猛安謀克戶口。墾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三。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三)兀戶五千五百八十八。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三)兀戶五千五百八十八。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准。參知

校四及五百

稍本に二は三に作る。

(校四)

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

(三)

內正口九百八十三。

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

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兀戶五千五百八十八。

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

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一。

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

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

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

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准。參知



政事移刺履謂憑驗真僞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爲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爲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爲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爲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驅。皆從已斷爲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勅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

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

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



校六 百納本  
に捕亡已は  
捕亡戸に作  
る。

徙之餘。所在爲虛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校六）。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壩爲疆。烽鞞（四）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一） 猛安は、金の兵制にて千夫長、謀克は、百夫長である。太祖の代に、謀克を三百戸長にし、猛安は謀克の十倍にしたが、後は民治にも應用された。（金史兵志、又、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眞の研究」参照）

（二） 驅は男女奴隸、驅口或ひは驅丁とも云ふ。

（三） 丸丸軍、金の兵制、一隊を云ふ。

（四） 鞞は軍の鼓。

通檢推排。通檢卽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竝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秦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尙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



校一百納本  
に出は也に  
作る。

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漓甚者卽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謀克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窩斡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夾戶。推其家貲。儻有軍役。庶可均出。(校一)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產業。科差爲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產多寡。分爲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襄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謀克戶之貧富。謀克豈不知。一猛安所領八謀克。一例科差設。如一謀克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謀之。往年散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



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畜產。貧戶或有不致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絕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竝覈實貧富。造籍有急。卽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爾。二十六年。復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卽是實二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脫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爲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慳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祿等。推排遭墊潯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尙書戶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千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勅尙書省。



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儉。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尙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此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勅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儻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强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尙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勅尙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今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五年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



滅裂。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詣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違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勅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淨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尙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莒州刺史完顏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消乏戶。雖集衆推唱。然消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強勿添盡量存其力。如一戶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 金史食貨志 (二)

##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會十四年。罷來流混同間護邏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尙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眞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管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宮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爲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里外仍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爲。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卽告毋隱。十三年勅有司每歲遣



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慢者舉劾以聞。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爲豪強所佔。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爲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參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爲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爲牧畜嚼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爲無主地。（校一）租地及新開荒爲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爲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從人不便。詔戶部沿路頓捨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里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澤多爲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

校一 百納本  
に地は佃に  
作。



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  
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  
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  
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秦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  
收穫否。左丞守道對曰。聞皆自耕歲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  
賑之。三月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  
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  
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猛安三合故太師耨盪溫  
敦思忠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  
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  
田人戶。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灤薊通順等  
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  
及山後大熟。命修治懷來以南道路以來按二糶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又曰近遣使閱視秋稼。聞  
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  
今皆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畝。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  
勸農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遷賞。七月上謂宰  
臣曰。前徙宗室戶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廻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

按二 百納本  
に糶は糶  
作る。



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尙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爲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卽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別以官地給之。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灤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付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冒占田事。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爲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輒與人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脩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課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又命招復梁山灤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戶有執契據指墳壠爲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尙書張九思執強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爲官田。此田百姓爲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九月遣刑部尙書移刺慥于山東路猛安內。摘八謀克民。徙于河北東路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嘗令俟豐年。則括籍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爲奏。上曰本爲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



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爲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爲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落兀者與婆薩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它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許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通地。勅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尙書省曰。唐鄧穎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爲膏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羨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八月尙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閑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竝從之。十一月尙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願爲己業則免稅三年。竝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強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



校三 百納本  
に授は受に  
作る。

校四 百納本  
に一兩は十  
兩に作る。

校五 百納本  
に止は土に  
作る。

爲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詣給之制可。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爲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三月勅當軍人所授田。(校三)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產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強。六月尙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戶不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竝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勅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謀克。三年六月。尙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驗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五年諭旨尙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可竝令量力爲蠶桑。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謀克賞銀絹一兩匹。(校四)猛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陞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追一官。縣官以陞等法降之。爲永格。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楸。(二)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視實占地數除稅租。命他路視此爲法。承安二年遣戶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校五)



校六 百納本  
に附は川に  
作。

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尙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憑。訟言紛紛。何時已乎。遂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命於稅內每歲續剋之。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租分爲諸春水處。餌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戶部尙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已業竝依第七等稅錢減半。亦免三年輸納。自首冒佃比鄰田。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黃河退灘地者。次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爲久計。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蓋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故爾。(校六)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已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請退灘地。竝令當年輸租。以隣首保識爲長制。宣宗貞祐三年七月。以旣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佃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況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爲固守計。上卒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爲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爲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上大悟罷之。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衆議謂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汝礪言。



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人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尙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人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遷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況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戶願



校七 百精本  
に其れ自に  
作。

佃者。即當計口給之。(校七)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況比年以來農功甫畢。則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宅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爲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興定三年正月。尙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二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十月。移刺不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尙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宅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太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授之爲永



業俟有獲。卽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逋戶大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鄧。裕。蔡。息。壽。穎。亳。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大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旣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

（一）水磨は水車、油杵は製油。

租賦。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粟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



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民愬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爲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凡敍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廢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史  
隱人等。出職帶官敍當身者。雜班敍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太宗天會元年。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戶殘闕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押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難。遂不允。三年以歲歉。詔免二年租稅。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聞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憑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租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稅法。比近代甚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斂



殊輕。非稅斂則國用何從而出。二年二月。尙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爲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小民以爲稅重。小臣沾民譽亦多議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爲姦。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榜諭之。十月勅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稅租。以致逋懸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其租稅。以戶部尙書曹望之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稅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儲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於宅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旣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



校一 百納本  
に許は計に  
作る。  
校二 百納本  
に止は上に  
作る。

止。(校一)許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雇價直亦須裁定也。(校三)有司止其數  
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  
充役。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  
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田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  
懷衛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則  
量減之。尙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  
遂勅以赦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舊制夏秋稅納麥粟草三色。以各處所  
須之物不一。戶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戶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  
要當和市轉擾民矣。遂命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爲祇承宮禁者。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  
如黃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  
租稅。恐糜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尙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鄜延兩路  
稅頗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  
萬一有水旱之災。旣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  
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涼。毋令致壞。違者論如律制可。十一月尙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  
人計丁請佃。願仍爲官者免租八年。願爲己業者免稅三年。(校三)詔從之。明昌二年二月。勅自今  
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卽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畢。始令翻耕。三  
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災傷闕食之民。猶有未輸租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

校一 百納本  
に二は一に  
作る。



權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續徵。上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尙書省曰。海墻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稷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減稅。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勅免河決被菑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躬。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間滄州逃戶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戶。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權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三年嘗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八年五月。以宋謀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極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宅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戶租稅。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戶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逋竄。又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斂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



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蠲民輸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旣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閱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宅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分之一。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餘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今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纔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絕。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



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爲一廩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尙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爲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尙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闕其戶口畜產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尙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紉戶五千五百八十



校四 百箱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校四) 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  
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尙書省奏。併徵牛頭稅粟。上  
曰積壓五年。一旦併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 金史食貨志（三）

##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尙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鑪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尙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臣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酷權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今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賚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此尙出朕安用。若爲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宅處。往返旣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



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徧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爲而使至此。且戶部與宅部不同。當從宜爲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爲。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鍾。磬。鉞。鈞。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尙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俱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年五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鑛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卽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爲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



校一百納本  
に可は私に  
作る。

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校一)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割幹特刺。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丞爲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爲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尙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爲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爲一監。以利通爲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價。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既低。又有刻剝之弊。(校二)而相視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冶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

校二百納本  
に治は淨に  
作る。



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寢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尙書戶部符承都堂簡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剋工墨錢若干文。庫指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尙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鑰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



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擡釵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文。鈹鈷鏡磬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鈴杵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鑰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勅減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勅尙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尙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曷別爲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陝西市易亦有用銀布葢麻。若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數貯於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陝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權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緡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卽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按三)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旣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使。

校三 百兩本  
に三は二に  
作る。



校四 百兩本  
に一は二に  
作る。

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校四)十一月尙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資格。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權場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毀。卽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三)馴僮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價。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旣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假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權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勅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竝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竝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



校五百精本  
に河は司に  
作る。

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竝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竝循環用之。權貨所鬻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河所收。（校五）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鑄。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四年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權貨務鹽引。竝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賚小鈔赴庫換錢。卽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寔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錠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三）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戶部尙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既而復亨言竟誦。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



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于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戶部尙書上官瑜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璿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鑰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別具以聞。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止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勅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尙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



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明日勅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竝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衆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賫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僞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爲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戶部尙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卽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sup>(四)</sup>。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特行<sup>(校六)</sup>。權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竝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尙書省。今旣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sup>(五)</sup>雖弊。不僞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旣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

校六 百納本  
に特け持に  
作る。



校七 百納本  
に脱は麻に  
作る。

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六)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壅滯。卽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宅路(校七)脫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爲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爲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勅捕獲僞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爲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宅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竝以三分爲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竝收見錢。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爲陞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押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名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



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二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軼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室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人于宋矣。宋人以爲善。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爲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贖。皆以銀價爲準。六月勅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籍交鈔以助軍需。



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且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而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贖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尙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闡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爲定制務從其便。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



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爲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尙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卽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旣而隴州防禦使完顏禹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禹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



校八 百納本  
二に與は期に  
作る。

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徵斂。惟戶部尙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尙書李元輔謂二者可竝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徵之爲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徵之。(校八)與行之不難。權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尙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爲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爲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徵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



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尙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尙何煩民哉。民旣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准犯時銀價論罪。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竝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旣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悞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輸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



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爲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閑。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一) 交子は紙幣。

(二) 腿儉は牙儉、五市の事を司る者。

(三) 鋪馬は驛馬。



- (四) 會子は宋の紙幣。
- (五) 庫子は官庫發行の紙幣。
- (六) 昏鈔は汚穢した紙幣。



# 金史食貨志 (四)

鹽酒醋茶諸征商金銀稅

鹽。金制權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尙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恆。亦隨時掇弊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併爲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隳法。遂併爲海豐鹽使司。十一月。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獐爲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蓟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



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胸山東海縣。板浦場行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卽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判宋僕言。更定狗灤鹽場作六品使司。以僕爲使。順聖縣令白仲通爲副。以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壘民饑。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灤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十三年二月。併權永鹽爲寶坻使司。罷平灤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灤設鹽稅官。復免烏古里石壘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

校一百精本  
に抵は池に  
作ら。

(校一)



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椿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鹹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鹹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鹹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十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價直。以優竈戶。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竈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爲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卽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尙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必加刑。(按二)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敕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甍蒼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



惟盜販私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此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尙書鄧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爲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尙書李晏等曰。所謂乾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尙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刺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脩請。每斤減爲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鑑則以乾辦爲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爲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餘從所請。十二月遂罷西京



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乾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刺九勝奴。廣寧推官宋辰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與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卽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於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爲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陞爲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尙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令五場自爲通比。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輩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勅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卽日恢辦。乃以輩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卽日收辦。十一月於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



校三 百納本  
に一は二に  
作る。

校四 百納本  
に不は亦に  
作る。

麴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麴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恠不遣者。徒二年。(校三)十一月尙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尙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不甚多。(校四)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八萬二千六百六十四貫六百八十八文。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



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麴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織之。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于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注。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爲制。每斤增爲四十四文。時桓州刺史張煒乞以鹽易米。詔省臣議之。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爲經畫。而管勾監同與合千人互爲姦弊。以致然也。卽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爲管勾。而罷其舊官。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鹹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鹹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賞同私鑿例。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兩司分辦爲便。詔以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墻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尙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



校五 百納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所斂雖微。人以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藉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為哉。遂定制命與滄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內。六年二月。(校五)右丞相內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為禁。若止論販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省部。以為陞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陞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遷一官。虧則視此為降。如任迴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為降。十二月尙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竈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校六)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鹹土煎食之。採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醇粥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陞縣令之階。以故意而虧課。乞依舊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權場。聽官民以鹽市易。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為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勅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

校六 百納本  
に申は中に  
作る。



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入。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壹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一) 管勾は官名、金代は各職司に此官を置きて、事物を管理せしめた。

酒。金權酷因遼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權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鞠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餘竝有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賊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



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麴自定課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麴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恢辦增羨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祇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迭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餘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杓欄人。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刺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麴使司。大定間歲獲銀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校)承安元年歲獲錢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麴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

校一百納本  
に銀は錢に  
作る。



校一百納本  
に之は至に  
作る。

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醪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餘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校一)醋稅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以助經用之。(校一)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物遂罷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爲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製之。以尙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嘗其味。但採民言謂爲溫桑。實非茶也。還卽白上。上以爲不幹。杖七十。罷之。四年三月。於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爲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五月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作榷貨。遂定比煎私鬻例。罪徒二年。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旣曰強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爲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閱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



補植之。十一月尙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謂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竝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諸征商。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剝虧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三年尙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蠲減。又以尙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五年以前此河灤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後。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明昌元年正月。勅尙書省定院務課商



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尙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陞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二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採入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筭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爲額。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尙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于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權。

金銀之稅。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爲稅。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竝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尙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爲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爲如此。恐多匿隱。遂止從舊。



# 金史食貨志（五）

權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鬻度牒

權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穎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八月。命權場起赴南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權場。四年以尙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穎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脂。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權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姦細。前此以防姦細。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權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權場。故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竝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權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贖見場官之錢幣也。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尙書省以泗州權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



校一百納本  
に二は一に  
作。

關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勝。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承安二年。復置於保安蘭州。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權場。擬於轄里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二月貿易。(校一)尋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秦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權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計。三年七月。議欲聽權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況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上曰。當熟計之。興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權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金銀之稅。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押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恣民採毋收稅。二十七年。尙書省奏。聽民於



農隙採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煉。五年以御史臺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尙書省議之。宰臣議謂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雖嘗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貧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終非長策。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酤。蓋先爲坊場。而後官權也。上亦以爲然。遂從之。墳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糴。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廩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勅戶部宜急爲計。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常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意。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



校一 百納本  
に三は二に  
作る。

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通流。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春。尙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卽今不給。可於隣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爲常。四月尙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尙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糧。十八年四月。命秦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於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卽差官爭糴。切恐市價騰踊。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理收糴。詔從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踊。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也。六年七月。勅宰臣曰。詔制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闕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恆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問隔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糴者。減價糴之。貧乏無依者賑濟。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於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申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旣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資。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三百餘石。此何濟也。



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沿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竝的決從重。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尙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權酷。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迴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姦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井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尙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二) 囤は米穀を貯積する小廩。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



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糴。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糴儉糴。有司奉行動惰褒罰之制。其徧諭諸路。其奉行減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況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勅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內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尙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尙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尙書省奏。今上京



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尙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價騰踊。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校一 百納本  
に十は千に  
作る。

水田。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旣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十餘畝。(後二)詔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畝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稅止從陸田。承安二年。勅放白蓮潭東肺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毀高粱河閘。從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宅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中以俟興作。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



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勅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區田之法。見嵇康養生論。自是歷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畦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執嘗論其法於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農民不達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之。四年夏四月。上與宰執復言其法。久之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間。戶口既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則何爲不行也。持國曰。所以不行者。蓋民未見其利。今已令試種於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監督之。若使民見收成之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爲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廢墮畝之田功也。上曰。姑試行之。六月上問參知政事胥持國曰。區種事如何。對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見矣。(按)又問河東及代州田種今歲佳否。曰。比常年頗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馳驛巡視京畿禾稼。五年正月。勅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翌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尙書省議。既定。遂勅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

校一百納本  
に又問の二  
字なし。



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卽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九月。尙書省奏。近奉旨講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勅遂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入粟贖度牒。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饑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明昌二年。勅山東河北闕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承安二年賣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西京饑。詔賣度牒以濟之。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贖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陞一等。皆注見闕。四年河東行省胥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贖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廕一名。若願輸許增廕



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券糧者。宜量數遷加三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竝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雖未係班亦許進納選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選官如舊。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替。諸監寺十石。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覃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勅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比年屢降覃恩。凡羈縻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覃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遷。詔從之。



南京圖書館藏



# 元史食貨志 (二)

明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宋濂等修

經理 農桑 稅糧 科差 海運 鈔法

洪範八政食爲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爲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爲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爲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培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歎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十萬兩。(按二)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寔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

校一百稍本  
に十は六に  
作る。



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日經理。二日農桑。三日稅糧。四日科差。五日海運。六日鈔法。七日歲課。八日鹽法。九日茶法。十日酒醋課。十有一日商稅。十有二日市舶。十有三日額外課。十有四日歲賜。十有五日常平義倉。十有六日惠民藥局。十有八日市糶。十有九日賑卹。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二）告緡とは商人に命じて、各自財物の多少を調査し各々名簿をつくつて官に報告させること。この起源は漢代に發してゐる。

##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閻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閻等往江浙。尙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臺分臺鎮遏。樞密院以軍防護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竝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



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爲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畧也。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竝緣爲姦。以無爲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竝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石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 農 桑

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卽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遼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



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概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陞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



校一百柄木  
に二は二に  
作。

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册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爲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爲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校二)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玆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脩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于册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勸課者。又不獨有司爲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天曆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勸官內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陽裴縣尹等凡四人。其可攷者蓋止於此云。

(一) 提點は、元では司天監及び諸局、倉庫に置きて管せしむる官名である。



（二）提舉は管理官で、元代には茶鹽等を管理した。

## 稅糧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于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資。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刺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



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資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錢。權勢之徒結攬稅石者罪之。仍令倍輸其數。倉官攢典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竝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爲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稅夏稅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竝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校二)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

校一百精本  
に一は二に  
作る。



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于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

腹裏<sup>(三)</sup>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

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

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

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十三石。

四川省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

甘肅省六萬五百八十六石。

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九石。

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

江西省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

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一) 門攤は露天商で、人家の門前に商品をならべて販賣するをいふ。

(二) 腹裏は國都の附近、畿内の地。

###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魯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



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內戶止納絲戶。每戶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也速斛兒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 科差總數

中統四年 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 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

四百一十二匹。



至元三年 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 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天曆元年 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貳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疋。綿七萬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 海運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艱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觴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



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糶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脚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背至三沙



洋子江。過匾檐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 至元二十年 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 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 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 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  
二十四年 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 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 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 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 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校一)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年 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校一 百兩本  
に一は二に  
作る。



三十年 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 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 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 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 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 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 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 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 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 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 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 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 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 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 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 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 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



校二 百務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三年 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校二) 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 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 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 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 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 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 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 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 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 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 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 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 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 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 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 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 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 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 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 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 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 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 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 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 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 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 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 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 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 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 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 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 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 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 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一） 達魯花赤は蒙古で長官の意。元代各局にこれを置いた。

### 鈔法

鈔始乎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卽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竝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爲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



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爲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如故。其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竝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爲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圓法行于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則弗之鑄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

#### 歲印鈔數

- 中統元年 中統鈔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
- 二年 中統鈔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九錠。
- 三年 中統鈔八萬錠。
- 四年 中統鈔七萬四千錠。



至元元年 中統鈔八萬九千二百八錠。

二年 中統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錠。

三年 中統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二錠。

四年 中統鈔一十萬九千四百八十八錠。

五年 中統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錠。

六年 中統鈔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六錠。

七年 中統鈔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錠。

八年 中統鈔四萬七千錠。

九年 中統鈔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六錠。

十年 中統鈔一十一萬一百九十二錠。

十一年 中統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錠。

十二年 中統鈔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九十四錠。

十三年 中統鈔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

十四年 中統鈔一百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錠。

十五年 中統鈔一百二萬三千四百錠。

十六年 中統鈔七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錠。

十七年 中統鈔一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錠。



十八年 中統鈔一百九萬四千八百錠。

十九年 中統鈔九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錠。

二十年 中統鈔六十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錠。

二十一年 中統鈔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四錠。

二十二年 中統鈔二百四萬三千八十錠。

二十三年 中統鈔二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錠。

二十四年 中統鈔八萬三千二百錠。至元鈔一百萬一千一十七錠。

二十五年 至元鈔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二錠。

二十六年 至元鈔一百七十八萬九千九十三錠。

二十七年 至元鈔五十萬二千五百五十錠。

二十八年 至元鈔五十萬錠。

二十九年 至元鈔五十萬錠。

三十年 至元鈔二十六萬錠。

三十一年 至元鈔一十九萬三千七百六錠。

元貞元年 至元鈔三十一萬錠。

二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

大德元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



二年 至元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錠。

三年 至元鈔九十萬七十五錠。

四年 至元鈔六十萬錠。

五年 至元鈔五十萬錠。

六年 至元鈔二百萬錠。

七年 至元鈔一百五十萬錠。

八年 至元鈔五十萬錠。

九年 至元鈔五十萬錠。

十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

十一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

至大元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

二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

三年 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萬三百六十八錠。

四年 至元鈔二百一十五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

皇慶元年 至元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二年 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二十萬錠。

延祐元年 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二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三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四年 至元鈔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五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六年 至元鈔一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七年 至元鈔一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至治元年 至元鈔一百萬錠。中統鈔五萬錠。

二年 至元鈔八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

三年 至元鈔七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

泰定元年 至元鈔六十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

二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三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四年 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

天曆元年 至元鈔三十一萬九百二十錠。中統鈔三萬五百錠。

二年 至元鈔一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

(一) 飛錢も交會も紙幣のこと。



# 元史食貨志（二）

歲課 鹽法 茶法 酒醋課 商稅市舶 額外課

## 歲課

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礬。硝。鹽。竹木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强取。非知理財之道者。能若是乎。產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省曰大寧開元。江淪省曰饒徽池信。江西省曰龍興撫州。湖廣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省曰江陵襄陽。四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栢興烏撒東川烏蒙。產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真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江浙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豐汝寧。陝西省曰商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之所。曰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水達達。曰廣州。產玉之所。曰于闐。曰匪力沙。產銅之所。在腹裏曰益都。遼陽省曰大寧。雲南省曰大理激江。產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江浙省曰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建寧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龍興吉安撫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省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寧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



安曲靖澂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在遼陽省曰北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產碧甸子之所。曰和林。曰會川。產鉛錫之所。在江浙省曰鉛山台處建寧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陽。湖廣省曰潭州。產礬之所。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浙省曰鉛山邵武。湖廣省曰潭州。河南省曰廬州河南。產硝礬之所。曰晉寧。若竹木之產。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初金課之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樓霞縣淘焉。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焉。在江浙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澧辰沅靜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者。元貞元年。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銀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先等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煽煉。每歲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



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珠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焉。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朶魯不斛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三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淘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採木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鷄山巴山等處採之。在澠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矣山煽煉。凡一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爲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利國。曰益國。曰閏富。曰豐寧。豐寧之冶蓋有二云。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焉。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



臨水。曰沙窩。曰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戶煽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七。曰雙峰。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曰寶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爲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兒採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塊。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窰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此礬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其價爲三等。易于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



校一百納本  
に別は京に  
作る。

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  
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峻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荆襄益  
都宿开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  
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  
其課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攷者也。若夫硝礬木課。其興革無籍可攷。故不  
著焉。

天曆元年歲課之數。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

江浙省一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

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

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

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

四川省麩金七兩二錢。

雲南省一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

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

江浙省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

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

校二百納本  
に二は一に  
作る。



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

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

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

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

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

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

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

陝西省一萬斤。

雲南省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一斤。

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

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

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

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

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礬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



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

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硝磺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

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

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

竹二錠。四十兩。

額外竹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

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

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

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

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

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 鹽法

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自漢桑弘羊始權之。而後世未有遺其利者也。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爲六十五貫。至大己酉



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凡僞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

校一百稱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辦。每引有工本錢。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sup>(按一)</sup>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三兩。與清滄等。八年。以大都民戶多食私鹽。因虧國課。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尙書員外郎各一員。別給印。令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竈戶工本。省臺遣官。逐季分給之。十九年。改立大都蘆臺越支三义沽鹽使司一。二十五年。復立三义蘆臺越支三鹽使司。二十八年。增竈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饑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大德元年。遂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間。

河間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河間稅課所。置鹽場撥竈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甲午年。立鹽運司。庚子年。改立提舉鹽權所。歲辦三萬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舉滄清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定宗四年。改眞定河間等路課程所。爲提舉鹽權滄清鹽使所。憲宗二年。又改河間課程所。爲提舉滄清深鹽使所。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元年。改立宣撫司提領滄清深鹽使所。四年。改滄清深鹽提領所爲轉運司。是年辦



銀七千六十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餘石。至元元年。又增三之一焉。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改立都轉運使司。添竈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十八年。以河間竈戶勞苦。增工本爲中統鈔三貫。是年又增竈戶七百八十六。十九年。罷河間都轉運司。改立清滄鹽使司。至二十二年。復立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增鹽課爲二十九萬六百引。二十三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工本爲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增竈戶四百七十。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煎五萬引。自是至天曆。皆歲辦四十萬引。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二。

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課稅所。撥竈戶二千一百七十隸之。每銀一兩得鹽四十斤。甲午年。立山東鹽運司。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三年。命課稅隸山東都轉運司。四年。令益都山東民戶。月買食鹽三斤。竈戶逃亡者招民戶補之。是歲辦銀三千三百錠。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是年戶部造山東鹽引。六年。增歲辦鹽爲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歲增之。至十二年。改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一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增竈戶七百。又增鹽爲一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引。竈戶工本錢亦增爲中統鈔三貫。二十三年。歲辦鹽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引。二十六年。減爲二十二萬引。大德十年。又增爲二十五萬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餘鹽爲三十一萬引。所隸之場凡一十有九。



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擁搬鹽花。其法必值亢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癸巳年。撥新降戶一千。命鹽使姚行簡等。脩理鹽池損壞處所。憲宗壬子年。又增撥一千八十五戶。歲撈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世祖中統二年。初立陝西轉運司。仍置解鹽司於路村。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歲辦課銀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銀爲二百五十錠。至元三年。諭陝西四川。以所辦鹽課。赴行制國用使司。輸納鹽引。令制國用使司給降。四年。立陝西四川轉運司。六年。立太原提舉鹽使司。直隸制國用使司。十年。命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二十三年。改立陝西都轉運司兼辦鹽酒醋竹等課。二十九年。減大都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司添辦。是年五月。又革京兆鹽司一。止存鹽運司。大德十一年。增歲額爲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餘鹽爲二萬引。通爲一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爲雨所壞。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五年。乃免河南懷孟南陽三路。今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暨所臨路府州縣正官兼知渠堰事。責以疏通壅塞。六年。改陝西運司爲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鹽使司。直隸中書省。十月。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添設通判一員。別鑄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餘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四川之鹽。爲場凡一十有二。爲井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慶敘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萬山之間元初設拘推課稅所。分撥竈戶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壞。四川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併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復立陝西四川轉運司。通辦鹽課。三十二年。改立四川鹽茶運司。分京兆運司爲二。歲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皇慶元年。以竈戶艱辛。減煎餘鹽五千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

遼陽之鹽。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癸卯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三年。禁東京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塗河界。是年諭各位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輸鈔。延祐二年。又命食鹽人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

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始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八年。以竈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天



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五錠。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九。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遞增至十兩云。

兩湖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間鹽價。二十三年。增歲辦爲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鹽。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年。併煎鹽地四十四所。爲三十四場。大德三年。立兩浙鹽運司檢校所四。五年。增額爲四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五萬引。延祐六年。罷四檢校所。立嘉興紹興等處鹽倉官三十四場。各場鹽運官一員。歲辦五十萬引。七年。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爲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一十一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云。

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爲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增至五萬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二十九年。罷福建鹽運司及鹽使司。改立福建鹽課提舉司。增鹽爲七萬引。大德四年。復立鹽運司。九年。又罷之。併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立鹽課都提舉司。增鹽至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萬引。四年。改立福建鹽運司。至順元年。實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至一十七貫四錢。所隸之場有七。



廣東之鹽。至元十三年。克廣州。因宋之舊立提舉司。從實辦課。十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勾。是年辦鹽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鹽隸廣東宣慰司。歲辦一萬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爲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至三萬引。十一年。三萬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萬五百五十二引。所隸之場凡十有二。(按二)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初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十年。增一萬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爲五萬一百六十五引。

凡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爲可攷。今併著于后。

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

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 茶法

權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爲國賦。額與鹽等矣。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焉。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權茶場使司掌之。十二年。旣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二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

按二百納本  
に二に三に  
作。

(按二)



校一 百抽本  
に轉け廉に  
作る。

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二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轉運使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于民非便。於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爲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爲一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征八萬三百錠。(校二)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徽政院。四年。增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山局官。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曆二年。始罷權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蓋與延祐同。至順之後。無籍可攷。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葉茶。建寧勝茶。亦無從知其始末。故皆不著。

校二 百抽本  
に百は千に  
作る。



### 酒醋課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爲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沾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沾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爲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爲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天下每歲總入之數。

酒課。腹裏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一錢。

遼陽行省二千二百五十錠。一十一兩二錢。

河南行省七萬五千七十七錠。一十一兩五錢。

陝西行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四錠。三十四兩四錢。



四川行省七千五百九十錠。二十兩。

甘肅行省二千七十八錠。三十五兩九錢。

雲南行省貳二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七索。

江浙行省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錠。二十一兩三錢。

江西行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錠。一十六兩八錢。

湖廣行省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八錠。四十九兩八錢。

醋課。腹裏三千五百七十六錠。四十八兩九錢。

遼陽行省三十四錠。二十六兩五錢。

河南行省二千七百四十錠。三十六兩四錢。

陝西行省一千五百七十三錠。三十九兩二錢。

四川行省六百一十六錠。一十二兩八錢。

江浙行省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錠。一十九兩六錢。

江西行省九百五十一錠。二十四兩五錢。

湖廣行省一千二百三十一錠。二十七兩九錢。

### 商 稅

商賈之有稅。本以抑末而國用亦資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于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



有貿易借貸者。竝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其罪亦如之。世祖中統四年。用阿合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權勢之家。爲商賈及以官銀賣買之人。竝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弔引者。同匿稅法。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爲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凡典賣田宅。不納稅者禁之。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陪價降黜。凡隨路所辦。每月以其數申部。違期不申。及雖申不圓者。其首領官初犯罰俸。再犯決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省。其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是年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爲中統鈔三錢。減上都稅課。於一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爲二十萬錠。江南爲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許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元年。用平章刺眞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錢。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

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一十萬三千六錠。一十一兩四錢。

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

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

上都稅課提舉司一萬五百二十五錠。五兩。



興和路七百七十錠。一十七兩一錢。  
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  
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  
嘉定路一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  
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  
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十兩二錢。  
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錠。四十二兩八錢。  
大名路一萬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  
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  
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  
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  
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  
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  
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  
曹州六千一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  
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  
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



泰安州二千一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

冠州七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七錢。

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

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

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一十五兩。

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

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

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一錢。

冀寧路一萬七百一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

晉寧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兩二錢。

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

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

河南行省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一兩三錢。

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二錢。

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

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

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



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  
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一) 四五月は、正月五月七月十月をいふ。

### 市 舶

校一 百納本  
に番は番に  
作る。以下  
同じ。

互市之法。自漢通南粵始。其後歷代皆嘗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廣之地。以通諸番貨易。(校一)則其制爲益詳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隣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羈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廻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爲之法焉。於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斛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舡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爲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舶戶通販(一)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斛言。舶商皆以金銀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唯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買。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二十五年。又禁廣



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糴。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蠟色於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舶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條多不能盡載。擇其要者錄焉。泉州上海澈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爲稅。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竝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廻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船舶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船舶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梵荅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廻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蠟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國。又併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畧如此。若夫中買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曆元年。以其蠹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一) 抽分は商税を徴すること。

### 額外課

元有額外課。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然國之經用亦有賴焉。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sup>(一)</sup>。三曰河泊<sup>(二)</sup>。四曰山場。五曰審冶。六曰房地租。七日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日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sup>(三)</sup>。十四曰山查。十五日麴。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醇。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sup>(四)</sup>。二十一日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日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天曆元年可攷云。

曆日。總三百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三十二兩五錢。

內。腹裏五十七萬二千一十本。計鈔八千五百七十錠。三十一兩一錢。

行省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五本。計鈔三萬七千四百一十錠。一兩四錢。

大曆二百二十萬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鈔一兩。計四萬四千四十四錠。三兩。

小曆九十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本。每本鈔一錢。計一千八百三十一錠。三十二兩五錢。

回回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鈔一兩。計一百五錠。七兩。

契本。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

內。腹裏六萬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計鈔二千四十九錠。四十八兩。



行省二十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計鈔七千六十四錠。二兩。

河泊課。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

內。腹裏四百六錠。四十六兩二錢。

行省五萬七千二百三十六錠。二十七兩一錢。

山場課。總計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

內。腹裏二百三十九錠。一十三兩四錢。

行省四百八十錠。三十五兩六錢。

審治課。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

內。腹裏一百九十七錠。三十二兩四錢。

行省七百五十九錠。一十三兩。

房地租錢。總計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

內。腹裏九百六十六錠。五兩三錢。

行省一萬一千八十七錠。四十三兩一錢。

門攤課。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

內。湖廣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七錠。三兩四錢。

江西省三百六十錠。一兩五錢。

河南省三百七十二錠。一十四兩一錢。



校一、百精本  
に二は一に  
作る。

池塘課。總計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

內。江浙省二十四錠。二十二兩七錢。

江西省九百八十五錠。三兩八錢。

蒲葦課。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錢。

內。腹裏一百四十二錠。(校一)五兩八錢。

行省五百四十五錠。二十七兩六錢。

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錠。二十九兩七錢。

內。大都路四百三十八錠。

上都路三百錠。

興和路三百錠。

大同路三百九十三錠。

羊市二百二十九錠。二十九兩七錢。

煤木所一百錠。

荻葦課。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

內。河南省六百四十四錠。五兩八錢。

江西省八十錠。一兩八錢。

煤炭課。總計鈔二千六百一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



內。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錠。一兩九錢。

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錠。二十四兩五錢。

撞岸課。總計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

內。般陽路一百六十錠。二十四兩。

寧海州二十六錠。二十三兩五錢。

恩州一十三兩八錢。

山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

內。眞定路一錠。二十五兩八錢。

廣平路四十錠。五兩一錢。

大同路三十三錠。四十五兩四錢。

麩課。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

魚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

漆課。總計鈔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

內。四川省廣元路一百一十一錠。二十五兩八錢。

醪課。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

內。腹裏永平路二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

江西行省六錠。一十二兩五錢。



山澤課。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

內。彰德路一十三錠。四十兩。

懷慶路一十錠。三十一兩一錢。

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

柳課。河間路四百二錠。一十四兩八錢。

牙例課。河間路二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

乳牛課。真定路二百八錠。三十兩。

抽分課。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

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

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

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一十一兩七錢。

羊皮課。襄陽路一十錠。四十八兩八錢。

磁課。冀寧路五十八錠。

竹葦課。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錠。三兩六錢。

葦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

白藥課。彰德路一十四錠。二十五兩。

(一) 契本は賣買契約書の金額に對して徵收する稅。例へば現今中國人が土地家屋を買ふ時、價額百分の九の稅を納むるを稅契と



五九八

- (二) 河泊は河道中漁船の税課。
- (三) 撞岸は船舶の碇泊するところで徴收する税。
- (四) 蕩は沼湖の屬。



# 元史食貨志 (三)

## 歲賜

自昔帝王。於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親親之義也。元之爲制。其又厚之至者歟。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加至二貫。其親親之義若此。誠可謂厚之至矣。至於勳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故詳著其所賜之人。及其數之多寡于後。諸王。

太祖叔蒼里眞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一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寧海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戶。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撈只哈撒兒大王淄川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三年。分撥信州路三萬戶。計鈔一千二百錠。

太祖弟哈赤溫大王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張。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戶。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昌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太祖弟斡真那顏位。

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十戶。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太祖弟孛羅古剌大王子廣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鉛山州一萬八千戶。計鈔七百二十錠。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一千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戶。戊戌年。眞定晉州一萬戶。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二千四百錠。

太祖次子茶合斡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眞定深州一萬戶。延祐六年

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眞定路八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一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一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一百六十錠。

太祖第五子兀魯赤太子

無嗣。

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子河間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戶。計鈔二千一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寧州二千五百戶。計鈔一百錠。

太宗子滅里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失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一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闊出太子位。

歲賜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一百五十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闊端太子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京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戶。計鈔一千九百九錠。

睿宗長子憲宗子阿速台大王位。

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匹。又泰定二年晁兀帖木兒大王改封并王。增歲賜銀一十錠。



班禿大王銀八錠。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一千錠。段五十匹。絹五十匹。

五戶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戶。計絲九百一十六斤。

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裕宗妃伯藍也怯赤。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裕宗子順宗子武宗。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懷孟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戶。(按一)

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鈔。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斤。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見前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

按一 百精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戶。計鈔三百三十四錠。

睿宗子撥綽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眞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一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一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世祖長子朶兒只太子位。

腹裏江南無分撥戶。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刺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邵武路光澤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脫歡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刺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又朶兒只。延祐元年爲始。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

五戶絲閣闊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兒不花湘寧王。分撥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子明宗位。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合丹大王位。



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三戶。計絲七十七斤。阿魯渾察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霍里極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四斤。阿刺忒納失里豫王。

天曆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匹。染絹一百匹。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戶絲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三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戶。計鈔八百錠。第二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一千四百九十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一萬五千戶。計鈔六百錠。

### 第三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眞定等處。畸零三百一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一戶。計絲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 第四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眞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一十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一十戶。計絲二百四斤。

### 世祖四斡耳朵。

#### 大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一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 第二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一百五十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大德四年。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第三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第四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江南戶鈔大德二年。分撥三萬二千五百戶。

武宗斡耳朵。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葭州等處種田三百戶。

趙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魯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九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昌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二萬七十戶。計鈔一千八十錠。鄆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塔出駙馬。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畸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一十二匹。

(校三)

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大雷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一千八百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忒古兒駙馬。

五戶絲庚辰年。分撥眼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戶。計絲二十二斤。

獨木干公主位。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三十四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鈔。

校二 百稍本  
校三 三依



勳臣。

木華黎國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一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一千一十九戶。計絲一千六百四十斤。  
李羅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戶。計絲二十八斤。  
行丑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一十五斤。  
闊闊不花先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阿里侃斷事官。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一十四斤。



乞里友拔都。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計絲四十斤。

孛羅海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一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

拾得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一百一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

伯納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校三) 元查東平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校四) 計絲一十八斤。

笑乃帶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

帶孫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

二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路樂昌縣一萬七千戶。計鈔四百二十八錠。

愠里蒼兒薛禪。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秦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

二十五斤。

校三 百納本  
に五は三に  
作る。  
校四 百納本  
に四十五に  
作る。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朮赤台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兒思蘭官人。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李魯古妻佟氏。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一十五斤。  
八蒼子。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順德路一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一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校五)

右手萬戶三投下孛羅台萬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洺水州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一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九戶。計鈔七百一十六錠。

五 百納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る。



武木台駙馬。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錄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幹闕烈闌里必。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一萬五千八百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七百三戶。計絲六百八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灌陽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左手九千戶合丹大息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一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一百六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蒼梧縣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

也速不花等四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也速兀兒等三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一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二戶。



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帖柳兀秃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一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和斜溫兩投下一千二百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一萬五百戶。計鈔四百二十錠。

忽都虎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戶。計鈔二百一十二錠。滅古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一百三十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塔思火兒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戶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



十九戶。計絲一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一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孛羅渾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一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速不台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宿敦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眞定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也苦千戶。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阿可兒。

五戶絲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

伯八千戶。

五戶絲癸丑年。（按六）分撥太原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一百四十斤。

秋六 百稍本  
に丁巳に作  
る。

兀里羊哈反千戶。

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戶。計絲一百九十一斤。

秃薛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塔察兒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折米思拔都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獐虎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兒。

五戶絲丁巳年。(校七)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

校七 百精本  
に丙申に作  
る。

也速魯千戶。

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鎮海相公。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兒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

按攤官人。

五戶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阿朮魯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一百二十斤。

孛羅口下裴太納。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一十二斤。

忒木台行省。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斤。

撒禿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也可太傅。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一百二十斤。迭哥官人。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一千七百一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

卜迭捏拔都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黃兀兒塔海。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一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戶。計絲四十斤。怯來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哈刺口濫。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



曳刺中書兀圖撒罕里。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四十九戶。計絲一百一十七斤。

欠帖木。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四戶。

欠帖溫。

歲賜絹一百匹。弓絃一千條。

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匹。

魚兒泊八刺千戶。

五戶絲大德元年。分撥眞定等處一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昔寶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八刺哈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阿塔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江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必闌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貴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歷陽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厥列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錠。八兒赤不魯古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酃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阿速拔都。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一百三十六錠。也可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忽都荅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帖古迭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月赤察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玉龍帖木兒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別苦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懂兀兒王。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爲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  
霍木海。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十三戶。  
哈刺赤禿禿哈。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饒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添都虎兒。

五戶縣丙申年。分撥眞定一百戶。  
賈荅刺罕。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戶。  
阿刺博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戶。  
忽都那顏。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忽辛火者。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戶。  
大忒木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戶。  
布八火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  
塔蘭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  
慙刺哈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  
昔里吉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  
清河縣達魯花赤也速。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塔剌罕劉元帥。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順德一十九戶。

怯薛台蠻子。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戶。

必闌赤汪古台。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戶。

阿剌罕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戶。

徐都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戶。

西川城左奕蒙古漢軍萬戶脫力失。

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戶。

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

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

燕帖木兒太平王。

歲賜天曆元年。定金十錠銀五十錠鈔一萬錠。分撥江東道太平路地五百頃。



# 元史食貨志 (四)

俸秩 常平義倉 賑恤

## 俸秩

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置祿秩。世祖卽位之初首命給之。內而朝臣百司。外面路府州縣。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其所以養官吏者。不亦厚乎。

祿秩之制。凡朝廷職官。中統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隨路州縣官是年十月定之。至元六年。又分上中下縣爲三等。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自經歷以下七年復增之。轉運司官及諸匠官。七年定之。其運司依民官例。於差發內支給。至十七年。定奪俸祿。凡內外官吏皆住支。十八年。更命公事畢而無罪者給之。公事未畢而有罪者逐之。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於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視職事爲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又命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率。添支五分。二十九年。定各處儒學教授俸與蒙古醫學同。成宗大德三年。詔益小吏俸米。六年。又定各處行省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提舉司。淘金總管府。銀場提舉司等官。循行俸例。七年。始加給內外官吏俸米。凡俸一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直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兩。上都大同隆興甘肅等處。素非產米



之地。每石權給中統鈔二十五兩。俸三定以上者不給。至大二年。詔隨朝官員及軍官等俸。改給至元鈔而罷其俸米。延祐七年。又命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爲率。給米三分。凡諸官員上任者不過初二日。罷任者已過初五日給當月俸。各路官擅割官吏俸者罪之。諸職官病假百日之外及因病求醫。親老告侍者。不給祿。後官已至而前官被差者。其俸兩給之。隨朝官吏每月給俸。如告假事故當官立限者全給。違限託故者追罰。軍官差出者許借俸。歿於王事者借俸免徵。各投下保充路府州縣等官。其俸與王官等。職田之制。路府州縣官。至元三年定之。按察司官十四年定之。江南行省及諸司官。二十一年定之。其數減腹裏之半。至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職田者三品給祿米一百石。四品給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俸鈔改支至元鈔。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詔公田及俸皆復舊制。延祐三年。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麥。凡交代官芒種已前去任者。其租後官收之。已後去任者前官分收。後又以爭競者多。俾各驗其俸月以爲多寡。其大畧如此。今取其制之可攷者。具列于后。

從一品 六定 五定

正二品 四定二十五兩 四定一十五兩

從二品 四定 三定三十五兩

三定二十五兩

正三品 三定二十五兩 三定一十五兩



三定

從三品

三定

二定三十五兩

二定二十五兩

正四品

二定二十五兩

二定一十五兩

二定

從四品

二定

一定四十五兩

一定四十兩

正五品

一定四十兩

一定三十兩

從五品

一定三十兩

一定二十兩

正六品

一定二十兩

一定一十五兩

從六品

一定一十五兩

一定一十兩

正七品

一定一十兩

一定五兩

從七品

一定五兩

一定

正八品

一定

四十五兩

從八品

四十五兩

四十兩

正九品

四十兩

三十五兩

從九品

三十五兩



內外官俸數

太師府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諸議參軍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長史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

太傅太保府同。監修國史參軍長史同。

中書省右丞相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

左丞相同平章政事俸一百二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右丞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左丞同參知政事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

參議俸五十九貫。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承發管勾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省架閣庫管勾。回回架閣庫管勾並同。檢校官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五斗。

斷事官內一十八員俸各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一十四員俸各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一員俸五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五石五斗。一員俸四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三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客省使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



六部尙書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侍郎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員外郎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主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戶部司計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工部司程俸一十八貫。米二石五斗。刑部獄丞俸一十一貫。米一石。司籍提領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同提領俸一十一貫三錢三釐。米五斗。

樞密院知院俸一百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三石五斗。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樞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六釐。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

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右衛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

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

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照磨俸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鎮撫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行軍官千戶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副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石五斗。彈壓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知事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石。

弩軍官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彈壓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斗。屯田千戶所同弩軍官例。

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左阿速衛。右阿速衛。左都威衛。右都威衛。左欽察衛。右欽察衛。左衛率府。宗仁衛。西域司。唐兀司。貴赤司。竝同右衛例。

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俸一百貫。副使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僉事俸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經歷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知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照磨俸二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

行軍官千戶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彈壓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知事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弩軍官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彈壓俸一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

右手屯田千戶所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左手屯田千戶所同。



隆鎮衛右翊蒙古侍衛並同忠翊侍衛例。

御史臺御史大夫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中丞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  
侍御史俸九十六貫三錢五分。米九石五斗。治書侍御史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  
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殿中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知班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監察御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侍書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承制學士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供奉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參書俸三十四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典籤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鑑書博士俸四十一貫。米四石五斗。授經郎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太禧宗禋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貫。米一十石。  
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  
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使



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三石。管勾同。斷事官客省使竝同太禧宗禋院例。宣徽院同。

翰林國史院承旨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學士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

侍讀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侍講學士同。直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

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待制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修撰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應奉俸二十五

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編修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檢閱同。典籍俸二十貫六錢六分

六釐。米一石五斗。翰林院集賢院大學士同承旨餘竝同上例。

中政院院使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

八石五斗。僉院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

俸四十三貫。米四石五斗。司議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長史俸二十八貫。

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太醫院。典瑞院。將作院。太史院。儲

政院竝同。

太常禮儀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僉院

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七



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太祝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二斗。奉禮協律同。通政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四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三石。

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內一員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二十七員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員俸六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五斗。郎中俸三十六貫。米三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大司農司大司農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大司農卿俸一百三貫。米一十一石。大司農少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大司農丞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內史府內史俸一百四十三貫三錢三分。中尉俸一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馬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諮議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記室俸四十貫。照磨俸三十貫。



大都留守司。留守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副留守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留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都護府大都護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副都護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給事中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左右侍儀奉御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

武備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判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太僕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光祿。長慶。長新。長秋。承徽。長寧。尙乘。長信。等寺竝同。

尙舍寺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侍儀司侍儀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引進使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承奉班都知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通事舍人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侍儀舍人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米一石五斗。

拱衛司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宰司內宰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司丞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翊正司同。

延慶司延慶使俸一百貫。同知俸六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使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正司司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七貫。米四石五斗。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



分。米一石五斗。中瑞司同。

京畿運司運使俸五十六貫。米六石。同知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運副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運判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經歷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知事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提控案牘俸一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一石。

太府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秘書章佩利用中尙度支等監竝同。

國子監祭酒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業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典簿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回回國子博士同助教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教授同學錄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五斗。蒙古國子監同。

經正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貫。米五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闡遺監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監丞



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提控案牘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

司天監提點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天監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米五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教授俸一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管勾同。司辰俸八貫六錢六分。米五斗。學正押宿竝同。

回回司天監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餘同上。

都水監都水卿俸五十三貫。米六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大都路達魯花赤俸一百三十貫。總管同。副達魯花赤一百二十貫。同知八十貫。治中同。判官五十五貫。推官五十貫。經歷四十貫。知事三十貫。提控案牘二十五貫。照磨同。

竝中統鈔。

行省左丞相俸二百貫。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右丞左丞同。參知政事一百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郎中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員外郎三十貫。都事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檢校同。管勾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理問所理問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副理問俸三十貫。知事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提控案牘同。宣慰司。腹裏宣慰使俸中統鈔五百八十貫三錢三分。同知五百貫。副使四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經歷四百貫。都事一百八十三貫三錢三分。照磨一百五十貫。行省宣慰使俸至



元鈔八十七貫五錢。同知四十九貫。副使四十二貫。經歷二十八貫。都事二十四貫。照磨一十七貫五錢。

廉訪司廉訪使俸中統鈔八十貫。副使四十五貫。僉事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二貫。

鹽運司。腹裏運使俸一百二十貫。同知五十貫。副使三十五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三貫。行省運使八十貫。同知五十貫。運副四十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五貫。知事一十七貫。提控案牘一十五貫。

上路達魯花赤俸八十貫。總管同。同知四十貫。治中三十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下路達魯花赤俸七十貫。總管同。同知三十五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散府達魯花赤俸六十貫。知府同。同知三十貫。判官一十八貫。推官同。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上州達魯花赤俸五十貫。州尹同。同知二十五貫。判官一十八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中州達魯花赤俸四十貫。知州同。同知二十貫。判官一十五貫。提控案牘一十貫。都目八貫。

下州達魯花赤俸三十貫。知州同。同知一十八貫。判官一十三貫。吏目四十貫。



上縣達魯花赤俸二十貫。縣尹同。縣丞一十五貫。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巡檢一十貫。  
中縣達魯花赤俸一十八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  
下縣達魯花赤俸一十七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二貫。縣尉同。典史三十五貫。  
諸署諸局諸庫等官及掾吏之屬。其目甚多不可勝書。然其俸數之多寡。亦皆以品級之高下爲則。觀者可以類推。故畧而不錄。

### 職田數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魯花赤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魯花赤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魯花赤一十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魯花赤一十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魯花赤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魯花赤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魯花赤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三頃。錄事同。錄判二頃。  
縣達魯花赤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竝同。經歷四頃。  
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  
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魯花赤八頃。總管同。同知



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魯花赤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

散府達魯花赤六頃。知府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

上州達魯花赤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魯花赤四頃。

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魯花赤三頃。知州同。同

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

上縣達魯花赤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

下縣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錄

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

按察司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

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

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

### 常平義倉

常平起于漢之耿壽昌。義倉起于唐之戴胄。皆救荒之良法也。元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攷其制。

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糶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糶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糧充焉。義倉亦至元



年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於是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賑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豈非有司之過與。

### 惠民藥局

周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此民所以無夭折之患也。元立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其深得周官設醫師之美意者與。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闊闊太醫王璧齊楫等爲局官。給銀五百定。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爲等差。今併著于后。

腹裏三千七百八十定。

河南行省二百七十定。

湖廣行省一千一百五十定。

遼陽行省二百四十定。

四川行省二百四十定。

陝西行省二百四十定。



江西行省三百定。

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定。

雲南行省真賦一萬一千五百索。

甘肅行省一百定。

### 市糶

和糶自唐始。所以備邊庭軍需也。其弊至於害民者。蓋有之矣。元和糶之名有二。曰市糶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兵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其爲法不亦善乎。

市糶糧之法。世祖中統二年。始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糶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是年三月。又命扎馬刺丁糶糧。仍勅軍民官毋沮。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糶軍糧。至元三年。以南京等處和糶四十萬石。四年。命沔州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八年。驗各路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糶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十九年。以鈔三萬定。市糶於隆興等處。二十年。以鈔五千定市於北京。六萬定市於上都。二千定市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於應昌市糶。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於上都和糶。二十二年。以鈔五萬定。令木八刺沙和糶於上都。是年二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糶。次年減價出糶。二十三年。發鈔五千定。市糶沙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



民中糧。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 賑恤

救荒之政。莫大於賑恤。元賑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稅。卽周官大司徒所謂薄征者也。曰賑貸者給以米粟。卽周官大司徒所謂散利者也。然蠲免有以恩免者。賑貸有以鰥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賑糶者。若夫納粟補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其爲制各不同。今竝著于后。以見其仁厚愛民之意云。

恩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是年二月。以眞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其差發減輕科取。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供給繁重。免木歲絲料包銀。是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璫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四年。以西涼民戶值渾都海阿藍斛兒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全無業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二。其餘路府亦免十之五。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年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灤



民戶絲線俸鈔。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年。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稅。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灤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平灤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灤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三十年。免大都差稅。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是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戶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線包銀稅糧。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戶差稅三年。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四年。詔免上都大都興隆明年絲銀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租稅減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興隆腹裏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內外郡縣差稅有差。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是年四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年。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經賑者免一年。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七年。免腹裏絲綿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並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糧包銀絲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寬恤軍民站戶。三年。免臨清萬戶府軍民船戶差稅三年。福建蠶戶差稅一年。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天曆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三年。二年。免達達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是年十月。免人民逋欠官錢及奉元



商稅。各處竈戶雜役。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河南府懷慶路門攤。海北鹽課。存恤紅城兒屯田軍三年。

災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減免科差。三年。以蠻寇攻掠。免三义沽竈戶一百六十五戶。其年絲料包銀。四年。以秋旱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以益都等路禾損。蠲其差稅。六年。以濟南益都懷孟德州淄萊博州曹州真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十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稅糧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饑民差稅。是年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減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處。被寇兵者稅糧免徵。二十六年。紹興路水。免地稅十之三。是年六月。以禾稼不收。免遼陽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是年六月。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十月。以興松二州霜。免其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徵。其餘量徵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去歲不登。杭州被水。其太原丁地稅糧。杭州地稅並除之。九月。又免州路所負歲糧。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減歲課。是年以大都去歲不登。流移者衆。免其稅量及包銀俸鈔。元貞元年。以供給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邊民差稅。大德二年。(按二) 比一は三に作。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稅糧。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其差稅並除之。六年。免大都平灤差稅。七年。以內郡饑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年。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饑。其科差夏稅並免之。二年。以腹裏江淮被災。



其科差夏稅亦竝免之。皇慶二年。免益都饑民貸糧。延祐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邳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三年。肅州等處連歲被災。皆免其民戶稅糧。天曆元年。陝西霜旱。免其科差一年。鹽官州海潮。免其秋糧夏稅。是年十二月。詔經寇盜剽掠州縣。免差稅一年。二年。以關陝旱。免差稅三年。至順元年。以河南懷慶旱。其門攤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徵。鰥寡孤獨賑貸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首詔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無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至元元年。又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八年。令各路設濟衆院以居處之。於糧之外復給以薪。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己。凡糧薪竝勅於公廳給散。十九年。各路立養濟院一所。仍委憲司點治。二十年。給京師南城孤老衣糧房舍。二十八年。給寡婦冬夏衣。二十九年。給貧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年。特賜米絹。元貞二年。詔各處孤老。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年。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永爲定例。六年。給死者棺木錢。

水旱疫癘賑貸之制。中統元年。平陽旱。遣使賑之。二年。遷曳捏卽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三年。濟南饑。以糧三萬石賑之。是年七月。以課銀一百五十定。濟甘州貧民。四年。以錢糧幣帛賑東平濟河貧民。鈔四千定賑諸王只必帖木兒部貧民。至元二年。以鈔百定賑闊闊出所部軍。五年。益都民饑。驗口賑之。六年。東平河間一十五處饑。亦驗口賑之。八年。以糧賑西京路。急遞鋪兵卒。十二年。濮州等處饑貸糧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賑貧民。十九年。眞定饑賑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疋鈔三百定。賑水達達地貧民。



校二 百柄本  
に依は體に  
作。

二十三年。大都屬郡六處饑賑糧三月。二十四年。幹端民饑賑鈔萬定。是年四月。以陳米給貧民。七月以糧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大口二斗小口一斗。二十六年。京兆旱。以糧三萬石賑之。是年又賑左右翼屯田蠻軍及月兒魯部貧民糧各三月。二十七年。大都民饑。減直糶糧五萬石。二十八年。以去歲隕霜害稼。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二月。以饑賑徽州溧陽等路民糧三月。三十一年。復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三月。元貞元年。諸王阿難荅部民饑賑糧二萬石。是年六月。以糧一千三百石。賑隆興府饑民。二千石賑千戶減禿等軍。七月以遼陽民饑賑糧二月。大德元年。以饑賑遼陽水達達等戶糧五千石。公主囊加眞位糧二千石。是年臨江揚州等路亦饑。賑糧有差。腹裏并江南災傷之地賑糧三月。二年。賑隆興臨江兩路饑民。又賑金復州屯田軍糧二月。四年。鄂州等處民饑。發湖廣省糧十萬石賑之。七年。以鈔萬定賑歸德饑民。九年。澧陽縣火賑糧二月。十一年。以饑賑安州高陽等縣糧五千石。潮州穀一萬石。奉符等處鈔二千定。兩浙江東等處鈔三萬餘定。糧二十萬餘石。又勸率富戶賑糶糧一百四十餘萬石。凡施米者驗其數之多寡而授以院務等官。是年又以鈔一十四萬七千餘定。鹽引五千道。糧三十萬石。賑紹興慶元台州三路饑民。皇慶元年。寧國饑賑糧兩月。自延祐之後。腹裏江南飢民歲加賑恤。其所賑或以糧。或以鹽引。或以鈔。京師賑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於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其市直以賑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爲常。成宗元貞元年。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發糧七萬餘石糶之。白粳米每石中統鈔一十五兩。



白米每石一十二兩。糙米每石六兩五錢。二年。減米肆爲一十所。其每年所糶多至四十餘萬石。少亦不下二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爲一十五所。每肆日糶米一百石。四年。增所糶米價爲中統鈔二十五貫。自是每年所糶率五十餘萬石。泰定二年。減米價爲二十貫。致和元年。又減爲一十五貫云。賑糶糧之外。復有紅貼糧。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爲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賑糶並行。每年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閏月不與焉。其愛民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入粟補官之制。元初未嘗舉行。天曆三年。內外郡縣亢旱爲災。於是用太師荅剌罕等言舉而行之。凡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定爲三等。令其富實民戶依例出米。無米者折納價鈔。陝西每石八十兩。河南并腹裏每石六十兩。江南三省每石四十兩。實授茶鹽流官。如不仕讓封父母者聽。錢穀官考滿依例陞轉。陝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從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一百石之上上從九品。八十石之上中等錢穀官。五十石之上下等錢穀官。三十石之上旌表門閭。河南并腹裏。二千石之上從七品。一千五百石之上正八品。一千石之上從八品。五百石之上正九品。三百石之上從九品。二百石之上上從九品。一百石之上下等錢穀官。江南三省。一萬石之上上正七品。五千石之上從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從八品。一





九品。五百石之上從九品。三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錢穀官。一百石之上上下等錢穀官。先已入粟遙授虛名。今再入粟者。驗其糧數照依資品。實授茶鹽流官。陝西。一千石之上從七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從八品。二百石之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河南并腹裏。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先已入粟。實授茶鹽流官。今再入粟者。驗其糧數加等升除。陝西。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河南并腹裏。一千石之上。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僧道入粟三百石之上。賜六字師號。都省給之。二百石之上四字師號。一百石之上二字師號。禮部給之。四川省富實民戶。有能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補官例行之。夫入粟補官。雖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餘。民賴其助者多矣。故特識于篇末而不敢畧云。



# 元史食貨志（五）

海運 鈔法 鹽法 茶法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爲之日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采訪事蹟。凡有足徵者具錄於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後一）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

後一 百精本  
に船は缸に  
作。

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



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礮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礮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尙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尙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僞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尙書偃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偃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而錢爲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



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楔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楔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諡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楔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姦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竝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



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轡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竊觀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爲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爲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爲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尙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權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鋪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爲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鋪與商買販

〔校一〕百納本  
作。〔校二〕



賣。竝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准本部尙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爲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衡得其不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爲四季。起赴京販。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販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販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具實申部。除各綱滄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販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於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准其所言。乃議京販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脚價蒹索等費。令運司於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爲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興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販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竝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



後二、三。百  
積本に船は  
艇に作る。

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後二)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後三)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爲和顧。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槩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滲溺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厥。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脚價中統鈔七貫。總爲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賃房之資。短脚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爲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監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顧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御史臺以其言具呈中書。而河間運司所申亦如前議。戶部言運司及大都路講究。卽同監察御史所言。元設監局。合准革罷聽從客旅興販。其常白鹽。繫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宜從都省聞奏。二月初五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河間之鹽。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戶部云。本司歲辦額餘鹽共三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爲不重。近年以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衆。蓋因軍民官失於禁治。以致侵礙官課。鹽法澁滯。實由於此。乞轉呈都省。頒降詔旨宣諭所司。欽依規辦。本部具呈中書省。遂於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飭之。七月又據河間運司申。本司辦課全籍郡縣。行鹽地方買食官鹽。去歲河間等路。旱蝗闕食。累蒙賑恤。民力未蘇。食鹽者少。又因古北口等處把隘。官及軍人。不爲用心詰捕。大都路所屬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諸人裝載疙疸鹽。於街市賣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盤。明相饋送。今紫荆關捕獲犯人張狡羣等所載疙疸鹽計一千六百餘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將及百起。若不申聞。恐年終課不如數。虛負其咎。本部具呈中書省。照會樞密院。給降榜文禁治之。三年。又據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見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仿。百姓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爲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本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具呈中書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既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爲難堪。如并將餘鹽二萬引住煎。誠爲便益。戶部又以所言具呈中書省。權擬餘鹽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



辦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山東之鹽。元統二年。戶部呈據山東運司准濟南路牒依副達魯花赤完者同知闔里帖木兒所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餘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遍歷。恐私鹽來往侵礙國課。本司既與濟南路講究便益。宜准所言。中書省令戶部復議之。本部言。河間運司定設奏差一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奏差內減去一十三名。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三年二月。又據山東運司備臨朐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爲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舊改爲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嶧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鹽爲便。及准本司運使辛朝列牒云。所據零鹽擬依登萊等處銓注局官。給印置局。散賣於民。非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於錢穀官內通行銓注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既經有司講究。宜從所議。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至元二年。御史臺據山東肅政廉訪司申。准濟南路備章丘縣申。見奉山東運司爲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除客商承辦之外。見存十三萬引。絕無買者將及年終。歲課不能如數。所據新城章丘長山鄒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小清河相接。客旅興販。宜依商河滕嶧等處。改爲食鹽。權派八十引。責付本處有司。自備蒺索脚力。赴已擬固堤等場。於元統三年依例支出。均散於民等事。



竊照山東運司。初無上司明文。輒擅散民食鹽。追納課鈔。使民不得安業。今於至元元年正月二月。兩次奉到中書戶部符文。行鹽食鹽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椿配於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寢匿符文。依前差人馳驛。督責州縣。臨逼百姓。追徵食鹽課鈔。不無擾害。據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擾民。理應取問。緣繫辦課之時。宜從憲臺區處。又據監察御史所呈。亦爲姦事。若便行取問。卽繫辦課時月具呈中書省。區處戶部議呈行鹽食鹽已有定所。宜從改正。若准御史臺所呈取問運司。却緣鹽法例。應從長規畫。似難別議。中書省如所擬行之。陝西之鹽。至元二年九月。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備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建言。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賫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爲率減免四分。于今三載尙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爾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



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輪官吏監視。聽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定。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時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興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胡通奉所陳云。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爲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本臺詳所言。鹽法宜從省部定擬具呈中書省。送戶部議之。本部議云陝西行臺所言鹽事。宜從都省選官。前赴陝西與行省行臺及河東運司官。一同講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三年。都督移咨陝西行省。仍摘委河東運司正官一員赴省。一同再行講究。三月初二日。陝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興元奉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御史帖木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爲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咸寧長安錄事司三處未散者。依已散州縣一體。斟酌認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辦鈔

段四 百納本  
凡管は省に  
作る。



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矣。郝同知獨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郝遂稱疾不出。其後訖無定論。戶部參照。至順二年中書省嘗遣兵部郎中并朝散。與陝西行省官一同講究。以涇州白家河永爲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如所擬行之。

兩淮之鹽。至元六年八月。兩淮運司准行戶部尙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創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竈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准改法立倉。設綱僱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淞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煎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後五)雇船脚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後五)梢人等恃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爲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閑之地。

校五 百納本  
に船け缸に  
作る。



校六 百納本  
に稿は橋に  
作る。

如蒙聽從鹽商自行貨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稿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  
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既申中書戶部及  
河南行省。照勘議擬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運司於已收在官。客商帶納挑  
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蓋倉房。仍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與運司借往。相視空地。果無  
違礙而後行之。

校七 百納本  
に船は船に  
作る。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創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  
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  
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爲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  
今則爲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  
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驗出  
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  
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爲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掙克。況淮浙風土不同。  
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衆。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竈。散  
漫海隅。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船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  
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墮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管  
勾典史管領竈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纔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  
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籍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



各場元簽竈戶一萬七千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卽今未蒙簽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爲簽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專掌招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爲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爲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爲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辦。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脚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爲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兼以瀕江竝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旣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卽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



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爲憑。興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三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運人等。爲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竝。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鹵消折。利害非輕。雖繫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爲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爲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二年尙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爲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爲住煎餘鹽三萬引。差人賚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三萬引別議外。其餘事理未經行省明白。定擬呈省移咨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首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旣而納麟又以他故辭。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餘鹽。已行住免。本司繫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爲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餘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後辦之。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湖食鹽害民爲甚。江湖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爲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



校八 百納本  
比二比三  
作。

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淞行省據福建運司中。本司歲辦額課鹽。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三斤。看詳既有積儻。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木。將上項餘鹽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餘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俵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六月。江淞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運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日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曰住罷食鹽竝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錠。三十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



入宣慰使司恢辦。十年。立都提舉司。增鹽額爲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爲十三萬引。增價鈔爲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爲三錠。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椿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恢辦。惠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爲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江湖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爲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卽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平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爲始。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百五十二引。竈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宣撫交章敷陳。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減餘鹽。依舊煎辦。今已二載。(按九)未蒙住罷。竊意議者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番。(按十)船商輳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

較九。百抽本  
に二は三に  
作ら。  
較十。百抽本  
に番は春に  
作る。



土絕少。加以嵐瘴毒癘。其民力耕火種。巢巖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舶交易者數家而已。竈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大嚴。斂怨生事。所繫非輕。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元統三年爲始。廣東提舉司所辦餘鹽。量減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書省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廣海之鹽。至元五年三月。湖廣行省咨中書省云。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爲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甦。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憐憫。聞奏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戶部議云。上項餘鹽若全恢復。緣非元額。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竈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舒民力。中書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四川之鹽。元統三年。四川行省。據鹽茶轉運使司申。至順四年。中書坐到添辦餘鹽一萬引。外又帶辦兩湖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已後支用不闕。再行議擬。卑司爲各場別無煎出。餘鹽不免勒令竈戶承認規劃。幸已足備以後年分。若不申覆。誠恐竈戶逃竄有妨正課。如蒙憐憫。備咨中書省。於所辦餘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湖之數。又准分司運官所言云。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竈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書省上奏。得旨權以帶辦餘鹽五千引倚閣之。



##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具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閻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爲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採賣。皆須由帖爲照。春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興販。年終尙有停閑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算依引目內官鈔。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閑。茶無私積。中書戶部定擬。江西茶運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准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如所擬行之。至正二年。李宏陳言內一節言。江州茶司據引不便事云。權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



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借聚吏貼需求各滿其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要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饌之資。提舉司雖以權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倣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複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黷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中書省以其言送戶部定擬。復移咨江西行省。委官與茶運司講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



# 附錄一 大元倉庫記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二)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我朝倉庫之制。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以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在京諸倉 總京統  
漕運司 相應倉五十八間。可貯糧十四萬五千石。簷柱高一丈二尺。標長一丈四尺八椽。中統二年建。每十間用物。赤栝標五百四十。赤栝方二百二十五椽。一千七百三十四板。瓦三萬四千七百六十條。甎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九重。脣三百三十六副。合脊連勾一千一十六副。溝六百七十七。穰子五百三十三。稱箔子四百一十四。石灰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斤。麻刀六百二斤。紫膠一十斤。煤子四十斤。石礎五十五。竹雀眼二十四片。五寸釘八千一百六十二。六寸釘三百五十六。三寸釘四千五百四十。七寸釘四百。八寸鉤子一百。高廣工物以下同。千斯倉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中統二年建。通濟倉十七間。可貯糧四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萬斯北倉七十三間。可貯糧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永濟倉七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七千五百石。至元四年建。豐實倉二十間。可貯糧五萬石。四年建。廣貯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四年建。永平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十六年建。豐閏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十六年建。萬斯南倉八十三間。可貯糧



二十萬七千五百石。二十四年建。既盈倉八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既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盈衍倉五十六間。可貯糧二十四萬石。二十六年十一月建。大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一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八年建。廣衍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年建。屢豐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皇慶二年二月建。大有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二年二月建。廣貯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廣濟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豐穰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通州諸倉。迺積倉七十間。可貯糧一十七萬二千五百石。及秭倉七十間。可貯糧一十七萬五千石。富衍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慶豐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延豐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足食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廣儲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樂歲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盈止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富有倉一百間。可貯糧二十五萬石。南狄倉三間。德仁府倉二十間。林舍倉三間。河西務諸倉。隸都漕運大盈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充溢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崇墉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廣盈北倉十七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廣盈南倉十七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永備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永備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豐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恆足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既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足用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京倉六十間。可貯糧十六萬二千五百石。豐積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大稔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上都諸倉。體源倉正廩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東廩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廣濟倉正廩一座十三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東廩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十二丈。西廩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十二丈。南廩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西廩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萬盈倉正廩一座十三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西廩東廩南廩。皆與廣濟倉原文同太倉一座七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雲州倉正廩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東廩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廩二座同東廩。

宣德府倉。如京倉正廩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廩一座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御河倉。至元三年十一月十日。省臣稟御河旁近。每歲露積糧多損。臣等議今歲於沿河。築倉貯米。上從之。

各路倉。九年正月八日。省劄隨路可以添蓋。常平倉處所。戶部議若於隨路添蓋。雖官買木物。必須役民。即日春初恐奪農務。如已後豐稔故房不敷。陸續添蓋。先將各路元有及可以續添間數開呈。省照先奉旨添蓋。倉廩仰各路總管府摘差正官。及坐去造作人員。催督起



蓋。每間約儲糧千石。合用木物令人匠從實計料估直。於各路見在官錢支買。會計鐵數就於附近爐冶。關造工匠先儘係官投下內差撥。如不敷。於軍民站赤諸色戶補差。其夫役止令各諸路於本管旁近丁多之家借備。官爲日支鹽米。所蓋倉廩須保管完固。若近年但有損壞。罪及元監造官。仍以已資修葺。總計元有廩倉一千五百二十間。真定等路一十四處七十九萬二千五百戶。一千四百間。元有九百八十間。今添四百二十間。真定路四萬一千一百十五戶。二百六十間。元有二百間。真定府一百間。冀州三十間。中山府二十間。趙州五十間。今添六十間。中山府二十間。冀州二十間。蠡州二十間。洺磁路四萬七千四百二戶。倉廩七十間。元有五十間。洺州三十間。磁州二十間。今添洺州二十間。新德路四萬五百二戶。倉廩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東平府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戶。倉廩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博州路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二戶。倉廩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濟寧路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三戶。倉廩九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六十間。在城二十間。兗州二十間。單州二十間。曹州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戶。倉廩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德州二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倉廩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濮州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戶。倉廩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順德路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戶。倉廩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大名路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戶。倉廩一百五十間。元有二百間。大名路三十間。開州三十間。舊縣二十間。滑州二十間。今添五十間。大名三十間。澧州二十間。河間路七萬九百六十一戶。倉廩一百二十間。元有一百間。



在城五十間。長蘆三十間。安陵二十間。今添二十間。順天路七萬四千三十四戶。倉廩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四十間。祁州三十間。易州三十間。雄州三十間。安州高陽二十間。今添在城二十間。濟南路七萬九千四百一十五戶。倉廩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間。在城四十間。清州縣六十間。今添五十間。在城二十間。□州三十間。南陽等三處四百間。元有二百四十間。今添一百六十間。南陽府二萬九千五百九十二戶。倉廩一百一十間。元有六十間。汝州二十間。裕州二十間。鄧州二十間。今添五十間。在城三十間。唐州二十間。歸德府一萬四千三百九十戶。倉廩一百二十間。元有徐州三十間。今添九十間。在城三十間。亳州二十間。邳州二十間。宿州二十間。南京路一十萬五千二百三十一戶。倉廩二百七十間。元有南京一百五十間。鄭州三十間。鈞州三十間。許州三十間。陳州二十間。蔡州二十間。睢州二十間。今添二十間於陳州。太原等二路三百三十間。元有三百間。今添三十間。太原路八萬九千七百一十一戶。倉廩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醇州三十間。汾州三十間。嵐州三十間。平定州十間。今添二十間。石州一十間。堅州一十間。平陽路一十萬七千五百六戶。倉廩一百六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絳州三十間。河中府三十間。澤州一十間。潞州一十間。沁州一十間。隰州一十間。今添霍州一十間。中都等處廩蓋倉八十間。中都路六十間。檀州二十間。涿州二十間。霸州二十間。冠州在城二十間。

納蘭不刺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魯洋撒里等奏。納蘭不刺建倉寧夏



府。糧船順流而下。易於交卸忙安倉糧。雖是泝流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裏火阿塞塔兒海裏鎮海等處住。各軍人及和林送糧俱近。進呈倉圖。上從之。

塔塔裏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河東宣慰司委官朔州蒼里牙赤言。蒼里牙赤諸屯田。相視議擬各項事理就差。蒼里牙赤計稟中書。有準下兵部移文樞府逐一具開于後。

納憐倉見於屯田。近南黃河北岸內。有正教東西廩房二十一間。緣其空閑已行呈索。於空閒倉房週圍。撥地三十畝。作瞻倉地甚便。委官議納憐平遠倉。既近黃河口十里。卽經行要衝屯田所種禾稼周其旁近。上年屯軍所收子粒。見貯本倉。如蒙大同路委官與東勝雲內二州正官。於年銷錢顧夫買物修之。撥付萬戶府貯糧。較之移拆忙安倉所費十省其九。公私俱便。兵部議準所擬照會樞密院。兵部依上施行。

忙安倉去黃河頗遠運糧不便。已別建新倉。其舊倉今空閑。如今河東宣慰司拆移。前來貯糧使委官相視。忙安舊倉二十一間墻壁倒塌。木石俱全。甃瓦三損其二。若移此倉則陸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餘里。可用車千餘。約費脚直五千餘定。至彼可須添補木瓦諸物亦不下五千餘定。若黃河運載。至忙安倉南三十里。陸路纔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約費萬餘定。至納憐平遠倉。復行十里入陸至舊新安州。又七十里黃河殊無往來。客舟雖有運官船。每處不過三十五艘。椽標長短不等。實難裝載。況其地寒早易口。必候下年方可興工修理。況兼委有妨碍。既納憐平遠倉已擬修理。撥付屯田萬戶府。忙安倉雖擬拆移。不惟省費亦免勞民。兵部議準。撥屯田萬戶府倉廩廨宇。本府與所委官那懷等議。合於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故城內建四向立屯



爲便。擬合用物料照會河東宣慰司。早爲建造相視。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故城方圍七里竝無人煙。黃河沿路別無村曠。西至寧夏路七百里。若修上項公廨。合用木植。令寧夏計料收用。買。順流運至古城。或於納憐平遠倉。募夫匠建立誠便。兵部議準擬省照以舊新安州古城內建屯田萬戶府公廨。不見間座數目。合用物料遂寢其事。

甘州倉。仁宗皇帝延祐三年十一月五日。甘肅行樞密院咨甘州倉言。本倉墻壞恐損官糧。乞添展修倉屋九十間。已割付甘州路。修建八十五間。就用看倉年六十人。供作自三月爲始興工。不見次第。蓋供作軍少。遂照元貞二年甘州建倉八十間。啓奉朮白大王令旨。於各翼摘軍五百人執役。請依前數發遣庶得早完。十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官塔失帖木兒等稟甘州修建倉屋需軍五百。臣等議合於旁近漢軍內。如數差調。上從之。

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詔前令隨處官司就差元設站夫。修治運糧河道。可疾遣站夫。自備糧物速爲修治。工軍放還。專委運糧河所屬各州縣長。提舉河道差能幹官吏及約糧差夫以時巡護。不致賊盜滋生。若遇失盜不以官私之物。竝勒提舉河道及巡護者賠償。如元賊不獲依條斷罪。如有河岸缺壞。不分晝夜。多差丁夫併力修築。違慢遲滯。竝以違制論。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官。各於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其立倉處差去人取。辛卯壬辰年元科州府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并附餘者。撥燕京令陳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時漕運毋違慢。其通州北起倉。據見可收物處。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備木植差夫。令和伯撥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鐵匠一人速修。及差守倉夫役三人半年交替。如失盜就令



均賠。至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書工部奉省判斷事官幹脫兒赤等呈。通州廣盈兩倉損壞。令工部斟酌於鼠耗錢糧內。就漕運司計料修補事送戶部議。官倉損壞隨申上司修補。用過物價申部除破。似此早得完備。省準送工部。照常平倉省議。隨路倉廩二年之內損壞者。釐勒監造。以已資修補。如遷轉事故。本處官司年銷錢內。隨即修完。將用過土物。同元監造官職名申部。根勾追還。若二年之外損壞者。官爲修理。工物價錢申部除破。十四年四月二日。省劄河倉損壞。於各路以官帑修補其二十餘所。今秋雖已修畢。如無人守護則。近倉之民偷取甌木。縱放頭匹踏踐倉場。損壞牆壁。宜令各處州縣官。提調勒斗脚。常川看守任滿。相監交割赴漕運司。給由工部議。各處何倉損壞。倉官隨即移文本處官司。一同相視會計工物。於年銷錢糧內支用。監督修完。如二年內損壞。監修官備工物修償。壞在二年之外。官自修葺。倉官任滿所代官完備。收付於解山內開寫省。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泉府卿阿散等稟。大都諸倉屋今損壞。省委麥求丁往視河西務倉。已修其餘續次興工。從之。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上都倉俱在城外不便。今議擬於城內建倉一二所。上從之。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平章帖木兒言。武平路地震。奉詔巡撫九月二日至。彼應係官局院房舍盡皆積倒。其糧物壓陷入地。跑掘既出無處藏貯。擬於平灤路及興松州差工匠一百二以修蓋。省準令工部督責合屬施行。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丞相完澤等奏。去歲地震倉室圯壞。今議令忙古舫提調修葺。上從之。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灰木等奏疏關新河。那懷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如曠野東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復遷紅門



稍入五十餘廣展基址。期數年間盡建倉宇。移致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工部楊尙書言。乞命那懷董工庶得早來。上是之曰不必再慮。盡力爲之。十一月二十九日。平章刺眞阿里等稟。楊尙書言。今皇城東河沿建倉。令漕舟於此交卸便。奉旨準。又奏。常例和買蒿草以燒甃瓦供諸營繕。今擬令刈葦。俟河冰開舟運致以代蒿用。奉旨不須和買。大都民有十萬。每戶賦納一車或一束。命阿里掌之。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六日。平章刺眞等奏。每歲倉蓋及諸營繕。差軍刈葦以供用。今歲營繕亦多議。可仍舊用軍採刈。二月二十九日。左丞相都刺等奏修理倉庫。官每歲令軍人助役。前者移文樞密院取之未從。今歲約用軍五千。奉旨准。



附錄二 大元氈罽工物記 (元經世大典工典、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七十二)

氈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焉。以之籍地焉。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制以給用焉。

氈罽之工

御用

成宗皇帝大德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旨。寢殿內造地氈。命與只里哈乎同議長短闊狹尺寸。命那懷成造。工部委官計料工物造成。察罕口兒寢殿地氈五扇。總積方尺九百九十二尺八寸三分。四扇各長二丈五尺二寸。闊八尺六寸五分。折方尺二百七十七尺九寸八分。計八百七十一尺九寸二分。一扇長一丈五尺五寸。闊七尺八寸。折方尺一百二十尺九寸一分。用物羊毛九百九十三斤十三兩一錢二分。內白羊毛八百六十五斤六兩五錢。青羊毛八十七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黑羊毛三十九斤九兩五錢。物料計用上等回回茜根一百二十七斤四兩二錢五分。淀三百五十七斤五兩五錢。白礬二百三十三斤一十一兩六錢五分。槐子二十三斤一十一兩六錢。黃蘆五十斤十四兩五錢。荆葉一百一斤十三兩。牛李一百六十九斤十一兩。棠葉八十四斤十三兩五錢。橡子一石一斗八升七合。緣礬八斤十四兩五錢。落藜灰五斗。花籬十斤二兩九錢。石灰六十八斤一兩一錢。柴三千二百四斤四兩二錢。醋七斗一升一合五勺。



秦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隨路民匠都總管府。奉工部符撒里帖木兒等傳旨。失列帖木兒皇后  
斡耳朵裏沿路。搭蓋兀納八前二察赤兒段匹。庫藏車駕及鞍轡等二。獨柱察赤兒禾赤兒前三。  
察赤兒速移文造之。除察赤兒外。所用包裹花氈丈量。計料成造。二年送赴本位下交納成造。  
察赤兒鋪設毛毯七扇。積方尺八千五十尺。用物羊毛八千五十斤。茜根一千九百八十斤。淀  
三千六十九斤。白礬一千二十三斤。黃蘆三百九十六斤。石灰二百九十七斤。橡子六石六斗。  
白礬四十九斤八兩。醋四石八斗四合。荆葉九百七十二斤八兩。牛李一千五十六斤。棠葉五  
百二十八斤。硬柴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斤。十二月一日。留守伯帖木兒奉旨。英宗皇帝影  
堂祭器。依世祖皇帝影堂制爲之。於省部議所用物。省議宜依仁宗皇帝影堂之數造。赴青塔  
寺輸納。成造剪絨花毯五扇。總計折方尺二千六百三十六尺七寸。正殿地毯一長三十三尺五  
寸。闊十八尺二寸。折方尺六百九十六尺。前殿地毯四折方尺二千二十七尺。用物淨羊毛一  
千五百八十二斤。茜根六百二十五斤一十三兩。淀九百六十九斤九兩。白礬四百二十一斤十  
四兩。棠葉一百六十六斤十四兩。荆葉二百五十斤四兩。槐子四十一斤十一兩。黃蘆一百四  
十五觔三兩。橡子二石七升。醋一石五斗四升。綠礬一十五斤七兩。石灰九百一十三斤。硬  
柴八千一十一斤。

二年閏正月三日。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奉工部符文留守司關。至治三年十二月五日。留  
守伯勝阿魯澤沙傳旨。北平王影堂內。核桃木椀樸象牙匙筋楠木卓及諸物。依世祖皇帝影堂  
制從新爲之。計料繪圖成造。三年五月七日交納庫。赤劉提舉收受成造毯十五扇。總積方尺



三千四百五十九尺。前殿三扇正身一扇。長三十八尺。闊二十四尺。西耳房二扇各長二十三尺。闊一十三尺。後殿一扇長五十尺。闊二十二尺五寸。柱廊一扇長二十八尺。闊一十八尺。雜用鋪陳毯一十扇。各長八尺。各闊四尺。白毯簾一扇長一十尺。闊七尺。用物青白羊毛三千五百一十一斤八兩。槐子五十六斤一十一兩。白礬四百三十九斤。茜根八百五十一斤八兩。淀一千二百九十斤八兩。黃蘆一百七十斤。石灰一百二十七斤。橡子二石八斗三升。綠礬二十一斤四兩。醋二石九斗八升。荆葉三百四十斤。棠葉二百二十六斤。牛李四百五十三斤。硬柴一萬六百三十一斤。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省判工部中尙監少卿伯達兒爲續太卿。也里伯都太監言。上都時撤伯帖木兒。院使八里顏司徒等奉旨。兀納八氈吾殿兩旁柱廊速爲造之。以無氈故語太卿八里顏少卿伯達兒語丞相。如無毯俟大都爲之。又於十月十五日。宦者塔口司卿也速不花司丞又奉旨。如前資成庫言見有氈貨絲布簾扇等爲應付。餘房舍合用物請早爲給之。下覆實司比料相應。部議中尙監關爲速哥答里皇后造吾殿兀納八。除已給之氈絲布簾。餘物氈口地毯諸物。俟省下工部照勘。口書口計料用物爲之。泰定三年八月十四日。赴中尙監資成庫。送納成造地毯六扇。一副三扇。每扇長二十尺。每扇積四百八十四尺。計一千四百五十二尺。一副三扇。每扇長二十尺。闊二十尺。每扇積四百尺。計積一千二百尺。用物口口路上等荒秋青羊毛二千五百六十二斤。西蕃茜根六百二十七斤一十三兩。白礬三百二十五斤五兩。漢淀九百七十五斤五兩。石灰九十四斤七兩。荆葉二百五十一斤一十四兩。棠葉一百六十二斤二兩。



橡子二石一斗。黃蘆一百二十五斤一十五兩。牛李三百三十九兩。槐子四十一斤一十五兩。醋一石五斗五升。綠礬一十五斤一十一兩。木柴八千五十五斤。六月二日。留守金界奴奉旨。依朕取圖建鹿頂殿五間。用器鋪設咸備。汝與赤刺哈總其地毯丈量計料。於十一月十五日造畢。赴西宮儀鸞局納成造。西宮鹿頂殿地毯大小二扇。積方一千三尺。內一扇長三十九尺。闊二十尺。一扇長二十六尺。闊二十尺。用物青白羊毛一千三百斤。哈刺章茜根三百八斤七兩。白礬一百五十九斤。槐子二十斤九兩。淀四百七十七斤一十二兩。黃蘆六十一斤八兩。石灰四十六斤二兩。橡子一石。綠礬七斤一十一兩。醋七斗五升五合。荊葉一百五十四斤三兩。牛李一百六十四斤八兩。棠葉八十二斤四兩。硬柴三千九百四十八斤。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尙監官八里顏奉旨。撒八刺皇后禾失房帶主廊咸新其氈。所用物令省部速給與之。於是氈布諸物關工部應付。送覆實司比料。九月二十四日造畢。赴中尙監資成庫。送納成造朮羅氈一十扇。各長三十尺。闊二十尺。內入藥白氈一箇半。入白礬氈四箇。無礬白氈三箇。雀白氈三箇半。青紅芽氈二十八箇。各長一丈二尺。闊四尺半。內紅氈一十箇。染青氈四箇。白鞣氈三箇。白氈胎一箇。用物荒秋青白羊毛五千一百七十斤八兩。黃蠟四十五斤九兩。白礬一百四十五斤。寒水石二百五十九斤。白芨一十六斤三兩。黑木炭三百四十三斤。茜根二百四十三斤。淀四百一十斤。醋八斗七升。硬柴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斤。十二月十六日。宦者伯顏察兒。留守刺哈岳羅。魯米只兒等奉旨。作二十脚吾殿帶柱廊胎骨上下版用絹裱之。上畫西番蓮。下畫海馬。柱以心紅油而青其線縫龍。床以椶木爲之。內紅



色油。用物需之太府監。幔造地毯簾扇。移文省部。用白氈幔造。乃當口所立立房比行期速成。於是下修內司等局。咸請計料用物。下覆實司比料委官。同大都留守司官。量其長闊尺寸。計料關支用物爲之。成造地毯四扇。計積五百八十七尺五寸。用物興和路上等荒秋青白羊毛五百八十七斤八兩。西番茜根一百三十九斤八兩。白礬五十九斤六兩。柴一千七百八十二斤六兩。漢淀一百八十六斤一十二兩。醋三斗三升。黃蘆二十七斤五兩。石灰二十九斤二兩。槐子九斤四兩。橡子四斗六升。綠礬三斤七兩。牛李七十四斤。五年二月十五日。隨路諸色府匠都總管府令史嚴障言。十二日中書工部令。於十三日委官同承徽寺官。丈量撒荅八刺皇后金脊殿回回剪絨氈長闊尺寸。計料用物下織染匠人。提舉司等官同量計料關物。造剪絨毯四片長不等。計積方二百四十五尺。用物青羊毛三十八斤一十二兩。白羊毛二百五斤二兩五錢。西番茜根五十七斤一十兩。漢淀八十七斤三兩。綠礬一斤四兩。白礬二十九斤三兩。牛李三斤一十二兩。槐子三斤一十二兩。橡子一斗五升。石灰八斤。棠葉一十五斤。黃蘆一十一斤八兩。荆葉二十三斤。醋一斗五升。木柴七百四十斤。是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鋪。設省下隨路民匠府爲之。九月十三日輸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積方二千三百四十三尺。用物荒秋青白羊毛二千三百四十四斤。茜根五百五十五斤。淀八百六十一斤。白礬二百八十六斤。荆葉二百二十斤。棠葉一百四十八斤四兩。牛朱三百九十六斤。黃蘆一百一十一斤。橡子一石八斗五升。綠礬三斤一十四兩。槐子三十七斤。醋一石三斗七升。石灰八十三斤。硬柴六千八百九十三斤。



雜用

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敕諭豐州雲內東勝二州達魯花赤官員人等。今差氈匠詣彼居止。歲織韓耳朶大氈四片長一丈六尺。給以羊毛五百斤。馳毛一百斤。及染顏色物料。驗三州各管見在軍數。均科外舊欠羊馳毛。并今歲者就納足之。後依例科取毯匠。達魯花赤都束并諸匠家屬三十人。續添二十五。計口五十五人。日支米一升。於雲內支付。就報宣差。徵收祿稅所。於秋稅內剋除。雲內州官應付大屋二間。口木二株長一丈四尺。造畢驛遞韓耳朶送納。六年甲午。元帥習刺奉刺聚諸工七千餘戶。至中統元年。又聚二萬九千餘戶。二年立都總管府以統屬之。歲造氈帽六。氈衫七。胎氈四十二斤。帳氈二十片。氈鞍籠二。

世祖皇帝中統三年。敕也的迷失佩金牌。至大都置立局院。以諸工分隸之。造作金銀皮貨氈染諸物。是年始歲造羊毛氈大小三千二百五十段。赴中尙監送納。至今因三歲造白氈八百一十片。內絨披氈一十。絨裁氈一十。掠絨剪花氈五十。白羊毛氈七百四十。內藥脫羅三十。無藥脫羅五十。裏氈三十。扎針氈一十。鞍籠氈二十。裁氈五十。氈胎一百五十。好事氈二百五十。披氈二十五。襯花氈一百。骨子氈二十五。悄白氈一百八十段。內藥脫羅一十五。無藥脫羅二十五。裏氈一十五。襪使氈一百二十五。大糝白氈六百二十五段。內脫羅氈一百。裏氈五十。裁氈一百。氈胎一百五十。披氈一百。雜使氈一百二十五。燠氈一百段。染青小哥車氈一十段。大黑氈三百段。內布答氈五十。好事氈二百五十。染氈一千二百二十五斤。內羊毛氈九百七十五。內紅氈二百五十。青氈五百。柳黃氈五十。綠氈五十。黑氈五十。柿黃



氈二十五。銀褐氈五十。掠氈二百五十。內青氈一百五十。紅氈一百。染者也毛繩二百二十五斤。內青者也一百斤。紅者也八十斤。赤黃者也二十斤。綠者也五斤。銀褐者也一十斤。粉紅者也五斤。明綠者也五斤。用物荒羊絨毛一十四萬一千七十斤。內白秋毛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五斤。青秋毛六萬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絨毛一千七百五十斤。物料黃蠟二千一百十三斤一十二兩。木炭七千九百四十斤。寒水石六千三百三十六斤。松明子二千五百斤。羊筋二千斤。皂礬五百斤。橡子五十石。樺皮一千五百斤。小油一千斤。白芨三百六十五斤。羊頭骨二百五十斤。白礬一千八百三十七斤。回回淀三百八十四斤。槐子一百一十七斤。大麥麩三百八十四斤。黃蘆六百一十二斤。荊葉一千三百八十斤。落藜灰四十九石六斗。石灰一百八十八斤。花籬一百四十四斤。黑沙塊子灰一千五百斤。哈喇章茜根三千五百三十五斤四兩。柴二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四斤一十二兩。至元三十年。管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總管府。

仁宗皇帝延祐二年七月八日。丞相阿教左丞阿里海牙等稟每歲韓耳朶行幸時。除應付餘物外。有包裹韓耳孫舍里台撒里孫爲是官。無見在和買應付。多費官錢。利用監賞造一切皮貨。筵宴時剝下羊皮分付與利用。監熟造撒里孫帖滅赤處。追落馳毛甚多。尙舍寺亦有造舍里台匠。以馳毛責之織造。若更不敷。然後和買爲便。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九月十一日。廩給司司庫冉德言。自至治二年十二月。爲始交收帳房被褥諸物。以供諸王公主駙馬。使客至用。今已起程收拾在庫。頓放照元。交及察迭兒局未造。



各處支帖實有見在堪與不堪細數。請換修之。送照磨蘭將仕從實相視分揀。與廩給司所申同通政院乃以上年各局未造并今歲分揀不堪用。帳房舖陳諸物。移文工部相視修換。下覆實司相視。具數目比料。令合屬委官監視。從實使用。是日下織染人匠提舉司移文。本司副提舉張義提調。及下氈局關物造完。於泰定元年六月三日。九月九日赴察迭兒局收支庫。送納成造白厚氈二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氈八千一百十二尺。四六尺青氈一百七十九斤。用物羊毛七千一百七十三斤半。內白厚五分氈二千一百七十二尺。青氈八千一百一十二尺。每尺用秋荒青羊毛九兩。計用四千五百六十三斤。四六尺青氈一百七十九斤。每斤用秋荒青羊毛七斤。計一千三百五十三斤。木柴驗羊毛一斤。用硬木柴一斤半。計萬三百六十斤四兩。今上皇帝天歷元年九月八日。平章速速奉旨。典瑞院印章。卽令口與之外據蒙口白氈。移文工部需之。部下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委官計稟典瑞院官吏。量其尺寸計料用物。關支造完。於是年十月。送造成納苜寶簾氈。一扇長一丈五尺。闊七尺。用物青羊毛一十六斤六兩。白羊毛八十八斤九兩。陝西茜根二十四斤一十兩。淀三十八斤五兩。白礬一十三斤五兩。綠礬八兩八錢。槐子一斤九兩。梔子七升八合。木柴三百二十三斤。石灰三斤五兩。二年三月六日奉旨。爲明皇帝送二象。轎有損速修油染車包裹之。合用物需之省部。命哈兒思蘭沙提調沿路所用匠人。留守司發遣修完。以付章吉解持往。於是下修內司計料。章吉解院使言。二轎鞍及轡絨套結子肚帶諸物皆爲造之。其一轎在上都。可移文令彼就修理。轎所常用之物。毋以晝夜修染畢。用物包護差人送至沙靜州聽候。於是相視。除花氈蒙鞍四。銀



台鍍金脊條金翅鵬寶瓶西番蓮花樸并象鈎四。係金玉府修理外。鍍石鍍金寶瓶諸物。開申工部請早爲之。至九日院使章吉觥。留守阿兒思蘭沙奏。轎上幪氈裯褥油絹皆舊金翅鵬寶瓶亦壞。奉旨幪氈裯褥油絹。令翊正司朶觥提調移文各司所給其氈需之。中尙監於是移文將作院諸處。工部下覆寶司。委提舉楊承務相視。轎上鍍金事件。寶瓶俱口損色淺。鞦轡四副。象牙花樣事件。打駝間有損壞。宜修并製造。所用物比料相應。下隨路人匠都總管府。委官計料關物造完。於四月六日。赴御位下玉列赤局送納。成造幪鞍花氈四。用物興和路上等荒秋白羊毛三百二十二斤八兩。上等秋細白絨毛一百三十五斤。木柴六百八十六斤四兩。白脫羅毯一箇。長二丈闊一丈五尺厚五寸。製花掠絨染氈一十二箇。九月五日。刺廣口局達魯花赤忽辛改造駝衣十串。內剪絨四串。纓口旗鼓口備。仍敕省部速與用物。明里董阿董其事。成造巴口思十箇。鞍八十箇。攀胸八十條。肚帶八十條。鞦八十條。鼻繩八十條。海波尖花氈四十八箇。剪絨花氈三十二。繡旗四面。生色旗六面。銅腔鼓十面。看刺思大鈴八十四。罕荅海中鈴八十。小偏鈴一千一百。熟鐵大鈴八十。鐵僉八十。鐵索六百四十尺。鐵圈一百六十。用物羊毛線二千三十二斤。內移青一百六十八斤。赤黃一百九十二斤。茜紅一千一百三十六斤。白三百八十四斤。綠八十八斤。銀褐六十四斤。衡黑駝毛靜線三百六十八斤。駝毛線一千八十斤。駝毛編子二百四十托。絨編子二百六十托。木鈎兒四百四箇。單三索一百六十八條。蒲二百四十束。四股麻繩一百六十托。青硫磺一萬六十箇。黑纓八十斤。紅纓四十斤。線紙五百張。椴木十二條。心紅攢竹旗竿一十條。雜色絨十六斤。大紅紵絲十匹。銀一十兩。



心紅一斤十兩。銅碌一斤十四兩。墨一斤八兩。礬紅三斤。雄黃二斤四兩。明膠二十一斤。定粉六斤。石灰十五斤。石青二斤四兩。白羊毛一千二百二十斤。青羊毛一百八十八斤。西番茜根三百四十二斤。淀五百二十七斤十二兩。白礬一百七十六斤三兩。黃蘆六十七斤八兩。荆葉一百三十五斤。橡子一石一斗。橡子二十二斤十二兩。皂礬八斤四兩。醋八斗四升。牛李一百八十二斤。棠葉九十一斤。硬木柴四千二百二十四斤。銀一百九十九兩。東蘭鐵一千一百七十五斤。礪砂十五兩。水和炭八千六百七十斤。木炭四千二百斤。赤格柱十四條。夾棒一百六十。二月玉列赤頭目亦刺合呈奉寺劄。造八不沙皇后位下粧馳花氈七十五副。計料用物。關工部應付成造。妝馳花七十五副。每副用物不見致赤脊帶籠頭白地氈一箇。長六尺闊四尺厚六分。翦花樣青氈。赤黃氈。銀褐氈。肉紅氈。柳黃氈。明線氈。粉青氈。深色紅氈。各半箇長三尺。做檐赤哥白絨氈一箇長六尺闊四尺。五色者也四斤。青紅線一斤半。生絲線一斤。白者也一斤。黃有裏一匹。青紅纓二斤。應吉兒叉鞍子汗屨一箇。馳毛肚帶一。粘花麪二斤。帶氈裏畫十把。鐵指塔二十。大小針一千。







# 新元史食貨志（二）

清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 柯劭忞撰

## 戶口 科差 稅法

元中葉以後。課稅之所入。視世祖時增二十餘倍。卽包銀之賦。亦增十餘倍。其取於民者。可謂悉矣。而國用日患其不足。蓋糜於佛事與諸王貴戚之賜賚。無歲無之。而濫恩倖賞。溢出於歲例之外者爲尤甚。至大二年。中書省臣言。常賦鈔四百萬錠。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萬錠。今已支四百二十萬。又應支而未給者。尙百餘萬錠。臣等慮財用不繼。敢以上聞。及仁宗卽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言。每歲應支六百萬餘錠。又土木營繕之費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萬餘錠。北邊軍餉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裁餘十萬錠。安能周給。不急之費。亟應停罷。夫承平無事之日。而出入之縣絕如此。若飢饉荐臻盜賊猝發。何以應之。是故元之亡。亡於饑饉盜賊。蓋民窮財盡。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亂者也。今爲食貨志。其目二十有二。曰戶口。曰科差。曰稅法。曰田制。曰農政。曰洞冶課。曰鹽課。曰茶課。曰酒醋課。曰市舶課。曰常課。曰額外課。曰斡脫官錢。曰和糴和買。曰鈔法。曰海運。曰歲賜。曰祿秩。曰入粟補官。曰賑貸。曰內外諸倉。曰惠民葯局。凡措辦之得失。出入之贏絀。畧具於此矣。後世制國用者。尙其鑒之哉。



## 戶口

元之取民。計戶計丁計畝。丁稅畝稅者。歷代之所同也。至民戶之充差發。則開除於分撥。收係於添額協濟者。其事尤膠轕煩碎。爲歷代所未有焉。今撫其大概著於篇。世祖至元八年。命尙書省。閱實天下戶口。以條畫諭天下。初太宗四年。括中州戶。得七十三萬有餘。八年。復括中州戶。續得一百一十萬有餘。憲宗二年。再籍漢地戶口。至是因爭理戶計者。往復取勘。不能裁決。乃諭尙書省。依累降聖旨。分別定奪。凡合當差發戶數。再行添額。並令協濟額內當差之戶。其條畫所列。收係充當差發者。曰諸王公主附馬。並諸官員戶計。凡隨營諸色人等。於壬子籍後投來。或各處容留人等。不曾附籍。並諸投下人員。招收附籍。漏籍放良還俗等戶。曰五投下。凡係好投拜人戶。及在後投屬。或本投下。招收別無身役者。曰各投下軍站戶。凡壬子年籍後投來。別無身役者。又諸色人等。有田宅妻子者。曰軍戶。查照軍籍內。無姓名者。又原籍貼戶。不曾應當差役者。曰站赤戶。查照原籍貼戶及附籍內。不見戶數者。曰諸色人匠。諸投下。壬子年原籍不當差役人戶。附籍軍人諸色人等。無改撥充匠明文者。諸漏籍戶。改正爲民者。曰驅良。依甲午年合罕皇帝聖旨。軍前虜到驅口。隨處附籍者。本使附籍戶下。漏抄驅口。及不當本使差役者。附籍戶口。在外另籍者。或本使於軍籍內作驅撥報者。曰驅良。乙未年附籍民戶。壬子年他人下戶。抄上作驅。或漏籍。已改正爲驅者。本抄過者。本使戶下附籍。驅口在外。另作驅口。或容留附籍者。本使戶下不曾附籍。驅口在外。壬子年不曾抄上者。主奴俱漏籍另居。今次取勘。不見本使下落者。曰放良。



民戶良書寫。任便住坐。或爲良者諸驅口。壬子年以前得良書。卻於他人戶下爲驅。附籍者。諸投下放良戶良書寫。不得投屬別管官司者抄過爲刷。依良書另立戶名者。已放爲良本。使再立津貼錢物。或分當差役。文字仍依良書爲民者。壬子年附籍漏籍。已經分撥與各投下。並諸官員戶計。本主放良者。曰新案主戶。犯刑官吏。已經斷沒家屬。及戶下驅奴。並依已斷發付者。斷事官及各屬。達魯花赤官。<sup>(四)</sup>擅自斷訖之雜犯人等。改正爲民者。曰輸脫戶。曰回回畏兀兒戶。現住民戶城裏者。曰答失蠻迷里威失戶。有營運產業者。曰打捕戶。壬子年附籍。打捕戶因爭差戶計。經官陳告者。附籍打捕戶揭照。壬子年原籍。不係打捕戶計者。手狀稱打捕戶。不納皮貨亦不當差者。曰儒人戶。中統四年。附籍漏籍儒人。或壬子年。別作名色。附籍並戶頭身沒。子弟讀書。又高智耀收到驅儒。從實分揀。不通文學者。此外諸色人戶下子弟深通文義者。止免本身雜役。曰析居戶。軍站急遞鋪駕船。漏籍鐵冶戶下人口析居。揭照各籍所無者。民匠打捕鷹房。諸色附籍漏籍人等。戶下析居者。竈戶下人口析居者。但充當絲料招。曰女婿。養老女婿妻亡另居者。或已將原妻休棄者。良人作驅戶女婿者。年限。女婿年限滿而不歸宗者。曰奴婢。招嫁良人驅死。良人所生男女。另立戶名者。曰諸人。戶下漏抄驅口。今已成丁者。曰隨朝。並各位下諸色。承應人見。不應承者。曰涿州合蘭水。西京忽蘭。南京張子良。各管戶計革罷原委頭目者。皆籍爲當差戶數之添額也。至元二十七年。准尙書省議。籍定儒醫戶計。擬令除免雜泛差役外。續收儒戶醫戶。別無定奪。至大四年。詔諸色人等。各有定籍。今後各投下諸色。並遵世祖皇帝以來累朝定制。不得擅



招戶計。誘占驅奴。違者罪之。其戶口總數。中統元年。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迨至元三十八年。戶部上天下戶口。內地一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

(一) 驅口、驅丁は男奴女婢の總稱、蒙古人以外の者。

(二) 欄は場の俗字、養訓を墮となす。浙江の紹興寧波に舊墮民あり。樂工女伴等の賤業をなして、士庶人と結婚ができません、科擧に應ずることを許されず、これを場と稱す。明清にも此の制がある。

(三) 放良は、奴隸が金を納めて、奴隸の籍を脱した者。

(四) 達魯花赤は、蒙古語で長官のこと。元には各局に長官を置き、達魯花赤といふ。

### 科差

科差之名二。曰絲料。曰包銀。絲料之法。太宗八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五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及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格。各路年例應納官。存留包銀。並絲糧稅等。差發依原籍民戶。數目從實科放。勿循近年虛例。勘定合科。差發總額。府科與州驗民戶多寡。土產難易。以十分爲率。作大門攤。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解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



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十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絲之數。與交參絲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并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也速解兒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至元二年勅。所有諸王並諸投下人戶。除匠人捕打戶鷹房子金銀鐵冶戶外。有分撥民戶五戶絲。投下交參戶。每年合納絲線包銀。並五戶絲與本路民戶。一體驗貧富科徵。十八年。以應當差發者。多係貧民。其豪強往往僥倖苟避。飭依驗人戶事業多寡。品第高下。攢造鼠尾文簿科歛。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皆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令已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



損益之云。科差總數。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舊紀作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二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

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匹。舊紀作絲九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三斤。鈔五萬七千六百八十二錠。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

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天歷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取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

八百四十二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匹。棉七萬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匹。舊紀。天歷二年。賦入之數。金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布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斤。棉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五斤。

### 稅法

稅法行於內地者。曰丁稅地稅。太祖時命諸色人等凡種田者。依例出納地稅。太宗元年。命漢人以戶計出賦。西域人以丁計出賦。每戶科粟二石。復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九年。乃定科徵之法。命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斗。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以徵之。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杖一百。至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始備焉。中統五年詔。僧道也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凡該納丁稅蒙古回回。河西漢人。並人匠及諸投下各色人等。依例徵納地稅。外蒙古漢人軍站戶。減半輸納。其後漢軍又額定。贍軍地四頃免稅。餘悉徵



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科之。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科之。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令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刺海之處地稅。與前僧道同。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卽上報。隱匿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斗。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五斗。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資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之時。收受出給朱錢。權豪結攬者罪之。倉官攢典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若近下戶計去。倉遠願出脚錢。就令附近民戶帶納者聽。凡納糧用官斛斛斗。收受一色乾圓潔淨之新米。但有糠粃。責倉官人等賠償。輸納之期分爲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限者初限笞四十。再犯杖八十。其失限或稅石不足。各處之。達魯火赤管民官部。民官部糧官不分首從。一同科罪。其任滿官有拖欠稅石。勿給由。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七年江南行御史台言。法有萬世不改者。亦有隨時應改者。不可一概論也。切謂漢軍舊例。每戶額定贍軍地四頃。其餘畝數皆令納糧。雖曾累行文字。然實難通行。今軍戶口累漸。多所當軍役屯守去處。南至南海。北至和林。別有征行。則南者益南。北者益北。動又至於數千里外。去家萬里。家中又與民戶同。當一切



雜泛差役。侍衛差役。尤爲浩大。其餘科差且置勿論。只計其起發所需。每戶該鈔至有八十定者。農家別無生計。若不典賣田土。何處出辦。往日軍戶地。有至三二十頃。今皆消乏。破壞不可勝計。中等人家莊田盡廢。現今乞匄爲生者。處處有之。若更拘勸。未曾消乏。現勸當役軍戶。地畝存四頃之外者。必要盡數納糧。此事果行。不過數年。軍戶必盡破散。人無雇籍。不可復用。近日民間多有告訐軍戶隱藏地畝者。地主惟隨其所欲。承奉買主。又所在官吏不時下鄉。言要打量軍戶地畝。以此爲名。脅歛錢物。鑿足方能釋免。但凡地過四頃之家。長懷憂懼。今於緊急用兵之時。深爲可慮。去年樞密院奉旨。約各處管民官司。不得打量軍戶地畝。文字在官百姓不知。狡猾之徒。恐脅軍戶與舊無異。若令每社置一粉壁。其上但寫不得訐告軍戶地畝數字。如此則軍戶皆得其逼脅侵擾之患。四頃之外納稅一節。待邊境事寧用兵稍緩。然後別議。似爲長便。從之。至秋稅夏稅之法。但徵田稅。無丁稅行於江南。本沿宋之舊制。世祖平江南。除江東浙東二路。其餘但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柳州總管姚文龍言。命江南稅糧依宋舊制。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中書右丞耿仁言。令輸米三分之一。餘並入鈔。以七萬定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定。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令輸租。夏稅則輸木棉布絹絲棉等物。其所輸之物。視糧以爲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輸三貫者。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也。輸一貫者。福建省泉州路也。輸一貫五百文者。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處也。江西各路秋稅納糧。有用現行斛斗。比宋文思院斛。抵一斛斗半。



者。故免其夏稅。兩廣以盜賊多民失業亦免之。獨湖廣省。以阿里海涯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爲門攤。每戶一貫二錢。增課錢至五萬錠。至是宣慰使張國紀復科夏稅。民病甚。大德二年。御史台臣言其弊。成宗命中書省趣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至大三年。中書省臣言。腹裏百姓當一切雜泛差役。更納包銀絲線。稅糧差役甚重。江南收附四十餘年。百姓納田稅外。別無差發。請除兩廣福建。其餘兩浙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兩淮荆湘等路。驗納糧民戶。見科糧數一斗添荅二升。從之。泰定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每頃量出助役田。具書於冊。甲乙以次彙之。歲收其入以助差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外。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凡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萬四千七百八石。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十三石。四川省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肅省六萬五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江南三省天歷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十一貫。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 新元史食貨志 (二)

## 田制 農政

### 田制

元之田制。曰官田。曰民田。曰兵民屯田。官田皆仍南宋之舊。第覈其影射而已。至元二十三年。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豪強所據。立營田總營府。履畝計之。至元二十六年詔。亡宋各項。係官田土。每歲有額定田租。折收物色。歸附以後。多爲權豪勢要之家影佔。佃種或賣於他人。立限一百日。若限內自赴行大司農。並勸農營田司出首。與免本罪。其地還官。仍令出首人佃種。依例納租。若限內不首。有人告發到官。自影占年分。至今應納之租。盡數追徵。職官解現任。軍民人等。驗影占地畝多寡。酌量斷罪。仍以田租一半付告人充賞。大德五年。中書省議淮江南現任官吏。於任所佃種。官田不納官租。及占奪百姓佃種田土。許諸人赴本管官陳告。驗實追斷降黜。其田付告人。及原佃人佃種。至江南各路贍學田。亦官田之屬也。初南人石國秀尹應元陳獻江南學田。認辦課程。三千錠。官爲收係。至元二十年。御史中丞崔彥極論之。始命籍於學官。官司不爲理問。二十四年。立尙書省。遣詹玉楊最等十一人。分往江淮荆湘閩廣兩浙等處。理算各路。贍學田租。專以刻覈聚斂。迎合桑哥之意。逼吉州路學教授劉夢荐自刎。淮海書院鄭山長。杭州路王學錄自縊。至二十九年。桑哥伏誅。



御史台臣言其擾害。請學校官管理贍學。田租如故事。從之。惟各路之貢士莊。命官司取勘焉。民田則經理之法。最爲元之稗政。所謂自實田也。延祐元年。平章政事張驢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因科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田而仍以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使有田之家及各投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張驢等往江浙。尙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江南。仍命御史台。分台鎮過。樞密院以兵防護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官分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田主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北邊。所隱田沒官。州縣不爲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輕重論罰。然期限迫猝。貪酷用事。黠吏豪民並緣爲姦。以無爲有虛登於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竊發。二年。御史台臣言。蔡九五之變。皆由你咱馬丁經理田糧。與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押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一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增頃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自實田租。仁宗乃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是年又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半租。至泰定天曆間。始盡革虛增之數云。屯田有兵屯。有民屯。諸衛之屯田兵屯也。永平屯田總管府。淮東淮西屯田總管府民屯也。諸行省之屯田。兼有兵屯民屯者也。大抵皆世祖所立。自成宗以後。間有損益改并焉。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



以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爲地絕遠。餘當選通曉農事者。與行省宣慰司。親歷其地。可興者興。可廢者廢。各具籍以聞。從之。泰定三年。命整理屯田。河南行省左丞姚焯請。禁屯田吏蠶食屯戶。及勿取羨增。不報。屯田之法。儲軍實與農業。可謂良法矣。然其後弊壞如此。故利爲弊之藪也。今毀其建置之地。著於篇。凡樞密院務所轄者。曰左衛屯田。在東安州南永清縣東。曰右衛屯田。在永清益津等處。曰中衛屯田。在武清香河等處。後遷於河西務楊家口青台等處。曰前衛屯田。在霸涿保定等處。曰後衛屯田。在永清縣。後遷於昌平縣太平莊。泰定三年。以太平莊乃世祖經行之地。不宜立屯。罷之。仍於永清舊屯耕種。曰武衛屯田。在涿州霸州保定定興等處。至治元年。與左衛率府忙古歹屯田千戶。所互易。曰左翼屯田萬戶府。在霸州及河間等處。曰右翼屯田萬戶府。在武清縣崔家口。曰中翊侍衛屯田。在燕只哥赤斤地及紅城。延祐二年。遷於昌平縣太平莊。七年罷太平莊屯田。復立紅城。延祐五年。給中翊府關寨。順德屯田鈔。未詳其地。曰左右欽察衛屯田。在清州等處。曰左衛率府屯田。在涿州武清縣及新城縣。至治元年。與武衛屯田互易。曰宗仁衛屯田。在大寧等處。曰宣忠扈衛親軍屯田。在大都北。至順元年。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凡境內所有山林川澤。其魚鱉鳥獸等供內膳。私行獵捕者罪之。大司農所轄。曰永平屯田總管府。在灤州。曰營田提舉司。在武清縣。曰廣濟屯田。在清滄等州。至元二十二年。自崔黃白空城遷立。宣徽院所轄。曰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在漣海州。至元十九年。游顯乞罷漣海州屯田。以其事隸管民官。從之。其何時復立不可考。曰豐潤署在豐潤縣。曰寶坻縣。曰尙珍署在兗州。至腹裏所轄軍民屯田。曰大同等處屯儲總管府。



在西京黃華嶺。

秦定元年。罷黃華嶺屯田。

曰虎賁親軍都指揮司屯田。在滅涅怯土赤納赤高州忽蘭若班等處。

延祐二年。阿速衛。黃華嶺屯田於滅涅怯地。

曰嶺北行省屯田。自和林移屯五條河。至元二十三年。移五條河屯軍五百人

於兀失蠻。復以五條河并稱海。又罷稱海立五條河。延祐七年。稱海五條河。俱設屯田。遼

陽行省所轄屯田。曰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在瑞州。曰浦峪路屯田。萬戶府。在咸平

府。又於答刺罕刺憐等處。立屯田。肇州蒙古萬戶府。在肇州附近地。曰金復州萬戶府。在

忻都察兒哈思罕。河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曰南陽府民屯。至元二年。詔孟州之東黃河之

北南。至八柳樹枯河徐州等處。令軍人立屯耕種。中統三年詔。河南屯田戶二百四十。賦稅輸之州縣。是至元以前河南已有屯田。其立屯之地不可考矣。復又於唐鄧

申裕等州立屯。至元八年。中書省臣言。河南行省阿里伯等。所置南陽等處屯田。臣等以為凡屯田人戶。皆內地中產之戶。遠徙失業。宜還之木籍。其南京南陽歸德等民賦。自今悉折輸米糧。貯於近便地。以給襄陽軍食。前所屯阿里伯。自以無效引伏。宜令州郡募民耕佃。從之。

曰洪澤屯田萬戶府。在淮安路黃家疇等處。曰芍陂屯田萬戶府。在安豐縣芍陂。至元二十二年。國子監。先有旨。遣軍

二千。屯田芍陂。武士之肥。去秋已收米二萬餘石。請分屯丁二千。從之。曰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在德安路。分置十屯。陝西行省所轄

軍民屯田。曰陝西屯田。總管府在櫟陽涇陽平涼終南渭南及鳳翔鎮原彭原等處。曰陝西等處

萬戶府屯田。在盩厔縣之孝子村張有村杏園莊。寧州之大昌原。文州之亞柏鎮。德順州之威

戎。曰貴赤延安總管府屯田。在延安路探馬赤草地。甘肅行省所轄軍民屯田。曰寧夏等處新

附軍萬戶府。在寧夏等處。曰管軍萬戶府屯田。在甘州黑山子滿峪泉水渠鴨子翅等處。曰寧

夏營田司屯田。在中興。曰寧夏路放良官屯田。在本路。曰亦集乃路屯田。在本路。江西行

省所轄屯田。曰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戶府屯田。在信豐會昌龍南文遠等處。江浙行省所轄屯

田。曰汀漳屯田。在汀漳兩州。高麗國立屯。曰高麗屯田。在王京東寧州鳳州等十處。四川



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二十九處。曰廣元路民屯。曰敘州宣撫司民屯。曰紹慶路民屯。曰嘉定路民屯。曰順慶路民屯。曰潼川府民屯。曰夔路總管府民屯。曰重慶路民屯。曰成都路民屯。曰保寧萬戶府軍屯。曰敘州等處萬戶府軍屯。元貞二年。改敘州軍屯。在敘州宣化縣噶口上下。曰重慶五路守鎮萬戶府軍屯。在成都諸處。曰成都等處萬戶府軍屯。在崇慶州義興鄉楠木園。秦定元年。賜重慶州屯田。曰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軍屯。在灌州之青城陶壩及崇慶州之大柵頭等處。曰廣安等處萬戶府軍屯。在崇慶州之七寶壩。曰保寧萬戶府軍屯。在晉源縣之金馬。曰敘州萬戶府軍屯。在灌州之青城縣。曰五路萬戶府軍屯。在崇慶州之大柵鎮孝感鄉。及青城縣之懷仁鄉。曰興元金州等處萬戶府軍屯。在灌州之青城溫江縣。曰舊附等軍萬戶府軍屯。在青城縣及安慶州。曰礮手萬戶府軍屯。在青城縣龍池鄉。曰順慶軍屯。在晉源縣義興鄉江源縣將軍橋。曰平陽軍屯。在灌州青城崇慶州大柵頭。曰遂寧州軍屯。曰嘉定萬戶府軍屯。在崇慶州青城等處。曰順慶等處萬戶府軍屯。在沿江下流漢初等處。曰廣安等處萬戶府軍屯。在新州等處。雲南行省所轄。軍民屯十二處。曰威處提舉司屯田。曰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軍民屯。曰鶴慶路軍民屯。曰武定路總管軍屯。曰威楚路軍民屯。曰中慶路軍民屯。曰曲靖等處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民屯。曰烏撒宣慰司軍民屯。曰臨安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曰梁千戶翼屯田。在烏蒙。後遷於新興州。曰羅羅斯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曰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仁宗時雲南行省言。烏蒙乃咽喉之地。別無屯戍。其地廣闊。土脈膏腴。有古昔屯田之蹟。乞發我元兒及新附漢軍屯田。從之。湖廣行省所轄屯田。曰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大德三年。罷止於瓊州雷州高州化州廣州等路立屯。曰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府糧兵



屯田。在上浪忠州那扶需留水口藤州等處。曰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在衡州靖化永州烏符武岡白倉等處。

### 農政

元之重農政自世祖始。世祖以御史中丞孛羅爲大司農卿。安童奏。臺臣兼任前無此例。帝曰。司農非細事。朕深喻此。其令孛羅知之。世祖之言可謂知本矣。其勸課農桑之法度越唐宋。豈不宜哉。中統元年。帝命十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命宣慰司官。勸農桑懲游惰。是年立勸農司。以陳遂。崔斌。成仲寬。夾谷從中。爲灤棣平陽濟南河間勸農使。李士勉。陳天錫。陳曆武。忙古歹。爲邢洺河南東平涿州勸農使。至元七年。始立司農司。以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司農卿。專掌農桑水利。凡滋養栽種之事。皆附而行焉。仍分遣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勸課舉察勤惰。委所在親民長官爲提點。年終第農事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赴部照勘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時加體察。是年又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設巡行勸使農司。副使各四員。八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高唐州達魯花赤忽。都州尹張廷瑞。同知陳思濟。以勸擢任。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十年。以立大司農司。已三年再降明諭。委大司農司。依舊分布勸農官。巡行勸課。務期敦本抑末。功效有成。是年中書省。以畿內秋耕妨芻牧。請禁之。帝以農事重。詔勿禁。十二年。罷隨路巡行官。以事歸提刑按察司。十六年。併勸農官入按察司。增副使僉事各四員。二十三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五年詔。行大司農司。



歲具府州縣勸農官勤惰實迹。以爲殿最。有侵官害農者。從按察司究治。二十八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親行之制。移文諭之。二十九年詔。提調農桑帳冊有差者。驗數罰降。是年大司農。上諸路墾地一千九百八十三頃有奇。植桑棗諸樹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七百餘株。義糧九萬九千九百六十石。此有司勸課之成效也。三十一年。成宗卽位頒行詔書內一欸。罷妨農之役。公吏人等勿輒令下鄉。縱畜牧損田禾桑棗者。倍其價而後罪之。終元之世。凡卽位改元建儲之德音。咸遵而效之。以爲故事焉。大德三年詔。廉訪司及府州縣官。提調點視農桑。武宗至大三年詔。大司農司總挈天下農政。年終考管民官之殿最。定奪黜陟。仁宗延祐二年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一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三年。以浙東廉訪司僉事苗好謙。課農桑有效。賜衣一襲。文宗天歷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內邱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陽縣尹等凡四人。至於勸農立社。尤一代農政之善者。先是大司農卿張文謙奏。上立社規條十五欸。至元二十三年。命頒於各路。依例施行。今撮其大概載之。一。諸縣所屬村疇五十家爲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立爲社長。增至百家別設社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社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社長專以教勸農桑爲務。本處官司不得將社長差占別管餘事。一。社長宜獎勵罰惰。催其趁時耕作。仍於田塍樹牌棧。書某社某人地段。社長以時點視。一。每丁歲植桑棗二十株。或附宅植地桑二十株。其地不宜桑棗者。聽植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限十株。仍多種苜蓿備凶年。一。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借知水利人員。以時濬治。如別無障礙。許民量力自行開引。地高水不能上



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車材。一。近水村疇。應鑿池養魚并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芡菱蒲葦等。以助衣食。一。社內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內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其養蠶者亦如之。耕牛死令均錢補買。或兩和租賃。一。荒田除軍營報定及公田外。其餘投下探馬赤官之自行占冒。從官司勘當得實。先給貧民耕種。次及餘戶。一。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豐年驗各家口數。每口留粟一斗。無粟者抵斗存留雜色物料。以備凶荒。一。本社有孝弟力田者。從社長保甲本處官司加量優恤。若所保不實。亦行責罰。一。有游手好閑。及不遵父兄教令者。社長籍記姓名。俟提點官到日。實問情實。書其罪於粉壁。猶不改罰充本社夫役。一。每社立學校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農隙使子弟入學。如學文有成者。申覆官司照驗。一。每年十月委州縣正官一員。巡視本管境內。有蝗蟲遺子之處。設法除之。務期盡絕。其規畫詳密如此。近古所未有也。二十九年。命蒙古探馬赤軍人。一體入社。依例勸課。大德三年。申明社長不得差占之制。仍免其本身雜役。六年。翰林院侍講學士王中順呈稱。前賑濟通州一州。靖海海門兩縣次序支請。盡係社長。居前里正不預。多有少年愚駭之子。草履赤脛語言嘲哂。怪而問之。州縣同詞而對。通例如此。切詳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下。便列社長責任非輕。當時又立社師教誨子弟。遷善改過。二事外似迂緩。中實要切。況至元新格一款。社長有少年德薄。不爲村疇信服。卽聽舉換易。伏思自中統建元迄於今日。良法美意。莫不備舉。但有司奉行。不至事久弊生。愚意以爲宜申明舊例。社長依前勸課農桑。誠飭子弟。社師依前農隙授學。教以人倫。斯爲治之本也。中



書省聽其言。下諸道行之。延祐元年。命廉訪司。每歲攢造農桑文冊。赴大司農考較。監察御史許有壬言。農桑之政。責之廉司者。蓋欲勸課官知所警畏。初不係文冊之有無。文冊之設。本欲歲見種植墾闢義糧學校之數。考較增損勤惰。所以見廉訪司親爲之。然養民以不擾爲先。害政以虛文爲甚。農桑所以養民。今反擾之。文冊所以覈實。今實廢之。各道比及年終。令按治地面。依式攢造。路府行之州縣。州縣行之社長鄉胥。社長鄉胥則家至戶到。取勘數目。幸而及額則責報答之需。一或不完則持其有罪者。恣其所求。雞豚盡於供給。生計廢於奔走。一切費用。首會箕歛。率以爲常。以一縣觀之。自造冊以來。地凡若干。連年栽植有增無減。較其成數。雖屋垣池井。盡爲其地。猶不能容。故世有紙上栽桑之語。大司農歲總虛文。照磨一舉入架而已。於農事果何益哉。乞命廉訪司。依舊巡行勸課。舉察勤惰。籍冊虛文。不必攢造。民旣無擾。事亦兩成。其後大司農司亦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於冊者。類多不實云。其種植之法。頒於諸道者。至大二年。淮西道廉訪司僉事苗好謙。獻蒔桑法。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十畝。中戶地五畝。下戶地三畝。或一畝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之。其法出齊民要術諸書。至元十六年。江南行御史台。嘗採其法。通行所屬。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有成效。命諸道仿行焉。是年又命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諸村。四年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蒔桑苗。



# 新元史食貨志 (三)

洞冶課 附珠、玉、硝、礬、竹木

凡洞冶鹽茶酒。及一切雜稅俱謂之課程。至元二十年。以中興州及真定太原等路課程。較之前年。正額增餘外有多至數倍者。顯見諸路並有增羨。詔中書省。定辦課程條畫。頒於諸路一定。至元十二年。合辦稅額。一。本路公選廉幹官二員。爲提點官。一。權出增餘。與衆特異者。量加陞擢。一。依舊例三十分取一分。不得高物價以增稅額。亦不得妄權無稅之物。若有門攤課程。依至元十九年例徵收。不得分毫添苴。一。增餘須盡實到官。一。路府州司官縣鄉村鎮店。見界院務官。有不稱其職者。隨時替罷。一。管課官有侵欺瞞落官課者。追贓依條畫科罪。一。體察追問從前管課。一。諸路現辦課程。每月申報細目。季小考年終。大比視其增虧。以爲黜陟。一。定升降賞罰格例。其立法之意。嚴於馭吏。寬於取民。亦可謂得理財之要矣。

## 洞冶課

洞冶之課。至元四年。制國用使司奏。各處洞冶出產。別無親臨拘權官司以致課程。不得盡實到官。又各處爐冶。耗柴官鈔不曾變易。宜設諸路洞冶總管府專掌。金銀銅鐵丹粉錫礪。從長規畫。恢辦課程。從之。時阿合馬爲制國用司使。聚斂嚴急。尋以百姓包納金課。擾累



甚。乃罷各路洞冶總管府。歸其事於有司。其後產金銀銅鐵之處。復立提舉司以領之。凡產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淄萊。至元五年。命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於登州栖霞縣。每戶輸金四錢。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依舊淘金納其課於大府監。二十年。遣官。檢覈益都淘金欺弊。遼陽曰大寧開元。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開採。江浙曰饒徽池信。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戶七千三百六十五隸之。所轄金場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罷提舉司。其饒徽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江西曰龍興撫州。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湖廣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至元十九年。以蒙古人孛羅領辰沅等州淘金事。二十年。撥常德辰沅澧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採。河南曰江陵襄陽。四川曰成都嘉定。元貞元年。以病民罷之。雲南曰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課一百五定。凡產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眞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天等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煇冶。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立雲州等處錫場提舉司。遼陽曰大寧。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江浙曰處州。建寧。延平。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煇冶。江西曰撫瑞韶。元貞元年。江南行省臣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未嘗及額。民不堪命。請自今從實收納。從之。瑞州蒙



山場。至元二十一年。撥糧一萬二千五百石。辦銀五百定。後撥至四萬石。至大元年。撥徵政院連年虧額。延祐七年。依原定糧價。折收原銀七百定。解提舉司收納。湖廣曰興國郴州。至元二十三年。韶州曲江縣銀場。聽民煽冶。歲輸銀三千兩。河南曰汴梁安豐。汝寧。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定。四年。李珪等。包霍邱縣豹子涯洞。課銀三十定。陝西曰商州。雲南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凡產銅之所在。腹裏曰益都。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遼陽曰大寧。至元十五年。撥採木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雲南曰大理澂江。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矣山煽冶。凡十有一所。至元二十年。中書省臣復奏。根訪產銅出處召人興冶。禁約諸人毋得沮壞。從之。凡產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太宗八年。立爐於交城縣。撥治戶一千煽冶。至元五年。始立河東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明年又罷之。大德十一年。聽民煽冶。官爲抽分。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所隸之冶八。曰大通。興國。惠民。利國。益國。閏富。豐寧。豐寧之冶有二。在順德者。至元三十一年。撥治戶六千煽冶。大德元年。立都提舉司。延祐六年。罷順德都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曰神德。左村。豐陽。臨水。沙窩。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八年。始撥北京戶煽冶。中統二年。立提舉司。大德五年。併檀景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隸之冶七曰雙峯。暗峪。銀匡。大峪。五峪。利貞。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冶。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至大元年。復立濟南提舉司。所隸之



監五。曰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河南曰潁川。光化。至元四年。興河南等處鐵冶。令禮部尙書木和納。兼領已括三千興煽。潁川光化鐵冶。歲輸鐵一百萬七千斤。就鑄農事。二十萬事市之。江浙曰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建寧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曰龍興吉安撫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寧。道州。陝西曰興元。雲南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羅羅。建昌。獨江。浙江江西湖廣之課爲最多。元貞二年。中書省奏。罷百姓自備工本爐冶。官爲興煽發賣。大德七年。定各處鐵冶。課依鹽法一體禁冶。凡產鉛錫之所在。江浙曰鉛山。台處。建寧。延年。邵武。江西曰韶州桂陽。湖廣曰潭州。至元八年。沅。辰。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收鈔三百文。商賈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凡產硃砂水銀之所在。遼陽曰北京。湖廣曰潭。沅。四川曰思州。產碧甸子之所在。曰和林曰會州。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私迷之地採鍊。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甸。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兒採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塊。

### 產珠

洞冶之外。產珠之所在曰大都。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古口撈採。命官買之。曰東京。至元十一年。令滅怯安山等采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曰廣州采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採之。勝州延州乃延等地之珠。十三年。令



朶魯不反采之。

### 產玉

產玉之所在曰匪力河。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三人言。淘玉戶舊有三百。今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匪力河旁近。有民戶六十習淘玉。請免其差役。與淘戶等所淘之玉。自水站送於京師。從之。曰河西。至大元年。中書省臣言。阿失帖木兒請遣教化的。詣河西采玉。馱攻玉沙之馬四十餘匹。玉工至千餘人。臣等以爲不急之務。請罷之。從之。

### 產礬

產礬之所在。曰廣平。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密十處。歲辦白礬三千斤。曰潭州。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礬每十斤。官抽其二。曰河南。至元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直鈔五兩。元眞元年。中書省臣同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李羅歡等言。無爲礬課。初歲入爲鈔止一百六錠。後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歛富民刻吏俸。停灶戶工本以足之。宜減其數。詔遣入覈實汰之。產礬之所在。曰晉寧。竹則所在產之。元初惟河南之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有官竹園。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伐。定其價爲三等。至元二年。減輝州竹課。先是官取十之六。至是減其二。四年。命至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竹商皆給引。二十一年。以懷孟等路竹貴。係百姓栽植恒產。有司拘收發賣。妨奪生理。乃罷司竹監。聽民自買輸稅。初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民苦之。輝州知州尙文。入爲戶部司金郎



中言其事。帝始罷之。二十三年。又用前抄紙坊大使郭峻言。立竹課提舉司於衛州管輝懷嵩洛京襄及益都宿遷等四處。在官者給引。在民者包認課程。江南竹貨許腹裏通行。止於賣處納稅。二十九年。用丞相完澤言。罷懷孟等路竹課。

天歷元年。歲課數目。金課。腹裏四十定四十七兩三錢。江浙一課。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

江西二錠四十五兩五錢。湖廣八十錠二十兩一錢。河南三十八兩六錢。四川麩金。七兩二錢。

雲南一百八十四定一兩九錢。銀課。腹裏一定二十五兩。江浙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

江西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湖廣二百三十六錠九兩。雲南七百三十五錠四兩三錢。銅課。

雲南二千三百八十斤。鐵課。江浙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

十四兩。江西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

五百九十五斤。河南三千九百三十斤。陝西一萬斤。雲南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一斤。鉛錫課。

江浙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鉛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

江西錫一十七錠七兩。湖廣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礬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江浙

額外四十二兩五錢。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二十三兩一錢。硝礬課。晉寧踏二十六錠

七兩四錢。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竹

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江浙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江西額外竹木五百九十

錠二十三兩三錢。河南竹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九十五竿。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額外竹木一千

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木課無可考類數。僅見於此。



(二) 魅金は沙金。本草蒺藜に、魅金は水沙中に出て、甌を以て淘取すとあり。



# 新元史食貨志（四）

## 鹽課

元初以酒醋鹽河泊金銀鐵冶六色。課於民。歲額銀萬錠。太宗二年始定鹽法。一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中統二年。減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二年至延祐三年。累增為一百五十貫。至大四年。戶部言。鹽課價錢。中統至元年間。每引一十四兩。至元二十二年。每引二十兩。已後遞添。至元貞二年。一引作中統鈔六十五兩。可買鹽四斤上下。至大二年。尙書省奏。准每引一引。改作至大銀鈔四兩。散至元二十兩。折中統鈔一百兩。較原價斗添三分之一。按中統兩貫同白銀一兩一貫。同交鈔一兩。中統二年。減為七兩。白銀七兩也。戶部所云。每引十四兩也。

大德四年。定每一引正課六十六兩。帶取鈔二兩五錢。網船水脚一兩一錢。裝鹽席索錢七錢。倉場脚錢六錢。共納官中鈔六十七兩五錢。凡諸色課程。以鹽課所入為最鉅。

其條畫亦最為繁重。至元新格。為鹽課設立者。凡九事。今撮其大概言之。諸官吏違法營私。逐一出榜嚴行禁治。仍差廉幹人員體察。務使公私便利。諸場鹽袋。皆判官監裝。須斤重平

均無餘欠。諸竈戶中鹽到場。須隨時兩平收納。不得留難。合給工本運官。臨時給付。諸場積梁未椿鹽數。須使水潦不能侵犯。若防備不如法。以致損敗者。并賠償。諸院務官大者不

過三員。其攔人等。斟酌存設。無使冗濫。諸轉運司并提點官吏。凡於管下取借財物者以

盜論。諸鹽司凡報告私鹽。須指定煎藏處。所不得妄入人家搜捉。諸提獲私鹽。取問是實。依條追沒。立案申合屬上司諸鹽法。須見錢賣引。必價鈔入庫。鹽袋出場。方始結課。其運



司官能使課程增羨者。奏聞升擢。至元二十二年。中書省奏。一引鹽根官司售十五兩。而富  
豪有氣力者。詭名買引。勒措漁利。十八年。潭州一引鹽賣一百八十兩。江西賣一百七十兩。  
上都大都一引鹽亦賣一百二十兩。聖恩不能下逮。窮民淡食。請設立常平常局。如鹽商措重價。  
則官司賤賣。以便窮民。從之。其頒行之條畫。一。鹽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選信實有抵業  
者充之。一。年銷鹽數。驗戶口多寡。斟酌鹽課。袋不問價。例平和聽。從民便發賣。如鹽  
價增添無販者。官爲發賣。一。本處正官。提點發賣。毋致闕誤。亦不得尅減斤兩。虧損窮  
民。一。合設鹽局本路。就便斟酌設立。一。合用攢典秤子人等。於酌中戶內差撥。勿多餘  
濫設。一。各處運司。至元二十三年。額定鹽數。先儘常平鹽袋。一。各處運司。額辦鹽數。  
督催各場。趁時並造。毋致闕設支發。二十九年。中書省頒恢辦課程條畫。一。隨路應管公  
事官吏并軍民人等。毋得虛棒扇惑。攪擾沮壞。見辦課程。一。蒙古漢軍探馬赤打捕鷹房站  
赤諸色人等。一體買食官鹽。不得私煎販賣。一。見錢賣引。依次支發鹽袋。監臨主守人等。  
不得除買。違者其價與鹽俱沒官。詭名盜買者。仍徵倍贓。一。納課買引。赴場查鹽。不得  
攬資越次。恃賴氣力。勒索斤重。一。煎鹽地面。如係官山場草蕩。煎鹽草地諸人。不得侵  
佔。一。官定袋法。每引四百斤之外。夾帶多餘斤重者。同私鹽法科斷。一。巡禁鹽者。附  
場百里之外。從運司委人巡捉。其餘行鹽之處。委鹽官與管民正官巡捉。一。行鹽地面。有  
私立牙行。大稱破壞鹽法者。所在官司。截日罷去。違者捉拿治罪。一。當該官吏。有尅減  
工本。或以他物准折。虧損灶戶者。嚴行斷罪。仍勒賠償。一。販鹽者不得插和灰土。違者



嚴行斷罪。一。販私鹽者。科徒二年。決杖七十。財產一半沒官。決訖帶鐐居役。日滿釋放。有人告捕得者。於沒官物內。一半充賞。販鹽犯界者。或私鹽一等。隨路官司有虧損公課者。問實截日罷去。本官拖欠課程。依數追徵。一。附場百里之內。民戶食鹽。官爲置局發賣。從運司憑驗關防。勿致私鹽生發。一。賣過鹽引。限五日內。赴所在官司繳內。一。兩淮兩浙運鹽。綱船車馬諸人。不得拘奪。違者從行省斷罪。延祐五年。申明鹽課條畫。六年。又頒鹽法通例。大抵皆本至元條畫而損益之。惟私鹽犯界鹽。走透管民提點官及巡尉弓兵人等。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三犯杖百。仍除名通用縱放者。與犯人同罪。立法太嚴。官吏獲罪日多。非經久之制云。至禁鹽司人買引。大德七年。始著爲令。

大都鹽場。太宗八年。置於白陵港三叉大沽等處。每引給工本錢。至元二年。增寶坻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中統鈔三兩。八年。以民戶多食私鹽虧國課。驗口給鹽。十九年。於大都置局賣引。關商買引關鹽。二十八年。增竈戶工本。每引中統鈔八兩。元統二年。監察御史言。竊覩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求當道。以局官侵盜爲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官課爲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實不副朝廷恤民之意。宜仍舊設局官爲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旣而大都路與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尙書條奏。皆如御史之言。戶部議。仍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



設賣鹽官二員。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爲四季。起赴京販。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中書省如所擬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利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爲和顧。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之船。一概遮截。得賄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其船小而固。滲溺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販。又不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客船既狼顧不前。京師百物爲之湧貴。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脚價。中統鈔七貫。總爲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貨房之資。短脚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爲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耗國帑。而使商民受害。宜罷其鹽局。及來歲起運之時。揭榜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顧人運載。庶舟楫通。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戶部議元設鹽局。合准革罷聽從。客旅興



販其常白鹽。係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中書省如部擬行之。

河間鹽場。太宗二年置撥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鹽一袋重四百斤。至元七年。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一萬定。十二年。增竈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十八年。增工本爲中統鈔三貫。

十八年江南江北陝西河間山東諸鹽場增竈戶。

又增竈戶七百八十六。二十三年。增鹽課爲二十九萬六千引。二十五年。增工

本爲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增竈戶四百七十。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五萬引。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本司歲辦額餘鹽。共三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爲不重。近年以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衆。蓋因軍民官失於禁治。以致侵礙官課。鹽法滯滯。實由於此。乞降旨宣諭所司。欽依規辦。中書省奏聞。勅戒飭之。三年。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現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無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爲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戶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中書省如部擬行之。既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奏。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爲難堪。如并將餘鹽二萬引。住煎誠爲便益。中書省議。權擬餘鹽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辦如故。



山東鹽場。太宗二年。置竈戶二千一百七十。銀一兩得鹽四十斤。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四年。令民戶月買鹽三斤。竈戶逃者之民戶補之。是歲辦銀三千三百錠。至元二年。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是年戶部山造東鹽引。六年。增引爲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自是每歲增之。至十二年爲引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十八年。增竈戶七百。增引爲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工本增爲中統鈔三貫。二十四年。增引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二十六年。減爲二十二萬。大德十年。又增至二十五萬。至大元年以後。歲辦正餘鹽爲三十一萬引。元統二年。戶部呈據濟南路副達魯花赤完者。同知闕里帖木兒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餘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徧歷。恐私鹽來往。侵礙國課。本部議河間運司。定設奏差十二名。巡鹽官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奏差。內減去十二名。中書省所如擬行之。三年。山東運司據臨朐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爲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改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課稅。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本司移分司及益都路。并下滕嶧州。皆以食鹽爲便。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於錢穀官內通行。銓注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既經有司講究。宜從所議。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河東鹽場。太宗二年置。銀一兩得鹽四十斤。五年。撥新降戶一千爲鹽戶。命鹽使姚行簡等。修鹽池損壞處。憲宗七年。增撥一千八十五戶。歲撈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中統三



年。以民戶煎小鹽。歲辦課銀二百五十錠。五年。又辦小鹽。課銀爲二百五十錠。至元三年。諭陝西四川。以所辦鹽課。輸納於行制國用使司。十年。命撈鹽戶九百八十餘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二十九年。減大都鹽一萬引入京兆鹽司。大德十一年。增爲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餘鹽爲二萬引。通爲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爲雨壞。減課鈔爲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改食滄鹽。仍輸課於陝西旋。以民不堪命。免其課。六年。增餘鹽五百引。是年實撈鹽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四川鹽場。初撥竈戶五千九百餘。至元二年。命修理鹽井。禁解鹽不許過界。以鹽井壞廢。川民多食解鹽故也。二十二年。歲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增至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皇慶元年。減煎餘鹽五千引。天曆二年。增引爲二萬八千九百一十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元統三年。四川鹽茶轉運使司請。於所辦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湖五千引之數。又分司運官亦言。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民不堪命。中書省奏聞。勅帶辦餘鹽五千引。權行倚閣。

遼陽鹽場。太宗九年。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錢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乃馬眞皇后稱制四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禁東京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塗河界。是年命各位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頭者。令依例納鈔。延祐二年。命食鹽民戶。課鈔每兩率加五錢。



兩淮鹽場。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改每引四百斤。十六年。歲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爲八十八萬引。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淮鹽。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元貞二年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八年。停煎五萬餘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五錠。工本自四兩遞增至十兩。至元六年。兩淮運司准行戶部尙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創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竈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准改法立倉。設網僂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至大間煎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顧船脚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三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爲侵盜。及事收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之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困。竊照揚州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聽鹽商自行買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臨期用船。載往眞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尤爲恣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既



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勘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於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造倉房。仍咨河南行省。委官借運司相視。果無違礙而後行之。

兩浙鹽場。至元十四年置。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二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引爲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十九年。每引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局以平鹽價。二十三年。增引爲四十五萬。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鹽魚於濱海漁所。三十一年。併四十所爲三十四場。大德五年。增引爲四十五萬。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五萬引。延祐六年。歲辦五十萬引。七年定鹽課。十分爲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准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正鹽每引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正鹽增至二十五兩。餘鹽三十兩。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報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爲九貫十貫。以至六十貫一百貫。今則爲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准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爲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克。況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停竈。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墮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



十四處。各場元簽窰戶一萬七千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卽今未蒙簽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爲簽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爲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脚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十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計爲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兼以瀕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引不拘納。致令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且賣過官鹽之後。卽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執以興販私鹽。此弊之四也。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其賣。其官與監運人等爲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並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處消折利害非輕。雖繁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



復一年。爲患益甚。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爲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萬餘引。儘賣二年尙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時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定爲良規。庶幾課不虧而民受賜。六年。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首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旣而納麟又以他故辭。至正二年。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浙食鹽害民爲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爲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幹廉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日。運司官當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爲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勅。從之。

福建鹽場。至元十三年。始收課爲引六千五百。二十年。增引爲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四年。歲辦鹽六萬引。二十九年。增引爲七萬。大德十年。增至十萬。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萬。

至順元年。實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

至十七貫四錢。

福建鹽司轄十場。煎鹽六。曬鹽四。鹽之色與淨砂無異。名曰砂鹽。販往插和砂土。不能辨別。大德五年。鹽司出榜禁之。

至元六年。福建運司申本司。歲辦課鹽

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詳旣有積償。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



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餘鹽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爲官民便益。中書省從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俵賣食鹽。病民爲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江浙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又運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議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日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爲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住罷。其減正額鹽價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右丞相脫脫。平章帖木兒達夫等。以所擬奏行之。

廣東鹽場。至元十三年。依宋舊例辦課。十六年。辦鹽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歲辦引一萬八百二十五。二十三年。增引爲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大德四年。增正餘鹽引。至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十年又增至三萬。十一年。增至三萬五千五百。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五年。定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增爲五萬五百五十二。至元二年。監察御史韓承務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爲始。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百五十二引。竈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蒙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減餘鹽。依舊煎辦。今已二載。未蒙住罷。竊意議者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番。



船商輻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其民力耕火種。巢巔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舶交易者數家而已。竈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太嚴。歛怨生事。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元統三年爲始。廣東提舉司所辦餘鹽。量減五千引。中書省以所擬奏行之。

廣海鹽場。至元十三年。置辦鹽二萬四千引。大德十年。大德二年。增鹽價一引爲六。至其。正本十貫。獨廣西如故。增引爲三萬一千。

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爲五萬一百六十五引。至元五年。湖廣行省言。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爲害。

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放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甦。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戶部議上項餘鹽。若全恢辦。緣非元額。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竈民。累經掠劫。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紓民力。中書以所擬奏行之。



# 新元史食貨志 (五)

酒醋課 茶課 市舶課

## 酒醋課

酒醋課。太宗三年。立酒醋局。坊場官。榷醋辦課。仍以州府縣司長吏。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稅驗戶口多寡定之。六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至元十年。御史台言。酒戶見納課程。每石賣鈔四兩。內納官課鈔一兩。葡萄酒每一千斤。賣鈔一百兩。內納官課鈔六兩。此係榷貨難同商稅。葡萄酒合依酒戶一體納課。戶部議葡萄酒不用米麴。與釀造不同。仍依舊例三十分取一。至元十五年。禁私酒。造酒者笞七十七。財產斷沒。飲者笞一十七。二十年。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役。二十二年。聽農民造醋自用。免其課稅。酒課除大都河西務。楊村所管州城依例官司榷醋外。腹裏大都上都江南福建兩廣鄉村地面。交百姓自行造酒。辦酒每石輸鈔五兩。先是盧世榮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隱盜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有不如數者重治其罪。世祖方委任世榮。不以為苛急也。至是罷榷醋法。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云。二十九年。阿老瓦丁言。杭州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請減杭州歲課十分之二



交。湖廣龍興南京三行省分辦。從之。大德五年。定犯界賣酒。仍依斷決追罰。舊例十瓶以下罰鈔一十兩。決二十七。十瓶以上罰鈔四十兩。決四十七。酒雖多止杖六十。罰鈔五十兩。其酒給還原主。仍勒令出境。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糟房一百所。九年。併爲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得過二十五石。十年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爲五十四所。延祐六年。常德路副達魯花赤哈琳言。竊維聖朝推好生之仁。廣恤刑之意。法貴得中。刑宜從薄。始立權酷之時。官設酒庫。出備米麴工本。造酒發賣。百姓不得私自醞造。亦猶鹽場。支用官本。竈戶煎鹽發賣辦課。故犯酒禁者。與犯鹽之法同。已後廢權酷之法。酒醋課程散入民間恢辦。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納門攤酒課者。許造酒食用。造酒發賣者。止驗米數赴務投稅。其造賣而不稅者。是與匿稅無異。今官司往往將犯人依例決杖七十。籍沒一半財產。若富有之家。安肯吝惜稅錢。當此重罪。皆因比年水旱相仍。貧民生計艱難。造酒私賣以資過活。愚而無知。妄思漏稅。事發到官。無論升斗之末。一體科斷。雖有籍沒之名。其實家小戶並無財產。況犯私茶者。止斷沒所犯貨物。以此較之。輕重似覺不。倫今後有匿酒稅者。如蒙減輕。依匿稅例科斷。似用法得中。不失恤刑之美意矣。部議從之。其歲課之數。惟天歷三年。有籍可徵酒課。腹裏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遼陽二千二百五十錠十一兩。河南七萬五千七十七錠十一兩。陝西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四錠三十四兩。四川七千五百九十錠二十兩。甘肅二千七十八錠三十五兩。雲南貳二十萬一千一百十七錠。江浙十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錠二十一兩。江西五萬八千六百四十錠十六兩。湖廣五萬八百四十八錠四十九兩。醋課腹裏三



千五百七十六錠四十八兩。遼陽三十四錠二十六兩。河南二千七百四十錠三十六兩。陝西一千五百七十三錠三十九兩。四川六百十六錠十二兩。江浙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錠十九兩。江西九百五十一錠二十四兩。湖廣一千二百三十一錠二十七兩。

### 茶 課

權茶。始於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賣者其罪與私鹽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權茶場使司掌之。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子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一。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運使木八刺管辦長引。增收鈔一兩八分五釐六毫。短引增收鈔八錢四分五釐六毫。辦鈔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用運使盧世榮言。革去長引止用短引。末茶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九分。草茶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又創立門攤食茶課程。一千三百六十餘錠。每歲添答入額是年增至一萬九千八百餘錠。十八年。定販茶者賈公據。赴茶司繳納。倒給納茶引賈引賣茶。賣畢限三日內繳引。即時批抹。逾限匿而不繳。杖六十。因。而冒用或改抹增添及引不隨茶者。亦同私茶斷。是年會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置官局江南。令販客賣引。通行貨賣。二十一年。江州權茶都轉運使廉恂言。本司至二十年茶課。年終辦到二萬八千錠。若於本司。每年納賣三十五萬引。上每草茶一引元價三兩二錢四分。添鈔一兩九分。每引作三兩三分。末茶二兩四錢九分。添鈔一兩一分。每引



作三兩五錢。周歲約辦鈔二萬四千錠。加販茶客四千錠。計二萬八千錠。已過盧運使數目。却將食茶課程革去。如此恢辦。庶免百姓食茶攪擾之害。課亦不虧。中書省議從之。二十二年。令襄陽眞州廬州淮安洲陽邏渡等處關防。勿令江南茶貨渡江。候腹裏路分將無引。茶貨賣絕。再放行。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每引增至鈔五貫。是年徵至四萬餘錠。二十四年。申嚴私茶之禁。二十五年。尙書省奏。頒權茶條畫。一。茶課依茶引內條畫施行。一。綱船官司不得拘撮。一。舊引依限赴官司繳納。每季申報尙書省照勘。一。官吏軍民諸色頭目人等。無得虛椿煽惑。沮壞見辦課程。一。茶園不得縱頭匹損壞。一。除職官外。其餘運司合差人員。選有行止有家業者充之。一。差官巡緝出給差割者。不得夾帶私茶。一。依舊例管民正官充提點官。一。元認課額及額外增羨。須盡實到官。如有虧負勒令賠償。更行治罪。

一。蒙古萬戶千戶頭目人等。無得非理婪索權茶司酒食撒花等物。是年改立江西都督轉運司。二十六年。阿里渾薩里葉李等。增引稅爲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先是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零賣者。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二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焉。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更宜稅如江北之例。中書戶部議增江南課三千錠不更稅。是年額至八萬三百錠。至大四年。增額至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省茶法又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餘錠。延祐五年。前江南茶運副法忽魯丁言。所辦茶課以二十萬錠爲額。每引一道舊例官錢十兩。今通作中統鈔十五兩。批驗每引舊例官錢一錢。今通增作中統錢一錢五分。茶



由每引舊例官錢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今通增作中統鈔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八絲。如此減引錢。必可增至三十萬錠。中書戶部議每歲量發引目一百萬道。每引添中統鈔二兩五錢。通作十二兩五錢。作額恢辦。勅從之。法忽魯丁又言。運司止是親權江興二路。其餘課鈔係各處提舉司並有帶辦。徑赴各行省繳納。宜將運裁罷。部議恐虧兌課額不允。七年。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較至元十三年課額。增二十餘倍焉。天歷二年。歲額與延祐同。後至元二年。江西茶運司同知萬家驢言。本司歲辦課額二十八萬九千三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茶引一百萬張。爲鈔二十五萬錠。木茶自有官卸筒袋閣坊。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采賣。皆須有帖券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已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增二分。計三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依引目內官茶。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增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較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閑茶無私積。中書省如所議行之。至正二年。監察御史李宏言。權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借至。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要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



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餽之資。提舉司雖以權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倣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三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三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并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足備。上司緊進重複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艱亡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黷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中書省以其言切直。移咨江西行省。委官與茶運司講究。如果便益。依所言行之。

### 市舶課

世祖定江南凡江浙閩粵濱海之地。與外番互市。以市舶官主之。大抵因宋之舊法。其貨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於泉州。以福州行省忙古魯領之。立市舶司於慶元上海澈浦。以安撫使楊發領之。每歲招集舶商貿易。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十七年。上海市舶司招船提控王楠上言。泉福等路商船販吉布條鐵等物。其稅額不宜與番貨等。乃定雙抽單抽之法。番貨雙抽土貨單抽。十九年。又用中書左丞耿仁言。以鈔易



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年。復定抽分之法。是年忙古解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木乃下令禁之。惟鐵不禁。二十三年。市舶司盧世榮請。出係官錢萬錠。自具船給本。選賈人至海外。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賈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不得用已錢爲番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禁海外貿易者毋用銅錢。是年以市舶司隸泉府監。改廣東轉運市舶提舉司爲鹽課市舶司。未幾復置焉。二十五年。又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二十六年。沙不丁上市舶司。歲獻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命貯之以待貧乏者。二十八年。令市舶驗貨抽分。是年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税法。凡商賈販泉福等路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於三十五分之中取一。鬻色於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納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舶貨物依例斷沒。三十年。中書省臣奏。舊紀。三十年行大司農司燕公楮。翰林學士承旨留參交旨。杭州上海瀋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設市舶司。惟泉州物貨三十分抽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例。從之。錯誤殊甚。今不取。訪聞有留狀元稱知市舶事例。又前行大司農司丞李晞顏報。到亡宋抽分市舶則例。今會集各處行省官。行泉府司官。并留狀元及李晞顏同議。擬整治市舶司條律。奏請施行。一。定例抽分。臘貨。十五分取一分。細貨十分取一分。並依泉州現行體例。從市舶司更於抽訖貨物內。以三十分爲率。抽舶稅一分。聽船商住便貿易。一。權豪富戶。入番貿易者。與商賈一例抽分。匿者罪之。錢物斷沒。以三分一與首告人充賞。一。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諸官吏。交船商稍帶私錢貿易。匿不抽分者與上同。一。市舶內如有進呈貴細貨物。應由行省移咨中書省奏聞。不得影射隱瞞。違者罪之。一。僧道也里可溫蒼失蠻人。夾帶商賈。過番販賣。如無許免抽分。



明諭。仍依例抽分。遠者罪之。一。舶商所領公憑明填所住何國。不許越投他處。如因風浪打往他國。就販賣貨物者。至回帆時取問。別無虛誑。依例抽分。一。每船許帶小船一隻。名曰柴子船。一。商船遭風準與消落。憑驗若誑言遭風等事。究問斷沒施行。一。商人不請憑驗者。船物沒官。犯人杖一百七十。一。舶商所携兵器。依例隨住船處申明寄庫。起船日給還。一。舶商所募人等。市船司申給文憑。五人爲保。一。商船回帆。以物籍公驗。納市船司。一。商船雖赴市船司抽分。而貨物有巧爲藏匿者。卽係漏籍。沒官斷罪。一。金銀銅鐵及男女口。並不許下海私販。一。行下衙門。不得將商船差占。有妨興販。一。官吏知情。受賂船客隱稅者。依條斷罪。一。舶商及梢工人等。合行優恤。並與除免雜役。一。番人將帶船貨從本國。於公驗空紙內。填寫姓名物件斤重。至市船司依例抽分。仍差廉幹正官。發賣將民間必用。及不係急用物色。驗分數互相搭配。須通行發賣限四月事畢。一。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須預期至抽解處。以待船舶到岸。依例抽收。一。市船司輪派正官。於船舶開岸之日。親行檢視。仍取檢視官結罪文狀施行。三十一年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舶商隱漏物貨者多。命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梵答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二年。併澈浦上海入廣元市舶司。是年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延祐元年。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回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麤物十五分抽二。七年。禁入番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提舉司。申明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



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三年。命有司依累朝呈獻例。給買寶貨者之直。天歷元年。以其耗蠹國用禁之。



# 新元史食貨志（六）

常課 額外課 和糴和買 幹脫官錢

## 常課

凡商賈之稅。歲有定額謂之常課。無定額者謂之額外課。太宗二年。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吏。選有產有行者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課稅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貪婪者。罪亦如之。定諸路課稅雜稅。三十分取一。中統四年。用阿合馬等言。凡京師權勢之家爲商賈。及以官銀賣買者。並赴務納稅。入城不弔引者。同匿稅論。至元七年。申明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定爲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凡典賣田宅。不納稅者禁之。二十年。頒季報課程。比附增虧事例。是年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由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減上都課稅。一百兩之內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桑哥言。增天下商稅。腹裏爲二十萬錠。江南爲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輸納之限。不許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元年。復增上都稅課。天歷二年。商稅總入之數。大都宣課提舉司。十萬三千六錠十一兩。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十七兩。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九錠四兩。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



十兩。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錠四十三兩。大名路一萬七百九十五錠八兩。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曹州六千十七錠四十六兩。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錢。泰安州二千十三錠二十五兩。冠州七百三十八錠十九兩。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德州二千九百十九錠四十二兩。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十五兩。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十九兩。冀寧路一萬七百十四錠三十四兩。晉寧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兩。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兩。遼陽行省八千三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河東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十二錠七兩。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

### 額外課

額外課。凡三十有二。其歲入之數。惟天歷二年可考。一曰歷日。總三百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三十二兩五錢。大歷二百二十萬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鈔一兩。小歷九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五本。每本鈔一錢。回回歷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鈔二兩。二曰契本。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十四錠。至元二十二年。中書省議。諸人典賣田宅人口頭匹。所立文契。赴務投稅。隨即粘連契本。給付



買主。每本收寶鈔三錢。皇慶元年。契本舊制收中統鈔三錢。改收至元鈔三錢。至天歷二年。收一兩五錢。三日河泊。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四日山場。總計鈔七百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至大元年。罷山場河泊課程。聽民採取。五日審冶。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磁審二八抽分。至元五年。均州軍戶韓玉芳乞。三十分抽一制國用。使司不允。六日房地租。總計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延祐二年。戶部議軍戶諸色人等。凡典賣田宅。皆從尊長畫字取問。有服房親次及鄰人典主不願者。限十日批退。違限決十七。願者限十五日。批價依例立契。成交違限決二十七。其親鄰典主。取索畫字財物。決二十七。業主虛抬高價。不成交易者。決二十七。聽親鄰典之。百日收贖。業主不交業者。決四十七。至元七年。令質押田宅者。依例立契。元貞元年。中書省議。典賣田宅。不赴官告給公據。私行交易者。痛行斷罪。田糧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七日門攤。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十九兩一錢。至元二十九年。湖南道縣尹李琮等上言。民戶除納商稅酒醋課程外。每戶一年滾納門攤地畝一兩二錢。驗地畝多寡科徵。亦有應納二十餘錠之家。周歲計鈔二萬餘錠。比之腹裏。包銀增加數倍。民戶貧窮。無可送納。以致逃亡。嘯聚爲寇。所欠課程。勒令官司揭借。或令見存民戶分納。乞概行除免。以極官民之困。比較錢糧官戶部張侍郎議。門攤課程仍通行。依額認辦。除離城十里之內。依舊例稅米外。十里之外。驗有地畝均科。各家佃戶再不重複納稅。其無地下戶並行除免。八日池塘。總計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九日蒲葦。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錢。十日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



十錠二十九兩七錢。十一日荻葦。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十二日煤炭。總計鈔二千六百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十三日撞岸。又名岸例。總計鈔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十四日山查。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十五日麵。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十六日魚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江南魚戶自備工本辦課。認一百錠課程。至元二十二年。改爲打算魚數。十分爲率。魚戶收三分。官收七分。十七日漆課。總計鈔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十八日醉課。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十九日山澤。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二十日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二十一日柳課。河間路四百二錠四兩八錢。二十二日牙例。河間路二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二十三日乳牛。眞定路二百八錠三十兩。二十四日抽分。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二十五日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二十六日魚苗。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二十七日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十一兩七錢。至元二十四年。罷江南柴薪竹木岸例魚牙諸課。二十八日羊皮。襄陽路十四錠四十八兩八錢。二十九日磁課。冀寧路五十八錠三兩六錢。三十日薑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三十一日白藥。彰德路十四錠二十五兩。

(一) 額外課凡三十二と初に擧げ篇末に「三十」がない脱落であらう。再考すべし。

### 和糴和買

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艸。市糴糧始於中統二年。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市。陝西軍儲又命札馬刺丁糴糧。仍敕



軍民官勿阻。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三年。以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四年。命沔陽州等中納官糧。續還其直。八年。驗各路糧價。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六年。以兩淮鹽五道引。募客旅中糧。十九年。以鈔三萬錠。市糴於隆興德興府宣德州。二十年。以鈔五千錠市糴於北京。六萬錠市糴於上都。二千錠市糴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又以鈔四千錠。於應昌市糴。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錠。令木八刺沙和糴於上都。詔江南秋收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糴。二十三年。發鈔五千錠。市糴沙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和京糧。其價每十兩之上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始於大德八年。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斤。和買之法。其載於至元新格者。諸和買物。須驗出產停頓去處。分俵均買。其官吏不得先以賤拘收措勒人戶。違者痛行斷罪。計其餘價。依數追還。諸和買須於收物處。榜示見買物色。及價鈔物既到官鈔卽給示。仍須正官監之。置簿以備檢勘。至元十三年敕。上都總管府。和顧和買。權豪與平民均輸。十八年敕。安西等處軍站。凡和顧和買與民均役。十九年。合刺奴脫脫等言。古人任土作貢。必因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以爲之制。今日和買不隨其所有。而強取其所無。和買諸物。分文價鈔並不支給。百姓典家賣產。鬻子僱妻。多方尋買以供官司。而出產



之處。知其物他處所無。此處所有。於是高抬價鈔。民戶應當。官司不能與較。惟命是聽。如此受苦。不可勝言。乞明降指揮。今後應有和買。止於出產去處。隨時收取。庶免生事害人。天下幸甚。戶部依所議行之。二十九年。定和買折收物色。本路官司估直。從宣慰司差官檢覆。如有不實。廉訪司官依例。體察糾治。至大三年。戶部議準州縣官司風聞。和買諸物。暗令所占佃戶。或緞匹或絹布。督逼各戶織造。將百姓所納之物。百般疏駁。以已物添價送納。並其餘和買諸物。亦皆倚賴官勢。賤買貴賣。捐民取利。或尅除價直。或移換昏鈔。不得實價。到民所有。今歲和買。計置物色。擬令路府州縣長官。色目漢人各一員。與物主交易。兩平收買。隨即交直。所用價鈔。於本處係官錢內放支。至攢運官物。又有和願之法。至元新格。諸和願脚力。皆儘行車之戶。少則於近上有車戶內和願。仍籍其輪轉。勿使官吏挪攢作弊。大德五年。兵部議。遞運脚力兩平和願。除大都至上都並五臺脚價外。其餘路分比附各處。所擬千斤百里。以中統鈔爲則。旱脚山路十五兩。平川十二兩。江南腹裏河道水脚。上水八錢。下水七錢。江淮黃河。上水一兩。下水七錢。驗實有斤重。於係官錢內放支。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 幹脫官錢

幹脫官錢者。諸王妃主。以錢貸於人。如期并其子母徵之。元初謂之羊羔兒息。時官吏多借西域賈人銀。以價所負息。累數倍至沒其妻子。猶不足償。耶律楚材奏。令本利相作永爲定例。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員。須至宣撫司。彼此對證。委無異詞。依一本一



利還之。毋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强行拖拽人口頭匹。准折財產。攪擾不安。違者罪之。至元八年。立斡脫所。以掌其追徵之事。二十年。蠲昔刺斡脫所負官錢。是年詔未收之斡脫錢悉免之。二十九年。復詔窮民無力者。本利免其追徵。中戶則徵其本而免其利。元貞元年。詔貸斡脫錢。而逃匿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大德元年。禁權豪斡。大德二年。諸王阿只吉索斡脫錢。命江西行省。籍負債者之子婦。省臣以江南平定之後。以人爲貨。久行禁止。移中書罷其事。五年。禁斡脫錢夾帶他人營運。違者罪之。六年。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人燕只哥友等追徵斡脫錢物。不由中書省。亦無元借斡脫錢數目。止云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等三人。展轉相攀索。累一百四十餘戶。中書省議準凡徵斡脫官錢者。開坐負債戶計人名數目。呈中書省轉咨行省官。同爲徵理。照驗元坐。取斡脫錢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勾擾違錯。著爲令。



# 新元史食貨志 (七)

## 鈔法

元初仿金人交鈔之法。有行用鈔。其制不可考。太宗八年。於于元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用。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國用日匱。當爲殷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先是太祖晚年。博州行元帥府事何寶。因兵燹後百貨不同。以絲數印置會子。一方便之。是爲用交鈔之始。故中統元年。始造鈔。以絲爲本。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蓋猶沿實之舊法。是年七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曰一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是又仿金人之大鈔小鈔。而增爲三等云。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然銀貨終未施行。三年收。私市金銀應支錢物。止以交鈔爲準。四年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交鈔輸納。是年五月。立燕京平準庫。以平物價。而利鈔法。尋命各路。立平準行用庫。選富民爲庫副使。後有賈胡交通。阿合馬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詞。世祖問戶部尙書馬亨。對曰。交鈔可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使一賈胡擅之。何以令天下。事始寢。至元三年。諸路交鈔都提舉楊



楫上鈔法便宜事。請以五十兩鑄爲定文以元寶。從之。自後十三年。伯顏平宋。鑄揚州元寶。納於朝廷。十四年。大都所鑄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所鑄者。重四十八兩。至遼陽元寶。乃二十四年。征乃顏後所鑄云。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等有三日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板。十三年是以銅。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罷之。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歲宜多收鈔。從之。立畏兀兒交鈔提舉司。先是至元九年。立和林轉運使兼提舉交鈔。至是畏兀兒亦置提舉司。二十年。又立畏兀兒交鈔庫。蓋鈔法通行西北邊矣。十九年。中書省奏。準治鈔法。其通行條畫凡九事。一。鈔庫倒昏鈔。每一兩加工墨三分。如官吏人等。暗遞添蒼工錢。自倒換。十兩以下決杖有差。一。買賣金銀。付官庫依價倒換。私自買賣者。金銀斷沒一半。給告捉人充償。十兩以下決杖有差。一。賣金銀者。自首免本罪。官收給價。買主自首者。依上施行。一。金銀匠開張打造之家。憑諸人將金銀打造。鑿記匠人名姓於其上。不許自用金銀造賣。違者依私倒金銀例斷罪。一。拏獲買賣金銀人等。私行買放者。依例追沒。斷罪。放者罪與同科。一。收倒鈔當面於昏鈔上就印。毀訖封記。將昏鈔按季解納。違者決杖五十七。罷職。一。鈔庫官吏。侵盜金銀寶鈔。借貸移易使用者。依條畫斷罪。委管民長官。按月計點。一。鈔庫官吏。將倒下金銀。添價倒出。更將本庫金銀。捏合買者姓名。用鈔換出。暗地轉賣與人者。無論多寡處死。一。諸人將金銀到庫。不得添減殊色。非理刁蹬。違者杖五十七。罷職。然法雖嚴。密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不勝其弊也。二十三年。中書省傳旨。議更鈔用錢。吏部尙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



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此銅錢易於賫擊。民甚使之。稍有滯碍。卽用現錢。尙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必欲創造新鈔。與舊鈔相權。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仍與元寶交鈔無異。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邱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時桑哥用事。緇宣議不聽。是年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萬戶賜鈔印。聽其自印交鈔。其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自是瑄清富埒朝廷。卒以怡侈伏誅。二十四年。改造至元寶鈔。其鈔樣爲葉李所獻。李嘗獻於宋。請以鈔代關子。宋人不能用。至是世祖嘉納之。使鑄板其通行條畫凡十四事。一。至元寶鈔一貫當中統寶鈔五貫。一。依中統之初。隨路設官庫。買賣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官價至元寶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白銀各依上買賣。課銀一錠。官價寶鈔二錠。發賣寶鈔一百二貫五百文。赤金每兩價鈔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一。民間將昏鈔赴平準庫。倒換至元寶鈔。以一折五。其工墨依舊例。每買三分一。民戶包銀。願納中統寶鈔者。依舊聽四貫。願納至元寶鈔。折收八百文。一。隨處鹽課每引。賣官價鈔三十貫。今後賣引。許用至元寶鈔二貫。中統寶鈔十貫。願納至元寶鈔四貫者聽。一。茶酒醋稅竹貨丹粉錫礫諸色課程。收至元寶鈔。以一當五。願納中統寶鈔者聽。一。係官井諸投下營運脫幹。公私錢債。關借中統寶鈔。還至元寶鈔者。以一折五。出放幹脫人員。毋得阻滯。一。平準庫官。收差辦課人



等。如遇收支交易。務要聽從民便。若不依條畫故行阻抑鈔法者。斷罪除名。一。如用中統寶鈔貿易。止依舊價無得疑惑。斗漲價直有高抬物價者罪之。一。訪聞民間缺少零鈔。難爲貼兌。今頒行至元寶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便民行用。一。僞通造行寶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銀五錠。仍給犯人家產。一。委各路總長及各處管民官。上下半月計點。平準鈔庫長官公出次官承行。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體察。如有看徇通同作弊者。一體治罪。亦不得因而搔擾沮壞鈔法。一。應質典田宅。並以寶鈔爲則。無得該寫絲棉等物。低昂鈔法。違者罪之。一。提調官吏。不得赴平準庫。收買金銀及多將昏鈔倒換。違者罪之。一。條畫頒行之後。若禁治不嚴。流行滯滯。虧損公私。其親管司縣府官。斷罪解任。路府判官亦行究治。終元之世。中統至元寶鈔兼用。其條畫迄不能廢云。二十九年。令隨路平準庫存留鈔本。三十一年八月詔。諸路交鈔庫所貯銀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除存留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爲鈔母。餘悉運於京師。元貞元年。加重挑補鈔罪。仍優告捕者之賞。七年。又定改補鈔罪例。爲首者杖一百有七。從者減二等。再犯從者。杖與首同。爲首者流。至大二年。武宗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尙書省臣又請。罷中統鈔。以至大鈔爲母。至元鈔爲子。仍撥至元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三年。尙書省臣言。昔至元鈔初行。卽以中統鈔本供億。仍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鈔。乞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爲便。又言今年印至大鈔本一百萬錠。乞增二十萬錠。與銅錢並用。分備侍衛及鷹房之費。並從之。四年。



仁宗卽位。尙書省臣以變亂祖宗舊法。俱伏誅。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尙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旣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情。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用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未幾復詔。收至大銀鈔。是時河南行省右丞王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至上供不給。乃下諸州。收至大至元鈔相半。衆慮方詔命約曰。歲終諸事不集。亦有司之責。遣使白於中書省。遂許徧行天下。至順二年十月。燒積年還倒昏鈔二百七十萬錠。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概以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旣具中書。左司都事韓元善知其寃。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又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行部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燒昏鈔。檢視鈔者日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笞之人畏罪。率別其爲。僞以迎其意。筦庫使榜掠無完膚。訖莫能續。有壬覆視皆眞鈔也。遂釋之。蓋燒昏鈔。本以除弊。而展轉生弊如此。則奉行不善者爲之也。至正十年詔。天下以中統鈔一貫文。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寶鈔法。時右丞相脫脫。銳意更張鈔法。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僞鈔滋多。戶部隲其言。凡合支名目。令



總庫轉支。至是祺與吏部尙書契哲篤。俱迎合脫脫之意。獨集賢大學士呂思誠。力言不可。語詳思誠傳。脫脫不聽行之。未久物價騰貴。又值軍興儲賞犒。每日印造不數計。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之鈔積壓不行。人視之如廢楮焉。元之鈔法一變。於至大再變。於至正皆欲錢鈔兼行。以實濟虛。其言似近理。而卒以致亂。劉宣之議可謂知本矣。凡昏鈔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並合使用。違者罪之。大德二年。定昏鈔倒換體例二十五樣。一。上截貫伯行使四字。并貫伯俱全無下截者。一。二貫文省四字。并貫伯俱全。下半貫伯并鈔張下截損去者。一。止存二貫文省。其貫伯并鈔張上截俱損去者。一。止存二貫文三字。其省字并鈔張俱損去者。一。止存二文二字。其貫省二字并貫伯下截俱損去者。一。二貫文省四字俱全省去。貫伯左邊一半。并左邊上一角鈔紙不存者。一。文省二字并貫伯左邊一半。俱各損去者。一。止損省字并一角鈔紙者。一。損去貫字并貫伯右邊一半。并右邊鈔紙不存者。一。字貫伯各昏爛。不堪辨認。邊爛花樣可以辨認者。一。碎爛補作一處。用另紙襯貼。字貫可以辨認者。一。邊角有火燒烟薰痕跡。而字貫可辨者。一。油污鈔字貫可認者。一。鼠咬鈔字貫可認者。俱合到換。一。損去二字。近上一半。近上鈔紙不存者。一。損去二文省三字已上。鈔紙止存貫字。並貫伯邊欄可以辨認者。一。二貫文省俱無。止有貫伯并下截鈔張者。一。厚硬鈔紙無二字。並一角其貫文省三。并貫伯完全者。若二字微能辨認。尚可倒換。一。損去二貫二字。并右邊紙不存者。一。中心損去二貫文省科一字者。一。中心損去二貫文省四字者。一。雨水滄陋損爛不可辨認者。一。損去二文二字并已上。





鈔料火酒損邊。或下截并燒去二字者。若不干礙字貫及無行用  
庶退印。倘可倒換。俱不合倒換偽鈔。至元五年詔。同造偽鈔人。有悔過自首者。與免本罪。十五年。定造偽鈔者。不分首從俱處死。知情分使人等。杖一百七。著爲令。二十五年。又定社長鄰右知而不首者。比附買使犯人。減一等科罪。元貞元年詔。挑補鈔者杖七十七。從杖五十七。大德十年。定挑鈔人再犯杖一百七。徒役一年。從杖一百七。皇慶元年。又定買使挑鈔者。比買使偽鈔。倒杖九十七。其立法尤爲嚴急焉。凡歲印鈔數。中統元年。中統鈔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二年。中統鈔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九錠。三年。中統鈔八萬錠。四年中統鈔七萬四千錠。至元元年。中統鈔八萬九千二百八錠。二年。中統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錠。三年。中統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二錠。四年。中統鈔一十萬九千四百八十八錠。五年。中統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鈔。六年。中統鈔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六錠。七年。中統鈔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錠。八年。中統鈔四萬七千錠。九年。中統鈔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六錠。十年。中統鈔一十一萬一百九十二錠。十一年。中統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錠。十二年。中統鈔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九十四錠。十三年。中統鈔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十四年。中統鈔一百二萬三千四百錠。十六年。中統鈔七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錠。十八年。中統鈔一百九萬四千八百錠。十九年。中統鈔九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錠。二十年。中統鈔六十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錠。二十一年。中統鈔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四錠。二十二年。中統鈔二百四萬三千八十錠。二十三年。中統鈔二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錠。二十四年。中統鈔八萬三千二百錠。至元鈔一百萬一千二十七錠。二十五年。至元鈔九十二萬一千六百



一十二錠。二十六年。至元鈔一百七十八萬九十三錠。二十七年。至元鈔五千萬二百五十錠。二十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二十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三十年。至元鈔二十六萬錠。三十一年。至元鈔一十九萬三千七百六錠。元貞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錠。二年。至元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錠。三年。至元鈔九十萬七十五錠。四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五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六年鈔二百萬錠。七年。至元鈔一百五十萬錠。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十年。至元鈔一百萬錠。十一年。至元鈔一百萬鈔。至大元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二年。至元鈔一萬錠。三年。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八錠。四年。至元鈔二百一十五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皇慶元年。至元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三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二十萬錠。延祐元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五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六年。至元鈔一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至治元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八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三年。至元鈔七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泰定元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天歷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九百二十錠。中統鈔三萬五百錠。二年。至元鈔一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



元之錢法。至元十四年。禁江南用銅錢。是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九年。又用左丞耿仁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貨。仍聽船戶通販抽分。至二十三年。乃禁海外貿易者。毋用銅錢。至大二年詔。舶商販銅錢下海者禁之。二十二年。中書右丞盧世榮請鑄銅錢。言鈔爲虛幣。宜括銅鑄至元錢。與鈔參行帝然之。已而不果。大德十一年。武宗卽位。闊爾伯牙里請。更用銀鈔銅錢。集議不行。及尙書省改鈔法。并議鑄錢。至大二年。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川漢。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年十月。以行銅錢詔天下。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碎。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妨礙。又民間拘銅器甚急弗便。詔與省臣議之。三年。遂鑄錢二等。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其錢文爲楷書。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其錢文爲西蕃篆書。歷代銅錢悉依舊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依舊數用之。至八月又以行用銅錢詔天下。四年。仁宗卽位。罷至大錢。詔以鼓鑄弗給。新舊悉用。其弊日甚。與銀鈔皆廢不用。禮部尙書楊朵爾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何可遽廢乎。言雖不用。時論韙之。至正十年。置諸路寶泉提舉司於京城。明年又立寶泉提舉司於河南行省及濟南冀寧等路。未幾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亦立提舉司等處。是年十一月。鑄至正通寶。銅錢千文準中統交鈔一貫。先是翰林學士揭傒斯請。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不報。至是更定鈔法。並令鑄錢。詔曰。我世祖頒行中統鈔。以錢爲文。雖鼓鑄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



今鈔法偏虛。民用匱乏。爰謀拯弊。必合更張。鑄至正通寶。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以上副世祖立法之本意。十六年。禁銷毀販賣銅錢。初世祖以錢幣間。太保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今陛下龍興沙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不靖。遂屏銅錢不用。迨武宗用之。不久輒罷。至正錢幣。兼行以實鈔法。未幾盜賊蠭起。天下大亂。秉忠之言。若合符節焉。然歷朝並鑄銅錢。蓋以備布施佛寺之用。非民間通用也。自世祖以後。中國用楮幣。西北諸藩仍行錢幣。其制有銀幣銅幣。幣品文爲汗名。羃爲人面。或爲騎馬。詳泰西人所著。蒙古西域諸國錢譜。不具論。



# 新元史食貨志 (八)

## 海運

伯顏建海運之議。事便而費省。然卒有不虞。則舉千百人之命。投於不測之淵。非若近世舟航之利。可以保萬全。而無覆溺之患也。今考其事故。糧則一歲所損壞者多至十餘萬石。少亦四五千石。其軍人水手之漂溺者可知矣。重利而輕民命。豈仁人之政哉。至元十九年。初命上海總管羅璧張瑄朱清。造海船六十艘。募水手同官軍。自海道漕運江南糧四萬六千餘石。明年三月。至直沽。從丞相伯顏之議也。先是伯顏入臨安。而淮東之地猶爲宋守。乃命張瑄等。自崇明州募船。載亡宋庫藏圖籍。由海道運至直沽。又命造鼓兒船。運浙西糧。涉江入淮。達於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般至淇門入御河。接運以達京師。後用總管姚煥議。開濟州泗河。自淮入泗。自泗入大清河。由利津河口入海。因海口壅沙。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并開膠萊河道。通直沽之海運。至十九年。伯顏見河運勞費不資而無成效。追思般運亡宋庫藏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奏命江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艘。委上海總管羅璧張瑄朱清等。載官糧四萬六千餘石。漕行海運沿山求嶼。以抵直沽。然風汎失時。本年不能抵岸。在山東劉家島壓冬。至二十年三月。放萊州洋。始達直沽。因內河淺澁。就於直沽交卸。是年置京畿江淮都漕運司。漕江南糧。仍各置分司。催督綱運。以運糧多寡。爲



運官殿最。中書省奏。南北糧餉國之大計。前雖曾僭運。虛費財力終無成功。蓋措置乖方。用人不當以致。如是今大都漕運司。止管淇門運至通州河西務。其中灤至淇門通州河西務。至大都陸運車站。別設提舉司。不隸漕運司管領。揚州漕運司。止管江南運至瓜州。至中灤水路運副之押運人員。不隸漕運司管領。南北相去數千里。中間氣力斷絕。不相接濟。所以糧道遲滯。官物虧陷失誤。支持所開甚大。比以省臣奏。準京畿江淮設都漕運使二。舊官盡行革去。其江淮漕運司。除江南運至瓜州依舊管領外。將漕司官一半置於瓜州。一半於中灤荆山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運糧二百萬石。到於中灤取京畿漕運司。通關收附中呈揚州行省爲照。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仍將中灤至淇門河西務至大都車站。撥隸本司管領。其漕運司官。一半於大都置司。一半於中灤淇門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運糧二百萬石。至都取省倉。足數抄憑。申呈戶部爲照。歲終考校運及額數者爲最。不及者爲殿。當該運司。一最升一等。任滿別行遷轉。一殿降一等。次年又殿則黜之。從之。二十年右丞麥朮丁等奏。王積翁言。亡宋都汴時。每年運糧六百萬石。如今江南糧多。若運至京師。米價自賤。詔使臣等議之。竊維運糧之事。惟廣輸運之途。今止中灤一處。漕運僅運三十萬石。近者阿八赤新開一河。又奧魯赤經由濟州。開挑一河。又黃河迤上有沁河。可以開挑一河。遣人相視。令脫急思賚繪圖呈奏。如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則運糧數目自多。上曰朕覽圖。宜如卿所奏。是年八月。總計一歲海運河運所至者。糧二十八萬石。丞相火魯火孫參議禿魯花等奏言。揚州以船一百四十六。運糧五萬石。四萬六千石已到。其餘六船未到。必遭風覆。



沒。聞海中有徑直之道。乞遣人試驗。又奏阿八赤新河運糧二萬餘石。又東平府南與魯赤新開河。運糧三萬二千石。暨御河常年僭運河道糧。總二十八萬石。俱已至都。上稱善。是年十一月。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阿八赤新挑河道。迤南用船一百九十四艘。運糧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四艘。內損壞訖糧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艘。該糧二萬三千九百九石。凡糧之至者。與已損壞者。具數以聞。詔以問阿八赤。阿八赤言。揚州運船不堅。又沿海岸行故多損壞。非預臣事。臣所將五十艘。纔失其四。其餘當以風汎未至。省臣言阿八赤新河口候潮以入。所損甚多。民亦苦之。今欲造小船五百艘。建倉三處。上曰伯顏運糧之道。與阿八赦所開河相通否。對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實。今春海運。其船一百四十八艘。皆已至。其不至者七艘而已。前命以其事屬忙兀解。今忙兀解來言。用此道運糧。爲船二百七十。所失者十有九。今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兀解好人也。俟其來使由海道僭運。阿八赤新挑河可廢。已而丞相伯顏。平章札散。右丞麥朮丁等奏。海運之事。兩南人言。朝廷若付脚錢。願以私力歲各運十萬石至京師。乞與職名臣等議。朱清原有金牌。今授中萬戶。換虎符。張招討之子。現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忙兀解現帶虎符。今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而帶虎符者。爲達魯花赤。從之。二十一年。右丞麥朮丁等奏。幹奴魯忙兀解三次文書言。阿八赤新開河。損多益少。無濟漕運。其水手軍人等二萬。船千艘。俱閑不用。乞付臣等。歲運糧一百萬石。臣等前奉勅。與忙兀解議行海運。今已送糧回訖。又朱清等各願運糧十萬石。又囊家友孫萬戶請。得此船與軍人水手。以充海運。臣與伯顏等議。



以阿八赤河道所用水手五千。兵五千。船一千艘。付揚州行省。教習海運。其餘水手五千。兵五十。就駕平灤船。從利津海道運糧。從之。遂罷阿八赤所開河。二十二年二月。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歲運糧一百萬石。從海道運者十萬石。從阿八赤樂實二人。新挑河道運者。六十萬石。從奧魯赤所挑濟州河道運者三十萬石。今闕闕你敦等言。濟州河道船缺。臣等議令三省造船三千艘。以濟運。從之。二十三年。又以征日本所造船。給沿海居民運糧。用平章阿必失哈。參政禿魯花之議也。是年平章薛徹干等奏。海道運糧。四年凡一百萬石。至京師者八十四萬石。不至者一十七萬石。運者言。江南斗小至此斗大。以此折耗者有之。又因船壞棄米有之。已責令賠償矣。若人船俱沒。不知應賠否。上曰。沒於水安能使賠。其免之。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專領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萬戶府。都漕運海船上。萬戶府亦速爲首。與張文龍等勾當平江等處運糧。萬戶府忙兀解爲首。與費拱辰。張文彪等勾當李蘭奚等海道運糧。萬戶府與朱虎等勾當。是年始罷東平河運。專用海運矣。二十五年。丞相桑哥。平章鐵木兒阿魯渾徹里等奏。往者歲運江南糧一百萬石。在後止運七十萬石。今養濟百姓用糧多。宜增運一百萬石。從之。是年二月。分置漕司二。百官志作二十四年京畿都漕運使司。於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起。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壩河等處。水陸趨運接運海道糧。及各倉一切公事。並隸本司管領。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倉運糧。本司先將半印勘合支簿開發。都漕運使司收管。然後押印勘合關文。開坐所運糧數交押運官。賚往都漕運使司投下。比對元發半印號簿相同。都漕運使亦同勘合下倉。支撥交



裝。毋致刁蹬停滯。就取押運官明白收管。隨即具交裝訖糧。數行移京畿都漕運司使。照會行下省倉。依數受管。仍勒押運官。須用心關防。車戶般運交納。如有短少。卽追賠數足。及取押運官招伏治罪。都漕運使司。凡支糧并船人糧馬料。須依例置立勘合號簿。明白書填。押印勘合文貼。下倉放支。非奉省部明文。勿得擅支。京畿漕運使司應管各倉。分收支見在。并贖運糧旬申月數目。及應覈各倉關防事理。仰戶部照例行下本司。須依例申部呈省。二十七年。丞相桑哥等奏。自江南每運來者。薛徹秃孛蘭奚朱張等。萬戶及千戶百戶。今歲勤勞尤甚。乞每人賜衣一襲。上曰。南人愛毳段。其各賜毳段一端。二十八年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海道運糧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糧止以臣等萬戶府。自去年隸泉府司。沙不丁再添二萬戶運糧。百姓言艱難。所有折耗俱責。臣等乞朝廷憐憫。罷二府或委他人。上曰。彼所言是也。止令二府運之。又奏。朱張二萬戶或有疑臣等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運。上曰。安用如此言。止以朱張二萬戶運之。是月并海道都漕運爲二萬戶府。張瑄以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以驃騎衛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張瑄管領每年以十分爲率。該運六分。朱清每年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四分。二十九年。平章不忽木。平章闍里等奏。淮海稍工水手人等。選擇可用者。僱直如例給之。每戶妻子以五口爲率。給以糧免其雜泛差役。從之。三十年。以朱文龍爲海道都漕萬戶賜虎符。提調香糯事。設千戶一。百戶三。元貞元年。丞相完澤。平章賽典赤等奏。朱張海運往歲一百萬石。或增其數。如歲不登百姓艱食。實賴海運濟之。豪懿等州并高麗境。連年飢饉。亦仰運糧賑



濟。今歲豐米賤。若仍前海運切恐未宜。去歲會計只運三十萬石。今應如上年例。亦運三十萬石。又奏。每年海運以十分爲率。張萬戶運六分。朱萬戶運四分。今朱萬戶言。乞均分停運。並從之。二年。諭行省行台諸司。毋沮壞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事。違者罪之。大德六年。從參知政事張文彪言。海道運糧萬戶府官屬。聽本府自行舉保。文彪瑄之子也。是年戶部言。船戶節次逃亡。究其源由。蓋因漕司失於拘鈐。縱網官人等恣意侵漁。或將有力之家影占。不令上船當役。或將招伏逃戶不申官。起遣以致靠損。在船人戶合令漕司取勘。實在船戶委官點勘。有缺役者。先行著落。網官雇人代替。須拘本戶。到官斷罪。受贓者驗贓追斷。仍除名。中書省議從之。七年。張瑄朱清坐飛語論死。並籍其家。事詳瑄等傳。中書省奏。前者海道運糧立萬戶府四。復并爲二。置委付萬戶六員。前孛可孫札刺兒斛沙的爲之長。建康路達魯花赤阿里之子。曰忽都魯撒刺兒。次之。餘萬戶四員。以先所委色目漢人南人內。謹慎有才者。如舊仍帶虎符。又奏萬戶下合委千戶鎮撫。首領七十員。內受宣命金牌六十有七員。就帶者三十有九。創降金牌者二十有八。受勅者三員。並從之。至大二年。江浙行省言。曩者朱清張瑄。歲漕四五十萬石。至百餘萬石。時船多糧少。僱直均平。比歲賦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糧三百萬石。漕船不足。遣人於浙江福建等處。和僱民船。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皆有船。且深知漕事。宜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以私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僱直。庶有成功。詔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萬戶府



事。設千戶百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三年。以朱清子文彪。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定一區田百頃給之。四年。中書省。奉皇太子旨。遣刑部田侍郎萬戶王仲溫。至江浙行省。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太平等處。及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至真州泊水灣。勒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至泊水灣裝發。海船重大底小。江流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損壞。歲歲有之。於是以嘉興松江二屬秋糧。并江淮江浙二總管府。歲辦糧充運。而免寧國池饒及湖廣江西等糧運少。惟辦運香糯米舊例。在直沽交卸後。萬戶朱虞龍將香糯米。直赴大都體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偷竊攙雜交割短少。船戶困於賠累。部議以體源倉收納。行之。已久難於更易。沮其事不行。至正八年。漕運使賈魯陳便宜二十餘事。從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預定委員。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漕糧壞於壩戶。六曰疏濬萬河。七曰臨清運糧。運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蓋歷歲久稱弊。深公私困憊魯之所言。區區補綴而已。無當於運漕之本計也。

凡歲運之數。至元二十年。運糧四萬六千五十石。運到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事故糧八百七十七石。二十一年。運糧一十萬石。運到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事故糧九千二百二十八石。二十三年。運糧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三十石。運到四十三萬三千九百石。事故糧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一十四石。二十四年。運糧三十萬石。運到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事故糧二千四百五十三石。二十五年。運糧四十萬石。運到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事故糧二千三百



四十四石。二十六年。運糧九十三萬五十石。運到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事故糧一萬五千五十七石。二十七年。運糧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運到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事故糧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二十八年。運糧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運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事故糧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二十九年。運糧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運到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事故糧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三十年。運糧九十萬八千石。運到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事故糧一萬九百九十九石。元貞元年。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俱到二年。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運到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事故糧三千四百七十三石。大德元年。運糧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運到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事故糧一萬一百六十三石。二年。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五百一十石。運到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事故糧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六石。三年。運糧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俱到四年。運糧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運到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十八石。事故糧六千五百八十一石。五年。運糧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運到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事故糧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六年。運糧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運到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事故糧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七年。運糧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運到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事故糧三萬九百八十二石。運糧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運到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事故糧九千五百九十六石。八年。運糧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石。運到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事故糧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十年。運糧一百



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運到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事故糧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石。  
十一年。運糧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三石。運到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事故  
糧二萬七百四十三石。至大元年。運糧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運到一百二十萬二千五  
百三石。事故糧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二年。運糧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運到二百三  
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事故糧七萬七千九百四石。三年。運糧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  
運到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事故糧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四年。運糧二百八  
十七萬三千二百十二石。運到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事故糧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五  
石。皇慶元年。運糧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運到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事故糧二萬  
五千八百三十二石。運糧一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運到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事  
故糧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舊志至者三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運糧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  
石。運到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事故糧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三年。運糧二百四十  
五萬八千五百十四石。運到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四年。運糧三十七萬五千三百  
四十五石。運到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事故糧七千二百二十五石。五年。運糧二  
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運到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事故糧一萬一百二石。  
六年。運糧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運到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事故糧三萬  
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七年。運糧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運到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  
石。事故糧一萬六千七十八石。至治元年。運糧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運到三百



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事故糧。三萬六百八十五石。二年。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及帶起附餘香白糯米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三石。運到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事故糧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九石。三年。運糧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運到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事故糧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石。泰定元年。運糧三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運到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事故糧九千九百五十三石。二年。運糧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運到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石。事故糧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二石。三年。運糧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運到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事故糧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一石。四年。運糧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運到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事故糧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七石。天歷元年。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運到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事故糧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二年。運糧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運到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事故糧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六石。齊紀。是年運至京師者。一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二十石。元統以後。歲運之可考者。至正元年。益以江南之米。通計所運。得三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得二百六十萬石。十五年。江浙行省臣。乞減海運以甦民力。戶部定議本年稅糧。除免之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行拘收。其不敷糧。撥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以補之。十九年。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行省。命張士誠輸米。方國珍具舟。運米十有一萬石至京師。



二十年。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運米加十九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二十二年。運米十三萬石。是年遣部尙書脫脫察兒。兵部尙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又運米十三萬石。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徵海運於張士誠。士誠託辭拒之。海運遂止於是歲云。

至元二十二年。定江南民田稅石。每石帶鼠耗分例五升。官田減半。二十五年。定省倉馬頭倉站車壩河船運。合添耗糧例。南糧元破每石。帶耗一斗四升。海運至直沽。每石四斗。直沽每石一升三合。船運至河西務。每石七合。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通州每石一升三合。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一升。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七合。省倉每石三升。今議每石帶耗一斗七升五合。除元破外。添三升五合。依舊破耗。海運至直沽。每石破四升。直沽一升三合。添破耗糧。搬運至直沽。至河西務。每石一升二合。元破七合添破五合。河西務破耗二升。元破一升三合。添破七合。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耗一升五合。元破七合。添破八合。通州倉二升。元破一升二合。添破七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五合。元破一升。添破五合。省倉每石四升。元破三升。添破一升。北糧元破每石。運至大都。通破耗米七升。河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五合。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盤船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破耗三合。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三合。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五合。壩河運至大都。海石七合。省倉每石二升五合。合議每石帶耗八升二合。內除元破外添一升二合。船運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七合。元破五合。添破二合。河西務倉。每石一升五石。元破



一升二合。添破三合。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五合。元破三合。添破二合。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五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元破七合。添破三合。省倉每石破三升。元破二升五合。添破五合。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省臣奏。各倉官員言。往歲定鼠耗分例數少。倉官賠償。破其家產。鬻其妻小者有之。因此多欠糧數。臣等圖議。去年奏添南糧。自直沽裏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五合。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七合。今添八合。河西務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五合。省倉內每石元破三升。今添一升。北糧內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五合。今添二合。河西務倉。每石元破一升二合。今添三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二合。今添二合。通州倉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二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三合。省倉每石元破二升五合。今添五合。奏可。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完澤丞相等奏。通州河西務倉官告說。各倉收糧。前省官定擬鼠耗分例數少。至有鬻妻子家產。尙賠納不完。至今辛苦。臣等議得前省官所定鼠耗分例不勻。如今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卿所奏。雖然亦合用心。雀鼠待食。用多少休。因此教解人作弊爲盜。欺詐依舊聽耗。唐村等處。船運至河西務。北糧每石破七合。直沽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李二寺。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五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省倉。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一升。今議擬聽耗例。大都省倉。元定破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今議擬限年聽耗。初年聽耗。南糧每石二升。



北糧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依元定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河西務通州李二寺。元定破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今擬限年聽耗。初年依元定破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直沽倉除對船交裝。不須破耗外。今擬一年須要支運盡絕。南糧每石聽耗二升。元定破耗一石三合。今擬添七合。香糯白粳破耗。大德三年。申書省准戶部呈。依糙米例定奪。緣糙粳米俱各散裝。白粳香莎糯米。終用夾布袋盛。以此參詳擬比附散裝。糙米破耗定例。三分中量減一分。海運至直沽。每石破耗八合。河西務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如直沽裝船。經由通惠河。徑赴大都交卸。止依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八合。

海運不給脚鈔。就用係官海船官司。召顧水手。起運至楊村馬頭交卸。自開洋上海等處。至楊村馬頭。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一年。始依千斤百里脚價。每石支脚錢中統鈔八兩五錢九分。近海有力人戶。自行造船。顧募梢水。定每石支鈔八兩五錢。至元二十九年。減作每石七兩五錢。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朱張海運糧。在先每石脚錢八兩五錢。減爲七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比在先甚賤。脚價亦合減少。臣等議。每石宜減去一兩爲六兩五錢。從之。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每石支中統鈔六兩五錢。香糯直赴大都體源倉交納。每石增鈔五錢計七兩。大德七年。起運稻穀二十萬石。每石脚錢。中統鈔五兩。至大元年四



月初十日奏。過海運糧脚價。每石六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湧貴。量添五錢爲七兩。已後不與。照依先體例。與六兩五錢。至大三年。准尙書省咨本省。至大三年海運脚價。每石添作至元鈔一兩六錢。春運每石。量添至元鈔三錢。通該至元鈔一兩六錢。夏運止依舊例。不須添支糙白粳。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每石至元鈔一兩七錢。至大四年。准中書省咨該尙書省。准本省咨。至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准運糧脚價。每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六錢。如今添爲二兩。稻穀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如今添爲一兩四錢。至元鈔本年爲頭脚價。糙白糧每石至元鈔二兩。香糯每石至元鈔二兩八錢。稻穀每石一兩四錢。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奏。准斟酌地理遠近。比元價之上。添與脚錢。福建遠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一兩五錢。香糯每石一十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運。石一十一兩。白糧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支鈔一十一兩。已後年分。至今起運糙白粳香糯稻穀。依前支價年例預支。每歲八九月間。海道府權依上年運糧額數爲則。扣算先支六分脚價。差官起省。平江慶元溫台官庫寄收。候都省坐到糧數。委定提調省官職名。或十月十一月內。海道府差官稟請。省官親臨平江路。提調給散。除慶紹溫台兩浙合該脚價。海道府差官前去。與各路所委官一同給散外。本省提調官或有事故。改委左右司官前去。海道府分派定春夏二運糧數。差官赴省。貼支四分脚價。次年正月間。咨請提調官。親詣海道府裝發糧斛。給散貼支脚價。直至五六月間。夏運開洋了畢還省。據天歷二年。海運正糧三百萬石。脚價不等散過。中統鈔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八錠二十八兩五錢。并增運附餘香白糯。正糧三千四百



七石三斗六升九合。鈔七百三十八錠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三釐。通計支散脚價鈔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錠一十三兩二錢四分三釐。

海運每歲糧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脟。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嶼。使於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餘才抵成山。羅璧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州村馬頭下卸處。經過地名山川。經直多少迂回。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水疾。一日可至撐脚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泊。守伺西南便風。轉過沙嘴。一日到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風。一日至匾擔沙大洪拋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劉家島。又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前後俱係便風。經直水程約半月可達。如風水不便。迂回盤摺。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倘值非常風阻。難度程限。明年又以糧船。自劉家港開洋。過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亦爲不便。繼委千戶殷明略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東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取脟取薪水畢。到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爲便。皆行北道。風水險惡。至元十九年。爲始年例。糧船聚於劉家港入海。由黃大郎背白茆撐脚唐浦等處。一帶率皆沙淺。其洪道闊卸。無



千丈長之潮。兩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風。順過匾擔沙東南大洪。過萬里長灘。透深開放大洋。至青水內。經陸家等沙下接長山。并西南鹽城一帶趙鐵沙背。及半洋沙嚮沙匾擔等沙淺。及至蘇州洋。又有三沾洋山下八山補陀山。到於黑水大洋。過成山北面一帶。并芝罘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又有三山茅頭嘴。大姑河小姑河。兩頭河等灘。及北有曹婆沙。梁河沙。南有劉姑蒲灘。至界河海口復有灘。淺狹洪沙硬。潮汎長落不常。但遇東南風。本處船聚稠密。則有妨礙之虞。延祐三年正月。海道萬戶府。據慶元紹興所申。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沙淺一餘百里。名鐵板沙。潮汎猛惡。溫台船隻尖底。食水深淺。般戶梢水不識三江水脈。避怕險惡。直至四月中旬。尙於烈港等處停泊。不敢前來。差人搜究斷罪。催趕顧覓剝船般剝。緣剝船數少。急不能尋顧。尙於海岸屯貯。委實靠損船戶不便。據紹興六路下年海運糧斛。如照依皇慶二年例。就用本路船料裝發。若有不敷。於慶元路。標撥小料海運貼。裝其溫台福建船隻。起發劉家港。交割依舊。於平江路倉裝糧。官民兩便。又準本府副萬戶抄兒赤。目擊艱難。必須改擬若台州有裝官糧。先儘本路船隻不敷。於溫州船內貼撥。紹興路糧亦用本路裝隻。裝發不敷。用慶元路小料海船貼裝。其慶元府港深闊。臨近路倉脚夫。徑直擔米上船。就將船舶并溫台所用。不盡船料支裝。倘有剩下船料及慶元路船隻。差官押發劉家港交割。省議從之。



# 新元史食貨志 (九)

## 官俸

世祖中統元年。始給內外官吏俸鈔。二年。定六部官吏俸。是年十月。定諸州縣官吏俸。至元二年。定官俸當月支付例。三年。定上任過二日。罷任過五日。並給當月俸鈔例。六年。定提刑按察司官吏俸。是年又分上中下縣爲三等。七年。增按察司經歷以下俸。定轉運司官吏及諸匠官俸。八年。以阿合馬言。減百官俸。九年。定告假停俸期限例。十七年。定奪俸祿。凡內外官吏皆住支。十八年。更命公事畢而無罪者給之。公事未畢而有罪者。奪之。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於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視職事爲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詔。近年諸物增價。俸祿不能養廉。以致侵漁百姓。公私俱困。自今內外官吏俸給。以十分爲率。添支五分。二十九年。定諸路儒學教授俸。視蒙古醫學。大德三年增小吏俸米。六年又定行省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都提舉司。淘金總管府。銀場提舉司等官俸例。七年。加給內外官吏俸米。俸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值給價。俸三定以上者不給。內外官吏。一年約支二十八萬餘石米。十一年。定官吏病百日作闕。所支俸米。除全月回納還官外。支過破月俸鈔。如已過初五日者。免其回納。至大二年詔。



隨朝衙門官吏及軍官等俸鈔。改給至元鈔。往支俸米。外任宣慰司軍官雜職等官俸鈔。十分中減三分餘七分。改支至元鈔。隨朝衙門行省宣慰司吏員。俸鈔減加三餘鈔。與至元鈔十兩。以下每月與俸米五斗。延祐七年。定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爲率。給米三分。軍官差出者。許借俸歿者。借俸免徵。各投下達魯花赤其俸與王官等。至治二年。定職官罰俸者。以中統鈔爲則。凡百官俸例。各品分上中下三等。從一品上六錠。下五錠。正二品上四錠二十五兩。下四錠十五兩。從二品上四錠。中三錠三十五兩。下三錠二十五兩。正三品上三錠二十五兩。中三錠十五兩。下三錠。從三品上三錠。中二錠三十五兩。下二錠二十五兩。正四品上二錠二十五兩。中二錠十五兩。下二錠。從四品上二錠。中一錠四十五兩。下一錠四十兩。正五品上一錠四十兩。下一錠三十兩。從五品上一錠三十兩。下一錠二十兩。正六品上一錠二十兩。下一錠十五兩。從六品上一錠十五兩。下一錠十兩。正七品上一錠十兩。下一錠五兩。從七品上一錠五兩。下一錠。正八品上一錠。下四十五兩。從八品上四十五兩。下四十兩。正九品上四十兩。下三十五兩。從九品三十五兩。

內外官俸數。

太師府。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諸議參軍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長史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太傅太保府。同監修國史長史同。

中書省。右丞相俸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左丞相同平章政事俸一百二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十二石。右丞相一百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十二石。左丞同參知政事俸九十五貫三錢三



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參議俸五十九貫。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承發管勾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省架閣庫管勾。回回閣庫管勾。並同檢校官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五斗。斷事官內十八員俸各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十四員俸各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一員俸四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三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客省使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六部尙書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侍郎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員外郎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主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戶部司計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工部司程俸十八貫。米二石五斗。刑部獄丞俸十一貫。米一石。司籍提領俸十一貫二錢二釐。米五斗。

樞密院知院俸一百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三石五斗。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樞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六釐。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



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三石。右衛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照磨俸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鎮撫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行軍官千戶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副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石五斗。彈壓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知事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石。弩軍官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彈壓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斗。都目俸一十貫。米五斗。屯田千戶所同弩軍官例。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左阿速衛。右阿速衛。左都威衛。右都威衛。左欽察衛。右欽察衛。左衛率府。宗仁衛。西域司。唐兀司。貴赤司。並同右衛例。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一百貫。副使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僉事俸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經歷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知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照磨俸二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行軍官千戶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彈壓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知事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弩軍官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彈壓俸一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右手屯田千戶所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左手屯田千戶所。同隆鎮衛右翊蒙古侍衛。並同忠翊侍衛例。



御史臺御史大夫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中丞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御史俸九十六貫三錢五分。米九石五斗。治書侍御史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殿中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知班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監察御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侍書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承制學士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供奉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參書俸三十四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典籤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鑑書博士俸四十一貫。米四石五斗。授經郎二十八貫。米三石。

太禧宗禮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貫。米一十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部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使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



三分。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客省使。並同太禧禮院徽院同。

翰林國史院承旨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學士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讀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侍讀學士同直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待制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修撰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應奉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編修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檢閱同典籍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翰林院集賢院<sup>大學士同承旨</sup>餘並同上例。

中政院院使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僉院俸十七貫。米七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三貫。米四石五斗。司議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長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太醫院。典瑞院。將作院太史儲政院。並同。太常禮義院院使俸八十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太祝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奉禮協律同。



通政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院俸四十八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內一員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二十七員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員俸六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五斗。郎中俸三十六貫。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大司農司大司農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大司農卿俸一百三貫。米一十一石。大司農少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九石五斗。大司農丞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內史府內史俸一百四十三貫三錢三分。中尉俸一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馬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諮議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記室俸四十貫。照磨俸三十貫。

大都留守司留守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副留守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留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都護府大都護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副都護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給事中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左右侍儀俸御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

武備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判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太僕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光祿長慶長新長秋承徽長寧尙乘長信等寺並同。

尙舍寺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侍儀司侍儀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引進使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



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承奉班都知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通事舍人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侍儀舍人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米一石五斗。拱衛司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內宰司內宰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司丞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翊正司同。延慶司延慶使俸一百貫。同知俸六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使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內正司司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七貫。米四石五斗。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中瑞司同。京畿運司運使俸五十六貫。米六石。同知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運副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運判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經歷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知事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提控案牘俸一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一石。太府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



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秘書章佩利用中尙度支等監並同。

國子監察酒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業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典簿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

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回國子博士同助教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教授同學錄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五斗。蒙古國子監同。

經正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貫。米五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闡遺監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提控案牘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

司天監提點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天監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米五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教授俸一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管勾同司辰俸八貫六錢六分。米五斗。學正押宿並同回司天監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餘同上。

都水監都水卿俸五十三貫。米六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



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大都路達魯花赤俸一百三十貫。總管同副達魯花赤一百二十貫。同知八十貫。治中同判官五十五貫。推官五十貫。經歷四十貫。知事三十貫。提控案牘二十五貫。照磨同並中統鈔。

行省左丞相俸二百貫。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右丞左丞同參知政事一百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郎中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員外郎三十貫。都事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檢校同管勾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理問所理問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副理問俸三十貫。知事俸一十六貫六分六釐。提控案牘同。

宣慰司腹裏宣慰使俸。中統鈔五百八十貫三錢三分。同知五百貫。副使四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經歷四百貫。都事一百八十三貫三錢三分。照磨一百五十貫。行省宣慰使俸至元鈔八十七貫五錢。同知四十九貫。副使四十二貫。經歲二十八貫。都事二十四貫。照磨一十七貫五錢。

廉訪司廉訪使俸。中統鈔八十貫。副使四十五貫。僉事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二貫。

鹽運司腹裏運使俸一百二十貫。同知五十貫。副使三十五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三貫。行省運使八十貫。同知五十貫。運副四十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五貫。知事一十七貫。提控案牘一十五貫。

上路達魯花赤俸八十貫。總管同同知四十貫。治中三十貫。判官二十貫。推官十九貫。經歷



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下路達魯花赤俸七十貫。總管同同知三十五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散府達魯花赤俸六十貫。知府同同知三十貫。判官一十八貫。推官同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上州達魯花赤俸五十貫。州尹同同知二十五貫。判官一十八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中州達魯花赤俸四十貫。知州同同知二十貫。判官一十五貫。提控案牘一十貫。都目八貫。下州達魯花赤俸三十貫。知州同同知一十八貫。判官一十三貫。吏目四十貫。

上縣達魯花赤俸二十貫。縣尹同縣丞一十五貫。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巡檢一十貫。中縣達魯花赤俸一十八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下縣達魯花赤俸一十七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二貫。縣尹同典史三十五貫。

舊志所遺者。補於左方。

管軍府所上萬戶府。達魯花赤鈔八十兩。中統鈔一兩與一貫同萬戶同副萬戶七十兩。鎮撫四十兩。經歷十

七兩。知事十二兩。中萬戶府達魯花赤鈔七十兩。萬戶同副萬戶六十兩。鎮撫三十兩。經歷

十七兩。知事十二兩。下萬府達魯花赤鈔六十兩。萬戶同副萬戶五十兩。鎮撫二十兩。經歷

十七兩。知事十二兩。

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鈔五十兩。千戶同副千戶四十兩。彈壓十三兩。中千戶所達魯花赤鈔四十兩。千戶同副千戶三十兩。彈壓十二兩。下千戶所同中千戶百戶所百戶鈔十七兩。彈壓十二



兩。

諸色衙門鹽課提舉司正提舉鈔六十兩。副提舉三十兩。同提舉三十兩。副提舉十八兩。知事二十兩。宣撫司達魯花赤鈔二錠。宣撫使司同知六十兩。經歷二十兩。安撫司達魯花赤鈔二錠。安撫史同僉事一錠。經歷二十兩。各場管勾正管勾鈔十二兩。同十兩。副八兩。蒙古提舉司提舉鈔一錠。同提舉三十五兩。人匠提舉司提舉十八兩。副同都目八兩。警巡院達魯花赤二十兩。大使同院副十七兩。警判十三兩。蒙古教授路十二兩。府十一兩。州十兩。儒學教授路十二兩。府十一兩。上州同。中州十兩。醫學教授路十二兩。江甯路分十一兩。府十一兩。州十兩。脫脫禾孫正五十兩。副四十兩。

各路院務司提領十八兩。都監十兩。大使上路十五兩。下路十三兩。副使上路十二兩。下路十兩。平準行用庫提領三十五兩。大使二十五兩。副使十五兩。

大軍庫提領二十兩。大使十二兩。副使十兩。軍器庫提領二十兩。大使十二兩。副使十兩。司獄路十二兩。散府十兩。巡檢司官鈔十兩。

凡諸署諸司諸庫等官俸數多寡。皆依品級為則。志所不載者。可以類推。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魯花赤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魯花赤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魯花赤一十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魯花赤一十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魯花赤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魯花赤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魯花赤



五頃。警使司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三頃。錄事同錄判三頃。縣達魯花赤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魯花赤八頃。總管同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魯花赤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魯花赤六頃。知府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魯花赤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魯花赤四頃。知州同同知三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魯花赤三頃。知州同同知三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魯花赤二頃。縣尹同縣丞二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下縣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至大二年。中書省臣奏。外任有職田官員。三品請給祿米一百石。四品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四十五石。七品四十石。將職田改收入官。從之。皇慶二年詔。外任職官公田俸鈔。並依舊制。延祐三年。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米。



# 新元史食貨志 (十)

## 賜賚上

賜賚之類有三。一曰五戶絲。太宗八年。以真定路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路民戶。分賜諸王外戚功臣。耶律楚材言其非便。乃命本位止設達魯花赤。其賦則五戶。出絲五斤。並隨路絲綫顏色。皆輸於有司。如其額以畀之。

太宗本紀載。諸王貴戚分地。幹魯桑拔。都不府即志之。太祖長子。朮赤位幹魯桑朮赤。長子也。茶合帶。太原府即志之。茶合帶。都魯桑拔。都不府即志之。太祖長子。朮赤位幹魯桑朮赤。

之。定宗字魯台。邢州即志之。有手萬戶三。投下字羅合。邢州。太宗改邢昭路。至元中改廣平路。故志云分撥廣平。邢水縣也。果魯干河開府即志之。開列聖學魯。古魯。廣府即志之。李羅古附也。苦益都濟南二府內撥賜即志之。擲只哈撒兒大王。淄川王位也。苦封淄川王也。按赤帶漢二州即志之。哈赤溫。大王子濟南。

王位。按赤帶封濟南王也。幹陳。平涼州即志之。魯國公主位。魯國大長公主也。速不在尙幹陳驛馬也。皇子開端即志之。開端太子驛馬赤古。即志之。耶國公主位。秀滿倫公主適赤古驛馬也。公主阿刺海即志之。趙國公主位。阿刺海封趙國大長公主。太祖女。火臣封昌國大長公主。火臣果。

眞察魯之異也。國王查刺即木華黎國王。木華黎孫塔魯。一名查刺茶合帶即志之。帶孫郡王茶合帶帶孫子也。蒙眞即志之。朮赤台那王蒙眞朮赤台孫也。蒙古察札即志之。但裏答兒位。但裏答兒即畏答兒。蒙古察札即畏答兒。忙哥親征錄作木哥漢札也。按只那顏即按陳那顏。又作阿勒赤那顏。即志之。按察兒官人按察兒按陳之孫也。折那顏即册那顏。阿勒赤之弟也。火剌木思即志之。和剌溫。

憲宗二年至五六年。均續有分撥。一曰江南戶鈔。世祖平江南。分民戶以賜諸王后妃。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益以官帑。爲中統鈔二貫。一曰歲賜諸王后妃。金銀鈔幣。始於世祖中統元年。自是歲以爲常。所謂歲例也。而歲例之外諸王后妃。又時有賜與。糜款鉅萬。廷臣屢言之。雖曰篤親親之義。然亦濫矣。今并考其數之多寡。著於篇。

五戶絲。江南戶鈔之數。太祖叔答里眞官人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寧海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一千八百十二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戶。計鈔四百四十錠。太祖弟擲只哈撒兒大王子淄川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



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三年。分撥信州路三萬戶。計鈔一千二百錠。太祖弟哈赤溫大王子濟南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戶。計鈔九千六百四十八錠。太祖弟斡真那顏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戶。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太祖弟孛羅古斛大王子。廣寧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駝山州。一萬八千戶。計鈔七百二十錠。太祖長子朮赤大王子。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戶。戊戌年真定普州一萬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三千四百錠。太祖次子茶合斛大王子。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真定深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十二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十二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子。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一百六十



鏡。太祖第五子兀魯赤太子。無嗣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河間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六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斤。鈔二千一百五十七錠。太子合丹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寧州。二千五百戶。計鈔一百錠。太宗子滅里火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太宗子合失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一百五十四斤。太宗子闊出太子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太宗子闊端太子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京路。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二千五百二十戶。睿宗長子憲宗子阿速台大王位。五戶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八十戶。計絲九百十六斤。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裕宗妃伯藍也怯赤。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裕宗子順宗子武宗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懷孟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戶。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睿宗子旭烈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



五千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斤。睿宗子末哥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六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戶。計鈔三百二十四錠。睿宗子撥綽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眞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十二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十三錠。睿宗子歲都哥大王位。五戶絲。壬子年元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九戶。計絲二十斤。世祖長子朶兒只太子位。腹裏江南無分撥戶。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班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刺位。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江南戶鈔。太定元年。分撥永福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江南戶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邵武路光澤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刺位。五戶絲。闊闊不



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兒湘寧王。分撥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順宗子武宗子明宗位。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合丹大王。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霍歷極大王。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四斤。阿刺忒納失里豫王。天歷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太祖四大斡耳朵大斡耳朵。五戶絲。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二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戶。計鈔八百錠。第二斡耳朵。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一萬五千戶。計鈔六百錠。第三斡耳朵。五戶絲。壬子年察認真定等處。畸零三百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一戶。計絲四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第四斡耳朵。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眞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十戶。計絲二百四斤。世祖四斡耳朵大斡耳朵。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一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第二斡耳朵。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大德四年。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五錠。第三斡耳朵。江南戶鈔。大



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二百九十錠。第四韓耳朶。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二百九十錠。順宗后位。江南戶鈔。大德二年。分撥三萬五千五百戶。武宗韓耳朶。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完者台皇后位。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三萬九千七百五十戶。阿魯倫公主位。至元六年。分撥葭州等處。種田三百戶。趙國公主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魯國公主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甯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九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昌國公主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三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鄆國公主位。五戶絲。分撥濮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一千八百三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塔出附馬。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眞定等處。畸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帶魯罕公主。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大雷公主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一千八百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齊武古兒附馬。五戶絲。庚辰年分撥眼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戶。計絲二



十二斤。獨木干公主位。五戶絲。十二年。分撥平陽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木華黎國王。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一千十九戶。計絲一千六百四十斤。孛羅先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二戶。計絲二十八斤。行丑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十五斤。闊闊不花先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十五斤。撒吉思不花先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十五斤。阿里侃斷事官。五戶絲。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十四斤。乞里歹拔都。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計絲四十斤。孛羅海拔都。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一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拾得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一百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伯納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三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八斤。笑乃帶先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帶孫郡王。五戶絲。分撥東平東阿縣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二十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樂昌縣一萬七千戶。計鈔四百二十八錠。慍里答兒薛禪。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江南



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朮赤台郡王。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阿爾思蘭官人。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孛魯台妻佟氏。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眞定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十五斤。八答子。丙申年分撥順德路一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一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右手萬戶。三投下孛羅台萬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洺水州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一千七百三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一萬七千九百十九戶。計鈔七百一十六錠。忒木台駙馬。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錄市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幹闊烈闍里必。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一萬五千八百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七百三戶。計絲八十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灌陽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左手。九千戶。合丹大息。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一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一百六十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蒼梧縣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也速不花等。四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



三十三斤。也速兀兒等三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一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帖柳兀禿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一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十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和斜溫兩投下一千二百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一萬五千戶。計鈔四百二十錠。忽都虎官人。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戶。計鈔二百十三錠。滅古赤。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二百三十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塔思火兒赤。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戶。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戶。計絲一百五十五斤。塔丑萬戶。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一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察罕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察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三百二十四斤。孛羅渾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一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速不台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



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宿敦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也苦千戶。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八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阿可兒。五戶絲。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伯八千戶。五戶絲。癸丑年分撥太原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一百四十斤。兀里羊哈亥千戶。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戶。計絲一百九十斤。禿薛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塔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忻米思拔都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獐虎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李哥帖木兒。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也速魯千戶。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鎮海相公。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按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按攤官人。五戶絲。中統元年。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阿朮魯拔都。五戶絲。壬子年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一百二十斤。李羅口下裴大納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一十二斤。忒木台行省。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斤。撒秃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也可太傅。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一百二十斤。迭哥官人。五戶絲。丙申分撥大名清豐縣一千七百一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卜迭捏拔都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黃兀兒塔海。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一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戶。計絲四十斤。怯來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哈刺口溫。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曳刺中書兀圖撒罕里。五戶絲。壬子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九十九戶。計絲一百一十七斤。欠帖木。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四戶。欠帖溫。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魚兒泊八刺千戶。五戶絲。大德元年。分撥真定等處一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昔寶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八刺哈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江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阿塔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必闕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貴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歷陽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



錠。厥列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七錠。八兒赤。不魯古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酃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阿速拔都。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一百三十六錠。也可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臨武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忽都答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怯克迭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月赤察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玉龍帖木兒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別苦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幢兀兒王。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爲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霍穆海。計鈔一百二十錠。哈刺赤禿禿哈。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饒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添都虎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一百戶。賈答刺罕。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戶。阿刺博爾赤。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戶。忽都那顏。五戶絲。壬子年大名二十戶。忽辛火者。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戶。大忒木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戶。布戶火兒赤。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塔蘭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慙刺哈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昔里吉萬戶。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清河縣達魯花赤也速。五戶絲。元查大名二十戶。塔刺罕劉元帥。五戶絲。壬子年元查順德一十九戶。怯薛台蠻子。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



戶。必闕赤注古台。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戶。阿刺罕萬戶。五戶絲。壬子年  
原查保定一戶。徐都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十一戶。



# 新元史食貨志 (十二)

## 賜賚下

歲賜之數。答里真官人位。歲賜銀三十錠。緞一百匹。淄川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緞三百匹。濟南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十斤。緞三百匹。羊皮一千張。斡真那顏位。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緞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廣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緞三百匹。朮赤大王位。歲賜緞三百匹。常課緞一千匹。茶合解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定宗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五十匹。阿里不哥大王位。河間王位。俱歲賜銀一百錠。緞三百匹。合丹大王位。滅里大王位。俱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五十匹。闊出太子位。歲賜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一百五十匹。闊端太子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五十匹。阿速台大王位。歲賜銀八十二錠。緞三百匹。泰定二年。晃兀帖木兒大王改封井王增歲賜銀一十六錠。班禿大王銀八錠。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一千錠。緞五十匹。絹八十匹。裕宗妃伯監也怯赤。歲賜銀五十錠。旭烈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緞三百匹。末哥大王位。撥綽大王位。俱歲賜銀五十錠。緞三百匹。裕宗后位。安西王位。北安王位。俱歲賜緞一千匹。絹二千匹。平遠王位。西平王位。



俱歲賜緞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雲南王位。忽都帖木兒太子位。俱歲賜銀五十錠。緞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錠。晉王甘刺麻位。歲賜緞一千匹。絹一千匹。又朶兒只。延祐元年。爲始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太祖大幹耳朵。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匹。染絹一百匹。雜色綫五千斤。針三千個。緞七十五匹。常課緞八百匹。第二幹耳朵。歲賜銀五十錠。緞七十五匹。常課緞一千四百九十匹。第三幹耳朵。歲賜銀五十錠。緞七十五匹。世祖十錠。緞七十五匹。常課緞六百八十二匹。第四幹耳朵。歲賜銀五十錠。緞七十五匹。大幹耳朵。歲賜銀五十錠。第二幹耳朵。歲賜銀五十七錠。緞一百五十匹。第三第四幹耳朵。俱歲賜銀五十錠。順宗后位歲賜緞五百匹。武宗眞哥皇后位。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完者台皇后位。歲賜銀五十錠。帶魯罕公主位。歲賜銀四錠八兩。緞一十二匹。欠帖溫。歲賜絹一匹。絃一千條。札八忽娘子。歲賜常課緞四百七十匹。西川城左翼蒙古漢軍萬戶。脫力赤歲賜常課緞三十二匹。伯要友千戶。歲賜緞二十四匹。典迭兒。歲賜常課緞六十四匹。太平王。歲賜天歷元年。定金十錠銀五十錠。鈔一萬錠。分撥汝東道太平路地五百頃。歲例外之賜與。中統二年。賜諸王塔爾齊。金千兩。銀五千兩。幣三百匹。四年賜公主巴古。銀五萬兩。哈刺哈納。銀千兩。至元二年。賜諸王合必赤亦怯烈。金素幣各四拜行。金幣一。賜諸王。只必帖木兒。銀二萬五千兩。鈔千錠。四年賜諸王。玉龍答失銀五千兩。幣三百匹。歲以爲常。五年賜諸王木忽及八刺合幣帛六萬匹。七年。賜皇子南朮合馬六千牛三千羊一萬。十二年。賜皇子安西王幣帛八千匹。絲萬斤。十九年。賜諸王塔海帖木兒。忽都帖木兒等。



金銀幣帛有差。二十五年。賜諸王火你赤。銀五百兩。珠一索。錦衣一襲。玉都銀千兩。珠一索。錦衣一襲。賜諸王阿赤吉。金二百兩。銀二萬二千五百兩。鈔四千錠。及紗羅絹布有差。賜拔都不倫。金百五十兩。銀五千兩。及幣帛紗羅等萬匹。賜諸王朮伯。金銀皆二百五十兩。幣帛紗羅萬匹。又賜朮伯銀二萬五千兩。幣帛紗羅萬匹。賜諸王也里千。金五十兩。銀五千兩。鈔千錠。幣帛紗羅等二千匹。賜按搭兒禿等。金二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五千兩。鈔二萬五千錠。幣帛布氈布二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匹。賜諸王愛牙合赤等。金千兩。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兩。絲萬兩。綿八萬三千二百兩。幣一千二百匹。絹五千九十八匹。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中書省臣言。陛下新卽大位。諸王駙馬。賜與宜依往年大會之舊例。賜金一者加四爲五。銀一者加二爲三。又江南分土之賦。初止按其版籍。令戶出鈔五百文。今亦當有加。然不宜增賦於民。請因五百文加二貫。從之。是年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暉三萬兩。賜國王和童。金二百五十兩。月兒魯百五十兩。伯顏。月赤察兒。各五十兩。鈔錦各有差。賜亦都護金五百五十兩。銀七千四百兩。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兩銀四百五十兩。西平王奧魯赤。寧遠王闊闊出。鎮南王脫顏及也先帖木兒。大會賜例。金各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二百匹。諸王帖木兒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兩銀四千兩。鈔二千六百錠。幣帛各一百六十四匹。賜雪雪的斤公主鈔千錠。諸王伯答罕察合兒。三千錠。伯牙兀真。赤里山柔伯牙伯刺麻闊怯倫忙哥眞。各金五十兩銀鈔幣有差。賜不魯花眞公主及諸王阿只吉女弟伯禿。銀鈔有差。賜諸王亦思麻



殷金五十兩。元貞元年。賜諸王忽刺出金五十兩珠一串。諸王阿失罕來朝。賜金五十兩銀四百五十兩。賜諸王木顏帖木兒。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二百匹。其幼者減五分一。二年。賜諸王合班妃。鈔千二百錠。雜幣帛千匹。駙馬塔海鐵木兒。鈔三千錠。賜八撒火而忽答孫禿刺三人。鈔五千錠。賜諸王鐵木兒。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千錠。以旌其戰功。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大德元年。贈諸王要木忽而兀魯忽不花。歲賜各鈔千錠。賜晉王甘刺麻。鈔七萬錠。孛阿班答三萬錠。賜葯木忽兒。金一千二百五十兩。銀一萬五千兩。鈔一萬二千錠。賜諸王葯木忽兒。金一千二百五十兩。兀魯忽不花。賜併其母一千兩銀鈔各有差。賜諸王亦憐真等。金銀鈔有差。大德三年。賜諸王六十。脫脫等鈔一萬三千餘錠。四年。賜諸王也孫等。鈔一萬八千五百錠。合丹之孫脫歡。自北境來歸。賜鈔一千四百錠。六年。賜諸王八撒兒等。鈔八萬六千三百餘錠。賜諸王捏苦迭兒等。鈔五千八百四十錠。七年。賜皇姪海山及安西王阿難答諸王。脫脫八不沙駙馬蠻子台等。各金五兩。銀珠飾幣等物有差。賜諸王納忽里。鈔千錠。幣二千匹。八年。賜安西王阿難答。諸王阿只吉也速不干等。鈔一萬四千錠。九年。給還安西王積年所減。歲賜金五百兩。絲一萬五千九百斤。賜諸王脫脫。鈔二千錠。奴兀倫索羅等。金五百兩銀千兩。鈔二萬錠。賜察八而朶瓦所遣使者。銀千四百兩。鈔七千八百餘錠。賜安西王阿難答月魯鐵木兒。鈔五千錠。以金千兩鉛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興聖太后出居懷州駙馬按替不花來自朶瓦。賜銀五十兩。鈔二百



錠。諸王忽刺出及昔兒吉思來賀立皇太子。賜鈔及衣服弓矢等有差。賜安西王阿難答。西平王奧魯赤。不里亦。錠三萬錠。南哥班萬定從者。三萬三千錠。賜梁王松山。鈔千錠。賜西寧王出伯。鈔三萬錠。賜皇姪阿木哥。鈔三萬錠。武宗即位。命中書省臣議。諸王朝會賜與。依成宗例。比世祖所賜金五十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百五十兩。以金二千七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鈔萬錠。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匹。奉興聖宮。賜皇太子亦如之。賜越王禿剌鈔萬錠。至大元年。中書省臣言。朝會應賜者爲錠。總三百五十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者猶百八十餘萬兩。都所儲已罄。自今特奏乞賞者。宜暫停。從之。晉王也孫鐵木兒。以詔賜萬錠。止給八千錠。爲言勅給晉王鈔千錠。餘移陝西省給之。賜國王和童金二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賜鎮南王老章。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八百匹。也先不花。牙兒赤。金各二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錠。賜諸王八亦忽。金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復賜八不沙。金五百兩。賜晉王所部五百四十七人。鈔五萬二千九百五十錠。定王葯木忽兒。金千五百兩。銀三萬兩。鈔萬錠。賜諸王木南子。金五十兩。銀千兩。鈔千錠。賜皇太子。鷹坊。鈔二十萬錠。賜諸王脫歡金三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錠。阿思不花。金百兩。銀千兩。鈔千錠。賜皇太子。金千兩。二年。以諸王老的代梁王鎮雲南。賜金二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從者幣帛有差。三年。賜諸王那木忽里等。鈔萬二千錠。仁宗即位。以諸王朝會。普賜金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兩。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十兩。鈔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九錠。幣帛四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己巳衛王阿木哥入朝。賜



鈔二萬錠。以朝會恩賜諸王禿滿。金百五十兩。銀五千三百兩。幣帛三千匹。以朝會恩賜片赤察兒床兀兒。金二百兩。銀二千八百兩。賜諸王阿不花等。金二百兩。銀七百五十兩。鈔一萬三千六百三十錠。幣帛各有差。賜皇姊大長公主。鈔萬錠。皇慶元年。賜安王完澤及其子。金三百兩。銀一千三百五十兩。鈔三千五百錠。賜安遠王醜漢。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千錠。賜諸王闊闊出。金束帶一。銀百五十兩。鈔二百錠。賜諸王寬徹忽都迷失。金百五十兩。銀一千五百兩。鈔三千錠。幣帛有差。二年。賜諸王按灰。金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金束帶一。幣帛各四十匹。賜宣寧王鐵木兒不花。幣帛百二十四。安遠王亦思丹等。各百匹。敕衛王阿木哥。歲賜外給鈔萬錠。賜駙馬脫鐵木兒。金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幣帛五十匹。賜諸王火羅思迷脫歡南忽里。駙馬忙兀帶。金二百兩。銀一千二百兩。鈔一千六百錠。幣帛各有差。延祐元年。賜衛王阿木哥等。鈔七千錠。二年。賜諸王納忽答兒。金五十兩。銀二百五十兩。鈔五百錠。賜宣寧王鐵木兒不花及其弟。鈔萬錠。三年。賜諸王迭里哥兒不花等。金三百五十兩。銀一千二百兩。鈔三千二百錠。幣帛有差。賜周王從衛鈔四十萬錠。四年。賜諸王宗戚朝會者。金三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四萬三千九百錠。賜趙王阿魯禿。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千錠。安遠王醜漢。趙王阿魯禿。爲叛王脫赤所掠。各賜金銀幣帛。賜皇姑大長公主忙哥台。金百兩。銀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百匹。五年。賜諸王桑哥班。金束帶一。銀百兩。鈔五百錠。賜安王兀都思不花等。金束帶及金二百兩。銀一千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帛二百八十匹。賜諸王八里帶等。金二百兩。銀八百五十兩。鈔二千錠。幣帛



三百匹。諸王雍吉刺帶曲春鐵木兒來朝。賜金二百兩。銀一千兩。鈔五千錠。幣帛一百匹。六年。英宗卽位。賜諸王也孫鐵木兒。脫脫那顏等。金銀幣帛有差。賜諸王鐵木兒不花。鈔萬五千貫。賜諸王阿朮里台。宴服珠帽。賜諸王曲魯不花。鈔萬五千貫。賜諸王買奴等。鈔二十五萬貫。賜公主札牙八刺等。鈔七萬五千貫。以登極大賚。諸王百官。計金五千兩。銀七十八萬兩。鈔一百二十一萬一千貫。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棉九萬二千六百七十二斤。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四匹。衣八百五十九襲。鞍勒弓矢有差。賜壽寧公主。鈔七萬五千貫。給武宗皇后。鈔七十五萬貫。賜公主札牙八刺從者。鈔七十五萬貫。賜公主買的。鈔五萬貫。駙馬滅鄰。鈔二萬五千貫。賜晉王也孫鐵木兒。鈔百萬貫。賜公主速哥八刺。鈔五十貫。二年。賜諸王案忒不花。鈔七萬五千貫。駙馬脫脫卒。賜鈔五萬貫。遣親王闍闐禿。總兵北邊。賜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三年。遣諸王忽刺出往雲南。賜鈔萬五千貫。賜諸王喃茶失言。鈔二百五十萬。泰定帝卽位。大賚后妃諸王百官。金七百餘錠。銀三萬三千錠。錢及幣帛稱是。泰定元年。賜諸王徹徹禿。金一錠。銀六十錠。幣帛各百匹。塔思不花。金一錠。銀四十錠。幣帛二百匹。阿忽鐵木兒等。金銀各有差。賜壽齊公主。金十錠。銀五十錠。鈔一萬錠。遣諸王闍闐出鎮畏兀。賜金銀鈔千計。諸王阿木哥卒。賜鈔千錠。諸王阿馬卒。賜鈔五千錠。賜雲南王王禪。鈔二千錠。諸王阿都赤。鈔三千錠。諸王伯顏帖木兒。二千錠。三年。諸王薛徹禿晃火帖木兒來朝。賜金銀鈔幣有差。賜諸王寬徹不花買奴。各三千錠。賜諸王孛羅鐵木兒。阿刺忒納失里。各鈔二千錠。



賜壽寧公主。田百頃。鈔三萬錠。賜梁王王禪。鈔五千錠。賜王禪及諸王徹徹禿。幣帛各二百匹。賜綏寧王阿都赤。鈔四千錠。賜湘寧王八刺失里。鈔三千錠。四年。諸王買奴來朝。賜金一錠。銀十錠。鈔二千錠。幣帛各四十匹。賜諸王阿忒刺納失里等。鈔六千錠。親玉也先鐵木兒鎮北邊。賜金一錠。銀五錠。鈔五百錠。幣帛各千匹。諸王火沙阿榮答里鎮北邊。賜金銀幣鈔各有差。諸王捌思班不賽因等。以文豹名馬等物來獻。賜金銀鈔萬計。賜諸王火兒灰月魯帖木兒八刺失里。及駙馬買佳罕。鈔一萬五千錠。金銀幣帛有差。賜壽寧公主。鈔五千錠。賜營王也先帖木兒。鈔三千錠。賜公主不答吉你。鈔千錠。諸王孛羅遣使。貢礪砂。賜鈔二千錠。致和元年。賜遼王脫脫。鈔五千錠。梁王王禪。鈔二千錠。天歷元年。賜諸王阿刺忒納失里。帖木兒不花。寬徹不花。買奴等。金各五十兩。銀各五百兩。幣各三千匹。賜阿刺忒納失里。及齊王月魯帖木兒等。金各五百兩。銀各一千五百兩。鈔各萬錠。諸王朶列帖木兒。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千錠。二年。中書省臣言。恩賚諸王百官。請如武宗之制。凡金銀五錠以上減三分之一。五錠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爲率。其二分准時值給鈔。制可。賜武寧王徹徹禿。金百兩。銀五百兩。西域諸王燕只吉台。金二千五百兩。銀萬五千兩。鈔幣有差。至順元年。勅有司供明宗后八不沙宮人。幣帛二百匹。及阿梯里脫忽思。幣帛有差。賜魯國大長公主。鈔萬錠。賜諸王養怯帖木兒。孛欒台微。棘斯察阿兀罕等。金鈔幣有差。賜諸王朶列鐵木兒。銀千兩。幣二百匹。二年。賜燕帖木兒及公主察吉兒。各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二千錠。定功賞。諸王各金百兩。銀五百兩。金膝帶一。織金等幣各十八匹。



三年賜公主月魯。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遣使往西域。賜諸王不賽因。繡綵幣帛二百四十匹。三年。寧宗卽位。賞賚諸王金幣。如文宗卽位之制。以諸王忽刺台貧乏。賜鈔五百錠。賜諸王寬徹。幣帛二千匹。至元二年。賜宗王火兒灰母答里。鈔一千錠。賜吳王搠失江。鈔五千錠。命宗王不蘭奚。駙馬月魯不花等。鎮薛連可怯魯速地。各賜鈔六百錠及銀牌。四年。賜宗王王里不花。鈔千錠。金一錠。銀十錠。



# 新元史食貨志 (十二)

## 賑恤上

賑恤之法有二。曰蠲免。曰賑貸。以恩免者。朝廷有大慶則免之。有盜賊之亂。軍旅供給之費則免之。逃亡復業者則免之。軍民站戶困弊則免之。以恩賑者曰鰥寡孤獨。曰諸王部衆之貧乏。其餘則恩免所及者。賑亦及之。至於災免災賑。則以水旱疫癘。救生恤死。尤荒政之最亟者。今類其事。分著於後。

恩免。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二年詔減免民間差發。免平陽太原軍站戶。重租稅科。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弛諸路山澤之禁。三年。以軍興人民勞苦。勅停公私逋負毋徵。以米千石牛三百。給西京蒙古戶。北京等路。以兵興供給繁重。免本歲絲料包銀。蠲濱棣今歲田租之半。東平蠲十之二。復蒙古軍站戶差戶。農民包銀徵其半。俘戶止令輸絲。民戶輸賦之月。毋徵私債。勅濟南官吏。凡軍民公私逋負。權住毋徵。三叉沾灶戶。經宋兵焚掠。免今年租賦。以濟南路遭李璫之亂。軍民皆飢。盡免差發。四年。以西涼民戶值渾都海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無業者減十之七。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七年。諸路課程減十分之一。以紓民力。八年詔。四川民力困弊。免茶鹽等課稅。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綿鈔。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二。



其餘路分亦免十之五。十三年敕。減今歲絲賦之半。免大都醫戶。十二年。絲銀。十七年。和州等處。爲叛兵所掠者。賜鈔給之。仍免民差役三年。十八年。免福州路今年稅二分。十八年。以前租稅並免徵。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年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灤民戶絲綿俸鈔。二十年。免福建歸附後未徵苗稅。免京畿所括田舊稅三分之二。新稅三分之一。二十一年。蠲江南今年田租之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悉免之。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年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地稅。二十四年。免唐兀衛河西地元籍徭役。免東京等處軍民徭賦。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以武岡寶慶二路荐經寇亂。免今年酒稅課及前歲逋租。以南安瑞贛三路。連歲盜起。民多失業免逋。歲萬二千六百石。湖頭賊張治國掠泉州。免泉州今歲田。二十六年。蠲汀漳二州田租。宜章縣爲廣東寇所掠。免今歲田租。二十七年。常寧州遭寇亂。免其田租。廣州韶州以遭寇亂。並免其田租。減河間保定。平灤三路絲綿銀。二十八年。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一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二十八年。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平灤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鈔銀並除之。二十九年。以上都隆興平灤河間保定五路。供給視他路爲甚。宜免今歲公賦。免寶慶路田租萬三千九百七十三石。置會同安定二縣隸瓊州。免其田租。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卽位。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十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以上世祖皇后裕宗尊號。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商稅。元



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料包銀稅糧。大德元年。免上都大都隆興差稅三年。大德二年。免今年上都隆興絲銀。大都差稅地租。四年。詔頒寬令。免上都大都隆興大德五年絲銀稅糧。附近秣養馬駝之郡。免稅糧十分之三。其餘免十分之一。江北荒田許人耕種者。並展稅限一年。著爲令。七年。以轉輸軍餉勞。免思播二州及潭衡辰沅等路稅糧一年。常澧三分之一。淘金站戶無種佃者。免雜役。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腹裏江淮之民。十年。免大都今年租。逃移復業者免差稅三年。十一年。免上都大都隆興差稅三年。其餘路分量輕重優免。免雲南八番等地面差發一年。其積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復業者免三年。至大二年。上尊號。詔毋令見戶包納差稅。被災百姓內郡免差稅一年。江淮免夏稅。三年。免大都中都秋稅。其餘今歲被災人戶。依上蠲免。至大二年。以前民間欠差稅課程並行豁免。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二。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年。延祐元年。以改元免上都大都差稅二年。其餘經賑者免一年。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延裕元年。瀘陽麻陽二縣。以上賊作亂。蠲其田租。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二分。免上都大都興和三路差稅。三年又免稅糧包銀絲料。合有差發。至治二年。免大都興和差稅。三年。八番思播兩廣洞寨差稅。二年江淮剋科包銀。三年。四川雲南甘肅秋糧三分。河南陝西遼陽絲銀三分。賑恤雲南廣海等處。泰定元年。免天下和買雜役三年。蛋戶差稅一年。二年。除江淮剋科包銀。流民復業者免差役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天歷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二年。免民間逋賦無可追徵者。免奉元路商稅一年。免永平總管府田租。二年。免達



達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租有差。免人民。逋欠官錢。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稅差有差。詔河南懷慶衛輝普寧四路。今歲差發。全行蠲免。其餘路分腹裏差發。江淮夏稅亦免三分。免海北鹽課。三年。免雲南行省田租。三年。免大都上都興和三路夏稅。三年。腹裏差發。免其餘諸郡不納差去處。免稅糧十分之二。江淮以南夏稅亦免二分。至正元年。天下稅糧五分。六年。免天下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災免。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免科差。四年。以秋旱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三年。開元等路飢減戶賦布二匹。秋稅減其半。水達達戶減青鼠二。其租稅被災者免徵。真定等路旱蝗。其代輸築城役人戶悉免之。五年。東勝旱免其租賦。八年。以去歲東平及西京旱蝗水潦。免其租賦。七年。益都登萊旱蝗。詔減其今年包銀之半。東京路飢兼造船勞役。免今年絲銀十之三。南京河南等路蝗。減今年絲銀十之三。以南京河南旱蝗。減今年差賦十之三。十八年。保定路清苑縣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蝨害稼。免今年租計六千四百四十八石。十九年。免鞏昌等處積年所欠田租課。二十四年。大都飢免今歲俸鈔。諸路半徵之。瀋州飢又經乃顏兵蹂躪。免其今年絲銀租賦。浙西諸路水。免今年田租十之二。二十五年。益州旱蠲其租四千七百石。平江水。免所負酒課。睢陽霖雨害稼。免其租千六百石有奇。以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民田。免其租萬五千二百石。保定霖雨害稼。免今歲田租。澶州等處霖雨害稼。免今年田租。安西省大飢。免田租二萬一千五百石有奇。仍貸粟賑之。嘉祥魚台金鄉三縣霖雨害稼。免其租五千石。鞏昌路荐飢。免田租之半。仍以鈔三千定賑其貧者。



二十六年。紹興大水免未輸田租。泰安寺屯田大水免今歲租。濟寧東平汴梁濟南棣州順德平灤真定。霖雨害稼。免田租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兩淮屯田雨雹害稼。免今歲田租。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歲田租。仍減價糶諸路倉糧。台婺二州飢。免今年田租。武平路飢。免今年田租。無爲州大水。免今年田租。二十七年。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句陂霖雨害稼。免其租。以荐飢免今歲銀俸鈔。其在上都大都保定河間平灤者。萬一百八十錠。在遼陽省者千三百四十八錠有奇。平山真定棗強三縣旱。靈壽元氏二縣大雨雹。並免其租。江陰大水。免田租萬七百九十石。河溢太康沒民田三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千九百二十八石。棣州厭次河陽大風雹害稼。免其租。免河間保定平灤。歲賦絲之半。懷孟路武陟縣。汴梁路祥符縣皆大水。免田租八千八百二十八石。終南等屯霖雨害稼。萬九千六百餘畝免其租。廣濟署洪濟屯大水。免其租萬三千二百四十一石。興松二州隕霜殺禾免其租。隆興路隕霜殺稼。免其田租五千七百二十三石。免大都平灤保定河間。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逋租。十三萬五百六十二石。大同路民多流移。免其田租二萬一千五百四石。二十八年。上都太原飢。免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所逋田租。三萬八千五百餘石。武平路飢免其去年租田。凡州郡田嘗被災者。悉免其租。不被災者免十之五。太原杭州飢。免今歲田租。撫州路飢。免去歲田租四千五百石。大名之清河南樂諸縣霖雨害稼。免田租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婺州水免田租四萬一千六百五十石。景州河間等州霖雨害稼。免田租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五石。以歲荒免平灤屯田。免大都今年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者。全免收成者半之。武平



飢免今年田租。廣濟署大昌等屯水。免田租萬九千五百石。以武平地震全免去年稅四千五百三十六錠。今年量輸之止徵二千五百六十九錠。二十九年。京畿荐飢免今歲田租。龍興路南昌新建進賢三縣水。免田租四千四百六十八石。平江湖州常州鎮江嘉興松江紹興等路水。免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萬四千九百二十八石。大寧路惠州連年水旱。詔給鈔二千錠及糧一月賑之。太平寧國等六路飢。發粟賑之。高麗飢賜米十萬石。廣濟署屯田蠶蝗復水。免今年田租九千三百十八石。平灤路大水且霜。免田租二萬四千四十一石。三十年。營田提舉司屯田爲水所沒。免其租四千七百七十二石。湖州平江嘉興鎮江揚州寧國太平等路大水。免田租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石。岳州華容縣水。免田租四萬九百六十二石。遼陽瀋州廣寧開元等路雹害稼。免田租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八石。岳州華容縣水。免田租四萬九百六十二石。三十一年。常德岳鄂漢陽四州水。免其田租。元貞二年。象食屯水免其田租。大德元年。歸德除邳汴梁諸縣水。免其田租。二年以水旱減州郡田租十分之三。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順德旱大風損麥。免田租一年。三年。揚州淮安免其田租。以江陵沔陽廬隨黃等州旱。汴梁歸德永隴陝蝗。並免其田租。五年。平灤路水。免今年田租。仍賑粟三萬石。遣官分道賑恤。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一年。貧乏之家。計口賑之。順德路水。免其田租。江陵常德澧州皆旱。並免其門攤酒課。七年。盡除內郡飢荒所在差稅。仍令河南省賑恤流民。各道宣撫使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賑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浙西淫雨民飢者十四萬。賑糧一月。仍免今年夏稅。並各戶酒醋課。免大德七年民間逋稅。八年。免平陽太原差。



其差稅三年。及隆興上都大同等路被災人戶二年。大都保定河間路免一年。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柳林屯田被水。其逋租及民貸食者。皆勿徵。陳州霖雨。免其田租。以順德恩州去歲霖雨。免其民租四千餘石。大名高唐去歲霖雨。免其田租二萬四千餘石。冀孟輝雲內諸州去歲霖雨。免其田租二萬二千一百石。九年。以陝西渭南灤陽諸縣旱。免其田租。免晉寧冀寧三年商稅之半。揚州之泰興江都淮安之山陽水。免其田租九千餘石。十一年。陝西行省言。開成路前者地震。民力重困。已免賦二年。請再免今年。從之。至大元年。江淮大飢。免今年常賦及夏稅。益都飢免今年差徭。仍以本路課稅及發米汪利津兩倉粟賑之。江南北水旱飢荒。免至大元年差發官稅。免紹興廣元台州建康廣德諸路田租。又免酒課十分之三。紹興災甚。凡田戶止輸田租十分之四。至大二年。以徐邳連年大水。百姓流離。悉免今年差稅。東平濟寧羣飢。免其民差稅之半。下戶悉免之。三年。濟南東平等處飢。免曾經賑恤諸戶今歲差稅。其未經賑恤者。量減其半。四年。浙西水災。免漕江浙糧四分之一。皇慶元年。益都飢免所貸官糧二十萬石。皇慶二年。免大寧路金稅鹽課。延祐元年。免上都大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曾經賑濟人戶。免其稅一年。免蒙古地差稅二年。三年。甘肅等州飢免田租。至治元年。滁州霖雨傷稼。免其田租。臨江路旱免其田租。高郵興化縣水。免其田租。雷州路海康遂溪二縣海溢壞民田免其稅。二年。河間陝西十二縣民飢。免其租之半。涇州雨雹。免被災者租。南陽西穰等屯風雹。洪澤芍陂屯田去年旱蝗。並免其租。免德安府被災民租。唯許二州去年水旱免其租。淮安路去歲大水。遼陽路隕霜殺禾。南康路



旱。並免其租。安豐縣霖雨害稼免其租。揚州旱免其租。新安上蔡二縣水免其租。淮安路水免其租。泰定三年。大都河間保定永平濟南常德諸路飢。免其田租之半。廬州鬱林州及洪澤旱免其租。光州水。中山安喜縣雨鬪傷稼。大昌屯河決。大寧廬州德安梧州中慶諸路屬縣水旱。並免其租。沔陽府旱免其租。永平路大水免其租。仍賑糧一月。亳州河溢免其田租。四年。永平路飢免其租。仍賑糧兩月。汴梁屬縣飢免其租。延安府縣旱免其租。龍興屬縣旱免其租。大都保定真定東平濟南懷慶諸路旱。免其田租之半。致和元年。免河南自實田租一年。被災州郡稅糧一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天歷二年。免陝西延安諸屯逋糧。千九百七十石。永平屯田昌同濟民豐贍。諸署以蝗及水災。免今年租。以淮安海寧州鹽城山陽諸處。去年水免今年租。黃州及恩州旱免其田租。至順元年。以河南懷慶旱其門攤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徵。至順二年。安慶之望江。淮安之山陽縣皆水。免其田租。常德府桃源州水。免其田租。以揚州泰興江都二縣雨害稼。免其田租。德安府水。免其田租。辰州興國二路蟲。歸德府雨傷稼。並免其田租。高郵府水。免今年租。元統二年。免天下民租之半。恩賑。中統元年詔。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至元元年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八年。令各路設濟衆院。以居貧民。救諸路。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已。凡糧薪並勅於公廳給散。十七年。賜四川貧民及兀刺帶等牛馬羊價鈔。賜禿渾下貧民糧。及八刺合赤等羊馬鈔。十八年。上都南四站人畜困乏。賜鈔給之。十九年。各路立養濟院一所。仍委憲司點治。二十年。給京師南城孤



老衣糧房食。給水達達鰥寡孤獨者絹千匹鈔三百錠。二十一年。賜貧乏者阿魯渾玉龍帖木兒等部衆。共鈔七千四百八十錠。賜貧乏者押失忻都察等。鈔一萬四千三錠。賜蒙古貧乏者也里古怯列海察兒等。鈔十二萬四千七百二十三錠。又賜蒙古貧乏者兀馬兒等。鈔二千八百八十五錠。二十二年。以伯刺八等貧乏給鈔七萬六千五百二錠。賜合達里貧民及合刺和合丹民牛種。給鈔萬六千三百錠。二十四年。給諸王巴八所部貧乏者。鈔萬一千錠。二十五年。濟甯投下蒙古軍乏食。詔遼陽省給米萬石賑之。以咸平荐經兵亂。發瀋州倉賑之。兀良合飢民多歿。給三月糧。西安王阿荅來告飢。詔給米六千石。及橐駝百。二十六年。拔都不倫部民千一百四十八戶貧乏。賜銀十萬五千一百五十兩。檢視諸王按灰部貧民給以糧。乞兒乞思戶驗其貧者賑之。遼陽自乃顏叛。民疲敝。發鈔五千八百錠賜之。賜也速帶兒所部萬人鈔萬錠。二十七年。命驗大都路貧病之民。在籍者二千八百三十七人。發粟三百石賑之。二十八年。給寡婦冬夏衣。賜薛徹溫都兒等九驛貧民三月糧。二十九年。給貧民柴薪日五斤。三十年。周貧乏鈔三萬七千五百二十錠。三十一年。賜京師貧民米絹。以東勝等處牛遞戶貧乏。賜鈔三千餘錠。卜阿思民爲海都所掠。賜鈔三萬九千九百餘錠。元貞元年。以蠻子台所部貧乏。賜鈔十八萬錠。以諸王亦憐眞部驛人貧乏。賜鈔千錠。賜章河至苦鹽驛貧乏戶。鈔一萬二千九百餘錠。給塞下貧民。鈔二萬四千錠。以博爾赤荅刺赤貧乏。賜鈔二萬九千餘錠。賜諸王巴撒爾等三部。鈔四萬八千五百餘錠。二年詔。各處孤老人。布帛各一匹賑之。賜遼陽行省糧三萬石。安西王部貧乏。給糧萬石賑之。大德元年。給也只所部六千戶糧。二年以糧十萬



石賑北邊內附貧民。給西平王奧魯赤所部民糧。三年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一貫。著爲令。駙馬蠻子台所部匱乏。以糧十三萬石賑之。遼東開元咸平蒙古女真等人乏食。以糧二萬五千石賑之。四年。賜諸王也只里部。鈔二萬錠。八憐脫思所隸戶六萬五千餘錠。賜出伯所部。鈔萬五千四百餘錠賑之。五年。給和林貧軍。鈔二十萬錠。諸王藥忽木所部。鈔萬五千九百餘錠。給札忽而真妃子所部。鈔二萬錠。又給札忽而真及諸王出伯軍。鈔四十萬錠。賜定遠王所部。鈔十四萬三千錠。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其老幼廩給之。五年。始行紅貼糧法。於大都上都。令有司籍貧戶。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視賑糶之直。三分減一。每年撥米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六年。以雲南站戶貧乏。以銀鈔優恤之。京師民乏食。計口賑之。發通州倉米賑貧民。給死者棺木錢。七年。賑那海貧乏戶。米八千石。賜諸王合荅孫等部。鈔四萬五千八百餘錠。七年。賑鳳翔秦鞏甘州合迷里貧乏戶。七年。賜諸王脫鐵木兒之子也先博怯所部等。鈔六千九百餘錠。賜諸王阿只吉所部。鈔二萬餘錠。糧萬石。八年。賜西平王奧魯赤合帶等部民鈔萬錠。朶耳思等站戶。鈔二千二百錠。銀三百九十兩有奇。九年。賜諸王完渾撒都失里別不花等所部。鈔五萬六千九百錠。幣帛有差。免大都上都隆興差稅。內郡包銀俸鈔一年。江淮以南租稅及佃種官田者。均免十分之二。九年。給脫脫所部乞而吉思民糧五月。九年。賜西寧王出伯所部。鈔三萬錠。十年。以沙都而所部貧乏。給糧兩月。以京畿雷家站戶貧乏。賜鈔五百錠。十一年。賜晉王部貧民。鈔五萬錠。至大元年。以大都難食。糶米十萬石。減其價以賑之。詔開寧路及宣德雲州工役



浩繁。除賦稅已免二年。外更免一年。三年。楚王牙忽所都隸戶貧乏。以米萬石鈔六千錠賑之。賜晉王也孫鐵木兒所部貧民。鈔三千錠。四年賜大都路民九十者二千三百三十一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帛一匹。賜湘寧王所部鈔三萬二千錠。皇慶二年。以米五千石。賑阿只吉部之貧乏者。延祐元年。西番諸王貧乏。給鈔萬錠。曲魯部畜牧耗。賜鈔八百七十三錠。營王也先鐵木兒支屬貧乏。賑糧兩月。答卽乃所部匱乏。給糧二萬石。二年。諸王脫列緜木兒所部闕食。以鈔七千五百錠賑之。發粟三百石。賑諸王按鐵木兒等部貧民。奉元龍興吉安察罕腦兒諸驛乏食。給糧賑之。三年。諸王按灰部乏食。給米三千二百八十六石賑之。四年。給天下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處田租有差。以諸王部經脫火赤之亂。百姓貧乏。給鈔十六萬六千錠。米萬石賑之。賜諸王禿滿鐵木兒等部。金一千三百兩。銀七千七百兩。一萬七千七百。幣帛二千匹。五年。賜晉王等部貧乏者二月糧。五年。賑遼東貧民。諸王雍吉部衆乏食。賑米三千石。諸王按塔木兒等部衆乏食。賑糧兩月。救樞密院覈實蒙古貧乏者存恤之。六年。賑晉王部貧民給鈔四十萬錠。賑合刺赤部貧民。三十萬錠。賑諸位怯憐口。賜左右鷹房及合刺赤等貧乏。鈔十四萬錠。東平濟寧水陸驛乏食戶。給麥千石。敕上都大都冬夏設食於路。以食飢者。七年。市羊五十萬馬十萬。賑北方貧乏者。市馬三萬羊四萬。給邊軍貧乏者。以昌平灤陽十三驛供億繁重。給鈔三十萬貫賑之。至治二年。嶺北戍卒貧乏。賜鈔三千二百五十萬貫。帛五十萬匹。給蒙古子女貧乏者。鈔七百五十貫。又賜百五十貫。三年賑北邊軍。鈔二十五萬錠。糧二萬石。泰定元年。徹徹火兒火思之地。五千戶貧乏。賑



之給鈔三千錠。散與貧者。三年。賑昌王八剌失所部。鈔四萬錠。賑潛邸貧民鈔二十萬錠。天歷二年。賑保定路被兵之民百四十五戶糧一月。真定民三千七百四十八戶。及開平縣民被兵者。並賑之以米五萬石。賑糶京師貧民。至順元年。發米十萬石。賑糶京師貧民。命以賑糧十萬石濟京師貧民。賑上都怯憐口萬五千七百戶。糧二萬石。賑襄鄧畏兀民被兵者。六十戶。戶給鈔十五錠。米二石。被兵掠者五百七十七戶。戶給鈔五錠。米二石。三年。賑糶米五萬石。濟京師貧民。給諸王也先鐵木兒所部二千石。賑暗伯拔都軍屯東邊者糧兩月。賑金蘭站戶。不能自存者糧兩月。賑遼陽千戶小薛千所部貧乏者糧。安西王阿難答。西平王奧魯赤所部皆乏食。給米有差。速哥察兒等十三站乏食給糧。至正元年。臨賀縣被獠寇掠。發義倉賑之。至正六年。發米二十萬石賑糶上都貧民。八年。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鈔五錠。傷者三錠。燬所居屋者一錠。十六年。詔沿海州縣爲賊所掠者。免田租三年。



# 新元史食貨志 (十三)

賑恤下 入粟補官 內外諸倉 惠民藥局

賑恤下

災賑。中統元年。平陽旱賑之。二年。轉懿州米萬石。賑親王塔齊爾部飢民。賑桓州飢民。三年。甘州飢給銀賑之。發粟三十萬石賑濟南飢民。四年。賑河西飢民。銀三千七百兩。彰德路及洺磁二州旱賑之。賑東平等處貧民。鈔四千錠。賑諸王只必帖木兒部貧民。五年。益都民飢賑之。至元元年。諸王算濟所部營帳火。發粟賑之。二年。遼東飢。發粟萬石。鈔百錠賑之。五年。益都民飢賑之。六年東平河間十五屬飢賑之。東昌路飢。賑米二萬七千五百九十石。濟南路飢。賑米十二萬八千九百石。高唐固安二州飢以米二萬六百石賑之。八年。賑北京益都飢。賑濟南路飢。賑大都路飢。九年。以籍田所儲糧賑民不足。又發近地官倉濟之。賑水達達部飢。賑遼東等路飢。十年。賑諸王塔察兒部民飢。賑甘州等處諸驛飢民。賑諸王塔察兒部布萬匹。是歲諸路蟲蝻災五分。霖雨害稼九分。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十一年。諸路吁蝗等蟲災。凡九所民飢。發米七萬五千四百十五石。粟四萬五百九十九石以賑之。十二年。衛輝太原等路旱河間霖雨傷稼。凡賑米三千七百四十八石。粟二萬四千二百六石。濮州等處。命貸糧五千石。十三年。東平濟南泰安德州漣海清河平灤西京西三州。以水



旱賑軍民站戶。米二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鈔四千三百八十二錠。有奇。十四年。賑東平濟南等郡飢民。米二萬一千六百十七石。粟二萬八千六百十三石。鈔一百三十錠。十五年。咸淳府及良平民戶飢。以鈔千錠賑之。賑別失八里日忽思等飢民。鈔二千五百錠。是歲西京奉聖州及彰德等處水旱民飢。賑米八萬八千九百九十石。粟三萬六千四百石。鈔二萬四千八百八十錠有奇。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賑貧民。十七年。高郵等處飢。賑粟九千四百石。十八年。揚州火發米七百八十三石。賑被災之家。通泰二州飢。發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遣使賑瓜沙州飢民。開原等路六驛飢。命給帛萬二千匹。鬻妻子者。官爲贖之。十九年。真定飢賑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匹。鈔三百錠。賑水達達四十九站。二十一年。合刺禾州民飢。戶給牛兩頭。種二石。更給鈔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糴糧六萬石。四百石賑之。二十二年。於京城南城設賑糶鋪三所。發海運糧減直糶之。白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三兩。自是歲以爲常。發鈔二萬九千錠。鹽五萬引。市米賑阿只吉所部飢。二十三年。大都六屬郡飢。賑糧兩月。二十四年。咸平等處霜雹爲災。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以陳米貸貧民。諸王薛徹都等所部雨土七晝夜。牛羊死者不可勝計。市棉布給之。計直鈔萬四千六十七錠。以糧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大口二斗小口一斗。二十五年。杭州平江連歲大水。賑其尤貧者。發海運米十萬石。賑遼陽省軍民飢者。懿州飢以米十五萬石賑之。萊陽蒲台二縣飢。出米下其直賑之。尙書省臣言。杭蘇湖秀四州大水。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賑之。從之。減米價賑京師。發大同路粟賑流民。膠州連歲大水。令減價糶米以賑之。發米三千石。賑減



吉兒帶所部飢民。二十六年。發和林糧千石。賑諸王火你赤部曲。西安飢減價糶米二萬石。甘州飢發鈔萬錠賑之。遼陽飢貸高麗米六萬石賑之。甯夏路飢。下其價糶米萬一千石賑之。命甘肅行省給合的所部飢者粟。安西飢減價糶米二萬石。甘州飢發鈔萬錠賑之。桂陽路飢。下其價糶米八千七百二十石以賑之。合刺部飢。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賑之。駙馬瓜忽兒部曲飢賑之。澶州飢發河西務米二千石。減價糶以賑之。諸王鍊失孛羅帶部衆飢。救上都遼陽。發粟賑之。河西務飢發米賑之。左右衛屯田大水傷稼。發米四百萬石賑之。武平路飢。發常平倉米萬五千石賑之。賑保定等路屯田戶飢。平灤昌國屯田飢。賑米一千六百五十六石。輸米千石賑平灤飢。賑文安縣飢民。桓州等驛飢。以鈔給之。蠡州飢發義倉賑之。伯顏所部阿剌戶飢。以粟七千四百七十石賑之。賑馬站戶飢。二十七年。大都飢減價糶糧五萬石賑之。豐潤署田戶飢。給六十日糧。開元路甯遠縣飢。發鈔二千錠賑之。興州興安飢。給九十日糧。伯答罕民戶飢。給六十日糧。浙東諸路飢。給九十日糧。任邱縣飢。給九十日糧。闕兀所部闕遺飢。給六十日糧。保定路定興飢。發粟五千二百六十四石賑之。中山收戶飢。給六十日糧。廣濟署飢。給粟二千二百五十石。漁陽等處稻戶飢。給三十日糧。永昌站戶飢。給米賑之。令大都路以粟六萬二千五百六十石。賑通州流民。諸王小薛部飢。給六十日糧。定興站戶飢。給三十日糧。出魯等千一百十五戶飢。給六十日糧。平灤民萬五千四百六十五戶飢。賑粟五千石。納都等站戶飢。給九十日糧。以米千二百石賑諸王赤只里部衆河東山西道飢。救宣慰使阿里火者購米賑之。又命阿里火者。發大同鈔本二十萬錠賑飢民。二十四年。



賑桓州飢。千五百石。武平地震。發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賑之。尙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八魯刺思部飢。命寧夏路。給米三千石賑之。隆興苦鹽澱等驛飢。發鈔七千錠賑之。灤陽縣飢。給六十日糧。不耳答失所部飢。給九十日糧。二十八年。以去歲隕霜害稼。賑宿衛怯憐口糧二月。發米賑瓮古飢民。太原飢民口給糧兩月或三月。遣官覆驗水達達咸平路飢。發粟賑之。杭州平江等五路飢。發粟賑之。溧陽太平徽州廣德鎮江五路亦飢。賑之如杭州。賑遼陽武平飢民。以沙不丁等米。賑江南飢民。以米三千石。賑闕里吉思飢民。賑桓州等西站女真等站飢。大都飢出米二十五萬四千八百石賑之。諸王出伯部曲飢。給米賑之。塔義兒塔帶民飢。發米賑之。給按答兒民戶四月糧。女真部飢。借高麗粟賑給之。平灤路及豐贍飢民二署飢。出米萬五千石賑之。二十九年。清州飢就陵州發粟四萬七千八百石賑之。給輝州龍山和平等縣飢民糧。賑德州齊河清平泰安州飢民。山東廉訪司言。棣州春旱且霜夏霖潦乞賑恤。敕依東平州發附近官廩。計口給之。隆興路飢。給鈔二千錠。復發粟以賑之。遼陽水達達女真飢。詔忽都不花。趣海運給之。河西務水。給米賑之。帖木兒等所部民飢。詔給米五千石以賑之。華容縣水。發米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賑之。至元三十一年。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三月。遼陽所屬九處大水。命賑恤之。以伯要友忽刺出所隸一千戶飢。賜鈔萬錠。元貞元年。以京師米貴設肆三十所。發糧七萬石糶之。白粳米每石中統鈔十五兩。白米十二兩。糙米六兩五錢。以隕霜殺禾。賑安西王山後民。米一萬石。賑遼陽民被



糧兩者水月。宣德府大水。給糧兩月。以糧一千三百石賑隆興路飢。以二千石賑滅禿等軍飢。二年。平陽路之絳州。台州路之黃巖州飢。杭州火並賑之。濟南民飢。發粟賑之。福建廣西兩江道飢。發粟賑之。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陽淮安水。金復州風拔禾。太原聞喜河南苟陂旱。免其田租。大德元年。汴梁歸德水木鄰等九站飢。以米六百四十石賑之。以飢賑水達達糧五千石。公主囊家眞位。二千石。衛輝路旱疫。澧州常德饒州臨江等處。溫之平陽瑞安二州大水。鎮江之丹陽金壇旱。並以糧給之。廬州無爲州。江湖泛溢。歷陽合肥梁縣及安豐之蒙城霍邱旱。揚州淮安路飢。韶州南雄州處州溫州皆大水。並賑之。常德路大水。常州路及宜興州旱。並賑之。般陽路飢疫。給糧兩月。二年。建康等路水。發臨江路糧二萬石賑之。發慶元糧五萬石。減其直以賑飢民。江西江浙水。賑飢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賑隆興臨江兩路飢民。又賑金復州屯田軍糧二月。三年。鄂岳漢陽等路旱。免其酒課夏稅。江陵路旱蝗。弛湖泊之禁。仍以糧賑之。四年。發粟十萬石。賑湖北飢。寧國太平路旱。以糧二十萬石賑之。建康常州江陵飢民八十四萬八千六十餘人。給糧二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餘石。建康平江浙東等處飢民糧。二十二萬九千三百餘石。五年。平江等十四路大水。以糧萬石。隨各處時直賑糶。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常州。西盡眞州。以糧八萬七千餘石賑之。稱海北十三站大雪。牛馬多死。賜鈔一萬一千餘錠。五年。上都大水。減價糶糧萬石賑之。六年。湖州等路飢。賑糧二十五萬一千餘石。大同等路亦飢。賑糧一萬六千石。濟南霖雨民多流離。發粟賑之。並賜鈔三萬錠。保定等路飢。以鈔萬錠賑之。道州旱遼陽飢。發粟賑之。岳木忽而等部民飢。



以乳牛牡馬濟之。以米二千石。賑應昌府亦乞烈等二站飢。賑米一百五十石。以糧四千餘石。賑廣平路飢民。萬五千石賑江西被水之家。二百九十餘石。賑鐵里平等四站飢戶。寧海州飢。以米九千四百石賑之。七年。平江等十五路民飢。減直糶糧三十五萬四千石。武岡飢。減價糶萬石以賑之。常德路飢。減直糶糧萬石以賑之。平陽太原地震。遣使分道賑濟。爲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詔內郡比歲不登。其民已免差者。併蠲免其舊租。以鈔萬錠賑歸德飢民。八年。平陽太原地震。命賑恤之。扶風岐山寶雞諸縣旱。烏撒烏蒙益州忙部東川等路飢疫。並賑恤之。太原之交城陽曲管州嵐州。大同之懷仁。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發粟賑之。潮州颶風海溢民溺死者衆。給其被災戶糧兩月。以平陽太原去歲地大震免其稅課一年。九年。歸德瀕歲被水民飢。給糧兩月。大同路地震。懷仁縣地裂二所。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以汴梁歸德安豐去歲被災。潭州郴州桂陽東平等路飢。並賑恤之。以晉寧累歲被災。給鈔三萬五千錠。寶慶路飢。發粟五千石賑之。潼川霖雨江溢溺死者衆。飭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瓊州屢經寇叛。隆興撫州等路水。汴梁霖雨爲災。並給糧一月。澧陽縣火。賑糧二月。沔陽之玉沙江溢。陳州之西華河溢。嶧州水。賑米四千石。揚潭郴及藤沂等郡飢。減直糶糧五萬一千六百石賑之。十年。奉聖州懷來縣民飢。給鈔九百錠。鎮西武靖王所部民飢。發甘肅糧賑之。道川營道等處江溢山裂溺死者衆。復其田租。遼陽飢賑貸有差。宣德等處。雨雹害稼。大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道州武昌永州興國黃州沅州飢。減直賑糶七萬七千八百石。開成路地震壓死。



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以鈔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五千一百餘石賑之。成都等縣飢。減直賑糶米七千餘石。吳江大水。發米萬石賑之。武昌路火。給被災者糧。益都揚州辰州飢。減直糶米二萬一千餘石。十一年。以飢賑安州高陽等縣五千石。澶州穀一萬石。奉符等處鈔二千錠。兩浙江東等處。鈔三萬餘錠。糧二十萬石。又勸富民賑糶糧一百四十餘萬石。凡施米者驗其數之多少。授以院務等官。又以鈔十萬七千餘錠。鹽引五千道。糧三十萬石。賑紹興慶元台州三路飢民。至大元年。淮安等處飢。從河南行省言。以兩浙鹽引十萬買粟賑之。以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於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幣帛準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赤察兒。太傅哈刺哈孫。分給之。江浙行省飢。賑米五十二萬五千石。鈔十五萬四千錠。麪四萬斤。又流民戶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有奇。賑米五十三萬六千石。鈔十八萬七千錠。鹽折直爲引五千。河南山東大飢。有父食其子者。以兩道沒入贖鈔賑之。濟甯大水入城。詔遣官以鈔五千錠賑之。真定水溺死百七十餘人。發米萬七百石賑之。以湖廣米十萬石。貯於揚州。江西江浙海漕三十萬石。內分五萬石貯朱汪利津二倉。以濟山東飢民。是年增京城米肆爲十五所。每肆日糶米一百石。三年。東平人飢。賑米五千石。循州大水。發米賑之。汜水長林當陽夷陵宜城遠安諸縣水。令尙書省賑之。上都飢遣刑部尙書撒都丁發粟萬石。下其直賑糶之。山東徐邳等處水旱。以御史台沒入贖鈔四千餘錠賑之。河南水死者給櫬。漂廬舍者給鈔。驗口賑糧兩月。免今年租賦。四年。濟甯東平歸德高唐徐邳諸州水。給鈔賑之。河間陝西諸縣水旱傷稼。令有司賑之。江陵屬縣水。民死者衆。大甯等路隕霜。令有司賑恤太原



河間眞定順德彰德大名廣平等路。濮恩等州霖雨傷稼。欽察衛糧五千七百五十三石。皇慶元年。澶州飢賑糧兩月。賑山東流民濱州飢。出倉米二萬石。減價賑之。趙王汝安郡飢。賑糧八百石。寧國路涇縣水。賑糧二月。晉王郡告飢。賑鈔一萬五千錠。皇慶二年。順德冀寧路飢。辰州水賑以米鈔。上都民飢。出米五千石。減價賑糶。保定眞定河間民流不止。命有司給糧兩月。仍免今年差稅。雲州蒙古軍飢戶。給米一石。興國屬縣蝗。發米賑之。延祐元年。以鈔六千三百錠。賑良鄉諸驛。眞保定河間飢。給糧兩月。畿內及諸衛屯田飢。賑鈔七千五百錠。歸州告飢。出糧減價賑糶。漢陽潭州思州民飢。武陵縣水溢。並發廩減價糶之。衡州郴州興國永州耒陽州飢。發廩減價賑糶。沅陵廬溪二縣水。武清縣渾河隄決淹民田。發廩賑之。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台州岳州武岡常德道州等路水。發廩減價賑糶。肇慶武昌等路水。發廩減價賑糶。賑諸王鐵木兒不花部米千石。禿滿部二千石。沔陽歸德汝寧安豐等處飢。發米賑之。二年。懷孟衛輝等處飢。發粟賑之。益都般陽晉寧民飢。給鈔米賑之。晉寧宣德等處飢。給米鈔賑之。眞州揚子縣火。發米減價賑糶。秦州成紀縣山移陷沒民居。遣官賑恤。泰元隆興吉安南康臨江袁州撫州江州建昌贛州南安梅州辰州興國潭州岳州常德武昌等路。南豐州澧州等處飢。並發廩賑糶。澶州昌平香河寶坻等縣水沒民田廬。潭州全州永州路茶陵州河溢沒民田。出米減價賑糶。三年。漢陽路飢。出米賑之。河間濟南濱棣等處飢。給糧兩月。遼陽蓋州及南豐州飢。發倉賑之。潭水寶慶桂陽澧道遠州等路飢。發粟賑糶。四年。汴梁揚州河南淮安重慶順慶襄陽民皆飢。發廩賑之。五年。以紅城米賑淨州平池等處流



民。遼陽飢漕糧十萬石於義錦州。以賑貧民。德慶路地震。鞏昌隴西大雨山崩。給糧賑之。六年。命輸粟上都興和。賑蒙古飢民。濟甯等路大水。視其民乏食者賑之。發粟賑東平東昌高唐德州般陽揚州等路飢。上都民飢。發官粟萬石。減價賑糶。七年。賑甯夏路民飢。賑木憐渾都兒等十一驛飢。那懷渾都兒驛戶飢賑之。括馬三萬匹給蒙古流民。河間真定濟南等處蒙古軍飢賑之。賑大都淨州等處流民。汝甯府雨傷稼。發粟五千石賑糶。邊民賑米三月。諸王告住等部火。賑糧三月。鈔萬五千貫。晉王部飢賑鈔五千貫。諸王木南郎部飢。興聖宮牧駝部飢。並賑之。瀋陽民飢。給鈔萬二千五百貫賑之。昌王阿失部飢。賜鈔千萬貫賑之。廣東新州飢賑之。至治元年。諸王斡羅思部飢。發淨州倉賑之。蕪州飢賑糧三月。歸德飢。發粟十萬石賑糶。河南安豐飢。以鈔二萬五千貫。米五萬石賑之。營王也先帖木兒部。畜牧多死。賑鈔五千貫。賑甯國路飢。益都般陽路飢。以粟賑之。江州贛州臨江南安袁州建昌旱民飢。發粟四萬八千石賑之。廣德路旱。發米九千石。減直賑糶。濮州大飢。命有司賑之。賑益都膠州飢。女真蠻赤輿等十九驛賑之。南恩新州飢。京師飢發粟十萬石。減價糶之。安陸府漢水溢壞民田賑之。慶遠路飢。真定路疫並賑之。河間路飢賑之。二年。山東保定河南汴梁歸德襄陽汝寧等處。飢發米三十九萬五千石賑之。儀封縣河溢傷稼。發粟賑之。臨安路河西諸縣飢賑之。延安路飢。賑糧一月。賑遼陽女真漢軍等戶飢。賑濮州水災。遼陽哈里濱民飢賑之。賑真定彰德路飢。恩州水民飢疫賑之。真州火徽州飢並賑之。賑東昌霸州飢。賑固安州飢。賑夏津永清二縣飢。京師飢發米二十萬石賑糶。河南陝西河間保定彰德等路飢。發粟賑



之。仍免常賦之半。興元褒城縣飢賑之。廣元路綿谷昭化飢。官市米賑之。恩州風雹建德路冰皆賑之。南康路大水廬州六安舒城水並賑之。瑞州高安縣飢賑之。大甯路水達達等驛水賑之。臨安路河西諸縣旱。命有司賑之。岷州旱疫賑之。宣德府宣德縣地震。賑被災者糧鈔。南唐建昌州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命賑之。三年。鎮西武甯王部飢賑之。京師飢發粟賑糶。平江路嘉定州飢。發粟賑之。芍陂屯田女真戶飢賑糧一月。崇明諸州飢。發米萬八千三百二十石賑之。台州路黃巖州飢賑糧兩月。察罕腦兒驛戶飢賑之。南豐州民及鞏昌蒙古軍飢賑之。蒙古萬戶府飢賑糧兩月。真定路驛戶飢賑糧二千四百石。揚州江都火。雲南西平王衛士飢皆賑之。袁州路宜春縣鎮江路丹徒縣飢。賑米四萬九千石。沅州黔陽縣飢。芍陂屯田旱並賑之。平江嘉定州飢。遼陽答失蠻闕闕部雹。並賑之。澧州歸州飢。賑糶米二萬石。秦定九年。糶米二十萬石賑京師。廣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飢。發粟賑之。紹興慶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鎮遠府河州集州飢賑之。臨洮狄道縣冀甯石州離石甯鄉旱。賑米兩月。撒兒蠻部及北邊飢。賑糧鈔有差。袁州火。龍慶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諸路屬縣水飢。賑糧有差。大都真定晉州深州奉元諸路。及甘肅河渠營田等處。雨傷稼賑糧二月。大司農田諸衛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傷稼。順德大名河間東平等二十一郡蝗。晉寧鞏昌常德龍興等處飢皆賑之。秦州成紀縣大雨山崩水溢。汴梁濟南屬縣雨水傷稼賑之。延安冀甯等十二屬。諸王哈伯等部。賑糧有差。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館陶縣及諸衛屯田。建昌紹興二路。賑糧有差。廣東道及武昌路江夏縣飢。賑糧有差。河間路飢賑糧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贛



州等路。賑糶有差。嘉定龍興縣。賑糧一月。大都上都興和等路十三路。賑鈔八千五百錠。延安路雹災。賑糧一月。二年。滅京城賑糶米價爲二十貫。後又減爲十五貫。肇慶鞏昌延安贛州南安英德新州梅州等處飢。賑糶有差。保定路飢。賑鈔四萬錠。糧萬五千石。雄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鈔三萬錠。濟南濱州棣州等處水民飢。賑糧二萬石。五花城宿滅秃拙只干麻兀三驛飢。賑糧二千石。衡州衡陽縣民飢。瑞州蒙山銀場丁飢。賑粟有差。通漕二州飢。發粟賑糶。薊州寶坻縣慶元路。象山諸縣飢。賑糧二月。大都鳳翔寶慶衡州潭州全州諸路飢。賑糶有差。荆門州旱漕州薊州鳳州延安歸德等處民。及山東蒙古軍飢。賑糧鈔有差。肇慶富州惠州袁州江州諸路及南恩州梅州飢。賑糶有差。鎮江寧國瑞州桂州南安寧海南豐潭州涿州等處。賑糧五萬石。隴西漢中秦州飢。賑鈔萬三錠。大都路檀州大水。汴梁路十五縣河溢。江陵路江溢。洮州臨洮府雨雹。潭州興國屬縣旱。彰德路蝗。龍興平江等十二路飢。賑糶米三十二萬五千餘石。鞏昌路臨洮府飢。賑鈔五萬五千錠。濟寧興元寧夏南涼歸德等十二路飢。賑糶米七萬石。鎮西武靖王部及遼陽水達達路飢。賑糧一月。慶遠溪洞民飢。發米二萬五百石。平價糶之。救山東州縣收養流民所棄子女。延安鄜州綏德鞏昌等處。雨雹。般陽新城縣蝗。宗仁衛隕霜殺禾。唯州河決。大都路檀州鞏昌府靜寧縣。延安路安塞縣雨雹。衛輝路汲縣河溢。並賑之。南恩州瓊州飢。賑糧一月。臨江路歸德府飢。賑糧二月。衡州岳州飢。賑糶米一萬三千石。以郡縣飢。詔運米十五萬石。貯瀕河諸倉。以備賑救。開元路三河溢。復州南安德慶諸路飢。賑糧鈔有差。三年。大都路屬縣飢。賑糧六



萬石。恩州水以糧賑之。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飢。賑糧五萬六千石。河間保定真定三路飢。賑糧四月。建昌路飢。糶米三萬石。永平衛輝中山順德諸路飢。賑鈔六萬六千餘錠。寧夏奉元建昌諸路飢。賑糧二月。雄州飢。大平興化屬縣水並賑之。奉元屬縣大雨雹。峽州旱。東平屬縣蝗。大同屬縣水。萊蕪等處飢。賑鈔三萬錠。河決鄭州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賑永平奉元鈔七萬錠。賑糶濠州飢民麥三萬八千餘石。大都昌平大風壞民舍九百家。龍慶路雨雹一尺。真定蠡州奉元蒲城等縣及無爲州大水。河中府永平建昌邛都中慶太平諸路及廣西兩江飢。並發粟賑之。揚州崇明州大風雨海水溢。溺死者給棺斂之。杭州火賑糧一月。揚州寧國建德南恩州旱賑之。京師飢發粟八十萬石。減價糶之。瀋陽遼陽大寧等路及金復水民飢。賑鈔五萬錠。寧夏路萬戶府慶遠安撫司飢。並賑之。廣寧路霖雨傷稼。賑鈔三萬錠。汴梁建康太平池州諸路及甘肅亦集乃路飢。並賑之。錦州水溢壞田千頃。漂死者萬人。人給鈔一錠。崇明州海溢漂民舍五百家。賑糧一月。給死者鈔二十錠。保定飢賑糧八萬一千五百石。懷慶路飢。賑鈔四萬貫。廣西靜江象州諸路及遼陽路飢並賑之。大寧路大水溺死者。人給鈔一錠。四年。遼陽行省諸州縣飢。賑鈔十八萬錠。彰德淮安揚州諸路飢。並賑之。永平路飢。賑鈔萬三錠。諸王朶來兀魯兀等部。畜牧災。賑鈔三萬五千錠。大寧廣平二路屬縣飢。賑鈔二萬八十錠。河南行省諸郡及建康屬縣飢。賑糧有差奉元路及通順檀薊等州漁陽寶坻香河等縣飢。賑糧兩月。江南江陵屬縣飢。賑糧有差。發義倉賑鹽官州民。廬州路飢。賑糧七萬九千石。鎮江興國二路飢。賑糶有差。籍田蝗聖州黑河水溢。衢州大雨。發廩賑飢者。給溺死者棺。



遼陽河溢。右衛率部飢並賑之。揚州路崇明州海門縣海溢。汴梁路扶溝蘭陽縣河溢並賑之。保定真定二路飢。賑糧三萬石。鈔五千錠。大都路諸州霖雨水溢。賑糧二十四萬九千石。衛輝獲嘉等縣飢。賑鈔六千錠。仍蠲丁地稅。大名河間二路屬縣飢並賑之。諸王塔思不花所部飢。賑糧千石。發米三十萬石賑京師飢。致和元年。陝西諸路飢。賑鈔五萬錠。河間汴梁二路屬縣及開城乾州蒙古軍飢。並賑之。晉寧衛輝二路。秦安州飢。賑鈔四萬八千三百錠。冀寧路平定州飢。賑糶米三萬石。陝西四川及河南府等處飢。並賑之。大都東昌大寧汴梁懷慶等路飢賑之。保定冠州德州般陽彰德濟南屬州縣飢。發鈔賑之。諸王喃答失等部風雪斃死畜牧。賑糧五萬石。鈔四十萬錠。奉元延安二路飢。賑鈔四千四百九十錠。天歷元年。賑陝西臨潼華陽二十三驛。鈔一千八百錠。晉寧路十五驛八百錠。賑糶京城米十萬石。石爲鈔十五貫。杭州火命浙江行省。賑被災之家。二年。陝西飢。賑以鈔五萬錠。賑大都路涿州房山范陽等縣飢民糧兩月。陝西大飢賜鈔十四萬錠賑之。大同路旱。民多流殍。以本路及東勝州糧萬三千石。減時直十之二賑糶之。奉元臨潼咸陽二縣及畏兀兒八百餘戶告飢。以鈔萬三千錠。賑咸陽麥五千四百石。賑臨潼麥百餘石。賑畏兀兒。永平大同二路上都雲需兩府安赤衛皆告飢。永平賑糧五萬石。大同賑糶糧萬三千石。雲需府賑糧一月。貴赤衛賑糧二月。陝西諸路飢民百二十三萬四千餘口。諸縣流民又數十萬。發孟津合糧八萬石。及河南漢中所貯官租。賑之。德安府屯田飢。賑糧千石。常德澧州慈利州飢。賑糶糧萬石。賑衛輝路飢民萬七千五百餘戶。括江淮僧道餘糧賑河南府飢民。池州廣德寧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



陰州飢民。六十萬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諸王忽刺答兒所部旱蝗。賑糧二月。大都興和順德大名彰德懷慶衛輝汴梁中興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諸州飢民六十七萬六千餘戶。賑以鈔九萬錠。糧萬五千石。大都宛平縣保定遂州易州。賑糧一月。靖州賑糶九千八百石。鳳翔府飢民十九萬七千八百人。以官鈔萬五千錠賑之。豐樂八屯及萬戶府軍士飢。以官鈔百三十錠賑之。益都莒密二州。春水夏旱蝗。飢民三萬一千四百戶。賑糧一月。集慶河南路旱疫。賑以本府屯田租及安豐務遞運糧三月莒密沂諸州飢。賑以米二萬一千石。賑晉寧路飢民。湖廣常德武昌澧州諸州旱飢。出官粟賑糶之。盧州旱飢以糧五千石賑之。冀寧路旱飢。賑糧二千九百石。蘄州路夏秋旱飢。賑米五千石。武昌江夏火。賑糧一月。至順元年。揚州安豐廬州等路。以兩淮鹽課鈔五萬錠。糧五萬石賑之。眞州蘄黃等路。汝寧府鄭州飢。各賑糧一月。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飢。給糧賑之。帖麥赤驛戶及建康廣德鎮江諸路飢。賑糧一月。衛輝江州二路飢。賑鈔二萬錠。寧國路嘗賑糧二萬石不足。復賑萬五千石。賑常德澧州飢。吐蕃等處民飢。命有司以糧賑之。豫王阿刺忒納失里所部飢。賑糧二月。淮安飢以兩淮鹽課鈔五萬錠賑之。賑河南流民復歸者鈔五千錠。秦安州飢民三千戶。眞定南樂縣飢民七千七百戶。松江府飢民八千三百戶。土蕃朶里只失監萬戶部內飢。命有司賑之。濟寧路飢。賑以鹽鈔萬錠。杭州火賑糧一月。察罕腦兒宣慰司所部飢民萬四千四百五十六人。人給鈔一錠。東平路須城飢。賑以山東鹽課。安慶安豐蘄黃廬五路飢。以淮南贓罰庫鈔賑之。賑東昌飢民三萬三千六百戶。濮州臨清館陶二縣飢。賑鈔七千錠。光州光山縣飢。出粟萬石。下其直賑糶。信陽息



州及光州固始縣飢民。以附近倉糧賑之。河南登封偃師孟津諸縣飢。賑以兩淮鹽課鈔三萬錠。鞏昌臨洮蘭州定西州飢。賑鈔三千五百錠。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飢。賑糧五千石。中興陝州歸州安陸沔陽飢戶三十萬有奇。賑糧四月。廣平路飢。以河間鹽課鈔萬三千錠賑之。沿邊部落飢民八千二百人。人給鈔三錠。布二匹。糧二月。天臨之醴陵湘陰等州。台州之臨海等縣飢。各糶賑五千石。苻陂屯田飢。賑糧二月。吐蕃等處民飢。命有司賑之。賑懷慶孟州等驛鈔千錠。德州飢賑以鹽課鈔三千錠。武昌路飢賑以糧五萬石。鈔二千錠。賑衛輝大名廬州飢民。鈔六千錠。糧五千石。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寧夏路哈赤千戶所飢。各賑糧二月。鎮江飢賑糧四萬石。饒州飢。命有司賑之。增大都賑糶米五萬石。鉅里千木隣等三十二驛大飢。人賑糧二石。命中書賑糧十萬石。二年。以鈔萬錠賑膠州飢。鈔萬錠賑察罕腦兒蒙古民飢。趙王不魯納部民飢。發近倉糧萬石賑之。又發山東鹽課鈔。朱汪倉粟。賑登萊飢民。興和粟倉賑保昌飢民。浙西諸路水旱。飢民八十五萬餘戶。勸富家入粟補官。仍益以本省鈔十萬錠。并俗僧道度牒一萬道。賑雲內州飢民。及察忽涼樓戍兵共七千戶。發通州官糧。賑檀順昌平等處飢民九萬餘戶。以山東鹽課鈔三千五百錠。賑益都三萬餘戶。賑諸王伯顏也不干部內飢民。以山東鹽課鈔五千錠。賑博興飢民。一千錠賑信陽等場。賑鎮寧王那海部飢民兩月糧。賑遼陽東路萬戶府飢民。三千五百戶糧兩月。以河間鹽課鈔四千錠。賑河間飢民四千一百戶。三年。賑永昌路流民。慶遠南丹等處。安撫司之宜山縣飢。以軍積穀二百八十石賑糶。梅州水旱民大飢。發粟七百石賑糶。賑肇慶路高要縣飢民九千五百四十石。安州飢。給河間鹽課鈔



賑之。賑木憐七里等二十三驛。人米二石。杭州池州俱火賑之。崇寧州飢。賑糶米二千四百石。賑宗仁衛九百戶。各鈔一錠。以京畿運司糧萬石。賑大都寶坻縣飢民。左欽察衛士飢。賑糧二月。元統元年。京畿大水。飢民四十餘萬。以鈔四萬錠賑之。賑恤寧夏飢民五萬三千人一月糧。二年東平須城縣濟寧濟州曹州濟陰縣水災民飢。詔以鈔六萬錠賑之。塞北東涼亭雹民飢。發倉廩賑之。安豐路旱飢。賑糶麥六千七百石。永平諸縣水。賑鈔五千錠。瑞州路水賑米一萬石。杭州鎮江嘉興常州松江江陰水旱。發義倉賑飢民五十二萬二千石。山東飢賑糶米二萬二千石。淮西飢賑糶米二萬石。成州旱飢出庫鈔。及常平倉米賑之。江浙大飢計戶五十九萬五百六十四。發米六萬七千石。鈔二千八百錠。雲南大理諸路。發鈔十萬錠賑之。宣德府火。出鈔二千錠賑之。大寧廣寧遼陽開元瀋陽懿州水旱。以鈔二萬錠。遣官賑之。池州青陽銅陵飢。發米一千石賑之。南康路旱蝗。以米十二萬三千石賑糶之。吉安路水民飢。發糧二萬石賑糶。至元元年。道州永興水。發米五千石。及義倉糧賑之。沅州民飢。賑米二萬七千七百石。寶慶路飢。糶米三千石。二年。沅州路瀘陽縣飢。賑糶六千石。撫州袁州瑞州諸路飢。發米六萬石賑糶。松江府上海飢。發義倉糧賑之。安豐路飢。賑糶麥四萬二千四百石。慶元慈谿飢。遣官賑之。三年。臨江路新淦州新喻州瑞州民飢。賑糶米二萬石。發鈔四十萬。賑江浙飢民。發義倉米賑贛州及紹興飢民兩月。發鈔一萬錠。賑寶坻縣飢民。發義倉賑溧陽州飢民。以米八千石。鈔二千八百錠。賑哈刺奴兒飢民。龍興路南昌新建縣飢。太皇太后。發徽政院糧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賑糶。四年賑京師河南北被水災者。龍興路南昌州飢。



以江西運糧賑糶。五年。濮州鄆城范縣飢。賑鈔二千一百八十錠。冀甯路交城等縣飢。賑米七千石。桓州飢賑鈔一千錠。雲需府飢。賑鈔五千錠。開平縣飢。賑米兩月。興和定昌等路飢。賑鈔萬五千錠。三不刺等處民飢。發米賑之。汀州路長汀縣大水戶。賑鈔半錠。死者一錠。水達達民飢。賑糧三月。沂莒二州飢。發糧賑糶。諸王脫歡脫木兒所部飢。以鈔三萬四千九百錠賑之。脫憐渾秃所部飢。以鈔萬一千三百五十七錠賑之。瀋陽民飢。賑糶一千石。八番順元等處飢。賑鈔二萬二千錠。袁州飢賑糶米五千石。膠莒密濰等州飢。賑鈔二萬錠。六年。邳州飢。賑米兩月。福甯州大水。每戶賑米兩月。益都般陽等路飢。發粟賑之。淮安路山陽縣飢。賑鈔二千五百錠。給糧兩月。邢台縣飢賑鈔三千錠。濟南路歷城飢。賑鈔二千五百錠。賑怯里等十三站。每站一千錠。河南宜陽縣大水。溺死者多。人給殮殮鈔一錠。仍賑義倉兩月。處州廬州飢。以常平倉糶賑之。東平路民飢賑之。至正元年。湖南諸路飢。賑糶米十八萬九千七十六石。濟南濱沾化等縣飢。以鈔五萬三千錠賑之。大都寶坻縣飢。賑米兩月。河間莫州滄州等處飢。賑鈔三萬五千錠。晉州饒陽阜平安喜靈壽四縣飢。賑鈔一萬錠。般陽路長山等縣飢。賑鈔萬錠。彰德路安陽等縣飢。賑鈔萬五千錠。涿州河西務彰德飢。賑鈔萬五千錠。賑阿刺忽等處。被災民三千九百二十戶。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二十錠。二年。大同飢。運京師糧賑之。順甯保安縣飢。賑鈔一萬錠。廣平磁州飢。賑鈔五萬錠。彰德路安陽臨漳等縣飢。賑鈔二萬錠。大同路渾源州飢以鈔六萬二千錠。糧二萬石賑之。大名路飢。以鈔萬二千錠賑之。河南路飢。以鈔五萬錠賑之。



冀寧路飢。賑糶米二萬石。順德路平鄉縣飢。賑鈔萬五千錠。衛輝路飢。賑鈔萬五千錠。歸德府睢陽縣水民飢。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三年。膠州及屬邑高密地震。河南等處民飢。賑糶麥十萬石。四年。永平灤州等路飢賑之。鞏昌隴西民飢。每戶貸常平粟三斗。賑東昌濟南般陽慶元撫州民飢。五年。大都永平鞏昌興國安陸等處。并桃源萬戶府民飢。賑之。汴梁濟南邠州瑞州等處民飢賑之。七年。河東大旱民多飢死。遣使賑之。八年。西北邊軍民飢。遣使賑之。十二年。大名路開滑濬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飢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給鈔十萬錠賑之。十五年。上都飢賑糶米二萬石。

### 入粟補官

入粟補官。始於天歷三年時。各路亢旱。用太師答剌罕等言。舉而行之。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定爲三等。令富民依例出米。無米者折鈔。陝西每石八十兩。河南并腹裏每石六十兩。江南三省每石四十兩。實授茶鹽流官讓封父母者聽。陝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從七品。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從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一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八十石中等。五十石下等。三十石之上旌門。河南并腹裏二千石之上從七品。一千五百石之上正八品。一千石之上從八品。五百石之上正九品。三百石之上從九品。二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一百五十石之上中等。一百石之上下等。江南三省一萬石之上正七品。五千石之上從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從八品。一千石之上正九品。五百石之上從九品。三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二百石之上下等。先已入粟遙授虛名。今再



入粟者。驗其糧數。照依資品。實授茶鹽流官。陝西一千石之上從七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從八品。二百石之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河南並腹裏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先已入粟。實授茶鹽等官。今再入粟者。驗其糧數加等升除。陝西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河南并腹裏一千石之上。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僧道入粟三百石之上。賜六字師號。勅省給之。二百石之上四字師號。一百石之上二字師號。禮部給之。四川省富民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補官例。至順元年罷之。至正五年。復入粟補官之令。以備賑濟後盜起。國用不足。十五年。榜行各路。命有司招徠。并遣兵部員外郎劉謙寶空名告身。至江南募民補官。卽任以州縣。自五品至七品。入粟有差。然百姓無一應者。松江知府崔思誠集屬縣豪右大姓列庭下。不問有粟與否。輒施考掠逼使就官。惟平江達魯花赤六十。不爲使者威力所怵。極爭其不可云。

#### 內外諸倉

元之京倉。屬京畿漕運司者曰相應倉。中統二年建。曰千斯倉。曰通濟倉。曰萬斯北倉。並中統二年建。曰永濟倉。曰豐實倉。曰廣貯倉。並至元四年建。曰永年倉。曰豐潤倉。並至元十六年建。曰萬斯南倉。曰既盈倉。曰既積倉。曰盈衍倉。並至元二十六年建。曰大積倉。



至元二十八年建。曰廣衍倉。至元二十九年建。曰屢豐倉。皇慶二年建。曰大有倉。曰廣貯倉。曰廣濟倉。曰豐稷倉。並皇慶二年建。

通州諸倉曰迺積倉。曰及秭倉。曰富衍倉。曰慶豐倉。曰延望倉。曰足食倉。曰廣儲倉。曰樂歲倉。曰盈止倉。曰富有倉。曰南狄倉。曰德仁倉。曰林舍倉。太宗五年。詔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官。各於瀕岸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依限次。運赴通州。限立倉處。其差人取辛卯壬辰二年原料。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并附餘者撥燕京。命陳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其通州北起倉。仰達魯花赤管民官速修。及撥守倉夫役。至元九年。中書王部奉省札。通倉廣盈兩倉損壞。照常平倉省議。隨路倉廩。一二年之內損壞者。勒監造官以已貲修補。若二年之外損壞者官爲修理。

河西務諸倉。屬都漕運使者。曰大盈倉。曰充溢倉。曰崇墉倉。曰廣盈北倉。曰廣盈南倉。曰永備北倉。曰永備南倉。曰豐備倉。曰恒足倉。曰旣備倉。曰足用倉。曰大京倉。曰豐積倉。曰大稔倉。至元二十四年。修河西務倉。三十年。平章政事不忽木奏。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在曠野東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復遷紅門。稍入五十餘步。廣其基址。數年間盡建倉屋。移貯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帝覽之。勅曰。不必再慮。盡力爲之可也。

上都諸倉曰體源倉。曰廣濟倉。曰雲州倉。宣德府倉曰如京倉。曰御河倉。至元三年。省臣奏御河旁近每歲露積糧多損。臣等議。今歲於沿倉築倉貯米從之。



納蘭不刺倉。至元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奏。納蘭不刺建倉。寧夏府糧船順流而下。易於交卸。忙安倉糧。雖是沂流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裏火阿塞塔兒海裏鎮海等處。各軍屯及和林運糧俱近。進呈倉圖。從之。

塔塔裏倉。至治元年。河東宣慰司委官朔州答里牙赤言。塔塔裏諸屯田。相視擬議各項事。理計稟中書省。移樞密院。遂開於後一納憐平遠倉。距黃河口十里。上年屯軍所收子粒。見貯本倉。如蒙大同路委官與東勝雲內二州正官於年消錢僱夫買物修之。撥付萬戶府貯糧。較之移坼忙安倉所費。省十之九。公私俱便。一忙安倉去黃河頗遠。運糧不便。已建新倉移坼舊倉。並建新安州故城內屯田萬戶府公廩。

甘州倉元貞二年建。延祐三年展修。

常平倉。始於至元六年。其法豐年米賤。官增價糶之。至米貴之時。官減價糶之。八年以和糶糧及諸所撥糧。貯常平倉。是年戶部奏。定常平收糶糧斛。驗各月時估之十分爲率。添答二分。委各處正官提點。不得椿配百姓。十九年。復以官降斗斛依添答之值收糶。貧家缺食者。卽依例出糶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充之。

凡真定路。常平倉五。曰真定府倉。曰冀州倉。曰中山府倉。曰趙州倉。曰蠡州倉。曰磁路倉二。曰洺州倉。曰磁州倉。彰德路倉一。東平府倉一。博州路倉一。濟甯路倉三。曰在城倉。曰兖州倉。曰單州倉。曹州倉一。德州倉一。濮州倉一。順德路倉一。大名路倉五。曰大名路倉。曰開州倉。曰魏縣倉。曰滑州倉。曰濬州倉。河間路倉三。曰在城倉。曰長蘆倉。



曰安陸倉。順天路倉七。曰在城倉。曰祁州倉。曰易州倉。曰雄州倉。曰安州高陽倉。濟南路倉二。曰在城倉。曰清縣倉。南陽府等處三倉。南陽府倉五。曰在城倉。曰汝州倉。曰裕州倉。曰鄧州倉。曰唐州倉。歸德府倉四。曰在城倉。曰徐州倉。曰亳州倉。州邳州倉。曰宿州倉。南京路倉六。曰南京倉。曰鄭州倉。曰鈞州倉。曰許州倉。曰陳州倉。曰蔡州倉。曰睢州倉。太原路倉七。曰在城倉。曰醇州倉。曰邠州倉。曰嵐州倉。曰平定州倉。曰石州倉。曰堅州倉。平陽路倉五。曰在城倉。曰絳州倉。曰河中府倉。曰澤州倉。曰潞州倉。曰沁州倉。曰隰州倉。曰霍州倉。中都路倉五。曰中都倉。曰檀州倉。曰涿州倉。曰霸州倉。曰冠州倉。在城倉。至元九年。勅添蓋常平倉。命各路總管府摘差正官。及坐去造作人員催督。每間約儲糧千石。計料估值。於各路官錢下支買。會計鐵數就於附近鑪冶關造。其夫役令各路。於本管旁近丁多之戶借用。官爲日支鹽米。所蓋倉廩須管完固。若近年損壞。罪及監造官。責令出資修葺。一義倉。始於至元七年。每社立一倉。社長主之。豐年驗各家口數。每口留粟一斗。小口半之。無粟者存留雜色糧。官吏不得拘檢借貸。歉歲就給社戶食之。皇慶二年。大司農司復請申明舊制。詔從之。

### 惠民藥局

太宗九年。立燕京等十路惠民藥局。以奉御田開闢太醫齊楫等爲局官。給鈔五百兩。爲規運之本。中統二年詔。成都路置惠民藥局。三年。勅太醫大使王猷。副使王爲仁。管領諸路醫人惠民藥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二十五年。以失陷



官本。悉罷之。大德三年。又准舊例。於各路分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上路總醫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亦驗民戶多寡。以爲等差。各路鈔本之數。腹裏三千七百八十錠。河南行省二百七十錠。湖廣行省一千一百五十錠。遼陽行省二百四十錠。四川行省二百四十錠。陝西行省二百四十錠。江西行省三百錠。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錠。雲南真貳一萬一千五百索。甘肅行省一百錠。







# 明史食貨志 (二)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尙書事加六級

張廷玉等奉敕修

戶口

田制

屯田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勸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餽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井。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味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彊本節用。爲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而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戶口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



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二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皮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一冊曰白冊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者著籍。人戶以籍爲斷。禁數姓合戶附籍。漏口脫戶。許自實里設老人。選年高爲衆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輸賦。正統時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甲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璿爲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宗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間田置鄖陽府。立上津等縣統治之。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凡附籍者。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



離本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嘗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遺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成祖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家。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恤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成祖時復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供給日久。貧乏逃竄。輒選其本籍殷實戶僉補。宣德間定制。逃者發邊充軍。官司鄰里隱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嘉靖中減爲二兩。以充邊餉。太祖立法之意。本倣漢徙富民實關中之制。其後事久弊生。遂爲厲階。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曆六年。戶二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頗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買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而要之戶口增減由於政令張弛。故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 田制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孺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爲民田。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明太祖卽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洪武二十一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諸原坂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



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凡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三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卽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爲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爲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爲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



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掎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云。

### 屯田

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襲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楚僊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尙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爲準。凡粟穀糜黍大麥蕎麥二石。稻穀葛秫二石五斗。穰稗三石。



皆準米二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爲令。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宣宗之世。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屯軍爲三等。丁牛兼者爲上。丁牛有一爲中。俱無者爲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恆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僞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脇衆爲亂。撫之乃定。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南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爲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倣古募民實塞下之意。



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尙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卽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鄒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舉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阜蝗。弗克底成效也。

（一） 開中とは商人に粟を輸せて鹽を支給すること。中鹽ともいふ。

（二） 留中とは臣下が提出した奏章を留め置いて發表せぬこと。

### 莊田

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爲甚。

太祖





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爲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寧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閣。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三王之藩地仍歸官。憲宗卽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尙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汙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皇莊。戶部尙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敕諸王輔導官導王奏請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武宗卽位踰月。卽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



言極言皇莊爲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尙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是時禁勦戚奏討奸民投獻者。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却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勦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井。增八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井者還民。又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勦臣例。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闈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給事中官應震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時復更定勦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減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二） 俾當又は伴檔は奴僕といふが如し。



附錄 罪惟錄 屯田志、土田志 (查繼佐著)

屯田志 (志卷之十二)

洪武三年。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例給牛種者。歲十入五。否。十入四。上曰邊民勞苦自給足矣。追稅乎。六年。太僕寺丞梁楚先帖木兒言黃河以北。寧夏所轄。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宜集流亡農屯。十一稅之。并行中鹽之法。上從之。十五年。上聞海運有溺死者。輒終夕不寐。其議遼東屯田之法。十九年。以沐英奏。置屯田於雲南。且曰足兵邊方莫善於此。昔趙充國屯金城而士飽。漢享其利。可如英議。但邊地久荒宜緩其徵。明年。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于畢節等衛。二十一年。勅五軍都督府臣曰。兵坐食于民。民困兵久。亦困其必兵農兼務。國用以舒。二十四年。詔山海關一帶。悉令屯田。勅馮勝。傅友德。出統卒屯戍耀武。永樂元年。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整理屯種。工部尙書黃福奏陝西屯田缺牛種耕具。命給之。二年。戶部奏河南屯都指揮劉英上數。一人所耕。不足供半歲之食。怠職宜罪。上勅英等。國法畜兵衛民。豈以厲民。若苦疲民以贍惰卒。兵民兩弊。以後法無赦。他日。語侍臣。朕籓邸。歷見田家粗糲。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管轄屯種。須時時慰察以得其心。則力自出。三年。總兵何福積穀寧夏盈渥。徇其請。定賞罰。爲經久之計。遂以例刊著紅牌。三年後依例行。及期。又曰。且從輕例。



仁廟初立。諭戶書夏原吉日。洪樂間專勤屯事。以中鹽濟之。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兼之鹽法漸非其初。無怪邊餉不足。自今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重法。洪熙元年。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上曰。屯以省漕。宜令覈實賞如例。宣德四年。科臣戴弁奏山海關至薊州。營軍萬人。可令屯田。且耕且守。上令都督陳景先經理。五年。尙書黃福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役軍民十萬人。屯儲以充國用。上可行而中格不果。六年。御史張昂言大同以南平行地。多爲軍官據佔。上令侍郎柴車出。清還所佔與民。

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口外田地極廣。初因功臣佔作莊田。其諸空間。又被鎮守總兵參將都指揮等官據爲己業。以至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守邊最要。莫過於此。下所司議行。自是總督李秉請令軍餘受牛種。屯邊地。餘糧給貧軍賣馬。須億萬庫發牛種銀一萬兩。天順中。都督楊能議必行之。巡撫葉盛以爲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最便。

成化元年。戶部具奏。以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請果李秉之議。正德四年。逆瑾擅。既止各邊年例。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窮。遣御史胡汝礪清丈屯田。不令勢家侵佔。仍追積逋。完者爲能。否者罪之。比較新舊。酷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怨。遂有何錦俠竇鑄聲罪逆瑾之事。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奏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時不能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亡徙。人無以耕。套爲鹵。有勢不敢耕。管屯者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宜去四弊而



屯成。二十六年。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屯。內省京運。外嚴防守。必久任責成可行。至隆慶三年。詔大臣分督屯田。竟無寔裨。

天啓五年。兵科王鳴玉議修屯五利。東自山海沿邊。簡弱兵三之一。人與旱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可免汰兵減餉之苦。利一。免腳價。利二。穀賤。利三。牛馬可料芻梗。利四。饑寒不迫。人心自奮。利五。列則例以上。

北京錦衣等五十四衛。併後軍都督府。原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八分二厘零。現額屯田五千五十二頃八十五畝七分四厘零。嘉靖中。清察糧二萬八十二石五斗六升二合零。新增井勘出還官首地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二錢三分零。鈔五萬六千九百四十貫。

北直隸各衛所。原額屯田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畝六分八厘。見額屯田四萬三千六百七十八頃四十六畝一分七厘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七升六合。新增併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二分二厘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穀草一百八十七束。

南京錦衣等衛四十三衛。原額屯田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三分七厘零。見額屯田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六頃六十六畝三分五厘。糧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石七斗五升四合三勺。銀一萬二百六十六兩四錢八分六厘。

南直隸各衛所。原額屯田七萬七千四十一頃四畝八分零。現額屯田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八頃三十六畝一分六厘。糧四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二升六合。銀六兩三錢七分五厘。浙江都司。原額屯田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見額屯田井地山園池蕩兜澗潭塘灘共



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九分六厘。糧六萬八千三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一合。

江西都司。原額屯田地五千六百三十三頃四十一畝二分五厘。見額屯田地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三十八畝四分三厘。糧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五合。

湖廣都司。并留守司。行都司。原額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見額屯田二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六分一厘。糧共三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四升九合。

福建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五千三百八十一頃三十七畝。見額屯田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三分一厘。糧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石九斗一升四合。

山東都司。原額屯田二千六十頃。見額屯田五萬五千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四分八厘。糧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石四斗九合零。

廣東都司。原額屯田七十二頃三十二畝七分六厘。見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八分八厘。糧一十五萬一百二十九石四斗七升八合。

廣西都司。原額屯田五百一十二頃四十畝。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六分。糧五萬五千五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內除民里徵收及荒剗停徵田。寔在屯田二千九百一十三頃三十七畝零。糧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石四斗四升一合。

四川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二十六畝七分三厘。見額四萬八千八百四頃一十畝三分五厘。花園倉基一千三百九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零。



山西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分五厘。見額山西鎮屯田地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四頃八十八畝七分。糧一十萬一千九十八石一斗六升一合。租銀一千二十七兩八錢五厘。草一千二百四十束。折銀一十六兩二錢。

山西行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五分零。見額大同鎮屯田二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四分五厘。糧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二合。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九畝九分一厘。徵銀八千三百二十二兩五錢一分一厘。

萬全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六分。見額宣府鎮屯田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零。糧一十九萬八千六十一石六斗八升三合。

陝西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頃七十二畝三分五厘。見額屯田一十六萬八千四百四頃四畝一分零。草折糧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九合。拋草糧草折銀一百一十九兩五錢八分零。草二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五十二束。草價銀二百五十八兩五錢九分三厘零。

地畝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六斗八升一合。地畝銀一萬七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六厘。

雲南都司。原額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三分。見額屯田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畝一分八厘。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三升三勺。

貴州都司。原額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三分。見額屯田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一畝六分一厘。糧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七斗四升三合零。

遼東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見額屯田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一分



零。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一石三升零。

土田志附 (志卷之九)

洪武二十六年。丈量京省。總計戶一千六十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田土八百五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三頃零。

京都應天等十四府四州田土。共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七十四頃零。浙江五十一萬七千五百一頃零。江西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六頃零。北平五十八萬二千四百九頃零。湖廣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零。福建一十四萬六千二百十九頃零。山東七十二萬四千三十五頃零。

山西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二頃零。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零。陝西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零。四川一十一萬二千三十二頃零。廣東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頃零。廣西一十萬二千二百二頃零。

弘治十五年。丈量兩京各省。戶計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田土六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零。雲南貴州二省。原無定冊。

萬曆六年。丈量寔在田土。共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零。加全遼二十四衛一監。共田三萬八千四百十五頃零。

南北兩直隸共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五百十五頃零。浙江四十六萬六千九百六十九頃零。江西四十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一頃零。湖廣二百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九頃零。福建一十三萬四千二百



二十五頃零。山東六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八頃零。山西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零。河南七十  
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頃零。陝西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頃零。四川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二十  
七頃零。廣東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五頃零。廣西九萬四千二百二十頃零。雲南一萬七千九百九  
十三頃零。貴州除思南石阡銅仁黎平等府。貴州宣慰司。清平凱里安撫司。額無頃畝外。貴  
陽府平伐長官司。思州鎮遠都勻等府。安順普安等州。龍里新添平越三軍民衛。共五千一百  
六十六頃零。各宮官田。嘉靖中勅過。

仁壽宮豐潤縣餘地九百一十四頃。泊南泊北梁城所東及水泊餘地。共九百八十頃零。蘆葦地  
一千三百二十頃零。照經重則徵銀解部備邊。仁壽清寧未央三宮官地六十處。堪種并蘆葦徵銀□等地。共一萬  
六千一十五頃零。徵和銀解部。萬曆二年。准三宮莊田。餘未央宮莊田量撥供奉景陵香火外。餘租覆

實解部。

勳戚寺觀田土。

洪武十五年。詔天下僧道常住田地。不許典賣。正統十三年。各處寺觀。除洪武中原額。凡  
續置者。悉令還民。其廢寺觀遺田。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不許典賣。景泰三年。令各處  
寺觀量存六十畝餘。放佃納糧。成化十六年。福建有寺無僧田土。除百畝以下。餘給小民領  
種。嘉靖八年。各處無糧□□田。勘出照例起科。其有廢寺遺田。定價召人承買。七年。順  
天等六府。大興等六十七州縣。凡勳戚內臣寺觀莊田。共四百一十九處。計地四萬四千一百  
二十五頃零。除原占官民艸場糧地退還外。所餘寔堪耕種徵銀不等地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五頃



零。照例分四則。上。中。中。下。下。徵收解部。其有勳戚等官。開墾賣買。不行報官納糧。與傍校等項。應革莊田。及莊田餘地。鷹房司草邊草場等項。共一百九處。除雜占不堪耕種外。堪種徵銀不等地五千二百六十二頃零。盡行徵解濟邊。各寺觀入官莊田。不許僧道自行收租。另立莊頭徵納。二十一年。福建寺觀田土。已賣者。俱令買戶納糧。見在盈五頃。抽其一。備賑。隆慶元年。元祐宮季修閱視具奏等規。盡行停止。莊田盡數還官。爲築堤之用。

牧馬草場。嘉靖中。勘定。

正陽等九門外首蓓草場地。除供內廐四十頃。實堪種地一百頃零。御馬草場五十七處。除雜占水灘并存留牧馬外。寔堪耕種地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六頃零。并備修公廩地四百三十頃。東直門并吳家駝牛房草場。實堪種地四百六十三頃零。西琉璃廠羊房草場空地九頃零。順義縣北草場東上林院監良牧署養牲地并水田。共二千六百四十一頃零。安州等處收馬草場地及鷹房按鷹地。共一百二十八頃零。興州九衛秋青草地。御馬監并壩大等二十馬草場。馬神廟香火地五十七處。共地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九頃零。除雜占存留修繕往回住牧兔南水占外。寔地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七頃零。大名廣平二府牧地。除拋荒等項。堪種租銀八千九百三十五兩。陝西苑馬寺牧地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頃零。內有川皮坡。推山地不等。駒贏例不給地。一驃馬給川地一百三十畝。一兒驢各給川地坡山地五十畝。除外川地每頃徵銀六錢。坡地徵銀四錢。山地徵銀三錢。共該銀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兩零。又混互不明地二千二百五十八頃。該銀九百八十三兩零。徵收備餉。凡各處板荒積荒拋荒田土。列朝許民間開墾。租銀則例有差。



王府有莊田。在京王府有養贍及香火地。公主郡主及夫人有賜地。公侯伯有給爵及護塚地。有給賜聖賢後裔。及安插夷官諸項。有特賜者。有世守者。有退出者。例不等。



# 明史食貨志(二)

##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爲吳王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爲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爲差。卽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菽。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棉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增損。大畧



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收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竝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稹言陝西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永樂中旣得交趾。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沈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賈賤售。十



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戶部尙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尙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遂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卽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



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爲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爲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爲辭。帝與尙書胡濙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甦。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尙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覈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旣而諭德顧鼎



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日。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做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垸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爲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踢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爲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沈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爲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日。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攪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甲里。負糧大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孱弱者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罔圉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數載如故。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革糧長。



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未幾御史郭弘化等。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辦兼井之弊。帝恐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塍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扑。歲無寧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爲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疆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灑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爲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郵政。曰公費。曰備用。以三事定均徭。



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爲例。徵一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資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時豪右多梗其議。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已意變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時又有綱銀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綱之有綱也。一串鈴則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是時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爲常。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尙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筭斂財賄。題增派括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卽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分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宮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尙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七事以請。既又令羣臣



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加派。給事中何燿亦具陳南畿困敝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江募兵。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爲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請禁革之。命如燿議。而提編之額不能減。隆萬之世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規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餘年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欠之多。縣各數十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別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爲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尙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啓元年。給事中甄淑言。遼餉加派。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數不漏。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今因人土之宜。則無偏枯之累。其法以銀額爲主。而通



人情酌土俗。頒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裏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止。如此則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爲增減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卽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册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而有司亦免逋賦之患。下部覆議。從之。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尙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尙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釐外。畝復徵三釐。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宦戶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旣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餉。越二年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越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麒請收兵殘遺產爲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册。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黃册成。以一百十戶爲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日應役者編第均之。



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爲斷。放大戶而勾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爲宗。覈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幾古人祖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創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爲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爲京絲主納。爲中官留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貿率至傾產。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明初令天下貢土所有有常額。珍奇玩好不與。卽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目冗碎。奸黠者緣爲利孔。又大工營繕。祠官祝釐。費用繁溢。迨至中葉。倭寇交訌。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徭。浮於歲額矣。凡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爲常役。後又有斫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牐淺夫之類。因事編僉。歲有增益。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僉農氓。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天啓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夫河役。糧甲修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



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爲之傾。自變爲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甦矣。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行而大戶未嘗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爲亂云。凡軍匠竈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匠戶二等。曰住坐曰輪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輪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勾補如軍。竈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予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旛夫庫役。瑣末不可勝計。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兩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採木陶甓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壇倉庾。猶未迄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木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禮部尙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吏部尙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怨嘆。山陝供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征發勦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王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多。庫藏空匱。不可不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閹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



以媚焉。給事中張原言。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爲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竝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曆以後。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迨閩人亂政。建地營墳。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曆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至若賦稅蠲免。有恩蠲。有災蠲。太祖之訓。凡四方水旱輒免稅。豐歲無災傷。亦擇地瘠民貧者優免之。凡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荆蘄水災。命戶部主事趙乾往振。遷延半載。怒而誅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其官吏。旱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耆民申訴。處以極刑。孝感饑。其令請以預備倉振貸。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爲令。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成祖聞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榜諭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罪不宥。又敕朝廷歲遣巡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有以發振請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尙從容啓請待報。不能效漢汲黯耶。宣宗時戶部請覈饑民。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奚待勸。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起進賜內帑。被災處無儲粟者。發



旁縣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瘞。鬻子女者官爲收贖。且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饑民還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給俸糧。以殺米價。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旛竿二寺。其郵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畧矣。而災荒疏至。必賜蠲振。不敢違祖制也。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濟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民出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爲立坊。振粥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勘災旣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爲永制云。



# 明史食貨志 (三)

## 漕運 倉庫

### 漕運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爲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爲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醇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尙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爲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尙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



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瑄及尙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爲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槩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



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卽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槩。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爲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然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



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價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尙書葉洪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



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二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齋銀聽運官道支。爲顧儻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齋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覈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輕齋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積而止。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竝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尙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曆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啓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



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二百石內爲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卽有漂流。官軍因之爲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沈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總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管



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卽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濬無法。開坐啓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宿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爲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攬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沓爛不可食。權要貸運軍銀。以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價。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尙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卽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空運。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趾云。



（一） 耗米は一石を漕兌するとき、別に米數斗を加へて途中の損折に備へるものをいふ。

（二） 白糴は一定漕糧の外、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五府の白熟稷糯米及び各府の糙糶米をいふ。

## 倉庫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爲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厰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



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羅米以備振濟。卽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敕獎爲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賊罰皆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糴穀入倉。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爲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爲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爲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爲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爲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爲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



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畧相同。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織。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絢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庫貯秬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罷。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爲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



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竝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欵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割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尙書朱衡極諫不聽。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爲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借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尙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漁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割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隆慶初密雲薊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賞修邊銀云。凡爲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嘗以數倍爲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



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尙書周經力爭之以爲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不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覈府縣歲額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敕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啓中。用操江巡撫范濟世策。下敕督歲進。收括靡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於亡。



# 明史食貨志 (四)

## 鹽法 茶法

### 鹽法

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太祖初起卽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復初制。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初諸產鹽地次第設官。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曰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淮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曰紹興。曰嘉興。曰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輸邊甘肅延



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曰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曰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曆時同。鹽行北直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樂。批驗所一曰濼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曆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放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并於東。正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和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



萬曆時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寧安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曆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成祖時嘗設交陟提舉司。其後交陟失乃罷。遼東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鹽所產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於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



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爲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僞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卽以私鹽論。成祖卽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之道。戶部尙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中鹽則例。滄州引三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三年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買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戶部尙書郭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爲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中鹽。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吏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平涼官吏軍民多養馬。



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匱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也。明初仍宋元舊制。所以優恤竈戶者甚厚。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米價爲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竈戶雜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朘削竈戶。至正統時竈戶貧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負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直隸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且請於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命分逋課爲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倣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景帝時邊圉多故。存積增至六分。中納邊糧兼納穀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人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歲



海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尙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擾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買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窶。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通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爲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尙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之初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寧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



淮鹽引。戶部尙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矣。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日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紘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割納價。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淮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遂奏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不願中課。日耗緡姦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璫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命裁革。未幾商人遂俊等夤緣近倖。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尙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姦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



第領勘合。卽時支賣。願中者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價逋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尙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窳俱困。姦黠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距萬。無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窳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旣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窳。未有商窳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以爲餘鹽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尙書許讚。卽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年令兩浙僻邑。官商不行之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其後多侵奪正引。官



商課缺引壅二百萬。候掣必五六載。於是有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留。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卽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靈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石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開中者止納本色糧草。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爲額。合正餘鹽爲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議。兩淮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萬引。名爲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淮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爲正鹽。後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額增三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所售。鹽法壅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爲鹽贅疣。戶部以國用方絀。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旣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矣。三十九年。帝欲整鹽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卿嚴嵩黨也。苞苴無虛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詡爲奇功。乃立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僱役錢。邏卒經歲有不得支一錢者。乃共爲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刦估舶。誣以



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淪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逃亡。弦急欲絕。不棘於此。於是悉罷懋卿所增者。四十四年。巡鹽御史朱炳如奏罷兩淮工本鹽。自葉洪變法。邊儲多缺。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爲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之數。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爲三等。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帝從之。四年御史李學詩議。罷官買餘鹽。報可。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請官出資本買廣東鹽。至桂林發賣七萬餘包。可獲利二萬二千有奇。從之。自嘉靖初復常股四分存積六分之制。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竝開。淮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



十萬。萬曆時以大工搜遠。年遠沒廢引六十餘萬。晉出課額之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年。以鴻臚寺主簿田應璧奏。中官命魯保鬻兩淮沒官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尙書楊俊民言。明旨沒官鹽。而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騁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蠶起。董璉吳應麟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壅。戶部尙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逋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引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詔蠲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立鹽政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爲十綱。淮北編爲十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啓時言利者恣搜括。務增引超掣。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是時兵餉方大絀不能行也。初諸王府則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



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爲姦利。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攬束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儻輓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尙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爲斂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正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能納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鞭法行。遂編入正賦。巡鹽之官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敕召還。後遂令御史視鹺。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爲常。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請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鹽法壞。戶部尙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兩浙。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弘治十四年。僉都御史王璟督理兩淮鹽法。正德二年。兩淮則僉都御史王瓊。閩浙則僉都御史張憲。後惟兩淮賦重。時遣大臣。十年則刑部侍郎藍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史王紳。至二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鄒懋卿總理四運司事權尤重。自隆慶二年。副都御史龐尙鵬總理兩淮長蘆三運司。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 茶法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畧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卽爲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讖者。並論死。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百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募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礪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礪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葉。惟西番用之。而商販未嘗出境。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襖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寧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採。課額每虧。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爲言。乃聽民採摘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出四川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



碭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巖州衛以爲言。請置茶馬司於巖州。而改貯碭門茶於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爲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敕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啓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碭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曰。國家權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戶部尙書郁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以故遣僉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碭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人。遞增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碭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設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



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臨洮礮門黎雅。半年以內遣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給。未幾番人爲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爲令。又以歲饑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沓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饑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并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分之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爲



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卒不能復。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辨權衡。止訂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千斤爲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篋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二萬四千道爲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竝凌遲處死。蓋西陲籐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收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



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御史劉崧總督尙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其後陝西歲饑。茶戶無所資。頗逋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卽正額尙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智藏方賈。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爲常。五年。令甘州做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內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踰三年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曆五年。俺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狄。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自劉良卿弛內地之禁。楊美益以爲非。其後復禁止。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



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之闌出多也。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埧。魚渡埧。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埧。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賤。商人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請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夔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覈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圍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天啓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姦弊日生。泊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其他產茶之地。南直隸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所。徵茶課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建寧所貢最



爲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皆採而碾之。歷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太祖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凡貢茶第按額以供。不具載。



## 附錄 罪惟錄 鹽法志、茶法志

鹽法志（志卷之三十九）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寔邊。不煩轉運。謂之飛輓。卽如召商於密雲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後貴賤厄。制不得不變。當時防鹽弊。考諸經牒。鹽之爲律五章。其載在會典。以及問刑條例諸書。總之爲例。合三十九條。

景泰中。減國初例。如密雲隆慶米荳各減一斗。草減十束。隆慶米減五升。已而貴賤厄。改上中折色。議者以爲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杜侵刻之弊。慰待飢之望。恃接濟以俟開墾。尙有四便。未幾。漸失其故。商以營利。官以責課。事無定濟。於屯運之助大乖。弘治五年。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不復中邊之舊。久之。邊米荳少。運價愈增。侵剋多端。發報苦難。甚至奏討不休。朝廷不以爲國課而以爲恩例。十八年。閣臣劉繼等極言其弊。不果用。蓋法壞始于成化中葉淇之請徵銀。成于馮清之請折色。

正德中。浸淫入權奸漏卮。十去八九。

嘉靖中。大舉鹽政。更飭條約。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屯。因併議鹽。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一。勢豪居中。利權專擅。報中難二。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三。



定價大昂。利不償本。取贏難四。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五。私鹽四出。官鹽沮滯。市易難六。至不得已。設餘鹽以佐之。然不以開邊需軍。而以解部。終非勝算。故欲通鹽法。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息則正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灶。

### 鹽課歲額。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屬分司三。泰州。淮安。通州。爲鹽課司有三十二。批驗所二。鹽場三十處。洪武間。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零引。弘治間。改少引七十萬五千零。內本色常股三十九萬一千零。存積一十五萬零。折色六萬二千零。萬曆中。歲辦小引七十萬五千零。常股四十九萬三千零。存積二十一萬一千零。歲解太倉。餘鹽銀六萬兩。

兩湖都轉運鹽使司。所屬分司四。嘉興。松江。寧紹。溫台。爲鹽課司二十七。鹽場三十五處。洪武中。歲辦鹽二十二萬零。弘治間。改小引四十四萬四千零。內常股一十三萬三千零。存積八萬九千零。折色二十二萬一千零。萬曆中。小引四十四萬四千零。常股三十一萬一千零。存積一十三萬三千零。解太倉銀一十四萬兩。

長蘆

初爲北平河間。後改。

都轉運鹽使司。所屬分司二。滄州。青州。爲鹽課司二十四。批驗所三。鹽場

二十四處。洪武初。歲辦引萬三千零。弘治間。小引一十八萬零。內常股九萬九千零。存積三萬六千零。折色四萬五千零。萬曆中。小引一十八萬零。內常股一十二萬六千零。存積五萬四千零。解太倉銀一十二萬。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所屬分司二。膠萊。濱樂。爲鹽課司十九。批驗所一。鹽場一十九處。洪武初。歲辦引一十四萬三千零。弘治間。小引二十八萬四千零。內常股一十四萬九千零。折色一十三萬四千零。萬曆小引九萬六千零。內常股八萬六千零。存積一萬零。原小引一十四萬五千零。除折布民佃灶地鹽引外。寔開邊小引一十二萬六千零。隆慶四年。奉停存積三萬引。解太倉銀五萬兩。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爲鹽課司者七。鹽場七處。洪武初。歲辦引一十萬四千零。弘治間。大引一十萬五千零。內常股四萬七千零。折色五萬七千零。萬曆中。大引一十萬四千零。解太倉銀二萬三千二百兩一錢。泉州軍餉銀二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所屬分司三。東場。中場。西場。洪武間。歲辦六千八十萬斤。弘治間。四十二萬引。內常股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一十二萬六千引。萬曆中。小引六十二萬。歲解太倉銀四千三百九十兩零。宣府銀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兩零。大同代府祿銀四萬三千一百十兩零。抵補山西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兩零。

陝西靈州鹽課司。漳縣西河二鹽井。洪武初。歲辦靈州西和漳縣共鹽二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斤零。弘治間。歲辦如前數。萬曆中。一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六百斤零。歲解寧夏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萬。延綏年例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二錢零。固原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零。

廣東鹽課提舉司。爲鹽課司三十。洪武初。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四萬六千八百零引。海



北鹽場一十五處。二萬七千四十引。弘治間。與原額同。但海北有本色折色之分。萬曆中。小引三萬二百零。熟鹽三萬四千零。海北小引正耗一萬二千四百零。解太倉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備用銀四千七百九十兩零。

四川鹽課提舉司。爲鹽課司十五。又鹽井衛鹽課司二。其爲井者。上流等九。永通等七。雲安等五。通海等三。福興等六。廣福等三。華池等三。新羅等二。富義等二十三。羅泉等五。黃市等二。郁山。涂甘。仙泉。各一。在洪武中。歲辦一千三十六萬七千四百斤零。弘治間。大增舊額。止福興照常。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斤零。解陝西鎮歲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兩零。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爲鹽課司十五。洪武初。井十九五井提舉。歲辦鹽二十七萬二千七百零斤。又折棉布七百二十段。段一丈二尺。闊八寸。黑鹽井提舉司辦五十七萬三千三百斤零。安寧井提舉司辦七十七萬二千六百斤零。白鹽井提舉司辦三十三萬四千三百斤零。永樂中。開犍爲縣鹽井。萬曆中。歲辦一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斤零。五井提舉司棉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解太倉銀三萬五千五百兩零。遇閏該銀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兩零。

論曰。合計歲鹽大小引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一千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閩廣課額無多。井池撈辦亦易。而長蘆山東。價廉課足。惟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皆艱於徵納。相沿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其敝總由額數漸加。規條漸密。而益滋。非因時變通。嚴慎持之。不可以久。



按鹽有五色。東海色白。出雲南井色黑。甘肅靈夏之地。產鹽有青黃紅三色。

茶法志（志卷之二十三）

洪武五年。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十五。每茶十株。宜定制。官取其一。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貯以易馬。上從之。遂於川陝立三茶馬司。曰洮州。曰河州。曰西寧。其轉運站有八。皆在秦徽二州。蓋入三司之要路也。領金牌從事。上馬匹茶百二十斤。中匹七十斤。下匹五十斤。

二十四年。詔建寧茶內供。聽茶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處所。各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爲上。自後免龍團之製。竟口茶芽。勞民生弊者必究。

三十一年。置茶倉四所。成都。重慶。保寧。及播州宣慰司。命四川藩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歲收茶課。仍入礪門茶課司。餘地方入四司收貯。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永樂中。專敕御史理茶馬。兼巡督邊防。

宣德四年。免四川茶戶徭役。時江安縣戶茶八萬餘株。欠口口千七百有餘。乞免襍辦。上曰歲課決不可增。虛耗決宜寬減。

正統中。免金牌。遣行人四員督市。成化後。專敕御史行。

隆慶中。以私茶憊馬交敝。改徵四川課茶折色。解苑馬等寺易馬。種於蘭州。招商中茶。茶



引之限。一年完者上賞。其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間罪。沒入附茶一半。五年全沒訖。六年。引老間遺。其茶產漢中府。歲額以萬斤。每百斤加耗六斤。茶歲中率八萬斤。官取其半易馬。其納馬番茶。洮州三十。河州四十二。西寧二十三。又新附山後歸德所生番二十一。



# 明史食貨志（五）

錢鈔 坑冶附鐵冶、銅場 商稅 市舶 馬市

## 錢鈔

錢幣之興。自九府圖法歷代遵用。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二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卽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使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曰四百文。曰三百文。二



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收工墨直。會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中書省爲戶部。與舊鈔兼行。十五年。置戶部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在外衛所軍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二十二年。詔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至當十準是爲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諭權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辨者。不問爛損卽收受解京。抑勒與僞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令大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錢千文。提舉司於三月內印造。十月內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賚。明年罷行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錢法益壞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成祖初犯者以姦惡論。惟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免死。徙家戍興州。陝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戍。江夏民父死以銀營葬具當戍邊。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帝令戶部會羣臣議。大日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



之。從其議。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贓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武初減十之九。後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帝初卽位。戶部尙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篆文爲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卽位以鈔不行詢原吉。原吉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斂少。宜爲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鈔入官。官取昏軟者悉燬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卽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五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贏車竝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賊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英宗卽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卽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



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鑰二庫。諸關稅錢亦入司鑰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請察覈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鑰庫太監龐瑄言。自弘治間。樞關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不給。請遵成化舊制。錢鈔兼收。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爲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剪楮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爲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屬連歲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計奏尙書方鈿及耶



中劉爾牧。帝怒斥爾牧。採廷鈺議。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竝行焉。給事中殷正茂言。兩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採雲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直銀九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僻事簡。卽山鼓鑄爲便。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二萬兩爲工本。未幾巡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惜乃命行之。越數年巡按王諍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鍍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革鍍車用鍍錫。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剝治而輪郭麤糲。色澤黝黤。姦僞倣倣。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帝乃輪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停鼓鑄。自後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隸巡按楊家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



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餘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支鈔如故。四年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又鑄鑄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皆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採工部言以五銖錢爲準。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黷惡者罪之。蓋以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輕則斂重則散。故無壅闕匱乏之患。初鑄時金背十文直銀一分。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火漆鑄邊亦如之。僅踰十年而輕重不啻相半。錢重而物價騰踴。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王府皆鑄造私錢。吏不敢訐。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之一。南鑄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竝行不廢。天啓元年鑄泰昌錢。兵部尙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畧倣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



廣陝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倣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竝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元籍產銅之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采銅於產銅之地也。帝俱從之。既又采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卽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啓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挫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尙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用制錢。啓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帝初卽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爲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啓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 坑冶

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爲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舊額也。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姦民私開坑穴相殺傷。嚴禁不能止。下詔宥之不悛。言者復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衆。鄧茂七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多。兵部尙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竝開福建。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畧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始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開採以助大工。既獲玉旺峪礦銀。帝諭閣臣廣開採。戶部尙書方鈍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驚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姦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啓廢弁自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鑾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來。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姦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櫟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



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饕餮。倘釁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爲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僱民糧缺饑餓嗷呼。四也。礦洞徧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一) 璫は宮中に仕へてゐる宦官のこと。

#### 附 鐵冶 銅場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四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旣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



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爲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鬻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云。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寧羌畧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 商稅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醫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藏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曆。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自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



衛自設場分收貯紫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卽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僧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製裘。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馴僮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永樂初定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權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權一年。以爲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



官私種而鬻者。場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潮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潞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場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覈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潮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矣。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權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潘克爲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尙書李鏊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



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分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爲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爲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閱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權場。不宜再權。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鋪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卽領礦。驅脅官吏務賤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高案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囑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



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爲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詮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尙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野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爲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槩免之。天啓五年。戶部尙書李起元請復權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尙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以宣



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二) 阻脣又は牙脣は仲買人。

### 市舶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數爲二百。舟爲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侵軼。後市舶司暫罷。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仍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卽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眞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



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爲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爲例云。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僞。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買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爲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統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皇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統又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爲嚮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統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統措置乖方。專殺啓釁。帝逮統聽勘。統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 馬市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



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尙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布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爲省客兵餉。減哨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方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



## 附錄 罪惟錄 典牧志

典牧志（志卷之二十二）

凡廐牧。

洪武七年。設群牧監。二十三年。以江南十戶養一馬。江以北一戶養一馬。勞逸不均。酌爲例。約五戶養一馬。仍各存種馬萬匹上駒。二十六年。定凡太僕寺十四牧監。專一提調牧事。民間或五戶十戶養一馬不等。虧欠買補。二十八年。廢牧監。竟令民間孳牧。各有草場。有司提調。三十年復設行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及北平各一。永樂四年。始設苑馬寺。上苑牧馬萬匹。中七千匹。下四千匹。苑有圍長。領五十夫。每夫牧馬五十匹。自兩京太僕寺以外。遼東行太僕寺所屬一十四衛。遼東苑馬寺所屬一監二苑。山西行太僕寺所屬十衛五所。陝西行太僕寺所屬四衛。陝西苑馬寺所屬五監二十五苑。興革不一。甘肅行太僕寺所屬十二衛三所。甘肅苑馬寺所屬六監二十四苑。興革不一。十三年。諭兵部定例。十五丁以內養一馬。以外養二馬。其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准七戶養一馬。凡五丁養種馬一。種倒及缺課。咸令賠補。弘治以前。種馬未有定額。以後約略西京太僕寺種馬共千二萬五千零匹。其領養北直隸七府及江以北論地畝。河南山東六府及江以南。論人丁馬數。以是爲差。或至三丁養驛馬一。二



丁養兒馬一。養者或免糧草。或否。凡兒馬一定配驃馬四爲一羣。立羣頭一人。後領二羣。五羣立羣長一人。後領十羣。二長下。習醫治馬每二三人。其牧法相沿不等。或分上中戶。上戶領幾。中戶幾貼。或免糧。或計丁。或竟責馬頭。或散徵草料。銀給正頭。消乏者。或改貼戶。至其後遂有丁消而馬存者。卽以給得業之戶及丁多之家。或逃絕免糧。給與同羣管業。其孳生例。每增減不一。驃馬二十歲以上。免其算駒。弘治後。量已種馬。嘉靖間。許種變買。納銀太僕寺。價不等。至隆慶中。許變賣一半。歲出銀二兩幫貼。存留馬戶。其外又有軍衛孳牧。與民間一例。獨院衛免養馬二名。飄沙不育其寄牧。始正統中。凡各起解備用馬或入官者。寄養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如種馬例。一戶寄一。或報富戶地多者。寄二三。地少者二。戶養一。每年照查十二次。自御史。少卿。兵道。州縣。正德中。許變賣老德。省價入太僕寺。

其放牧國初。內外府衛各置草場。馬匹間時放牧。九月回營。成化末。乃以場地不堪種者收馬。堪種者徵租。其所收餘地。亦起租銀。總之。自軍民屯田外。荒間足用。界限甚明。侵越者罪。隆慶中。科臣宋良佐論馬政四事。一牧軍勇士太濫。一草料侵冒太甚。一商人估價過當。一牧馬地租多逋。允合時務。不果行。

凡關換。官軍征操。例應關換馬匹。其或事故及不能養者。則令轉兌。間於寄養調兌。又或關領馬價。收買應去。例各不一。其原馬老德。送光祿寺支用。私換者罪。



凡折糧。

弘治中。兵部稱淮楊滁和駒生小而弱。不任用。許歲折糧作正課。凡收買。

洪武九年。遣內官河州易馬。紺匹與色茶雜市。二十年。市馬高麗。其國王上馬三千四十。來不受直。上曰。是弱我也以強弱人。朕不能爲其必與直。其暹羅上馬亦然。永樂中。許於廣寧開元便水草處立互市二。選在間韃官。教民養馬。是後各處土官衙門有該秋糧二十五石者。准上馬一匹。後加一倍。或竟折色解京。其四彝進貢馬。卽以補給各衛騎操。其外或以茶。或以鹽。或以互市。或以價直。皆名收買。而茶馬法最嚴。茶另有志。凡各邊互市。自永樂三年始。鹽池開中。自正統三年始。以銀易馬。自嘉靖十五年始。凡賜給。

國初。內外官跨驢出入。洪武十六年。賜六尙書坐馬。二十二年。賜有司方面官坐馬。司二十。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戶養之。歲一更戶。洪熙元年。例民間畜馬者二歲納一駒。民苦之。兵部尙書李慶請。朝覲官領牧馬分民困。在外交武正印領兒馬。佐貳領驛馬。納駒如民例。上允行。已給朝覲馬半矣。東楊士奇密奏。以貴執賤非體。陝西按察使陳智。疏爭風憲。衙門受太僕寺提督乖制。上爲止領。其已領者。比洪武中坐馬例。不責駒。不償缺。凡起解。

國初。種驛駒俱搭配補種。餘卽變價入官。未有解俵者。正統中。始於孳牧內歲取備用馬二。



萬。山多摘乳者。寄養京府。成化後。或損貨。或豁免。或停派。或緩征。不等。

凡印俵。

其奉差。自公侯伯御史寺丞內監不一。及種馬變價。印烙不行。洪武中。用云字小印。俵散作種。用大印。給軍騎操者。再用云字。印大馬用江字。嘉靖中。寄養馬用官字。五軍等營用五字。樞字。机字。巡字。隆慶中。寄養者用寄字。錦衣衛用衣字。勇士營用士字。四衛營用四字。

凡買補。

例失買補。係舊例。隨有追納椿朋及老病變賣年久免追之例。例各不等。椿朋謂合力之義。諸私用。擅調。盜賣。借點。中買。剋料。俱有律。

凡比較。

國初。例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題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太僕寺按册比較。每季原領馬爲舊管。買補孳生爲新收。事故交俵爲開除。季冬爲寔在。管馬官以孳息多寡爲點陟。成化五年。以災荒停比。

凡內府供用。

孳上諸馬房。各有乳馬。以供御饌。天順中。取馬五百匹。成化中。百匹。弘治中。定五十匹。嘉靖中。乳牛每折價光祿寺備用。隻六兩。又例有酒醋麵局。合用牛驢。在順天府辦。或至折色。



凡驛遞。

洪武五年。詔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二十年。阜城驛以孳生馬上進。上曰馬戶芻牧非輕。不受以爲例。國初。乘傳以織錦文爲符驗。或船或馬。有圖。二十三年。以各衛營私追取之。三司奉行如舊。其邊衛驛馬。皆屯軍牧養。歲多損瘠。官核之。又令各驛置馬均平。永樂中。定驛例。都司委官乘自己官馬。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承差等自備。宣德中。禁止濫驛例。雙馬者減一。成化中。詔入貢夷人驛應須便。却令原來伴送約來。勿得擾害。

論曰。日一馬料。較人口日所需倍。而加牧馬人之口。又所以輾轉供辦。此日口約數十倍。不止於是。始侵口以食馬。繼敞口以健馬。繼無口而責馬。而究至於無馬。天啓中。按臣馬鳴起奏國初馬額至千有餘萬。孝廟時亦七十萬有奇。今京師現數止六千八百。則合各邊要害。累數亦約畧可知。而馬口之所餘不知積于何庫。未見還民以飽人口。然則國家之以名坐耗可勝道哉。



# 明史食貨志 (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採造之事。累朝侈儉不同。大約靡於英宗。繼以憲武。至世宗神宗而極。其事日繁瑣。徵索紛紜。最鉅且難者曰採木。歲造最大者曰織造。曰燒造。酒醴膳羞則掌之光祿寺。採辦成就則工部四司內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柴炭則掌之惜薪司。而最爲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爲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楊當軸。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腊脯酥油茶芽稷糲粟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卽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膳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尙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眞定河間採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尙書姚夔言。正統間雞鵝羊豕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負販遇



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爲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游手號爲報頭。假以供應爲名。抑價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鸞以爲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鋪戶。價直不時給。市井負累。兵部尙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廚役之額。當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撙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爲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二十七年。戶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戶。請覈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可用。多致賠累。既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卽給直。或竟沈閣



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齟齬於下。名雖平估。所得不能半。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納其言。而仍編審如戶部議。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十事。帝乃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罷寶坻魚鮮。凡薦新之物。領於光祿寺。勿遣中官。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梗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間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餘。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二萬。止十五萬。餘經費省約矣。萬曆初年益減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鋪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鈎。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曰淑言。京民一遇僉商。取之不遺毫髮。貲本悉罄。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一) 上供は唐の制で賦税の種類の一、中央政府の用に供するものであるが明代に多少改易して用ゐられた。

### 採 造

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輸礬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氎紵絲紗羅縠緞香貨銀硃金箔紅花茜草麂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餞金龍鳳器物。多



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泰安州稅課局大使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救撤還。而奉行不實。宦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敕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賣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尙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廚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靡費漸多。至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貓兒睛。祖母碌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巳。陳吾德疏



諫。已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億寔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曰黷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尙書陳瓖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旨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造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 柴炭

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五年置易州山廠。命工部侍郎督之。僉北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尙書李鏊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爲萬斤。又有輸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屬兵部車駕司。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爲陷阱云。

### 採木

採木之役。自成祖繕治北京宮殿始。永樂四年。遣尙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古析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



於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採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採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採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弘治時發內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貴。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丙陳狀。工部尙書李鐸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悞大江。逮治褫黜非一。竝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 珠池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請令中官採東莞珠池者。繫之獄。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間嘗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正德九年又採。嘉靖五年又採。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復詔採。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



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既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敬李鳳廣東採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至三十二年始停採。四十一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

### 織造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氍。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尙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竝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瑞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卽位未幾卽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



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璐紬。皆視舊制加大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間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遣。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爲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爲常例。

### 燒造

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窯廠。皆造甄瓦以供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踰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爲有壘。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餘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臯謨言。其大爲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州通判。專管御器廠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甄廠。隆慶時詔江西燒造瓷器十餘萬。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



俸餉

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祿米。二十八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量減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自後爲永制。仁宗卽位增減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鄭越襄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遂爲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



日爲始。縣主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爲始。於附近州縣秋糧內撥給。景泰七年。定郡王將軍以下  
 祿米。出閣在前。受封在後。以受封日爲始。受封在前。出閣在後。以出閣日爲始。宗室有  
 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一石。初太祖大  
 封宗藩。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  
 盡支本色。既而本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  
 多。姦弊百出。不可究詰。自弘治間。禮部尙書倪岳卽條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  
 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  
 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  
 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一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  
 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多不能自存。飢寒困辱。勢所必至。常  
 號呼道路。聚訴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爲寒心。宜  
 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  
 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  
 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折鈔。中尉六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  
 及儀賓八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  
 歲出爲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初勳戚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還田給祿米。  
 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



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階遞減百石。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勅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三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首領官之祿。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目縣典史。皆月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場司局鐵冶遞運批驗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墾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宦官俸月米一石。二十五年。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卽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竝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



禮部尙書胡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憫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違。濙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三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尙書王佐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戶部尙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尙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三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蠶澗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蠶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祿。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竝同。其三大營副將參游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



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永樂中始令糧多之地。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山西陝西皆然。而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而定制衛軍有家屬者。月米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皆折鈔。凡各衛調至京。操備軍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後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各鎮多寡不同。不能具舉。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之用。軍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開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 會計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皆畧可考見。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緡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



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十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餘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



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者不具載。所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攢甲斗光祿太常諸司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三萬四千餘石。草八十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玉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餘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餘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餘兩。牛具銀八千餘兩。鹽鈔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餘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



餘兩。草九萬五千餘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屯糧五萬六千餘石。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六萬九千餘束。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地畝銀二千餘兩。民運本色糧千餘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十三萬餘束。淮浙鹽引銀八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三十餘萬束。折草銀二千餘兩。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三十一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地畝牛具銀七千一百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二十萬八千餘束。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餘兩。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餘石。荒田糧四百餘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撫賞銀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三千餘兩。



主兵屯糧料三萬三餘千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壯糧食銀萬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屯草折銀三千餘兩。民運草三十一萬一千餘束。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六千餘石。地畝銀二百九十兩。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石。京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民壯工食銀九萬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餘兩。地畝銀五百餘兩。折草銀一百餘兩。民運銀二萬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兵屯糧二萬三千餘石。地畝銀六百餘兩。民運銀三十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地畝銀八千餘兩。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不具載。







# 清史稿食貨志 (一) 戶口·田制

明末苛政紛起。籌捐增餉。民窮財困。有清入主中國。概予蠲除。與民更始。逮康乾之世。國富民殷。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又普免天下租稅。至再至三。嗚呼古未有也。道咸以降。海禁大開。國家多故。耗財之途廣。而生財之道滯。當軸者昧於中外大勢。召禍興戎。天府太倉之蓄。一旦蕩然。賠償兵費。至四百餘兆。以中國所有財產。抵借外債。積數十年。不能清償。攤派加捐。上下交困。乃改海運以節漕費。變圜法以行國幣。講鹽政以增歲入。開鑛產以擴財源。以及創鐵路。改郵傳。設電局。通海舶。新政繁興。孳孳謀利。而於古先聖王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道味焉不講。夫以唐虞治平之世。而其告舜禹也諄諄。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爲戒。有國者其可忽哉。茲取清代理財始末。條著於篇。

## 戶口

清之民數。惟外藩扎薩克所屬。編審丁檔。掌於理藩院。其各省諸色人戶。由其地長官。以十月造冊。限次年八月咨送戶部。浙江清吏司司之。而滿洲蒙古漢軍丁檔則司於戶部八旗俸餉處。年終將民數彙繕黃冊以聞。其戶之別曰軍曰民曰匠曰宦。此外若回番羌苗猺黎夷等戶。皆隸於所在府廳州縣。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年十六爲成丁。未成丁亦曰口。丁口繫於戶。凡腹民計以丁口。邊民計以戶。蓋番回黎苗猺夷人等。久徑向化。皆按丁口編入民數。其以



戶計者如三姓所屬。赫哲費雅喀勒爾庫葉鄂倫春哈克拉五十六姓。甘肅各土司及莊浪廳所屬。番子西藏各土司所屬三十九族。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貢貂戶。科布多所屬。阿爾泰烏梁海貢貂戶。貢狐皮戶。阿爾泰諾爾烏梁海貢貂戶。貢灰鼠皮戶。皆是至土司所屬番夷人等。但報明寨數族數。不計戶者不與其數。凡民之著籍其別有四。曰民籍曰軍籍。亦稱衛籍。曰商籍。曰竈籍。其經理之也。必察其祖籍。如人戶於寄居之地。置有墳廬。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聲明祖籍。迴避倘本身已故。子孫於他省有田土丁糧。願附入籍者聽軍。流人等子孫隨配入籍者。准其考試之類是也。又必辨其宗系。如民人無子。許立同宗昭穆相當者爲後。其有女婿義男。及收養三歲以下小兒酌給財產。不得遂以爲嗣之類是也。且必區其良賤。如四民爲良。奴僕及倡優爲賤。凡衙署應役之皂隸。馬快步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件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爲賤役。長隨與奴僕等。其有冒籍跨籍跨邊僑籍皆禁之。世祖入關有編置戶口牌甲之令。其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長。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所往。入則稽所來。其寺觀亦一律頒給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書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及乾隆二十二年。更定十五條。一直省所屬。每戶歲給門牌。牌長甲長三年更代。保長一年更代。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姦拐私鑄私銷私鹽陋攤販賣硝磺。並私立名色歛財聚會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責令專司查報。戶口遷移登耗隨時報明。門牌內改換填給。一。紳衿之家與齊民一體編列。一。旗民雜處。村莊一體編列。旗人民人有犯。地方官會同理事同知辦理。至各省駐防營內商民貿易居住。及官



兵雇用人役。均另編牌冊報明。理事廳查核。一。邊外蒙古地方種地。民人設立牌頭總甲及十家長等。如有偷竊爲匪。及隱匿逃人者。責令查報。一。凡客民在內地貿易。或置有產業者。與土著一律順編。一。鹽場井竈另編排甲。所雇工人隨竈戶填注。一。礦廠丁戶。廠員督率廠商課長及峒長爐頭等。編查各處煤窰。雇主將傭工人等冊報。地方查核。一。各省山居棚民。按戶編冊。地主並保甲結報。廣東寮民。每寮給牌。互相保結。一。沿海等省商漁船隻。取具澳甲族隣保結報官。給照商船將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貫。並填照內。出洋時取具。各船互結。至汛口照驗放行。漁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貫。其內洋採捕小艇。責令澳甲稽查。至內河船隻。於船尾設立粉牌。責令埠頭查察。其漁船網戶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歸就近保甲管束。一。苗人寄籍內地久經。編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編查。其餘各處苗猺。千百戶及頭人峒長等稽查約束。一。雲南有夷民錯處者。一體編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頭目造冊稽查。一。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編查。一。甘肅番子土民。責成土司查察。係地方官管轄者。令所管頭目編查。地方官給牌冊報。其四川改土歸流各番寨。令鄉約甲長等稽查。均聽撫夷掌堡管束。一。寺觀僧道。令僧綱道紀按季冊報。其各省回民。令禮拜寺掌教稽查。一。外來流丐。保正督率丐頭稽查。少壯者遞回原籍安插。其餘歸入棲流等。所管束。自是立法益密。時各省番苗。與內地人民言語不通。常有肇釁之事。二十四年。定番界苗疆禁例。凡臺灣民番不許結親。違者離異。各省民人無故擅入苗地。及苗人無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來貿易。必取具行。戶鄰右保結報。官給照令塘汛驗。放始往。棚民之稱起於江西



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箐開鑪煬鐵造紙製菇爲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燒炭爲業者。謂之寮民。雍正四年。定例照保甲法一體編查。乾隆二十八年。定各省棚民。單身賃墾者。令於原籍州縣領給印票。並有親族保領。方准租種安插。倘有來歷不明。責重保人。糾察報究。五十五年。諭廣東總督奏。稱撤煬雷廉交界。海面之潤洲及迤東之斜陽地方寮房。遞回原籍。免與洋盜串通滋事。並毀校椅灣等三十二處寮房。共百六十三戶。另行撫恤安插。沿海各省所屬嶋嶼。多有內地民人安居樂業。若遽飭令遷移。使數十萬生民流離失所。於心何忍。且恐辦理不善。轉使良民變而爲匪。所有各省海島。除例應封禁者外。餘均仍舊居住。至零星散處。皆係貧民。尤不可獨令向隅。而漁戶出洋採捕。暫在海島搭寮棲止。亦不可概行禁絕。且人民既少稽察無難。惟在各督撫嚴飭文武員弁。編立保甲。如有盜匪混入及窩藏爲匪者。一經查出。將所居寮房概行燒毀。俾知儆懼。其漁船出入口岸。務期取結給照登記姓名。倘進口時藏有貨物形迹可疑。嚴行盤詰。自不難立時擊獲也。五十七年。諭據福寧所奏。山東一省海島居民二萬餘名目。各省海島想亦不少。當遵照前言。不准添建房屋。以至日聚日衆。仍應留心訪察。勿任勾結匪徒滋生事端。咸豐元年。浙江巡撫常大淳奏言。浙江棚民開山過多。以致沙淤土壅。有礙水道田廬。請設法編查安插。分別去留。如所議行。四川經張獻忠之亂。子遺者百無一二。耕種皆三江湖廣流寓之人。雍正五年。因逃荒而至者益衆。諭令四川州縣。將人戶逐一稽查姓名籍貫。果係無力窮民。卽量人力多寡。給荒地五六十畝或三四十畝。令其開墾。其吉林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



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無籍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將軍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戶。請限一年盡行驅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應准入籍墾種一例安插。俾無失所。嘉慶中郭爾羅斯。復有內地新來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戶。吉林廳有千四百五十九戶。長春廳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戶。均經將軍奏令入冊安置。其山東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萬餘人。聖祖諭嗣後山東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東者。應查明年貌籍貫造冊稽查。互相對覈。其後直隸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雍正初。因陸續設古北口張家口歸化城三同知。管理旋移。萬全縣縣丞於張家口。其古北口增設巡檢一。歸化城增設通判四。巡檢一。各按所屬民人。照保甲法。將姓名籍貫注冊。逐年咨部查覈。凡民人出入關口。由原籍州縣給印票。驗明放行。所有放過票張造冊報部。其福建廣東民人徙居臺灣者尤衆。嘉慶十五年。浙閩總督方維甸奏。瑯琊蘭田土膏腴。內地民人流寓者多見。檢查戶口。漳州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州人二百五十餘丁。粵東人百四十餘丁。與生熟各番雜處。必須有所鈐制。於是議增瑯琊蘭田通判一。此外如江蘇銅浦兩縣。自黃河退涸。變爲荒田。山東曹濟等屬民人。陸續前往。創立湖團相率墾種。銅浦土民因客民占墾。日相控鬪。同治五年。戶部奏查明。容留捻匪之刁王兩團。驅回原籍。安分良團卽令各安生業。凡此夷漢之雜處。土客之相猜。慮其滋事則嚴爲之防。憫其無歸則寬爲之所。要皆以保甲爲要圖。願保行於平時而編審。則丁賦之所由出也。編審之制。州縣官造冊上之府。府別造一總冊上之布政司。凡軍民匠窳四籍。各分上中下三等。丁有民丁。站丁。土軍丁。衛丁。屯丁。總其丁



之數而登黃冊。督撫據布政司冊報達之戶部。戶部彙疏以聞。十四年。命州縣官編審戶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康熙五十一年。有新增人丁永不加賦之諭。自是聖祖仁政。遂與一代相終始。顧丁有開除。卽不能不有抵補。故康熙五十五年。戶部請以編審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如有餘丁歸入滋生冊內造報之。從之。高宗諭內閣曰。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朕甚憂之。猶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籍以暫謀衣食。然爲之計及久遠。非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未易享昇平之福。各省督撫及有牧民之責者。務當隨時勸諭。俾皆儉樸成風。惜物力而盡地利。慎勿以奢靡相競。習於怠惰也。是時編審之制已停。直省所報民數。大率以歲造之煙戶冊爲據。行之日久。有司視爲具文。所報多不詳覈。其何以體朕欲周知天下民數之心乎。又諭據鄭輝祖稱從前所辦民數冊。歲歲滋生之數。一律雷同。似此簡率相沿。成何事體。所有各省本年應進民冊。均展至明年。年底倘再疏外定當予以處分。當時民冊恐不免任意填造之弊。然自聖祖以來。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民生其間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豐人樂。無有天札疵癘轉徙顛踣。以至於凋耗者。其戶口繁庶。究不可謂盡出子虛也。至編審之停。始於雍正四年。直隸總督李紱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云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爲詳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請自後嚴飭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進呈。冊內止開里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簿籍不



煩。而丁數大備矣。乾隆五年。戶部又請。令各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戶口數與穀數一併造報。番疆苗界不入編審者。不在此例。從之。三十七年。從李瀚請。永停編審。自是惟有運漕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蓋清承明季喪亂。戶口凋殘。經累朝休養生息。故戶口之數。歲有加增。約而舉之。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又滋生丁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又滋生丁九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口。六十年。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四十五口。嘉慶二十四年。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道光二十九年。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咸同之際兵革四起。冊報每缺數省。其可稽者。只二萬數千萬口不等。光緒元年。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釐定官制。以戶部爲度支部。而改前所設之巡警部爲民政部。調查戶口歸其職掌。各省則以巡警道專司其事。明年諭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確查實數。以爲庶政根本。民政部奏稱。伏查三十二年黑龍江安徽江蘇福建甘肅廣西雲南丁冊。並三十一年丁冊均未補造。在各督撫明知逾限。例當查參。而積習挽回不易。臣部於接收伊始籌。一切實辦法。擬請敕下各督撫。責成府廳州縣分鄉分區。自行調查丁口確數。統以每年十二月底截算。以清界限。仍限次年十月送部彙奏。制曰宣統元年。復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



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甯。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甯。各駐防。泰寧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自雍正十三年戶部題準准福建臺灣府生番百九十九名。彙入彰化籍。廣西慶遠府歸流土民百七十九名。彙入宜山籍。嗣臺灣生番四川生番嶺夷歸化者甚衆。定例令專管官編立保甲。查緝匪類。逢望日宣講上諭。以興教化。自是番民衣冠言語。悉與其地民人無異。亦有讀書應考者。及同治光緒間。交通日廣。我國之民耕種貿遷。編於重瀛。亦有改入他國版籍之事。宣統元年。內務部會同修訂法律。大臣擬定國籍條例。因各國國籍法。有地脈系血脈系。卽是屬地屬人兩義。兩義相持。必生牴觸。於是採折衷制。分爲固有籍。入籍。出籍。復籍四章。注重血脈系辦法。憲政編查館就所定四章。釐爲二十四條。其固有籍章。第一。凡不論是否。生於中國均屬中國國籍者。其疑有三。一。生而父爲中國人者。二。生於父死以後。而父死時爲中國人者。三。母爲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第二。若父母均而無所考。或均無國籍而生於中國地方者。亦屬中國國籍。其生地並無可考。而在中國地方發見之棄兒。同其入籍章。第三。凡外國人願入中國國籍者。准其呈請入籍。其必具備之款五。一。寄居中國接續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滿二十歲以上。照其國法律爲有能力者。三。品行端立者。四。有相當之貲財。或藝能足以自立者。五。照其國法律。於入



籍後即應消除本國國籍者。其本無國籍人願入中國國籍者。以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備前項。第一第三第四款者爲合格。第四凡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國者。雖不備一至四各款。得由外務部民政部會奏。請旨特准入籍。第五。凡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婦人嫁與中國人者。以中國人爲繼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爲中國人。經其父認領者。私生子母爲中國人。父不願認領。經其母認領者。如有此等情事之一。均作爲入籍。惟婦女嫁與中國人。須以正式結婚呈報有案者爲限。餘款以照其國法律。尙未成年及未爲人妻者爲限。第六。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應隨同入籍。其照其國法律並不隨同。銷除本國國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願入籍。或入籍人自願使未成之子入籍者。雖不備第三條一至四各款。准其呈請入籍。第七。入籍人成年之子。現住中國者。雖不備第三條一至四各款。亦准呈請入籍。第八。凡入籍人不得就之官職。一。軍機處內務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項武官及軍人。三。上下議院及各省諮議局議員。此等限制特准入籍人。十年以後。餘入籍人二十年以後。得由民政部請旨豁免。第九。凡呈請入籍者。應聲明入籍後遵守中國法律。及棄其本國權利。出具甘結。並由寄居地方公正紳士二人。各出具保結。第十。凡呈請入籍者。應具呈所在地方官。詳請所管長官。咨請民政部批准牌示。給予執照爲憑。其在外國者。應具呈領事。申由出使大臣。或徑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其出籍章。第十一。凡中國人願入外國國籍者。應先呈請出籍。第十二。凡中國人准出籍。其款有四。一。無未結之刑民訴訟案件。二。無兵役之義務。三。應納未繳之租稅。四。無官階及出身。第十三。凡中國人婦女嫁與外國人者。



以外國人爲繼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爲外國人。其父認領者。私生子母爲外國人。其父不願認領。經其母認領者。如有此等情事之一。均作爲出籍。惟婦女嫁與外國人。以正式結婚呈報有案者爲限。餘款以照中國法律。尙未成年及未爲人妻者爲限。第十四。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併作爲出籍。若妻自願留籍。或出籍人願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准其呈明仍屬中國國籍。第十五。凡婦女有夫者。不得獨自呈請出籍。其照中國法律。尙未成年及無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請出籍。第十六。凡中國人出籍者。所有在內地特有之利益。一律不得享受。第十七。凡呈請出籍者。應自行出具甘結聲明並無第十二條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經發覺情事。第十八。凡呈請出籍者。應具呈本籍地方官。詳請該管長官。咨請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國者。應具呈領事。申由出使大臣。或徑呈出使大臣咨部。其未經呈請批准。不問情形如何。仍屬中國國籍。其復籍章。第十九。凡因嫁外國人而出籍者。若離婚或夫死後。准其呈請復籍。第二十。凡出籍人之妻。於離婚或夫死後。及未成丁之子已達成年後。均准呈請復籍。第二十一。凡呈准出籍後。如仍寄居中國。接續至三年以上。合第三條三四款者。准其呈請復籍。其外國人入籍後。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凡呈請復籍。應由原籍同省公正紳商二人出具保結。並具呈所在地方官。詳請所管長官。咨請民政部批准牌示。第二十三。凡復籍者。非經過五年後。不得就第八條所列各款之官職。第二十四。本條例。自奏准奉旨後。卽時施行。此外改籍爲良亦有清善政。山西等省有樂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編爲樂籍。雍正元年令各屬禁革改業爲良。並諭浙江之惰民。蘇州之丐戶。操業與樂籍無異。



亦削除其籍。五年以江南徽州有伴僮。(三)寧國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甚有兩姓丁口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亦諭開除。七年。以廣東蟹戶。以船捕魚。粵民不容登岸。特諭禁止。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體編入保甲。乾隆三十六年。陝西學政劉嶠奏請。山陝樂戶丐戶應定禁例。部議凡報官。改業後必及四世。本族親支皆清白自守。方准報捐。應試廣東之蟹戶。浙江之九姓漁船諸似此者。均照此辦理。嘉慶十四年。又以徽州寧國池州三府世僕。捐監應考。常爲地方所訐控。上諭此等名分總以見在是否服役爲斷。如年遠文契無考著。卽開豁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編審一次。令各佐領稽查。已成丁者增入丁冊。有隱匿壯丁入官伊主。及佐領領催。各罰責有差。凡壯丁三百名爲一佐領。後改定爲二百名。康熙四十年。令滿洲蒙古佐領內。餘丁多至百名以上。願分兩佐領者。聽。雍正四年諭。八旗都統及直省駐防都統將軍等。交與佐領驍騎校領。催將新舊壯丁。逐戶開明并編審各官姓名保結送部。其未成丁及非正身良家子弟。并應除人丁驗實開除。五年。令凡編審丁冊。每戶書另戶某人某官。無官則曰閑散某。上書父兄官職名氏。傍書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戶下若干人。或在籍或他往。皆備書之。其各省駐防旗員兵丁及外任文武各官子弟家屬。令各將軍督撫造冊咨送該旗。乾隆六年令八旗編審各佐領下。已成丁及未成丁。已食餉之人。皆造入丁冊。分別正身開戶。戶下於各名下開寫三代履歷。其戶下人祖父。或係契買。或係盛京帶來。或係帶地投充。分別注明。正戶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七年。諭八旗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中從龍者。有定鼎後投誠者。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



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惟從龍入關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勳。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民等。朕欲廣其謀生之路。倘願改歸原籍。准其一例編入保甲。有願外省居住者亦准前往。此內如有世職。仍許承襲。不願出旗者聽。八年。又諭前降諭旨。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均不得呈請出旗。十三年。又諭八旗別載冊籍之人。原係開戶家奴冒入正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抱養民人爲子。有願出旗爲民者。其入籍何處均聽其便。本身田產並許帶往。二十六年。定漢軍凡現任外省。自同知守備以上。京員自主事以上。旗員自五品以上。俱不許改歸民籍。其餘在京報明該旗。咨部轉行。各省在外呈明督撫咨報部旗編入民籍。並准一體考試。大抵清於八旗。皆以國力參養之。及後孳生蕃衍。雖歲糜數百萬金。猶若不給。而逃人之禁復嚴。旗民坐是。日形困敝。及乾隆初御史舒赫德。范咸赫泰。戶部侍郎梁詩正等先後奏請。清查東三省曠地。俾移住開墾以圖自養。雖疊奉諭旨議行。然終未能切實舉辦。至八旗戶下人開戶。必有軍功勞績。或藝能出衆。亦有本主念其服勤數世。准其另戶或放出爲民者。亦有不准放出爲民。但准開戶者。其例又各不同云。

（一） 腹は腹裏。すなはち畿内のこと。腹民は畿内の民である。

（二） 伴傭は奴隸のこと。

## 田制

田制曰官田。初設官莊。以近畿民來歸者爲莊頭。給繩地。一繩四十二畝。其後編第各莊頭



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編定設糧莊。莊給地三百晌。晌約地六畝。莊地坐落。順保永宣各屬。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領於內務府。此外有部寺官莊。分隸禮部光祿寺。又設園地植瓜果蔬菜。選壯丁爲園頭。世宗初設總理專官。司口外報糧編審。南苑本肄武地。例禁開田。宣宗嘗諭前已開者。並須荒棄。而咸同間嵩齡德奎劉有銘鐵祺先後疏陳。開放均嚴旨詰斥。然至光緒季年。仍賦予民。自後承地者。乃接踵矣。考各旗王公宗室莊田。都萬三千三百餘頃。分撥各旗官兵。都十四萬九百餘頃。凡王公近屬分別界地。大莊給地畝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半莊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園給地畝六十至百二十或百八十。王府管領及官屬壯丁。人三十六畝。不支糧。凡撥地以見在爲程。嗣雖丁增不加。丁減不退。順治元年。定近京荒地及前明莊田無主者。撥給東來官兵。圈地議自此始。於是巡按御史柳寅東上滿漢分居五便。部議施行。二年令民地被指圈者速籌補給。美惡維均。四年。圈順直各州縣地百萬九千餘晌。給滿洲爲莊屯田。八年。帝以圈地妨民。諭令前圈占者。悉數退還。十年。又令停圈撥。然旗退荒地。與游牧投來人丁。仍復圈補。又有因圈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釐拜專柄。欲以正白旗屯莊予鑲黃旗。而別圈民地圈補。戶部尙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咸以不如指罪至死。聖祖親政諭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還。又以張家口山海關等處。曠土換撥各地。並令新滿洲以官莊餘地。撥給其指圈之地歸民。是爲旗退地畝。凡官地例禁與民交易。然旗人不習耕種。生齒日繁。不免私有質鬻。雍正初清理旗地。令頒帑贖回。凡不自首與私授受者。胥入官爲公產旗地。令宗人府內務府八旗具各種地畝坐落四至。編製



清冊。是爲紅冊。以備審勘旗民田土之爭。乾隆初定回贖旗地。仍歸原佃承種。莊頭勢豪爭奪者罪之。凡贖入官地並抵帑籍沒等田。皆徵租曰旗租。舊查文入官地定租。由旗員主之。三十四年以直督楊廷璋言。停其例。民租旗地本限三年。或私行長租。業戶租戶。科以違禁律。八旗地主久禁奪佃增租。自和珅筦大農奏改前章。於是旗人及府莊頭。率多撤地別佃。貧民始多失業。嘉慶五年。部臣請復申前禁。詔纂入定例通行。咸豐初元又申令。如額徵租。主佃皆不得以意贏縮。若典鬻旗地。從盜賣官地律。授受同懲。顧日久法疏。或指地稱貸。或支用長租。陽奉陰違。胥役訛索勾結。弊遂叢生。雖屢申明誠。往往因他故禁弛靡常。洎光緒中乃定此。業無論舊圈自置。概不准售與民人。惟從前民購升科者。仍予執業。盛京官莊。於順治初。卽定八旗屯界。旋令沙河以外。錦州以內旗員家丁給地。人三十六畝。康熙中定以奉天所屬地界。新滿洲遷來者。凡丈出地爲頃三十二萬九千餘。以二十七萬六千三百餘頃爲旗地。按旗分界。又設各旗官員莊屯。各城兵丁均酌給隨缺地畝。旋令索倫達呼爾官兵耕種黑爾根地。奉天官兵耕種黑龍江地。乾隆初設黑龍江屯莊。呼蘭立莊四十所。選盛京旗丁携家往。官爲資裝築屋庀具。丁給地畝六十。十丁一莊。每六畝給籽種二斗。莊牛六頭。口糧並給。溫德亨都爾圖亦如之。凡隨缺官地歸旗入冊。禁職官侵占。嘉慶間令盛京入管地畝。應招無地貧民領租。職官子弟不得承種。管界各官。並不得於所管區以子弟之名置房地。道光中寧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各官莊。共原額地萬二百晌。吉林八旗與各處旗地暨烏拉旗地。共三十六萬五千九十二晌。而光緒初撥三姓荒爲官兵隨缺地。計畝三萬九千餘。



宣統時以奉省各旗地多盜典隱占之弊。令通稽礪覈。毋與清賦濶濬。先城旗後外城。依次釐定。此官莊之屬東三省者。直省各置駐防旗兵。立莊田於所駐地。給田人各三畝。其全眷挈赴者。前在京所得圈地。撤還旗員。分界園地多則二百四十畝。少則六十畝。各省不盡同。惟浙江駐防無田。仍支俸饌。乾隆時弛防兵置產之禁。惟八旗官仍禁如故。光緒之季。諭所在檢旗丁名數。儘舊有馬廠莊田。畫地口分責以農作。其本無廠田。或有而弗備者。所司於隣近分購民地。配發以爲世業。由漸推廣。俾旗丁歸農。受治州縣與齊民不異。未及實施蒙古。初分五等。一二等備與莊屯園地。三等以下祇與莊屯。各守土疆。毋得越境。後漸有民人賤收蒙地者。乾隆中定有質鬻者。峻罰之。著爲永令。分撥外藩官地。其略如此。故明內監莊田總領於戶部。其宗室祿田散在各省者。胥視民田起科。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四十頃制井田。選旗民百戶。戶授百畝。公百畝共力養公田。嗣更於朔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鮮。乾隆初改屯莊。擇勤敏者充屯戶。按畝科糧。是爲井田改屯地。凡京師壇壝官地。暨天下社稷山川厲壇文廟祠墓寺觀祭田公地。一切免徵。建國初賜聖賢齋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學學田墓地墳地。咸除租賦。學田專資建學。及贍卹貧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齊。舊無常額。乾隆中都天下學田。萬一千五百八十餘頃。光緒變法。直省徧興學堂。需費無藝。則又撥所在荒地。劃留學田以補劑之。籍田行於首都。失農壇壇地凡千七百畝。雍正間令疆吏飭所屬。置籍田。東西陵地。紅椿以內例絕耕樵。東陵白椿界外。初聽民耕。道光朝乃嚴其禁。青椿以外遵薊密承諸界內兵民私墾。至地萬餘區。久益增廓。光緒末定爲計區勘丈。將熟地分則升科。儲



學堂之用焉。牧馬草場在畿輔者。順治二年。以近畿墾荒餘地。斥爲牧場。於順天津保各屬分旗置之。自御馬廠以下。各按其旗地牧養。親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曰屯墾。康熙中招墾天津兩翼收地。計畝二萬一千五百餘。乾隆時丈直隸馬廠地。振業貧民命曰恩賞官地。在盛京者奉天屯衛各地。八旗分作收廠。自東迤西。本禁民墾。於定界所築封堆制限之。然大凌河東廠西廠荒地。三十一萬八百餘畝。養息收餘地。萬四千六百晌。乾嘉中陸續放墾。後又綜各城旗馬廠可墾地。三十八萬九千餘畝。悉歸城旗承種。並令八旗王公及散閑宗室。於所分牧地願墾者。得自呈報。惟松筠請於養息間墾。移駐旗人。以費絀而罷。咸豐中以大凌西岸墾。妨馬政申禁如前。而同治二年。變通錦州廣寧義州廠荒。西廠留牧。東廠招佃。其東北隅之高山子地數萬畝。義州教場間地萬餘畝。並行租佃。以爲城兵伍田。然是時西廠有旗領舊地。久而越墾防牧。八年命剗棄之。於是大凌河墾議遂沮。而吉黑山荒多牧獵場。益嚴杜姦民攬售矣。養息牧地初放時。判東西界。置專官掌其租入。彰武本官牧旋亦勸墾議科。於是養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餘畝。其餘荒八萬九千六百餘畝。餘地三萬五千三百餘畝。卽以爲蒙漢雜居牧佃。兼拊畜窮黎吉林之烏拉。康熙時於五屯分莊下地。遂爲五官牧場。頗富零荒。宣統時撥充學田。放墾實地二千三百餘晌。凡駐防營皆置馬廠。其牧地旁餘靡不放墾。至荆防馬廠墾熟之地。久畀諸民。而石首監利。光緒末釐出廠地。二萬餘畝。俱令招墾。以租息濟警政小學。宣統初寧夏滿營牧地。餘界開渠墾。地畝可二十一萬。旗民各半之。民領則納價爲旗兵墾本。三年。安徽萬頃湖牧場。改墾放田。八萬二千七百餘



畝。其流民占耕及民間認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萬畝。亦招民佃歲輸穀麥。是爲官佃。至是以抗租膠葛。定議民租田。令公司補償。承業資八旗生計焉。口外牧場隸獨石者。爲御馬廠。此外禮部太僕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場。在張家口外而殺虎口之議畝租。察哈爾屬之。戕私墾大青山之寬免民占奕興地之招商領耕。列朝因時制宜。不拘成例。其後密雲熱河同時放荒。熱河寬曠。於留牧外得地千四百頃。更以三一留牧。餘成招墾。地利闢而耕收不相妨。甚善政也。明之設衛也。以屯養軍。以軍隸衛。洎軍政廢而募民兵。屯軍始專職漕運。無漕者受役不息。屯戶大困。清因明之舊。衛屯給軍分佃。罷其雜徭。順治元年。遣御史巡視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衛設守備一。兼管屯田。又千總百總。分理衛事。改衛軍爲屯丁。六年。定直隸屯地輸租例。其時裁屯田御史。繼裁巡按。出巡撫主之。十三年。定屯軍貼運例。浙江各衛有屯無運。與無屯有運者。均徵撥帖。屯戶困始少蘇。康熙十五年。以各衛荒田在州縣轄境。軍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釐。雍正二年。從廷臣請併內地屯衛於州裁都司以下官。惟帶運之屯與邊衛。無州縣可歸者如故。九年。令屯衛田畝。可典與軍戶。不得私典與民。乾隆元年。豁免廣東屯田羨餘。因除各省軍田額外加徵例。先是屯丁鬻產官利。其稅入給契允行。至此又令運田歸船者。並禁軍民復典。實則各省典屯於民所在。而有六年定屯田限一年。無論在軍在民。併清出歸丁贍運。十二年。漕督顧琮請田已典與民者。令旗丁購贖。然民執業久。丁貧無以贖。從阿思哈言。釐江西丁田在軍歸軍。在民增租給丁。永爲定制。三十七年。又以漕督嘉謨奏。命清理湖廣江浙山東等省屯田。明年裴宗錫



因陳兩江向不歸運之裁衛屯田。加徵津費。帝以累民不允。四十年。鄂撫陳輝祖奏。武昌諸衛清出典鬻屯田。請加津贍運。部議如此。則私相授受者知誠。而仍不病失業。庶典鬻之弊漸除。五十年。以長沙澧州原有弁田轉售紛紜。令除弁田名。進民產授受。五十四年。畢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編審。止稽戶口之數。其田產或有漏匿。以時覈之。百餘年來屯田利病與漕運終始。及南漕改海運屯衛。隱蔽難稽。至是而一大變。光緒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衛爲屯之論。令天下覈衛田畝數。詳定租章。江西以租悉充軍餉。與他省贍運者。不同籲仍舊貫。二十七年。劉坤一張之洞條議。屯衛宜裁略。稱運軍久虛。衛官復無事。一衛所屬屯田。或隔府或跨省。一切操諸胥吏之手。田餉弊竇。不可勝窮。明年諭各省勘實屯地。檄屯戶稅契執業。改屯餉爲丁糧。歸州縣徵解。除屯丁運軍名目。裁衛官。是時綜計各省屯田。約二十五萬餘頃。顧多與民田殺雜。又各丁私相質售。久失其舊。重以兵後冊籍蕩然。糧產無從鈎錄。漕督陳夔龍陳大要三端。一分丁業民業。一見征毋追原額。一補繳田價宜輕。而江皖兩浙俱折衷定規。分別交價輸稅。如淮揚徐四衛。定有上則三兩。中二兩。下一兩。屯稅每兩納三分餘。互有同異。惟山東以艱歉。請免徵納。鄂督張之洞則謂湖北衛田軍戶仰贍。卽民人冒替。率非素封。均難責其呈價。僅有徵契稅而已。其稅價視民田。率洎三十一年。宜城屯口構衅。以衛田例不便也。之洞更籌簡易八法。大旨刪除原則。分年減稅。豁派累免雜課。但學堂捐與民田。同以備改屯爲民。如式者官予文證。嗣湘省亦仿此行焉。宣統元年。浙撫增韞更請。令承田者但刻期報明。統不納價。部議卽允占業。屯價不妨



量收。蓋屯衛嬗變時勢然也。清自開創。初撥壯丁於曠土屯田。又近邊屯處築城。設兵以衛農人。世祖始入關定墾荒與屯之令。凡州縣衛無主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如力不能墾官給牛具籽種。或量假屯資。次年納半三年全納。大學士范文程上屯田四事。一選舉得人。一收穫適宜。一轉運有方。一賞罰必信。上是之。令凡自首投誠者。授荒田爲永業。魏裔介亦請饑民轉徙得入籍占田。罪徒當遣者限年屯墾。已事釋還。其願留占業者。聽。定直省屯田官助牛種者。所收籽粒。三分取一。民自備者。當年十分取一。二年三年三分取一。初定勸懲例。限年之法甚嚴。康熙初慮官吏虛報。攤派停限年令尋。御史徐旭林論墾荒三弊。言甚切至。然限年卒不可行。旋令士民墾地二十頃。試其文理優者。以縣丞用。百頃以知縣用。凡新墾地。初定三年起科。嗣又寬至六年後。尋令通計十年。既仍用六年例。亦有循三年舊制者。雍正初元。諭升科之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著爲例。當順康間。直省大吏。以開拓爲功。其報墾田總額。多者如河南至萬九千三百六十一頃。少者如山東百二十頃有奇。世宗末年以數多不實。嚴誠審覈。其有浮飾論如律。定議叙法。凡官吏召佃資墾者。按戶數多寡。軍民自措工本者。按畝數多寡行之。乾隆時令官山官地。無論土著流人。以呈報之。先後予墾民地。由業主先報。或實力紉。他人始得承之。凡屯戶加墾者俱令改屯升科。又令已墾之地。宜慎防護。凡官民地於水道。蓄洩相關。毋擅行墾。儻帖已業私墾塘堰陂澤爲田。立予懲艾。今考歷朝屯墾之政。首直省屯田。次新疆屯田。次東三省開墾。次蒙古開墾及青海熱河等處。墾務悉且於篇。當順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歲。而河南北荒地九萬



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羅繡錦言。俾兵課墾。二年。順天行計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種官資之。又直隸山東江北山西凡駐滿兵。給無主地令種。四年。給事中梁維棟請。開秦豫及廬鳳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編甲。給照墾荒爲業。毋豫徵私派。六年後按熟地征糧。十年。定四川荒地聽民開墾陝荒。則酌調步兵官給牛糧。康熙六年。定江浙等省。分駐投誠官兵。屯田人給荒田五十畝。得支餉本。其眷屬衆者。畝數量口遞加。福建無荒則分駐有屯諸省。七年。御史蕭震疏言。國家歲費兵餉居其八。而綠旗兵餉又居其八。誠屯田黔蜀。以駐郡縣之兵。耕郡縣之地則費省。而荒漸闢。下部議行。時直隸陝西粵閩先後定墾荒例。而四川更立特例。官吏准立功論。於是湘鄂閩魯晉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種。限年墾齊。雍正四年。甘肅寧夏之插漢托輝地。平行可墾田六十萬餘畝。招戶認領戶授百畝。五年。粵督阿克敦陳。近年粵東墾弊四。一豪強佔奪。一胥吏婪索。一資本不充。一土瘠。懼爲課累。勸導法五。定疆界。杜苛取。貸籽種。輕科額。廣招徠。其後惠潮貧民墾肇慶屬地。高廉雷屬山荒墾塲。皆給資招墾。並免升科。嗣瓊州亦如之。又擴滇黔墾。計烏蒙兵民並承戶。勿逾二頃。其各省入蜀民人戶。給水田畝三十。旱田畝五十。甘肅安西久行兵墾。移眷駐防。以與涼肅二鎮屯兵。多貧墾費悉出官貸乾。令邊省內地零星可墾者。聽民夷墾種。及山西新墾瘠地。自十畝以下。陝西畸零在五畝以下。俱免升科。凡隙地及水衝沙雜與田不及畝者。及邊省山麓河壩曠土。均永遠免科。浙江新漲沙塗民竈。皆承領百畝爲號。十號爲甲。十甲老農導耕。後值漲地。人咸利之。嗣有侵墾西湖之禁。五十九年。巡撫吉慶言。沿海沙地灘



漲靡常。約十三萬三千餘畝。悉令入官。交原佃耕作納租。永著爲例。凡各省州縣。每歲新墾荒地。以及蕩地湖游。督撫隨時疏報升科。蓋雍乾以來。各省軍屯民墾稱極盛焉。福建各番鹿場曠土。例許租與民耕。然臺灣自歷任鎮臣。創莊招佃。往往侵據民番地。乾隆時諭禁武弁墾荒。旋禁土民私購番田。五十三年。福康安請撥餘地畀番民自種。遴壯健作屯丁。內山未墾及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每甲準民田十一畝。零共屯丁四千。分地任耕。免賦而不給餉。從之。嘉慶中噶瑪蘭開闢田園七千五十甲有奇。道光初定番社未墾荒埔。分給民人徵租。粵西設土兵狼兵。均給軍田。粵東有狼田獠田。仍按田充兵。其田均禁民典。臺灣番地亦然。顧雲南永北大姚等處。漢典夷地積隙數十年。道光建元措理稍定。十三年。四川復有漢耕夷地之費。乃析界址。令漢夷不得互占。又用滇督阮元議。禁流民私佃苗田。並近苗客戶典售苗產。十六年。以開化廣南普洱地多曠閒。流民覆棚啓種。因議論入戶甲。御史陶士霖論其病農藏奸。禁之。先是江蘇漲灘冒墾日甚。迨道光八年始定歸公。而官產民業糾互繳繞。於是江督陶澍建言。聽民承售。部議江河不以墾殖爲利則。沙洲不得以占鬻徇民。仍一律入官處置。尋耆英謂。民間價購興築。一旦奪還。跡類爭利。請寬其既往而闕其將來。從之。二十三年。祁墳言。修復虎門等礮臺須屯田防護。明年程喬采募丁二千試行。上曰以本地之民種本地之田守。要隘卽擇身家。允爲長算。同治初元。以軍儲亟檄鳳穎等屬戍兵。墾鄰近廢田。以漸推行諸郡。山東遭教匪之亂。鄒滕諸縣田里爲墟。三年。決用移民策。而東昌臨清兗曹各屬逆產及絕戶地盡沒入官。五年。乃有辦理湖團之諭。湖團者曹濟客民。種



蘇齊界銅沛湖地。聚族立團。既而土著歸鄉。控閱無已。然客墾由官招集不乏。官荒所占土地不甚廣。且訟者非實田戶也。於是曾國藩研燭其情。爲之驅逐莠戶。留其良團。各安所業。陝西叛絕荒產。前一歲諭令籌設屯田。巡撫劉蓉言。軍事方殷。不如招墾便。部從其議乃定募墾新章四。曰正經界立制限。緩錢糧。定租穀。廣東沿海沙地。定例水涸報勘。承墾者人勿過一頃。三年成熟。照水田起科。至後摺紳墾斷侵漁。因命查文禁止。當是時值東南兵火之餘。農久失業。光祿少卿鄭錫瀛言。國家歲入金約四千數百萬。餉糈支耗半之。宜廣屯田養兵以節費。尋御史汪朝榮稱。各省新復土疆。宜急墾闢。徐景軾亦以修農利安流徒爲言。由是曾國藩於皖。楊昌濬於浙。皆分別土客。部署開荒。而馬新貽於蘇。劉典於陝。亦汲汲督勸。曾璧光黎培敬前後於黔。興屯田之政。八月用蘇廷魁言。籌墾蘭儀以下乾河灘地。十一年。諭陝西延榆各屬地瘠民貧。宜亟墾闢。嚴州縣考成時。回衆初就撫也。先是御史黃錫彤請。設蘇皖屯營。選湘淮散勇墾沿江地。光緒二年。朱以增亦言。或謂屯政宜邊陲。不宜腹地。不知有荒可墾。何兵不可農。何地不可屯。但抽調數營。陸續興舉。將來化兵爲農。裨國非細。時津海防兵營墾有效故云然。曾國藩嘗言。必得千畝無主之田不與民田雜方。可資兵立屯。李鴻章亦謂兵民雜處不宜於內地。議遂寢。初貴州屯軍於古州八寨台。控丹江清江五廳。分設百二十堡。爲屯八千九百三十九戶。戶給上田六畝。中八畝。下十畝。附近山地不限。逮乾隆中禁止承佃屯軍私鬻。嘉慶初銅仁石峴苗地建礮卡置屯軍。每軍百名。設百戶一總旗二。每軍一名予水四畝。百戶六畝。總旗五畝。皆免租。洎同治初。更定黎平屯章。



及是羅應旒言。黔苗建屯。已久虛名鮮實。不如去兵之名。收農之實。時屯軍凡十衛。尋奏定分爲兩番。與守兵同操防。徵調各額屯設之。百戶總旗等。有不力者。立時革替。先是沈桂芬有疏陳安置旗人。聽往各省之議。御史黃元善亦稱。山西暨江蘇等省。開荒當仿雙城堡舊章。令旗民移墾。願以事體艱鉅未盡舉也。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籌墾內山番荒。伐木變價以資撫恤。十六年。湖南洞庭新漲淤洲。建南洲廳治入官佃租。共勘實民田十三萬餘畝。官田八萬九千二百餘畝。二十二年。桂撫史念祖言。粵西各屬官民荒田可墾。令官力爲倡酌簡屯兵。督令開熟任民領耕。量地厚薄定科。計各屬總墾荒田萬四千三百餘畝。時陝西清荒甚力。巡撫張汝梅言。陝地兵侵交乘。百姓流散。北山氣候。夏寒霜早。穡事無憑。又人工少而穀價廉。得不償失。匪惟客民去留無定。卽土民亦作輟靡常。欲求地不復荒。惟紆首墾期限。寬牧令責成則。民少逃亡。官不顧慮而公私兩益矣。二十五年。定新陽荒蕪額田約十萬畝。無主者作官田。招領分田地場三等。繳價名曰繫腳錢。有主限期報墾。逾限入官。從江督劉坤一請也。二十八年。陝撫升允言。西安馬廠各荒地。試開水旱田。行屯墾營哨。官賦地畝自六十以下屯勇。人十畝。每百畝貸官牛兩頭。籽種三石。官備農器。一年還牛二年全交。并擬令分年節餉。開屯之初歲全餉。二歲裁半。三歲盡裁。嗣後地爲水衝雹壞。穡入弗豐。因復上言。驅無餉之兵使自食。其力勢且壯志銷於吠畝。精銳蝕於農作。有屯而實無兵。有兵而實無用。轉非勦屯本意。不如不裁其餉。而悉以屯利歸公。再頒歲穫之二三行賞。此所謂兩利者也。江西義寧新昌之交有黃岡山。自明以還恒爲盜藪。二十九年。從巡撫柯逢時



請開地以益民。直隸安州白洋淀游地肥沃。是歲弛禁招民佃作。分四等收預租。三十一年。海洲贛榆間有雞心燕尾二灘。利墾收。又徐州微山湖淤灘地。均招民墾升科。三十二年。議定廣西墾荒丁壯既稀。資本又絀。乃仿外洋招商領墾。南寧則招商本立公司。募裁兵充墾丁。至宣統初。共放山荒十六萬六千五百餘畝。三十三年。江督端方上言。蘇屬兵後荒田不下二百餘畝。請令歷年報荒者。定爲板荒。餘新荒許各戶指報。豁糧俱由局招墾則。虛荒易查。又定墾章。區別官荒民荒。分三等輸價受荒。無間土客皆得領種。三十四年。清丈安徽沿江洲地。計懷寧等州縣官荒。應繳價者共三十萬餘畝。廣東瓊崖從未開殖。至是集商本創公司。官行清丈。分官荒民荒。先正其經界。宣統三年。雲南清出荒地。五十六萬畝。安徽官民荒地。四萬一千餘頃。河南沙荒地。三萬三千餘頃。可墾者分三等。曰輕沙。曰平沙。曰重沙。各州縣試行招墾多則四百數十頃。少亦二三十頃。浙江仁和等屬墾熟甲地山隴。百八十餘頃。各府紳商領墾荒地。萬五千餘畝。甘肅自光緒季年。設局墾荒達二十餘萬畝。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爾地駐兵。因於蘇勒圖喀喇烏蘇諸處設屯種。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監視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爾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爾等。咸議立屯。命傅爾丹蘇爾德梁世勳。分職其事。吐魯番亦駐屯兵。雍正二年。命喀爾喀駐兵。墾鄂爾昆田。乾隆初定一兵墾二十五畝。凡兵二千五百種地三之駐守二之。時回部如闢展各要衝。多設屯厚兵力。逮準噶爾平叛圖。益廓邊防。與屯政相維。七年。川陝總督尹繼善請。以蔡把什湖地租與回民。假賞耕種。事得允行。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爾喀東陲多間壤。悉遣滿漢蒙兵數千開屯。視蒙



古授田例。又設額爾齊斯屯田。巴里坤亦置屯。遣甘肅肅屯地兵五百往種。秋收後入城。三年更迭塔勒納沁開田三千餘畝。二十三年。用雅爾哈善永貴等言。於開展魯克察克。吐魯番。烏魯木齊托克遜哈喇沙爾規度官墾。是時饋餼猶承誠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其願挾家者。俾安業如內地村莊。初人種十五畝。令益五畝。置新舊屯兵萬七千。出帑三百萬。備籽種諸用。而特納格昌吉羅克倫。均益兵廣屯。大率烏魯木齊增墊以來。歲穫悉供伊犁餉需。伊犁墾成。又資接續更移喀什噶爾等。回衆二千五百戶屯阿克蘇。其事則黃廷桂楊應琚兆惠等主之定章。百兵一屯地畝人二十。分小麥十一。穀七。青稞豌豆各一。然吐魯番開展魯克察克兵屯外。皆兼回屯。而庫車東哈喇沙爾西。或分布多倫回人漑種。二十五年。伊犁屯議起。於河南之海努克立回屯。察罕烏蘇立兵屯。翌年又於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烏什等城增回屯。減兵時額戎事方息。惟阨塞留兵。餘齊赴伊犁屯殖。穫粟贏裕。卽益屯兵。兵不供屯則招集流人。分土任業。巴里坤饒賸壤穆壘土沃泉滋。俱募人大開阡陌。蓋舒赫德阿桂明瑞等所建爲多。三十七年。陝督文綬以新疆餘地宜推廣募墾。條列五事以聞。四十一年。令葉爾羌成丁餘回。特畀耕地編戶。凡千五百戶爲一所。三千戶爲一衛。初烏魯木齊屯地。共綠旗兵三千。二千操練。一千屯耕。番休三歲後令移眷。官予資裝。及地日廓而兵不贍。率遷甘肅貧民。不靳煩費。赤貧全給。小康半之。歲穫自願挈家則不給。四十五年。定眷兵分編戶籍。其牛籽農具屋價口糧。皆官措貸約升科。時分三年繳納。凡承種新疆熟地。本年升科。新墾三年後升科。而商民承墾新地戶三十畝。六年升科。蓋自此楚呼楚穆壘。瑪納斯庫爾。哈喇



烏蘇。屯務駸駸日近矣。新疆軍屯分數人穫細糧。十五石至十八石。官議叙兵丁賞一月鹽菜銀。二十五石倍之。十二石以上功過半不及。官議。處兵重責留屯。次年收足予復。烏魯木齊但穫糧十一石以上卽叙賞。塔勒納沁尤磽瘠。賞罰遞降殺之。無鹽菜。則給口糧。其阿奇木伯克等。則賞緞匹。願伊犁額多苦累福康安嘗以爲言。最後將軍長庚請仿烏魯木齊例行。然部議仍未及減也。向例遣犯得留種新地哈密各屬截留伊烏遣犯。墾耕年滿乃各致其所罪。重勿留。又以不敷農作僅限斷洋盜而已。後令情輕者。改防爲眷用羈縻之遣犯。穫額兵丁其叙賞諸事。從原例。嘉慶十三年。撥塔爾巴哈台兵。赴伊犁殖田。以農隙簡練。置武員領之。而伊犁原定屯兵三千。每歲耕種於中。抽調如干。藉習戎備。其數歲有增減。各視其時已耕三年一更迭。之十八屯。番休輪種以息地力。尋定自二十年始。每年加種兩屯云。初伊犁多可耕田。令惠遠惠寧兩滿城。派間散旗人。分地試種借給牛具。成效照然。九年。松筠因言。照錫伯營屯種例。分界旗兵地畝。各使自耕永爲世產。以有防操。務祇令轉交間散代耕。二十五年。令滿營兼種雜糧。先後分田四萬四千餘畝。授八旗閑散自耕。但不得違禁佃租私相典賣。道光初旣勘定。張格爾令回兵試墾大河。拐增額則募貧回。於是烏什阿克蘇和闐。每散布回戶行墾。烏魯木齊屬阜康奇臺。暨吐魯番。均募民戶。伊犁惠遠。城迤東亦選土著。阿勒卜荒斯俱撥回戶。設五莊。莊百戶。戶得地畝二百。喀拉沙爾則裁屯安戶。庫車荒地亦予無業。回人葉爾羌屬巴爾楚喀多曠土。則廣招眷民其霍爾罕新田。散與回戶。喀什噶爾初開地分處河東西。東界回人。西招民戶。或專屬或兼募。冀相安而已。凡民人赴回疆領地。



皆官給印券。自齋以行。其徵糧多至畝二斗四升。次小麥八升。次六升五合。最少三升。大率視壤肥瘠爲斷。阿卜勒斯入三色糧十六石。滿營馬兵練餉。於茲取贍。自嘉道以來數十年中。伊犁屯墾後先其事者。松筠那彥成布彥泰等。而林則徐遣戍。日履勘諸地。又興水利於伊拉里克。厥績尤偉焉。同治二年。都統平瑞上言。烏魯木齊間曠孳生。馬廠招商戶移墾。並請於伊犁各城。一律經畫分屯地畀屯兵。命次第興舉。三年。飭哈密推廣原屯。光緒三年。侍讀張佩綸請抽旗丁屯新疆。陝甘總督左宗棠謂。有所窒礙疑阻。凡六事議遂寢。是時南路。繹民富庶。荒曠尙稀。北路鎮迪各屬墾熟地不過十二三。賦納既虧。閩里窳敝。已而建置新疆省治。十三年。巡撫劉錦棠。更酌定新章。戶給地六十畝。官借籽糧二石。農具銀六兩。葺屋銀八兩。牛兩頭。二人卽當一戶。月給鹽菜口糧。立限初年還半。次年全繳訖。按畝起徵。第三年半徵。次年足全額。仍仿營田制。十戶一屯長。五十戶一屯正。每屯正五。設一管領專員。正長領地貸本。悉如戶民。總計安納土客千九十戶。以次推行。而南路各屬新墾地萬九千餘畝。分年起徵。均不領墾費。丈清南北兩路。各則荒熟地千一百四十八萬畝有奇。各城伯克向有養廉地。自改郡縣。裁伯克廉地。一律入官佃租。十七年。魏光燾分劃伊犁各地歸旗屯民屯。各六萬餘畝。使各自力耕。其後土客生息蕃庶。歲屢有秋。關內漢回。挾眷承墾。絡繹相屬。宣統三年。巡撫袁大化言。新疆夙號農牧國。今日貧瘠。由地曠人疏。自迪化以西。精河以東。徧地官荒草湖葦灘。無慮千萬頃。而南疆東路蕭曠。亦同擬集華僑立公司。速效非易。今令在新各員有獨力。或合資開荒。灼著明效者。分別奏獎以示鼓勵。事得



允行。金川在乾隆四十年。以武功底定。初從定西將軍阿桂言。於西川之攢拉就近屯田。其美諾底木達等處。令駐兵受地習耕。別斯滿以次改土爲屯。各置屯弁處理。又帛噶爾角堯諸降番。悉視屯兵例。概畀以牛具籽糧。其番戶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十。初墾免賦三年。後輸糧旋令駐兵挈眷前赴。而丁口日增。又撥地戶三十畝。俾加墾自給。地利寔闢矣。於是四川之懋功五屯。安置降番。亦戶給地畝三十。選精壯千人。半爲屯練給餉。半爲餘丁無餉。厥後釐出荒壤。亦分等加資塘裏。沃區亦不乏。光緒三十三年。川督趙爾豐疏。籌墾計招內地農戶。而官資遣之焉。關外土曠人稀。蒙古地尤廣袤利於屯墾。清初分旗有定界。繼因邊內壤瘠糧虧。拓邊移墾。天聰中令各牛錄就各屯近地擇種所宜。以沈佩瑞言。於廣寧東西閭陽驛。選壯農充步卒屯田。分八固山蓋牛錄爲二等。備牛種農具。令材敏者率屯兵往耕。崇德五年。官兵於義州築城開屯。康熙二十五年。以錦州鳳凰城等八處荒地。分給旗民營墾。又遣徒人屯種盛京間壤。二十八年。定奉天等處旗民。各守田界。不得互相侵越。乾隆五年。侍郎梁詩正。請置八旗間散屯邊。以廣生計。命阿里克往奉天。相度地宜。於時吉林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三姓。琿春及長春俱事墾殖。貧無力者發官帑相貸。四十年。流入儉墾岫巖牧地畝。遂定例使入官納租。四十二年。以大凌河西北杏山松山地豐美。徙閒散宗室。資地三頃。半官墾半自墾。築屋編屯助其籽具。五十五年。令奉天自英額至雙陽邊止。丈荒分界城旗之無田者。除留圍場。葭山餘均量肥瘠配給。禁流民出口私墾。而積久仍予編戶。嘉慶十六年。令各關隘詰禁之。初以八旗口衆。撥拉林地俾開田墾種。十七年。賽冲阿言。拉林



近地開荒可墾者。二萬五千餘晌。而三道卡薩里諸處。地多未墾。請移駐旗人。尋富俊請揀屯丁千人。撥荒三十晌。給銀二十五兩。籽糧二石。墾二十晌。留十晌試種。三年後第四年起。交糧俟移駐京旗。分給以熟十五晌。荒五晌。餘荒熟各五晌。即與原種屯丁爲業。而免兵糧已。富俊建議。更於拉林之西北雙城堡。開屯移駐京旗閒散。爲地九萬數千晌。移戶三千。年移二百戶。依戶劃地。一切費悉領於官。區中左右三屯。屯墾井二。選丁給地。例同拉林京旗領地。五年後徵糧二十石。每大屯容四十屯。每旗五屯。置總副屯達。各八人。每屯屯丁京旗各三十戶。二三人以上。即準戶論。三屯各建義塾課幼丁。道光五年移駐戶七十七墾。熟地三萬三千一百餘晌。蓋富俊松筠始終其事。故其效甚著。自後當事寢懈。又其他早霜氣寒。願徙者少。於是博啓圖改移駐戶爲千。因以所餘地戶。益十五晌。閒散不任耕。得買僕或賃庸以助。英和嘗上言。宜推廣成功。而緒卒不竟。伯都訥空曠圍場二十餘萬晌。荒久壤腴。視雙城堡事半功倍。富俊請令分屯畫界。略仿前規。命其地曰新成。綴列戶號。前後凡百二十屯章。凡六七上廷議。旋以雙城堡事。未遑他及且用弗充。事竟已。二十八年。令鳳凰城邊私墾地已熟及中墾者。招佃徵租無幾。旗民報墾。至二十四萬畝。咸豐四年。開吉林五常堡荒田。先是齊齊哈爾設官屯。令罪徒及旗奴承種。尋以游惰遣退。選壯丁補之。嗣御史英焯謂。呼蘭蒙古爾山荒宜墾。尋以葭珠禁域。兼防邊務。竟不行。同治時廣寧南之盤蛇驛。擬放地百萬畝民領及半。厥後水患頻。仍迄光緒末。開放始竣。是時全場流民失業。用富明阿言以藏沙諸河暨樺皮甸子諸處官荒。畀墾免交押價。而法庫門暨江。往往有游民偷墾。



迨都興阿履查覈江西岸。密邇朝鮮。安置匪易。惟嚴禁越渡。以謹其防。有沿江陰墾騷擾沿邊者。立予拘罰。九年。乃就贛陽門至鳳凰門。邊荒九十一所。分勘展界。綏奠窮黎。而私墾充塞邊境如故。光緒七年。吳大澂上言。寧古塔之三口口。壤沃宜耕。可募齊魯愿農。編屯一營以實邊塞。十四年。將軍希元始設局立制。以邊瘠收薄。限十年後升科。尋設五社墾地萬三千四百晌有奇。二十二年。延茂覆陳吉林開墾。始誤於旗民之不和。繼誤於委員之自利開局十六年。得不償失。部議因定分別裁留。於是方正泡蘆梨場二道。漂河頭二道。江蛟蜿蜒河大沙吉洞等河。亟亟以拓地殖民爲務。初吉林放有攬頭包領。雖荒曠綿袤。輒刻期集事。而弊溢於利。至是始懲革焉。又腹地加荒附著。各屯多寡不等。皆甚饒沃。領者嚮至則探籌決之。先是十二年。黑龍江將軍恭鏗請。開呼蘭屬通肯荒地。疏陳十利。已而決議實行。至二十四年。營通肯克音荒務。畫屯安井。招民代佃。民納課糧。旗供正賦官爲之契。不奪佃益租。二十五年。墾布特哈之納謨爾河間。荒約四十萬晌。旗民領佃入費免租。從恩澤請也。越八年訥河以南放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餘晌。二十八年。吉林設局清賦。兼放零荒。各屬旗戶原無糧額各地。查報科徵。顧其時經界旣淆。包套詭寄。勢如亂絲。旋日俄變生事益棘手。將軍達桂巡撫陳昭常先後清覈。至宣統初元都吉林大租原地。爲晌百一十八萬三千一百有奇。浮多二十八萬四千八百餘晌。其明年通吉省民田旗地。及夾段零荒。勘放訖事。又清出七十九萬三千三百餘晌。浮多地者。如地形方及東西長。均以西爲浮多。南北長則以北西。北有廬墓則以東南。或一地兼二則。次則卽浮多也。奉天大圍場分東西流二圍。自國初撥留



是荒。有鮮圍十五。以捕鮮大圍九十。以講武日久防弛。流人私墾歷年。光緒初將軍岐元奏。以二十圍增海龍治。就地升科至三十年。海龍兩翼升科者。已達百二十九萬八百餘畝。餘八十五圍。西四十五圍。於二十二年議墾。至三十年放訖。共正零山荒。樹川草甸三百二萬二千餘畝。其荒價畝納銀一兩二錢。山場熟地六錢。生三錢。城鎮基地畝二十兩。其久年私墾土地則。倍納二錢四錢。中下差減。原戶領回不願則撤放東四十圍。以安置金州遷戶。開禁撥荒迄三十一年。共放百十二萬七千二百餘畝。城地上者畝二十五兩。中二十兩。下十五兩。荒地畝收正課二分耗十分。其始兩流圍荒地聽民擇。所餘夾荒往往侵墾。吏緣爲姦。自廷杰重勘。一清積弊。東流圍卽東平全境。隱併殆過西流。訟閱滋繁。三十二年。覆丈兩流。山荒俱十畝作七畝。至浮多地已先納價。未及折合則限八年升科。以平劑之。大率熟地當年起科。荒地四年爲限。時日俄構兵。奉省稅滯帑虛。復查東邊海龍各屬。私墾餘荒。收價集資。藉維新政。又丈放錦州屬海退河淤。及各滋生地畝共三十二處云。黑龍江地當光緒十八年。於綏化之北團林子設屯田。旗戶千二百。巴蘭蘇蘇之山林設戶六百有餘。計戶授田。戶四十五响。中以十五响歸屯丁。永業三十响起科。拳匪亂作。流徙頻年。續於鐵山包招戶。又招撫瓊瑯。各屯久乃稍還其舊。然是時江省以東民戶日蕃。污萊攘剔。十纔二三。富豪包攬居奇零戶。無力分領放荒速而收價遲。領地多而開地少。三十三年。乃議變通。令間退兵願農者。分年給墾。寓殖於屯。宣統元年。又令廣東。招徠定獎。章杜包承賞。經費戶仍領地十五响。响收公費四錢。大都荒價量地爲等差。木蘭綏化响收銀七錢。通肯二兩一錢。呼蘭墨



爾根押租則一兩四錢。贏朒不齊。均加徵一五。經費其大較也。時又酌留嫩江迤西未放各荒。爲無地官兵生業。撥兵助屯之策。始自哈拉火燒試行。而地鮮上腴。兵情不耐耕畝。厯穫斗糧。甚且無顆粒。收入。口食仍仰給於官。因復議緩二年。仍改招民佃。初奉省厲行清賦。凡浮多地。限令民戶首實納價起科。歷三歲餘僅得荒熟地八十餘萬畝。已而議局建用分年免價法。東督錫良上言。清賦重升科不重。收價其利久。暫縣殊。又東省爲八旗根本。旗民雜居皆土著。異於各省。駐防內外城旗。隨缺伍田。向有定額卽計口授田遺意。數百年來戶口增而地不給。口分體大難舉。墾種事便易行。今長白新設治。移殖最宜。如以實邊之策。資厚生之利。所謂兩益者也。夫必先去其待食於人之習。然後漸爲人自爲養之謀。給田則奮於力農。徙地則除其依賴。爲八旗計。無要於此。三年。奉天各屬大放民荒。共得十二萬畝。自順治時令各邊口內曠地。聽兵治田。不得往墾口外牧地。顧其地豐博宜農。雍正初遣京兵八百赴熱河之哈喇河。屯三處創墾。設總管各官。旋置張家口。同知十分其地。歲人耕逾分。予叙不及五分處罰。洎乾隆初熱河東西共畫旗地。約二萬頃。古北口至圍場。舊無民地。歷年民墾滋紛。乃令分撥旗戶。未幾高斌請還其舊從熱河。自改州縣後山場平原。講求開殖。悉向蒙古輸租沿襲已久。其圍場周千餘里。爲圍七十二。置總管一。駐防旗兵千。同治中用都統瑞麟言。展墾閒荒以濟兵食。令招富戶承領。禁占毗連民地。於紅椿外定界立卡倫。尋翼長費山等。以阻撓得罪。時全圍已放其半。領荒者漸侵正圍。於是諭河東西佃墾及偷墾地。一律封禁。斥遣私墾諸戶。其侵入山坡溝岔。及報領匿多爲少者重按之。其後庫克吉泰部署



茲事。將旗佃圍外隱地。撥補圍內民佃。俾得移徙安業以清圍界。然委員措置失宜。姦佃抗聚生費。經崇實再舉勘量。更定照冊。永禁已騰之正圍。瑞麟繼之。仍無要領。光緒初御史鄧慶麟臚列積弊。已而定議舉辦。京旗徙戶開屯。其後確勘熱河五川荒地。頃數都二千三百有奇。平川地僅及其半。旋即招墾以抑荒抵餉。季年都統錫良論開放圍荒十事。大要留圍座編號目。增荒價杜攬售事。皆允行。蒙古當康熙時。哈喇沁等旗地。以民種而利其息入。輒廉募之。致妨游牧。乾隆初亦令察哈爾蒙民易居。但雜處積年戶衆墾蕃。難歸徙而輕生費。議者數稱驅斥之便。至嘉慶初。土謝圖汗各旗。常有游民棲息。蒙人負民債不能償。而貧民復苦無歸。則爲之明界設限。不咎前失。儻將來私開一墾。增遷一人。坐所管盟長等罪。其租課官不之問。各札薩克自徵之時。郭爾羅斯熟地畝。二十六萬五千餘糧。畝四升爲定率。至十一年。墾者踵相屬。因仲關禁。並諭禁私與民授受。違者台吉連坐之。然流人私種成習莫能格也。初令歸化種地。人按編甲。例歲上其籍而口外綏遠等地。厯容子身。商販往來挈室者有禁。其後科爾沁屬達爾汗賓圖二王旗。卓哩克圖冰圖二旗。所招墾戶亦均編甲社。置鄉長焉。道光十二年。盛京將軍裕泰。上科爾沁墾章八事。凡寫地必以自名。毋過五頃。一地複寫者。後戶與前戶相均。村屯或典於民。追契折價。地主無力回贖。任民再種。限年抵還年滿第九自種。或租與原佃。不得復典及招人。民戶交地後得自踏開荒。白局承種。其蒙種熟地毋許租人。界外民開者亦毋許影射。咸如擬行土默特牧場。舊惟任意墾治。嗣分餘地界蒙人。口率一頃。而佃與民種者多至十七年。令人蒙押租。以其四佐官。用其租息。無業蒙



人四之。公家及本旗貝勒各三之。同治七年。徙喀喇沁。越墾諸戶。分歸各旗。光緒七年。創烏里雅蘇臺墾田。十頃六十畝爲一屯。凡爲屯七濬渠建居。牛籽諸費亦官爲補助。八年。選庫倫土著。於圖什車臣西部落。學試屯墾。從喜昌請也。當蒙古生息寢盛時。於地之不妨牧者墾之曰牧地。又有租地養贍地香火地。皆自種自租。九年。山西巡撫張之洞言。豐寧二廳歸綏五廳。自招墾蒙荒。而戶日蕃。所在餘荒。時亦畀無業佃民租種。其租所入。除例與蒙旗外。凡開地基本薪公歲耗彌補一切。皆取給其間。爲益匪細。二十一年。奉天將軍增祺請。丈放各蒙荒。副都統壽山亦以爲言。而國子司業黃思永請。墾內蒙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牧地盟長。有謂妨其生業者。未克實施。是時晉邊之豐鎮寧遠墾民。積數萬戶。而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陸續報墾。人爭趨之。察哈爾旗牧及草地。雖禁私開。然自咸豐中馬廠弛禁。至近歲越占紛紜。客戶旗丁訟不勝詰。二十四年。都統祥麟因言。欲蒙地無私墾。必嚴科罪。欲蒙員無私放。必懲奸商。二十八年。命侍郎貽穀督墾務。籌察哈爾事。陳擴充變通數端。大旨東清舊墾招新墾。蒙旗生計在耕不在牧。蒙古於地租或抵價。或私肥。一地數主。抑且數租。黠商乘間包攬。宜由各旗總管。詳管詳晰呈明。交地開放。悉汰從前地戶商總等名。設墾務公司。於兩翼各旗先後試辦。各盟旗順令卽獎。抗延卽罰。於是伊克昭盟郡王等旗及準葛爾。以次報地。杭錦烏審頗反覆。烏蘭察布亦懷疑已皆赴議。綏遠已墾未墾地畝。在乾隆初卽無確數。迄今八旗牧廠地。雜沙石中。墾者希民情觀望。乃建議。自將軍以下俱指認地畝。爲商民導旋以財用不足。創牛捐並推廣屯捐繼之。凡丈蒙地五尺爲弓。二百四十



弓爲畝。百畝爲頃。頃編爲號。察哈爾兩翼則。畝以三百六十弓編號以五頃。札薩克圖畝則二百八十八弓。十畝爲晌四十五晌爲方。凡蒙旗荒價半歸國家。半歸蒙旗。其歸蒙者。自王公台吉至于壯丁喇嘛。釐其等差。各有當得之數。凡地額設者爲排地。向免押租。生地畝收押租三錢三分。滋生地倍之。貽穀以恤蒙艱。故畝收押荒二錢外僅加一錢。局用取其六。木旗取其四。杭錦在後套近渠水地。押荒上地畝八錢。中七錢。下六錢。又言租數多則累民。少則累蒙。此旗與彼旗難強同。外蒙與內蒙不一例。因定烏審札薩克郡王三旗荒價。上則三錢。中二錢下一錢。鄂托克準噶爾兩旗地區四等。別立中下。一則鄂旗上則四錢。準旗上則六錢。中四錢。以下均差減。烏蘭盟四子王達爾罕茂明安及烏拉特後旗。皆旱地。悉如向章三十四年。文哲理訃貽穀敗壞邊局。查辦大臣鹿傳霖。論其辦墾有二誤四罪。因策善後四事。謂荒價及繩丈從寬則丈放易。欲多收地價則應先儘原佃承耕減歲租。而加渠租。以其租充渠費。渠增卽地增。地增卽租增。久之斥鹵皆腴壤矣。貽穀旣建繫。儉勤繼之。減杭錦荒價。上地頃九十兩。其次遞減以五。最下七十兩。分烏拉特地爲東西。中三公旱地。押荒分六等。上地頃百四十兩。次百。中七十。中次四十。下二十。下下十兩。先提公費三成。其餘半蒙半公胥如例。其歸蒙地租亦四等。渠地畝歲徵渠租四分五釐。科布多及烏蘭古木。試行屯釐肇自康熙末年。時參贊連魁陳辦科屬新政謂。烏蘭古木巴雅特。均科屬杜爾伯特牧地。宜廣營墾。科布多屬雖積沙漠。而札拾心旗明阿特左右翼各旗。及厄魯特旗各臨其所屬河泊沿河田陌可耕者。多興墾實邊。於是乎在廷議允行。若烏梁海屬布倫托海蒙地。自同治時開屯。



頒帑金十萬。嗣李雲霖以操切激兵變。墾事中停。至是修渠告成。以上渠屯兵併合下渠。從其便也。阿爾泰地高寒稀雨澤。僅成官屯四民屯一云。托薩圖克王公旗荒。每晌上等四兩四錢。中二兩四。下一兩四。均收一五。經費凡依次領地。熟地百晌須兼生荒二百晌。王旗至十一年放竣。都六十二萬五千餘晌。其明年續放旗界山。餘各荒設洮南屬縣二公旗。自招之戶曰紅戶。台吉壯丁等私招者黑戶。洮南沿荒段放齊。後河北荒段。至宣統元年。共丈十九萬四千餘晌。圖什葉圖蒙荒亦仿扎薦克公成案。熱河蒙荒喀喇沁東旗。已成良沃。救漢半礮确。巴林較富。都統廷杰建言八事。以漸興舉其蒙旗荒之隸奉屬者。約放八萬九千餘晌。而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東西扎魯三旗。可耕地共八千頃。上則頃收價七十兩。中五十。下三十。扎賚特蒙旗新舊放荒。綜六七萬晌。置大資廳。捆出本旗蒙屯四十七所。外旗五十九所。近地餘荒晌。收押租一兩四錢。時復文科爾沁公旗地。二十四萬一千四百餘晌。郭爾羅斯沿江地荒而實腴晌。加收公費三十兩。蒙地及學務各半之。及是開放無餘。翌年城甸餘荒亦畢放。長春本前旗蒙地。凡四十一萬九千餘晌。宣統二年復放新荒。以公費資辦府屬審判。拓荒務以裨新政。更定巴林荒價。上則頃七十兩。中五十。下三十。達爾汗王旗采。哈新甸荒地分三則。上則晌六兩。中四兩。下二兩二。共放實荒六萬二百餘晌。三年復放達爾罕洮遼站荒備。置驛通道焉。青海向爲蒙番牧藪。久禁漢回墾田。而壤沃宜耕者不少。曩年羹堯定議開屯。發北五省徒人能種地。往布隆吉爾興墾。最後慶恕主其事。以番族雜居。與純全蒙地殊異。極陳可慮者五端。嗣又勸導蒙番各族。交地以資拓殖。無論遠近漢民皆得領。惟杜絕回



族以遇亂萌。於是開局放荒。黃河以南出荒萬餘畝。迤北至五萬餘畝。又慮其反覆也。募實兵額。分留以鎮警之。番地僻山峻且寒。僅燕麥菜籽雖歲穰。畝收不過升四五。果務取輕。以次推行近地。始自光宣之際。議墾荒尤亟。以物力之不易。而大舉之無時。冀其地無棄利。人靡餘力。蓋猶有待焉。清丈蘆洲田畝。前允行之。九江濱江蘆地。原定下則起科。是後蘆州徵糧。普令以一分以下爲率。奉天廣寧一帶蕩田墾殖舊矣。嗣以將軍弘晌言。開鷓鷹二河蕩田三十八萬二千餘頃。令三年後升科。五年後丈量。而牛莊等處葦塘。近年河徙荒出。葦商大半匿墾。往往召爭。先後訂變通章程。迴別於故荒舊例。尋又丈放鳳凰岫巖安東。葦塘約十餘萬畝。按地編號。具魚鱗圖冊。事在光緒末年。江南葦營草地。向由大河衛子領墾納租。而江北則置樵兵備河務。左右兩營當海州阜寧間。共地八千五百餘頃。而續涸新漲不與焉。自河道改而樵兵虛設。宣統時部議裁汰。改爲放荒。任人入贖承業云。自光緒中葉御史曾忠彥疏請。振興農學。特立農工商部。尙其職司。數詔天下長吏。講求釐剔荒歲以爲振興之資。宣統初部上農林推廣二十二事。始於籌款辦荒。而坦區宜闢田。山隴畸零邊地宜林木。責所司各於其境。測驗氣候土性。表之圖之。荒價之免否。升科之緩急。分等釐剔而以考覆。官吏編報成績。以行其懲勸。復訂種樹行水獎掖專例。洎乎革命勢成。事之未畢舉者。正復不少也。曰營田水利。聖祖時墾天津荒地。萬畝爲水田。世宗於畿薊創營田。設營田水利府。命怡親王董其事。王與大學士朱軾。彙上事例四端。尋於天津等屬。分立營田四局。領以專官。因地勢溶流築圩建閘開渠。民人願耕者官給工本。募江浙老農。豫月餼教耕穫。翌年得



熟田百五十餘頃。至雍正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餘雖糜帑不貲而行之有驗。惜功未竟。後漸廢弛。獨磁州溝洫如故。歲常豐稔。高宗飭直督李衛修治水田。復遣大理卿汪澂總江南水利工務。南北並營。已而高斌言。桑乾河兩岸可開大渠。引水治稻田從之。嘉慶之季命方受疇經畫直省水利。兼戒魯晉豫。亦於其境各籌所施。顧猶有言直隸難舉水田者。百年以來李光地陸隴其朱軾等皆詳言。直隸水田利益。林則徐擬開近畿水田疏。尤切至。財絀議沮。迄未暢行。自後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屬。捐興水利得稻田四千二百餘畝。崇厚繼之。頻年勸墾鹽水沽亦頗效。其後周盛傳鎮天津。修水利成稻田六萬餘頃。土潤穰饒至今利之。同治時陝西西安同州等屬。設局釐荒產興營田。洎光緒中次第招墾至三萬四千餘畝。改局爲所。州縣領理之。時直屬營田半荒棄。三晉洊災。臺臣夏獻馨唐樹楠彭世昌劉瑞祺等先後疏言。水利。華燁亦陳八事。直督王文韶謂輕租價以恤民艱。疏溝渠以利水道則。樂墾者多。因是天津營田徵租至四萬九百餘畝。山東巡撫張汝梅亦請。疏河道濬溝渠。以興水利爲農政本源。陝甘總督升允則請於陝西募水利新軍左右兩旗。將來撥歸屯所。授地使耕。藉廣屯政。其後奉天以東西遼河大凌河諸川。無涓滴水利。亦奏定采內地引渠灌地諸法。先就小河枝水。鑿渠試辦焉。



# 清史稿食貨志

(二十一賦役·倉庫)

## 賦役

賦役一曰賦。則清初入關。首除明季加派三餉。時賦稅圖籍。多爲流寇所毀。順治三年。諭戶部稽覈錢糧原額。彙爲賦役全書。悉復明萬曆間之舊。計天下財賦惟江南浙江江西爲重。三省中猶以蘇松嘉湖諸府爲最。六年戶科右給事中董篤行請。頒行易知由單。八年。世祖親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察民間利病。蘇松巡按秦世楨條奏八事。曰田地令業主。自丈明注印冊。曰額定錢糧。俱填易知由單。設有增減另給小單。以免姦胥藉口。曰由單詳開總散數目。花戶姓名以便磨對。曰設立滾單以次追比。曰收糧聽里戶自納。簿櫃加鈐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後緩。勒限掣銷。曰民差查田。均派與排門冊對驗。曰備用銀兩。不得額外透支。徵解銀冊。布政司按季提取。年終報部。自後錢糧積弊。釐剔漸清。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徵次起運。存留起運。分別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其新墾地畝。招徠人丁。續入冊尾。每州縣發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學宮。賦稅冊籍有丈量冊。又稱魚鱗冊。詳載上中下田。則有黃冊歲記戶口登耗。與賦役全書相表裏。有赤歷令百姓自登納數。上之布政司。歲終磨對。有會計冊備載州縣正項。本折錢糧註明解部年月。復採用明萬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者。以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



徭里甲上貢雇募加銀之額。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至運輸給募。皆官爲支撥。而民不與焉。頒易知由單於各花戶。由單之式。每州縣開列上中下地。正雜木折錢糧。末綴總數。於開徵一月前頒之。文佐以截票印簿循環簿及糧冊奏銷冊。截票者列地丁錢糧實數。分爲十。限月完一分。完則截之鈐印於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執其半。卽所謂串票也。印簿者由布政司頒發。令州縣納戶親填入簿。季冬繳司報部。循環簿者照賦役全書款項。以緩急判其先後。按月循環徵收。糧冊者造各區納戶花名細數。與一甲總額相符。奏銷冊者合通省錢糧完欠支解存留之款。彙造清冊。歲終報部核銷。定制可謂周且悉矣。十五年。江西御史許之漸言。財賦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參罰去。而此蠹役盤踞如故。請飭撫按清查。甚者處以極刑。庶積弊可冀廓清。工科給事中史彪古請。嚴禁正供外加派。並將申飭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單。俾民共曉。帝以所奏皆切中時弊。下所司詳議以聞。聖祖卽位嚴申州縣官。隱匿地畝不納錢糧。捏報新墾之禁。更定州縣催徵議叙經徵。督催各官。處分其州縣官挪用正款。捏稱民欠及加派私徵者罪之。帝以由單款項繁多民不易曉。命將上中下等則地每畝應徵銀米實數列單內。由單報部。違限八月者。罪州縣衛所及轉報官。給事中姚文然上言。災荒蠲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後者。以本年應蠲錢糧。抵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自應載入由單。俾人沾實惠。但部題定額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頒發州縣。磨算編造。必在九十月間。而各省題報災傷。夏災以六月。秋災以九月。部中行查覆奏咨行。撫臣飭知地方官吏。輾轉需時。計已在頒發由單之後。其勢無由填入。應請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以杜其弊。下部議行。直省徵收錢糧



夏稅。於五六月。秋糧於九十月。其報部之數。責成各司。於奏銷時詳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賦稅之制。正雜款繁多。咨題違錯。駁令查覆。印官卽借部駁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賦錢糧本有定額。地方官吏遇有別項需用。輒令設法實與加派無二。至是下令嚴禁。罷州縣欠糧留任候代完全開復之制。七年。以夏稅秋糧定限稍遲恐誤協餉。仍復舊制州縣開徵後。隨收隨解。凡各省地丁錢糧。巡撫於歲終奏銷。詳列通省錢糧起運存留撥充兵餉辦買顏料及餘賸之數。造冊具報。其黃冊會計冊繁費無益悉罷之。十五年。嚴定官民隱田罪例。官吏查出隱田分別議叙。人民舉首隱地逾十頃者。卽以其地與之。十八年。令州縣。每歲將日收錢糧流水簿解司磨對。罷赤歷。自順治間訂正賦役全書。至是二十餘年。戶口土田視昔有加。按戶增徭因地加賦。條目紛繁易於淆混。二十四年。下令重修。止載起運存留漕項河工等。切要款目刪去絲秒以下尾數。名曰簡明賦役全書。二十六年。書成廷議。以舊書遵行已久。歷年增減地丁銀米。俱有奏銷冊籍可稽。新書遂罷頒行。是歲諭各省悉免刊刻由單。以杜派費擾民之弊。二十八年。令各省巡撫於每年奏銷時。盤查司庫錢糧。先是各州縣催徵用二聯串票。官民分執。不肖有司勾結姦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弊竇日滋。至是議行三聯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應比。一付民執照。其後更刊四聯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給花戶。一於完糧時。令花戶別投一櫃以銷欠。未幾仍復三聯串票之制。各省紳衿本有優免丁銀之例。而豪強土著。往往詭寄濫免。更有紳衿包攬錢糧耗羨。盡入私橐。官民交累。有詔詭寄地畝。悉退還業戶。三十年。以由單既停。令直省州縣衛所。照賦役全書科。則輸納數目勒石署門。



外。復諭民間。隱匿地畝限兩年內自首。尋又展限兩年。諭福建清丈沿海地畝。釐定疆界。湖南幅員遼闊。先飭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再事抽丈。隱漏者罪之。時徵收錢糧。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闔邑通里。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擡。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於是設滾單以杜其弊。其法於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一單。於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銀米若干。春秋應各完。若干分爲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一限既完三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完。不繳者嚴懲。民以爲便。浙江湖北山東諸省匠班銀。均歸入地丁徵收。四十五年。九江府丈出濱江蘆洲地畝。三千餘頃。均按下則起科。五十一年。四川巡撫年羹堯上言。四川錢糧原額百六十一萬兩有奇。現僅徵及十分之一。宜立勸懲法。五年內增及原額之四五者。准升不及二分。停升不及一分。降調無增者。褫其職。御史段曦上疏駁之。略言川省自經明季兵燹。地廣人稀。我朝勘定之後。雖疊次清查增報。僅及原額十分之一。近日撫臣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今欲五年內增及原額十之二。或十之四五。是增現糧三四倍也。賢能之吏必懼不及分數之參處。不肖者抑勒首報。滋擾無窮。請川省隱漏錢糧徹底清查。不必另立勸懲之法。從之。五十九年。諭嗣後各州縣錢糧隨徵隨解。若州縣批解後。而布政司抵充雜派扣批不撥。許州縣逕中督撫。次年又令各督撫將倉糧虧空。限三年補完。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爲寬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隱。勒限追補視爲故事。世宗在儲宮時。深悉其弊。卽位後諭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覈實造冊具奏。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覈估不實者治罪。並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



屬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藉端掩飾苛派民間。限滿不完。從重治罪。瀕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年。諭令隨時清查。墾者豁免。漲者升科。二年。以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請提解火耗歸公。分給官吏養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於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州縣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餘。行之既久。州縣重歛於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康熙季年。陝甘總督年羹堯請。酌留秦省火耗充各官用度。餘者捐出彌補虧空。聖祖不許。至是諾敏等復以爲言。詔從其請。諾敏又請限定分數。帝以酌定分數。則將來竟成定例。必致有增無減。今耗羨與正項同解州縣。皆知重耗無利於己。孰肯加徵。若將應得之數扣存。勢必額外取盈。浮於應得之數。於是定爲官給養廉之制。河南巡撫石文焯請將捐穀耗羨克公。帝曰耗羨存庫。所以備地方公用也。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豈可以耗羨牽入正項。致滋另取挪移諸弊乎。又諭戶部曰州縣虧空錢糧。有闔屬百姓代償者。名曰樂捐。實無異強派。應飭禁止。蘇松浮糧多於他省。詔蠲免蘇州額徵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永著爲例。江蘇巡撫張楷疏言。江蘇每年額賦。除蠲免浮糧外。應實徵銀三百五十萬有奇。歷年積欠八百八十一萬有奇。計已達千二百餘萬。竭小民一歲所獲。勢難完全現籌徵收之法。本年新糧責令全完舊欠。勻作十分。自明年始。年徵其一。十年而畢。每歲秦銷時。另册造報。嘉定一縣積欠至百四十餘萬。請勻作十五分分徵。上海崑山常熟華亭宜興吳江武進婁長洲九縣。皆積至四十萬。應勻作十二分分徵。以紓民力。帝深納之。各省中賦稅



繁重。蘇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爲最。五年。詔減十之一。共銀八萬餘兩。又命浙省南秋等米。每年額徵作十分。覈算別爲一本。題銷如完解不全。罪承督各官。各省錢糧完欠細數。官吏多不宣示。胥吏因緣爲奸。虧空拖欠。視爲故常。詔各督撫布政飭州縣官。每年將各鄉里完欠之數。呈送覆覈。張貼本里。俾民周知。如有中飽許人民執串票具控其分年帶徵之項。亦應將花戶每年應完之數詳列榜示。俾不得額外溢徵。七年。蠲浙江額賦十之三。共十萬兩。其江蘇逋賦。自壬子年始。侵蝕包攬之項。分十年帶徵。實在民欠之項。分二十年帶徵。本年完納之項若干。次年即依其數蠲免。額徵之糧如額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數蠲免。十一年。安徽巡撫徐本條陳徵糧事宜。一。州縣徵收糧櫃。請選用州縣封條。二。花戶完糧宜仍用三聯串票。三。小民零星錢糧一錢以下者。許其變通完納制錢許之。十年。二修賦役全書。凡額徵地丁錢糧商牙課稅。內應支官役俸工驛站料價。以及應解本折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分晰原額。新徵總散之數。務爲精覈。自後十年修輯一次。江南湖廣等省。蘆洲坵漲靡定。定制五年一清丈。不肖官吏恒藉以納賄舞弊。乾隆元年。下詔清查。又禁各省虛報開墾。大學士朱軾請禁民間田地丈量首報。御史蔣炳奏。州縣徵糧三弊。一。田畝科則不同。請每年照部頒定額覈明刊示。一。州縣拆封如有短平。即於袋面注明數目。今花戶自行補交。一。州縣設立官匠傾銷銀兩。勒索包完。侵漁重利。嗣後淮花戶隨處傾銷。官匠永行禁革。皆從之。諭改減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免蘇松浮糧額銀二十萬石。自山西提解火耗。後各直省次第舉行。其後又酌定分數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悉取諸此。



及帝卽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慮多取累民。臨軒試士。卽以此發問。復令廷臣及督撫各抒所見。大學士鄂爾泰刑部侍郎錢陳群湖廣總督孫家淦。皆言耗羨之制。行之已久。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已定之數與未定以前。相較尙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賦而實減徵也。且火耗歸公。一切陋習悉皆革除。上官無勒索之弊。州縣無科派之端。小民無重耗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諸久遠。御史趙青藜亦言。耗羨歸公。裒多益寡。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且旣存耗羨之名。自不得求多於正額之外。請無庸輕議變更。惟御史柴潮生以爲耗羨乃今日大弊。詔從鄂爾泰諸臣議。先是各省解京餉銀。有隨平陋規。雍正初曾有詔禁止。嗣因清查部庫虧空二百五十餘萬。怡親王議以京餉平餘彌補。每餉銀千兩。收平餘二十五兩。俱於耗羨內。動支起解。較從前陋規減省已多。尋以彌補足額。減收其半。至是停止解部。存儲司庫。以充本省賑濟荒災及裨益民生之舉。自明以來江南歲額錢糧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復有所謂雜辦者。款目甚多。彙入地丁分數。奏銷建編賦役全書。止載應解之款。未列雜辦原委至是乃安定章程。以杜浮收。其實在缺額有累官民者豁免之。禁州縣徵糧浮收零尾。十二年。大學士納親等議。江蘇錢糧拖欠。至二百餘萬。不免吏役侵蝕。酌定自首減免之條。復諭黃廷桂等釐剔江蘇催徵諸弊。各省積欠錢糧歲終奏報。然必待次歲五月奏銷。方能定完欠實數。諭嗣後各省每年完欠錢糧。隨奏銷時覈實具奏。毋庸循歲終奏聞之例。二十二年。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積欠漕項銀米地價耗羨。江蘇巡撫陳宏謀奏。江蘇錢糧積年未能歸款。由於州縣案卷任書承携。貯私室以致殘缺。無由查考。應嚴飭各州縣。將卷宗黏連蓋印。妥存署中。至江



省用款繁多。州縣不免借墊。嗣後仍令隨時詳請抵兌。逾四月不詳報。數達五百兩以上者參處。遲至一年。並府州題參。均如所議行。三十年。諭奏銷冊前列山地田蕩版荒新墾。次列三門九則。額徵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爲明晰。令嗣後刊刻賦役全書。以奏銷條款爲式。正將十年內新墾新墾者添注。其瑣碎不經名目概刪除之。戶部議定各省徵收錢糧及一切奏銷支放等事。凡銀悉以釐爲斷。不及釐者折衷。歸減米糧以勺爲斷。奇零在五秒以上者作爲一勺。不及五秒者刪除搭放。俸餉制錢以一文爲止。而冊內有絲毫忽徵虛數一併刪除。至各州縣衛所。應徵銀兩。統令於由總單數下將奇零歸減。其單內前列細數。仍存其舊期。與賦役全書魚鱗冊數相符。三十三年。諭直省勘由。令民戶首報一體輸納。三十六年。以比歲蠲免天下錢糧。民力饒裕。令各督撫值輪免之。年將緩帶款項。務催徵完納。毋致次年有新舊同徵之累。四十七年。御史鄭澂請令督撫清查倉庫。如有虧缺。本員治罪償補。督撫從重議處。並加倍分賠。仍令各州縣將倉庫實貯之數。三月彙報督撫。隨時督撫山東州縣恒多虧挪倉庫之弊。並有本無虧短。於離任時假捏虧數。私立欠約移交後任。以爲肥橐之計者。請飭下各督撫查有前任虧缺。後任有欠約可憑者。除責成後任彌補外。仍令前任照數追繳入官。以杜短交濫接之弊。帝嘉納之。嘉慶初復令各督撫。於地方官交代。如限內未能交清。應將該員截留。俟款項交清。方准赴任回藉。並禁止私立議單。自是以後禁網益密矣。御史彭希洛奏。各省錢糧多有浮收之弊。諭嗣後各督撫務於開徵前。按時價覈實換銀上庫之數。榜示通衢。納銀折錢聽民自便。時各省地方官吏。於應徵錢糧往往挪移新舊。以徵作欠。自三四年以來



積欠至兩千餘萬。有詔將各省歷年積欠。在民在官一體清查。或留貯或撥解。違者罪之。戶部奏近五年。各省耗羨盈餘內借款。請責成督撫查明。補歸原款。並將動支耗羨之款。酌量刪減。其各項存貯閒款並詳列以聞。直隸清查各屬。歷年虧短數達巨萬。安徽倉庫虧缺各項銀百八十餘萬。帝諭新虧各員自本年始限四年完繳。舊虧未完者。每年酌扣司道府州縣養廉九五成。存庫歸款。部奏直隸等十五省。除緩徵帶徵。其未完地丁。餘尚有八百七十餘萬。而十二年分又續增未完地丁銀二百九十餘萬。帝以上官於經徵之員。參限將滿卽設法調署。俾接署者另行起限。州縣藉是規避。令嗣後州縣調署須先查任內果無應徵未完錢糧。咨部覈明。毋得於參限屆滿時違例調署。給事中趙佩湘奏。各省虧空屋輾轉清查。多致懸宕。請嚴行飭禁。先是直隸因州縣虧欠倉庫。密令大吏清查。分別追賠。其後各省援例。請立局清查。擲新掩舊。弊竇潛滋。甚有借名彌補暗肆剝削者。故佩湘以爲言。帝諭直隸三次清查。案內未完各款分期勒令歸補。逾限不完者。卽責成所管上司攤賠。自後永罷清查。有瀆請者罪之。十七年。戶部綜計各省積欠錢糧及耗羨雜稅之數。安徽山東各四百餘萬。江寧江蘇各二百餘萬。福建直隸廣東浙江江西甘肅河南陝西湖南湖北積欠百餘萬。數十萬。數萬不等。帝以大吏督徵不力。切責之。並令戶部於歲終。將各省原欠已完未完各數詳列以聞。各省逋賦以江蘇爲最多。巡撫朱理奏酌定追捕之制。分年補完。杜絕新虧。然屬員掩飾施延如故。直隸自二年至十八年。積欠銀三百四十餘萬米糧等項十四萬米糧等項十四萬餘石。總督那彥成疏請酌予蠲免。詔嚴行申飭。山東州縣虧欠新舊六百餘萬兩。一縣有虧至六萬餘兩。乃嚴定科條虧缺萬兩者



斬。監候二萬以上者斬決。所虧之數勒限監追。限內全完貸死。仍永不叙用。逾限不完斬無赦。御史葉中萬請清釐藩庫借款。胡承珙請整頓直隸虧空諸弊。時各省藩庫因州縣有急需。往往濫行借款。日久未歸。展轉挪抵。弊混叢生。而灘捐津貼。名目日增。州縣派累繁多。辦事竭蹶。虧欠正項。勢所必然。雖嚴刑峻法不能禁也。當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務充阜。部庫帑項。積至七千餘萬。嘉慶中川楚用兵。黃河泛濫。大役頻興。費用不貲。而逋賦日增。月積。倉庫所儲亦漸耗矣。道光二年。御史羅宸條陳。直省解徵錢糧。請仿鹽引茶引法。防官侵吏蝕。帝以紛擾不許。革州縣糧總庫總。從御史余文銓請也。乾隆初州縣徵收錢糧。尙少浮收之弊。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就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議八折徵收。以爲限制浮收之計。大學士湯金釗疏駁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議行之。常鎮江淮揚徐等府。或可嘗試。蘇松糧重之地窒礙孔多。議遂寢。時東南財賦之區。半遭蹂躪。未被兵州縣又苦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騰。聚衆戕官之事屢起。州縣率以抗糧爲詞。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蘇蘇松等屬。每遇蠲緩書吏等。輒向業戶索錢。名曰賣荒納錢者。雖豐收仍得緩徵不納者。縱荒歉不獲查辦。詔並禁之。湖北漕務積弊已久。巡撫胡林翼疏請。折漕革除規費。民間減錢百四十餘萬千文。國帑增銀四十餘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詔褒美之。軍興以後。四川等省辦理借徵。以充兵餉。裕瑞奏請。勸諭紳民。按糧津貼罷借徵。英桂奏。交納錢糧半銀半錢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銀。每錢三千作銀一兩。耗銀無出。請於應入撥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撥之耗羨。仍徵實銀。



部臣以辦法兩歧。請依原章正雜錢糧一體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實銀。而以賤值之票。交納藩庫。帝令嚴禁。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錢糧。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國初以來承平日久。海內殷富爲曠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然猶勉強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後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爲年例。部臣職在守法。自宜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不得不爲暗減之術。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豁免。或攤賠同歸無着。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蘇屬全漕百六十萬。厥後漸積漸減。損。道光辛卯以後十年。運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辛丑以後十年。除墊欠得正額之五六。咸豐辛亥十年除墊欠。僅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臣親歷新復。州縣市鎮邱墟。人煙寥落。已復如此。未復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征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細核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籲請准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准。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覈計。著爲定額。卽以此後開徵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



再有墊完民欠名目。嗣後非水旱亦不准捏災。俾去無益之空藉。求有着之實徵。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爲清釐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爲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部議覆奏。准蘇松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大抵蘇松太一畝之稅最重者幾至二斗。輕者猶一斗。列朝屢議覈減覆率爲部議所格。雍正間從怡親王請。免蘇松兩府額徵銀。乾隆間又減江蘇省浮糧。皆減銀而不及米。至是詔下百姓莫不稱慶。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諭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有徵解。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甯波屬一廳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貽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從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漕南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並確查賦則按輕重量爲覈減。所有浮收陋規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國藩請將松等屬地丁漕項一體酌減。不許。自乾嘉以來。州縣徵收錢糧多私行。折價一石有折錢。至二十千者。咸豐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糧每石不得過六千錢。其後山東亦定每石收錢六千。江蘇定每石年內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錢三千四百。河南每石折銀三兩。安徽二兩二錢。漕糧浮收。其來已久。河運海運皆有津貼。嘉興一郡徵漕一石有津貼。至七。錢以上者。又徵收漕糧例有漕餘。其數多寡不一。大抵視缺分肥



瘠爲準。歷來本折並收。而折色浮收。較本色更重。自正額減折價定。遂漸少浮收之弊。直隸奉天多無糧之地。名曰黑地。或旗產日久迷失。或山隅海澱新墾之田。咸豐季年寶璽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餘頃。試辦升科。詔直隸總督。盛京將軍。順天奉天各府尹一體辦理。同治初令黑地業戶。各赴所管官署呈報升科。許永遠爲業。御史陳寯奏。直隸奉天除昌平外。呈報升科者寥寥。蓋由地方官吏徵收入已。延不具報。甚有將報地人抑勒刑逼諸弊。帝遣大臣分查。大學士倭仁疏陳。黑地升科州縣畏難苟安。請申明賞罰。尋定州縣查出隱地逾二十頃。優叙升科地多者獎之。有徇隱匿墾。吏胥詐賦以溺職論。其無賴假稱委員。恐嚇得贓。照例嚴懲。德宗卽位之初。復新疆籌海防。國用日增。戶部條陳整頓錢糧之策。略云溯自髮逆之平垂二十年。正雜錢糧期可漸復原額。乃考覈正雜賦稅額。徵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實徵僅百四十五萬兩。賦稅虧額如此。財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爲貪官墨吏所侵蝕。約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報荒不實。二曰報災不確。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徵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覈計近年賦額短徵。以安徽及江蘇之江寧爲最。蘇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虧一二分不等。請飭各督撫藩司認真釐剔以裕度支。詔從其請。然終清之世諸弊卒未能盡革也。二十年。中日之戰賠兵費二萬萬。二十六年。拳匪肇禍。復賠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於丁漕例徵外。曰賠款捐。曰規復錢價。曰規復差徭。曰加收耗羨。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總計全國賦額。



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徵銀二千一百五十餘萬兩。糧六百四十餘萬石。康熙中歲徵銀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兩。糧四百三十餘萬石。雍正初歲徵銀二千六百三十餘萬兩。糧四百七十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徵銀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糧八百三十餘萬石。爲極盛云。一曰役法。初沿明舊制。計丁授役三年一編審。嗣改爲五年。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人歲餘里長一。管攝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里曰里。里長十人。輪流應徵催辦錢糧。旬攝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數多寡爲次。令催納各戶錢糧。不以差徭累之。編審之法核實。天下丁口具載版籍。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隨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復有軍匠竈屯站土丁名。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徵者。有丁隨地派者。有丁隨丁派者。其後改隨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銀三百餘萬兩。間徵米豆。其科則最輕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至一兩有餘。山西有至四兩餘。鞏昌有至八九兩者。因地制宜不必盡同也。三等九則之法。沿自前明一條鞭亦同其法。將均徭均費等銀。不分銀力二差。俱以一條鞭從事。凡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縣而府。而布政司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里甲與兩稅爲一。凡一州縣丁銀悉輸於官。官爲僉募以充一歲之役。民不擾而事易集。定內外各處署額。設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處僉撥後改爲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爲滿。不退者斥革其府州縣額。設祇候禁子弓兵。免雜派差役。又有快手皂隸門卒庫子諸役。皆按額召募額外。濫充者謂之白役。白役有禁。然州縣事劇役繁。必藉其力。不能盡革也。又定州縣鋪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牙行埠頭瀕河



之地例。有夫役守護。順治四年。以御史佟鳳彩言。設直隸沿河隄夫。九年。河決封邱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塞之。十二年。增給河夫工食。河工用民之例。有二。曰僉派。曰召募。僉派皆按田起夫。召募則量給雇值。其後額設之夫。悉給工良。由僉派而召募。役民給值。較古制爲善矣。十七年。禁州縣私派里甲之弊。康熙元年。令江南蘇松兩府行均田均役法。戶科給事中柯聿言。任土作賦因田起差。此古今不易常法。但人戶消長不同。田畝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役隨田轉冊。因時更富者無免脫之弊。貧者無蝨負之累。臣每見官役之侵漁。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於僉點不公積弊未剔。查一縣田額若干。應審里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田若干多者獨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於甲尾。名曰花戶。此定例也。各項差役俱由里長。挨甲充當。故力不勞而事易集。獨蘇松兩府名爲僉報。股實竟不稽查田畝。有田已賣盡而報里役者。有田連阡陌全不應差者。年年小審挪移脫換。叢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以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今當大造之年。請飭撫臣。通行兩府。按田起役。毋得憑空。僉報以滋賣富差貧之弊。其他花分子戶。詭寄優免。隔屬立戶買充冊書諸弊。宜嚴加禁革。下部議行。六年嚴禁江西。提甲累民提甲之說。在明曰提編。見年追比已完復提次甲。責成備辦。廣信諸府有連提數甲者。實與加派無二。以御史戈英言。罷之。七年。定驛遞給夫例。凡有驛處設夫役。以供奔走。其額視路之衝僻爲衡。日給工食。皆入正賦編徵。此項人夫大率募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臨時添雇水驛亦然。十二年。停河南僉派河夫。按畝徵銀以抵雇值。十六年河道總督靳輔上言。河工興舉。



向俱勒州縣派雇里民。用一費十。今兩河並舉。日需夫十餘萬。乃改僉派爲雇募。多方鼓舞。數月而工成。大工用雇募。自輔始。是年禁有司派罰百姓。修築城堦。二十九年。以山東巡撫佛倫言。令直省紳衿田地與人民一律差徭。五十一年。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爲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雍正初令各省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輸納徵解統謂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隸巡撫李維鈞請。將丁銀隨地起徵。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釐。嗣後直省一體仿行。於是地賦一兩。福建攤丁銀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錢一分二釐不等。山東攤一錢一分五釐。河南攤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錢七釐不等。甘肅河東攤一錢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攤一分六毫。江西攤一錢五釐六毫。廣西攤一錢三分六釐。湖北攤一錢二分九釐六毫。江蘇安徽畝攤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不等。湖南地糧一石徵一毫至八錢六分一釐不等。自後丁徭與地賦合而爲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惟奉天貴州以戶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亦另編丁銀。二年。江西巡撫裴率度奏。裁里長。時廷臣有言。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總甲串通奸胥從中漁利。凡工作匠役。皆設立總甲派定。當官以次輪轉。又設貼差名目。不願赴官者。勒令出銀大爲民害。詔並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擾益甚。乾隆元年。復有詔申禁。又諭各處歲修工程。如直隸山東運河。江南海塘。四川隄堰。河南沁河。孟縣小金



隄等工。向皆於民田按畝派捐經管里甲。不無苛索。嗣後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動用帑金。十年。川陝總督慶復奏。興修各屬城垣請令州縣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養廉未必有餘。名爲幫修。實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許。乃定各省城工千兩以下者。分年修補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餘於公項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築土隄闔邑共攤夫從糧徵。聽。官按隄攤分募夫修築。從巡撫胡寶瑤請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樹言。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及軍需。必按程給價無所謂力役之征。近者州縣於上官迎送。同僚往來。輒封擊車船。姦役藉票勒派。所發官價不及時價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問。以致商旅裹足。物價騰踊。嗣後非承辦大差。及委運官物。毋得減發官價出票封擊。違者從重參處。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緬甸。經過各地。夫馬運送頗資民力。特頒帑銀。每省十萬分給人民。田賦職役本有經制。大率東南諸省。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直隸力役之征。有按牛驢派者。有按村莊派者。有按牌甲戶口派者。間亦有按地畝者。然富者地多可隱匿。貧者分釐必科。雜亂無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紳民兩岐。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小民困苦流離。無可告訴。時有議仿攤丁於地之例。減差均徭每畝一分。無論紳民。按地均攤。直隸總督顏檢力言其不可。並謂如議者所言。每地一畝攤徵差銀一分。其意在藉賦以收減差之實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賦之虛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議遂寢。咸豐時粵西役起。征調不時。不得不藉民力。糧銀一兩派差銀數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錢糧或有蠲緩。差銀則歉歲仍徵。光緒四年。山西巡撫曾國荃疏陳。晉省瘡痍難復。請均



減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晉省右輔畿疆。西通秦蜀。軍差餉差藏差絡繹於道。州縣供億之煩。幾於日不暇給。車馬既資之民間。役夫亦責之里甲。而各屬辦理不同。有闔邑里甲通年攤認者。資衆力以應役。法尙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輪認者。初年攤之一甲一里。次年攤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卽里甲認派。苦樂不均。豪滑者恃有甲。倒累甲戶。倒累戶之弊。將其地重價出售。而以空言自認其糧。三五年後。乘間潛逃。於是本甲既代賠無主之糧。又代認無主之差。貽害無窮。計惟減差均徭。尙堪略爲補救。除大差持傳單勘合。循例支應。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車馬者。治以應得之罪。從之。五年。閩敬銘復條陳八事。一。裁減例差借差。二。由臬司發給車馬印票。三。喇嘛來往須有定班。四。奉使辦事大臣宜禁濫索。五。嚴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間折交流差錢由衙門自辦。七。嚴查驛馬足額備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給予長車由營自辦。下所司議行。八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復言。晉省虐民之政。不在賦歛而在差徭。向例每縣所派差錢。大縣制錢五六萬緡。小縣亦萬緡不等。按糧攤派官吏朋分衝途州縣設立車櫃。追集四鄉牲畜。拘留過客車馬。或長年抽收。或臨時勒價。居者行者。均受其患。現擬籌款生息。官設差局。嚴定應差章程。禁止差員濫支車櫃陋習遂革。先是先代陵墓。皆設陵戶司。巡查灑掃。例免差徭。又各先賢祠宇。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糧。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免其雜泛差役。順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價。並除其匠籍。定紳衿優免例。內官二品免糧三十石丁三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其下以次遞減。外任官減其半。十四年。部議優免丁徭本身爲止。雍正四年。四川巡



撫羅殷泰言。川省各屬以糧載丁。請將紳衿貢監優免之例禁革。部議駁之。復下九卿議定紳衿止免本身。其子孫族戶冒濫。及私立儒戶官戶者罪之。乾隆元年。申舉貢生監。免派雜差之令。三十七年。停編審造冊。時丁銀既攤入地糧。而續生人丁。又不加賦。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至是因李瀚言遂罷之。翌年陳輝祖請。將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帝以所奏與小民較及錙銖。非惠下邨民之道。諭嗣後各省辦理丁糧。悉仍舊制毋得輕議更張。一曰蠲免賦稅。蠲免之制有二。曰恩蠲。曰災蠲。恩蠲者遇國家慶典。或巡幸或用兵。輒蠲其田賦。世祖入關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賦役三年。順治二年。以山西初復。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糧三分之一。八年。世祖親政給還九省加派額外錢糧。免山西荒地額糧二萬五千頃。及直隸山東河南陝西荒殘額賦。恩蠲災蠲之詔。歲數四下。康熙十年。東巡免蹕路所經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兩年本折錢糧積欠在民者。時海內大定。詔用兵以來積欠錢糧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積欠地丁錢糧及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三十三年。蠲免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應徵地丁銀米。四十五年。免直隸山東本年積欠錢糧。其山西陝西甘肅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十二萬有奇。糧十萬五千石有奇。悉行蠲免。承平日久。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詔直省自五十年始。分三年輪免錢糧。一周三年中計免天下地丁糧賦三千八百餘萬。十五六年免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餘兩。其安徽江蘇所屬帶徵項銀四十九萬餘兩。米麥豆十四萬餘石。免徵各半。五十七年。以征策妄阿拉布坦。



免陝甘明年地丁百八十餘萬。聖祖嘗讀漢文帝蠲民田租詔。歎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非宮廷力崇節儉不能行。此故在位六十年中屢頒恩詔。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殆逾萬萬。世宗卽位。蠲免江蘇各屬歷年未完民屯地丁蘆課等銀千二百十餘萬。西藏苗疆平。免甘肅四川廣西雲貴五省田租。又諭國家經費已敷。宜散富於民。乃次第免直省額賦各四十萬。乾隆元年。詔免天下田租。先後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賦。及江南錢糧之官侵吏蝕者。四年。免直隸本年錢糧九十萬。江蘇百萬。安徽六十萬。正耗一體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八百二十四萬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將各省分爲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詔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徧其例。徵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歲又際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額賦。分三和輪免一周。四十二年。普免天下錢糧。自明年始分三年輪免。計二千七百五十九萬有奇。各省漕糧自四十五年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肅歷欠起運糧銀百六十餘萬。其存留項下民欠。銀糧起運項下民欠。草束悉免之。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詔按各省額徵銀數。將所屬各府州縣次第。搭配三次。按年輪免。三年而竣。一省之中仍先儘上年災緩之。區首先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應徵漕糧。六十年。普免各省積欠及因災緩帶銀千五百五十餘萬兩。糧三百八十餘萬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廣西貴州六省。向無積欠免下年正賦十之二。又以明年將歸政。免嘉慶元年各省應徵地丁錢糧。其省方時巡蹕路所經。輒減額賦十之三。仁宗卽位以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蠢動。免次年兩省錢糧。並及川陝被兵之區。四年。以郊祀升配禮成。普免各省積欠緩



徵地丁耗羨。及民欠籽種口糧漕糧糧銀並積欠緩徵民借米穀草束。十年。謁祖陵。免蹕路所經州縣錢糧之半。二十四年。以六旬萬壽。免天下正耗民欠及緩帶銀穀計銀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兩有奇。米穀四百餘萬石。四川貴州兩省無民欠。免明年正賦十之二。災蠲有免賦有緩徵。有賑有貸。有免一切逋欠。清初定制凡遇災。蠲起運存留均減存留不足。卽減起運。順治初定被災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爲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災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報災夏災以六月。秋災以七月。旣報督撫親蒞災所。率屬發倉先賑。然後聞康熙三年。戶部奏。遇災之地先將額賦停徵十之三。以待題免。四年。御史郝維訥請。凡災地田賦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後丁隨地起。凡有災荒皆丁地。竝蠲旨下之日。州縣不卽出示。或蠲不及數。納不留抵者。科以侵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請。嗣後各省水旱應免錢糧之數。於具題請賑日。始限兩月造報。竝請將丁銀統入地糧銀內。覈算蠲免。從之。聖祖高宗兩朝疊次普免天下錢糧。其因偏災而頒蠲免之詔。不能悉舉。仁宗之世無普免而多災蠲。有一災而免數省者。有一災而免數年者。文宗以後。國用浩繁。度支不給。然遇疆臣奏報災荒。莫不立與蠲免。若災出非常。或連年饑饉。輒蠲賑兼旋云。

### 倉庫

倉庫京師及各直省皆有倉庫。倉京師十有五。在戶部及內務府者曰內倉。曰恩豐。此外日祿米。曰南新。曰舊太。曰富新。曰興平。曰海運。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萬安。曰儲積。



曰裕豐。曰豐益。在通州者曰西倉。曰中倉。各省漕運分貯於此。直省則有水次倉七。曰德州。曰臨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甯。各一。惟鳳陽設二。爲給發運軍月糧。並駐防過往官兵糧餉之需。其由省會至府州縣。俱建常平倉。或兼設裕備倉。鄉村設社倉。市鎮設義倉。東三省設旗倉。近邊設營倉。瀕海設鹽義倉。或以便民或以給軍。大抵京通兩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糧。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養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時宗臣封親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親王者一。此九王子孫自適裔外。並有封爵以世降而隨之。統名恩米。二者去京倉百之一。是以雍正以前太倉之粟常有餘。乾隆二十八年。戶部侍郎英廉疏言。邇年因賑恤。屢截留漕運。間遇京師糧貴。復發內倉米石平糶。儲積漸減。請於湖廣江西江南浙江產米之區。開捐貢監均收本色。收足別貯。遇截漕之年。卽於次年照數補運京倉。下九卿議准。旋復停止。及嘉慶中。楚川盜起水旱。間作工匠既倍於昔。而九王之後亦愈衍愈衆。咸豐後復有粵寇之亂。運道不通倉儲益匱。亂平稍復舊向例。京師平糶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於康熙。雍正四年。於內城添廠。並添五城通州廠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爲十廠。尋又添設八廠於四鄉。九年於四路同知設四廠。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兩局。皆設於雍正六年。乾隆元年。併爲八局旋仍舊。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辦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價未平。且有勒買之弊。諭併通州兩局。停止其直省常平裕備等倉。順治十一年。命各道員。專管每年造冊報部。十七年。戶部議定。常平倉穀。春夏出糶。秋冬糶還。平價生息。凶歲則按數給散貧戶。康熙六年。甘肅巡撫劉斗疏。言積米年



久恐沓爛。請變價糶新穀。從之。七年。陝西巡撫賈漢復請。將積穀變價生息。帝諭出陳入新。原以爲民若將利息報部。反爲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諭。常平倉留本州縣備賑。義倉社倉留本村鎮備賑。三十年。戶部議令直隸所捐米石。大縣存五千石。中縣四千石。小縣三千石。嗣又令再加貯一倍。三十一年。議定州縣積穀。照正項錢糧交代。短少以虧空論。三十四年。議定。江南積穀每年以七分存倉。三分發糶。並著爲通例。四十三年。議定州縣倉穀霉爛者。革職留任。限一年賠完復職。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產追賠。時各省州縣貯穀之數。山東山西大州縣二萬石。中州縣萬六千石。小州縣萬二千石。江西大州縣一萬二千石。江蘇四川率不過五六千石。而福建見在捐穀二十七萬石。常平又存五十六萬石。臺灣消穀及常平爲最多。共八十餘萬石。令酌留三年兵需。餘變價充餉。四十七年。議定州縣官於額貯外加買貯倉。准其議叙。苦捐穀以少報多。或將見貯米捏作捐輸。後遇事發除。本管知府分賠。外原報督撫一併議處。至官將倉穀私借於民。計贓以監守自盜論。穀石照數追倍。五十四年。議定紳民捐穀。按數之多寡。由督撫道府州縣分別給扁。永免差役。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溼。令改貯一米易二穀。四年。浙閩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平糶有二大病。一。交盤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價無穀。而價又不敷買補。一平糶之價太賤。每石減價至一兩。且有不及一兩者。各屬雖欲買補。緣價短束手。而姦民乘此謀利。往往借價貴煽惑。窮民竟欲平糶之期。一歲早於一歲。平糶之價。一年賤於一年。請嗣後視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穀則定以六錢五分或六錢。總以秋成後既平之價爲準。帝踐其言。尋定州



縣倉厥不修。致米穀霉爛者。照侵蝕科斷。並將虧空。各州縣解任。其穀令自行催還。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倉。每年底令本府州盤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參處。照數追賠。又因福建常平倉。各屬有銀穀兩空者。有無穀而僅存價者。查實將虧空之州縣官更換。十三年。內閣學士方苞上平糶倉穀三事。一。倉穀每年存七糶三。設遇價昂必待申詳定價。窮民一時不得邀惠。請令各州縣酌定官價。一面開糶。一面詳報。一。江淮以南地氣卑溼。若通行存七糶三。恐積至數年。必有數百萬霉爛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鄉戶。請飭南省各督撫驗察存倉各穀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糶分數。河北五省倘遇歲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穀之存倉有鼠耗盤糧有折減。移動有腳價。糶糶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即稍有贏餘。亦僅足充諸費。請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倘逢秋糶價賤除諸費外果有贏餘。詳明上司。別貯以備歉歲之用。下部議行。乾隆三年。兩江總督那蘇圖疏言平糶之事。止須比市酌減。減一二分。兩廣總督鄂彌達亦言。平糶之價。不宜頓減。蓋小民較量錙銖。若平糶時。官價與市價懸殊則。市儈必有藏以待價。而小民藉以舉火者。必皆仰資官穀。倉儲有限。商販反得居奇。是欲平糶而糶仍未平也。從來貨積價落。民間既有官穀可糶。不全賴鋪戶之米。鋪戶見官穀所減有限。亦必稍抵其價以冀流通。請照市價止減十一。以次遞減期年而止。則鋪戶無所操其權。而其穀不至虞其匱。均報可。七年。諭從前張渠奏請。減價糶穀。成熟之年每石照市價減五分。米貴之年減一錢。但思歉歲止減一錢。窮民得米仍艱。嗣後著督撫臨時酌量。應減若干。奏明請旨。如有奸民



賤糶貴糶。嚴拏究治。十三年。高宗諭大學士戶部曰。邇來常平倉額日增。有礙民食。嗣後應以雍正年間舊額爲准。尋議雲南不近水次。陝甘兼備軍務。向無定額。請以見額爲准。雲南七十萬石。西安二百七十萬石。甘肅三百七十萬石。各有奇。又福建環山帶海。商運不通。廣東嶺海交錯。產穀無幾。貴州不通舟楫。積貯均宜充裕。以見額爲准。福建二百五十餘萬石。廣東二百九十餘萬石。貴州五十萬石。其餘照雍正年間舊額。直隸二百一十萬石。奉天百二十萬石。山東二百九十萬石。山西百三十萬石。河南二百三十萬石。江蘇百五十萬石。安徽百八十萬石。江西百三十萬石。浙江二百八十萬石。湖北五十萬石。湖南七十萬石。四川百萬石。廣西二十萬石。各有奇。通計十九省貯穀三千三百七十餘萬石。較舊額四千四百餘萬石。應減貯千四百餘萬石。自是各省或額缺不補。二十三年。特諭採買還倉。三十一年。各省奏銷報實存穀數。惟江西河南廣東。與十三年定額相同。其視舊額增多者。湖南百四十萬石。山西二百三十萬石。四川百八十五萬石。廣西百八十三萬石。雲南貴州皆八十餘萬石。而浙江視舊額減少二百二十萬石。奉天減少百萬。甘肅減少四十萬。其直隸江蘇安徽福建湖北山東陝西。或減二十萬。或減五六十萬。蓋聚之難而耗之易如此。嘉慶初仁宗屢下買補之令。四年。諭曰國家設立常平倉。若不照額存儲。僅將穀價貯庫。猝遇需米之時。豈銀所能濟用。命各省採買還倉。十七年。戶部浙江司所存常平倉穀數。凡三千三百五十萬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額猶不遠。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劉重麟。御史卡士雲先後疏言。各直省州縣於常平倉。大率有價無穀。其價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撫。嚴覈究治。然



據十五年戶部奏查。各省常平倉穀實數。仍止二千四百餘萬石。又非嘉慶時可比。況咸豐間天下崩亂之日乎。同治三年諭。近來軍務繁興。寇盜蠶起。所至地方輒以糧盡被陷。其故由各州懸恣意侵挪遇變。無所依賴。嗣後各省常平倉責成督撫。認真整頓。迨光緒初。直隸河南陝西山西迭遭旱災。饑民死者日近萬人。四年。給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鄔純嘏。復先後請籌辦倉穀。於是各督撫始稍加意焉。其社義各倉起於康熙十八年。戶部題准鄉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公舉本鄉之人。出陳易新。春日借貸。秋收償還。每石取息一斗。歲底州縣將數目呈詳。上司報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朱軾奏請。山西建立社倉。諭曰從前李光地以社倉具奏。朕諭言易行難。行之數年果無成效。張伯行亦奏。稱社倉之益。朕令伊暫行永平地方。其有效與否。至今未奏。凡建設社倉。務須選擇地方敦實之人。董率其事。此人並非官吏。借出之米還。補時。遣何人催納。卽豐收之年。尙難還補何況歉歲。其初將衆人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勢必令司其事者賠償。是空將衆人之米棄於無用。而司事者無故。爲人破產賠償也。社倉之法。僅可小邑鄉村。若由官吏施行。於民無益。今朱軾復以此爲請。卽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雍正二年。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湖北巡撫訥齊喀湖南巡撫魏廷珍等。前命建社倉。本爲民計勸捐須俟年豐。如值歉歲卽予展限。一切條約有司勿預。庶不使社倉頓成官倉。今乃令各州縣應輸正賦一兩者。加納社倉穀一石。聞楚省穀石見價四五錢不等。是何異於一兩正賦外。加收四五錢火耗耶。尋議定凡州縣官止任稽查。其勸獎捐輸之法。自花紅遞加扁額。以至八品冠帶。如正副社長。管理十年無過。亦以八品冠



帶給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間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祇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倍於本祇。以加一行息。二三年。從江蘇巡撫何天培請。止頒行社倉五事。一。賑貸均預造排門冊存案。一。正副社長外再舉一股實者總司其事。一。州縣官不許干預出納。一。所需紙筆必勸募樂輸。或官撥罰項充用。一。積穀既多。應於夏秋之交。減價平糶。秋收後照時價買補。五年因湖廣社倉虧空。諭邇年督撫辦社倉最力者。惟湖廣總督楊宗仁。今據福敏盤查。始知原報甚多。而見貯無幾。朕思舉此法實難。我聖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張伯行暫行而即罷。蓋在富民無藉乎倉。則輸納不前。而貧者又無餘粟可納。至於州縣官實心者。豈可多得。湖廣虧缺之數。倘係州縣私用。必嚴追賠補。或民間原未交倉或交倉之數。與原報多寡不符。若令照數完納。恐力未敷。須斟酌辦理。六年。世祖諭曰。前岳鍾琪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徵收發民買穀。分貯社倉。俟數足即行裁減。是以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斟酌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貲財。而代民買貯之倉儲。即小民自捐之積貯。乃陝省官員以爲收貯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今特曉示鑄石頒布。儻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撓擾國政。貽誤民生。治罪。乾隆四年。戶部議准陝西巡撫張楷奏定社倉事例。一。社長三年更換。二。春借時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還。一。將借戶穀數姓名曉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賠。五年議定陝甘社穀。凡係民間者聽自擇倉正副管理。其係加二耗糧內留五分爲社糧者。責成地方官經理入於交代。自是之後。州縣官視同官物。凡遇出借。層遞具詳。雖屬



青黃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無由借領。此後應請令州縣於每年封印後。酌定借期。一面通詳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種遲早以爲先後。得旨允行。十八年。直隸總督方觀承疏言。義倉始於隋長孫平。至宋朱子而規畫詳備。雖以社爲名。實與義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習其事。官之爲民計。不若民之自爲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爲備。不若鄉之多爲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今使諸有司於四鄉酌設粟黍從便。並選擇倉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預。見據報捐穀數共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合百四十四州縣衛所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爲倉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戶部議准社倉。仍令官經理出納。嘉慶四年。又議准社義各倉出納。由正副長經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撫陶澍疏言。義倉苟欲鮮弊。惟有秋收後。聽民間量力輸捐。自擇老成者管理。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專意存貯。以待放賑。如所議行。其後軍興各省皆廢。同治六年特諭興復。光緒中惟陝西巡撫馮譽驥所籌建者。千六百餘所爲最多云。其旗倉在東三省者。初皆貯米二十萬石。營倉自康熙二十二年始。時山海關各口建倉。達於黑龍江墨爾根。三十年。令江寧京口等處。各截留漕米十萬石存貯。三十六年。諭沿邊衛堡。如榆林等處均貯穀。四十九年。以湖南鎮筸改協爲鎮。撥借帑銀三千兩。買穀貯倉。五十四年。命貯米密雲古北口。雍正三年。貯穀歸化城土拉庫。四十七年先後。命廣東提標各營暨諸鎮協均貯穀。其後復推行貴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喜峰口貯穀。乾隆元年設河標營倉。十一年。又命山東河標設立鹽義倉。自雍正四年始。時兩淮衆商捐銀二十四萬。爲江南買穀建倉之用。巡鹽御史噶爾泰以聞。並繳公務銀八萬共三十二



萬。諭以三萬賞給噶爾泰。餘照所請賜名鹽義。既而浙江衆商亦捐銀十萬。諭巡撫李衛於杭州建倉。乾隆九年。又准山東票商做行庫之在京師屬內務府者。設御用監掌之。順治十六年。改爲廣儲司。十八年。分設緞庫銀庫皮庫衣庫。康熙十八年。增設茶庫磁庫。合之爲六。其屬戶部者曰銀庫曰緞庫曰顏料庫。合之爲三。此外盛京戶部銀庫貯金銀幣帛顏料等物。以供二陵祭祀。及東三省官兵俸餉賞賚之用。各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庫。各貯官兵俸餉及雜稅。官莊糶買糧價。布政使司庫。貯各州縣歲徵田賦雜賦銀。按察司庫貯贓罰銀錢糧。道庫貯漕賦銀驛站馬夫工料。河道庫貯河餉。兵備道庫貯兵餉。鹽運使司鹽課各稅務。由部差者有監督庫。如道府廳州縣官兼理者。有兼理官庫。均貯關鈔。地居衝要之分巡。道庫府庫直隸州庫。及分駐苗疆之同知通判庫。均量地方大小距省遠近。酌量撥司庫銀分貯州縣衛所庫。貯木色正雜賦銀存留者。照數坐支輸運者。輸布政使司庫。凡諸庫每歲出納之數。造冊送戶部察覈。惟贓罰例輸之刑部。河工兵餉。又兼達兵工兩部。戶部於直省庫儲其別有五。曰封儲如酌留各布政司銀兩。督撫公同封儲。有急需題奏。動支擅用論斬是也。此制定於雍正五年以直隸近京。獨無留貯。各省自三十萬至十萬。析爲三等。其後直隸亦有之。惟盛京戶部銀庫。自乾隆四十二年。由京撥給一千萬。永遠存貯。四十三年。復命將軍兼管曰分儲。如各省道庫府庫封貯銀兩。遇州縣急需。請領卽行給發。一面詳報藩司督撫。仍令各州縣將支銷銀兩。隨案具詳聽覈是也。其後各繁劇。州縣亦照京縣例撥貯而未有定額。及雍正八年。乃定各省道府州縣分貯之額。自三十萬至十萬。析爲四等。曰留儲如存留屬庫。坐支銀兩。撥款給發例免



解司是也。曰解儲如布政使司庫。儲府州縣衛解送正雜賦銀。按察司庫收贓罰銀及將軍副都統城守尉庫。糧道庫。收各處移解官兵俸餉漕項等銀是也。曰撥儲如各省兵備道庫。歲儲由布政司或鄰省撥解官兵銀。河道庫歲儲本省及鄰省撥解官兵俸餉。並歲修搶修銀。及伊犁歲需俸餉銀。塔爾巴哈台歲需新餉銀。西藏歲需臺費銀。雲南歲需銅本銀。貴州歲需鉛本銀。皆由各省撥解是也。戶部總稽之俾慎其收發。令各省解部地丁將足色紋銀傾鎔元寶。合部頒法馬。每枚五十兩。勿加滴珠。凡起解餉銀。布政使親同解。官兌封押字。令庫官鈐印。當堂裝鞘給發兵牌。又州縣官錢糧交代。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冊。結同監盤官印結上司加結送司詳請咨部。不得逾限。布政使升轉離任。將庫儲錢糧並無虧挪之處。附奏。其新任接收亦具摺奏聞。仍照例限詳題。按察使交代。由巡撫會同藩司查覈詳題。且時其盤查。令各督撫於布政使司庫錢糧奏銷。交代時。親赴盤查具結報題。督撫新任亦然。府州縣庫儲錢糧奏銷。時所管道府親赴盤查結報。不得委查取結及預示日期。縱令掩飾至戶部銀庫。康熙四十五年。以貯銀多。諭將每年新收銀。別行收貯。至用銀時。將舊銀依次取用。乾隆四十一年。戶部奏准各直省解京銀兩。無論元寶小錠。必鑿鑿州縣年月及銀匠姓名。嘉慶十九年。命各省銀解部隨到隨交。道光十二年。又命官解官交。蓋向來京餉及捐項。皆由銀號交庫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三年戶部奏。准凡由銀號交庫者。均收足色銀兩錠面。鑿明某號字樣。倘有弊端。即照原數。加十倍罰賠。光緒四年又奏准嗣後各省督撫並各路統兵大臣。赴部領餉。須遵章遞印領。蓋所以重庫儲而杜流弊也。



# 清史稿食貨志

(三) 漕運·漕糧·白糧·督運·漕船  
錢糧·考成·賞恤·海運

## 漕運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長運者令瓜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脚耗。視遠近爲差。而淮徐臨德四倉。仍係民運交倉者。並兌運軍船。所謂改兌者也。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於是宣宗採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復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轉船漕京師。民咸稱便。河運自此遂廢。夫河運剝淺有費。過閘過淮有費。催趲通倉又有費。上既出百餘萬漕項。下復出百餘萬幫費。民生日蹙。國計益貧。海運則不由內地。不歸衆飽。無造船之煩。無募丁之擾。利國便民。計無逾此。洎乎海禁大開。輪舶通行。東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運。於是漕運悉廢。而改徵折漕。遂爲不易之經。今敘次漕運。首漕糧。次白糧。次督運。次漕船。次錢糧。次考成。次賞恤。而以海運終焉。

## 漕糧

漕運初悉仍明舊。有正兌改兌改徵折徵。此四者漕運本折之大綱也。順治二年。戶部奏定。每歲額徵漕糧四百萬石。其運京倉者爲正兌米。原額三百三十萬石。江南百五十萬。浙江六十萬。江西四十萬。湖廣二十五萬。山東二十萬。河南二十七萬。其運通漕者爲改兌米。原



額七十萬石。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浙江三萬。江西十七萬。山東九萬五千六百。河南十一萬。其後頗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實徵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改兌米五十萬石有奇。其隨時截留蠲緩者。不在其例。山東河南漕糧外。有小麥黑豆。兩省通徵正兌改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皆運京倉。黑豆係粟米。改徵無定額。凡改徵出特旨。無常例。折徵之目有四。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減徵。曰民折官辦。永折漕糧。山東河南各七萬石。石折銀六錢八錢不等。江蘇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奇。石折銀六錢不等。安徽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奇。石折銀五錢至七錢不等。湖北三萬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各有奇。石均折銀七錢。其價銀統歸地丁報部。灰石改折。江蘇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萬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閏加折四千十有五石。石折銀一兩六錢。以供工部備置灰石之用。自順治十七年始也。次年飭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凡改折止許照價徵收。如藉兌漕爲名。濫行科索者。卽行參勘。又以蘇松常鎮四府差繁賦重。漕米每石折銀一兩。其隨漕輕齎席木贈截等銀。仍徵之。耗米及給軍行月贈耗等米。亦按時價折徵。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糧。石折銀八錢。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災。每石折徵一兩。五十八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縣。額徵漕糧。每石八錢。內節省銀一錢五分。仍令民間上納。餘六錢五分。令徵本色起運。至距水次較遠及不近水次之州縣。額徵米石仍依舊例。徵銀八錢。以一錢五分解部。餘交糧道採辦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屬州縣災。諭令收徵漕米木折各半。其折價依康熙九年例。六年。議定河南去水次稍遠州縣



均徵本色。惟南陽汝寧二府屬河南府之盧氏嵩永寧三縣。及先汝二州普屬縣。又離水次最遠之靈寶閩鄉路遠運艱。共酌減米萬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辦解。分撥內黃濬滑儀封考城等五縣協辦。於五縣地丁銀內。扣除完漕。照部價每石八錢。以六錢五分辦運。節省之一錢五分。徵解糧道補項。其南汝等府屬。每石折銀八錢解司。以抵濬滑等五縣地丁銀數。所謂減徵是也。乾隆二年。以大濬運河。江蘇淮安之山陽鹽城阜寧揚州之江都甘泉高郵寶應各縣漕糧。每石徵折銀一兩。其後海州贛榆兩邑亦然。山東河南向所改徵黑豆。不敷支給。河南再改徵二萬石。山東四萬石。三年。湖廣總督德霈言。湖南平江距水次五百餘里。請改折色。分撥衡陽湘潭代買兌運。從之。七年。江西瀘溪以折價八錢。不敷採買。定嗣後每年八月借司庫銀。撥縣採買。照買價徵銀歸還。其後江蘇之嘉定寶山海州贛榆安徽之甯國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當陽諸州縣。悉遵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縣。額徵粟米內。每年改小麥萬石。與漕米黑豆。並徵運通。十六年。以京師官兵向養馬駝。需用黑豆。豫東三省自雍正十年以來。於漕糧粟米內。節次改徵。每年額解黑豆二十萬九千餘石。每省酌量再改徵黑豆一二萬石。尋定山東三萬石。河南二萬石。額徵粟米照數除抵。其節省銀一錢五分。爲運脚之用者。並徵之。十八年。倉場侍郎鶴年言。現在京倉黑豆六十萬餘石。足供三年支放。請自明年始。豫東二省應運黑豆。酌半改徵。粟米分貯京通各倉。則豆無潮黷之虞。粟價亦平。從之。二十六年。以江蘇之清河桃源宿遷沭陽。不產米粟。命嗣後先動司庫銀兩。按照時價採辦。令民輸銀還款。是謂民折官辦。其後阜寧旌德泰興寧國太平英山諸縣。皆仿行



之。二十一年。諭曰。漕糧歲輸天庾。例徵本色勒收折色。向干嚴禁。現值年豐穀賤。若令小民以賤價糶穀。交納折色。是閭閻終歲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糶以輸官。以有限之蓋藏供無窮之賒削。病民實甚。著通諭有漕省。分大吏飭所屬。徵收糧米。概以本色交納。無許勒折滋弊。如有專利虐民者。據實嚴參。然州縣往往仍藉改折浮收。雖有明令莫能禁也。正兌改兌改折之外。復有截漕及撥運。各省截留漕船。介於起運停運之間。行月二糧應給應追。向無定例。自乾隆元年議定。江蘇安徽浙江。截留漕船。應支本折月糧三修銀。照數全給。至行糧盤耗贈銀負重等項。按站發給。若幫船截留本次。或旋兌旋卸。或數月後清。贈米亦按月計算。江西船大載重。每年三修銀不敷。則取辦於行月二糧。遇有截留。將原領折耗行月贈銀贈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嗣以運軍挂欠之項。諭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應追等項。悉免之。七年。以各省截留漕船。已兌開行。例須扣追。酌定加給。視程途遠近船糧多寡爲衡。山東河南每船給銀五十兩。江南浙江六十兩。湖廣七十兩。江西九十兩。以充各軍在次修船。置備器具。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養贍之用。其應給之銀。卽於行月折色銀內扣給。十八年諭曰。前命截留南漕二十萬。分貯天津水次各倉備用。但恐旗丁等。於米色斛面。任意攙知短少。而州縣胥役。又往往藉端勒索。令方觀承飭天津道。親往監看。嗣後截漕之省。俱派就近道員稽查。不得委州縣。著爲令。撥運者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糧。撥充陵糶及駐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議定年需粟米三萬六百餘石。將山東漕糧粟米。照數截留。以原船自天津運至新河口。撥天津紅剝船百五十艘。運至薊州五里橋。船載百石。每



百里給腳價一兩三錢二分。所需之銀。於過關入倉腳價內撥給。四十五年。定密雲駐防兵米。在豫東二省每年徵存薊糧項下撥運。令該縣於春夏之交。赴通領運收倉。平時由水運。有故則陸運。腳價由地糧銀內給發。次年令豫東各添撥米百石。備支銷折耗。又撥運保定雄縣兩處駐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兌。以節耗費。嘉慶初因東省輪免漕糧。先令豫省兌運不敷之數。許動支節年倉存薊米。並動碾公穀。其後河南被災。亦准在薊倉存米存穀內碾動。其各州縣派撥之數。薊州五萬八千六百石。易州三萬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雲萬一千五百餘石。保定雄縣共三千一百餘石。良鄉暨大興之采育三百餘石。順義昌平二百餘石。霸州東安固安寶抵三百餘石。玉田及遷安之冷口各五百餘石。滄州二千七百餘石。又青州駐防兵米二千一百餘石。亦於薊糧內截留運供。德州駐防兵米不敷。亦得動支。此撥運之大略也。各省之徵收漕糧也。向係軍民交兌。運軍往往勒索擾民。順治九年始改爲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官爲支給。雍正六年。以江浙應納漕糧爲額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價昂難於輸將。以後但擇乾圖潔淨。准紅白兼收秬粳並納。著爲令。乾隆初奏定。民納漕米隨到隨收。嚴禁蠹書留難。四年。諭曰朕聞湖北糧米。以十五萬一千餘石運赴通倉。名曰北漕。十二萬六千餘石爲荊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項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縣。分設倉口。令糧戶依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餘。重累吾民。著行文該省。將二項漕糧合收。永遠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屬。於隔歲年終。刊易知由單。條悉開載。按戶分給以杜濫科。十年。工部侍郎范燦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費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撫尹繼善定每石收費六分。



諸弊盡革。久之史胥復乘緊兌之際。多方刁難。小民勢難久待。不得不議折扣。諭飭有漕省。分大小官吏。嚴行釐剔積弊。嘉慶八年。禁止各州縣漕糧。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監收攬包交。凡漕糧皆隨以耗費。耗皆以米正兌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兌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皆隨正入倉。以供京通各倉。並漕運折耗之用。其南糧又有隨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遠近爲差。嘉慶間定江蘇漕糧耗米。原備飾颺耗米四升有奇。嗣後以二升餘劃付旗丁。二升隨糧交倉。浙江江西兩湖悉依此例。逮漕務改革。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價與正米並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廢。初各省漕糧改爲官收官兌贈貼名稱。山東河南謂之潤耗。江蘇安徽謂之漕貼。浙江謂之漕截。江西兩湖謂之貼運。其數多寡不一。隨糧徵給。均刊列易知由單。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後江南每糧百石。竟私截至百餘兩。浙江至三十餘兩。糧道劉朝俊。以貪婪漕貼萬二千餘兩。被劾。給事中徐旭齡亦疏陳贈耗之弊。然貪官污吏。積習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議定江寧等府。起運耗米及正糧。一體貼贈。蘇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幫貼漕折等銀。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隨漕截銀。免解道庫。徑令州縣給發。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贈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縣除隨正耗米及運軍行月糧本折漕贈等項外。別收漕耗銀米。其數亦多寡不一。此項耗外之米。皆供官軍兌漕雜費及州縣辦公之用者也。輕齋銀者始於有明中葉。以諸倉兌運。須給路費徵耗米兌運米。一平一銳。其銳米量。取隨船作耗。餘皆折銀。名曰輕齋。清因之。每年正兌米一石。江西兩湖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銳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則以三斗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二斗六升。



折銀一錢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則以四斗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齋。江蘇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銳米一斗。除四斗隨船作耗。而以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齋。山東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銳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齋。其改兌止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給本色隨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銀一分。謂之折易輕齋。均每升折徵銀五釐。解倉場通濟庫。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額解輕齋銀三十八萬四千兩內。除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額解銀二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兩。仍留通濟庫應用。其蘇松糧道所屬。額解銀十三萬七千餘兩。徑解戶部。知倉場不敷。得咨行戶部支發。尋分撥蘇松糧道所屬額解輕齋銀五萬。分解通庫備用。用此項輕齋銀。例應兌漕通。以濟運務。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隨漕交納。其尺寸長短廣狹。均有定制。道光二十九年。兩江總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戶部定價太輕。開不肖州縣浮勒之端。江蘇巡撫陸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罷改徵折色。同治四年。曾國藩李鴻章請將江蘇鎮洋太倉二州縣漕糧。改徵折色。不許。光緒十年。翰林院侍讀王邦璽疏陳。丁漕有五弊三難五宜三不可。是時直省丁漕積欠頻仍。故邦璽以爲言。二十三年。侍講學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無損。先是江浙漕米。除河運十二三萬石外。歲約海運百二十餘萬。二十年。辦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擬令蘇省州縣收折收本仍其舊。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運本色。張之洞復奏。蘇漕全折。歲可省運費八十萬。浙江全折兩湖採買。全停剝船挑河各費。漕職衛官各項均可酌減。歲可省



百五十萬。嗣戶部以庫儲支絀。請將江蘇海運漕糧。暫減運三十萬石。得銀九十八萬餘兩。奕劻等奏言。南漕歲有定額。兵民生計攸關。京師根本重地。尤須寬爲儲備。言者動稱折漕歲五六百萬。實則不過百萬餘有奇。似不宜輕議更張。從之。

### 白糧

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於內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廩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二萬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萬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糧概徵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徵銀一兩五錢。十四年議定江南白糧。仿浙省例。抽選漕船裝運。每船給行月糧米六十九石三斗。銀五十六兩七錢六分。經費銀浙江舊例。四百五十七兩一錢一釐。議減去銀百二十六兩二錢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運漕運白。事同一體。裁江浙白糧經費。仿漕糧之例。支給行贈銀兩。至白糧悉係包米運送。並無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先是江浙輸將白糧二十二萬餘石。太常寺光祿寺各賓館。需用二千餘石。王公官員俸。約需十五六萬石。內務府紫禁城兵卒及內監食用。需一萬石。尙餘五萬石。乾隆二年。高宗謂光祿寺等處收支。原以供祭祀及賓館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應用白糧。酌減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賚賞禁城兵卒及內監米石。應將白糧易以粳米。以紓民力。自是實徵白糯。不過十萬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倉額徵白糯。改徵漕糧。卽在派運白米十萬



石內。通融盈縮。以均應減應運之數。浙江向不產糶。白糧中糯米一項。隨漕統徵糙粳。官爲易糶兌運。兩省白糧經費。前已議裁。至是復照舊例徵收。江蘇徵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五兩有奇。米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春辦米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徵銀四萬五千七十五兩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春辦米萬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實徵銀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兩。米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給運弁運軍並解通濟庫。爲運送京通各倉脚價之用。餘銀及米折均造冊送部酌撥。逮嘉慶中白糧經費。江蘇徵銀六萬餘兩。米及春辦米各萬餘石。浙江徵銀五萬餘兩。米三千餘石。春辦米萬餘石。共實徵銀十一萬四千五百十八兩有奇。米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較之乾隆時經費。銀所減又逾半矣。江浙之運白糧也。初沿明代民運之制。嗣以臨期雇募民船。時日稽遲。改行官運。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帶。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帶法。需船百二十六艘。於漕幫內抽出六十二艘裝運。增造六十四艘。併入僉運。後江蘇亦踵行之。每船裝運五百名。擇軍船殷實堅固者裝運。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末兌之前。責令糧道赴次查驗。如運軍力疲。船不堅固者。別選殷軍補運。十六年漕運總督瑚寶奏。江蘇運白糧船。向例五年更調。但爲時過久。請依漕船三年抽調例。定運白三年卽行另選。從之。江浙省運白糧船。原定蘇州太倉爲一幫。松江常州各爲一幫。嘉興湖州各一幫。領運千總。每幫二。隨幫武舉一。改行官運後。以府通判爲總部。縣丞典史爲協部。吏典爲押運。旋裁押運。後白糧改令漕船帶運。復裁總協二部。蘇松常每府增設千總二。更番領運。每幫設隨幫百總一。押趨回空。浙江增設千總四。隨幫



三。蘇州太倉倉運白糧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軍衆。分爲前後兩幫。增設千總二。隨幫一。白糧減徵後。併兩幫爲一。其千總隨幫悉予裁減。

(二) 千總是清朝武官の稱。下級の武官で今日の中尉に相當する。

### 督 運

清初都運漕糧官吏。參酌明制。總理漕事者。爲漕運總督。分轄則有糧儲道。監兌押運則有同知通判。漕運則有沿河鎮道。將領等官。漕運總督駐淮南。掌僉選運弁。修造漕船。派撥全單兌運開幫。過淮盤掣。催漕重運。查驗回空。覈勘漂流。督催漕欠諸務。其直隸山東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廣七省文武官吏。經理漕務者皆屬焉。糧道山東江安蘇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開歸鹽驛道兼理。糧道掌通省糧儲。統轄有司軍衛。遴委領運。隨幫各官。責令各府清軍官會同運弁。僉選運軍。兌竣親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軍需緊要事件。須詳明督撫漕臣。方許委員代行其職務。監兌舊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東以武定同知。東昌清軍同知。濟南兗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濟寧臨清兩直隸州同河南。以歸德衛輝懷慶三通判。江南以江寧蘇州督糧同知。松江董漕同知。鳳陽同知。蘇州揚州廬州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常州八管糧通判。太倉州臨時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糧通判。嘉興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臨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於通省同知通判內。詳委三員監兌。江西湖廣安徽監兌押准之員尋裁。凡開兌監兌官須坐守水次。將正耗行月塔運等米。逐船兌足。



驗明米色純潔。面交押運官糧船開行。仍親督到淮。聽總漕盤驗糧數不足。米色不純者罪之。道府廳不揭報。照失察例議處。意存袒護。照徇庇例議處。押運本糧道之職。但糧道在南董理運務。無暇兼顧。江浙各糧道。止令督押到淮盤驗。卽回任所。總漕會同巡撫。遴委管糧通判一。專司督押。約束運軍。防範侵盜攙和等弊。山東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後因通判官卑職微。復令糧道押運。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過淮必依定限。如有遲誤。照重運違限例議處。江南浙江江西尋復通判押運之制。押運同知通判。抵通後。出具糧米無虧印結。由倉場侍郎送部引見。糧道押運三次。亦准督撫咨倉場侍郎。送部引見。其員弁紳董隨同押運到通。並准擇尤保獎。以昭激勸。其後各省大吏。往往藉漕運。保舉私人。朝廷亦無由究詰也。淮北淮南沿河鎮道將領。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驅行。如催趨不力。聽所在督撫糾彈。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對處。令鎮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並令總兵官巡視河干。協催過江。總兵裁改。由副將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張坦麟。條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舊汛寬遠。請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視阻抵。不行申報者。依催趨不力例參處。一沿途疏淺約十三四處。坐糧廳難以兼顧。請交各汛弁。率役疏通。應銷錢糧。仍令坐糧廳管理。從之。巡漕御史伊喇齊疏劾。河南糧道提催之弊。巡撫尹繼善亦疏請革除各州縣呈送監兌押運官役陋規。凡漕船回空到省。未開兌之前。責成本省巡撫及糧道。既開兌出境則。責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後。責成倉場侍郎坐糧廳及天津總兵通州副將。嚴行稽查。有違犯者。捕護懲治。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



督押惟山東糧道抵通。餘祇彈抵淮安。嗣後各省重運。俱令糧道督押木幫。至臨清出具糧米無虧印結。卽行回任。其自臨清抵通。概令山東糧道往來。催趲山東運河。每年十一月朔。築壩挑淺。開壩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臺莊爲準。微山等湖收蓄衆泉。爲東省濟運水櫃。不許民間私截水源。遇春夏水微。務遵漕規。啓閉漕船到牖。須上下會牌俱到。始行啓板。如河水充足。相機啓閉。以速漕運。不得兩牖齊啓。過洩水勢。其在江中。偶遇大風。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軍船。冒險進行。恒有漂沒之虞。回空之船。管運員及運丁等。恒意存怠玩。或吝惜雇價。將熟習舟子遣散。留不諳駕馭之人。而押運員弁。每先行回署。並不在船督率。往往有運船失風之事。上諭飭沿途各員催趲。應察風色水勢。毋得過於急迫。至涉險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運河中。銅鉛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橫行。民船多畏而讓之。糧船北上。亦爲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轉飭沿途文武員弁。將運漕船催趲先行。餘船尾隨。循次前進。恃強爭先。不遵約束者。罪之。領運員弁。各省漕船分幫。每幫以衛所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一人隨幫効力。順治六年奏定。就漕運各衛中。擇其才幹優長者。授職千總。責其押運。量功升轉。挂欠者。治罪追償。其後裁衛所外委百總。改爲隨幫官。康熙五十一年。揀候選千總三十員。發南漕標効力。如有領運千總員缺。聽總漕委署押運。果能抵通全完。倉場總督咨送兵部。准其卽用揀選。武舉候推。守衛所千總。有願補隨幫者。可在總署處呈明。遇缺准其頂補。三年無誤。以衛千總推用。

雍正二年。漕運總督張大有奏。稱山東河南輪運薊州遵化豐潤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



趙。例責成押運通判。請添設蘄糧千總二。更番領運。從之。各衛既有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分爲押重押空。一。重運費二三千金。一。空運費浮於千金。幫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慶十二年。諭漕督不得多派委員。並禁止運弁等。收受餽贈。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請大加減省。自咸豐三年。河運停歇。船隻無存領運之名亦廢。巡漕御史本明官。順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糧船過淮陋規甚多。並夾帶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專司稽查糧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設巡漕御史四。一駐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東交境。一駐濟寧。巡察山東臺莊。至北直交境。一駐天津。巡察至山東交境。一駐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徵收漕糧。定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兌畢。惟山東臨清廂內之船。改於次年二月兌開。依限抵通。廂外之船。仍冬兌冬開。乾隆間令廂內廂外。一律春兌春開。從漕督楊錫紱請也。嘉慶四年諭曰。冬兌冬開。時期促迫。嗣後東省漕糧。仍照舊例起徵。運赴水次。立春後兌竣開幫。翌年改爲冬兌春開。十五年。令廂河內外幫船。照春兌春開例辦理。江北冬漕。定於十二月朔開兌。限次年二月。兌竣開行。凡漕兌首重米色。如有倉蠹作奸攙和滋弊。及潮濕黴變。未受兌前。責成州縣。既受兌後。責在弁軍覈驗之責。監兌官任之。如縣衛因米色爭持。卽將現兌米面同封固。送總漕巡撫查驗。果係潮濕攙雜。都令賠換篩颺。仍將米樣封送總漕。俟過淮後盤查比較。分別糾劾。然運軍勒索州縣。卽借米色爲由。州縣開倉旬日。米多厥少。勢須先兌。運軍遂敢挑剔。不肯受兌。致糧戶無厥輸納。因之滋事。運軍乘機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開行。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及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通



關自尖丁。尖丁者積年辦事運丁也。他運丁及運弁。皆聽其指揮。尖丁索費州縣。不遂其欲則斬通關不與。使州縣枉懼遲延處分。運軍運弁。沆瀣一氣。州縣惟恐誤兌。勢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雖明知其弊。而憚於改作。且慮運軍裁革。遺誤漕運。於是含容隱忍莫之禁詰。州縣既多浮收則米色難於精擇。運軍既有貼費。受兌亦不復深求。及至通州。賄賣倉書經紀。通挪交卸。米色潮濕不純之弊。率由於此。積重難返。而漕政日壞矣。乾隆間漕運總督顧琮條上籌辦漕運七事。一。州縣親收漕糧。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僉貧包丁代運之弊。一。受未開幫船。催令速行。一。糧船過淮後。分員催趨。以速速漕。一。河道舊有橫淺。豫爲疏濬。以免阻滯。一。各閘俱照漕規隨時啓閉。江廣漕船。攜帶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餘米。速給副丁以濟回時食用。詔從其議。各省漕糧過淮。順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縣。十二月以內。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以內。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內。山東河南限正月。儘數開行。如過淮違誤。以違限時日之多寡。定督撫糧道監兌推官降罰處分。領運等官。捆打革職。帶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東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廣六月朔。各省糧船抵通。均限三月以內完糧。十日內回空。倉場定立限單。責成押幫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糾劾。承平日久漕弊日滋。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而運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倉院糧廳戶部雲南司等處。投文每船需費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至于過壩則有委員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盪等費。每船又須十餘金。交倉則有倉官常例



並收糧衙署官辦書吏。種種需索。又費數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過淮。又有積歇攤派。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費用。總計每幫漕。須費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過淮之苦也。從前運道深通。督漕諸臣。只求重運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於開運時。多帶南物。至通售賣。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後。黃河屢經開灌。運道日淤。漕臣慮船重難行。嚴禁運丁多帶貨物。於是各丁謀生之計絀矣。運道既淺。反增添夫。撥淺之費。每過緊要鬧壩。牽挽動須數百人。道路既長。限期復迫。丁力之敝。實由於此。雖經督撫大吏悉心調劑。無如積弊已深。迄未能收實效也。

### 漕船

各省漕船原數。萬四百五十五號。嘉慶十四年。除改折分帶坍荒裁減。實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屆修造十一。謂之歲造。其升科積缺漂沒者。謂之補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給價之多寡。視時之久暫。地之遠近爲等差。造船之費。初於民地徵十之七。軍地徵十之三。備給料價不足。則徵軍衛丁田以貼造。漕船十年限滿。由總漕親驗。實係不堪出運。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運者。量給加修銀。仍令再運。按年計算。舊船可用。不驗明駕運。督撫查實糾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詐朽壞。或修造未竣。詐稱已完。或將朽壞船。冊報掩飾。或承造推諉。不依限竣工。或該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壞船不估價申報。均降罰有差。直隸山東鳳陽地不產木。於清江開設廠。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寧各幫。共船千二百餘。亦於清江成造。自儀徵逆流抵淮。四百餘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後復渡大江。道經千里。到次遲延。縣官急於



考成。旗丁利於詐索。船未到。卽行交兌。名曰轉販。於是贈耗使費賠補苛索。諸弊日滋。運軍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統歸糧道管理。令運軍支領料價。赴廠成造。不敷卽於道庫減存漕項銀內動支。徐州衛河南後幫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廠成造。駕赴河南水次兌糧。程途遼遠。易誤兌限。尋改在山東臨清設廠成造。遇滿號之年。令各軍於江安道庫銀內領價成造。其濟南前幫則在江南夏成鎮成造。嗣又改於臨清胡家灣設廠。船成查驗之法九。一。驗木。二。驗板。三。驗底。四。驗樑。五。驗棧。六。驗釘。七。驗縫。八。驗艙。九。驗頭梢。山東各幫於額運漕船外。向設置存船三十。江蘇揚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後議裁。並將揚州衛應裁之船。抵補江興二衛貧疲軍船。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上漕船變通事宜。一。漕船當大造之年。遇有減歇。卽停造一年。與先運之船。年限參差。將來無須同時配造。一。賠造之船。已出運多次。恒欠堅固。嗣後將賠造接算原船。已滿十年尙能出運者。准其將船在通售賣。一。滿號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堅固者。交總漕擇令加修。出運一次。許其流通變賣。從之。二十九年。漕督楊錫紱言。各省漕船。當十運屆滿。應行成造之年。如運糧抵通。准在通變價再買補之。船未經滿運。或中途猝遇風火。請准就地折變。詔從其議。大河淮安等幫漕船。恒有遭風沈溺之事。阿桂奏稱。因船過高大。掉挽維艱所致。請較原定尺寸。酌量減小。嘉慶十五年。復酌減江廣兩省漕船尺寸。運丁利於攬載客貨。船身務爲廣大。不知載重則行遲。行遲則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者。兼之強掣剝運。推撻交加。怨聲載道。不僅失風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賠累日甚。每船除例給二



百八兩外。復給五百九十餘兩。以紓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費有經常有額外。年糜國帑數十百萬。及其出運。勒索於州縣者。又數十百萬。催趨迎提。修歲勞攘。夾帶愈多。雖蘇松內河。亦無歲不剝運。剝運仍責舟於沿途。甚至攔江索費。奪船毀器。患苦商民。抗違官長。以天庾爲口實。援漕督爲護符。文武吏士。畏其勢燄。莫或究詰。凡漕船載米。毋得過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帶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爲百石。永著爲例。旋准各船頭工舵工人。帶土宜三十石。水手每船帶土宜二十石。嘉慶四年。定每船多帶土宜二十四石。屯軍領運漕糧。冬出冬歸。備極勞苦。日用亦倍蕪家居。於是有夾帶私貨之弊。漕船到水次。卽有牙儉關說。引載客貨。又於城市貨物輻輳之處。逗留遲延。冀多攬載。以博微利。運官利其餽獻。奸商竄入糧船。藉免國課。其始運道通順。督漕諸臣不事苛察。逮黃屢倒灌。運道淤淺。漕臣嚴申夾帶之禁。丁力益困。當商力充裕時。軍船回空過淮。往往私帶鹽斤。漕運總督張大有條上六事。一。長蘆兩淮產鹽之處。奸民勾串竈丁。私賣私販。伺回空糧船經過。卽運載船中。請嚴行禁止。違者俱依私鹽例治罪。一。糧船回空時。請於瓜洲江口派瓜洲營。協同廳員搜查。一。運司等官。拏獲私鹽。請依專管兼轄官例議叙。一。隨幫官專司回空。有能拏獲私鹽三次。及幫船三次回空無私鹽事者。以千總推用。一。每船量帶食鹽四十斤。多帶者以私鹽例治罪。一。例帶土宜之外。包攬商船木筏者。照漏稅例治罪。貨物入官。自是禁網益密矣。幫丁困苦。爰有津貼之議。江蘇漕船。以松江幫丁力爲最疲。定例松太等屬。每船津貼銀三百兩。旋加爲五百兩。幫丁視爲額給之項。仍欲另議津貼。開船遲延。州縣恐



貽誤獲譴。恒私餽之。以致津貼日增。流弊無已。漕運抵通及遇淺。皆須用剝船。清初設紅剝船六百艘。每船給田四十頃。收租贍船。免其徵科。近畿州縣。距河甚遠。恒雇覓民船。河干游民。藉之邀利。及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攪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傾覆其船。逮運官查明。仍責地戶賠償。傾家蕩業。又領船船戶。例受天津鈔關部差管轄。每歲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促。過堂守候。莫不有費。苦累實甚。三十九年。裁紅剝船。依原收租數。分派各省。於漕糧項下編徵解糧。道庫支發。乾隆二年定。每船給紅剝銀二兩。由隨幫千總領發。漕船遇淺。由運軍自雇民餘。坐糧廳酌定雇價。十三年。增設堡船六十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食。均於紅剝銀內支用。餘仍分給運軍。南糧入北河後。官爲雇船剝運。糧艘未到。剝船先期預備。守候累日。且有妨商鹽挽運。五十年。諭令另造剝船。南糧抵北河。卽剝運赴通。嗣後毋得封固民船。致滋擾累。違者罪之。尋議定官備剝船千二百艘。發交附近沿河天津等十八州縣收管。如有商貨鹽斤。許其攬載。四月以後調赴水次。毋得遠離。翌年復添造三百隻。交江西湖廣成造。運送天津。與原設剝船。在楊村更番備剝。豫東二省。因水淺阻滯。定造剝船三百艘。交德州恩武城夏津臨清五州縣分管。清初沿明衛所之制。以屯田給軍分佃。罷其雜徭。尋改衛軍爲屯丁。毋得竄入民籍。五年一編審。糧道掌之。康熙初定各省衛所。額設運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運。每船僉丁一名。餘九名以諳練駕馭之水手充之。凡僉選運丁。僉責在糧道。舉報責衛守備。用舍責運弁。保結責通幫各丁。尋僉本軍子弟一人爲副軍。雍正初免文學生員僉運。先是江蘇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衛。去蘇松水次



遙遠。遇有應更換之丁。運官赴衛查覈。往返須時。請預僉備丁。造冊送糧道。轉送總漕備案。經戶部議准。漕督楊錫紱上疏爭之。略言預僉閒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衛幫。貧富不等。殷富之幫。本無俟閒丁預備。貧乏之幫。遇有應換之丁。百計搜查求一二殷丁。且不可得。安有數十閒丁。可以預備。其不必一也。又殷實軍丁生計麤裕。猝遇收成歉薄。一二年或即轉爲貧乏。今既僉選註冊矣。設需用之時。已經貧乏。是仍以疲丁應選。其不必二也。至送糧道點驗。僕僕道途。廢時失業。不便一也。衛所州縣書吏。喜於有事。富者賄脫。貧者受僉。不便二也。請停止預選閒丁注册。從之。舊制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頃。其後丁地半歸民戶。運丁生計貧乏。經戶部行文清查。不許民間侵占。乾隆初巡漕御史王興晉奏。屯田籍冊。年久散失。無可稽考。亦有冊籍僅存。而界址難於徵實。或軍丁典佃於民。而展轉相售。屢易其主者。清田歸運。徒滋擾累。蓋津貼之舉。已成通例。民出費以贍丁。丁得項以承運。相沿既久。無礙於漕。況丁得田不能自耕。勢必召佃收租。是與未贍時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未見有益也。二十五年錫紱奏。漕運之有疲幫。實緣運丁債負爲累。浙江之金衢嚴溫處紹台嘉等幫。江南之江淮興武鳳陽大河等幫。債欠尤多。幫疲益甚。欲除私負之累。莫若出借官帑。請於浙江江安道庫。各提銀六萬兩。專備疲幫領借。每歲督運道員。查按沿途。及抵通需用銀數。提交押運。至期散給。於次年新運應領項下扣還。俟疲幫漸起。奏明停止。各省州縣衛幫。承僉運丁。均以奉文派僉日起。限爾月僉解。並查明田地房產。造冊送總漕存案。設有虧短挂欠。令其賠補。若僉派後。實係賣富差貧。或棄船



脫逃。或重僉已革之丁。以及徇情出結。將軍丁改入民籍者。承僉之員。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其上司照失察例議處。從漕督毓奇請也。道光十三年。給事中金應麟奏。江浙內河一帶漕船。訛詐商民。有買渡排幫等名目。州縣以兌米畏其挑剔。置若罔聞。聞滯運擾民。爲害甚大。詔林則徐。富呢揚阿。嚴行查禁。

### 錢糧

運軍往來淮通。終歲勤苦。屯田所入有限。於是別給行月錢糧資用。其數各省不一。江南運軍每名支行糧二石四斗至三石八斗。月糧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廣行糧三石。月糧九石六斗。山東行糧二石四斗。月糧九石六斗。其通津等衛。協運河南漕船運丁。行月之數與山東同。各省領運千總等官。於廩俸外。多有兼支行糧者。行月二糧。舊時本少折多。且折價每石不過三四五錢。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詔令漕督議定。查照歲支行月舊額。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石銀一兩四錢。永著爲令。康熙二十九年。行月錢糧。設立易知由單。列明應給各項錢糧。丁各一紙。照款支給。如官役尅扣婪索。許本丁將事由載單內。於過淮時陳控。雍正元年。覆准。運船到次。先將本色行月錢糧。於三日內給發。折色銀由衛守備出具印領受。領運千總鈐章。解道驗明。以半給軍。半封固。糧道賫准。由總漕監發。愆期遲延者罪之。乾隆五年議定。運丁於解淮驗給一半錢糧內。酌留回空費用。數多者扣留三之一。少者酌扣八兩。令糧道另行封兌。於過淮時交。隨運官弁收領。俟抵通交糧後。給發各丁。緣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資斧缺乏。不能及時抵次也。十年。漕督顧琮上言。糧道所押幫船。多



少不同。兌開復有遲早。必俟最後之幫開竣。方得赴幫督察。而首進之幫。又不免守候領銀之累。請仍令糧道兌准。封給領運千總解淮。呈驗散給。從之。凡漕船停歇。月糧減半給發。民船停運。給月糧原額四分之一。三十年。車駕南巡。截留江浙二省冬兌漕糧。各十萬石。減歇之船。於應給月糧外。加恩再給十之二。以示體恤。運軍月糧。遇閏按月本折均平支給。尋罷。嗣以閏月錢糧。乃計日授食。各軍春出冬歸。停支一月。不免枵腹。山東河南浙江寧鳳陽等衛。閏月有糧。仍照原額支給。山東浙江及蘇太等衛。遇閏各有額編加徵銀。江興等衛無之。遇閏。於道庫減存量內支用。江西湖北湖南係按出運船米之數支給。河南遇閏亦無加徵銀。向准山東等省。一例支給。經部駁追。尋准其照支。各省運軍名數。參差不齊。江浙每船十一二名不等。嗣議定。每船概以十軍配運。按名支給行月。安慶衛舊係按漕用軍。按名派行月二糧。自畫一裁減後。每船祇用十軍。而所載漕糧。則倍於他船。應仍按糧支給行月。山東德州等衛。有自雇民船裝運漕糧者。一體支給行月錢糧。江寧省衛。無贍運屯田。遇有減存。同出運之船。支給安家月糧。江淮興武二衛。原減駕軍二名。准其復設。派給行月二糧。例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縣支領。每船餽遺書吏六七金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二三十金不等。十金之糧。運丁所得。實不及半也。

### 考 成

漕糧爲天庾正供。司運官吏。考成綦嚴。順治十二年。定漕糧二道考成則例。經徽州縣衛所



各官。漕糧逾期未完。分別罰俸住俸降級革職。責令戴罪督催。完日開復。康熙二年議定。隨漕行月輕齋各項錢糧。總作十分計算。原參各官。限一年接徵。而接徵之員。止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後接徵官限一年。糧道知府直隸州一年半。巡撫二年。如仍不完。照原參分數議處。其經徵督催白糧各官考成條例。悉與漕糧同。白糧項下減存經費銀。不得擅用。違者題參。並勒令賠繳。糧道完儲錢糧。春秋造冊達部。候撥解京餉。年終及離任日。藩司盤查出。如有侵虧。揭報巡撫題參。凡漕欠無論多寡。均發各糧道嚴追。承追官吏。嚴查本弁木軍產業。估計變售價補。如運軍侵糧逃逸。報明戶部。行文總督提究。挂欠米石。追完補運。與本幫原欠米不符者。將過淮不駁換之總漕。及督漕承運各官。並採買搭運之員。一併糾劾。其運到之米。按數收用。以免累及運軍。承平日久。法令日弛。糧道及監兌押運官。既不親臨水次。糧船抵淮。漕總復不嚴行稽查。於是弁運任意折銀。沿途盜賣。抵通時遂多挂欠矣。四十五年。令嗣後耗贈漕截等銀米。暫存糧道倉庫。俟回空時。倉場查明。按其挂欠數扣抵不足。以行糧抵補。旋議定挂欠漕糧。不及一分至六分之弁軍治罪。總漕糧道。按所欠分數議處。並將所欠漕糧。由總漕糧道。及監兌押運僉丁衛所各官。至運丁。分別担任。均限定期內償還不完。總漕糧道交部議。運官運軍。分別治罪。仍責成總漕糧道。賠償全完者優叙。糧船抵通。起卸漕米。例買幫餘米抵補。雍正三年奏准。嗣後漕米如有不足。即分別參處。償還不得。以別幫餘米買補。其運軍日用餘米許其售賣。餘並禁阻。漕船經涉江湖。偶遇風濤漂沒。沿途催趲各官。及汛地文武官。親臨勘驗出結。總漕及巡撫覆勘奏免。若軍弁詐報



漂沒。及漂沒而損失不多。乘機侵盜。至六百石者。擬斬。不及六百石。充發極邊。漕米按數賠繳。文武官遇漕船沈溺。不將情由申報。押運官弁巡查不謹。致失火焚燬者。俱降一級調用。地方官不協救。延燒他船者。罰俸一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河內失風漂沈者。不許豁免。押運官弁。照失於防範例。罰俸一年。如有假捏。嚴加治罪。出結官弁。從重議處。凡海洋江河。遭風漂沒。領運弁軍。幸獲生全者。照軍功保守在事有功例。晉級賜金。其漂沒身故者。官弁照軍功陣亡例。分別准蔭加贈。運軍給予祭葬銀。乾隆七年議定。漕船失風火災。船未沈沒。無論已未過淮。卽令修固復載抵通。如已被沈難辱者。雇民船載運。隨幫過淮。盤驗抵通。如失事在過淮以後。黃河中流。民船難募。令先分通幫帶運開行。沿途仍雇覓民船裝載。通幫各丁。出具互結。稍有虧欠。責令償補。江廣漕船。失風沈溺。如果不堪辱修。無論已未滿號。地方官驗明申報總漕。就近變價。令運弁資交糧道發給。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議准江蘇浙江山東河南等省。買補船艘。如已滿號。遇失風事故。就近折變價銀封交員弁攜回。由糧道驗給各軍。以補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損壞。及雷火焚燬沈失米糧。免其償補。

(二) 辱は水を汲み出すこと。

### 賞恤

各省漕糧。歲有定額。凡荒地無徵者。督撫勘實報免。隨漕銀米一例蠲免。災傷之區。應徵漕糧。及折改漕價。酌量被被災輕重。分別緩徵。帶徵遇帶徵之年。復被被災傷。分年壓徵帶補。



沿江沿海田地坍沒水中者。保題豁免。水旱偏災民地。例得蠲免。惟應船役。卽被災甚重。仍須供修船雇募等事。不得同邀寬典。康熙三十七年。議定京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六州縣。紅剝船戶所領地。水旱一體蠲免。水淹田畝。例於歲終確勘。涸前起徵。淹則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歷徵例。俟冬勘後。涸則滯徵。淹則豁免。蘇松太三屬爲東南財賦之區。賦額最重。世宗以來屢議蠲緩。然較之同諸府縣。尙多四五倍。或十數倍。道光時兩遭大水。各州縣。每歲歉蠲減。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數。除官墊民欠。每年僅得正額之七八或五六而已。軍興後以。兩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諭江督蘇撫查明。折衷議減。期與舊額本輕之常鎮二府。通融覈計。著爲定額。其紳戶把持。州縣浮收諸弊。永遠禁革。四年。戶部遵議。江蘇常鎮太五屬編徵米。係會同漕贈。行月南恤局糧等款徵收。應如李鴻章等所奏。無分起運。留支一體並減。酌科則之重輕。視減成之多寡。計原額編徵米豆二百二萬餘石。減五十四萬餘石。民困稍舒。曾國藩又請將蘇松地漕錢糧。一體酌減。部覆。漕項爲辦運要需。若議覈減。費必不敷。勢須另加津貼。於民生仍無裨益。詔令國藩鴻章仿浙省成例。覈實刪減浮收。並嚴禁大戶包攬。短交等弊。是年減浙江杭嘉湖三屬米二十六萬餘石。

### 海運

海運始於元代。至明永樂間。會通河成乃罷之。清沿明代長運之制。嘉慶中洪澤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謂海運旣興。河運仍不能廢。徒增海運之費。且大洋中。沙礁叢雜。險阻難行。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



之地。旗丁不諳海道。船戶又皆散漫無稽。設有延誤。關係匪細。上謂海運既多窒礙。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羸絀不齊。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爲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輪輓維艱。吏部尙書文孚等。請引黃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可無泛溢。然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爲患滋深。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海運之議復興。詔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於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會孫玉廷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三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廷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尙未開行者。有淤阻禦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剝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上震怒。元煜玉廷檢均得罪。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英和建言。治道久則窮。窮則必變。河道既阻。重運中停。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雖一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蓋滯漕全行盤壩剝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雇海船分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徵濕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則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晉之稽察。河務之張弛。晉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臣以爲無如海運便。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時琦善督西江。陶澍撫安徽。咸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徠商船。



籌議剝運兌裝等事。嗣澍言見履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鉅。仍由河運。上乃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天津。復命理藩院尙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海運水程四千餘里。踰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派步軍統領衙門。文武員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於例給旗丁十八萬餘石。內動放。所節省耗米六萬石。仍隨同起運。承運漕糧。每石給耗米八升。白糧耗米一斗。以補正米之不足。仍將漕糧商耗。覈出二成。白糧覈出三成。由津局給價收買。隨正交運。漕糧無故短少微變。於備帶耗米內補足。不敷勒令買補。如有斫梳鬆船傷人等事則免之。船戶脚價。飯米折色並津貼等銀。先於受兌後發七成。餘三成。交押運員弁。到壩後查無弊端。始行全發。沙船餘米不下十萬石。初照南糧例。聽天津人照市價收買。嗣以商人希圖賤價售買。改由官爲收買。其價銀由江南委員轉發船戶。後仍令商船自行售賣。每屆海運期。沿海水師提鎮。各按汛地。派撥哨船兵丁。巡防護送。並派武職大員二。隨船赴津。上海交兌時。先期咨照浙江提鎮水師營。出哨招寶陳錢一帶地方。江南提鎮水師營。出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蹟山。山東總鎮出哨成山石島。會於鷹游門。以資彈壓。山東洋面責成游擊守備。搜查島嶼。防護迎送。後以邵燦言。停派護送武職大員。責成沿海水師。逐程遞護。嗣寧滬商人各置火輪船一。遇新漕兌開行時。分別扼要巡防。剝船直隸舊設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撥故城等處。八百艘留楊村。餘千五百艘集天津備用。後履齋堪



裝漕糧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備裝載。商船首次抵津。先僅府縣倉廩廟宇。撥卸三十萬石。餘令剝船徑運通倉。隨將天津倉廩廟宇所儲漕米運通。無庸轉卸北倉。致多周折。至商船二次抵津。如剝船不敷裝載。即將米先儲府縣倉廩廟宇不敷。再剝儲北倉。隨令原剝將所儲米石。儘數運通。剝船足敷裝載。即按首次商船辦法。不必分儲北倉。以歸簡便。剝船百六十隻爲一起。由經紀自派人分起押運交倉。押運員役。稟報倉場。復馳回續押後起米船。經起等。止須帶領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難需索。交地方官從嚴治罪。各州縣經管剝船。每年例給修艙銀五兩。三年小修一次。給費二十兩。歲終漕竣。逐一挑驗。船身堅固者。酌量修艙。如損壞較甚。即核實估價。所需經費。於道庫油艙銀項下動撥。封河守凍期內。每船工食銀十五兩。運米百石給腳價八兩四錢。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嗣每百石加腳費五兩。李鴻章因官剝船戶貧困滋弊。例定工食銀十五兩。僅領一半。不敷贍家。請每船由蘇浙漕項內。酌貼五兩。部格不行。鴻章上疏爭之。詔從其議。商船領運漕糧。迅速無誤。萬石以下。給匾額。五萬石獎職銜。每次奏保。以百二三十人爲限。七年。蔣攸銛請新漕仍行海運。上以近年河湖漸臻順軌。軍船可以暢行。不許。其後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二十六年。詔復行海運。二十七年。議准蘇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糧米。自明歲始。改由海運。三十年。復令蘇松太二府一州白糧正耗米。援照成案。由海運津。咸豐元年戶部尙書孫瑞珍請河海並運。御史張祥晉請將江蘇新漕援案推廣。常鎮各屬及浙江一體海運下。江督陸建瀛蘇撫楊文定浙撫常大淳妥議。覆稱明年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漕白糧米。請一律



改由海運。浙漕礙難海運。請仍循舊章。從之。二年。建瀛上籌辦海運十事。下部議行。是年以浙江漕船開兌過遲。回空不能依期歸次。詔來歲新漕改爲海運。從巡撫黃宗漢請也。五年。河決銅瓦廂。由張秋入大清河。挾汶東趨。運道益梗。六年。截留江蘇應運漕糧二十萬石。供支兵餉。實運漕白正耗。及支贖給丁餘耗米七十五萬五千餘石。其歉緩南漕。令各州縣依限催徵運通。同治七年。議試用夾板船裝運。採買米石。水腳銀數悉仍沙船例。給銀五錢五分。挽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寄棧。聽驗米大臣。會同通商大臣。驗收過剝。所需小船。剝價棧租挑力。每石給銀七分。由商董承領經理。又每石給保險銀三分。設有遭風拋失。責令貼補。至每米千石。隨耗八十石。備帶餘米二十石。剝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給津通剝價銀八兩一錢四釐。通倉箇兒錢。折銀二兩。均照海運。正漕採買各案辦理。是年以津沽河面狹隘。常有沈船失米之虞。於大沽增設海運外局。九年。浙江巡撫楊昌濬奏。浙省來歲新漕。酌擬海運章程十四條。一。委員分辦以專責成。一。新漕仍由上海受兌放洋。白糧仍循案裝盛麻袋。首先運滬。一。寬備海運商船。並由蘇省多撥沙船。移浙濟用。一。經耗等米仍照數支給。商耗飭帶本色。並餘耗申糙等米。搭交倉。一。增給天津剝船耗米。以彌虧欠。一。津通經費照案備帶簞羨等款。仍按數折解。一。商船准帶礮械。並由商捐。輪船護送。仍責成沿海水師實力巡防。一。天津交米後。循舊責成經紀。續到之船。仍由天津道驗收。一。循案加增海運經費。一。米船到津。應多添排數。寬備剝船。一。商船水腳等項。照案核給。並二成免稅。酌定賞罰。一。商船二成免私之貨。仍以米石計斤。所帶竹木。



照案免稅。一。商船回空載貨。照向章免稅。一。米船抵津交卸。嚴禁經紀。斗斛剝船。需索浮費。下部議行。十年。鴻章言。剝船守候苦累。每載米百石。請加給腳價銀五兩。竝另籌運白糧民船。守候口糧銀萬二千兩。由浙糧道庫漕項內撥解。不敷則由司庫通融借撥。十一年。昌濬請以輪船運漕。從之。輪船招商。由商人借領二十萬串。爲設局資本。盈虧悉由商任之。購堅捷輪船三艘。每年撥海運漕米二十萬石。由招商輪船運津。其水脚耗米等項。仍照向章辦理。輪船到津。命直督籌備剝船轉運。竝會同倉場侍郎。臨棧查驗。仍仿照白糧例。由江浙撫道。運通交納。以杜折耗偷漏。輪船協運江浙漕糧。籤明某省漕白糧米字樣於米袋之上。糧米上棧時。由滬局派員監兌。兌竣卽由輪船商局。給收米回文。以後裝船起運。俱由商局覈辦。滬局不再與聞。其棧費夫力亦由商局任之。凡漕糧派裝輪船。輪船商局。酌委執事。會同滬局。詳驗米色乾潔。方行收兌。交輪局押赴浦江東棧斛收。抵津飭津局各員董。提前驗收。以免壅滯。輪船每艘載米三千石。填發連單。由津局稽核。一切領銀領米等結。悉罷之。輪船運米。由上海道填給免稅執照。並援例得酌帶二成貨物。其洋藥及二成之外另帶貨物。仍須納稅。喬松年奏。山東境內黃水日益汎濫。運河淤塞。請挽復淮徐故道。擬因勢利導。俾黃水先驅張秋。其張秋南北。普行挑濬。修建廂壩。以利漕。丁寶楨文彬奏。事下廷臣會議。復稱銅瓦廂決後。舊河身淤墊遇高不能挽復淮徐故道。至借黃濟運。築堤束水。與導衛濟運之法。同一難行。鴻章奏請。仍由海道轉運。令各省酌提本色若干。運滬由海船解津。餘照章折解。以節運費。並隨時指撥漕折銀向。採買接濟。並請停止河運。採買



糧石。推廣海運。仍下部議。先是江北漕糧。由河運通。至是亦試辦海運。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滬採買漕糧八萬石。交招商局。由海運津。每石脚價銀二兩七錢。光緒元年。湖南漕糧採辦正耗米二萬三百四十五石。湖北採辦三萬石。均交招商局。由海運津。江西湖南尋停。寶楨奏。運河廢壞。莫非黃水之害。治運必先治黃。應先將微湖之湖口雙閘。及各減閘。迅束修砌。及時收蓄。以保湖漕。運河正身。亦須量爲疏濬。嗣桂清畢道遠廣壽賀壽慈等。亦以籌款修復運河爲請。黃元善復稱自黃河北徙。運河阻滯。改由海運。原屬權宜之計。當時奏定江蘇漕額。以河運經費。作爲海運支銷。每石不得過七錢。嗣以經費不敷。迭次請增。江蘇所加。距一兩不遠。浙江已加至一兩。較道光二十八年。咸豐二年。海運經費尙有節省歸公者。大相逕庭。且海運曆涉重洋。風波靡定。萬有不測。所關匪細。河運雖迂滯。而沿途安定。經費維均。自各省以達京倉。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數計。裕國利民。計無善於此者。現停運未久。及時修復。尙屬未晚。再遲數年。河道日淤。需費更鉅。臣以爲河運迂而安。海運便而險。計出萬全。非復河運不可。上命河督漕督及沿河各督撫。籌畫具奏。沈葆楨疏駁。桂清畢道遠等。請將有漕省分酌提漕項。及將海運糧石。分出十數萬石。改辦河運之議。竝力言河運決不能復。運河旋濬旋淤。運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時遷徙。漕路亦隨爲轉移。而借黃濟運爲害尤烈。前淤未盡。下屆之運。已連檣接尾而至。高下懸殊。勢難飛渡。於是百計逆水之性。強令就我範圍。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屆之淤復積。設令因濟運而奪溜。北趨則畿輔受其害。南趨則淮徐受其害。億萬生靈。將有其魚之歎。又不僅徒糜



漕運已也。七年令直督飭招商局。於協運漕糧時。酌分道員駐津驗兌。竝責成糧道。嚴督治漕事人員。兌米時加意查察。因招商局。協運江浙漕糧。有攙雜破碎諸弊故也。十年。法人構衅。海運梗阻。太常卿徐樹銘言。漕糧宜全歸河運。請於運道經行處。疏濬河流。修治閘壩。並選雇民船以濟運。明年曾國荃言。來年河運。酌添江蘇漕糧五萬石。竝將邳宿河道淤淺處。酌估挑濬。從之。盧士杰言。鄭州黃河漫口奪溜。山東運河十里堡門外。積淤日寬。回空漕船。不能挽抵口門。現寧蘇新漕。待船裝載。邳宿挑淤築壩。必待空船過竣。米二十萬方可興工。上命迅飭疏濬積淤。俾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從山東巡撫張曜請。改撥海運漕石。仍歸河運。國荃黃彭年奏。江安河運米石。業經截留充賑。蘇屬河運漕米十萬石。前已改歸海運。各州縣起運。均已抵滬驟改河運。窒礙難行。且雇船將近千艘。亦非旦夕可致。請俟本年冬漕。再行遵旨。提前河運。以期規復舊章制可。十九年。北運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漲。水勢高於隄顛數尺。原築上堰。俱沒水中。運河水旱。大小決口七十餘處。由津運京。米麥雜糧。千數百艘。在楊村阻淺。命鴻章將各口門堵合。竝疏濬河身。停蓄水勢以利舟行。二十二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運。惟江北漕糧。仍由河運。復於蘇松項下。米挽水。諸提撥米十萬石。併入河運。船多道遠。自黃入運。自運入衛。節節阻滯。船戶窮無復之。竊弊叢生。本年漕船到津。較昔已遲二三月。誠恐有誤回空。已飭併程催趲。尅日兌收。但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萬石。米色尙佳。江蘇五萬石。米色參差。甚或蒸變。剔除陳曬。幾費周章。蓋運受黃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擬請自本年始。改撥蘇漕之十萬石。統歸海運。其江



蘇冬漕仍辦河運。以保運道。下部議行。御史秦夔揚以江北河運。勞費太甚。疏請停辦。改折解部。部議。漕糧關係京倉儲積。未便遽更舊制。二十六年。以戰端既開。從陳璧請。於清江浦設漕運總局。車駕西幸。轉運局移漢口。清江改設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車。由津運京。二十七年。以財用匱乏。諭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責成各省奕勸請於應大吏。清釐整頓。節省局費運費。並查明各州縣徵收浮費。勒令繳出歸公。以期彙成巨款。辦白糧外。每年採辦漕糧百萬石。純用粳米。並不得率截留。從之。二十八年。部議本年江浙漕糧。純歸招商局輪船。承運費應力從減省。盛宣懷奏。近年滬局輪船。因事起運太遲。棧耗既鉅。及運至塘沽。又值聯軍未退。費用倍於常時。二十六二十七兩年。招商局所領水腳。實不敷所出。本年太沽洋行。願減價攬載。英日議定商約。均欲漕運列入約章。臣等力拒之。蓋招商局爲中國公司。前李鴻章奏准漕米軍米。悉歸招商局承運。實寓有深意也。此次詳察中外情形。擬請自二十八年冬漕始。於向章每石。輪船水腳保險等項。漕米銀三錢八分八釐一毫內。減去五分。永爲定制。從之。江浙漕糧。由海運津。向用剝船運至通倉。每石支耗米一升二合五勺。名曰津剝食耗。自南漕改用火車運京。此項耗米。改令隨正交倉。嗣因運米事竣。每有虧耗。許仍舊支給。以抵車運虧耗云。



# 清史稿食貨志 (四一鹽法)

## 鹽法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蒙古新疆多產鹽地。而內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雲南曰河東曰陝甘。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爲八。行銷直隸河南兩省。奉天舊有二十場。後分爲九。及日本據金川灘地。乃存八場。行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山東舊有十九場。後裁爲八。行銷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兩淮舊有三十場。後裁爲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場。其地分隸浙江江蘇。行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場。行銷福建浙江兩省。其在臺灣者。尙有五場。行銷本府。後入於日本。廣東二十七場。行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雲南貴州七省。四川鹽井產旺者。凡州縣二十四。行銷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雲南甘肅六省。雲南鹽井最者二十六。行銷本省。河東鹽池分東中西三場。行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陝甘鹽最著者曰花馬大地。在甘肅靈州。行銷陝西甘肅兩省。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之鹽。出於海。四川雲南出於井。河東陝甘出於池。其製法。海鹽有煎有曬。池鹽皆曬。井鹽皆煎。論質味則海鹽爲佳。池鹽井鹽次之。海鹽之中灘曬爲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論成本則曬爲輕。煎之用蕩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則工本愈重。此其大較也。初鹽政屬戶部山東司。



宣統二年。乃命戶部尙書兼任督辦鹽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視。後裁歸總督巡撫管理。其專司曰都轉運使司。無運司。各省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其行鹽法有七。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曰官督商銷行之爲廣且久。凡商有二。曰場商主收鹽。曰運商主行鹽。其總攬之者曰總商。主散商。納課後多剝削侵蝕之弊。康熙乾隆間革之。而未能去。惟兩淮以道光時。陶澍變法奏除引目。由戶部寶泉局鑄銅板印刷。順治三年。以淮浙領引。距京遠。設都理引務官駐揚州。至七年裁。十五年。發引於運司。尋命運司仍委員。赴部關領票亦領於部。商人之購鹽也。必請運司支單。亦日照單曰限單曰皮票。持此購於場。得鹽則貯之官地。奉天謂之倉。長蘆謂之坵。未檢查者曰生鹽。已檢查者爲熟鹽。熟鹽乃可發售。兩淮總棧。始由商主。後改官棧。四川以行銷黔滇者爲邊岸。本省及湖北爲計岸。潼川州爲潼岸。河東總岸立於咸豐初。其行陝西者以三河曰爲之匯。行河南者以會興鎮爲之匯。山西則蒲解。於安邑運城立岸。而澤潞等處。亦分立焉。大抵暢岸外有滯地。或展限。或減引。或停運。或用併引附銷統銷融銷諸法。併引附銷者。將積鹽附入三引銷一引。又納引半之課行一引之鹽。納三引之課行二引之鹽是也。統銷者將積引統燬。其正雜錢糧。令商人分年完繳。融銷者以暢岸濟滯地是也。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數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爲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餘引綱引食引陸引水引。浙江於綱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與票之分。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爲世業。謂之引窩。後或售與承運者。買單謂之窩。單價謂之窩價。道光十年。



陶澍在兩淮。以其擡價奏請。每引限給一錢二分。旋禁止。票無定域。而亦有價。當道光咸豐間。兩淮每張僅銀五百兩。後官商競買。逮光緒間。至萬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廣狹大小而定售額。票則同一行鹽地售額亦同。嘉慶以前引多票少。後乃引少票多。蓋法以時變如此。若夫歲入。道光以前。惟有鹽課。及咸豐軍興。復創鹽釐。鹽課分二類。曰場課。曰引課。場課有灘課竈課鍋課井課之分。長蘆有邊布。福建有坵折。邊布者明時竈戶。按丁徵鹽。商人納粟於邊。給銀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遠鹽無商支。令八百斤拆交布三丈二尺。後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竈課向分地丁爲二。但丁不盡有地。雍正間用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言。將丁銀攤入於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長蘆邊布之名。猶仍舊。坵折者鹽田所納錢糧謂之折價。程燠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其供應內府及京師盛京各衙之鹽。康熙中悉裁。祇供內府光祿寺二十萬斤。折銀解部充納。引課有正課包課雜課鹽釐。分出境稅。入境稅。落地稅。逮乎末造。加價之法興。於是鹽稅所入。與田賦國稅相埒。是以順治初行鹽百七十萬引。徵課銀五十六萬兩有奇。其後統一區。夏引日加。而課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嘉慶五年。六百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兩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九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光緒末合課釐。計共二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歲入約四千五百萬有奇。蓋稅以時增又如此。順治二年。諭各運司鹽。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餉練餉及雜項加派等銀。十六年。戶部議准。各商鹽船。用火烙記船頭。不許濫行封捉。其過關祇納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論。十七年



用兩淮巡鹽御史李贊元言。回空糧艘禁緝夾帶私鹽。康熙九年。兩淮巡鹽御史席特納徐旭齡。言兩淮積弊六大苦。一。輸納之苦。一。過橋之苦。一。過所之苦。一。開江之苦。一。關津之苦。一。口岸之苦。總計六者。歲費各數萬斤。應請革除。又掣摯三大弊。一。加鉅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嚴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議定例。凡橋所掣摯。溢斤割沒。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額。如夾帶過多。掣官虛填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斤坐贓。庶掣摯公而國法信。上命勒石嚴禁。立於橋所及經過關津口岸。席特納又陳自康熙七年。鹽官差遣稍遲。前任鹽差。於徵完本年課銀外。又重徵新鹽。鹽猶未賣一引。而課已徵。至二十餘萬。此種金錢追呼無措。非重利借債。卽典鬻赴比。應請停止。如所請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余國柱言。命將商鹽掣驗。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課二錢五分。永遠革除。著爲例。二十年。命革除三藩橫徵鹽課。自滇黔告變。所在揭竿蠶起。鹽無行銷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彌望。無所得售計。臣以軍需所恃。督餉之檄急如星火。商於是大困。時天下鹽課。兩淮最多。困亦最甚。賴巡鹽御史劉錫魏雙鳳。多方撫恤。輸納忘疲。至是海內殷富。淮南寧國太平池州等府。及兩浙山東廣東福建。先後增引。利獲三倍。不特額外照舊行銷。且願先呈課銀。請將以前停引補還。四川經明季之亂。江楚人民遷移其地。食鹽日多。請引數倍於昔。所開之井。爲滇黔資水陸無滯。而福建廣東兩浙。招徠竈丁。墾復鹽池鹽坵。報部升課者不絕。又兩浙各場。漲墾蕩地。二萬二千七百餘畝。廣東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贛二府鹽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課。亦如之。上以寰宇昇平。免浙江加斤銀



之半。共三萬一千三百八十餘萬。三十八年南巡。復諭各鹽差。向因軍需。於正額外。更納所私得贏餘。著將此項停罷。其兩淮鹽課。前曾加四十萬。著減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總督阿山言。革除兩淮浮費數十萬。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長蘆巡鹽御史田文鏡請。將山東所裁鹽引。補足辦課。經部議准。上以加引增課無益。不許。先是順治二年。世祖定巡視長蘆兩淮兩浙河東鹽政差監察御史。各一歲一更代。其山東鹽務。歸長蘆兼營。陝西歸河東兼營。十年。停鹽務。專責成運司。尋因運司權輕。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復停巡鹽。明年巡撫金世德。以直隸事繁請仍差御史。於是兩淮兩浙河東皆復舊制。既而兩廣福建並設巡鹽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撫管理。時鹽課惟廣東雲南常闕額。因康熙初粵商由里下報。充三年一換。名爲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將排商費萬餘兩入正課。舉報股戶以充場埠各長商。而場商貲薄。不能盡數收買。致場多賣私。五十七年。裁場商。由運庫籌帑本三十六萬。分交場員收買。且置艚船。給水脚。運向東關潮橋存倉。候配埠商配鹽。按包納價。獲有盈餘。名爲場羨。其滿耗餘贖鹽斤。及配引外多收餘鹽。發商行運。又有子鹽京羨餘鹽羨銀等名。後餘鹽改引。將餘羨歸入正額。而粵鹽遂有辦羨之事。後粵商倒歇。至五十餘埠。滇鹽由商認票辦運。而地無舟車。全恃人力。煎無煤草。全恃木柴。故運費工本皆重。而鹽課率以一分。又重於他省。富商棄之弗顧。強簽鄉人承充。及倒罷末由追繳。乃責里中。按戶攤納。迨乾隆時。一蹶不振。遂令歷年督撫分償。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鹽御史。時上於鹽政頗加意。河東鹽池。形低屢爲山水灌入。向例修牆築堰。皆派蒲解十三州縣之民應役。從巡鹽史碩色



言。歲撥銀六千兩。以三千作歲修。三千貯運庫備大修。民累始紓。又以鹽法莫急於緝私。但有場私。有商私。有梟私而鄰私官私。爲害尤鉅。欲緝場私。必恤竈而嚴其禁。故於二年兩淮范堤決。沿海二十九場爲潮淹。特發帑金以賑。五年。以淮南捐銀。建鹽義倉積穀。諭更立數倉於近竈地。以備竈戶緩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竈者。六年。江南總督范時繹言。兩淮竈戶燒鹽。應令商人舉幹練者數人。竝設竈長巡役。查核鹽數。輸入商垣。以杜私賣。兩淮巡鹽御史戴晉保言。場竈燒鹽之具。深者盤。淺者鏹。設有定數。而煎鹽以一晝夜爲火伏。竝巡查息火後。私燒近有竈戶。私置鹽鏹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數。請飭鹽官申嚴舊法。至淮南曬掃。惟有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均命著爲例。此所以嚴其禁也。欲緝商私。必恤商而嚴其禁。故二年兩淮各場。因災竈鹽不繼。商本倍增。從巡鹽御史噶爾泰言。令將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價酌量。時值買賣。至食鹽難銷處。值有綱地行銷不敷。亦准改撥。兵部尙書盧詢詰。加引免課。以期減價敵私。命長蘆兩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納課銀。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從江南總督尹繼善言。改設淮南巡道督理揚州通州等處鹽務。並於儀徵之青山頭。立專營緝私。其稽官私也。自明以來。膺鹽差者回京例有呈獻。及上嚴禁。始各將所得報繳。獨福建八萬餘兩。爲總督滿保查出。於是裁撤鹽官鹽商。命各場由州縣監管。嗣廣東總督楊琳言。地方官辦課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設鋪分賣。中飽卽發地里勒派。且恐費本不足。挪動地丁錢糧。應將場商停設。發帑委官。監收埠商。仍留運銷納課。從之。是時上於鹽官器重李衛。衛在浙江可稱者。莫如辦帑鹽。帑鹽者由松江台州溫州三府。場鹽



產旺。竈多漏私。衛請發帑銀八萬。交場員收買。復奏設玉環同知。使經理收鹽事。而舟山內港。內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長途平陽縣界之肥槽。均委官管理收發。崇明場鹽。令知縣主之。所收帑鹽。儘銷本處。魚戶蜃戶。漁鹽亦准引商帑商運。往他處銷售。各照科則。納課外輸經費銀一二三錢不等。除歸帑本經費。餘銀作爲盈餘。由是私淨官暢。每年引不敷。運加領餘引十五萬。凡商運餘引。引輸租銀四分。所完課銀與帑鹽盈餘。併案題報。年約銀十萬餘。自上清釐鹽政。積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規。歸入正項。上又有耗羨入正額。恐正額外復有耗羨。商何以堪之。論蓋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陳世倌言。鹽課引有定額。斤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果有奇贏。卽獲微利。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貲本。乃近年多有以隨利歸公者。考其實乃陰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商添一分之誅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爲急公亦陰勒商。總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卽暗增引斤。或高擡鹽價。此國與民並受其弊者也。請嗣後祇按引辦課。一切歸公。捐助等名。應永遠停止。上命莊親王議。尋覆如所請行。時江西驛鹽道沈起元。與江南總督趙宏恩書亦言。昔年陋規。非皆收納。今以墨吏私贓作報部。正款在大員自無再收之理。而僚佐豈能別無交際。其爲商累實甚。後有聞於高宗者。乃將兩淮鹽政公費。運使薪水。及雲南黑白琅井規體銀蠲除。初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循環號籌。聽於四十斤內。負販度日。至乾隆初元。戶部題准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有殘疾。婦女老而無依者。許於本縣報明。給印烙腰牌木。籌日赴場買鹽一次。旣兩淮巡鹽御史尹會一。兩廣總督鄂彌遠。先後奏言。奸民藉口



貧苦。結黨販私。兩查兵役。未使概撤。後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尋改浙江巡撫爲總督。兼管鹽政。諭酌定增斤改引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照兩淮舊額。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溫台例。改票引九萬餘道。引給四百斤。均不加課。以期復舊。又諭裁雲南贏餘。其價減至三兩以下。廣西仍減二釐免徵。兩廣鹽課。每千斤餘。平銀二十五兩。三年改浙督仍爲巡撫。兼管鹽政。六年以淮南竈鹽署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遞減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兩淮。於定額外。每引加給十斤。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諭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長蘆積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經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應增課銀八萬六千餘兩。高宗念商力艱難。命減半納課。二十八年。裁運商支應。以雲南巡撫劉藻言。加給給黑白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遊巡。天津爲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或遇軍需。各商報効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猶甚。五十一年。以兩淮歷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後每間一綱。豫提一次。



上諭以正引暢銷爲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後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恒普。福使運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後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後率皆拖欠。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爲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卽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割歸閩省則。私販卽可越至撫州。於全局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河東自十年。衆神保就見行賤價定爲長額。而商始困。後池鹽收歛。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允。乃命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准仍定爲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復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覈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爲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疇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疇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池。尙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



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陝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二百二兩。陝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各有奇。竝議章程十一。課銀各解本省藩庫。雖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待蠲免。一。部引停領免納紙硃銀。一。無許地方官私收稅錢。一。鹽政運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東道駐運城總管三場。一。鹽池照舊歲修。一。三場仍立官秤牙行。一。課項內有併餘積餘等銀。應分別攤免。一。運阜運儲二倉穀石。應分別歸併存借。一。鹽政應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庫動支。從之。五十七年。上幸五臺。光熊兆奎奏言。自弛鹽禁。民無攤課之苦。有食賤之利。而陝西巡撫秦宗恩。河南巡撫穆如蘭。亦以鹽充價減聞。上甚悅。甘肅鹽課。雍正元年。嘗攤入地丁。九年。復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陝西漢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屬之食花馬池鹽者。亦一併攤入地丁焉。嘉慶四年。命停各省鹽政中秋節貢物。五年。以雲南課額常虧。從巡撫初彭齡言。改爲竈煎竈賣。民運民銷。其法無論商民。皆許領票運鹽。不拘何井。銷鹽不拘何地。完課後聽其所之。就諸井見煎實數。將定額勻算。攤徵有餘。作爲溢課。儘徵儘解。所有放票收課事宜。卽歸井員經理。至八年著爲定章。十年。諭兩淮鹽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補虧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蘭泰鹽池。向聽民販於託克託城辦鹽分銷。山西食土鹽。各地不准運赴下游。其後稽察漸懈。竟順流而下。不獨池鹽爲所占且侵。及長蘆兩淮。十年。陝甘總督那彥成奏。辦奸民出販。請飭阿拉善王。將所留漢回奸民



獻出。王懼獻鹽池。命將其歲入銀八千兩。如數賞給。尋戶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陝甘督撫。會奏潞商賠累。緣以賤價定爲常額。請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價其吉蘭泰池潞商力難兼顧。請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虧課。改官運。工部侍郎阮元言。官運不難。難於官銷。若虧課額。勢必委之州縣。非虧挪倉庫。卽勒派閭閻。是能銷之弊更甚於不銷。於是部議。吉蘭泰引。請飭還阿拉善王賞項停給。原定額引。改爲潞鹽餘引。名吉蘭泰活引。兩廣自康熙時發帑。收鹽運銷。後乃收課。乾隆五十三年。總督孫士毅。以商欠積至六十九萬八千餘兩。請停發帑本。令各出已貲。在省河設局經理。五十四年。新任總督福康安。會同士毀籌定章程。併兩粵百五十埠爲一局。舉十人爲局商。外分子櫃六。責成局商。按定額參以銷地難易。運配各櫃。所有原設埠地。悉募運商。聽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領銷交課後發鹽。二十九埠如舊。所謂改埠歸綱也。行之二十餘年。局商以無應銷之埠。岐視埠商。其始准局商摺運餘鹽。彌補帑息。嗣乃不問正引完否。貪銷餘鹽。反礙正引。疲埠欠餉。輒用鹽本墊解。久之虧益鉅。雖局商認完後。埠商仍按引捐輸。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產蕩然矣。嘉慶十一年。總督蔣攸銍。以聞乃裁局商。改公局爲公所。擇埠商六人經理六櫃事。各有埠地。自願已貲不至濫用。且定三年更換。以免把持。謂之改綱歸所。二十五年。命停兩淮玉貢折價銀。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言。淮鹽至楚岸。本無封輪之例。鹽政全德始行之。請散賣爲便。湖廣總督陳若霖奏稱。積鹽尙多。若全開售。恐疏銷不及鹽行水販壓價除欠。諭俟積鹽售畢。再隨到隨賣。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曾煥奏稱。輪規散後爭先。跌價搶售。有虧商本。玉庭奏



無其事。若霖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餘引。於是定議開輪。既湖廣總督李鴻寶又言。搶售難免。八年。復封輪。時兩淮私梟日衆。鹽務亦日壞。其在兩淮。歲應行綱鹽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歷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上召攸鈺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尋遣戶部尙書王鼎侍郎寶興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積漸成多。一由藉官行私過甚。惟有大減浮費。節止流攤。聽商散售。庶銷暢價平。私鹽自靖。命裁巡鹽御史。歸總督管理。自九年後御史王贈芳。侍講學士顧純光。光祿卿梁中靖。皆請就場定稅。太僕少卿卓秉恬。又請仿王守仁贛關立廠抽稅法。下澍議。澍商於運使俞德淵。以爲難行。遂覆。稱課歸場竈有三難。一由竈丁起課。淮南煎鹽以繳。淮北曬鹽以池。約徵銀百餘兩。竈皆貧民。若先課後鹽則力未逮。先鹽後課。設遇產歉。必課宕丁逃。此竈丁起課之難行也。一由垣商納課。寓散於整。較爲扼要。惟竈以已業。而聽命商。人情必不願。況商惟利是視。秤收則勒以重斤。借貸則要以重息。竈不樂以鹽歸垣。商亦必無資完課。此垣商納課之亦難行也。一由場官收買。就各場產鹽。引額攤定。課額照納。似亦核實。無如淮課爲數甚鉅。豈微員所能任。若聽其儘收儘解。難保不匿報侵欺。此場官收稅之難行也。又言鹽在場竈。每斤僅值錢一二文。若就而收稅。則價隨課長。爭其利者必多。海濱民竈雜處。掃煎至易。將比戶皆私課且更細。至設場抽稅。或可試行一隅。若各省豈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場竈爲甚。總之無官無私。必須無課無稅。業經有課有稅。卽屬有官有私。如謂歸場竈。或設鹽廠。卽可化梟爲良。恐未能也。上韙之。明年澍周歷各場。擬行票鹽法於淮北。奏定。



章程十一條。一。由運司刷印三聯票。一留爲票根。一存分司。一給民販行運。立限到岸。不准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二。每鹽四百斤爲一引。合銀六錢四分。加以諸雜費爲一兩八錢八分。三。各州縣民販。由州縣給照。赴場買鹽。其附近海州者。卽在海州請領。四。於各場適中地立局廠。以便僦戶交鹽。民販納稅。五。民販買鹽出場。由卡員查驗。然後分赴指銷口岸。六。委員駐紮青口。七。嚴飭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運商認銷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規。時窟穴鹽利之官胥吏。舉黨然議其不便。澍不爲動。委員領運倡導。既而人知其利。遠近輻輳。鹽船銜尾抵岸。爲數十年所未有。未及四月。請運之鹽。已逾三十萬引。是歲海州大災。飢民賴此轉移備值。全活無算。是法成本既輕。鹽質純淨。而售價又賤。私販無利。皆改領票鹽。但所試行者。僅在湖運滯岸。皖之鳳陽。懷遠。鳳臺。靈璧。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縣。確山與食岸。在江蘇境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贛榆。沐陽。安東。海州。三十一州縣。而皖之壽州。定遠。霍山。霍邱。六安。豫之信陽。羅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縣。皆昔所定爲暢岸。尙仍舊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議科則。較原額爲減。復依原額引徵。一兩五分一釐。益以各費定銀二兩五分一釐。永不議加。於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運之桐城。舒城。無爲。合肥。廬江。巢縣。滁。州。來安。及由高郵湖運之天長九州縣。以地與淮南相錯。未宜招販啓浸灌之端故也。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蓋淮北舊額。未嘗不輕。而由暢運至口岸。每引成本。已達十餘兩。價不



價本。故官不敵私。今票鹽不由積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每引五兩有奇。減於綱鹽大半。其江運數萬引。亦倣此。自改章後。非特完課。有贏無絀。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百廢具興。蓋惟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以一綱行兩綱之鹽。卽以一綱收兩綱之課。時頗欲推行於淮南不果。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燒鹽船四百餘號。損錢糧銀本五百餘萬。群商請退。於是總督陸建勳。從護理運使童濂言。請淮南改票法。較淮北爲詳。如運司書吏積弊則。改爲領引納課。設揚州總局辦理。漢口匣費雖裁。而應酬仍多。則改爲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鹽船經過橋關。有掣驗規費。則改爲壩掣。後不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餘皆停免。鹽包出場至江口。其駁運船價及積鹽。各人工勒索。則改爲商自雇覓。凡省陋規歲數百萬。又減去滯引三十萬。年祇行百零九萬引。每引正課一兩七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八釐。食岸正課同。雜費減半。其要尤在以帶運之乙鹽。爲新引之加斤。乙鹽者乙已綱鹽船遭火。而商已納課。例得補運。故定爲每運新鹽一引。帶乙鹽三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場至儀徵。改爲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本輕減過半。故開辦數月。卽全運一綱之引。楚西各岸。鹽價驟賤。農民歡聲雷動。是年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兩。雖兩綱後復引滯課虧。則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販爲小販跌價搶運所誤。始澍行於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則廣。故利弊殊。又值粵亂起。辦務全廢。非無補救之方也。其在長蘆。乾隆以來。正雜課共徵七十餘萬。自嘉應十



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二文。謂之河工加價。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價三年後。半歸商。八年。復將充公一文歸商。然歷年次項已積至千數百萬矣。時銀價翔貴。商虧彌鉅。於是又加價。以調劑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議行減引並包法。蓋蘆鹽三百斤成引。連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運築包等費。歷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築九包。減引一成。二十一年。再減引二成。照前改築。二十四年。又奏停額引十五萬。減去課銀六萬餘兩。而困仍莫蘇。蓋本因浮費重而欠課。因欠課多而增價。官鹽價貴。私鹽乘之。薊遵六屬。梟販與官爲敵。而永平七屬尤甚。不得已改爲官辦。二十八年。商倒引懸河南二十州縣。直隸二十四州縣。未運積引。至百餘萬。未完積欠。至二千餘萬。命定郡王載銓。倉場總督季芝昌。會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查究。每引因費重。需成本五兩有奇。乃就正課帑利。雜款積欠。釐爲四類。其鹽價每斤減制錢二文。以敵私。斤重則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縣陋規則。嚴行裁汰。引地懸岸。則直隸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課後鹽。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約。每引攤算僅二兩有奇。其在山東。乾隆以來。引票正課。徵銀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餘兩。雜款共十萬一千八百餘兩。自嘉慶初帑息遞增。至二十一萬餘兩。較正課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價二文。每年應欠二十九萬兩。較正雜課。又增一倍。十七年。復議加價一文。以半歸商半彌補商欠。而當年課項不能完。乃歸次年帶徵。帶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遞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將河工加價停徵。而積欠已五百二十餘萬。然尙完課額。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議加價二文。奏明三年後。半歸商半歸公。然所完僅及半。正課反因之拖欠。



至七年全綱傾敗。於是設法調劑。以積欠并爲一案。俟堰工加價。歸商後彌補。帑本酌留百二十九萬。生息餘銀二十七萬。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繳。南運每引加二十五斤。北運加二十斤。其歸補舊欠之半文。加價。竝歸商。以輕成本免徵。南運十三州縣。與票地臨朐等六縣。堰工加價以敵私。而舊欠暨見年應交帑息。猶不能完。於是將報撥之一文。堰工加價。悉數歸商。竝將一分帑息減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時銀價日昂。虧折彌甚。迨臨朐等九州縣。票商倒乏。因改官運。十七年。命鹽務歸巡撫管理。尋又議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總額。並停餘引。二十七年。又議引地加價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懸。二十餘處。時新舊積欠。計八百餘萬。而十五年後。所欠正雜課。又九十餘萬。十九年後積欠八十餘萬。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銷。於是定郡王等。會同山東巡撫徐澤醇奏准將兩年奏銷。免其造報。積引停運。積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爲先課後鹽。除有商運州縣外。皆改官運。無論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減一錢。十八年。二文加價亦減一文。以便民食。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鹽御史。以巡撫帥承瀛兼管鹽政。承瀛疏言。嘉慶十五年。前撫臣蔣攸銛。清查浙江運庫。墊缺。銀數。僅五十五萬餘兩。甫十載乃至百七十三萬三百兩。緣邇來引運。舊綱未畢。新綱即開。套搭行銷。不能以一綱之課歸一綱之用。而每年奏銷有定限。但完正課。即報全完。其帶輸之款及外用銀。並未徵足。歷次河餉。又須撥解。是以不得不於徵存銀內挪墊。而商捐用款。每遇交辦公事。奸商復借名浮支。臣今飭運司。遇支解銀兩。如本款無銀即停給。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墊發內款。不准以內款墊給外款。嗣



後至六年。銷數皆及額。運庫存銀百二十八萬。自七年至十年。復短銷。僅存十一萬。蓋因巡撫程含章請。加增餘價。鹽貴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銷數。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時又短銷。僅至五六成。乃請將停歇。各地招商承辦。並酌加鹽斤。其在廣東所辦。羨銀頗多。蓋粵鹽至西省。每包申出鹽十餘斤。嗣又添買餘鹽萬包。發埠運銷。按九折較羨。是爲秤頭鹽羨。約二萬七千餘兩。慶遠等五府。苗疆食鹽無引額。皆捆運餘鹽。交近埠帶銷。爲土司鹽羨。約五千餘兩。海船運鹽。竈戶補船戶耗。官爲收買。發商運銷。是爲花紅鹽羨。約四千餘兩。粵省鼓鑄。歲資滇銅十萬斤。滇省廣南府屬。歲資粵鹽九萬餘包。每年兩省委員。辦運至百色交換。謂之銅鹽互易。又廣州駐防食鹽。育英堂鹽。各數十包。皆取之餘鹽。按包計羨。藉此充外支經費。故無雜課正餉。有部飯平頭紙硃等銀。又東省鹽船所過。抽稅約四千餘。西省約四萬餘。其帑息則八萬餘。各項歷年拖欠。初省河因損款多。致奏銷遲緩。道光二十四年後。潮橋疲帶甚於省河。然軍興糜爛。廣西淮鹽。全棄於地。而粵課猶十得八九焉。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產鹽爲旺。嘉定府之犍爲。樂山榮縣叙川府富順次之。不數年射洪蓬溪廢。反不如犍樂富榮。方乾隆四十九年。各處鹽井衰歇。有林俊者。官鹽茶道。聽民穿井。不加課。蜀鹽始盛。惟潼川難如初。且產鹽花多巴少。又煎鹽用草。工費致欠課七萬。始議與犍商合行。以十二年爲限。期滿歸清。積欠因請續合。十二年及期滿自辦。甫一載即欠二萬餘。於是復請續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滿。而其廠產鹽愈少。每年僅完正課。不完羨截羨。即羨餘截者。於繳課截角時交納也。時漢州。茂州。巴州。劍



州。蓬州。什邡。射洪。鹽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營山。儀隴。新寧。閬中。通江。安岳。羅江。安縣。縮竹。德陽。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銅梁。大足。定遠。營昌。隆昌。三十一州縣。因滿衰銷滯。商倒岸懸。民在近廠。買鹽以食。正雜課銀。歸入地丁攤徵。蓋鹽商奢侈。家產日衰。乃覓殷戶出租。於引商名曰號商。所完課羨。須交引商封納。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復有與爲弊者。至三十年。全綱頽廢。會徐澤醇爲總督。查積欠羨。截銀共二十三萬七千餘兩。未繳殘引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張。於是酌撥代銷。將號商姓名入冊。責其自行封餉。時惟懽富邊商。及成都華陽計商。稍殷實銷岸亦暢。餘皆疲滯。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邊所行水引。交懽富兩商承辦。其在雲南自改章。後私鹽尤多。而諸井或常缺額。又在迤西迤南。其東北隅食川鹽。東南隅食粵鹽。至難如期。道光六年。總督趙慎畛疏請。就井稽鹽多寡。定地行銷。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銷。不若廣覓子井。上命新任總督阮元。試行。其後諸大井淹廢。猶賴子井挹注。乃復振云。長蘆於咸豐八年。經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將道光二十八年減價二文起徵。名鹽斤復價得銀十八萬餘。時粵匪北犯。運道多阻。鹽集潯縣之道口鎮。自道口南。皆以販運。運商省岸。費有餘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獲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撫因河防。又議行銷河南引鹽。每斤再加二文。得八萬兩。撤防以七年。滎陽大工。耗帑百數十萬。改爲滎工加價。於是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萬。山東因捻匪。不能南運。同治三年。積引百三十餘萬。分八年帶銷。雖部議提撥。道光十八年。一文加價。解充京餉。每年約加銀七萬。而正課未能全完。河東自嘉慶十四年。



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一文。較乾隆課額。已增至十六萬餘。十七年。加入吉蘭泰活引。又六萬餘兩。河東鹽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東而商力益困。乃將活引減半。河工加價減二成。既由招商變爲舉報。又變爲簽。商破產者衆。咸豐二年。命戶部侍郎王慶雲往查。尋奏定留商行票。分立總岸。商運鹽至。發販行銷。裁革州縣陋規。銀二十七萬餘兩。運城商廳所攤。公費七萬餘兩。並知池價踊貴。由坐商銷乏。將畦地出租。坐食銷價。夥租者按年輪曬。先曬者盜挖鹽根。固私肥己。故每名價。至百二三十兩。於是嚴禁定白鹽不得過六十兩。青鹽不得過四十兩。澤潞節省等銀。攤入通省引內。每引九分。另籌經費辦公。每引七分。並酌加鹽斤。計成本引僅一兩六錢。商情悅服。願將活引之半。及加價二成。完納未幾。殷商九十餘家。以急軍需。共捐銀三百萬。給永免充商執照。改爲民運民銷。山西陝西河南爲官運官銷。刪除河工活引。節費名目。定每斤徵課三釐五毫。每名合銀百五兩。較前增七萬餘。此咸豐四年也。時長江梗阻。河東以侵淮綱大暢。先後加河南靈寶口岸引三百名。山西岢嵐等。食土鹽十三州縣。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陝西甘鹽池。舊轄於河東。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馬小池。歸甘肅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豐五年。陝西巡撫王慶雲議。改課歸地丁。慶雲旋調山西。吳振械之奏言。陝民貧乏。若徵鹽課力實不遑。小民納無鹽之課。阻儉賣無課之鹽。事殊欠允。請飭豫省。改招爲便。諭與慶雲會商。尋改爲官民並運。時庫款支絀。部議令河東抽釐濟餉。巡撫以難行。第於額引。加引每名。各取羨餘。約加銀五萬。直隸總督因海防。亦請加斤加價。庚申綱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綱加五百名。共加銀四十八萬。



然惟辛酉綱全完。旋值陝回亂。捻匪竄河南。陝西銷路驟塞。乃酌停加引。兩淮於咸豐三年。以江路不通。南鹽無商收賣。私販肆行。部議令就場徵稅。四年復令撥鹽引。運赴琦善向榮大營抵餉。怡良旋奏易引爲斤。每百斤抽稅錢三百。以二百四十文報撥。以六十文作外銷經費。時湖廣總督江西巡撫。皆以淮引不至。請借運川粵鹽。分售於太湖南北。江西則食閩浙粵之鹽。部議由官借運。不若化私爲官。奏准川粵鹽入楚。商民均許販鬻。惟擇堵私隘。口抽稅。稅後給照。放行北鹽。自軍營提鹽抵餉。遂爲武人壟斷。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壩領鹽。棧鹽不足。輒下場自捆。夾私之弊。不可究詰。同治三年。御史劉毓槐。疏請整頓事下江督曾國藩。國藩疏。論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二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釐。勢不能驟絕。一在釐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辦法。不外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自鄰鹽侵占淮界。本輕利厚。淮鹽難與之敵。查之既煩堵且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化私爲官。淮鹽亦得進步。見已咨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加抽。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銷之畧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在十五兩以上。今改逢卡抽收。爲到岸銷售後。彙總完釐。前收十五兩有奇。今楚岸祇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九兩四錢四分。皖省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畧也。商販求利。皆願價昂。然往往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物先銷。不肯守日賠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雖欲挽回以保



成本。不可得也。見於楚西各岸。設督銷局。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挂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畧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不難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見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給滿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發太票。隨時添給。竝於大盛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卽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另給稅單。苟無單販私。卽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畧也。又論淮北鹽務。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設防。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不便。改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鹽課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爲清淮軍需。但鑄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須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東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散運北鹽。畫收東課日久弊多。採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皖界。今東引業已通行。不能再托借運虛名。貽侵銷實惠。此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已改捆爲淨鹽。未改爲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句串。營弁朋販毛鹽。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疏則官引盡被占銷。此須停止者三也。夫權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臣所謂整理之方。蓋亦就諸弊旣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奏。至戊午爲止。今於五月接開。已未新綱。惟兵燹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請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分。他款一概刪除。此見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賴鹽釐。其接濟而處處設卡。商販視爲畏途。從前每



包約完釐。錢二千餘。今擬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五百文。運赴上海。再於正陽關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准重收。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見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撫營二成。今臨滁兩營已裁。而漕臣應量予撥濟。嗣後仍應以十成分派。臣營五成。撫營四成。漕營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制則無甚更張。此見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連漕耗。重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鹽票不符。匠已嚴禁。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填明艙口清單。庶可杜避重就輕。不致以多報少。此見籌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請行。國藩更張鹽法。與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輪。與玉庭若霖同。國藩意在整輪。與全德曾煥同。然玉庭若霖籌辦散輪。必前兩月之輪賣畢。再開後兩月續到之輪。未嘗不以散寓整。澍實其意。故國藩鑑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後岸。爲水齧而圯。復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於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幾國藩移督直隸。李鴻章繼之。其所增捐莫要於循環給運。其法以認引之事。併歸督銷。俾商販售。出前擋之鹽。卽接請後擋之引。初行之淮南。後及於淮北。蓋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以舊商爲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業則。官有責成。視以前驗質掣簽。流弊爲少。自是歷任循之。至光緒五年。而增引之說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額八萬。時總督沈葆楨疏言。近年鹽商。以票價昂。覬覦增引。歷任鹽官。精鹽政者。無過曾國藩。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



計之然。淮北引額僅定爲二十九萬有奇。豈置國計商情於不顧哉。鹽政之壞。首由額浮於銷。其始尙勉符奏銷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陳套搭。未幾而統銷融銷矣。又未幾而帶徵停運矣。惟額少則商少。商少則弊易疏銷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兩江。乃請增引淮北十六萬。淮南鄂岸十一萬。湘岸四萬。皖岸四萬二千餘。部議淮北照行。其鄂岸僅增三萬。湘岸一萬。皖岸一萬七千餘。及曾國荃蒞任。復將淮北加引奏免。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款。祇百八十餘萬。每引徵銀一兩餘。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藩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採買捐辦水脚。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爲正款。嗣復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款遂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後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釐補課實過之。正庸增引也。至南鹽銷數。向以鄂岸爲多。及爲川鹽所據。同治七年。國藩請規復引地。部議令川鹽停止。行楚湖廣總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設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銷。後以包計淮鹽較川鹽。每包斤少。名二成實不及一成。十年。國藩復言。川侵淮地。當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餉數鉅。恐川鹽不暢入款驟減。臣所求者。淮鹽得稍行。楚岸則商氣蘇。願將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命川楚督撫會議。國藩等疏言。以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還淮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荆門州仍准川鹽借銷。湖南祇岳常澧三屬。行銷川鹽。岳州常德亦應歸淮。澧州暫銷川鹽。經部議准。光緒二年。貴州肅清御史周聲澍疏陳。川鹽引地已復。請將湖南北各府州。全歸淮南。部議如所請。於是葆楨奏稱。湖北川釐。每年報



部百五十餘萬串。計合銀不足九十萬。請令淮南商包完。然湖廣督撫。以川釐有定。慮包餉難憑。合辭祖川拒准。至八年宗棠復移文。商權訖不果行。長蘆自順治初。祇徵課二十萬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寧餉。酬商滴珠缺額等款。照舊徵解。康熙中復增課增引。遂至四十二萬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誤課參革者衆。於是衆商公議。完課外每引捐銀二錢。以備彌補。名爲參課。迨道光末。課額愈重。岸懸愈多。於是又添懸岸課。每引交銀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國藩督直疏言。認商既交寄庫銀千餘兩。宜與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內。於本商追繳三成。其一成綱總與出結之。散商分賠。過限卽無涉。以免畏避。從之。是時鹽臣自國藩鴻章葆楨外。惟宗棠及丁寶楨。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撫浙疏言。自金陵陷。淮鹽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紹所勉力楮柱。後行鹽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東克復。始飭紹興暫辦票鹽。省城及嘉湖繼定。而舊商力難運銷。請將四所通改票鹽。並設局稽查銷數。經部議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東府局。於商販鹽。至輒低其價以便鹽行收買。旋復高其價。以便轉售。利歸中飽。應請裁撤。部議救下巡撫楊昌濬。查覆。尋覆稱兩浙本先課後鹽。自改票運。因商力薄。僅完半課。其半課俟銷後補完。擬撤鹽行。仍留府局。督催後半課銀。報可。福建當乾隆時。西路延平建寧邵武三府屬十五州縣。東路福寧府屬五州縣。南路閩侯二縣。歸商辦號商幫。南路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州縣。由官辦號官幫。亦謂之縣澳官幫。包與商辦。名撲戶。嗣後勻配西路。各商代銷。於是有代額之名。商幫以課輕。樂於承運。而本課轉致拖欠。嘉慶初乃行帶徵與減引法。旋革除代額。久之倒罷相繼。道光元



年。乃改發商時。舊欠皆價新商。加以場務廢弛。官居省城。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謂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復倒罷。乃改官運而承辦者。以運本半入囊橐。蓋閩省行鹽。乾隆時用團秤。每百斤折申砵。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價折耗。嘉慶中改用部砵秤。又不給耗鹽。其擔引折逢引。每百斤僅給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賣。而完代額百斤之課。是以虧折日甚。其後法愈變愈壞。同治四年。宗棠爲閩督。乃請改票運。飭各場官。住場西路。以引商爲票商。縣澳以撲戶爲販戶。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西路以三十引起票。東南兩路及縣澳。以百引起票。蓋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南路並縣澳。每引百斤故也。裁雜課。令正課一兩加耗一錢。於領票時交納。外抽釐五錢。於行鹽各地。設局抽收。計西路每引徵銀四兩五錢零。東南路及縣澳四錢四分零。後以西路課重奏。減每課一兩。隨徵釐四錢。凡舊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則責令陸續歸還。是年徵課耗釐。銀四十萬餘。帶收舊欠課。十九萬餘。卽以四十萬。定爲正額。行之數年。商情大懼。私販斂迹。陝西花馬池鹽課。向由布政使收納。及同治十二年。宗棠爲陝甘總督。因西陲用兵。改課爲釐。在定邊設局抽收。名曰花定鹽釐。於是陝西鹽利。歸於甘省。初川鹽以滇黔爲邊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寧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懷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運商困敝。所恃以暢銷者。惟濟楚一策。及淮南規復引地滯引。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百數十萬金。光緒初寶楨督川。定官運商銷。先從事黔岸。籌章程十五條。曰裁減浮費。曰清釐積引。曰酌核代銷。曰局運商銷。曰兼辦計岸。曰引歸局配。曰展限奏銷。曰嚴定交盤。曰慎重出納。



曰認真黔釐。曰實給船價。曰刪減引底。引底者運商向於坐商。租引配鹽。引給銀二十餘兩。由商總租收作爲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員提課規費。商局公費。餘數二兩。分交各坐商。至是歷年羨截。運商已繳本應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兩。曰添置辦票。曰酌留津貼。曰酌給獎叙。總局於瀘州。四岸各設分局。檄道員唐炯爲督辦。其後接辦滇岸川鹽。行滇祇昭通東川兩府有張窩南廣兩局。謂之大滇邊小滇邊。其辦理較黔岸爲難者。滇自有鹽。侵越最易。寶楨籌堵遏法。至五年乃開運。自官運商銷。計本年邊計。各額引全數銷清外。復帶銷積引萬餘。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又百餘萬。而奸民不便。會上遣恩承童華。查辦他岸。至川富順。富紳王余照假竈戶具詞呈控。請改官督商銷。有旨垂詢。寶楨奏言。官督商銷。利歸官與商。官運官銷。權全歸官。流弊皆大。惟官運商銷。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訊明。奏請擊辦。迨光緒末。各計岸亦多改官運焉。此外如奉天。由納稅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無課者百七十餘年。同治六年。將軍都興阿奏。准行權釐法。海鹽一權。東錢千爲本地軍需。光緒三年。將軍崇厚請。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將軍崇綺再請。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鹽釐。是爲練兵之款。十七年。戶部籌餉。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鹽釐。是爲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將軍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鹽釐。是爲興學之款。此三項總稱八四鹽釐。二十八年。將軍增祺又奏。設督銷局。每斤加權制錢四。謂之加價以爲官本。然原議由官設局。收買置倉運售。名爲督銷。實則官運也。值日俄戰起。亦未實行。三十二年。將軍趙爾巽請。裁督銷之名。在奉天立官鹽總局。吉林黑龍江立分局。聽商就灘納稅運銷。三十三年。



東三省設行省。總督徐世昌。又改官鹽總局。爲東三省鹽務總局。於是吉林黑龍江始實行官運。初歲徵課銀二十四萬。或四十萬。及爾巽至。滿百萬。其後至百四十萬。蒙古鹽向歸藩部經理。其行銷陝甘者。以阿拉善旗吉蘭泰池鹽爲大宗。俗謂之紅鹽。道光以前。聽民運銷。咸豐八年。始招商承運。每百斤收銀八兩。同治間遭回亂。商因課逋。經宗棠改課爲釐。斤加錢五。其在山西者。亦紅鹽最多。嘉慶初阿拉善王獻吉蘭泰池。由官招商辦運。將口外各廳。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屬。向食土鹽。州縣劃爲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廢除。凡入口者。由殺虎口徵稅。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尙有三種。曰鄂爾多斯旗鹽。曰蘇尼特旗鹽。俗謂之白鹽。曰烏珠穆沁旗鹽。謂之青鹽。初照老少鹽例。於口內行銷。嘉慶末納稅。至光緒時皆改用抽釐法。其在直隸者。則青鹽白鹽。光緒二十八年。察哈爾都統奏請。抽釐每斤制錢四。約年得銀十二萬有奇。明年熱河都統。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請。在張家口設督銷局。在口外設廠收鹽。招商承辦每千斤包。納課銀二兩。約年得三萬有奇。三十三年。熱河亦設局。每百斤徵銀四錢。宣統元年減爲二錢五分。約年得六萬有奇。新疆向聽民製銷。光緒三十四年後。始於精河鹽池。徵稅萬四千四百兩。迪化徵五千一百兩。鄯善徵二千四百兩。餘仍無稅。初鹽釐創於兩淮南北。數皆重。自國藩整頓乃稍減。繼以規復淮綱。又議重抽川釐。咸豐五年。定花鹽每引萬斤。抽釐八兩。嗣因商販私。加至萬七千斤。川督駱秉章請。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兩。共正釐三十五兩。後各省皆加。及光緒時行銅圓。鹽價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議加價。其事起雍正時。蓋長蘆鹽價。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銀一分四毫。



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鹽御史鄭禪寶疏。稱商課用鹽。民間買鹽用錢。康熙時銀一兩換制錢千四五百。每鹽一斤錢十六文。今每兩合錢二千。而鹽價如故。亦有減至十三四文者。以錢易銀。不敷原數。應請部臣會同督臣詳議。至十年題准每斤加銀一釐。乾隆後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慶五年。長蘆巡鹽御史觀豫。因川楚未靖。奏請加價濟用。仁宗諭曰。以餉需擾及閭閻。朕不爲也。今計食鹽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價則人人受累。且私販必因鹽價過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費道光後猶多。至光緒二年。辦西徵糧臺。戶部侍郎袁保恒奏請。各省一體加二文。以兩江總督沈葆楨力爭乃寢。嗣是新政舉行。罔不取諸鹽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構釁。設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籌還賠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補藥稅。又加四文半。抵補練兵經費。半歸產鹽省分撥。用其最著者也。時疆吏集商會議。僉以滯銷爲憂。而勢不能已。自是所入。較道光前又增數倍。然長蘆經拳匪之擾。商本損失。至借洋款。山東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歸官辦。弊竇殊多。河東仍歸官民並運。而不能暢銷。福建之票運。四川之官運皆然。廣東潮橋。舊由官運。至時與六櫃統歸商辦。成效亦寡。雲南子非存者寥寥。而淮折衰敝猶甚。宣統元年。度支部尙書載澤疏言。淮南因海勢東遷。滿氣漸淡。石港劉莊等場產鹽既少。金沙場且不出鹽。若淮北三場。離海近滿氣尙厚。惟曬鹽出於磚池。例須按池定引。近則磚池以外廣開池基。甚至新基已增。舊灘未割。致產額益無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鋪池。北商尤以爲不便。兩浙產鹽之旺。首推餘姚岱山。次則松江之袁浦青村橫浦等場。皆板曬之鹽也。而杭嘉寧紹所屬。煎鹽各場。



滿料亦購自餘姚。近年滿貴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竈戶亦廢竈而停煎。煎數日微。故龍頭長亭長林等場。久缺而注重。轉在餘岱。餘姚海灘距場遠。岱山孤懸海外。向不設場。雖經立局建廠。而官收有限。私曬無窮。此產鹽各處之情形也。淮浙行鹽。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廢岸。湘之衡永寶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銷粵鹽。鄂之安襄鄖荆宜五府及荊門州。本淮界而銷川鹽。浙之溫台寧處等處。祇抽釐尙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論之。淮北以三販轉運。於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販不問關銷。豫販又多歸怨湖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聯。而各省抽稅。勢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銷權等運司。故運司不能制督銷。分銷亦不盡受轄於督銷。此其病在官權之不相統。而商情渙散。勢亦足以自病。浙場距場近者。有肩引佳引之分。距場遠者。有綱地引地之別。加以官辦商包。其法不一。紛紜破碎。節節補苴。至捆鹽出場。沿途局卡之留難。船戶之夾帶。則皆不免。此銷鹽各處之情形也。淮鹽行於蘇皖。與浙鹽東鹽引界鄰。行於豫岸。與東鹽蘆鹽引界鄰。行於西岸。與浙閩粵鹽引界鄰。行於湘鄂兩岸。與川鹽鄂鹽引界鄰。而鄂之襄樊。又爲蘆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寶。又爲粵私所佔。兩浙引地。蘇皖西三岸。皆與淮鄰。卽本省之溫台等處。亦爲閩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錯。時起爭端。近年京漢鐵路。通車貫豫省而下。淮蘆之爭更烈。將來津浦粵漢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敵。然此猶言鄰私也。尤甚者。皖豫同爲淮界。而皖之潁川與汝光界壤。則以加價輕。而及豫岸台處。同爲浙境。而處之縉雲爲台商承辦。則又以包釐微。而侵及處郡。江西建昌久爲廢岸。近設官運局。以圖規復。而貶價敵私。撫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



爲私藪。近設事務所。以籌官銷。而越界行運蘇屬。時有責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緝私嚴耳。然弁勇竄敗。不能制梟販。而轉擾平民。地方官亦以綱法久廢。不負責。成意存膜視此。又引界毗連各處之情形也。近來籌款以鹽爲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關於全局尤重。爲整頓計。非事權統一不可擬。請將鹽務歸臣部總理其產鹽省。分督撫作爲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制曰可。其言南商鋪池者。蓋光緒三十三年。淮南因鹽不敷銷。於淮北埭子口葦蕩左營。增鋪新池。謂之濟南鹽池。三十四年。北商稱有礙舊池銷路。經江督張人駿。令案淮南缺額。以十萬引爲率。三販轉運者。淮北票鹽。舊由票販。自垣運至西壩。售於湖販。再由湖販運。至正陽關。按輪售於岸販也。載澤既受督辦鹽政大臣之命。乃設鹽政處。按各區分爲八廳。先籌淮北章程四。曰規復西遂廢岸。曰撤退淮邊蘆店。曰體恤路捐商累。曰包繳豫省釐價。咨商河南巡撫吳重熹。惟末條堅持仍舊。載澤又奏。定於西壩。設鹽釐總局。臨淮關設掣驗局。餘局卡悉裁。三販統改岸販。淮自赴總局。完納釐金。加價定每引。爲銀幣二元二角。折收庫平銀一兩六錢零。均一次收清。至上銷引地。酌減銀幣四角。折收一兩二錢。較原額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直隸張家口外。收蒙鹽各場。向由商包辦。宣統元年。改爲公司。至是復改設官棧。以各廳州縣爲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萬。徵銀十五萬七千。四川歸丁各地票運。咸豐後增至六十八廳。州縣官運常爲所礙。至是奏查井竈。就見有者爲額。嚴禁偷賣。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銀行款七百萬。直隸銀行款六十萬。爲蘆商價外債。收引地三十六歸官辦。



設局天津。其永平七屬。道光間由州縣辦課。光緒二十九年。改設官運局。至是與新河平鄉二縣。無商認辦者。統歸津局經理。初與各國通商。違禁貨物。不許出入。口鹽其一也。乃奉天之大連旅順。吉林之長春。有日本鹽。吉林之琿春延吉。有朝鮮鹽。黑龍江之滿洲里黑河。吉林之東寧。有俄羅斯鹽。廣西之鎮南關。雲南之蒙自。有法蘭西鹽。香港澳門所在浸灌。至山東膠州灣。租借於德。而侵卽墨鹽場。奉天遼東半島。租借於俄。又轉於日。而佔金州鹽灘與復州之交流鳳鳴。兩島有包購餘鹽。派員緝私。兩議後緝私策。行購鹽不果。廣東廣州灣。租借於法。吳川之茂璋場爲所佔。每運鹽至香港及越南銷售。以入內地。實皆敗亂鹽法。治灘政者。當有以善其後云。



# 清史稿食貨志

（五）錢法·茶法·鑛政

## 錢法

錢法。太祖初鑄天命通寶錢。別以滿漢文爲二品。滿文爲一品。錢質較漢文一品爲大。天聰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開鑄局。始定一品。於戶部置寶泉局。工部置寶源局。順治通寶錢。定制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搭配鼓鑄錢千。爲萬二千串爲一卯。年鑄三十卯。每錢重一錢。二年增重二分。定錢七枚。準銀一分舊錢倍之。民間頗病錢貴。已更定十枚準一分。各省鎮遵式開鑄。先後開山西陝西密雲薊宣大同延綏臨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東湖廣及荊州常德江寧三府鑄局。五年。停盛京延綏二局。六年。移大同局於陽和。七年。開襄陽鄖陽二府鑄局。八年。停各府鎮鑄。十年。復開密雲薊宣陽和臨清鑄局。初戶部以新鑄錢足用。前代惟崇禎錢仍暫行。餘準廢銅輸官價以直。並禁私鑄及小錢僞錢。更申舊錢禁。嗣以輸官。久不盡通。令天下限三月期畢輸。逾限行使罪之。是年廷議疏通錢法。以八年增重一錢二分五厘爲定式。幕左漢文一厘二字。右寶泉鑄一字曰戶。寶源曰工。各省鎮並鑄開局地名一字。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之類。錢千準銀一兩。定爲書一通行之制。禁私局犯者以枉法贓論。時官錢壅滯。通以歛散法。酌定京外局錢。配搭俸餉錢糧舊制。徵銀七錢三。皆著爲令。而直省局錢不精。私鑄乘之。卒壅不行。悉罷鑄專任寶泉寶源精造。一錢四分重。錢幕用滿文。俾私



鑄艱於作偽。現行錢限三月銷燬。更定私鑄律。爲首及匠人。罪斬決財產沒官。爲從及知情買使。總甲十家長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別坐斬絞。告奸賞銀五十兩。十七年。復直省鑄令。準重錢式幕。兼用滿漢文。康熙元年。鑄紀元錢。後凡嗣位改元。皆鑄如例。高宗內禪鑄乾隆錢十二。嘉慶錢十八。非常例也。自改鑄一錢四分錢。奸民輒私銷。乃定律罪之比私鑄。遂禁造銅器爲私銷也。十八年。申嚴其禁。軍器樂器之屬。許造用五斤以下者。時重錢銷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錢法侍郎陳廷敬。糾復一錢舊制。久之錢貴如故。乃申定錢直。禁銀一兩易錢毋得不足一千。然錢直終不能平。季年銀一兩易錢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發五城平糶。銀易銀以平。其價自舊錢申禁。而閩地僻遠。猶雜制錢行之。二十四年。巡撫金鉉以爲言。學士徐乾學疏稱。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行。使聽從民便。因歷數歷代舊事。謂自漢五銖以來。未嘗廢古而專用今。隋銷古錢。明天啓後盡括古錢。充鑄錢之變也。且錢法儆可資古錢以澄汰。故易代仍聽流通。矧閩處嶺外。宜聽民行使。上謹其言。盡寬舊錢廢錢之禁。是年定旗籍私鑄私銷罪如律。四十一年。以循舊制改輕錢私鑄復起。廷臣請罷小制錢。仍鑄一錢四分重錢。新舊錢暫兼行。新錢千準銀一兩。舊錢準七錢。詔從之。然私鑄竟不能止。四十五年。山東請鑄大錢。會獲得常山私鑄。上以私鑄不盡大錢。必多私銷。宜先收後禁。乃令錢糧銀一兩折收二千文。錢盡折收銅器。戶部以新錢不敷。請展至五年後燬舊鑄。越二年襄陽私鑄錢。潛貯漕艘入京。大理卿塔進泰奉命會查。疏請嚴禁收燬。再犯私鑄私販。罪如律。船戶運弁。罪同私鑄。地方官知情斬決沒其家。失察奪職。法益加嚴。官局用銅。自



四十四年兼採滇產。雍正元年。巡撫楊名時。請歲運滇銅入京。廷議卽山鑄錢爲便。因開雲南大理霑益四局。鑄運京。錢幕文曰雲泉。上以錢爲國寶。更名寶雲。並令直省局。錢幕首寶字。次省名純滿文。其後運京錢。時鑄時罷。乾隆二年。以錢價久不平。飭大興宛平。置錢行官牙。以平錢價。上念私銷害尤甚。益勵行銅器禁。官非三品以上。不聽用舊有銅器。限三年內輸官。逾限以私藏禁物論。已禁仍造。罪比盜鑄爲從。遂通令禁造銅器。尋益嚴限制。惟一品始聽用。餘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違禁論。十二年。上以錢重則私銷。輕則私鑄。令復一錢二分舊制。十三年。定翦錢邊律。罪爲絞。監候先是尙書海望以銅禁病民。疏陳四弊。高宗然之。遂罷禁銅收銅。令復以京師錢價昂。銀一兩僅易八百文。詔發工部節慎庫錢平價。御史陶正靖疏陳。錢價不平。弊由經紀蠹害錢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張若震言。錢貴弊在私燬。如使配合銅鉛。參入點錫。鑄成青錢則銷者無利。試之驗因採其議鑄與黃錢兼行。定私鑄鉛錢禁。爲首及匠人絞。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減一等。申嚴販運。及囤積制錢之禁。凡積錢至百千以上。以違例論。上諭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補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銀不以錢。而官民乃皆便錢不便銀。趨利之徒。以使低昂爲得計。何輕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銀。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間總置貨物。皆以銀。二十二年。兩廣總督李侍堯。請禁舊錢僞錢。上以民間雜用吳三桂利用洪化昭武諸僞錢。第聽自檢出。官爲易之以充鑄。舊錢仍聽行使。二十四年。回部平。頒式於葉爾羌鑄乾隆通寶。枚重二錢。幕鑄葉爾羌名。左滿文右回文。用紅銅。並燬舊普爾錢。充鑄。越二年阿克蘇請鑄如葉爾羌



例。復允西藏開鑄銀錢。重一錢與五分二種。文曰乾隆寶藏。幕用唐古忒字。邊郭識年。分以上二類錢。第行之回藏。內地不用。二十九年。令回部鑄錢。永用乾隆年號。時至中葉錢直昂。直省皆增鑄廣鑄。價暫趨於平。會銅運遲滯。市儉居奇增直。害錢法。通飭督撫毋得輕請停鑄減卯。季年私鑄益多。四川雲貴爲淵藪。流布及江浙雲貴官錢。亦以不善罷鑄。又自律嚴私鑄。常寬之以收燬。莠民恃以行詐。私錢日出不窮。五十七年。湖廣總督畢沅請收買毋立限。上謂湖北乃私鑄。總匯不圖禁絕。而預思所以卸過。命嚴稽私販。仍予寬限二年。五十九年。以官私錢錯出錢賤。乃暫罷直省鑄私錢。通限一年收繳。而吏胥緣爲奸。嘉慶元年。復直省鑄。至十年直省未盡復卯錢復貴。通飭各督撫按卯鼓鑄。然嗣是局私鑄相踵起。京局錢至輪廓肉好。模糊脆薄。寶蘇鑄中雜沙子。擲地卽碎。而貴州湖廣私鑄盛行。江蘇官局私局秘匿。至道光間。閩廣雜行光中景中景興嘉隆諸夷錢。奸民利之。輒從仿造。貴陽大定官局亦別鑄底大錢。錢法自是益壞。時華洋互市。以貨易銀。番船冒禁。歲漏以千萬計。御史黃中模章沅咸以爲言。而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各種番銀亦潛輸內地以規利。自閩廣通行至黃河以南。而洋商復挾至各省海口。陽置貨而陰市銀。至洋銀日多紋銀日少而貴。上患之命粵督申嚴禁約。然所禁不及洋銀。仿鑄之廣板福板杭板。吳莊行莊耗華銀如故。御史黃爵滋請並禁使出洋。更立專條。議從重科。十七年。詔沿江沿海。督撫海關監督。飭屬嚴稽偷漏。定功過行賞罰。而海內銀卒耗竭。每兩易錢常至二千。廷臣謀所以重錢以殺銀之勢。而議格不行。先是道光中葉。銀外洩而貴。朝野皆欲行大錢以救之。廣西



巡撫梁章鉅疏言其利。文宗卽位。四川學政何紹基力請行大錢。以復古救時。上意初不謂然。卒與官票寶鈔行焉。鈔嘗行於順治八年。歲造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年而罷。嘉慶間侍講學士蔡之定請行鈔。咸豐二年。福建巡撫王懿德。亦以爲請。廷議以窒礙難行卻之。是時銀虧錢匱重。而軍需河餉。糜帑二千數百萬。籌國計者。率以行官票。請次年命戶部集議。惠親等請飭部。製造錢鈔與銀票相輔並行。票鈔製以皮紙。額題戶部官票。左滿右漢皆雙行。中標二兩平足色銀若干兩。下曰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並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僞造者依律治罪。邊文龍。鈔額題大清寶鈔。漢字平列。中標準足制錢若干文。旁八字爲天下通寶平準出入。下曰此鈔卽代制錢行用。並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邊文如票。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當千當五百。淨銅鑄造。色紫當百當五十當十。銅鉛配鑄色黃百以上。文曰咸豐元寶。以下曰重寶。幕滿文局名。四年以乏銅兼鑄當五錢。及制錢。已而更鑄鉛制錢。乾隆間京局用銅。漢洋兼資。後專行漢運。時以道梗銅滯。故權宜出此。定議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鈔二千抵銀一兩。票鈔亦準是互相抵。民間完納丁糧稅課。及一切官款。亦準五成。京外應放庫款。如之大錢上下通行。如票鈔抵銀。如制錢之數輸官以三成。錢通用如大錢阻撓。罪以違制。僞造鈔票斬。監候私鑄。加嚴通飭。京外設置官錢局。尋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後議於各府置鈔局。發大錢。於行店俾錢鈔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糧搭收票鈔。零星小戶銀鈔尾零。搭交銅鈔大錢。皆從直隸山東實行。官吏折勒訛法。商民交易不平價。從嚴處治。七年。令



順天直隸各屬。錢糧自本年上忙始。以實銀四成。寶鈔三成。當十銅錢大錢三成搭交。一切川項。亦按成搭放。尋從戶部議。自本年下忙始。直隸照銀七票三。徵收大錢三成。即納在鈔票三成內。交票交錢聽便。然鈔法初行始而軍餉繼而河工。搭放皆稱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撥。既艱搭放。遂不復肯搭收。民間得鈔積爲無用。京師持鈔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貨。持向官號商鋪。所得皆四項大錢不使用。故鈔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後京師以官號七折錢發。鈔直益低落。至減發亦窮應付。鈔遂不能行矣。大錢當千當五百。以折當過重。最先廢當百當五十。繼廢鈔錢。以私票梗之而亦廢。乃專行當十錢。盜鑄叢起。死罪日報而不爲止。局錢亦漸惡雜。私鑄中不復辨。奸商因之折減挑剔。任意低昂。商販患得大錢。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張文告屢禁罔效。法弊而撓法者多。固未有濟也。當十錢行獨久。然一錢當制錢二。出國門即不通行。咸豐之季。銅苦乏。申禁銅。收銅令同治初鑄錢所資。惟商銅廢銅。當十錢減從二錢二分。光緒九年。復減爲二錢六分。時孝欽顯皇后銳意欲復制。下廷臣議。以滇銅運不如額。姑市洋銅交機器局試鑄。戶部奏稱機器局鑄錢。並京局開鑪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卒命直隸總督李鴻章。於天津行之。重準一錢。遂賞唐炯巡撫銜。專督雲南銅政。十四年。廣東試鑄機器錢。以重庫平七分識於幕。二十四年。命直省鑄八分錢。而京師以制錢少行。當十錢如故。三十二年。鑄銅弊當十錢。民不樂用。於是創鑄銀銅圓。設置銀行。思劃一幣制。與東西洋各國相抗衡。初洋商壟集粵東。西班牙英吉利銀錢大輸入。總督林則徐謀自鑄圓抵制。以不適用而罷。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國幣相灌輸。光緒



十四年。張之洞督粵。始用機器如式試鑄。李鴻章繼任續成之。文曰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廣東省造幕絞龍。並鑄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四種小銀圓。中國自行銀錢。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開鑄。尋以廣東湖北江西所鑄。最稱便用。許以應解京餉撥充鑄。本直省未開鑄者。飭從附鑄。京外收放庫款。準搭三成。因命劉坤一張之洞陶模。籌議三局造鑄事宜。已復由戶部核定。七省所鑄規模成色。苦參差不利通行。會造幣總廠成。擬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隸廣東爲分廠。初鑄準重墨圓。議者頗非之。之洞始於湖北試行一兩銀幣。戶部亦以中國立算。夙準兩錢分釐。因定主幣爲庫平一兩。而以五錢一錢小銀幣。暨銅圓制錢輔助之。令總分廠如式造行銅元鑄始。閩廣江蘇繼之。時京局停鑄。命各運數十萬入京。由戶部發行。備用沿江沿海省。分並飭籌款附鑄。而直省陸續開鑄造幣總廠。反後成總廠擬鑄之幣。凡三品曰金曰銀曰銅。最先鑄銅幣。自當制錢二十。降至當二。自重四錢降而四分。凡四種文視直省小異大同。直省曰光緒元寶。總廠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銅幣。皆識某所造。幕皆龍文。紫銅鑄。直省間亦用黃銅。凡私造銅幣。僞造紙幣。罪視制錢加等。初鑄銅元爲補制錢之不足。旋斃其餘利。新政餉需。皆取給焉。競鑄爭售。乃至不能敷鑄本。兩江總督周馥首疏其弊。戶部爲立法限制之。繼與政務處。上補救八事。旋以開鑄者。多至十七省。省至二三局。恐終難言畫一。乃令山東歸併直隸。湖北歸併湖南。江南安徽歸併江寧。浙江歸併福建。廣西歸併廣東。合奉天河南四川雲貴爲九廠。由部派員會辦。遣大臣周歷察核。與戶部籌定會辦事宜。顧銅元以積賤當十錢。僅能及半數。



民私局私頗叢奸弊。應準銀者。銅元折合類致虧損。物價翔貴。民生日益凋敝。省與省復相軋。至不相流通。山東巡撫袁樹勛繼陳十害。時總廠初鑄銅幣。常留寶泉。鑄六分制錢。廣東請改鑄一文錢。由總廠頌式通行。三十四年。命各銅元廠加鑄一文新錢。如銅圓式。蓋存一文舊制。藉爲銅圓補救也。自大理少卿盛宣懷奏。設通商銀行。議者以東西洋各國皆有國立銀行。能持國內外財政。二十九年。允戶部請。設置官銀行。以部專其名。糾合官商資本四百萬。通用國幣。發行紙幣。官款公債皆主之。尋爲發行紙幣並開紙印刷二廠。會戶部改度支。更銀行名曰大清。設正副監督各一。造幣總廠亦如之。銀行內並附設儲蓄銀行。畫一幣制。載入各國新定商約。部議宜先審定銀幣。試行效則積金鑄幣三品之制。可使同條共貫。第計元計兩尙持兩端。德宗下其事於督撫。適有以實行商約。速定幣制請者。下政務處核議。各督撫亦先後議上。主兩者至十一省。主圓者僅八省。度支部前亦頒布用兩。遂定一兩爲主幣。復由部設幣制調查局。而審慎於鑄造。推行畫一成色分量之間。至宣統二年。仍前定名曰圓銀幣。一圓爲主幣。五角。二角。一角。三種。銀幣五分一種。銅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爲輔幣。銀幣重七錢二分。餘遞降。並撤直隸銀銅造幣廠。而留漢口廣東成都雲南四廠。前所鑄大少銀元。暫照市價行使。將來由總廠銀行收換改鑄。三品之制。首金。次銀。光緒中葉英金磅。歲騰長。每磅自華銀四兩一錢六分五釐。增至八兩有奇。御史王鵬運。通政司參議楊宜治。嘗建議積金仿鑄。三十年。戶部疏請。備造幣之用納官者皆準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極言用金之利。孫寶琦則請對內用銀。對外必預計用金。廷臣之論國幣者。亦以不



臻至用金幣制不爲完善。皆請速定用本位金。卒未能實行云。

### 茶法

茶法。我國產茶之地。惟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雲貴爲最。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徵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於陝甘易番馬。他省則召商發引納課。間有商人赴部領銷者。亦有小販領於本籍州縣者。又有州縣承引。無商可給發種茶園戶經紀者。戶部寶泉局鑄刷引由備書例款。直省預期請領年辦年銷。茶百斤爲一引。不及百斤謂之畸零。另給護帖。行過殘引皆繳部。凡偽造茶引。或作假茶與販。及私與外國人買賣者。皆按律科罪。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陝西設巡視茶馬御史五。西寧司駐西寧。洮州司駐岷州。河州司駐河州。莊浪司駐平番。甘州司駐蘭州。尋改差部員。又令甘肅巡撫兼轄。後歸陝甘總督管理。四川設鹽茶道。江西設茶引。批驗大使隸江寧府。歲徵之課。江蘇發引。江寧批發所。及荆溪縣屬張渚湖汊。兩巡檢司。安徽發引。潛山太湖歙休寧黟宣城寧國太平貴池青陽銅陵建德蕪湖六安霍山廣德建平十七州。江西發引徽商及各州縣小販。此三省稅課。均於經過各關。按則徵收。浙江山布政使委員給商。每引徵銀一錢。北新關徵稅銀二分九釐二毫八絲。彙入關稅報解。又每歲辦上用及陵寢內廷黃茶。共百一十餘篋。由辦引委員於所收茶引買價內辦解。湖北由咸寧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通山七州縣。領引發。種茶園戶經紀坐銷。建始縣給商行銷。坐銷者每引徵銀一兩。行銷者徵稅二錢五分。課一錢二分五釐。共額徵稅課銀二百三十兩有奇。行茶到關仍行報稅。湖南發善化湘陰瀏陽湘潭益陽攸安化邵陽



新化武岡巴陵平江臨湘武陵桃源龍陽沅江十七州縣。行戶共徵稅銀二百四十兩。陝甘發西歸甘州莊浪三茶司。而西安鳳翔漢中同州榆林延安寧夏七府。及神木廳亦分銷焉。每引納官茶五十斤。餘五十斤由商運售作本。每百斤爲十筵。每筵二封共徵木色茶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筵。改折之年每封徵折銀三錢。其原不交茶者。則徵價銀共五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亦有不設引。止於本地行銷者。由各園戶納課。共徵銀五百三十兩有奇。四川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內地。邊引行邊地。土引行土司。而邊引又分三道。其行銷打箭鑪者曰南路邊引。行銷松潘廳者曰西路邊引。行銷邛州者曰邛州邊引。皆納課稅。共課銀萬四千三百四十兩。稅銀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兩。各有奇。雲南徵稅銀九百六十兩。貴州課稅銀六十餘兩。凡請引於部。例收紙價每道以三釐三毫爲率。盛京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福建廣東廣西。均不頒引故無課。惟茶商到境。由經過關口輸稅。或略收落地稅附關稅。造銷或彙入雜稅報部。此嘉慶前行茶事例也。厥後泰西諸國通商茶務。因之一變。其市場大者有三。曰漢口。曰上海。曰福州。漢口之茶來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產。溯漢水以運於河南陝西青海新疆。其輸至俄羅斯者。皆磚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產外。多有湖廣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茶。江西安徽紅綠茶。多售於歐美各國。浙江紹興茶輸至美利堅。寧波茶輸至日本。福州紅茶多輸至美洲。及南洋群島。此三市場外。又有廣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僑集焉。蓋茶之性喜煥惡寒。喜濕惡燥。又必避慄烈之風。最適於中國。泰西商務雖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給於我國。用此駁駁徧及全球矣。其業此者。有總商。有散商。領引後行銷。各有定域。亦有兼行票法。



者。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開辦。堰工茶票。後名目甚繁。然第行於產多或銷暢之區。非遍及各州縣也。惟甘商舊分東西二櫃。東櫃多籍隸山西陝西。西櫃則回民充之。自咸豐中回匪滋事。繼以盜賊充斥。兩櫃均無人承課。總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選新商。採運湖茶。是日南櫃。時領票止八百餘張。嗣定爲三年一案。領票准加不准減。計自光緒十三年至三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於湖票外。更行銷伊塔之晉票。迄於宣統二年。茶務日盛。茶之與鹽。辦法略相似。惟鹽爲歲入大宗。故掌國計者。第附於鹽而總核之。其始但有課稅。除江浙額引。由各關徵收無定額外。他省每歲多者千餘兩。少祇數百兩。或數十兩。卽陝甘四川號爲邊引。亦不滿十萬金。咸豐以來。各省次第行釐。光緒十二年。福建冊報。至十九萬餘兩。他省款亦漸多。未幾收數復絀。宣統三年。豫算表所載茶稅。特百三十餘萬而已。順治初元。定茶馬事例。上馬給茶筥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二年。差御史轄五茶馬司。時商人多越境私販。番族利其值賤。趨之若鶩。兼番僧馳驛往來。夾帶私茶出。關吏不能詰。戶部奏言。陝西以茶易馬。明有照給金牌勘合之例。今可勿用。但定價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縱容收買私茶。聽巡按御史參究。茶馬御史廖攀龍又言。茶馬舊額萬一千八十八匹。崇禎三年。增解二千匹。請永行蠲免。竝從之。四年。命巡視茶馬滿漢御史各一。直隸河寶營地。當張家口之西。明時鄂爾多斯部落。曾於此交易茶馬。旋封閉至是。戶部差理事官履勘以狀聞。諭仍准互市。七年。以甘肅舊例。大引筥茶。官商均分小引納稅。三分入官七分給商。諭嗣後各引。均由部發照。大引例以爲中馬之用。又舊例大引附



六十筥。小引附六十七斤。定爲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聽商自賣。十三年。以甘肅所中之馬既足。命陳茶變價充餉。十四年。復以廣寧開成黑水安定清安萬安武安七監馬蕃。命私馬私茶沒入變價。原留中馬支用者。悉改折充餉。十八年。從達賴喇嘛。及根都台吉。請於雲南北勝州以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陝西苑馬各監。開茶馬市於北勝州。七年。裁茶馬御史。歸甘肅巡撫管理。十九年。以軍需急。加福建茶課銀三百五十九兩。至二十六年。豁免。竝除湖廣新增茶稅銀。時四州產茶多。其用漸廣。戶部議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榮經名山新繁大邑灌縣。竝有所增。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諸處。額茶三十餘萬筥。可中馬萬匹。陳茶每年帶銷。又可中數萬匹。請遣員專管。三十六年。遂差部員督理茶馬事務。四十年。以陝西私茶充斥。令嚴查往來民人。凡攜帶私茶十斤以下勿問。其馱載十斤以上無官引者。論罪。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帶零運。私販轉多。飭照舊緝捕。停差部員。仍歸甘肅巡撫兼理。自康熙三十二年。因西寧五司所存。茶篋年久泡爛。經部議准變賣。後又以蘭州無馬可中。將甘州舊積之茶在五鎮俸餉。內銀七茶三。按成搭放。尋又定西寧等處。停止易馬。每新茶一筥。折銀四錢。陳茶折六錢充餉。至六十一年。復增西寧莊浪岷州河州茶引。各處所存舊茶。悉令變賣。雍正三年。遂議。自康熙六十一年始。五年內全徵本色。五年後即將舊茶變賣。嗣是出陳易新。總以五年爲率。四年定陝西行茶。改令產茶地方官給發船票。照商人引目茶數開明。如於部引外搭行印票。及附茶不遵定額者。照私鹽律論。查驗失察故縱。均加處分。八年。命陝西商運官茶。於舊例每百斤。准



附帶十四斤。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諭四川茶稅。皆論園論樹。夫樹有大小。園有寬狹。豈能一致。若據以爲額。未得其平。應照斤兩收納。著該撫詳議。尋議舊例。每斤徵課二釐五毫。今但徵四絲九忽有奇。前後懸絕。應酌減其半。無論邊土。腹引俱納銀一釐二毫五絲。時川茶行銷。引尙不敷。於是復增各府州縣。再行給發。九年命西寧五司。復行中馬法。十年。又命中馬應見發茶。時安徽亦增引。照四川例。以餘引暫存司庫。遇不敷時配給行運。十三年。復停甘肅中馬。始定雲南茶法。以七元爲一筒。三十二筒爲一引。照例收稅。乾隆元年。令甘肅官茶改徵折色。每筵輸銀五錢。時西寧五司。陳茶充物。令每封減價二錢。刻期變賣。二年。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縣地。不產茶。四川成都彭灌等縣滯銷。其引或停或減。並豁除課銀。七年。免甘肅地震處之課。乃命西寧五司徵本色。八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羨餘截角。成都彭灌等縣之未完銀兩。十一年。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西寧河州莊浪三司。番民錯處。惟茶是賴。邇年以糧易茶。計用茶六萬五千五百餘封。易雜糧三萬八千一百餘石。請著爲例。報可。十三年。定甘肅應徵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並申明水陸各路運商驗引截角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雲南貴州。二十四年。從甘肅巡撫吳達善言。命西寧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放各營俸餉。二十五年。吳達善又言。甘省茶課。向爲中馬設。今其制已停。在甘莊二司。地處衝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猶有銷路。惟洮司偏僻。商銷茶斤歷年俱改。別司售賣。而交官茶封。仍歸洮庫。往往積至數十萬封。始請疏銷。應將洮司額頒茶引。改歸甘莊二司。給商徵課。俟洮司庫貯搭餉完日。卽行裁汰。二



十七年。陝甘總督楊應琚復條上疏銷事宜四。一。官茶應改徵折價也。查甘肅庫貯官茶向例。如存積過多。改徵折色。今五司庫內。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百五十餘萬封。經前撫臣吳達善言奏。准每封作價三錢。搭放兵餉。已搭放四十餘萬封。在市肆官茶日多。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數疏銷。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萬封。商茶既多。官茶益滯。莫若將商交二成。官茶五萬四千餘封。照例每封徵折價三錢。俟陳茶銷售將完。再徵本色。一。商茶應准減配也。查甘肅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無論本折。卽係額課外。有充公銀三萬九千餘兩。亦係按年交納。無殊正供。至商人自賣茶封。每引止應配正茶五十斤。連附茶共配售三十餘萬封。商人卽以配售之茶納課。經吳達善奏。准增配以紓商力。並無課項。第茶封既增。又有搭放兵餉之官茶。勢致愈積愈多。難免停本虧折。今商人願每引止五封。內應減無課茶十五萬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本色茶封。既議改徵折價。無庸配運。一。陳積茶封。應召商減售也。查各司俱有陳茶。而洮司爲多。見每封四錢發售。商民裹足。請仍照原議。每封定價三錢。召商變賣。一。內地新疆應一體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吳達善奏。准滿漢各營。以茶封搭餉至新疆。茶斤向資內地。今官茶以沿途站車輓運。無庸脚費。其自肅州運至各處。將脚價攤入茶本之內。較之買自商賈尙多減省。疏入議行。二十九年。裁甘肅巡撫茶務。歸陝甘總督兼理。三十四年。以甘省庫貯官茶漸少。復徵本色一成。三十六年。又以伊犁等處按插。投誠土爾扈特等衆。賞給茶封。仍議照舊徵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總督劉秉恬奏。准三雜谷等處土司。買茶以千斤爲率。使僅敷自食。不能私行



轉售。四川設邊引。商人納稅領運。於松潘等處銷售。無論土司蠻商。俱准赴邊起票販運。嘉慶七年。以陝西神木官銷茶引。久經撥歸甘省商銷。令豁除舊存羨餘名目。四川教匪滋擾。蠲除大寧廣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縣茶稅。十年。復免大寧太平通江巫山四縣廳稅課。十七年。以甘肅庫茶充羨。定商納官茶。全徵折色。二十二年。諭閩皖浙商人。販運武彝松羅茶。赴粵銷售。向由內河行走。近多由海道販運。夾帶違禁貨物私賣。飭令茶商仍由內河行走。永禁出洋販運。違者治罪茶入官。道光三年諭。那彥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經戶部議覆。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磚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賣。茲將軍果勒豐阿等奏。此項磚茶由歸化城張家口。請領部票納稅。而來已六十餘年。未便遽行禁止。惟新疆既爲官茶引地。商茶究有礙官引。令嗣後商民每年馱載磚茶一千餘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給票。無許往他處售賣。六年諭。前因新疆各城運茶。前將軍等請。給引招商納課。茲據慶祥等奏。稱各城無殷實之戶。若據令承充官商。必致運課兩誤。著北路商民專運售雜茶。並在古城設局抽稅。卽以所收銀抵蘭州茶商課。俟試行三年。再行定額。至附茶仍由甘商運銷。八年。欽差大臣那彥成言。甘肅官茶。年例應出關二十餘萬封。近來行銷至四五十萬封。皆以無引。私茶影射。價復遞加。每附茶一封。售銀七八兩至十餘兩不等。請嗣後每封定價。阿克蘇不得過四兩。喀什噶爾不得過五兩。竝於嘉峪關外。及阿克蘇等處。設局稽查。詔如所請。九年命甘肅茶務。責成鎮迪道總司稽查。奇臺縣就近經營。咸豐二年。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請。閩省商茶設關徵稅。五年。福建巡撫呂佺孫復言。閩茶向不頒給執照徵收課稅。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隸督臣訥爾經額以



閩商販運。官私莫辨。議由產茶之崇安縣給照。經過關隘驗稅放行。嗣因產茶不止一處。商人散赴各縣購買。繞道出販。復經撫臣王懿德奏請。自咸豐三年爲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甌寧建陽浦城崇安等縣。一概就地徵收茶稅。由各縣給照販運。先後下部議准。前歲因粵匪竄擾。江楚茶販不前。暫弛海禁。各路茶販遂運茶至省。不從各關經過。不持本省減稅。卽浙粵江西亦形短絀。臣履任後徧詢茶商。獲利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賦轉虧。見粵匪未平。軍需孔急。衆商身擁厚貲。什一取盈。初無所損。且徵諸販客。不致擾累貧民。完自華商無慮糾纏。洋稅以天地自然之利。爲國家維正之供。廻非加增田賦者比。但閩茶不止數縣。必在附省扼要處。所設關增卡給印照。以憑查核連界各省。亦應一體設立。俾免趨避。請自咸豐五年始。凡販運茶斤。概行徵稅。所收專款。留支本省兵餉。惟創行伊始。多寡未能預定。俟行一二年後再行。比較定額。自此閩稅始密。然至十年猶未報部。經部飭催。乃按期奏報。六年。允伊犁將軍扎拉芬奏請。伊犁產茶設局徵稅。充伊犁兵餉之用。十一年。廣東巡撫覺羅耆齡奏請。抽收落地茶稅。同治元年。飭下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撫。詳查本省產茶。及設茶莊處所。妥議章程具奏。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疏略言。江西自咸豐九年定章。分別茶釐茶捐。每百斤除境內抽釐銀二錢。出境又抽一錢五分有零。外向於產茶及設立茶莊處所。勸辦茶捐。每百斤捐銀一兩四錢。或一兩二錢不等。填給收單。准照籌餉事例彙。齊請獎臣。仍照舊章辦理。本年據九江關署監督蔡錦青詳請遵照戶部奏准。飭將鹽茶竹木四項。統徵關稅。已於三月起徵。江西茶葉運至九江。有華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完子



口半稅。固不抽釐。華商既納潯關正稅。亦未便再令完釐。臣卽照部章。於義寧州開辦落地稅。惟原奏內。大箱淨茶科則稍重。分別核減。參酌茶捐向章。每百斤義寧州等處。徵一兩四錢。河口鎮徵一兩二錢五分。概充臣營軍餉。由臣刊發稅單護票。委員經收。或業戶自行完納。或茶莊代爲完稅領單。至發販時。統由茶莊繳銷稅單。華商換給護票。洋商卽憑運照販至各處銷售。除華商完納九江關稅。洋商完納子口半稅外。經過江西安徽各釐卡驗明放行。如此辦理。與戶部原奏總理衙門條約一一符合。稅單雖係茶莊經手。稅銀實爲業戶所出。洋商不得藉口於子口半稅。而禁中國之業戶。不完中國之地稅。華商既免逢卡抽釐。亦不至粉粉私買運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五年。戶部奏准。甘省引滯課懸暫於陝西省城。設官茶總店。潼關商州漢中設分店。商販無引之茶。到陝呈報。上色茶百斤收課銀一兩。中色六錢。下色四錢。所收解甘彌補欠課。七年。議准歸化城商人販茶。至恰克圖。假道俄邊。前赴西洋各國通商。請領部照。比照張家口減半。令交銀二十五兩。每票不得過萬二千斤。十一年。議准。甘省積欠舊課。仍追舊商。召募之新商試新課。其雜課養廉充公官禮四項緩徵。十三年。議准甘省仿淮鹽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販均令先納正課。始准給票。其雜課歸併釐稅項下。徵收各項名色。概予刪除行銷內地者。照納正課三兩。外於行銷地。各完釐稅。每引以一兩數錢爲度。多不過二兩。出口之茶則。另於邊境局卡。加完釐一次。以示區別。光緒十年。戶部統籌財政。於茶法略言。據總理衙門單開。光緒八九年。出口茶數。多至萬九千餘斤。查道光年間英國所收茶稅。約每百斤收銀五十兩。而我之出口稅。僅納二兩五錢。



不及十一。擬照甘肅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園戶徵銀三錢。增課既多。洋人無所藉口。或照甯夏延榆綏等處茶引。每道徵銀三兩九錢之例。於產茶處所設局。驗茶發給。部頒茶照。每照百斤徵銀三兩九錢。經過內地關卡。另納釐稅驗照。蓋戮放行。不准重複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督請領。原照一年後作廢。或於產茶處所。驗茶發給部照。既完課三兩。再倍收銀三兩九錢。前後共徵七兩八錢。一切雜費均予豁免。惟於各海關及邊卡。凡應納洋稅。仍照向章完納。若在內地行銷販運。無論經過何省何處。釐卡關樞均免再徵。則改釐爲課。改散爲總。既便稽查。復免侵漁。惟園戶及販商。若何防其走漏。應令各省參酌定章。覆奏辦理。十二年。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領票。詭稱運銷蒙古地方。實私販湖茶。侵銷新疆南北兩路。一票數年循環轉運。往往逃釐漏稅。經部奏准。嗣後領票注明不准販運私茶字樣。如欲辦官茶。卽赴甘肅領票。繳課完釐。倘復運銷私茶。查出沒官。是時泰西諸國嗜茶者衆。日本印度意大利。豔其利厚。雖天時地質遜於我國。然精心講求種植之法。所產遂多。蓋印度種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緒三年。乃大盛。錫蘭意大利其繼起者也。法蘭西既得越南。亦令種茶。有東山建吉富華諸園。美利堅於咸豐八年。購吾國茶秧萬株。發給農民。其後愈購愈多。歲發茶秧。至十二萬株。足供其國之用。故我國光緒十年以前。輸出之數甚鉅。未幾漸爲所奪。印度茶往英國者。歲約七十三萬二千石。價約二千四萬兩。吾國茶往者。八十九萬八千石。價約千八百六十八萬兩。印度茶少於華。而價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國運往。乃止二十一萬九千四百餘石而已。日本之茶多售於美國。亦有運至我國者。光緒十三年。我茶往



日本者。萬二千餘石。而彼茶進口萬六千餘石。其專尙華茶。取用宏多者惟俄。蓋自哈薩克浩罕諸部。新屬於彼。地加廣人加衆。需物加多。而茶尤爲所賴。光緒七年定約。允以嘉峪關爲通商口岸。而往來益盛。十年後我國運往之茶。居全數三之一。十三年。併雜貨計出口價九百二萬兩有奇。而進口價僅十一萬八千餘兩。凡輸自我者八百九十萬兩。然十二年茶少價多。十三年。茶多價少。華商已有受困之勢。厥後亦兼購於他國。用此華茶之利驟減。蓋我國自昔視茶爲農家餘事。惟以隙地營之。又採摘不時。焙製無術。其爲他人所傾。勢所必至。三十三年。茶葉公會。以狀陳於度支部。稅務司亦以茶稅減少爲言。於是命籌整理之策。宣統初農工商部。遂有酌免稅釐之議。漢口福州皆自外國購入製茶機器。且由印度熟聘練教師。江西巡撫又籌款貸與茶戶。自是銷入歐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暢旺。夫吾國茶質本勝諸國。往往澀味中含有香氣。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膽念。他國所產鮮能及此。故日本雖有茶必購於我。荷蘭使臣克羅伯亦言。爪哇印度錫蘭茶。皆不如華茶遠甚。然則獎勵保護。無使天然物產。爲被族人力所奪。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務者。

(一) 蓋戳は捺印すること。納税した證據になる。

## 鑛政

鑛政。清初鑿於明代。競言鑛利。中使四出暴斂病民。於是聽民採取。輸稅於官皆有常率。若有礙禁山風水民田廬墓。及聚衆擾民。或歲歉穀踊。輒用封禁。世祖初開山東臨朐招遠銀鑛。八年罷之。十四年。開古北喜峯等口鐵鑛。康熙間遣官監採山西應州陝西臨潼山東萊陽銀鑛。



二十二年。悉行停止。竝諭開鑛無益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均不准行。世宗卽位。群臣多言鑛利。粵督孔毓珣。粵撫楊文乾。湘撫布蘭泰。廣西提督田駿。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黃廷桂。相繼疏請。開鑛均不准行。或嚴旨切責。十三年。粵督鄂彌達。請開惠潮韶肇等府鑛。下九卿議行。上以妨本務停止。蓋粵東山多田少。而鑛產最繁。土民習於攻採鑛峒所在。千百爲群。往往聚衆私掘。聚剽掠。故其時粵東開鑛。較他省尤爲厲禁。乾隆二年。諭凡產銅山場。實有裨鼓鑄。准報開採。其金銀鑛悉行封閉。先是五年。允魯撫朱定元請。開章邱淄川泰安新泰萊蕪肥城寧陽滕嶧泗水蘭山剡城費莒蒙陰益都臨朐博山萊陽海陽各州縣煤鑛。而藁城知縣高封請自備貲。開嶧滕費淄沂平陰泰安銀銅鉛鑛。則禁之。然貴州思安之天慶寺。鎮遠之中峯嶺。陝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肅之扎馬圖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裏沁山古內雙樹子。烏魯木。齊之迪化奎騰河呼圖壁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條金溝各金鑛。貴州法都平遠達摩山。雲南三嘉麗江之廻龍。昭通之樂馬各銀鑛。相繼開採。嘉慶四年。給事中明繩奏言。民人潘世恩蘇廷祿請開直隸邢臺銀鑛。上謂國家經費。自有正供。潘世恩蘇廷祿覬覦鑛利。敢藉納課爲詞。實屬不安。本分命押遞回籍明繩。下部議。六年。保寧以請開塔爾巴哈臺金鑛。明安以請開平泉州銅鑛。均奉旨申飭。道光初年封禁甘肅金廠。直隸銀廠。蓋其時歲入有常。不輕言利。惟雲南之南安石羊臨安箇舊銀廠。歲課銀五萬八千餘兩。其餘金鑛。歲至數十兩。銀鑛歲至數千兩而止。又旋開旋停。興廢不常。賦入亦尠。銅鉛利關鼓鑄。開採者多邀允准。間有蠲除課稅者。廣東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鑛山。至乾隆初年。英



德陽春歸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羅等縣。廣州肇慶兩府銅鉛鑛。均行開採。百餘年來。雲貴兩湖兩粵四川陝西江西直隸。報開銅鉛鑛。以百數十計。而雲南銅鑛尤甲各行省。蓋鼓鑄鉛銅。竝重而銅尤重。秦鄂蜀桂黔贛皆產銅。而滇最饒。滇銅自康熙四十四年。官爲經理。嗣由官給工本。雍正初歲出銅八九十萬。不數年且二三百萬。歲供本路鼓鑄。及運湖廣江西。僅百萬有奇。乾隆初歲。發銅本銀百萬兩。四五年間。歲出六七百萬。或八九百萬。最多乃至千三三百萬。戶工兩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歲需九百餘萬。悉取給焉。鑛廠以湯丹碌碌太水茂麓獅子山大功爲最。寧臺金釵義都發古山九度萬象次之。大廠鑛丁六七萬。次亦萬餘。近則土民。遠及黔粵。仰食鑛利者奔走相屬。正廠峒老沙竭。輒開子廠以補其額。故滇省銅政。累葉程功。非他項鑛產可比。道光二十四年。詔雲南貴州四川廣東等省。除現在開採外。如尙有他鑛願開採者准。照現開各廠一律辦理。二十八年。復詔四川雲貴兩廣江西各督撫。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廣爲曉諭。其餘各省督撫亦著留心訪查。酌量開採。不准託詞觀望。至官辦民辦商辦。應如何統轄。彈壓稽查之處。朝廷不爲遙制。一時鑛禁大弛。咸豐二年。以寬籌軍餉。招商開採熱河新疆及各省金銀諸鑛。三年。詔日開採鑛產。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地。較之一切權宜。弊政無傷體制。有裨民生。當此軍餉浩繁。左藏支絀。各督撫務當權衡緩急。於鑛苗豐旺之區。奏明試辦。時軍興餉乏。當時開採者。僅新疆噶爾蒙古達拉圖噶順紅花溝之金鑛。直隸珠窩山徧山綫室溝土槽子錫。蠟片牛圈子溝蒙古哈勒津羅圈溝庫察山長杭溝之銀鑛。新疆迪化羅布淖爾三個山之銅錫鑛數處。同治



七年。吉林請開火石嶺子等處煤礦。以伏莽未靖格。部議不果行。十三年。以滇礦經兵燹久廢。諭飭開辦。從滇督岑毓英請也。是年海防議起。直隸總督李鴻章。船政大臣沈葆楨請開採煤鐵以濟軍需。上允其請。命於直隸磁州福建臺灣試辦。光緒八年。兩江總督左宗棠亦言。北洋籌辦防務。製造船礮。及各省機器。輪船所需煤鐵。最爲大宗。請開辦江蘇利國驛煤鐵報聞。嗣是以次修築鐵路。煤鐵益爲當務之急。於是煤礦則吉林大石頭頂子亂泥溝半拉窩雞溝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嶺黑龍江太平山察罕敖拉卡倫。直隸開平唐山內邱縣之上坪永固磁窑溝南陽寨。臨城縣之岡頭石回膠泥溝楊家溝新莊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之雞鳴玉帶八寶寺山阜平縣炭灰鋪村。曲陽縣白石溝野北村張家口廳海拉坎山馬連圪達。宛平縣青龍澗碑碣子。承德府榆樹溝。奉天海龍府遠來義和進寶玉盛永順永益萬利人和同德順發。錦州府大窩溝錦西廳礪石溝。本溪縣王千溝興京廳蜜蜂溝。遼陽州窩子峪。江西萍鄉永新餘干山東嶧縣。安徽貴池廣德繁昌東流涇縣。湖北荊門。河南禹州。山西平定鳳台。浙江桐廬餘杭。江蘇上元句容。湖南湘鄉祁陽。廣西富川賀縣奉議恩陽南寧那坡。陝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隴州淳化。鐵礦則直隸遷安縣灤州。湖北大冶。廣西永甯州。江西永新縣。雲南開廣兩府。貴州青谿。皆先後開採。而秦晉商民。零星開採。尤難悉數。二十二年。詔開辦各省金銀鑛廠。自光緒初年。開直隸繁溝銀鑛。甘肅西寧甘涼。黑龍江漠河觀音山奇乾河。各金鑛外無聞焉。自明令頒行。而後金鑛則直隸之平泉州屬轉山子。建昌縣屬金廠溝。撫寧縣屬雙山子。灤平縣屬寬溝豐寧縣大營子西碾子溝翁牛特旗之紅花溝水泉溝拐棒溝。而遷安縣所產尤旺。奉天之鳳凰安東遼



陽通化寬甸懷仁鐵嶺開原通化海城錦縣。蒙古之賀連溝大小槽碾溝除虎溝朱家溝板橋子珠爾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圖奎騰河圖什業圖汗。四川之冕寧。湖南之平江。浙江之諸暨。黑龍江之黑河。新疆之和闐焉耆。銀鑛則四川之天全廬山大穴山頭。皆報明開採。而銅錫鉛銻石油硫磺雄黃等鑛亦接踵而起。銅則雲南迤東湯丹茂麓正廠六子廠十一。迤西回龍得寶正廠八。子廠九。楚雄永北及雲武所屬。萬寶雙龍。又永安順寧臨安開化曲靖各廠。均招商承採。而江西贛州。陝西鎮安。湖南綏寧。新疆拜城庫車亦有銅廠。錫則廣東儋州。廣西南丹土州。富川賀縣。鉛則湖南常寧湘鄉臨武。四川會理。浙江鎮海奉化象山寧海太平。銻則湖南益陽邵陽新寧沅陵慈利湘鄉祁陽新安淑浦。貴州銅仁。四川秀山。廣東曲江防城乳源。廣西南太泗鎮陵陽都。石油則陝西延長。甘肅玉門。新疆庫爾喀喇烏蘇。硫磺則山西陽曲。奉天遼陽。錦州。雄黃則湖南慈利。或官辦或商辦。或官商合辦。或用土法。或用西法。九年。詔各省煤鑛。招商集股舉辦。自是雲南四川均設招商及鑛務局。貴州設鑛務公商局。山西設鑛務公司。粵東瓊州之銅鑛。浙江寧波之鉛鑛。皆率招商集股開辦。歷數十年。惟開平萍鄉之煤。大冶之鐵。規模宏遠。次則平江之金。益陽之銻。常寧之鉛。猶爲民利。漢河金鑛所產雖富。歲解部銀僅二十萬兩。滇銅自十三年。命唐炯督辦。歲運京銅不過百餘萬。各省鼓鑄猶以重直購洋銅。鐵產爲漢陽廠鍊鋼。造軌略供輪路之需。粵桂晉出鐵雖饒。以提鍊不精。國內製造仍多購自英廠。三十四年。詔設鑛務鐵路總局於京師。以王文韶張蔭桓主之。奏定章程二十二。准華商辦鑛。假貸洋款及華洋合股。設立公司。自是江西萍鄉煤鑛則借德



款。湖北大冶鐵礦則借日本款。浙江寶昌公司則借義款。直隸臨城煤礦則借比款。當其議定合同。於抵押息金外。輒須延聘鑛師。甚者涉及用人管理。至直隸井陘。安徽宣城煤礦。山西孟平澤潞平陽四川江北煤鐵鑛。新疆塔城。直隸霍家地廠子溝金鑛。廣西上思。貴州正安鉛鐵。福建邵武建寧汀州。直隸八道河。奉天尾明山及吉林舊鑛。均華洋合辦。一經訂約時生軋轉。若福公司之於晉鑛其尤甚者也。二十四年。河南豫豐公司。以其專辦懷慶左右黃河以北各鑛之權。山西商務局。以其專辦孟平澤潞平陽煤鐵各鑛之權。同時讓與辦理。一公司壟斷西省鑛務。更議修鐵道。自晉訖汴。因鑛及路。利權損失。爭持三年。始允合辦。汴既侵攘華官主權。晉復干涉人民開採。全晉紳民堅持廢約。遲之又久。始以銀二百七十餘萬贖回。他如陝西延長四川富順巴萬石油鑛。湖南常寧龍王山。湖北興國龍角山鑛。均因商民私相授受。釀成交涉。自議訂膠濟東清路約。附路十三里內。華人無開鑛權。而開平煤鑛漠河觀音山金鑛。復因內亂爲外人所侵佔。開平煤鑛。自光緒元年。直隸總督李鴻章集官商之力。經營二十年。效力大著。二十六年。拳匪亂後。洋員德羅琳。因督辦張翼。委其保護。與鑛師胡華私立賣約。而張翼亦即簽押移交。轉以加招洋股。中外合辦。奏開。由是而唐山西山半壁店馬家溝無水莊趙各莊林西各鑛。秦皇島口岸地畝附屬之。承平建平永平金銀鑛。悉操於英公司。嚴詔責令收回。赴英控訴。卒未就緒。三十四年。籌辦灤州煤鑛英公司阻撓之。乃劫爲營業聯合之法。合設開灤總局。觀音山金鑛亦因拳亂。爲俄人佔據。三十二年。始以俄銀萬二千盧布贖回。二十八年。外務部改定鑛章。凡華洋商人。得一體承辦鑛務。惟必稟部批



准。乃爲允行之據。是年皖撫聶緝燾許英人凱約翰承辦。歙銅陵大通寧國廣德潛山鑛產。嗣以專辦銅陵之銅官山。訂約定期百年。佔地三十八萬四千餘畝。皖中紳民合力爭之。始以銀四十萬兩贖回。自辦。法人彌樂石。亦於是年以勘辦全滇鑛務。請於滇督及外務部。皆拒之。仍獲徵江臨安開化雲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廳州鑛權以去。繼是英商立樂德。以合辦東昭兩府金銀鑛。不獲遂援彌樂石例。索廣南曲靖麗江大理順甯洱永昌七府鑛。亦堅拒未允。一時舉國上下。咸以保全鑛產爲言。由是蜀設保富公司。華洋承辦川省鑛務。購地轉租事宜。屬之閩設商政局。旋奏設鑛務總公司。凡請辦各鑛場。查核准駁之權。屬之山西保晉公司。安徽鑛務總局。類能集合殷富。鳩貲開辦。湘鄂則於所屬鑛地。勘明圈購。以杜私售。二十五年。江南籌辦農工鑛路各學堂。兩湖復籌設高等鑛業學堂。三十一年。商部以洋商私佔鑛地鑛山。疏請申明約章。以維權限。尋奏設各省鑛政調查局。以勘明全國鑛產。嚴禁私賣爲先務。鄂督張之洞條上鑛務。正章七十四。附章七十三。蓋自二十四年以來。鑛章屢易。每因鑛務齟齬。洋商輒引爲口實。二十九年。商約大臣呂海寰。與各國議訂商約。許以開採鑛產之利。但必須遵守中國鑛章。而中國鑛章則比較各國通行者爲之准。則特詔張之洞擬定。乃取英美德法比利時西班牙鑛章。參互考證。區別地面地腹。釐定鑛界鑛稅。分晰地股銀股。暨華洋商限制至周。尤注重於中國主權。華民生計地方治理。閱數年乃成。下部議行中國鑛章始具云。



# 清史稿食貨志 (六一征權·會計)

## 征權

征權。清興首除煩苛。設關處所。仍明制。自海禁開常關外。始建洋關而釐局之設。洋藥之徵亦相繼而起。三者皆前代所無。茲列著於篇。至印花稅煙酒加徵。均試行旋罷。不具載。常關順治初定各省關稅。專差戶部司員督徵。左右兩翼。張家口稅。差滿官督徵。時京師初定免各關徵稅一年。並豁免明季稅課虧欠。嗣浙閩以次蕩平。復禁革明末加增稅額。及各州縣零星落地稅。革明末加增太平府姑溪橋米稅。金柱山商稅。四年。定戶工各關兼差滿洲漢軍漢官。八年。減定關差員數。並停止關差。議叙。九年。併西新關江寧倉爲一差。停獨石口差。嚴關差留用保家委官之禁。凡額設巡攔。各製號衣腰牌。十年。令各關刊示定則。設櫃收稅。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規並禁關役包攬報單。十一年。用給事中杜篤祐言。清查關弊四事。一裁吏役。一查稅累。一關差迴避本籍。一批文核對限期。十六年。移潘桃口於永平。移古北口於密雲。並設關徵木植稅。十分取二。十七年。裁永平密雲新關。歸併古北口兼督管理。二十八年。定各口木植什一而稅停。臨清甄差。其板閘稅。交北河公司徵收。康熙元年。移設河西務於天津。更名天津關。更定各關兼差。滿漢官筆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輪掣。停蒙古漢軍差其張家殺虎二口。專差滿蒙官。二年。定盤詰漕船。止於儀真瓜州淮安濟寧天津



五關。免外國貨物入崇文門稅。四年。嚴禁各關違例徵收。永免溢額議叙之例。五年。命各關稅。均交地方官管理。於是崇文門歸治中。天津歸天津道。龍泉等歸井陘道。紫荆歸直隸守道。臨清歸東昌道。空運廳歸通薊道。居庸歸昌密道。西新歸鎮江道。蕪湖歸池太道。揚州歸驛傳道。濟甯歸蘇松道。淮安歸淮海道。北新歸浙江布政使。荆歸荊州同知。九江歸九江道。贛歸吉南贛道。太平橋歸南雄知府。遇仙橋滄光廠歸韶州知府。各稽徵稅課。又裁古北口差歸密雲縣管理。惟兩翼張家口殺虎口如故。只差戶部司員。申令直省關刊示稅則。罷崇文門出京貨物稅。八年。臨清倉歸併臨清關。以給事中蘇拜言。地方官兼關稅事務繁多。且恐畏懼上司希圖。足額派累商民。復定稅額較多之濟甯蕪湖北新九江淮安太平橋揚州贛西新臨清天津鳳陽倉。仍差部員督徵。餘如故。是年定關差缺出。以六部俸深。司員輪掣。其差過之員。不准重差。又定關差考覈法。欠稅不足半分者。罰俸半分至四分。分別降調。五分以上革職。旋又定不及半分者降留。全完者紀錄。凡部差官員。不令督撫管轄。九年。定淮安關兼轄淮安倉。及工清江廠兩翼。專差滿官筆帖式。十年。裁西新戶關歸併龍江王關。裁蕪湖工關歸併蕪湖戶關。各兼理。既而改鳳陽倉歸鳳陽知府。正陽歸通判。臨淮交大使徵收。停差部員。十七年。裁北河分司臨清關稅歸濟寧道兼官。十九年。開山東海禁令。查船戶匿稅。差滿部員督收潼關山海關稅課。潼關兼轄大慶關龍駒寨稅務。二十一年。移九江關駐湖口。停潼關山海關部員差。仍歸地方官管理。鳳陽仍差六部滿員。二十三年。更定各關輪差各部院司員例。是時始開江浙閩廣海禁。於雲山寧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關設監督滿漢各一筆帖



式。期年而代定海稅則例。免海口內橋津地方抽稅。分設西新龍江二關課稅專官。二十四年。西新仍歸戶部。免外國貢船稅。減洋船支抽例十之二。三十五年。定州縣海船隱匿處分。時海禁初開。沿海漁船。州縣既徵漁課。海關復稅梁頭。民甚苦之。上用福建巡撫張仲舉言。定漁船五尺以上。梁頭稅統歸地方官徵收。先是康熙四年。罷抽稅溢額議叙例。至十四年又定溢額多寡。分別加級升用。及是上以苛取累商。復停止溢額議叙。二十六年。濬墅監督桑額。徵收溢額二萬一千有奇。上以擾累閭閻罪之。永減閩海稅額。六千四百兩有奇。二十八年。蠲沿海魚蝦船。及民間日用物糊口貿易之稅。著爲令。先是沙溝於二十六年歸併淮關。其朦朧軋東岔河等處。悉免稽查。至是以沙溝係朦朧軋東總匯。不宜再增一稅。將朦朧歸海關。軋東歸淮關。沙溝免稅。復歸併西新戶關於龍江工關。三十三年。仍差部員督收山海關稅。張家口稅歸宣化府兼收。三十四年。分設浙海關署於寧波。定海令監督。往來巡視。三十五年。定洋海商船。往天津運米。至奉天者。但收貨物正稅。三十六年。嚴關差官。自京私帶年滿舊役謀佔。總科庫頭之禁。三十七年。永減粵海關額稅。三萬二百兩有奇。三十八年。上恐各關差苛取瘠商。停罷額外盈餘銀。設河寶營。差滿官督收大青山木稅。四十年。裁陝西三原縣商稅。歸潼關龍駒寨大慶關兼收。裁通會河分司。通州木廠。歸通永道管理。四十一年。大青木稅歸併殺虎口兼轄。四十六年。以金州牛莊交山海關。監督巡察越關漏稅。設渝關於重慶。歸川東道徵木稅。四十七年。仍差工部司員。督收荆關稅。五十三年。以臨清關稅闕額。改歸巡撫監收。未幾鳳陽天津杭州荊州江海浙海淮安板閘及淮關。先後改交各巡撫監收。



停瓜州稅。裁稅課。大使定臺灣。收泊江浙等省商船經過廈門。就驗者不重徵。福建糖船至廈門者。赴關納稅。其往江浙貿易者免徵。設橫城稅口歸山海關監督。監收增稅千兩。作為定額。六十一年。禁各番部落。夾帶硝磺軍器出邊。其進口稅許從輕減。雍正元年。移湖口關於九江。竝設大孤塘分口。裁淮安北新鳳陽天津臨清江海浙海荊州各關。加增贏餘銀。嚴禁各省關。及崇文門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關稅務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門仍差內務府官。山海關兩翼古北潘桃殺虎三口。暨打箭鑪。仍差部員盛京呼納呼河木稅。亦交將軍府尹。委沿河官徵收。明年。淮安仍差部員。潞野改歸蘇州織造。鳳凰城中江稅。派盛京部員各督收。河西務運糧船料。改於通州徵收。三年。以暹羅進獻稻種果樹等物。免回空壓載貨物稅。禁邊關城門索取蒙古貢物稅。其假名匿稅者罪之。五年。宿遷關歸併淮關徵收。由插稅交地方官管理。河寶營木稅。由殺虎口監督徵收。奉天牛馬稅。改差部院司員。六年。更定臨清關米麥雜糧船稅。定各關稅則。龍江西新二關交江寧織造兼管。永免暹羅米稅。七年。夔州關改委專員督收。南北三新關交杭州織造兼收。移荊州之徐關於田家洲。更名田關。江蘇廟灣稅歸淮關兼管。定閩海關減折船稅丈尺例。裁古北口監督交密雲縣。徵收以潼關商稅。浮於部例。相安已久。照現徵之數著為令。移潘桃口正關於潘家桃林二分口徵收。八年。減各關餘平銀之半。革除天津戡耗例外徵收。定落地稅。搜求溢額議處例。嚴黃金出洋之禁。十年。設交城縣水泉灘木廠。武元城設立稅口徵收。十一年。改天津關歸長蘆鹽政管理。十三年。設居庸關稅課大使。定潘桃古北殺虎三口。給商印票。兼滿漢蒙三體文字。山東海口各州縣



衛。設兩聯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貫。船隻字號。梁頭丈尺。豆石數目出口年月。分給商船。回日查銷。乾隆元年。革除龍江西新二關衙規票銀。初外洋夾板船。到粵起其礮位。候交易事畢給還。其稅法每船按梁頭。徵銀二千兩左右。貨稅照則徵收。革除額稅外另徵。置貨銀加一繳送稅。定閩省漁船稅分上中下三則起科。除額外重徵。定各省稅課則例頒行。定九江贛州二關三聯稅單例。一給商人一交撫署一存稅署。准張家口居庸關。收取車馱貨物過稅飯錢以資養贍。禁偷運米穀接濟外洋。分別擬罪有差。免沿海採捕魚蝦單桅船稅。二年。定米穀稅。凡遇地方旱澇。米穀船到即放行。俟成熟後。照舊徵收。永停徵廣東開建恩平二縣米船稅。三年。裁濟墅關之轉水柏瀆二口。改瓜州山關稅。歸兩淮鹽政。九江差內務府司員。蕪湖鳳陽派部員。各管理監督。四年。定歸北城木稅額。歸殺虎口徵收。五年。復差部員。監督荆關。用御史陸尹耀言。嚴捏名討關之禁。六年。復定考覈關稅贏餘例。清查外省私增口岸。免領帑採銅錫鉛。及米穀稅。仍徵船料。惟黃豆非麥秫比。雖歉歲照常徵收。改宿遷之豐沛蕭陽四縣陸稅。仍交各縣分徵。永禁龍江關木稅飛量法。定各關贏餘比較上年。數日考核。著爲令。七年。永免直省關豆米額稅。復設通州分司之黃村。臨清關之德州魏家灣尖冢樊口等口岸。免徵臨清關船料。以揚州關歸兩江總督。遴員徵收。停止閩海關之南山邊口徵稅。專司稽查。八年。定官運米穀。免徵船料。九年。嚴蒙古來京漏稅及爲奸商私運貨物之禁。十年。交陞亂平。復開徵雲南馬白稅。禁止宿遷關通船。一載收稅例。改按擔數徵收。定一官兼管兩關。其徵額有此贏彼絀者。准其抵補。再有短款。仍著追賠。移福建詔安之雅溪稅



館於懸鐘。以閩省舊有船子頭船。包攬走私。永禁製造。十三年。復徵米稅豆稅。十四年。定各關贏餘。以雍正十三年。爲准短少者。按分數分別議處。罰俸降調有差。十五年。移福建寧德縣稅口於酒嶼。十七年。改滄關木稅。歸夔關徵收。十八年。移廈門查稅之玉洲館。駐石美鳳陽關。查稅之濰陽口駐虹縣。改虹縣徵稅之青陽鎮。駐濰河口。二十年。移淮南關之流均口。駐涇河。二十二年。增定浙閩二海關稅則。照粵海關例。尋又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浙海。有駛至者。仍令回粵。貿易納稅。二十四年。定葉爾羌喀什噶爾。牲畜稅二十取一。緞布皮張稅。十之一。自外番販入者倍徵。嚴絲斤出洋之禁。二十五年。始派員。徵收多倫諾爾皮張等稅。並設盛京拉林阿勒楚稅局。派員徵收。如寧古塔伯都訥例。革除粵海關陋規銀。歸公造報。二十六年。設淮安關石礮稅口。又設歸化城總稅局。並綏遠歸化和林格爾托克托。薩拉齊西包頭崑都崙八十家子等口。差蒙古筆帖式二員。分督徵收牲畜稅。二十七年。以龍江淮安二關。歸兩江總督。濬墅歸江蘇巡撫各稽查。嚴禁榷關漏稅積弊。並定漏稅罰數。江蘇巡撫陳宏謀條上。濬墅關四弊。一舖戶代客完稅。包攬居奇。仍令商人自行完納。按簿親填。一貨船抵關。籤驗納稅給票後。始准過關。以杜逾越。一官員遴委佐雜官。半年而代。一督撫與監督。原相助爲理。所徵數目。應令監督按月知會督撫。再於年滿奏報。時統咨知會。從之。是年弛絲斤出洋之禁。仍示限制。定崇文門兩翼稅差期滿。由部開列滿蒙大學士尙書都統侍郎副都統等職名。請簡更代。遂爲永制。二十八年。畫一天津各口稅則。定商販山東豆石。由海運浙。照運赴江南例輸稅。張家口出口鐵器。照殺虎口例納稅。革除蕪湖關之



戶工幫貼飯費。江海關之駁票給單。掛號油濁。飯費看驗艙錢文。揚關山關之給串錢。二十九年。更定臨清關船隻補稅例。定外番商貨至回部貿易者。三十抽一。皮貨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貿易。二十抽一。皮貨十之一。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數。視所值折算。三十年。更定吉林等處稅額。裁潘桃口監督稅。歸張家口徵收。所屬六小口。改歸通永道管理。明年。復改潘桃口稅。歸多倫諾爾同知徵收。設局大河口差理藩院司員督收。歸化城稅既而改歸山西巡撫。遴員徵收。岫巖城屬之鮑家馬頭等七口岸。海船商稅歸山海關監督。設局徵收。三十年。定山海關張家口八溝塔子溝三座塔烏蘭哈達多倫諾爾。交直隸總督。殺虎口歸化城交山西巡撫。盛京牛馬稅。中江稅。交盛京戶部侍郎。坐糧廳交倉場侍郎。打箭鑪交四川總督。荆關交湖廣總督。均兼管稽差。各監督有侵蝕情弊。參處後不能完項者。即令兼管之員代賠。三十四年。准九江關正稅一兩。加平餘一分。以供飯食費需用。停洋船入口。夾帶硫磺之禁。著爲令。三十五年。裁潯梧二廠公費。歸入正稅。三十八年。裁多倫諾爾監督。歸多倫諾爾同知管理。移由開南壩稅口於中間。四十年。封閉廣西由村溢口。禁內地商民越關交易。四十一年。改通州分司及河西務計價科稅。爲計數科稅。並革除張家灣油麪等。出店進店稅。改定打箭鑪商貨按數徵稅例。明年。定打箭鑪稅。差照山海關例。於宗人府及部院司員內選派。四十五年。停荆關打箭鑪司員差。交各督撫。遴員管理。四十六年。裁荆關監督養廉銀。於荆宜施道。荆州知府遴派一員監收。四十九年。定粵海關珍珠寶石。概不徵稅。著爲令。五十一年。裁荆州之郝關及郝支關。另設口於越市。更名越關。移楊關於調賢口。更名調關。



定除暹羅貢使船外。其帶貨私船。照例徵收。五十二年。定各關預期。請領收稅冊摺。及請領遲延。擅用本關簿冊參處。例以安南奉貢。請封池水口等關之禁。越四年緬甸效順。亦准開關通市。於永昌騰越順寧。收徵出口稅。杉木籠暮福南河口。徵收入口稅。以福建五虎門與臺灣淡水八里坌。設口開渡。由閩安鎮徵收進口稅。南臺口徵收出口稅。貨物進口。復運往他處。限一月內免重徵。若逾限出口。或限內移貨別船。均徵出口稅。五十七年。定粵海關到關船貨。責成督撫查明。按月冊咨。一年期滿與監督清冊覈對。不符參辦。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貢船外。別項商船不得免徵。以杭州織造。改歸鹽政。南北二新關交巡撫管理。開山西得勝口。歸殺虎口監督稽徵。時英吉利貨船。求往江浙寧波珠山。及天津廣東等處。收泊交易。上不許。仍令照例。於澳門互市。向粵海關納稅。並徵船料。嘉慶二年。併左右翼爲一差。越二年復簡派二員。定辰關淪關潘家口。通永道古北口五處。各關例。是年命覈減各關贏餘額數。於是定戶關之坐糧廳六千兩。天津二萬。臨清一萬一千。江海四萬二千。濟甯二十三萬五千。淮安十一萬一千。海關廟灣口二千二百。揚州六萬八千。西新二萬九千。九江三十四萬七千八百。贛關三萬八千。閩海十一萬三千。浙海三萬九千。北新六萬五千。武昌一萬二千。夔關十一萬。粵海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太平七萬五千五百。梧州七千五百。潯州五千二百。歸化城一千六百。山海關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殺虎口一萬五千四百十四。張家口四萬五百六十一。打箭鑪儘收儘解。工關之辰關三千八百兩。宿遷七千八百。蕪湖四萬七千。龍江五萬五千。荆關一萬三千。通永道三千九百。閩南新淦三關。潘桃古北殺虎三



口。竹木稅向無贏餘。無庸更議。五年。議准回空漕船。於六十石例額外。夾帶二十石。均免輸稅。嚴禁崇文門。蘆溝橋。及各省關役。訛索行旅。以辰州知府李大隣。接管稅額外贏餘萬兩有奇。下部議叙。六年。定盛京牛馬稅。差於盛京五部侍郎內。簡派定打箭鑪正稅額二萬兩。革除閩海徵收二八添平銀。七年。改密雲縣徵收古北口木稅。爲儘收儘解。並繳銷原額。監督關防。九年。復增定各關贏餘額數。浙海四萬四千。西新三萬三千。九江三十六萬七千。濟墅二十五萬。淮安十三萬一千。十一年定辰關歲徵。加一耗銀二千七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定崇文門稅則例。令營汛官分查崇文門私放私收。冒充白役之弊。二十二年。飭各海關查禁例。不出洋之貨。道光元年。裁浙江鹽政。改設杭州織造。兼管南北新關稅務。三年。飭各省關。整頓奸蠹包攬。書吏徇縱等積弊。嚴各關員例外橫徵。及糧船夾帶偷漏之禁。定多倫諾爾木稅。更定浙海關稅則。九年。申定回疆稅課。三十抽一。時英吉利大班等。以洋行閉歇。拖欠貨銀。商船停泊外洋。延不進口。每言在粵海關。年納稅銀六七十萬。以爲居奇。上曰洋商私帶鴉片。入口偷買紋銀出洋。得不償失。倘故刁難。卽不准開艙。少此一國貨稅所損幾何。至請分別商船大小。納餉尙可變通。十年。定各關盈餘銀。以六成爲額內。四成爲額外。覈其溢額細額。分別功過例。先是御史許乃濟言。崇文門稅局需索。曾令巡視五城御史。隨時稽查。至是御史晉昌復言。巡役勒索。胥吏買放。特派滿漢御史各一。專司稽查一年而代。十一年。減濟墅盈餘二萬兩。淮安二萬一千兩。定賠繳短徵關稅。按數多寡。分別限期久暫例。命廣東嚴緝快蟹船。爲洋商運私偷稅。十二年。停止白鉛出洋。十



三年。革除各關標禮。並查船謝儀。及地棍報單等名目。以霍罕悔罪輸誠。復准入卡貿易並免稅課。十四年。嚴禁各關家丁需索賣放。及書役盤踞。地棍包攬之弊。又查禁粵商增收洋商私稅。定貢物到京。崇文門免稅驗放。十七年。嚴禁紋銀出洋。查辦粵省匪艇及密口走私漏稅。十九年。設韶州東江二關。歸南韶連道管理。二十一年。移設荊州正關於柳家集。更名柳關。並改支關爲柳支關。二十四年。免暹羅接正貢使船貨稅。二十五年。裁龍江關查驗木植稅局。咸豐二年。查禁沿海各關走私積弊。三年。以捻匪擾江南。濟甯淮安蕪湖鳳陽等關。紛請儘徵儘收。漫無限制。令仍遵定額。照常徵收。六年。定打箭鑪稅額二萬兩。八年。定盛京盈餘稅。以錢抵銀。及漁船大小。牛船交納船規例。九年。設山東煙臺稅局。十年。以士子會試入京。照列驗放。嚴禁崇文門巡役訛詐。更定奉天海口稅則。增收黃豆。豆餅。包頭油篋四稅。加贏餘八萬兩。又定各關監督。未及一年離任者。交後任接徵扣足。一年分晰彙報例。革除北新關南北二口貨稅。過關五日十日之限。是年俄羅斯於黑龍江互市。免稅課。同治二年。免巴爾楚克過稅。加徵葉爾羌正稅。三年。設福建臺南之打狗口海關。歸巡撫管理。暫停北新關徵稅。四年。暫停龍江西新關滄墅三關徵稅。湖北新關竹木稅。遴本省道府一員督徵。先是粵海關額徵。常洋不分。至是定貨由華船裝運者爲常稅。額徵五萬六千五百餘兩。贏餘十萬兩。再有贏餘儘徵儘解。是年裁革太平關文武各署規費。並飭粵海關。嚴查各口偷漏隱匿。裁山海關監督。改設奉錦山海關道稽徵。七年。定太平關。歸南韶連道專管。其四分廠委員。仍由巡撫遴派。八年。申定貢物解京。崇文門放行。毋許留難勒索。十一年。



停江蘇淮關傳辦活計。光緒二年。復開蕪湖鳳陽兩關。三年。嚴定考核各關章程。四年。定  
輝發穆欽等處。及寧古塔三姓稅務。均由吉林將軍委員徵收。山西交城縣木稅。由知縣設口  
於武元城故交村徵收。八年。定蕪湖關稅額十三萬六千餘兩。九年。中江稅務改歸東邊道徵  
收。十三年。改廣東黃江廠稅委員專管。裁廠書簽字官房總散房名目。並革除額外加平辦用  
官錢釐。頭船錢墟艇錢黑錢包攬錢七項陋規。榜示通衢。定梧潯二廠贏餘六萬兩。改滬尾打  
狗兩關。歸臺灣巡撫監督。二十五年。勅各將軍督撫。綜核各關卡陋規中飽之數。酌量歸公。  
勒限稟報。三十四年。減崇文門華商稅。爲值百抽三。如洋商稅例。免日食蔬菜等物稅。宣  
統元年。設立吉林省稅務處。分設稽徵庶務支應。核銷四所所有捐稅各局所公司。概行裁撤  
歸併。更定四川常關徵收章程。及辦事規則。洋關之設自五口通商始。前此雖有洋商來粵貿  
易。惟遵章向常關納稅而已。道光十九年。有薨船繳煙之役。是秋各商船來粵者。皆爲英兵  
船所阻。不得入口。粵海稅課以洋貨爲大宗。至是徵收短絀。二十二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  
岸。允於沿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埠通商。明年。定洋貨稅則。值百徵五。先於廣  
州上海開市。洋貨進口。按則輸納。後由華商運入內地。所過稅關。只照估價若干。每兩加  
稅不過某分。二十四年。定法商條約。一。允法人赴五口通商。船隻不得進別口。及沿海岸  
私行交易。違者貨沒官。一。法商出入五口。照則輸貨稅船鈔。外不再收。別項規費。一。  
商船進口二日不繳船牌貨單由領事照會海關者。每逾一日。罰洋五十元。但不得過二百元。  
倘未領海關牌照。擅自開艙卸貨。罰銀五百元。貨竝沒官。一。船進口未卸貨。在二日內可



往別口。即在彼口納稅。一。船進口二日外。完全船鈔。百五十噸以上。噸納銀五錢。以下噸納一錢。一。估價之貨。有損壞者。得核減稅銀。一。船進口按卸貨之多寡。輸納餘貨。如帶往別口卸賣。即在彼口輸稅。二十五年。定比利時商約。照章納稅輸鈔。二十七年。定瑞典那威商約。稅鈔亦如之。咸豐四年。設江海關於上海。八年。復定英約。一。牛莊臺灣登州潮州瓊州等口。均准開埠通商。一。值百抽五之貨。多有價值漸減者。應將舊則重修。此次新定稅則。如欲重修。以十年為限。須先六月知照。否則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一。子口稅按值百抽二五。如願一次輸納。洋貨在進口。土貨在經過第一關納稅給票後。他口不再徵。一。英船納鈔給照後。四月內不重徵。一。貨船進口二日即全納鈔。一。英商自用艇如帶。例應納稅之貨。每四月納鈔一次。一。商貨納稅後。改運他口。係原包免重徵。是年允法商於潮州瓊州臺灣之淡水登州江寧。通市納稅輸鈔。均同有約國。九年。設粵海關於廣州。允俄人於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口通商。稅則視各國例定。美約亦如之。並允於潮州臺灣兩口開市。照新章完納稅鈔。十年。設潮海關於汕頭。允英人於漢口九江通商。以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幫司各口稅務。設天津牛莊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十一年。設浙海關。歸歸紹台道監督。津海關歸通商大臣統轄。竝設閩海鎮江九江三關。定各國洋稅。自上年八月始。每三月結報一次。四結奏銷一次。英美二國於九江漢口開埠。俄亦於漢口通商。於是定長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貨入江。於上海納正稅。及子口稅。土貨出口納出口稅。復進口時完一正稅。准扣二成。若完半稅不扣二成。再入內地。仍照納稅釐。又定德商約。其稅約與英



同。同治元年。設廈門關。以五口商務。歸通商大臣兼理。二年。設東海臺南淡水三關。免英租界洋貨釐金。並准添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口岸。其沿江之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均准英輪船暫時停泊。用民船上下貨物。除洋貨半稅單照章查驗外。土貨只准上船。不准卸賣。又英商自置土貨非運出海口。不得援子口半稅例。是年定麥丹及荷蘭商約。輸納稅鈔如英列。三年。設山海關。於牛莊定日斯巴尼亞稅則。視咸豐八年各國例。明年。定比約。稅鈔亦如之。又改定法船鈔章程。凡商船進口。已納稅往他口。並往來安南之法國各埠。與附近之日本碼頭。由海關給照。逾四月再納鈔。初粵海關稅。常洋不分。至是始定由洋船裝運者爲洋稅。五年。定義商約稅鈔。商船入口漏捏者。罰船主五百兩餘。如法約。八年。定粵商稅鈔。均視義約。又定俄商約。一。邊界百里內及往蒙古各盟貿易者。不納稅。一。俄商運貨至天津。納進口稅。減三分之一。其酌留張家口之貨納正稅。如再運赴通州天津。不再徵。並將張家口多納之一分補還。一。由天津運俄貨至各口。須補足減一之稅。他口不再徵。如由他口復入內地。另納子口半稅。一。運土貨及洋貨。由水路進口。納稅視各國例。一。在天津通州。運土貨由陸路返國。照例納正稅。不再徵。沿途不得銷賣。一。在津運復進口土貨。由陸返國。納稅後限一年。起運不再徵。並給還復進口稅。沿途不得銷賣。一。在津或他口運別國貨。由陸返國。已交正稅子稅。不再徵。如只交正稅。應補交子稅。一。議定稅章試行五年。限滿欲修改。先六月照會。九年。設江漢關。裁三口通商大臣。東海山海二關。均歸直隸總督統轄。另設津海道監督新鈔兩關。光緒三年。設蕪湖宜昌二關。歸徽寧池太廣



道。荆宜施道各監督。瓊海北二關歸粵海關兼理。又設甌海關於溫州。六年。續定德商約。一。中國允除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前已添開岸。並沿江之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前已作爲上下客貨之處。外又允德船於吳淞口停泊。上下貨物。一。夾板進口停泊十四日。應納減半之鈔。一。船貨報關。有漏捏。應罰船主。不得過五百兩。一。德商運土煤出口。噸納正稅三錢。一。無照冒充引水者。罰銀。不得過百兩。一。船隻損壞。准在各口修理。飾詞偷漏罰倍。圖免噸鈔之數。一。中船挂德旗。而德人知情。與德船掛中旗。而貨主知情。貨均沒官。是年定美商約。稅鈔視各國例。七年。設嘉峪關。歸安肅道監督。改定俄陸路商約。一。俄貨至嘉峪關。照天津關例。納三分減一之稅。再運內地納稅。亦視天津例。一。貨至天津。與原照不符者。沒官。查僅繞越避查驗者。罰。令完一正稅。一。在通州運土貨回國。完出口正稅。在張家口運回。暨在內地運土貨。至通州張家口回國者。均納子口稅。沿途不得售賣。餘同前約。十二年。復定法商約。一。中國准於北圻界。擇開兩處通商設關徵稅。一。洋貨入雲南廣西兩邊關。納減半正稅三之一。一。洋貨入此關納稅。轉往彼關者。三十六月內不再徵。如轉入各口另納正稅。土貨在此關納稅。復轉彼關。只徵復進口稅。如轉入各口。另徵正稅。入內地仍納子口稅。一。進出口貨。到關逾十八時不報驗。日罰五十兩。惟不得過二百兩。報有漏捏貨。並沒官餘同前約。十三年。允法人於廣西之龍州雲南之蒙自。及蠻耗開埠通商。並減洋貨進口稅十之三。出口稅十之四。尋改蠻耗爲河內。並添雲南之思茅口岸。由通商各口運土貨。前往四口時。徵出口十成正稅。到四口照十分減四。徵復進口



半稅。又定葡約。其稅鈔及罰例。均視上年法約。是年設拱北關於澳門。九龍關於香港。由粵海關監督。改臺南淡水兩稅。歸臺灣巡撫監督。十五年。設鎮南蒙自二關。十六年。設重慶關。二十年。開西藏之亞東關。允英通商。除禁運貨物外。自開關日始免進口稅。五年限滿。再定稅章照納。又允由蠻。允蓋西兩路。販運各貨。限六年內減進口稅十之四。二十一年。設思茅關。及猛烈易武二分關。歸思茅同知兼理。二十二年。定日本商約。一。進出口貨視各國例。只輸進口或出口稅。一。已進口貨再運各口。不論貨主及運貨係何國人。及何國船。所有鈔稅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免。一。運貨入內地再納子口稅。係免稅者。按值百抽二五。一。出口土貨。完正稅子稅後。限十二月。運往外國。如係禁運出外洋之物。出口時只完正稅。一。洋貨已完進口稅。三年。內復運出口。不再徵。一。船鈔視各國例。是年設杭州蘇州及沙市三關。明年。設梧州三水二關。竝甘竹江門二分關。改定英人長江通商章程。一。在長江貿易。輪船由上海稅務司給專照。年換一次。或在漢口及宜昌換領亦可。船鈔在給照之關交納。違者照罰。再犯繳銷專照。一。撤銷出口正稅。復進口半稅。同時完納之例。有專照江輪出口。及復進口稅。照各口例。在裝貨起貨之口。分次完納。至裝貨撥貨卸貨。亦如各口例。二十四年。設岳州關及江海之吳淞分關。明年。設膠州關與德會。定徵稅辦法。一。青海設關。應揀派德人。充稅務司。一。海運進口之貨不徵稅。若膠州界口。運赴內地。徵進口稅。惟無海關准單。不准出膠州界。一。土貨陸運入租界。再水運他口。徵出口稅。惟租界內產土貨。竝土產及海運入口之物料製成。各貨出口時不徵。一。土貨進



口復運內地。照約納稅。一。土貨納出口稅。復運他口納半稅。又定韓暨墨國稅鈔。及各費悉視海關例。是年設金陵關。又設福海關於三澳。二十六年。設騰越關及蠻允弄璋二分關。二十七年。定常關。距口岸在五十里內。稅由洋關兼徵。二十八年。設秦王島分關。先是商約大臣盛宣懷聶緝棻等言。稅務司赫德籌擬洋貨進口稅。援照洋藥稅釐。竝徵之法。核估時值。按正稅子稅。口稅七二五。統加釐金一倍。爲值百抽十五。由海關竝徵。以免各處釐局留難則雜貨可暢銷。洋商或可允從。竝擬出口土貨。向完半稅者。改完整金以抵洋貨。釐捐改歸海關竝徵之。數於各省釐金。亦無所損。上以此事利害出入。關係甚大。下南北洋大臣各督撫。參酌各省情形。妥議具陳。至是始與英。定裁釐加稅之約。一。約款照行時。中國允除現有各常關外。向設各釐卡。及抽類似釐捐之關。概行裁撤。一。英國允於進口洋貨。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加一額外倍半之稅。以抵撤釐金。子口稅及各處稅捐。至土貨出口稅。總數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數。一。現有常關仍舊存留。其有海關而無常關。及沿海沿邊。非通商口岸處。均可添設常關。如新開口岸。應設海關者。可併設常關。一。民帆各船運貨。所納出入口稅。不得少。於輪船進口正稅。及添加稅之總數。土貨運出至第一常關。照海關例。徵出口加稅。給照單。限一年內無論經河關出口。不再徵。如運出各租界外銷售。應納銷場稅。一。土貨運出。除正稅外加徵半稅。以爲裁撤釐捐之抵補。至絲斤出口正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數。一。向不出洋之貨。於銷售處。徵銷場稅。凡民船運至口岸之土貨。將銷售本地者。無論貨主何國。均徵銷場稅。惟不在租界內徵收。一。華洋各商在內地。用機器



紡織之紗布。只納出場稅。餘概豁免。凡機器織成類似之洋貨。視此惟漢陽大冶鐵廠。及國有免稅各廠。與後設之製造局船澳等廠。所出物件。不在此例。尋與美日大西洋各國。均定此約。卒以事費調查。迄未能實行也。二十九年。與俄協定北滿稅關試辦章程。一。鐵路運貨減三之一納稅。指定界限。按車站大小四面。各距十里或五里三里不等。如運出指定界限外。應補足正稅。並照運貨入內地章程。辦理。一。鐵路運貨減價。此中俄特約。除俄貨外。各國貨經東省鐵路運入者准此。一。章程稅項。有應更改者。俟一年再商定。又定通商進口善後章程。一。進口洋貨稅則不載者。照值百抽五例。按市價估貨。以市平合足關平。並扣除使費。方爲貨物實價。一。貨未報關。已售於華商。卽視合同價值之總數爲市價。一。由海關估定之價。與該商不合。卽由海關與該商本國領事。並領袖領事。各派一人。共同斷定。若查出該商所報。每百少至二十四兩。按估定價值。徵正稅。並按所報應完之正稅。罰繳四倍。一。洋船專載免稅之米糧等。仍稅鈔。是年設澳門分關。三十年。與德會定青島。設關徵稅辦法附件。一。無論華洋輪船。行駛內港。應領關牌。一年而易。初次納牌費十兩。換領只納二兩。每四年納鈔一次。明年。與德修改青島徵稅辦法。一。改青島口岸。概行免稅。惟擇定稅界內一區。爲無稅地。餘均起徵。一。無稅區外。製成各貨。出口納稅。不得逾運原料應完之稅數。改三水之江門爲正關。三十三年。設南寧大連二關。又設安東關。及大東溝分關。三十四年。設濱江關及滿洲里綏芬河二分關。宣統元年。設愛琿三姓二分關。二年。設琿春關及延吉分關。三年。更定東海關各口稅則。爲值百抽二五。再收一二五。內地捐所



有規費。概行裁免。自光緒二十三年。裁撤臺南淡水漢城各關外。爲關二十七。宣統三年。續增南寧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吳淞金陵膠海騰越江門安東大東溝。大連濱江滿洲里綏芬河愛芬三姓琿春延吉等。爲關四十七。先是土藥各稅。列入進口。同治十二年。始列專款。合計洋關歲徵各稅。咸豐末年只四百九十餘萬。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餘萬。光緒十三年兼徵洋藥釐金。增爲二千五十餘萬。三十四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餘萬。宣統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萬有奇。爲歲入大宗云。釐金抽捐。創始揚州一隅。後遂推行全國。咸豐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誠。治軍揚州。始於仙女廟等鎮。創辦釐捐。是年蘇常疊陷。丁漕無收。乃設釐局於上海。籍資接濟。又設江北釐捐。歸大營糧臺經理。五年。江西設六十五局卡。湖北設四百八十餘局卡。湖南亦設城內外總分各局。江蘇揚常鎮各府屬。添設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營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設卡過多。收捐太雜。刑部左侍郎羅惇衍亦言。秦州仙女廟釐局。官紳弁兵刁難勒索。上令酌量裁併。嚴禁查辦。六年。盛京抽收商貨及糧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亦如之。烏魯木齊之吐魯番。亦抽收棉花釐金。七年。設湖北釐金總局。八年。定豫省釐捐。除水煙藥材茶葉外。餘概不抽收。竝裁撤陝州荆子關。及沿河局卡。是年福建廣西均設局卡。抽收貨釐。九年。登萊青三府屬海口。設局抽釐。山西設籌餉局。收行商藥稅及百貨釐捐。於各隘口設七總卡。及各分卡。十年。以張家口辦理釐金不善。激成事變。文武各員俱獲嚴譴。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湘軍援鄂。請於長沙設東征局。克復一處。卽酌添局卡。以濟軍儲。凡貨物皆於本省釐金外。加抽半釐。允之。是時江北八里舖。及廣東韶



關肇慶府。俱設局卡抽釐。十一年。改山西行商藥釐爲稅。安徽抽收釐金。設立正卡。省局所屬四。皖南及淮北局屬各三。並設分卡分巡五十九。貴州亦設貨釐局於川楚鄰近之區。時各省釐局過多。上恐有累商民。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其餘局卡。概行裁撤。同治元年。以廣東官紳辦理釐捐。營私病民。特命三品京堂晏端書。駐紮韶關督辦廣東釐金。四川總督駱秉章。亦以粵省釐捐積弊爲言。上誠端書以釐捐原出於不得已。總期有益軍餉。無戾民情。御史丁紹周言。釐捐各委員。徒事中飽。民怨沸騰。命裁革各委員。統歸地方官管理。其通都大邑捐釐事繁。著派道府等官辦理。並照部章分晰開載。榜示通衢。是年設江寧大勝關釐卡。河南禹州陝州暨河內縣清化鎮。均設藥材釐金分局。禹州並抽收百貨。移設衢州府牙釐總局。於浙江省城。除杭州金華嚴州三府外。餘八府均設分局分卡。設周口三河尖兩釐稅局。三年。幫辦揚州軍務漢軍統領富明阿言。裏下河一帶南北糧臺。設立捐卡百餘處。有一處而設數卡。一卡而分數局。每月局用小者二百金。多者至千餘金。委員既繁。局費尤濫。上以江北如此。他省可知。嚴飭各督撫歸併裁革。遴委賢能。地方官經理。尋湖北巡撫嚴樹森言。胡林翼創辦湖北釐金。倣劉晏用土類不用吏胥之法。歷久著有成效。若改歸地方官。諸多窒礙。並臚陳八弊。請仍舊章。又言湖北釐金。年收百三十四萬。全賴分設小局。稽查偷漏。大局之徵收始旺。零卡勢難議裁。且以一省之財力。協濟數省。軍餉多藉資釐金。輕議更張恐入款頓減。均允之。是年江北設釐捐總局。裁併各卡。留存大勝關等二十六卡。江蘇亦設牙釐捐總局。裁併各卡。留存蘇城等十四卡。浙江定百貨釐捐。值百抽九。浙東兩起兩驗間



卡。抽收貨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驗卡減半捐足。兩起兩驗不重徵。浙西則一起一驗。由第一卡併徵。餘皆驗放。三年。直隸設天津雙廟卡。淮南亦設卡。抽收鄰私釐金。浙江定絲斤捐。河南以捻匪肆擾。停止禹州釐捐。尋復之。時湖廣總督官文言。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甘雲貴廣西等省。釐金不多。軍務告竣。即可議撤。其餘東西各省釐金。不可驟裁。留作善後之費。曾國藩則以江寧克復。請停廣東釐金。上恐餉項不繼。未之許也。四年。撤湖南東征局。改江北總局。爲金陵釐捐總局。福建設稅釐總局。徵收百貨及茶釐。六年。湖北裁存釐局分卡八十六。湖南合併分局。統名釐金鹽茶總局。七年。定釐金報部。照兩淮鹽釐排式。年分兩次。時軍務漸平。督撫臺諫屢以裁撤釐金爲言。上飭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於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併十六十八年。甘肅開百貨及鹽茶釐捐。定廣東省城及佛山江門陳村。各繁盛處。所補抽百貨坐釐。由商承辦。九年。廣西減釐。改徵西稅。十年。川御史黃槐森言。禁革廣東釐局幫費名目。並裁汰吏胥。直隸改天津府捐輸義館。爲百貨釐捐局。設東河河南河海河四分卡。並於東關設洋藥釐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關之臨榆縣釐局。雲南省城設牙釐總局。各府屬設分局二十三。及各井鹽釐局。光緒元年。浙江復裁併十四卡。存留六十五卡。免湖北米穀釐金。二年。安徽規復蕪湖鳳陽兩關。分別裁撤釐卡。永免湖南境內運售米穀釐金。販運出境者。仍於首卡完釐一次。三年。山西大稜商貨滯銷。裁併各路添設之分卡。吉林於雙城堡農安城。抽收七釐貨捐。四年。貴州貨釐。減收二成五。七年。給事中劉瑞祺言。釐捐無裨國計。飭各督撫酌量裁留。山西以釐金減收。復設各分卡。



八年。江楊裁撤分卡一。巡卡二。滬釐局裁併布貨捐局。閩廣三幫雜貨捐局。暨東溝四釐卡。並撤古山水橋巡卡。明年。滬局又裁東溝大涇兩巡卡。十年。陝西裁留二十八卡。十三年。貴州增設二十五分局。先是各省局卡林立。擾民病商。屢經奉飭裁併。而江西一省尙多至七十餘局。御史鄭思賀又以爲言。核實刪減。二十三年。戶部疏言。各省釐局中飽弊。在承辦之員不肯和盤。托出各省例不應支。而非不得已者。輒於釐稅收款。提留濟用。所謂外銷者也。院司類有存案。原非自謀肥己。然既有外銷之事。卽有匿報之款。否則從何羅掘。無惑乎人言藉藉。僉謂各省實收之數。竟數倍報部之數。現在中飽之弊。已諭飭各將軍督撫。認真整頓。自不至仍前泄沓。惟外銷之數。若不和盤托出。臣部總握度支歲入歲出。終於無可句稽。卽外銷款目。不能驟議全裁。亦宜咨報臣部。權衡緩急。內外一氣。共濟時艱。擬准將外銷最要之款。切實聲明。量予留支。使無窘公用。此後再有隱匿。甚或巧立名目。謬稱入不敷出。則典守之官不能辭咎。上下大學士及廷臣議越二年。上從諸臣議。飭各將軍督撫。詳細稽核究竟。裁去陋規。中飽之數若干。酌量歸公用之數若干。勒限奏明。其外銷款項。應准臚列報部。以昭核實。所有水陸總分各局卡。應如何因地制宜。官紳竝委。著體察情形辦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柯逢時言。江西釐局積弊過深。改辦統捐。凡納捐貨物。黏貼印花。概不重徵。報聞宣統元年。四川以實行禁煙。籌抵土藥。各稅釐加倍徵收肉釐。允之。二年。貴州三江釐局。改辦木植統捐局。陝西百貨釐捐。亦改照統稅辦法。減爲二十七局。

(二) 子口稅は一たび稅關の納稅をした後に各地に入込む際、その各地で課稅するのを子口稅といふ。内地ではそれを釐金稅とい



洋藥

洋藥。道光初英吉利大船。終歲停泊零丁洋大嶼山等處。曰躉船。凡販鴉片煙。至粵者先剝赴躉船。然後入口。省城包買戶謂之窰口。議定價值。同至夷船。兌價給單。卽僱快艇至躉船。憑單取土。其快艇名快躉。械礮畢具。行駛如飛。兵船追捕不及。灌輸內地。愈禁愈多。各項貨物亦多從躉船私售。紋銀之出洋。關稅之偷漏。率由於此。疊經諭飭。驅逐嚴拿。而躉船停泊。快蟹遞私如故。十八年。鴻臚卿黃爵滋言。自煙土入中國。粵奸商勾通巡海弁兵。運銀出洋。運土入口。查道光初年。歲漏銀數百萬。十四年。以前歲漏二千餘萬。近年歲漏三千餘萬。此外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實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謹其言。特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明年截獲躉船煙土二萬八百八十餘箱焚之。時定禁煙章程。凡開設窰口及煙館。與興販吸食。無論華洋。均擬極刑。咸豐七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始有軍需緊要。暫時從權量予抽捐之請。朝旨允行。八年。與法定約。向來洋藥不准通商。現稍寬其禁。聽商貿易。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只在口銷售。離口卽屬中國貨物。准華商運往內地。法商不得護送。嗣與各國定約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藥未定稅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現既議定稅章。自應一律遵辦。上海爲各商薈萃之區。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報少。藉肥私囊。兩江總督何桂清。請減輕洋藥稅。下廷議洋藥稅則。各省關均照辦。江蘇何得獨異。所征稅銀。每月報解。



不准留支。至洋藥釐捐。與關稅有別。原定銀二十兩。毋庸再加十兩。惟不得以洋稅抵作釐捐。允之。雲貴總督張亮基言。滇省向無洋藥。上命先將所產土藥。分別徵收稅釐。不得以洋藥混土藥。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藥稅章程。而普魯斯領事密迺樂。以洋商既定進口稅重徵。華商有礙洋商貿易。上曰洋商進口。華商出口兩稅。各不相礙。不允其請。時務司赫德言。洋藥抽稅。今昔情形不同。收稅愈重。則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議施行。光緒初元。廣東招商。包收洋藥。捐年認交四十二萬元。五年。限滿每年遞增二萬元。二年。與英定約洋藥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棧房或躉船。俟售賣時。照則納稅。並令購者輸納例稅。以防偷漏。其數由各省酌定。六年。廣東新商接辦洋藥捐。年認交九十萬元。仍五年爲限。七年。大學士左宗棠言。禁食鴉片。宜先增稅。洋藥百觔擬徵稅釐百五十兩。土藥價低。准依洋藥推算。上命將軍督撫及海關監督。各就情形妥議以聞。尋直隸總督李鴻章言。洋藥既難驟禁。只可先加稅釐。煙價增則吸者漸減。未始非徐禁示罰之意。惟釐稅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須通盤籌計。查洋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後分運各口。奸商卽於該港。私相授受。檢閱貿易總冊。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四年。到港洋藥。每年八萬四千至九萬六千餘箱。運銷各口。有稅者只六萬五千至七萬一千餘箱。五年到港。十萬七千餘箱。運銷各口。有稅者只八萬六千餘箱。年計私銷二萬數千箱。加捐易辦。偷漏難防。擬於洋藥。每百觔正稅三十兩。外加徵八十兩。統計釐稅百一十兩。土藥不論價之高下。每觔徵四十兩。帝用其議。又以洋藥來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與英確商。至九年始如前議定約。併在進口時輸納。十年。定不分



洋土藥。給華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捐銀二錢。經過關卡另納稅釐。無票貨沒官。其行店坐票。無論資本大小。年捐三十兩。換票一次。無票不得售賣。十一年。定洋藥入口。由官驗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納正稅三十兩。釐金八十兩。方允出運。十三年。與荷定議。在澳門協助中國徵收。運往各口之洋藥稅釐。一如英香港辦法。二十八年。定洋藥稅釐並徵。仍照現行約章。嗣後應以釐金作為加稅。又定英商莫啡鴉之禁。其為醫藥用者進口。仍照則納稅。俟領海關專單。方准起岸。違者沒官。是年裁浙江洋藥釐金局。歸海關釐稅併徵。三十三年。德宗銳意圖強。命限十年。將洋藥一律革除淨盡。又以鴉片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種。為清源辦法。務令遞年減種。統限十年。將洋土藥盡絕根株。是年開廣西巡撫柯逢時缺賞。侍郎銜督辦各省土藥統稅。設總局於湖北。各省並設分局。逾年以洋土兩藥稅釐為歲入鉅款。既嚴行禁斷。應預籌的款以資抵補。初定莫啡鴉進口。每兩徵稅三兩。至是以既准醫藥需用。減輕照百貨例。值百徵五。宣統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藥減收。業將浙江福建江蘇安徽山東山西土藥統稅分局。先後裁撤。其兩湖陝甘兩粵。略有收數。自應及時收束。惟稅局之應否裁撤。以有無稅項為斷。而統稅之應否停徵。以有無產土為衡。於是分遣司員。派赴各省調查。明年又奏言。現在擬裁土藥統稅分局。尚未據各省議定辦法。派員接收。而洋藥進口。已與英定約稅釐。並徵每百兩增收二百五十兩。土藥亦須同時。比例加稅。查土藥價值。不及洋藥三分之一。以徵為禁稅則。無妨略重。即照洋藥稅推算。定土藥百觔加徵二百三十兩。凡未禁運。及本產本銷地方。即按新章徵收。從之。時與英議定。禁煙遞減。



已滿三年。如於未滿之七年期內。土藥禁絕則。洋藥亦禁進口。以洋藥加稅實行。停止各項捐收。

### 會計

會計。順治初既除明季三餉南服諸省。尙未底定。歲入本少而頻年用兵。經營四方。供億不貲。歲出尤鉅。至九年海宇粗定。歲入則地丁等款。征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兩有奇。監課征銀二百一十二萬兩有奇。關稅等銀一百餘萬兩。米麥豆之征。本色者五百六十二萬石有奇。歲出則諸路兵餉需千三百餘萬兩。王公官俸各費需二百餘萬兩。各省留支驛站等款三百餘萬兩。其後兵餉增至二千四百萬兩。地丁亦至二千五百餘萬兩。康熙之初。三藩叛逆。歲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餘萬。減至二千一百餘萬。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歲入地丁等銀。復至二千六百三十四萬兩有奇。鹽課銀亦至二百七十六萬兩有奇。關稅等銀二百餘萬兩。米麥豆之征。本色者爲六百三十四萬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頗增。至乾隆三十一年。歲入地丁爲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有奇。耗羨爲三百萬兩有奇。鹽課爲五百七十四萬兩有奇。關稅爲五百四十餘萬兩有奇。蘆課魚課爲十四萬有奇。茶課爲七萬兩有奇。落地雜稅爲八十五萬兩有奇。契稅爲十九萬兩有奇。牙當等稅爲十六萬有奇。礦課有定額者八萬兩有奇。常例捐輸三百餘萬。是爲歲入四千數百餘萬之大數。而外銷之生息。攤捐諸款不與焉。歲出爲滿漢兵餉一千七百餘萬兩。王公百官俸九十餘萬兩。外藩王公俸十二萬兩有奇。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兩有奇。武職養廉八十萬兩有奇。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十四萬兩有奇。內務府工



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柵布銀。十二萬兩有奇。織造銀十四萬兩有奇。寶泉寶源局工料銀。十萬兩有奇。京師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兩有奇。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兩有奇。東河南河歲修銀。三百八十餘萬兩。各省留支驛站祭祀儀憲官俸役食料場廩膳等銀。六百餘萬兩。歲不全支。更走漕船歲約需。銀一百二十萬兩。是爲歲出三千數百餘萬之大數。而宗室年俸津貼。漕運旗丁諸費之無定額者。各省之外銷者不與焉。自是至道光之季。軍需河工賑務賠款之用。及歷次事例之開鹽商等報効。修河工料之攤征。凡爲不時之入與供不時之出者。爲數均鉅。然例定之歲入歲出。仍守乾隆之舊。是以乾隆五十六年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歲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兩。嘉慶十七年歲入。銀四千十三萬兩。歲出銀三千五百十萬兩。道光二十二年歲入。銀三千七百十四萬兩。歲出銀三千一百五十萬兩均有奇。咸豐初年粵匪驟起。捻回繼之。國用大絀。迄於同治歲入之項。轉以釐金洋稅爲大宗。歲出之項。又以善後籌防爲鉅款。光緒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讀王先謙奏。舊入之款。如地丁雜稅鹽務雜款等。共四千萬。今止入二千八百萬。新入之款。如洋稅一千二百萬。鹽釐三百萬。舊出款。如兵餉河工京餉。各省留支四千萬。今止支二千四百萬。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兩軍。約一千萬。各省防軍約一千萬。十年戶部奏。更定歲出歲入。以光緒七年。一年歲出入詳細冊底爲據。言臣部爲錢糧總匯之區。從前出入均有定額。入款不過地丁關稅鹽課耗羨數端。出款不過京餉兵餉存留協撥數事。最爲簡括。乃自軍興以來。出入難依定制。入款如扣成減平提解退回等項。皆係入自出款之中。



出款如撥補籌還移解留備等項。又皆出歸入款之內。彙核良非易易。此次所辦冊籍。以地丁雜賦地租糧折漕折漕項。耗羨鹽課常稅生息等十項。爲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稅新關稅。按糧津貼等四項。爲新增徵收。以續完捐輸完繳節扣等四項。爲本年收款。除去蠲緩未完各數。通計實入共收銀八千三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九十八兩。是爲銀收。以陵寢供應交進銀。祭祀儀憲俸食科場餉乾驛站廩膳賞卹修繕河工採辦辦漕織造公廉雜支等十七項。爲常例開支。以營勇餉需關局洋款還借息款等四項。爲新增開支。以補發舊欠。豫行支給。兩項爲補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門銀兩一項爲批解支款。除去欠發未報各數。通計實出共支銀七千八百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兩。是爲銀支。原奏並及錢收糧。收錢支糧支實爲明彙。今按十七年歲入歲出之籍。入項爲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兩。雜賦二百八十一萬。有一百四十四兩。租息十四萬一千六百七十二兩。糧折四百二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八兩。耗羨三百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兩。鹽課七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有五兩。常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兩。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洋稅一千八百二十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兩。節扣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四兩。續完七百七十二萬八千七百四十四兩。捐繳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兩。均有奇。統爲歲入。八千九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兩有奇。出項爲陵寢供應等款。十三萬五百五十九兩。交進十八萬兩。祭祀三十三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兩。儀憲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九兩。俸食三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兩。科場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餉乾二千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驛站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有九兩。廩膳十一萬二千有二十九兩。賞卹



五十二萬五千二百十六兩。修繕二百二十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兩。採辦四百有三萬三千九百有三兩。織造一百有三萬四千九百十五兩。公廉四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三兩。雜支三十萬三千二百七十八兩。勇餉一千八百二十六萬八千三百十三兩。關局經費三百十四萬四千六百十六兩。洋款三百八十六萬一千五十一兩。補支一千二百七十七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兩。豫支一百七十四萬二千七十三兩。解京各衙門飯食經費各項支款。三百四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兩。統爲歲出七千九百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一兩。再三年爲甲午朝鮮役起。軍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議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賠款。增攤各省關銀。一千二百萬兩。益以匯豐克薩華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慶等軍餉。共八百萬。蓋歲出之增於前者二千萬。迨於庚子復釀兵禍。辛丑約成。遂有四萬五千萬之鉅。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二十九年。以練新軍。復攤各省練兵經費。而各省以創練新軍。辦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籌之款。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餘萬兩。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充學費者六十萬兩。捐例停於二十七年。以練兵復開。至三十二年復停。庚子以後新增之徵收者。大端爲糧捐。如按糧加捐規。復徵收丁漕錢價。規復差徭。加收耗羨之類。鹽捐如鹽斤加價。鹽引加課土鹽加稅行鹽口捐之類。官捐如官員報效。酌提丁漕盈餘。酌提優缺盈餘之類。加釐加稅。菸酒土藥之加釐稅。百貨稅之改統捐稅契加征之類。雜捐如彩票捐。房舖捐。漁戶捐。樂戶捐之類。節省如裁節緣營俸餉。節省河工經費。核扣驛站經費。節省各署局經費之類。實業如鐵路電局郵政收入。及銀行銀銅元局。官辦工廠。商局餘利之類。出款自賠款。練兵費。學警司法諸費。外各官



署新增費。亦爲太端。宣統三年。度支部奏。試辦宣統三年預算歲入。爲類八。曰田賦經常。四千六百十六萬四千七百有九兩。臨時一百九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皆有奇。曰鹽茶課稅經常。四千六百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兩。曰洋關稅經常。三千五百十三萬九千九百十七兩。曰常關稅經常。六百九十九萬兩。一千一百四十五兩。臨時八千五百二十四兩。曰正雜各稅經常。二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曰釐捐經常。四千三百十八萬七千九百七兩。曰官業收入經常。四千六百六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兩。曰雜收入經常。一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一百有一兩。臨時一千六百有五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附列者爲類二。曰捐輸五百六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曰公債三百五十六萬兩。皆臨時歲入歲出爲類十八。曰行政經常。二千六百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兩。臨時一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兩。曰交涉經常。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有三十兩。臨時六十二萬六千一百七十七兩。曰民政經常。四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臨時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兩。曰財政經常。一千七百九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兩。臨時二百八十七萬七千九百有十四兩。曰洋關經費經常。五百七十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七兩。臨時九千一百六十三兩。曰常關經費經常。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二兩。曰典禮經常七十四萬五千七百五十九兩。臨時五萬四千有三十七兩。曰教育經常。二百五十五萬三千四百十六兩。臨時一百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兩。曰司法經常六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臨時二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兩。曰軍政經常八千三百四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一兩。臨時一千四百萬有五百四十六兩。曰實業經常。一百六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五兩。曰交通經常。四千七百



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兩。臨時七百有八十萬四千九百有八兩。曰工程經常。二百四十九萬三千二百四兩。臨時二百有二萬二千有六十四兩。曰官業支出經常。五百六十萬四百三十五兩。曰各省應解賠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萬九百二十二兩。曰洋關應解賠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七兩。曰常關應解賠款洋款。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兩。曰邊防經費。一百二十三萬九千九百有八兩。附列者爲類一。曰歸還公債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六百十三兩。統爲歲入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有奇。歲出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五萬兩有奇。十二月資政院覈覆。於歲入有增加。於歲出有減削。次年卽值變更國體。故有預算而無決算。蓋自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卽奏准。令京師各衙署及各省。實報歲入歲出。又於各省設財政監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銷之款項。與夫雜捐陋規之類。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實業軍政外債諸費。皆列於簿書期會。故較順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茲錄之以見一代財政之盈虧焉。其軍需河工賑務賠款之鉅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餘萬兩。準回之役。三千三百餘萬兩。緬甸之役。九百餘萬兩。二次金川之役七千萬餘兩。廓爾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萬兩。臺灣之役。八百餘萬兩。嘉慶川湖陝教匪之役。二萬萬兩。紅苗之役。湖南一省請銷一千有九十萬兩。洋匪之役。廣東一省請銷三百萬兩。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餘萬兩。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萬兩。英人之役。一千數百萬兩。咸豐初年。粵匪之役。二千七百萬。其後江南大營月需五十萬兩。徽寧防營月需三十萬兩。則一年亦千萬。湖北供東征之需者。歲四百餘萬。湖南亦不貲。而北路西南各省用兵之費。不與焉。同治中曾國藩奏。湘軍四案五案。合之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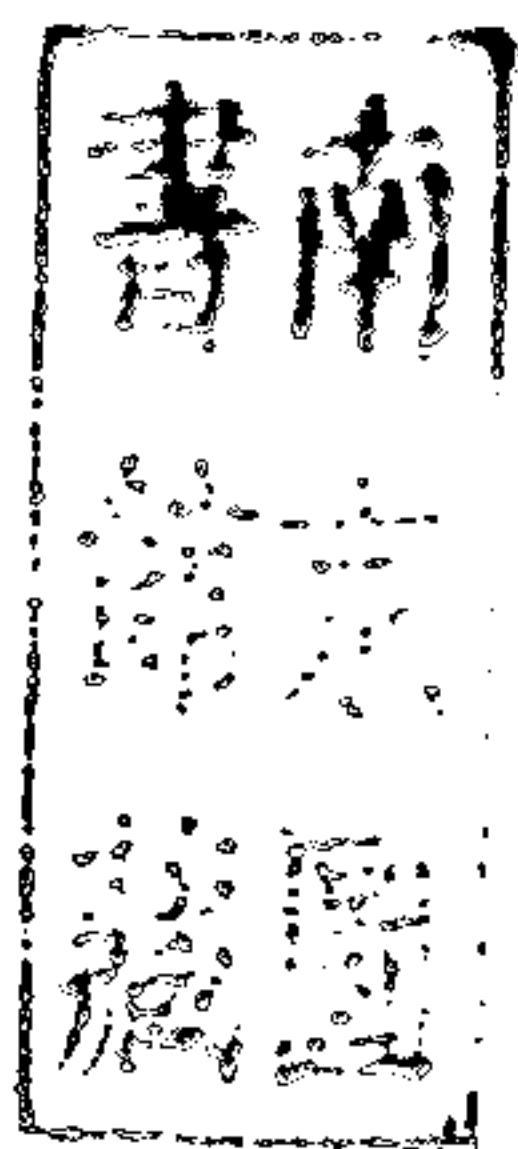
捻軍需共請銷三千餘萬兩。李鴻章奏。蘇滬一案二案。合之淮軍西征兩案。共請銷一千七百餘萬兩。左宗棠奏。西征兩案。共請銷四千八百二十餘萬兩。此外若福建援浙軍需合之。本省及臺灣軍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萬兩。四川湖南援黔軍需。歲約四百萬兩。積五年二千萬兩。雲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請銷軍需一千四百六十餘萬兩。而甘肅官紳商民。集捐銀糧供軍需者。五千餘萬兩。再加各省廣中額學額。計之當不下數萬萬。光緒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餘萬兩。若西征之餉海防之餉則。已入年例歲出。不復列。河工自康熙中。卽趨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銀。二百五十萬兩。原估六百萬兩。迨蕭家渡之工用銀。一百二十萬兩。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郵邵伯車邏壩之決。撥銀二百萬兩。四十四年儀封決河之塞。撥銀五百六十萬兩。四十七年蘭陽決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價至九百四十五萬三千兩。浙江海塘之修則。撥銀六百餘萬兩。荊州江隄之修則。撥銀二百萬兩。大率興一次大工。多者千餘萬。少亦數百萬。嘉慶中如衡工加價。至七百三十萬兩。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歲修搶修及另案專案。各工共用銀四千有九十九萬兩。而馬家港大工不與。二十年。唯工之成。加價至三百餘萬兩。道光中東河南河。於年例歲修外。另案工程東河率撥一百五十餘萬兩。南河率撥二百七十餘萬兩。逾十年則。四千餘萬兩。六年撥南河王營。開壩及堰貯大隄銀合。爲五百一十七萬兩。二十一年東河祥工。撥銀五百五十萬兩。二十二年南河揚工。撥六百萬兩。二十三年。東河牟工。撥五百十八萬兩。後又有加。咸豐初豐工亦撥四百萬兩以上。同治中山東有侯工賈莊。各工用款二百餘萬兩。光緒十二年。河南鄭州大工。請撥一千二百萬



兩。其後山東時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賑務康熙中。賑陝西之災。用銀至五百餘萬兩。乾隆七年。江蘇安徽夏秋大水。撫恤正賑加賑。江蘇給被災軍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萬石有奇。銀五百五萬兩有奇。安徽給被災軍民等。米八十三萬石有奇。銀二百三十三萬兩有奇。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此其最鉅者。其後直隸山東江蘇河南湖北甘肅諸省之災。發帑截漕。及資於捐輸者。不可勝舉。嘉慶初山東曹單等縣。災賑銀米合計三四百萬兩。六年。以直隸水災。撥賑銀一百萬兩。截漕米六十萬石。江蘇安徽山東河南諸省之因災賑恤者。節次糜帑。均不下數十百萬。資於捐輸者。如十九年江蘇安徽之災。至二百三十萬兩。道光十一年撥江蘇賑需銀一百餘萬兩。二十七年。賑河南災。銀一百餘萬兩。二十八年。賑河北災。銀一百三十八萬兩。二十九年。撥江蘇等四省賑災。銀一百萬兩。而安徽浙江之截留辦賑者。皆近百萬。江蘇一省則一百四十餘萬。此外尚多。而官紳商民捐輸者。尚不與。光緒初山西河南陝西之災。撥帑截漕爲數均鉅。合官賑義賑及捐輸等。銀不下千數百萬兩。鄭州河決賑需。河南用銀二百五十餘萬兩。時各省有水旱之災。輒請開賑捐。直隸自十六年之至二十一年海嘯之災。用銀七百餘萬兩。山東自十一年後。頻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銀七百餘萬兩。江蘇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災。用銀五百餘萬兩。二十七年秦晉之災。則開實官捐以濟之。爲數至七百六十萬兩有奇。賠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寧之約。二千一百萬兩。咸豐庚申之約。一千六百萬兩。光緒辛巳伊犁之約。六百餘萬兩。乙未中日之約併遼南歸地。二萬三千兩。至辛丑約。賠款四萬五千



兩。而極以息金計之。實九萬餘兩。清代田賦徵糧之數。乾隆三十一年。爲八百三十一萬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歲漕京師外。留充本省經費。直隸奉天山西陝西甘肅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則全充本省經費。光緒十年。新疆改行省。歲徵糧二十七萬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經費。吉林黑龍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駐防旗營官兵綠營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經費者。大率供旗營。月支米豆之需。有餘則報糶。易銀候撥云。





昭和十七年二月五日印刷  
昭和十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著者 菊地清  
大連市樽町四八番地

發行人 阪口釐  
大連市伏見町一四番地

印刷人 池田芳介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一番地

印刷所 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所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一番地

發行所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1/2